





上卷  
目录

- |     |       |       |     |      |       |
|-----|-------|-------|-----|------|-------|
| 零零壹 | 进城    | / 003 | 零贰玖 | 沸腾   | / 204 |
| 零零贰 | 校园    | / 008 | 零叁零 | 进京   | / 212 |
| 零零叁 | 老巷    | / 011 | 零叁壹 | 升旗   | / 221 |
| 零零肆 | 十亲    | / 017 | 零叁贰 | 头角   | / 228 |
| 零零伍 | 喊冤    | / 024 | 零叁叁 | 湖畔   | / 235 |
| 零零陆 | 香妹    | / 029 | 零叁肆 | 勇气   | / 240 |
| 零零柒 | 潘曲    | / 036 | 零叁伍 | 长城   | / 246 |
| 零零捌 | 钱! 钱! | / 043 | 零叁陆 | “标签” | / 255 |
| 零零玖 | 新闻    | / 052 | 零叁柒 | 家教   | / 263 |
| 零壹零 | 驯蛇    | / 060 | 零叁捌 | 雪地   | / 269 |
| 零壹壹 | 巧遇    | / 068 | 零叁玖 | “练摊” | / 273 |
| 零壹贰 | 河洲    | / 075 | 零肆零 | 发迹   | / 281 |
| 零壹叁 | 小巷    | / 087 | 零肆壹 | 暗恋   | / 289 |
| 零壹肆 | 门风    | / 092 | 零肆贰 | 沙龙   | / 299 |
| 零壹伍 | 欢聚    | / 100 | 零肆叁 | 剪彩   | / 309 |
| 零壹陆 | 奋战    | / 105 | 零肆肆 | 手印   | / 320 |
| 零壹柒 | 做棺    | / 116 | 零肆伍 | 见面   | / 328 |
| 零壹捌 | 冲喜    | / 122 | 零肆陆 | “双抢” | / 333 |
| 零壹玖 | 教女    | / 130 | 零肆柒 | 笛声   | / 339 |
| 零贰零 | 喜气    | / 136 | 零肆捌 | 果园   | / 347 |
| 零贰壹 | 嫁娶    | / 141 | 零肆玖 | 女神   | / 358 |
| 零贰贰 | 下村    | / 150 | 零伍零 | 讲坛   | / 364 |
| 零贰叁 | 走访    | / 157 | 零伍壹 | 考察   | / 372 |
| 零贰肆 | 办厂    | / 170 | 零伍贰 | 惊喜   | / 380 |
| 零贰伍 | 考察    | / 175 | 零伍叁 | 猛雨   | / 389 |
| 零贰陆 | 请人    | / 185 | 零伍肆 | 让棺   | / 398 |
| 零贰柒 | 喜讯    | / 191 | 零伍伍 | 天堂   | / 409 |
| 零贰捌 | 输血    | / 198 |     |      |       |

下卷  
目录

- |     |    |       |     |    |       |
|-----|----|-------|-----|----|-------|
| 零伍陆 | 抉择 | / 417 | 零柒玖 | 讨钱 | / 584 |
| 零伍柒 | 鼓励 | / 423 | 零捌零 | 上县 | / 590 |
| 零伍捌 | 交心 | / 428 | 零捌壹 | 风流 | / 596 |
| 零伍玖 | 牙印 | / 433 | 零捌贰 | 憋气 | / 602 |
| 零陆零 | 被抓 | / 439 | 零捌叁 | 下水 | / 612 |
| 零陆壹 | 麻纱 | / 445 | 零捌肆 | 主意 | / 620 |
| 零陆贰 | 苦头 | / 453 | 零捌伍 | 密谋 | / 629 |
| 零陆叁 | 商议 | / 460 | 零捌陆 | 会场 | / 637 |
| 零陆肆 | 离婚 | / 466 | 零捌柒 | 游行 | / 647 |
| 零陆伍 | 月色 | / 482 | 零捌捌 | 偶遇 | / 655 |
| 零陆陆 | 回乡 | / 488 | 零捌玖 | 动摇 | / 662 |
| 零陆柒 | 蓝图 | / 495 | 零玖零 | 安定 | / 678 |
| 零陆捌 | 请缨 | / 502 | 零玖壹 | 赛马 | / 685 |
| 零陆玖 | 书信 | / 510 | 零玖贰 | 回园 | / 699 |
| 零柒零 | 学问 | / 515 | 零玖叁 | 成功 | / 707 |
| 零柒壹 | 大年 | / 527 | 零玖肆 | 暗访 | / 716 |
| 零柒贰 | 年夜 | / 539 | 零玖伍 | 推荐 | / 722 |
| 零柒叁 | 砸锅 | / 546 | 零玖陆 | 落马 | / 732 |
| 零柒肆 | 两信 | / 554 | 零玖柒 | 探监 | / 739 |
| 零柒伍 | 亲家 | / 558 | 零玖捌 | 高人 | / 745 |
| 零柒陆 | 猜谜 | / 563 | 零玖玖 | 春暖 | / 753 |
| 零柒柒 | 典型 | / 570 | 壹零零 | 晨光 | / 762 |
| 零柒捌 | 减负 | / 578 |     |    |       |

## 人物简介

**邱铁汉** 龙湾村支书。妻卢玉容，育有女邱小燕和子邱小鹏。

---

**邱小鹏** 邱铁汉之子。高考地区理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 经济管理专业。

---

**邱贵生** 龙口中学毕业，龙湾村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留在省会城市星沙。邱复林之子。

---

**金美月** 龙湾村人，龙口中学毕业后回村工作。邱贵生之妻，后离异，育有一女。

---

**邱复林** 担任龙湾村支书多年，后被邱铁汉取代。

---

**程茂田** 木匠，龙湾村林业员，有三子。

---

**程东虎** 程茂田长子。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复员后外出创业。

---

**梁卓光** 龙湾村人。经历过战争年代，育有女梁桂花和子梁映山。

---

**邱富山** 龙湾村村民，绰号“富麻子”。

---

**邱小莽** 龙湾村村民，云德老爷之孙。

---

**邱少荣** 邱富山独子。右肢残疾。外出创业多年。

---

**邱小燕** 邱铁汉之女。卫校毕业后分配至龙口乡卫生所，嫁与梁卓光之子梁映山。

---

**顺四** 原名邱嘘云。新中国成立后在县文化馆当美术干员，“文革”中被“批斗”而神志不清，被邱铁汉带回龙湾村，人称“顺四癫子”。工书画。

**程文生** 龙湾村支部文书。

---

**邱老先生** 龙湾村邱氏族长。

---

**梁老武师** 龙湾村梁氏族长。

---

**郑若松** 曾在龙湾村驻村工作一年。先后任行署农业部部长、地委副书记、松源县委书记。

---

**舒雅雯** 龙口镇人，湘源机械厂舒厂长之女。邱小鹏中学同学，大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

---

**姜止后** 龙口中学毕业，先后任龙口乡财政所所长、松源县委副书记。

---

**刘力强** 松源县人，邱贵生、金美月高中同学。中专毕业后进入县茶厂工作。

---

**宋雅玲** 贵州人。邱小鹏大学同学，毕业后留京。

---

**张露茹** 星沙市张副书记之女。邱贵生、牛奇伟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至省财政厅。

---

**牛奇伟** 邱贵生大学同学。家境殷实，记者。

---

**石贵昌** 程东虎中学同学。后参军，退伍后经商，私营煤矿主。

---

**俞东荪** 北京大学经济系老师，毕业于哈佛大学。

---

**何思翔** 邱小鹏初中同学。林业学校毕业，后分配至林场。



上卷





## 进城

天刚亮，邱铁汉和梁卓光就坐早班车到了松源县城蓼田。

蓼田地处湘中，是湘江支流松水河的发源地。县城不大，却也是千年古镇。方志有载：“相传宋张南轩经此，谓此宜蓼蓝。后果蓼蓝弥野而因名。”

蓼蓝是种植物，虽名蓝，实则叶绿花紫红。果实入药称“蓝实”，为清热、凉血、解毒药，《本草衍义》称其“解诸药毒不可阙也”。其叶拌石灰或酒糟水解发酵后，沉淀所得的蓝靛可作染料。明清年间，这里蓼蓝遍地，成为当地的传统作物。蓼蓝之田为蓼田，沿袭久矣，便成“蓼田”之名。

两人进城，远远就看到了光明山上那片郁郁葱葱的松树。

光明山只是个小山头，却是这个古镇的荣耀，也是全城的制高点。山上有一片粗大苍翠的古松树，绿荫如云。山顶建有几栋低矮的古堡式房子，是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部，解放后就成了松源县的机关所在地。当地人都把政府机关称作“松树山里”。

邱铁汉先陪梁卓光到县医院，找到医生开了检查的单子后，交代了梁卓光几句就出了医院。

邱铁汉在龙湾村当了二十多年村干部，却很少来县城。今天来，是有件很要紧的事——持续几个月一滴雨都没下，都说久旱多连暴雨，村里的老山

冲水库建成已经十年了，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已经破败不堪，看样子是难以抵御夏天注定要来的暴雨了。雪上加霜的是，前两天，乡财政所所长娄止后上门催收修水库的那笔贷款了。

邱铁汉来到县政府，想直接去水利局找当年帮村里设计水坝的李工。经传达室老头的指引，他来到松林深处那幢三层办公楼。

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只有最里头那扇门留了一条缝。邱铁汉轻轻推开门，伸进半个脑袋问道：“同志，请问李工在吗？”

屋里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正在织毛衣，没有抬头，问：“哪个李工？”

邱铁汉连忙说道：“就是那个姓李的工程师，你们不都这样称呼吗？”

女人抬头白了一眼：“你管称呼干什么？你是找建房子的，还是找修水库的，还是找搞勘探的？我们这里李工多着呢……”

邱铁汉马上说：“找修水库的那个。”

女人低头扯了扯毛线，两手纯熟地上下穿插、左右交叉，懒懒地说：“修水库的李工也有好几个，你是找老李、大李还是小李啰？”

邱铁汉哪搞得清楚，只好说：“就是十年前到我们村里修水库的，满脸络腮胡子……”

女人一听，又看了邱铁汉一眼，声调高了些说：“哦，你说大胡子李工呀……他到大胡子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邱铁汉没听明白，问：“怎么，李工调走了？”

女人不耐烦了，停下了织毛衣，奇异地看着邱铁汉：“见马克思你都不懂？就是死了……去年得癌症死了。”

邱铁汉愣住了。他记得那年李工到村里时才四十来岁的人，身体也很结实，只是偶尔地肚子疼。才几年工夫，就这么没了！唉！

邱铁汉想起正事，来不及伤感了，忙问：“那修水库的事找哪个好呢？”

女人低头织着毛衣，说：“那还有谁，找局长最好。”

不等邱铁汉发问，女人接着说：“在二楼，门上有牌子。”

“局长室”的门关着，敲了几下也没有动静。旁边一间挂着“副局长室”牌子的门敞开着，邱铁汉探头一看，里面没有人。他也不敢进去，就在门口站着。过了一会儿，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从走廊尽头的厕所出来，走到“副局长室”前停住了。邱铁汉马上问道：“请问，你是局长吗？”

那人看了邱铁汉一眼，指了指“局长室”说：“不是。局长在旁边。”

“局长不在，那我就找副局长。”

“哦。那进来吧。”年轻人边说边进屋，邱铁汉连忙跟了进去。

年轻人在办公桌前坐下，见邱铁汉还直直地站着，便指着对面的一张木椅示意邱铁汉坐下。邱铁汉刚想伸手去摸口袋里的那包软壳子笑梅烟，年轻人已经点上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斜眼看着邱铁汉。

邱铁汉被看得有些犯怵，示好地笑了笑。

年轻人拿起桌上的烟问：“你抽烟吗？”

那烟盒子方方正正，牌子是邱铁汉没见过的。邱铁汉赶忙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摇了摇：“不会，不会。”

年轻人吐了口烟，半眯着眼说：“有什么事，你说吧。”

邱铁汉将村里水库的事说了一通。年轻人间或问上一两句话，但当邱铁汉说到要钱的事时，年轻人马上打断他：“我明白了，你是来要钱的。可我们这里是搞设计施工的，只管修，不管钱，要钱你要去找财政局。”

出门时，邱铁汉问了一声：“请问局长贵姓？”

“局长姓李。”

邱铁汉心想，这姓李的真多，据说这姓李的祖宗是老子，难怪人说“老子天下第一”呢。“李局长，下次我再来找你。”

年轻人嗓门生硬地说：“告诉你我是副局长，我姓傅，师傅的傅。”

邱铁汉一听，尴尬地一笑。那么多的姓，怎么偏偏姓个傅呢？当个正局长也是“副局长”哩。

走出大门，邱铁汉看了看表，还没到十一点，便向传达室的老头打听了下，

转身向财政局走去。

和门可罗雀的水利局大不相同，财政局热闹得像个市场。间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进进出出的人行色匆匆，门外还有不少人自觉地排队等着。

看到人多，邱铁汉倒不怕了：这些人都是来要钱的吧，难怪都说“税务是爹，财政是娘，你要钱用，躲过爹爹，去找老娘”。

邱铁汉进了几间办公室，都插不上嘴。来到最后一间办公室，只见一老一少正坐在里面喝茶聊天。邱铁汉抬头看门上挂的牌子，上面写着“农财股”，正好找对了庙门，就走了进去。

见有人进来，那老点的生生地问：“找谁呀？有么子事？”

邱铁汉一愣，也就直说：“我是龙湾村的，我是来……”他本来想说“要钱”的，临时改口说：“我是来汇报情况的。”

那老点的“哦”了一声，扫了邱铁汉一眼，说：“你是来还那笔贷款的么？那笔钱你们借了怕也有个八九年了吧，早就该还了。”

不等邱铁汉说话，他又噼里啪啦说起来：“当年你们修水库，行署工作组为你们担保贷了一万块，可水库修好他们一拍屁股就走了，你们自己也不把这笔钱当回事，老是拖！前些天你们乡财政所娄所长来汇报，讲起这事就一肚子的火……”

一想到娄止后那张恼怒却又无奈的脸，邱铁汉感到心里亏得慌，耷拉着头。

年轻点的赶紧介绍说：“这是我们领导——农财股股长！”

老的听了一脸不高兴：“么子领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股长不算领导，你看看，这机关里老一点的哪个不是股长！你自己不是也有个屁股吗？你也是股长。”

年轻干事二十来岁，吐了一下舌头，“噗嗤”一声笑了。活脱脱一个毛头后生子。

老股长继续训话：“改革开放也有好几年了，龙湾村还那么贫困落后，肯定是领导班子有问题！你们村里的支书叫么子？”

没等邱铁汉回答，老股长忽然想起来了：“哦，好像是叫什么邱铁汉。这名字倒响亮，就不知是不是个铁汉子。”

邱铁汉终于开口说：“我就是邱铁汉。”

老股长怔怔地看了邱铁汉一眼，年轻干事强忍着笑转过脸去。

过了会儿，老股长有些尴尬地说：“随口说的，莫生气。”

邱铁汉憨笑着说：“冇得事。”

老股长让邱铁汉在旁边的木椅上坐下，说：“我也姓邱，是家门。”

邱铁汉一听就乐了，得知邱股长比自己大十来岁，便叫起“老哥”来。

邱股长说：“老弟啊，我白长你几岁，呷了几十年的冤枉饭，过两年就退休了。想当年，老祖宗太公八十还行运遇文王，辅周灭商建齐天之功，可现在不同啰，管你是哪个，到了年龄就退休。老弟你还年轻，还能干出番大事业的！”

两人东拉西扯，慢慢地就扯到正题上来。邱股长听后没说话，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过了会儿才说：“老弟啊，我们这里实在拿不出钱。”

邱铁汉有些失望。

邱股长移了移凳子，坐近邱铁汉说：“实话告诉你，昨天县里开了一个碰头会，农财这块的钱都封了口。不过，地区财政局还有一笔钱，主要是扶贫、防洪、救灾什么的，你们这个事，可以去找行署或上面财政局的领导。”

邱铁汉不明就里，“哦”了一声。

见邱铁汉似懂非懂的样子，邱股长接着点拨道：“看老弟你也是个老实人，听老哥的，其他地方不要去，去了也是跑冤枉路花冤枉钱，你就直接到地区去。不过还是要找点硬关系！”

邱铁汉心里有些感动，连声道谢。抬头一看墙上的电子钟，已经十一点半了，忙问了些政策的事就起身告辞了。

## 校 园

邱铁汉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往松源一中赶。

松源一中就在光明山脚。它的前身是国立师范学院，1938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聘请廖世承先生创办。当时的松源是“小南京”，光明山名师毕至、学士云集。著名学者罗章龙在此执教哲学，钱钟书父子在此执教国文，《围城》就是以此为背景写的。解放后，学校更名为省立十五中，后又更名为松源一中。学校环境清幽，学风浓厚，是闻名全省的重点中学。全县中考的尖子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松源一中。

学校大了，人也多了。但学校里大部分是城镇学生和干部职工子弟，农村来的学生并不多。即使是农村来的学生里面，邱小鹏也是最穷的一个了。一到星期天放假，下午邱小鹏都要去城郊的一家红砖场做小工，这样每月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

但邱小鹏却从不因此而自卑，因为他不仅保持着年级第一的优秀成绩，还有和舒雅雯不断加深的友谊。

初中时，邱小鹏每天只带两个红薯在学校食堂蒸好做午餐，常常是舒雅雯用白面馒头跟他换；上课没有草稿纸，也是舒雅雯悄悄把父亲厂里的库存单给他。没想到两人在松源一中又成了同班同学。

舒雅雯这时候正在松树山里等他。

六月的阳光，静静地穿过浓密的松树针叶，在地上洒下一片斑驳陆离的光影。微风从树梢刮过，树尖轻轻拂动，发出细微的“呼呼”声，有如翠鸟的鸣叫。

邱小鹏和舒雅雯各自靠着一棵大树并排坐着，望着山脚下校园院墙外的  
那条小河，沉默着。

“小鹏，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舒雅雯先打破沉默，迷人的丹凤眼望着脚下枯黄的松针。

“我爹要我上一所好大学。”邱小鹏依旧眼望前方。

“那你自己怎么想的呢？”舒雅雯侧过脸，看着邱小鹏。

“我还不清楚。”邱小鹏停顿了一下，转过头看着这个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同学，“先考上个好大学吧。”

“那大学毕业之后呢？”见邱小鹏正看着自己，舒雅雯又低下了头。

“我还没有想过那么远的事。”邱小鹏实话实说，突然又不甘心地说，“至少要改变一下贫困的面貌吧。”

“那你准备报考哪个大学呢？”

“北大！学经济管理！”邱小鹏不假思索。

“好呀。”舒雅雯高兴地拍着巴掌，“凭你的成绩，一定能考上！”

掌声在松树林间回响。一只鹰鹫从冬茅中扑腾而出，拍打着翅膀盘旋上升，倏忽间就成了万里长空上的一个小黑点。

邱铁汉走在熙熙攘攘的校园，看着迎面走过的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仿佛自己也年轻了，脚步都跟着轻快了起来。一阵脆亮的单车铃响起，他猛一抬头，看见校园墙报栏内赫然贴着儿子的照片，有巴掌那么大一张。邱铁汉站在墙报栏前，欣喜地看着儿子的照片，全身都被一种喜悦与自豪充盈着，使他忘掉了疲劳，忘掉了一切不愉快的事。

邱铁汉找到儿子的宿舍，没见到儿子，就坐在儿子干净整洁的床上等。

不一会儿，邱小鹏回来了，见到邱铁汉，欣喜地叫了一声“爹”。邱铁

汉上下打量着儿子，见他似乎又长高了点，脸色也比上次回家时黑了点，笑着从背袋里掏出两盒麦乳精，放在床上：“你阿婆带给你的。”

邱小鹏把麦乳精又塞回了父亲的背袋：“爹，上星期美月姐来看我，给我买了，还有咧。这两盒拿回去给阿婆吃吧！”

说话间，寝室的门被推开了，闪进来一个姑娘。

邱铁汉有些诧异地看着姑娘。

“爹，这是我同学，叫舒雅雯。”邱小鹏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地介绍说。

“邱伯，你好！”舒雅雯礼貌地点头微笑，随即说，“那你们先聊吧，我晚点再来。”便告辞走了。

邱小鹏坐回到邱铁汉身边，问了些家里和村里的琐碎事。父子俩随意地聊着天。

说到临近的高考，邱小鹏问道：“爹，就要填报志愿了，你有什么要求？”

邱铁汉看着小鹏，平静却郑重地说：“爹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别的你就自己做主吧，爹相信你！”

坐了个把小时，邱铁汉想起还要去县医院接梁卓光，嘱咐了几句就起身了。

邱小鹏把父亲送到校门口。经过墙报栏时，邱铁汉忍不住又停了下来，看着儿子的照片，夸道：“崽啊，这张相照得真好，精神！”

邱小鹏突然说：“爹，有件事，我早想告诉你了。”

邱铁汉看着儿子，猜不透他要说什么。

邱小鹏从裤袋里掏出一叠钱：“爹，这是过年时美月姐给的三十块钱，她不让我跟你说。你把这钱还给她吧。”

邱铁汉没接，说：“这钱你留着花，爹回家就拿钱还了。”

邱小鹏执意把钱往父亲手里塞：“爹，我有钱。在砖厂赚的钱够我用的了。”

邱铁汉有些诧异地看着儿子，有些感动，更多的却是身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亏欠之情。他轻轻拍了拍儿子那宽厚的肩：“这钱你就拿着用，买点书，



呷好点儿。”

邱小鹏说：“要不……这钱拿回去给娘吧。”

儿子真是长大了啊。邱铁汉欣慰地说：“钱是你美月姐的心意，你不用也收着……心里记着人家的好，以后总会有机会回报的。”

邱小鹏望着父亲那温和的双眼，重重地点了点头。

零零叁

## 老巷

和儿子道别后，邱铁汉急急忙忙往县医院赶。

人还没到医院门口，远远就闻到路边小摊飘散的香味。邱铁汉忍不住咽了口口水，才发现自己还没吃午饭呢。于是在路边买了两个馒头，又给梁卓光带了两个肉包子，边吃边往医院里走。

放射室外没有人。邱铁汉问了个护士，才知道梁卓光还在里面做检查，便坐在过道的凳子上等。

没多久，一个胖胖的护士扶着梁卓光走了出来。邱铁汉忙迎了上去，扶过梁卓光。护士交代了一句：“坐这里等着，结果马上就出来。”

邱铁汉扶着梁卓光坐下，把包子塞到梁卓光手里：“快，趁热吃！”两人说着话等检查结果。

过了四五十分钟，门开了半边，刚才那个胖护士探出头问：“哪个是家属？”

邱铁汉站起来应道：“我是。”

胖护士把门拉开了，说：“进来吧。”

梁卓光起身想跟着进去，被护士挡住了：“病人在外面等。”说完把门关上了。

一个戴眼镜的医生低头看着手里的几张纸。过了会儿，抬起头，眼镜片里射出一线冷峻的光，直瞅着邱铁汉：“你是病人家属？”

“是。”邱铁汉被医生瞅得心里有些发毛，迫切地问道，“病人情况怎么样？”

医生又看了看手上的检查结果，没说话，叹了口气。

邱铁汉慌了：“医生，有事尽管说。”

“胃癌晚期，没法治了。”医生说，“回去准备后事吧。”

这话犹如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把邱铁汉击蒙了。

医生把检查结果递给邱铁汉，说道：“快走吧。不要告诉病人。病人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吧。”

邱铁汉木然地接过检查结果。几张薄薄的纸轻飘飘，此刻却像几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邱铁汉实在没有勇气再问梁卓光还有多少日子。

邱铁汉活到了五十多岁，经过许多的事，看过不少生离死别。

他一直以为自己对生老病死看得开，也能平静地面对。可这个时候，他心里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和莫名的恐惧。

老天爷其实并不公平。坏人往往活得长久，好人未必都能善终。

他娘的！

邱铁汉把检查结果折了放进裤袋。

走出门，邱铁汉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扶起梁卓光就走。

见梁卓光半天也不打听病情，邱铁汉反而心虚没底了，强颜欢笑说：“冇得事。医生说是么子胃神经过敏。”

“我就说有事吧，你们都不信，非得拉我来医院浪费钱。”梁卓光也笑了，“呷了几十年的饭，油一顿盐一顿的，又不是后生仔了，还能不敏感？”

不知不觉，两人说笑着来到了县城东南的一个斜土坡上。这里曾是镇公所的所在地，那栋老式的小平房几年前就拆了，只剩几棵古树冷清顽强地立着。

这里也是梁卓光当年受伤的地方。那天，反革命武装分子包围了镇公所，身为镇公所副所长的梁卓光组织二十几名武装干部，以古树为掩护，边回击边突围。眼见一名同志有危险，梁卓光伸出手一把将那人拉到树后，敌人一排枪弹呼啸而过，几颗子弹打在抱围大的树上。突围后，梁卓光才意识到自己左臂中了弹，硬是咬着牙，让卫生员把子弹取了出来……

邱铁汉看着这几棵古树，心里忽然难受起来。

梁卓光是条硬汉子，病情这么瞒着他，未免太看不起他了。再说，纸包不住火，能瞒到什么时候？可话到嘴边，邱铁汉实在是开不了口——他不忍心说，也不知道该如何说。

“铁汉老弟，你今天有心事啊。”梁卓光察觉到邱铁汉的异样。

“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邱铁汉把心一横。

梁卓光笑了：“好，有么子你就直说吧。”

“你的病……不是胃神经过敏。”邱铁汉还是有些吞吐。

“那是么子？”

“是……胃癌。”邱铁汉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是嘛，老弟你还想瞒我？我早就晓得了。”梁卓光神情轻松，似乎谈论的是别人的病。

“你早知道了？你……在门外偷听的？”邱铁汉纳闷了。

“还要偷听么？医生叫你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自己的病，心里有数。”

邱铁汉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再说了，你出来的时候，笑得真是比哭还难看，三岁毛毛仔都猜得到

啊。”梁卓光反倒开起玩笑来。

邱铁汉也跟着笑了起来，泪水却突然间涌了出来。他急忙转过身，用袖子抹干了。

梁卓光瞥见邱铁汉偷着抹泪，眼眶也红了。

邱铁汉从裤袋里取出检查报告，展开了递给梁卓光：“这是你的检查报告，你看下吧。”

梁卓光接过报告，也不看，攥在手里，感叹道：“生死有命，不看也罢。”让邱铁汉划了根火柴。报告一沾火，呼地一下全烧了。

黑色的纸灰轻飘飘落在地上，散了。

一阵风吹过，又把地上的灰烬卷到了半空，随着风四散开……

梁卓光忽然说道：“老弟啊，我最近老是想起那些打鬼子、打国民党时死去的弟兄。”

邱铁汉说：“他们都是好样的，是英雄！”

“是啊。他们死的时候才二十来岁，都是些毛头小伙子。现在我都六十多了，叫我说啊，多活了这么几十年，已经得大便宜了。”

邱铁汉沉默了。

“神仙难断生死，皇帝老子到头来也是一死嘛。”梁卓光的情绪激动起来，“老弟啊，跟你说句实话，你嫂子先走了几年，不用我记挂了，崽也大了，又认了你这个亲家，我还有么子放不下的啰？”

邱铁汉听了有些难受，说：“莫说这些了……”

“好！我们去个地方痛快痛快！”梁卓光说得也痛快。

“去哪里？”

梁卓光说：“老地方吧。”

老地方是南正街老槐巷。

老槐巷古老苍凉。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面，反着幽幽的光。两排青砖墙

木板门的铺面沿青石路而建，成了老街。街外是松水河，不宽不窄的河面停着几条梭子般的小木船，在细浪起伏的河水中悠闲地晃荡……

这几年，县城里的街巷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老槐巷却依然灰头土脸，像是一段被岁月风干的腊肠。昔日的酸甜苦辣被时间发酵了，古老也就散发出诱人的滋味。

老槐巷得名于巷口那棵歪歪斜斜的老槐树。树干粗大，得四个人才合围得住，几乎占去了老巷的半边路。老槐树几年前遭了次雷击，树身被劈去了大半边，余下的树干也枯黑朽烂。大家都以为这树气数已尽，没想到，去年又长出了几根新枝。住附近的老人们都啧啧称奇，老槐树也有了个名字——不死老槐。

“不死老槐”正对着一家酒馆。酒馆是一幢两节骨小楼，木结构，月亮门，盾形窗。原来叫“醉月楼”，是家老号，解放前是古槐巷人聚会、南北客商落脚的场地，也曾风光过；“文革”时被革命小将们将锅碗桌凳砸了个稀巴烂，一张封条一封就是好几年。直到前几年才被人重新布置起来做饭馆，名字也改成“为民饭馆”。

梁卓光以前爱来老槐巷。

解放前夕队伍一进城，他就曾和几个生死兄弟来这里喝过酒；大龙山剿匪结束，他一回城就来了；回龙湾村前的那一晚，他又来了。这中间，只要他到县城，总会来老槐巷走一走看一看。

“为民饭馆”里只有一桌客人，冷冷清清。

两人选了一张靠河边的桌子坐下。邱铁汉点了一荤一素两个菜。

梁卓光叫过服务员，要了一壶米酒，又加了一碟花生米。两人都有胃病，多年前便已不再喝酒。邱铁汉有些诧异地望着梁卓光，但什么也没说。

梁卓光今天真想痛痛快快地喝一场。

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了。

窗外，松水河依旧清澈如当年，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走。可当年那个风华

正茂的青年小伙，眼下已成了病入膏肓的老人，等待着被死亡之河悄无声息地带走……

邱铁汉心疼梁卓光，决定陪他痛痛快快地喝一场。但一小杯酒才抿了两口，梁卓光就拧紧了眉头，手也使劲顶着肚子——他的胃已经受不了酒了。

邱铁汉叫服务员把酒换成白开水。两人以水代酒，频频碰杯，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

吃完饭，邱铁汉扶梁卓光走出“为民饭馆”。

刚一出门，梁卓光就扶着老槐树，弯着腰，“哇”的一声吐了，把刚才吃下的喝下的全还给了老槐树。

两人从县城回来，走过村口小石桥，经过六音井时，梁卓光站住了，望着高远深沉的天、巍峨的大龙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蹲在了井沿边，双手捧起清冽的井水，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邱铁汉连忙把他扶起来，梁卓光站直了身子，用手抹了抹嘴，说了句：“这水……真甜啊。”

邱铁汉眼又湿了，情不自禁轻声哼唱起来：

水是亲来水是亲，想起水来真是亲；  
生生死死不离水，死了还要水抹身……

梁卓光叹了口气，说：“老弟啊，哪天我们两兄弟再唱回曲？”

“要得，就明天！”邱铁汉斩钉截铁地说。

邱铁汉把梁卓光送到家，嘱咐了他儿子梁映山几句。回到自家时，天已完全黑了。

这一夜，邱铁汉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月光透过木窗照进了屋。邱铁汉看着窗影从床头慢慢挪到了床尾。

## 十 亲

午饭过后，邱铁汉说了句“我去卓光老哥家了”就出门了。没走几步，玉容追了上来，交给男人一个袋子：“娘要你带给卓光老哥。”

邱铁汉打开袋子一看，里面除了两包用红纸条包好的红片糖外，还有两盒麦乳精——正是昨天邱小鹏让自己带回来的那两盒。

“娘说多喝片糖水对胃好……你多宽慰卓光老哥几句吧。”玉容交代道。

“嗯。”邱铁汉拎着袋子就往河西走去。

梁卓光和儿子梁映山住在河西的首塘湾。

龙湾村的地势是一个马蹄形。西北高东南低，山多田少，三面丘山环拱，中间一片田垄，一条归水绕山穿垄而过。村民多住在沿山脚下田垄边，只有零星几户住在山上。

河东田垄大龙湾，多姓邱；河西田垄首塘湾，多姓梁；散居山上和杂居田垄中的异姓人口相对较少。龙湾村地方不大，在方围几十里却颇有名气，只需报上龙湾“河东邱”“河西梁”，对方就明白了。

邱姓的起源是很荣耀的，这方圆几十里都知道。

据说周朝开国功臣太望公，也就是那位姜子牙，以功封于山地营丘。太公之子穆公以地为姓，是为邱姓之始。起初写作“丘”，后来为了避孔丘先师的名讳，才写成“邱”。传至九十七世祖志文公，生了七个儿子。志文公

大概是颇有学问的，按“道德仁义礼智信”给七个儿子命名。邱家湾这一脉的始祖是老大，派名便是“广道”。广道公进士及第，曾是朝廷命官，名门大户，忠良传后。

邱铁汉和梁卓光同村异族，隔河相望，患难相交几十年，提拢饭锅是一家，合拢床铺是一屋，一个奶子养大的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去年冬天，邱铁汉的女儿小燕和青梅竹马的梁映山订了婚，两家就亲上加亲了。

哥儿俩经常在一起拉家常闲聊天，隔上几天还会凑到一块儿又吹又唱的。梁卓光鼓起腮帮吹唢呐，邱铁汉扯着嗓子唱谣曲，玩得兴致高昂忘乎所以。从堂屋门前路过的村民们每每见了都会捂着嘴笑，小孩子则总认为两人就是小人书里所画的隐姓埋名的绝世武林高手，躲得远远的小声议论。

邱铁汉和梁卓光也不理，一个闭着眼睛唱，一个摇头晃脑吹得更起劲。只有这个时候，他俩才能暂时放下所有的事情，如入无所谓悲喜的虚化之境。

梁卓光外号“唢呐嘴”，祖上几代都吹唢呐，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唢呐师傅。他吹唢呐时眼睛细眯着，腮帮子鼓得像个球。那支唢呐也颇有年头，木制的管身早已乌红油润，铜喇叭口满是划痕，但音色依然清亮高亢。

梁卓光会吹也爱吹，乡邻凡有红白喜事，只需一声招呼，拎起唢呐就去。唢呐声一响，梁卓光便陶醉其中，忽地昂首将唢呐指向长天，忽地又俯身凑近大地，涨红着脸，脖子的青筋鼓起，全身的气力都聚到了嘴边，随着两腮的鼓鼓缩缩，吹成或欢乐或哀伤的曲子，听得人情不自禁被感染，或欢喜或伤感。

邱铁汉外号“粗脖嗓”。他唱谣曲时常常仰着粗长的脖子，使人觉得他不是用喉咙唱，而是用脖子在吼，声音粗犷却又不失韵味。两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浑然一体，分不清是吹伴着唱呢还是唱伴着吹，可真要少了谁吧又缺了那么点意思。



邱铁汉看到梁卓光时大吃了一惊：才一夜的工夫，梁卓光憔悴得像老了十岁。脸色惨白，两眼浮肿，嘴角下垂，干裂的双唇几乎没了血色，双眼里布满了血丝，眼神也没有了平日的明亮和坚毅。

“老哥，你这是？”邱铁汉焦急地问道。

“额，冇得事。”梁卓光咧着嘴笑了，却显得更加憔悴。

“一夜冇睡吧？”

“唉……”梁卓光叹了口气。

“也是。”邱铁汉心想，自己都一夜没睡，梁卓光哪里能睡得着啊。

邱铁汉没想到，曾经浴血奋战、一生沉稳刚毅的卓光老哥，竟然也会如此的脆弱不堪。

身疾好治，心病难医啊。

邱铁汉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梁卓光，便把袋子放在桌上，说：“这是我娘叫我带给你的，里面有两包片糖，说是片糖冲水喝对胃有好处。”

梁卓光连忙说：“哎呀，这点病还让姑娘跟着操心了。”

邱铁汉没见到梁映山，便问：“映山出去了？”

“我叫他去他叔伯家帮忙做事去了。”

“你的病跟他说了？”

“还有讲。过两天吧。”梁卓光有些担心，“我这个崽啊，一直跟在我身边，冇出去见过世面，也有呷过么子苦，我怕他一时接受不了啊。”

邱铁汉只得好言安慰道：“不急，慢慢来。倒是老哥你，千万莫多想，好好把身体养好啊。”

“老弟啊，说不想那都是哄人的……”梁卓光有气无力地说道。他昨晚想了整晚，心里有太多的话想跟邱铁汉倾诉，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不但治不了自己的病，反而会让邱铁汉跟着难过。

“那也要多往好的事想啊。”邱铁汉干瘪瘪地挤出这么一句话。

“好的事？”

“是啊。”邱铁汉鼓励道，“至少你可以想下映山和小燕的婚事吧。”

“老弟啊，你以为我不想啊，只怕……我是等不到了。”

按原先两家人看好的日子，婚事定在一年半后办。

“等得到！肯定让老哥见到儿媳妇进门！”邱铁汉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不等梁卓光说话，邱铁汉接着鼓励道：“医生跟我说了，对付你这个病，全靠一个字！”

“哦，哪个字？”梁卓光眼里一亮。

“靠个‘养’字！”邱铁汉比画了个手势，“就是要呷得好睡得好，还要莫烦躁。只要你把胃养好了，再活个三五七年冇得一点问题嘞。”

“医生真这么讲的？”梁卓光半信半疑。

“我么子时候骗过你嘛。你要不信，我明天再陪你去趟医院，你自己去问医生啰。”

“医院我是懒得去了，到时又要我检查这个检查那个。”梁卓光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就对了嘛。”邱铁汉也稍微放下心来，“不是有句老话说吗？人好一天，快乐一天！”

“对，人好一天，快乐一天！”梁卓光和刚才判若两人，“要不，现在唱个曲？”

在所有的唱曲里，两人最喜欢《十亲》。

曲是祖辈传下来的老调，词却是哥儿俩自编的。为了这唱词，两人是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把肚子里那点墨水都用光了，只恨命里没有文昌星。边唱边改边改边唱，常常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争得脸红脖子粗，费了好几年才算完成。

前年过年的时候，村里热热闹闹地舞龙舞狮后，邱铁汉搞了点新意思，搞了个小晚会，让每家每户都出个节目。邱铁汉就和梁卓光哥儿俩在全村人面前唱了这首《十亲》。

村民们听了都连声叫好，直夸村里老地主云德老爷的词写得真是有水平。邱铁汉赶紧说唱词是他和梁卓光哥儿俩琢磨出来的，大伙一听都笑了，不多信。

看热闹不嫌事大，立马有人跑去云德老爷家，没多久，就见云德老爷由人扶着，颤颤巍巍地过来了。这下更加热闹了。

云德老爷坐下后，也不说话，只是让邱铁汉和梁卓光又把《十亲》唱了一遍。听的时候，云德老爷双目微闭，摇头晃脑，十分投入。

等到邱铁汉唱完，大家都睁大着双眼看着云德老爷。云德老爷过了会儿才猛地一拍大腿，吓了身边人一跳。“写得好啊……写得好哩！”云德老爷站起身，冲邱铁汉和梁卓光直竖大拇指，说：“这么好的词，我是写不出的！”又对身边的人说，“这唱词要放以前，考个秀才冇得问题！”

今天再唱这首谣曲，邱铁汉的心里真是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涩，说不出的滋味。唱了几十年的谣曲，唱了几百遍的《十亲》，不晓得还能再唱几回啊。

一是亲来天是亲，天高天远真也亲；  
四季光景天来定，日月星辰照人心。

二是亲来地是亲，地宽地大真也亲；  
人生一世地来养，万物都靠地来生。

都说“看天吃饭”，庄稼人都祈求风调雨顺。地可是农家人的命根哪。农家人谁不爱地？正是有了脚下的这片田地，龙湾村人才一代一代地繁衍生息。

三是亲来爹娘亲，想起爹娘真是亲；  
十月怀胎娘受苦，一世难报父母恩。

四是亲来堂客亲，想起堂客真是亲；  
一生一世恩爱情，白头到老心贴心。

五是亲来兄弟亲，想起兄弟真是亲；  
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

梁卓光的爹娘和邱铁汉的爹都已过世，两人又都是家中的独苗，虽不是同胞兄弟，情感却是胜过亲兄弟。

六是亲来姊妹亲，想起姊妹真是亲；  
一个娘肚同骨肉，一线母乳哺人生。

七是亲来朋友亲，想起朋友真是亲；  
在家要靠亲兄弟，出门朋友来帮衬。

八是亲来牛是亲，想起牛来真是亲；  
它在山中吃青草，耕田犁地养凡人。

牛是农家宝，田地把人和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梁卓光的阁楼下层是牛栏，牛就睡在他的床铺下。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寺庙把这日作浴佛节，农家人却说这天是牛的生日。不管农事怎么忙，总要让牛息耕一天，把牛牵到河边用刷子给牛洗个澡。

九是亲来火是亲，想起火来真是亲；  
人生百年还靠火，煮饭烤火暖人身。

十是亲来水是亲，想起水来真是亲；  
生生死死不离水，死了还要水抹身……

音韵悠悠的唱和声在村里回荡，飘过田垄，飘过小河，飘过山岗，飘进

每家窗口。人生未来的岁月，也随着这悠悠声韵飘散……

邱铁汉回到家时玉容不在家，娘说她上山担柴去了。邱铁汉正要出门去接堂客，娘忽然叫住他：“铁汉，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得注意自己的身子啊！”邱铁汉用手揉了揉胃，说：“冇得事，娘。”

邱铁汉走出门口不远，就见到了堂客。他要接担子，玉容不给，说：“都快到家了。”又说道，“要变天了，你得多当心自己的胃。”邱铁汉抬头一看，山上方的天果然阴沉沉的，像发了霉一般。

半夜里，邱铁汉被雨声惊醒了。他轻轻起床，背着蓑衣，拿起锄头打着手电出了屋，来到田里弄平放水缺口，再转到菜地里将蓄水的土埂一道道弄平。返回时，他一路将别人田里的缺口都顺带弄平了。路上远远就看到自家屋里亮着光，推门见玉容正在烧热水。

“淋到雨了么？烧了水，你泡个澡驱下寒吧。”堂客边说边倒好了水。

邱铁汉动情地说：“你起来做么子？淋点雨冇事的。”

泡在澡盆里，整个人都舒服多了。邱铁汉全身感到一阵燥热，抹干身子，钻到温热的被窝里。

邱铁汉紧紧地搂着堂客。黑暗中，堂客丰满细滑的身体给了他一脉温情。

玉容轻声说：“你身体不好，莫太费劲了。”

云雨过后，玉容摸着男人的脸说：“早点睡吧。”

邱铁汉也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堂客，紧紧地贴在她的怀抱里。堂客丰盈的乳房按压着他瘦瘪的胸膛，柔软的小腹贴着他有些发凉的胃部，温热的身体温暖着他。

邱铁汉睡着了。在堂客的怀里，他总能睡得像个婴儿般安稳。

## 喊冤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睡得正香的邱铁汉惊醒了。他有些生气，闭着眼闷声问：“哪个啊？么子事？”

门外有人应了声：“汉支书，是我！”

邱铁汉听出是村文书程文生的声音，一下坐起身，问道：“文生，怎么啦？”

“出……出……”程文生上气不接下气，“大事了。”

邱铁汉一惊，跳下床给程文生开门，一边问：“出么子事了？”

程文生站在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指着村口说：“富麻子提着个铜锣，在村里骂人哩……”

“富麻子”就是邱富山。

邱富山四十多岁，个子瘦瘦小小的，一天到晚总是耷拉着脑袋，一副蔫乎乎没得精神的样子。

龙湾村有句俗语：朝天辣椒紫皮蒜，抬头女子低头汉。别看邱富山“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说的少，做的多，其实他心里灵泛得很，专会“麻”人，村里的小孩子都知道“富麻子真麻到家了”。左右四邻不敢惹他，熟路的小贩不敢去他门前摆担子，他买条毛巾挑厚薄，买盒火柴数根数，买十颗杨梅要尝两颗。方圆几里的人都知道龙湾村有个“富麻子”。

这个时间，正是村里人吃早饭的时候。

邱富山特意选的这个时间来敲锣。来早了，人还没起床；来晚了，大家都吃完饭上地里忙农活去了。

邱富山一手提着铜锣，一手握着锣槌，慢悠悠走在村道上，走几步就敲一下锣，边敲边喊：

“我邱富山不是好欺负的——”

“别人偷砍了我的树——”

“村里干部有人敢管——”

“都是的（dì）呷软饭的喽——”

……

邱富山又打锣又大喊的，引得不少人家开门看热闹。小孩子开心地跟在邱富山后面，听着“哐哐”响的锣声雀跃不已。

“厉辣嫂”夏秋娥扭着圆屁股走过来，戏谑道：“富麻叔，你也伸出头了？不缩在毛里了？”

“人恶讨人嫌，人善受人欺，这回我宁愿讨人嫌，也不受人欺了！”邱富山说完，又狠狠地敲了下锣。

那边厢，邱复林听见动静，搬了把竹椅子坐在门边，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出好戏。他慢悠悠点了支水烟，吧吧狠吸了几口，靠着椅背舒坦地吐了口烟。

邱铁汉和程文生迎着邱富山走了过来。秋娥嫂见了，忙从邱富山身后的孩子堆里抓着自己的崽，扭着屁股回家了。邱富山见“厉辣嫂”走了，急得使劲敲了几下。

有邱铁汉在，程文生对邱富山吼了起来：“富麻叔，你这是喊么子啰！”

邱富山见邱铁汉来了，便扯着嗓子高声说道：“喊么子？我喊冤！邱莽子把我家的树砍了，还说要打断我条腿，你们都怕了他，不敢处理，那我只有喊了！”

程文生说：“哪个说不处理了？再讲了，你喊有么子用？”

邱富山脑子转得快，说：“怎么，有冤还不准喊了？比旧社会衙门还不

如哩。”

程文生被惹急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人，又敲锣又叫喊的，莫出丑了！”

邱富山更来劲了：“我出么子丑啰？还不晓得出哪个的丑哩！”说着，他又重重敲了一声锣，喊道：

“出哪个的丑哩——”

程文生还想争，被邱铁汉一把拉住。

邱铁汉心平气和地说：“富山哥，有冤你就喊，龙湾村也不怕出丑。不过，邱小莽砍你家的树，你敲不敲锣我也要处理的。”

邱富山这才收住锣槌，说：“汉支书，这才像个话。你都说了要处理，这锣我就不敲了。”

邱铁汉说：“好。如果你觉得我们处理不当，还是可以喊冤。敲锣打鼓随你的便，不过，你可不要替别人来喊冤呀。”

邱铁汉这话里有话。

邱富山看着邱铁汉，觉得自己的那点小心思都被看穿了，心里竟有些发怵，干笑了笑，说道：“那我就等着看你们怎么处理了。”说完，提着个锣回家了。

邱铁汉没说错，邱富山的确是受人指使的。

一天前，邱复林走进邱富山的家。

邱复林是邱富山的本家堂兄弟，在龙湾村里是个人物。邱复林在村里当过多年的支书，儿子邱贵生在地区做了个领导干部，儿媳妇金美月也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自然在村里呼风唤雨惯了，殊不知，工作组那年却毫无征兆地让邱铁汉顶了村支书。这几年虽然夹着尾巴做人，心里的那团气却是一点没消。

两人轻声细语讲了一晚上。第二天，邱富山就提着锣上村里喊冤了。

邱富山敲锣喊冤的当天夜里，邱复林走进了邱小莽家。

邱小莽就是邱富山口口声声要告的“邱莽子”。



“富麻子在村里敲锣喊冤，你晓得么？”邱复林一坐下就问。

“敲得那么响，聋子都晓得了。”邱小莽冷冷地回答道。

邱小莽虽然和邱复林是 본家，按辈分还得管邱复林叫“叔”，但心里头始终心存芥蒂，两家也甚少往来。无事不登三宝殿，对于邱复林的突然登门，邱小莽是保持戒备的。

两人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真要说来话就长了，一天一晚都讲不完。

在邱小莽小的时候，村里头邱家湾和梁家湾为了争水发生过一次械斗，混乱中邱复林的表弟被打死了。这事本来说不清楚，邱复林却硬要邱小莽的爷爷云德老爷磕头请罪，还抢走了云德老爷那口上好的棺材；等到邱小莽上中学时，邱复林又找了个机会，让学校将他休学了两年，后来还是多亏了邱铁汉才回学校念完了初中……

邱复林愤愤说道：“这个富麻子，都几十岁的人了，还到处丢人现眼！”

“富麻子么子事做不出来？”邱小莽懒懒地说道，似乎并不关心这件事，却转口说，“不过，好像是有人怂恿他这么搞的。”

“喔，有这种事？！”邱复林听了一怔，试探地问，“你怎么晓得有人怂恿？哪个会干这种事？”

“我也是听人这么说的。”邱小莽回答。

邱复林放心了，过了一会儿，说道：“哦，我想起来了，邱铁汉今天有吼富麻子，还要富麻子想喊就喊想敲就敲，莫非是邱铁汉怂恿富麻子的？”

“汉支书会怂恿富麻叔敲锣喊冤？他怕是癫了！”邱小莽压根就不相信。

“按理说不会。”邱复林停了停，故作神秘地说，“世上的事情很难说啊，说不定真是邱铁汉怂恿他这么搞的！”

“怎么会呢？”

“你想嘛，村里欠你家一条人命，怕了你，拿你有办法。他叫富麻子敲锣喊冤，就有借口向上面汇报，借上面的人来狠狠整你！”邱复林重重地敲了敲桌子。

“要真是那样，我也有办法。”邱小莽将信将疑。

“怎么会有办法？！难道你就等着关个三五年？”

“那你讲有么子办法呢？”一想到会被关上个几年，邱小莽也有些慌了。

“以牙还牙！”邱复林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来，“你怕他就横，你横他就怕！你要先下手为强！”

月亮西斜，射进窗来，悄悄窥视着人间的秘密。

邱小莽走进里屋，上了床。早先睡下的香妹翻过身，搂着邱小莽的脖子，问道：“你打算听复林叔的？”

邱小莽没回答，反问道：“你都听到了？”

“嗯，都听到了。要我说，你不能听他的！”

邱小莽也拿不定主意。他心里始终不信任邱复林，但邱复林说得又不无道理。邱小莽试探着说道：“那怎么办？我总不能被他们关起来吧。”

香妹“噗嗤”笑出声来，把男人搂得更紧了，说：“我看汉支书不是那样的人。自我跟你回到村子里，冇听过人讲他的坏话。再说了，你有冇有砍别人家的树，找村里核下数不就晓得了？你可千万不能再闹了啊。”

“可万一真要把我关起来呢？”邱小莽主意已定，还想作弄下堂客。

香妹一翻身，趴在了男人身上，看着男人的脸轻声说：“真把你关起来了，我要他们也把我关起来，陪着你！”

邱小莽看着香妹水汪汪的大眼睛，心里忽然打了个激灵。他顺势一个翻身，把堂客压在身下，重重地亲吻着，两只手轻轻地在堂客身上游走……

皎洁的月色下，村子静静的，只剩下躁动的人和细微的虫鸣。

## 香 妹

第二天大早，邱铁汉果真找上门来了。

邱小莽开了门，见到邱铁汉，心里猛地“咯噔”一下，脸色有些发白。还有个人站在邱铁汉身后，被挡住了，看不出是谁。

“小莽，莫紧张！”邱铁汉笑着说，“我们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来核实下你砍树的事。”

“哦……”邱小莽听了，心里也就不那么慌了，忙说，“汉支书，来，进屋里讲！”

“莫客气了。”邱铁汉摆了摆手，“我等下还有别的事，就不进屋了。这样，你先和大午上山点下数，看下是不是真的砍了富麻子的树，有砍就好办，要真砍了，无非是赔点钱再说几句好话嘛。”

大午？！

邱小莽这才看清楚站在邱铁汉身后的人是邱大午——他这辈子最不想见到的人。

邱小莽回村也有好几个月了，不是待在家就是在自家后山弄果园，很少在村里走动串门子。除了果园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还或多或少刻意地回避着某些人，这邱大午就是头一个！谁知道，这边走路都特意绕着走躲着不见，那边人家却偏偏找上门了。

真是冤家路窄！

“莽子兄弟！”邱大午倒是亲热地打了声招呼，仿佛两人关系十分熟络。

“啊……”邱小莽面无表情地应着。

眼前这张脸，曾经让邱小莽恨得直咬牙，甚至无数次在梦里挥舞拳头肆意地打在这张脸上，直到把这张脸砸得变形、烂成一摊血肉。可当邱大午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了，邱小莽心里却没有掀起多少波澜。好像那些无法磨灭的过往忽然间烟消云散，那段屈辱的逃离虚幻得好像从来就没发生过，一切只是自己的一个梦。

“莽子兄弟，回来了也不见你串串门啊。”邱大午寒暄道。

“屋里事情多，脱不开身。”邱小莽随口应付道。

“莽子兄弟，我……我晓得你记恨我，当年是我对不住你，可现在……”邱大午说得结结巴巴，原本黝黑的脸涨成了紫红色。

“过去的事就莫再提了……”邱小莽淡淡地说道。说完，他自己都有些愣了——当初恨不得千刀万剐的恨，如今却抽丝般轻轻放下了。

“对了嘛！”邱铁汉笑着拍了拍邱小莽的肩头，“拿得起放得下，这才像个男人！都是同宗兄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万事和为贵嘛！”

“莽子兄弟，那就走吧，茂田叔还在等着呢。”邱大午说完，就在前边领起了路。

几米开外，邱小莽看见等在村口石桥边的程茂田，热情地叫了声：“茂田叔！”

程茂田当过生产队长，现在是村里的林业员，划分山林都要经过他的手。

程茂田上下打量着邱小莽，点着头，看似不满地说：“小莽侄子，你在外面发了大财，都看不上我这个当叔的了啊。”

邱小莽赶紧哄道：“茂田叔，你这不是明着骂我哩，借我十个胆也不敢啊。”

程茂田呵呵笑着说：“难道我讲错你了？你看你，回来这么久都有见你上家里坐坐。”

“阿叔啊，真是屋里事多忙不过来，等我搞得差不多了，一定好好陪叔

喝顿酒！”邱小莽信誓旦旦地说。

“你个莽子，叔跟你说笑呢，你还当真了。”程茂田被邱小莽的认真样子逗得哈哈大笑，心想，这么多年没见，这个小莽一点没变，还是当年那个冲动急躁、刻板认真的“邱莽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也是，要不他也不会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上山砍树，搞出这些麻烦事了。

言归正传，程茂田开门见山地说道：“今天叫你来，是铁汉支书交代的，主要是同你核下你砍树的数目。”

邱小莽也干脆：“我晓得。你们不来找我，我都要去找你们了！”

程茂田有些意外，看着邱小莽，连声说：“好啊，好啊。”

两人跟着邱大午上了山。程茂田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没走多远就喘粗气了，邱小莽便陪着程茂田慢慢走，东拉西扯说着话。

见邱大午早已背影都不见了，邱小莽说了句：“邱大午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是啊，多亏他娶了个好堂客啊。”

“啊？”邱小莽有些意外。

“是啊，秀荷可是个好妹子。”程茂田说道。

一听这个名字，邱小莽就不说话了。回村后还没见过柳秀荷，也不知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年又过得好不好呢。

程茂田猜到了邱小莽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小莽啊，以前的事就莫想了。都过去了。”

邱小莽正想说什么，山林里传来邱大午有板有眼的山歌：

收起銃杆唤起狗，纸敬梅山三把香，  
下河莫打落水鹿，上山莫敲喂奶獐……

一会儿的工夫就到了山林地界。

程茂田走进林中，指着山坳里一棵粗大挺拔的香樟树对邱大午说：“就以这棵树分地界，左边是邱富山的，右边是小莽的。”邱大午走到邱富山的林地，一个一个地数着新砍的树墩子。

程茂田又指着右边的林地说：“小莽，你晓得不，这片林地解放前都是你阿公家的，那棵香樟树还是你太公栽下的哩。”

邱小莽看着那棵香樟树，说：“我阿公的？”

“是啊，世上的事就这么巧。你太公当年共栽了四棵，说是给自己做长生棺材用。后来，他砍了三棵，做了两副长生棺，可惜到底还是有用上……”

“为么子？”邱小莽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云德阿公很少跟他讲祖上的事。

“你太公死的早两年碰上土改，家产和田土山林都被分了，连长生棺也分给别人了。”

“茂田叔，你是怎么晓得这些事的？”

“解放前，我跟着师爷去你家给你太公做长生棺，两副长生棺我们四个人整整做了一个月的工。真是上等的好料啊，后来再也有见过那么好的长生棺了……唉，真是可惜了。”

邱小莽轻叹了一口气，说：“也是我太公有那个命……”

程茂田说：“是呀，用那等好的长生棺，有得个好八字也是压不住的。”

邱小莽突然问：“那两口长生棺后来哪个用了？”

“邱复林他爹分了一口，可他不到三年就死了，听说他死前对邱复林说自己命轻受不了那口长生棺，叫邱复林找了副普通的棺材下的葬。那长生棺就留给了邱复林，现在还在他家堂屋后面放着呢。”

邱小莽又问道：“那还有一副呢？”

程茂田眯了眯眼，说：“还有一副你云德阿公藏在地窖里，想留给自己百年后用。结果那年邱家湾和梁家湾争水打架，不是把邱复林的表弟打死了么？就用那口长生棺把他葬了。”

太阳升上了大龙山顶。刚才还满山弥漫的雾气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

“茂田叔，邱富山这边总共是砍了七棵树。”前方传来邱大午响亮高亢

的喊声。声音在山林间回荡，把草叶尖的露珠都震落了。

“数仔细啦？”程茂田问道。

“我特地数了两遍，就是七棵，不会错。”邱大午肯定地回答。

“这个邱富山，还一口咬定砍了他十二棵！”程茂田摇了摇头。

望着邱大午不慌不忙地从林地走出来，邱小莽心里想，这人的确是会变的哩。

当天晚上，邱铁汉和程茂田就带着邱小莽敲开了邱富山家的门。

见邱小莽诚心道了歉，又讲了几句好话，而且邱铁汉和程茂田都出面打了圆场，加上自己多报数的事露了馅也有些心虚，邱富山心里飞快一盘算，衡量了利害，便趁势而下见好就收，收下邱小莽两百块的木头钱后表示不再追究。

等把邱铁汉等人送出了门，邱富山突然想起邱复林再三跟自己交代过的“要把事情搞大”的那些话，觉得有些对不住邱复林，毕竟敲锣喊冤的主意是他邱复林出的。可再一想，自己不光拿了邱小莽的钱，还得了邱铁汉和程茂田欠自己的一个人情，也就不往心里去了。转头再一想，反而有些愤愤不平：你邱复林要搞邱铁汉的路子，有本事你把事情捅到县里去啊，再说了，你不是老讲你崽邱贵生在外面当领导么，做么子拿我当枪使？

把程茂田送到了家门口后，邱铁汉和邱小莽边说着话边往家走。

“听茂田叔讲，你原本就准备来找我们的？”邱铁汉突然说道。

“是啊。”

“我还以为你这个莽子……”邱铁汉没有接着往下说了。

“汉支书，你就莫再笑话我了。”邱小莽知道邱铁汉的言外之意。如果换作别人这么说，邱小莽肯定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可在邱铁汉面前，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像个小学生般毕恭毕敬，“以后也不跑了……”

“这就对了嘛！”邱铁汉笑着说，“小莽啊，你能这么想，看来我要对

你另眼相看啰！”

“其实，也是我堂客要我主动找你们的。”邱小莽嚅嗫说道。

“哦？是香妹？”邱铁汉有些意外。

“嗯。”邱小莽把堂客劝他的那一番话和盘托出。

邱铁汉听了，起初没说话，随后由衷地说道：

“小莽啊，你小子有福气啊，讨了个好堂客！”

几个月前，当离家数年、杳无音信的邱小莽带着香妹出现在村口时，村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村民们上下打量着邱小莽，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仿佛邱小莽是死而复生一样。云德老爷跟着上门报信的人一路小跑，踉踉跄跄到了村口。邱小莽正和村民们打着招呼，见到眼前气喘吁吁、白发苍苍的阿公，还没来得及张口，眼泪就哗哗地流了出来。

云德老爷浑身发颤，突然抬起手，使劲抽了邱小莽一耳光。

“啪——”响亮清脆的耳光声惊呆了围观的村民们，大家都不作声了。

“你个王八崽子，还晓得回来啊？你怎么有死在外面？”云德老爷指着邱小莽，抖个不停的手指都要戳到邱小莽的鼻子尖了，大声训斥道，“你还回来做么子？回来给我送终吗？告诉你，老子活得好好的……就是死了也不关你的事！”

邱小莽听了，“扑通”一下跪在了云德老爷面前，哭着说：“阿公，我错了，我不孝啊……”

云德老爷大声说：“你莫跪我，我也不是你阿公！”怒气未消，又说道，“滚，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

邱小莽也不说话，依旧跪在地上哭着。村民们轻声叹气唏嘘不已，上了年纪的堂客们则红着眼，频频用袖子抹眼泪。

这时，邱铁汉上前，劝云德老爷说：“阿公，小莽回来了总是件好事，你也莫生气了，有么子话回家再说好不好？”



程茂田也上来劝：“是啰，云德老爷，你不是每天都在盼着小莽么？再说，小莽也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啊。”

云德老爷这才留意到邱小莽身后还站着个女人。

邱铁汉见势扶起邱小莽，问道：“这是你堂客？”

邱小莽答道：“嗯，她叫香妹。”

男人们对“香妹”这个名字觉得怪异，女人们则对香妹身上穿的那套蓝色蜡染布衣惊奇得不得了，面面相觑，继而掩着嘴笑。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对邱小莽离家这几年去了哪里、经历过些什么不怎么关心，反而对邱小莽带回来的这个女人无比的好奇。

小莽父母早亡，自幼便和阿公云德老爷相依为命。初中毕业后，回到了龙湾村。

春种秋收，夏锄冬修，开荒引渠，割麦打场，繁重的农活没有压垮这个后生仔，尽管只是穿个半暖吃个半饱，但一年劳动下来，黝黑的面孔、粗壮的手臂已使他提前进入了“大人”的行列。

这人长大了，就有了“大人”的心思——他喜欢上了村里那个羞羞答答、沉默寡言的姑娘柳秀荷。可当时的民兵营长邱大午早已暗恋柳秀荷多时，甚至已将柳秀荷视为自己的女人了。正当柳秀荷感情的天平向邱小莽倾斜时，邱大午慌忙找到了叔伯邱复林。无毒不丈夫，在邱复林的安排示意下，邱大午把心一横，找了个借口，当着柳秀荷的面羞辱了邱小莽一番。年轻气盛的邱小莽被彻底激怒了，像头失控的公牛般红了眼，把邱大午狠揍了一顿，还抢了邱大午背的猎枪。见枪到了邱小莽的手上，邱复林安排躲在暗处的两个民兵即刻冲了上去，二话不说就把邱小莽五花大绑捆起来，关进了牛栏。

当晚，柳秀荷偷偷摸进了牛栏，解开小莽身上的绳索，低声说：“莽子，你快走！”

“秀荷，我不走！”邱小莽一边扯着绳子一边说道。

“你不走会被他们送去坐牢的！”柳秀荷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那你跟我一起走吧！”邱小莽紧紧捉住了柳秀荷的手。

柳秀荷正要说着什么，黑暗中有人咳嗽了一声。柳秀荷吓得一下抽出了手，使劲把邱小莽往牛栏外推：“快走……莫回来了！”

看着邱小莽仓皇逃走，想到云德老爷的长生棺再也没人来争了，躲在暗处的邱复林露出了阴鸷的微笑。

邱小莽逃离了龙湾村。

向西。再向西。进了湘西。

山。大山。莽莽大山。比大龙山更高的山。树更多。竹更多。

一个比龙湾村还穷的小山村接纳了这个外来的莽撞的小伙子。有文化、能说会算、头脑灵活的邱小莽也赢得了村里漂亮麻利、心灵手巧的姑娘的芳心。

姑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香妹。

零零柒

## 谣 曲

“世道要变了——”

“要出大事了——”

天刚蒙蒙亮，两声沙哑而悠长的喊声就在龙湾村响起。各家的公鸡也被惊醒了，扯着嗓子打起鸣来，声音高亢脆亮此起彼伏，又引得三三两两的狗吠。

三月三一过，天气就一天比一天暖和了，顺四癫子又开始在村里四处闲

逛，有事无事地喊几句。村里人都说他“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有人甚至编了两句玩笑话——顺四来叫床，公鸡不用忙。

“顺四癫子，唱个谣曲啰。”几个小孩子跟在顺四后面喊道，一个顽皮的还唱起了广播里学来的花鼓戏唱词：“走咯嗒嗒——行咯嗒嗒——得儿来得儿来得儿来哎哎哎……”

顺四癫子旁若无人地向前走，却真的哼起自编的谣曲来：

天地初开，日月轮回；  
祸因恶积，福缘善来……

在村里人看来，顺四癫子一直是个谜。不过，据云德老人讲，顺四癫子年轻时也是个“角色”，还做过画家。

老头儿“一半清醒一半疯”。清醒时问他究竟姓甚名谁到底有多大，他满不在乎：“这些东西问它做甚？爹娘在时爹娘记着，爹娘死了老天记着。”疯时偶尔也作答，“多大啦？”“和你隔三岁。”“哪天生的？”“比你差五天。”“哪个时辰？”“顺四时。”人们连起来一琢磨，不就是“隔三差五顺四时”么？于是“顺四癫子”就这么叫出名了。

关于顺四癫子的另一个谜，是大家发现他似乎很得邱铁汉的尊重。每次邱铁汉在路上遇到顺四癫子，总是退到一边把路让出来。顺四有时也会停下来，跟邱铁汉说上几句话，不过更多的时候，都是自顾自地从邱铁汉面前走过。

邱铁汉熟悉这疯老头。

顺四癫子原名叫邱嘘云，一看这名字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家出生。书画俱佳，专好花鸟虫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县文化馆当了个美术干员，寄情书画，日子过得与世无争。可“文革”中却被人贴了大字报，据说是受命画一幅表现阶级斗争的画，谁知他画了一张“斗鸡图”——两只斗红了眼的

鸡针锋相对，相持不下。“造反派”将他从县文化馆五花大绑地架了出来批斗，又当着他的面，把搜缴出来的书籍和画一把火烧了。看着高高蹿起的火苗，一直没反抗的邱嘘云急红了眼——就像他画的斗鸡一样——猛地挣扎起身，一头将点火的红卫兵顶翻了。

这下彻底激怒了红卫兵们。他们把搜缴来的几十支毛笔折断踩断，押着他跪在断笔堆上。在红卫兵们胜利的哈哈大笑声中，鲜血从邱嘘云的膝下慢慢渗了出来……

批斗结束后，红卫兵们给了邱嘘云一个扫把，勒令他每天清扫革命广场。从此，邱嘘云便吃睡都在广场旁的一个拐角处，有时也被红卫兵们押上台“陪斗”。

龙湾大队的民兵营长邱铁汉经过广场时，发现了抱着扫把蜷缩在角落的邱嘘云。深秋的寒气冷得透骨，邱嘘云像只虾米一样缩成一团，浑身战栗，干裂的嘴角微微蠕动——他已经昏迷了。邱铁汉没多想，背起邱嘘云就往卫生院跑。

邱铁汉救了邱嘘云一命，又找了个机会把他带回了龙湾村。

邱嘘云疯癫了。

他常常站在大路上，木木地望着一个地方，大半天也不动。喜怒无常，刚才还哈哈大笑，突然就号啕不已。有一次，他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块写有“除病消灾”的大红布，做了一身衣裤，背上留着“除病”两字，左右屁股显出“消”“灾”二字，见人就说“你是好人，你是好人”，嘴角总是露出神秘的微笑。村民们避之不及，小孩淘气哭闹时，“红衣癫子来了”比“牛魔王来了”的止哭效果还要好。

这一“癫”就是好几年。等到“阶级敌人”的帽子摘了，人也老了，却也正常了不少，有时还能和人说上几句话。

顺四癫子不再说“你是好人”。那天，不知怎么的，他突然就喊了句：“世

道要变了！要出大事了！”

整个龙湾村都被这话吓住了。天还没黑，聚在村头闲聊的村民却都回了家，关上了堂屋的大门。

邱铁汉在村道上截住了顺四癫子，说道：“你莫乱喊，当心又喊出祸来。”

顺四癫子却忽然清醒了，说：“地主都摘帽了，还会斗我么？”

前两年开始，顺四癫子爱上了唱谣曲。起先唱的是些《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大家就知道顺四癫子原来是读过老书的。

孩子们有时会逗他：“顺四，背个书来听听。”他就嬉笑着背了起来：“人之初，性本善，先生教我捉黄鳝。性相近，习相远，黄鳝溜入大泥眼。”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手舞足蹈。有时他也背《千字文》，但背着背着就改词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我度时光；疯疯癫癫，荒唐荒唐……”

这天傍晚，顺四背着手，自顾自地走过桥头，被聚在一块儿闲谈的村民们拦下，他们打趣般问道：“哎，顺四，都说你唱曲厉害，你能用人名编个谣曲不啰？”

顺四也不答话，只是斜着眼睛看着村民。

“要不，你就用汉支书的字名字编个曲吧。”大家都知道顺四和邱铁汉的关系最好，有好事者笑着说道，立即得到了其余几人的起哄，“对对！唱一个唱一个！”

顺四想了想，摇着头哼唱道：

铁汉铁汉，是条硬汉。  
侠骨柔肠，铮铮义胆。  
有情有义，男儿本色。  
他朝一日，动地惊天。

有人不同意了：“动地惊天？他汉支书不过是个村支书，还能搞出么子

惊天动地的名堂出来啰？”

“就是啰，你还以为是唱大戏啊，七品芝麻官斩诰命传天下？”云德老爷笑得合不拢嘴了，露出稀稀拉拉的几颗牙，像年久失修、破破烂烂的栅栏门。

顺四也不计较，跟着嘿嘿笑了起来。

“哎，顺四，你唱下汉支书家的鹏伢子吧？”有人说道。大家都停住了笑，望着顺四。

顺四半眯着眼，似有似无地望着远处的大龙山，不紧不慢地唱道：

小鹏小鹏，大好前程。  
鹰过留影，雁过留声。  
小小少年，终成大材。  
而立之年，享誉京城。

有人叫好，有人却不以为然，说道：“切，鹏伢子现在才几岁啰，还而立之年享誉京城，顺四你怕是哄小孩子，尽拣好听的说吧。”

“就是就是，这个做不得数的！”几个老人家异口同声说道，“换一个，再换一个！”

云德老爷又出了个主意：“远的不算，那就说近的。村里头现在就数贵生最有出息，要不就唱贵生吧。”

“要得要得，就唱贵生！”大家纷纷赞同。

顺四低下头，伸出右手食指，对着天，像写字般比画了几下，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

贵生贵生，头顶福星。  
出门遇贵，离家扬名。  
富贵自来，名利双收。  
……

顺四突然停住了，转身就要走。听得正起劲的村民们见状，急忙拉住顺四，说：“顺四，你还没唱完咧。”“就是啰，不是还有一句么？你这不是吊我们的胃口啊。”

顺四也不理，挣脱手，在村民们的不满声中一左一右地踩着大方步，自顾自地走过石桥，却又唱出几句沙哑的谣曲来：

顺四顺四，是个癫子。  
癫子癫子，不知所云。  
胡言乱语，切莫当真。  
听了莫信，信了莫传。

村子里静得连狗都不吠了。

众人觉得无趣，慢慢散去，只剩下几个老人呆立在桥头，面面相觑。半晌，云德老爷才寡然无味地说了句：“这个顺四，叫他癫子还真有冤枉他！”

去年立秋前后，顺四突然编了几句顺口溜：

天开开，地开开，  
日月山河脸开开；  
东开开，西开开，  
东西南北路开开；  
路开开，家开开，  
家家户户门开开；  
门开开，心开开，  
你我心里乐开开。

大家起先没在意，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有人联想到实行责任制后的情形，大家才发现真是那么一回事了。

“世道要变了——”

“要出大事了——”

听到顺四癫子熟悉的喊声，邱铁汉又好气又好笑：顺四怎么还在喊这两句啊，喊了几年了，早过时了。

但邱铁汉一琢磨，又觉得这话没过时，因为世道还在变。世道还会怎么变？天晓得。

见到顺四朝自己走过来，邱铁汉习惯性地退到了路边。顺四却停住了，对邱铁汉说道：“归水河是福，水库是福门。门冇修得好，福随水流走啊。”

邱铁汉听得似懂非懂，正想问个明白，顺四却不再搭理，唱着谣曲自顾自走远了：

天地初开，日月轮回；  
祸因恶积，福缘善来；  
祸门开开，活该活该；  
福门开开，善哉善哉……

水库是福门？

一想到水库，邱铁汉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了下，随即做了个决定——明天一早去趟双星市。



## 钱! 钱!

公鸡打过鸣，天就算亮了。

大清早，邱铁汉喝了两碗稀粥，又把堂客煮的两个荷包蛋连汤全吃了。放下碗，带着一肚子的汤水，骑车向双星市赶去。

双星市是地区行署的所在地。龙湾村与双星市、蓼田镇三点呈一个三角形，往西北去蓼田四十里，往东北到双星也将近四十里。

邱铁汉也是第一次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他原本打算坐长途汽车的，后来一想到星城人生地不熟的，找个地方还不如骑自行车来得方便。再说了，泥腿脚哪走得过单车轮子？

刚进城，邱铁汉感到下身胀胀的，忙把车骑到路边四处找厕所。骑了二三十米都没找到，尿意更急了，又使了把劲憋了下去，脚下也骑得快了些。

忽然，他发现前方有栋红砖房，门口挂的木板子上写着“公共厕所”四个字，邱铁汉一阵暗喜，用力踩了一脚，滑到木板子前，把单车支好锁上就往里面冲。

刚进门，一个有点年纪的女人伸出手拦住了邱铁汉，清脆地说了声：“买票！”

邱铁汉愣住了，以为女人搞错了，就说道：“我上厕所的。”

那女人冷冷地说：“进来的都是上厕所的，要锻炼上公园去。”

邱铁汉被钱住了，忍了忍，问道：“怎么，上厕所还要买票？”

“是的，上个月开始兴的。”

“好多钱？”邱铁汉也只能遵守。

“上面不是写着吗？”女人指着墙上贴的一张纸说道，“大便一毛，小便五分。”

邱铁汉连忙走了出来。拉个尿要五分钱！在路边吃碗清水面才两毛钱。算了，这尿不撒了，活人还能被尿憋死？

邱铁汉又骑了半里来地，看到前面有块空地，长了许多茅草，外面用半人高的竹板围着，大概是准备起房子的。邱铁汉实在憋不住了，走到竹板后面弯着身子，急急忙忙松开裤子，对着茅草丛酣畅淋漓地撒了起来，全身一下子舒畅了——比吃一碗清水面还要舒畅。

“做么子！”背后传来一声吼，邱铁汉一惊，剩下的尿竟生生憋了回去。他慌忙拉好裤子，转身走了出来。

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走了过来，对邱铁汉说：“罚款！五毛！”

邱铁汉听了一惊，尿又快要出来了。他急中生智，问老头：“做么子要罚款？”

老头指着邱铁汉刚站的空地，说：“你随地撒尿，要罚款五毛！”

邱铁汉装傻充愣说：“我有撒尿啊。”

“我刚才明明见到你拉开裤子了，不是撒尿是么子？”老头不相信。

邱铁汉笑着说：“我看一看。”

“看一看？看么子？”老头盯着邱铁汉看。

“我看自己下面那东西。”

“自己那东西有么子好看的？”老头觉得奇怪。

邱铁汉嘻嘻笑着：“这么久有见太阳，我看它长有长霉。”

老头“噗嗤”一声笑了，觉得有点意思，嘿嘿笑了两声，对邱铁汉挥了挥手：“算了，你走吧！”

邱铁汉刚骑上车，老头在后面说：“下次注意，你那东西有长霉，让别人看见了你就倒霉了！”



邱铁汉还真碰上倒霉事了。

到了行署门口，邱铁汉把车停在门口，上门卫室登记去了。登记完出来，正准备推车，一个戴大盖帽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一手按住了单车的龙头，面无表情地说：“这车得扣下！”

邱铁汉傻眼了：“么子？”

“车没上牌照。扣下！”大盖帽不容置疑地说。

“么子牌照？”邱铁汉还是第一次听说单车也有牌照。村里的拖拉机都没有牌照咧。

大盖帽指了指停在门边的另一辆单车，一字一顿地说：“看见了吗，那车后边的红色牌牌？”

邱铁汉问：“装块红牌牌要好多钱？”

大盖帽回答：“五块，加上罚款五块，一共十块。”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本来是过来要钱的，结果钱还没要到，就先要花出去十块！

邱铁汉像患了病似的难受，快快地说：“这车是行署郑科长送我的……”

“谁送的都一样！”大盖帽一本正经地说，手还抓着车头不放，“再说了，人家只送了你车，没送你牌啊！”

邱铁汉没办法，只得低声讨好地说：“这位同志，我是下面来找领导办事的，办完事就走了。你看是不是……”

话还没说完，大盖帽粗声粗气地打断了：“不行！要都和你一样，那我们搞牌牌有什么用！”

邱铁汉还不死心，陪着笑说：“是是，这车我都骑了八年多了，一直都不晓得还要办牌的，下次再来之前我一定先上好牌牌！”

大盖帽不耐烦了：“少啰嗦！这次没搞清就想着下次？笑话！”

邱铁汉知道逃不过了，一摸身上，说：“冇带这么多钱。”

大盖帽说得很干脆：“先扣车，带够钱了再来领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着红戳印的收据塞给邱铁汉，脚一跨就坐上了车。

邱铁汉眼巴巴地看着大盖帽把车骑走，叹了口气，这车骑了八年多，也该完成它的使命了。

经过大门口时，门卫告诉邱铁汉这两天正在整顿交通和市容市貌，邱铁汉才知道自己正好撞在了枪口上，无奈地笑了笑，随即报上了郑若松的名字，门卫翻了下抽屉里的小本子，说：“他现在是农村部的部长。”指了指门口左边一栋楼，“在这栋楼的三楼。”

谢过了门卫，邱铁汉就急风急火地向行署办公楼三楼走去。

行署机关里，邱铁汉只认识郑若松一个。

十年前，郑若松还只是行署的一个科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到龙湾村蹲点一年，帮村里办了不少实事，老山冲水库和村小学就是当时修建的。邱铁汉心想，郑若松多少和地区财政局有些联系，又是个热心人，一定会帮这个忙的。不过，毕竟也有快十年没联系了，人家现在又当上了部长，能帮多大的忙邱铁汉心里其实也没多大把握。

行署办公楼明亮又整洁，比县里的楼气派。

邱铁汉顺着门上的牌子找到“部长室”，门正半开着。邱铁汉不敢贸然进去，侧着身向里一看，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前，正和人谈着话。邱铁汉看着那男子，觉得有点面熟，仔细一看就是郑若松，便站在门边等着。过了一会儿，那人走出来了，邱铁汉便几步跨了进去，叫了一声：“郑部长！”

郑若松正看着文件，应了一声，抬起头看着邱铁汉，怔住了：“你是……”邱铁汉连忙说：“我是邱铁汉，龙湾村的，那年你到我们村里蹲点……”郑若松猛然想起了，大声说：“嗨哟！邱支书呀！你看，十年不见了，都认不出了！”

邱铁汉笑着说：“郑部长，你可冇么子变，还和原来一样。”

郑若松爽朗地一笑：“也老啰！岁月不饶人啊！”其实郑若松才四十刚出头，因为经常下乡，脸色有些黑红，眼角明显多了许多皱纹，不过还是很

有精神。

郑若松倒了杯茶，邱铁汉接过茶杯坐下，掏出包软壳子笑梅烟，走上前递上一支。

郑若松接过烟，闻了闻，笑着说：“老邱哇，你这烟是假的。”

邱铁汉连忙说：“不会吧，我刚才在路边买的哩。”

“老板看你是个老实人，卖了包假烟给你。”郑若松掏出自己的烟来，说，“来，抽我的，我这烟不够档次，可不会假。”

邱铁汉有点尴尬，心里骂了句小店老板，起身接过郑若松的烟，一看，只是一般的硬壳子笑梅烟，感情又拉近了几分，说：“你那会儿在村里，和我们一道抽喇叭筒呀！”

说到村里，郑若松问起了村里的情况，邱铁汉一五一十作了汇报。

“老邱，你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吧？”郑若松开门见山。

“有事有事，就是老山冲水库和长堤的事，我们想修一修。”

说起水库，郑若松兴致又来了：“那年我们在村里搞点一年，就做了这么一件实事……十年啦，是该修一修了。”

邱铁汉接着说：“责任制后，村里就只剩个空壳子，要群众集资吧，又实在太穷了……”

郑若松说：“我知道，你是想找上面要点钱，对吧？”

邱铁汉连连点头：“是的，是的。”

郑若松想了一会儿，说：“松源县是全国的革命老区，你们龙湾村又是山区贫困村。这样，你回去打个报告来，我帮你到财政局去要点钱，要快！”

“报告我带来了。”邱铁汉一听，高兴得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报告，展开递给了郑若松，“这个报告只讲了水库的事，长堤的钱我们自己想办法……”

郑若松接过报告，笑着说：“都说你老邱是老实人，老实人办事就是扎实。”大概看了看报告，“行，就用这个吧。”

郑若松看看表，快到下班时间了，马上给财政局杨局长打了个电话，约好下午两点过去找他，转头对邱铁汉说：“中午了，走，吃饭去。”

邱铁汉不好意思再麻烦人，推辞着。郑若松笑着说：“我驻村时在你家里吃了一年了，到了我这儿你倒好，饭也不吃一顿就走？别人知道了还不说我是个小心眼儿。”邱铁汉便也不再推辞。

郑若松将邱铁汉带到机关侧门边一家餐馆，对邱铁汉说：“老邱，想吃什么，尽管点。”

邱铁汉就点了一个香干炒肉。

郑若松说：“就一个菜？老邱啊，不要帮我省钱。记得你喜欢吃鱼，就点个水煮鱼，加个蔬菜，再……”

邱铁汉赶紧说：“有了有了，点的都吃不完。”

“那好，两荤一素，吃好管饱。”郑若松也是个不喜欢浪费的人。

两人边吃边说着话。郑若松还特地问起了邱小鹏姐弟俩，得知邱小鹏准备报考北京大学，连声说“有出息，有抱负”。

突然，邱铁汉感到胃剧烈地作痛，疼痛难忍，“唉哟”叫了一声。

郑若松看到邱铁汉脸色发白、眉毛拧成一团，忙问：“老邱，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有……有得事……可能早上喝多了水胀肚子。”邱铁汉强忍着疼痛，故作轻松地说道。

郑若松还是有些不放心，问道：“要不，上医院看下？”

“不用，不用，休息下就有得事了。”

正在这时，秘书跑了进来，对郑若松说行署秘书长找。郑若松无奈地一笑：“老邱，那我就不陪你了，你慢慢吃，吃完就去我办公室休息下。”

郑若松急急忙忙赶到行署陈秘书长办公室。陈秘书长正在门口等着，一见到郑若松便说：“地委周书记正在办公室等你，要和你谈点工作上的事。”

什么事？陈秘书长说他也不知道。

郑若松跟着陈秘书长心急火燎地来到书记周明正的办公室。门开着，郑若松进门才发现里面还有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钟石林。周书记一见到郑若松，马上招招手：“若松同志，来得好快啊，快坐快坐。”

地委研究并报省委同意，任命郑若松担任松源县委书记。

邱铁汉放下碗筷，摸了摸吃得饱饱的肚子，觉得身上舒服多了，胃也不疼了，心想，真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

秘书走了进来，见邱铁汉已经吃完，便去把账结了。

邱铁汉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在秘书后面往外面走。谁知秘书没有带邱铁汉去郑若松的办公室，而是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吉普车。

不是去郑若松的办公室吗，怎么还要坐车？邱铁汉心里直犯疑，又不敢问秘书打听，只好坐着看车窗外。

城市的街景倏忽而过。邱铁汉想起先前上厕所的事，忍不住感叹，这城市虽好，但厕所太少，还是农村方便，随便在路边找个树丛草堆就能解决了。这一想，邱铁汉竟又有点尿意了。

车在一栋白色外墙的大楼前停下了。下车一看，只见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穿白大褂的——原来到了医院。

邱铁汉迷糊了，轻声问秘书：“同志，这是？”

“噢，这里是地区医院的干部病房。”

邱铁汉彻底糊涂了。

秘书又接着说道：“郑部长交代过了，等你吃完饭就带你来检查下。都已经安排好了，到了就直接检查，不用再排队等号了。”

秘书领着战战兢兢的邱铁汉来到三楼。一个护士见到秘书，笑着迎了上来：“朱秘书，你好！”又笑着对邱铁汉点了点头。

邱铁汉连忙笑着回了个礼。

秘书笑着对护士说：“人我就交给你了！”

护士开着玩笑说：“你就放心吧，我不会打小报告的！”似乎同秘书很熟的样子。

秘书转头对邱铁汉说：“邱支书，我在车上等你，你检查完就下来吧。”

护士领着邱铁汉往里面走着，说：“我爸说你胃不好，让我带你做个检查。”你爸？你爸是哪个？邱铁汉在心里想来想去，还是没猜到是谁。

护士见邱铁汉一脸窘态，“噗嗤”笑了：“我爸是郑若松。我叫郑海燕。您是邱叔叔吧？”

邱铁汉愣住了：“你知道我？”

“我爸总说十年前在您家白吃白住了一整年。”郑海燕说完捂着嘴笑了起来。

“哪里哪里，多亏了你爸，我们村才建起了水库和学校。你爸可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哪。”

邱铁汉见小姑娘年纪轻轻，名字里也有个“燕”字，想到了自己在县医院实习的女儿小燕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邱铁汉心里又惊又感动，下意识摸了摸口袋，含糊不清地说：“下次吧，我今天有带足钱。”

“不用你的钱，记在我爸的账上。”海燕笑着说。

“那哪行！我还是下次再来吧。”邱铁汉说完就转身要走。

海燕一把拉住了邱铁汉，吓唬说：“邱叔叔，这可是我爸交代的任务，完不成我晚上回家肯定会被批评的！”

邱铁汉哑了，怔怔地杵在那里。

海燕被逗乐了，笑着说：“今天既然到了医院，您就听我的吧！”

邱铁汉看小姑娘一脸真诚，也不好再推搪。



郑海燕领着郑铁汉在各个科室进进出出，前前后后做了四五项检查。因为事先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一路绿灯，一个多小时就完事了。

跟郑海燕再三道谢后，邱铁汉一看表，快一点四十了，忙小跑着下了楼。秘书接上邱铁汉，车子就往回赶。

郑若松正在整理办公室的文件资料——月底就要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了。见到邱铁汉进门，笑着问道：“检查结果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吧？”

“结果还没出，应该有得问题。”邱铁汉嘿嘿笑着说。

“那就好。”郑若松看了下表，说，“你先坐着喝杯茶，我现在就去帮你要钱！”

看着郑若松“噔噔噔”地下楼了，邱铁汉心里感叹不已：郑部长真是个大好人啊。

邱铁汉一杯茶还没喝完，郑若松就回来了，进门就说：“老邱，事情办妥了！财政局答应给你们一万块钱。”

邱铁汉高兴得站了起来，连连道谢。

“不过，这钱只能划拨到你们县财政局。”郑若松对邱铁汉说，“你放心，是戴帽拨给你们村里的。”

邱铁汉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咧着嘴笑。

桌上的电话响了。

郑若松拿起电话，脸色渐渐有些凝重，放下电话后，对邱铁汉说：“医院来的电话，检查结果出来了。”

“啊，医生怎么说？”邱铁汉心里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老邱啊，你这毛病不少啊。除了胃，主要的是糖尿病。这是个富贵病，一定不能太劳累。”

“哦，那都是老毛病了。”邱铁汉不怎么在意。

“可不能大意啊。”郑若松很认真地说，“医生说了，你的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少吃辛辣菜，要戒酒，还有就是多休息。”

“酒早就戒了。”邱铁汉嘿嘿笑着说道。

郑若松又弯腰从办公桌下提出个袋子，交到邱铁汉手里，说道：“老邱啊，你也上年纪了，身体要紧，工作就让年轻人多干点。这点东西你拿回去。”

邱铁汉忙推开了。自己都是空着手来的，怎么好意思还拿东西走！

郑若松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命令般说：“老邱啊，要你拿你就拿着，跟我还客气？再说，里面也有给你娘的一点补品——一直没机会去看她老人家。”突然又说道，“不过，很快就有机会了。”

邱铁汉只得接过网兜，对郑若松刚才说的话却没有深究。

出了行署大门，邱铁汉打开袋子，只见里面用网兜装了三瓶麦乳精和几盒蜂王浆。邱铁汉眼眶有些湿。

人生中遇上这样的领导，真是福气啊！

零零玖

## 新闻

敲锣喊冤的风波刚平息几天，邱富山家又成了全村人议论的中心。

下午时分，一台白色的小轿车停在村口的石桥旁，相当扎眼。几个坐在桥上闲聊的村民立刻就围了上来，打量着这个“稀罕物”。

司机下了车，轻轻拉开了后车门。这派头，莫非来了个大领导？围过来的村民一阵骚动，伸着头往车里瞧。

一个梳着油光发亮大背头、身穿白色西装的男人下了车，热情地和村民们挥手打着招呼，一口叔一口婶地喊着。满是油光的胖脸上堆满了笑，擦得锃亮的皮鞋反着光，照得人刺眼睛。

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认出来者是何人。

离家多年的邱少荣就这样光鲜亮丽、神气十足地回到了龙湾村。

犹如画报明星的邱少荣微微笑着，带着司机来到自家门前，左手拍了拍门。一群目瞪口呆的村民跟在后面，小声地议论着。

过了会儿，门开了。邱富山看着眼前这个洋气的后生，一脸狐疑。

“爹，是我啊！”邱少荣伸出左手，抓住了邱富山的胳膊，激动地喊道，“我是少荣啊！”

围观的人群发出了惊叹声。

邱富山眯着眼，仔细看了看大背头下的那张脸，颤颤巍巍地说：“你真是少荣？”

“爹，是我！”邱少荣觉得荒诞好笑，说，“还有人乱认爹不成？！”

“崽啊！你可算回来了！”邱富山喜出望外，抓过邱少荣的左手，老泪纵横。

跟在后面的人群炸开了锅。有人说像，有人说不像，直到有人手指着他大声说“你们看嘛，他右边袖子里是空的嘛”，大家这才想起邱少荣的确是炸鱼时没了只右手，纷纷走上前和邱少荣打招呼，向激动得直抹眼泪的邱富山道喜。

邱少荣扶着爹，把村民们让进自家院子，又让司机去取车上的东西。司机来回跑了三趟，大大小小的盒子堆放在堂屋的四方桌上，像座小山似的。

邱少荣打开其中一个大纸箱，取出两条烟和一包奶糖，要司机拿着跟在他身后，然后同村民们一个一个地打着招呼，不管男的女的都递上一包烟，小孩子就抓把糖塞口袋里。屋子里欢声笑语，每个人都眉开眼笑，一幅和谐幸福景象。邱富山更是笑得一直没合上过嘴，只是看到崽发烟大手大脚有些

肉痛。

人慢慢散去，邱少荣见天色尚早，就让司机把车开走了。小汽车慢慢地调了个头，“轰——”的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一会儿就看不见影了。几个小孩子追着汽车跑着，闻着残留在空气中的汽油味。闻惯了拖拉机那“突突突”冒出的黑色柴油烟味，这看不见的汽油的味道，真香啊。

屋里只剩下父子俩。邱富山取来扫帚，扫着一地的烟头和糖纸，终于忍不住抱怨起来：“崽啊，做么子要发一包烟啊，一人发一根，意思到了就行了。”

邱少荣满不在乎地回了句：“爹，冇得事，又冇花多少钱。贵的烟都给你留着哩。”

邱少荣环视着堂屋，又到院里这里瞧瞧那里瞅瞅，连连摇摇头，说：“爹，怎么这些年这家里还是一点都有变啊。”

邱富山还在生闷气，头也没抬，硬邦邦说：“你还想怎么变？把你爹变冇了？”

邱少荣一听，知道爹还在心疼那些烟，忍着笑，好声好气地说：“冇变好冇变好！”

收拾完屋子，邱富山就淘米煮饭准备晚餐，进进出出手忙脚乱。儿子几年没归家，好不容易盼回来了，邱富山要弄顿丰盛的晚饭。

见父亲忙得团团转，邱少荣心头一热，说：“爹，你少做点。”

邱少荣自小就顽劣成性，没让邱富山省心过。

小学时曾放火烧云德老爷家的猪栏，结果差点把楼上生产队的仓库烧着了，一村人忙了整晚才保住粮食。十六岁那年，他不知从哪偷来几根雷管炸药，独自到河边炸鱼。一根雷管还来不及抛出去就响了，从此没了右手。庄稼人缺只手，上不了山，下不了田，连篾货也织不了，只能待在家里吃现成的，成了村里人口中的“废人”。

邱少荣只好在村里做些小生意。成天背着个蛇皮袋在村里摇摆吆喝，空

荡荡的右袖像舞台上小生的水袖摆来晃去，走村串户地收山药、茶叶，收鸡毛、鸭毛、猪鬃之类，倒也能糊口。没过多久，他娘患了场大病，拖了两年后过世了，把家底儿耗了个精光，还欠了不少外债。人穷志短，父子俩成天为了钱吵，终于有一天，邱少荣背着蛇皮袋，甩着空荡荡的袖子走出了龙湾村。

后来，有人在龙口镇街口看见了摆地摊的邱少荣。邱富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在龙口镇里找了两天两夜，连个影都没见着。年前的时候，邱富山收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汇款，单子上写了一句话：一切都好，少荣。

邱富山去兑钱的时候，问了问钱是从哪里汇出的，工作人员看了眼单子，说“星沙”。邱富山原本想去星沙找找看，可一想到龙口镇的经历，去到星沙更是大海捞针有得戏唱，也就只得作罢了。

邱少荣汇回来的钱一年比一年多，汇款单上也总会写着那句相同的话。邱富山知道崽过得不错，也就心安理得地花着儿子汇回来的钱，日子过得衣食无忧。

不过，邱富山的心里总不安分，像有只发春的猫在挠个不停，挠得邱富山也饥渴难耐，只一眼就被“厉辣嫂”勾了魂去。

那天，见几个年轻妇女在河边洗衣，邱富山就靠了过去，蹲在一旁看。等人家洗完了，散开了，他还追着一个年轻女人的屁股后边看。

女人回过头，板着张脸问：“看么子，不认得我？”

邱富山当然认得这年轻女人。她叫夏秋娥，个子不高，胸脯却鼓鼓的，屁股又圆又翘，是村里有名的“厉辣嫂”，谁都不敢惹。据说，有次和家里男人吵架，她一张嘴就像机关枪一样接连数落着男人，男人来气回了两句嘴，“厉辣嫂”一蹬跳起来，狠狠抽了男人一耳光！从此，秋娥嫂“跳起来打男人”的故事在村里传开了。不料，前年男人得病死了，秋娥嫂成了寡妇，带着一个五岁的崽过生活，孤儿寡母的更加没人敢招惹了。

邱富山咧嘴一笑，反问：“秋娥嫂，你找了人家吗？”

女人的鼻子气歪了，说：“老娘的事要你管？莫非你老牛也想呷嫩草？”

邱富山不由得退了一步，急忙说道：“不是我，是……”

秋娥嫂没等他说完，扭头就走。

邱富山追着秋娥嫂喊：“是我镇里一个堂弟……”

这是实话。邱富山堂弟家住龙口镇上，去年和老婆离了婚，春节来村里找邱富山时见到秋娥嫂，得知秋娥嫂是寡妇后，当时就要邱富山做媒从中撮合。

秋娥嫂也不听，大声说：“你也好，你堂弟也好，有胆子就来！”头也不回，扭着圆鼓鼓的屁股走了。

“有胆子你就来！”秋娥嫂这话时常搅得老光棍心里黏黏的，就像有几十条泥鳅在钻来钻去。

邱少荣荣归故里，成了村里人的热门话题。

据说他带回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光是高级酒就有好几种。村里人好奇地问邱少荣怎么发的财，邱少荣总是笑着插科打诨，有一句没一句应付着。最后，大家才想起，邱少荣的发达是迟早的、命中注定的——他家的屋场风水好。

邱富山家安在老山冲水库右边的山坳里。屋后山峦连着大龙山山脉，左右两个山丘环绕，左山略高，为青龙昂首，右山略低，为白虎俯伏；门前远对归水河，河道如一把微微拉开的弯弓，正对着堂屋的大门。

有一年，一位云游的道士路过龙湾村，在邱富山屋前左看右看，连连叫好，称“定有贵人相助，可出门遇贵离家发达”。龙湾村人哪懂这个，连忙围着道士问个究竟。道士也爽快，手指比画来比画去地讲了起来，村民听得连连称是。邱富山听得眉开眼笑，要留道士吃饭。道士执意要走，临走时却叹了口气，邱富山听着这气叹得意味深长，拉着道士追问，道士脱身不得，被逼无奈，说了句：“河水向背，家不聚财；箭射大门，家有凶事。”邱富山一听，冷汗就出来了，再问时，那道士却始终一言不发。

邱富山提心吊胆地过了大半年，见家中也没出什么事，也就没把道士的话放在心上。谁料到，过了没几年，独子邱少荣就炸掉了一只手，又过了几年，老婆也染病死了。村里人这才恍然大悟，觉得那道士简直是真神下凡了。

邱富山彻底信服了，从大龙山顶的桃源殿请了个道士，求破灾之法。道士下山看了看，让邱富山“放宽心”。原来，老山冲水库一修，河湾被折断，河水在邱富山家门前汇成河湾，在太阳和月亮照映下，恰似一个金宝盆银宝盆——龙湾村的风水都被他邱富山家占了。

这晚，秋娥嫂扭着圆鼓鼓的屁股，走进了邱富山家。

她出门前梳妆打扮一番，人也年轻了许多。换了身得体的花格衣，恰到好处地包裹着身子，丰满的身材又添了几分风韵。

“少荣兄弟不在家么？”秋娥嫂一进门就问道，黑亮亮的眼珠子四处张望。

“他在外走惯了，家里坐不住。”邱富山心不在焉地答道，眼睛却盯着秋娥嫂，眼里放着光。

“有看上的人家了么？”秋娥嫂看着邱富山。

“他呀，找他的人太多，眼看花了，难合他的意……”邱富山被看得心虚了，连忙躲开了秋娥嫂的目光。

“你看我怎么样？”秋娥嫂开门见山问道。

“你？”邱富山吃了一惊。

“怎么，我哪差了？”秋娥嫂挺起了胸，不甘示弱。

“不不，你不差，你不差。”邱富山连连说。

“是嘛，上次你不是还跟着我问……”

“那次是为了……”邱富山有些急了。

那次是离了婚的堂弟，能和我家少荣一样吗！再说了，就少荣现在这条件，不知有多少黄花大闺女想嫁进来，你一个寡妇，还带着个“拖油瓶”，闭着眼挑的姑娘都比你要强！真是……

“为了么子？说是为了崽，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秋娥嫂的厉害劲来了，咄咄逼人。

“为了我……也是为了你哩……”邱富山有些招架不住了。

“为了我？为了我么子？！”秋娥嫂得势不饶人，没羞没臊的。

“你不是……你是……”邱富山语无伦次了。

“有个男人样！”秋娥嫂看着邱富山唯唯诺诺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大概是邱少荣回来了。秋娥嫂站起身来，说：“我该回了。有胆了你再来……”

说完就扭着圆鼓鼓的屁股走了。

“有胆了你再来”，有了钱的邱富山浑身是胆。

等到第二天晚上，天一黑，邱富山就出了门。

邱富山边走边哼着花鼓戏，自己胡乱改着词，含糊不清地唱起来：“富山哥哎，我的夫呀，我跟着你来走乐呵嘞……”

一会儿工夫就来到了秋娥嫂家，邱富山敲了敲门。

“谁呀？”屋里传出秋娥嫂的声音。

“我哩。”邱富山低着声回答。

“你是哪个？”声音有些泼。

“我是你富山叔……”邱富山边说边四周瞧着。

“噢，富麻子！”随即又改口说，“富山叔。”

这一改口，给了邱富山很大的鼓舞。他想，这女人还是懂点规矩，能驯服的。

“你有么子事？”屋里的声音问了。

“我……有事。你先开开门。”

“深更半夜的有么子事？你个老光棍来敲我寡妇的门。”

“我……真有事。”邱富山猫着腰说。

“真有事明天再讲！”

“不，我真有正事……”邱富山几乎是在央求了。

“不开，我已经睡了……”里面的人不为所动。

邱富山没奈何，觉着讨了个没趣，想往回走，两脚却迈不开了，索性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背靠着门，一边歇歇气，一边竖起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



里面果然有了动静。只听见女人下床的声响，鞋子趿地的声响。微弱的灯光亮了。女人的脚步声到门边就停了，嘴里嘟囔了一声：“这老东西，真走了？”女人打开门问向外张望，邱富山来不及起身，一下仰翻在地上。秋娥嫂吓了一跳，退后了两步，嚷道：“你这是……”

邱富山迅速爬了起来，把门关上，转身就坐到了凳子上。

秋娥嫂惊魂未定，站着问道：“你到底有么子屁事？”

邱富山却不急了，狡黠地一笑，轻说：“你待我歇口气……你先坐下。”

秋娥嫂板着脸望着他，在他对面坐下了。

邱富山掏出烟袋，慢慢点上烟，深吸了一口，说：“秋娥嫂，这事我想了很久，你死了男人，又有个细崽，日子不容易啊……”

邱富山看了看秋娥嫂的脸色，见秋娥嫂没出声，胆子也壮了不少，接着说：“要不，你就跟我吧。”

秋娥嫂似乎没有听清，连忙问道：“么子？你说么子？”

邱富山答道：“我说啊，不如你就跟我过吧！”

秋娥嫂像见到鬼般跳了起来，指着邱富山，竹筒倒豆子般说：“你想得美！你还真想……老牛呷嫩草！”

邱富山怔住了，秋娥嫂那一声“老牛呷嫩草”像给了他暗示似的，他全身充满了劲，猛地扑上前，使劲地将秋娥嫂抱住。

大概也是许久没有沾过男人了，秋娥嫂木木地站着，没有挣扎。

邱富山松开右手，想去抚摸秋娥嫂平滑的背，秋娥嫂忽然猛地推开邱富山，跳了起来，用力打了邱富山一个耳光。

打完耳光，秋娥嫂愣住了——当年，秋娥嫂也是这样地打了自家男人，那个自己没有善待过的、早早就死了的男人。

邱富山顺势抱住秋娥嫂。

邱富山后来每每回想起这个疯狂的夜晚，总觉得有些不真实，因为这晚的天和地，都是摇摇晃晃的。

## 驯 蛇

南风拂过，带来了阵阵清香。

静静流淌的归水河泛起无数的波光，像群不安分的孩子在跳跃。

不安分的还有人。

邱小莽坐在田边的大柳树下，望着眼前的稻田发呆。

稻田坐落在水库大坝下方的河湾里，四四方方，中间被田埂分成大大小小的好几块，就像一张绿色的方格毯子铺在地上。

这片稻田也是邱小莽祖上的，土改时被划成好几块分了，只留下靠河边的一小块给云德老爷自食其力。云德老爷当时正值壮年，却也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打算了——他爹留下的那两副长寿棺都没能守得住，于是在河堤上栽了两棵杨柳，想着等树长大变粗了就把树干锯下树心剜空，做一口“剜心”棺材，到时候自己往里面一躺，棺盖一封入土为安，也算有了个归宿了。

柳树只活了一棵，几十年风风雨雨，竟也长得枝繁叶茂。一到夏天，劳作一天的村民们聚到树下休息乘凉、东拉西扯，放牛的小孩会把牛拴在树上，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尽情嬉闹。

云德老爷也老了，没得力气再下田，把田交给了邱小莽后，时不时背着双手来到柳树前，看一看摸一摸，自言自语。邱小莽有时见了，粗声粗气地逗阿公：“莫看了，又不是么子值钱宝贝，哪个会要你的啰！”云德老爷听了，

气得脸都红了，指着邱小莽就骂：“你个败家崽，晓得个屁！”

邱小莽已经不像父辈先人那样早早就安排身后事了。他一心想，种好这片田，搞好屋后的果园，再生个一男半女的，这日子就有滋有味了。

昨天，也是在柳树下，香妹忽然说要在田里建两间红砖房。

邱小莽惊愕地看着堂客。起红砖房？起房做么子？再说，那么好的田不种稻子拿来起房，阿爷还不得跳起来骂自己“败家崽”啊。

香妹见邱小莽无动于衷，便轻声说道：“小莽啊，你不想发财么？”

邱小莽斜着眼看了堂客一眼，瓮声说了句：“只有顺四癫子不想发财！”

香妹被这话逗得“噗嗤”笑出了声，说：“那好，你凭么子发财啰？就凭你那小块地？种的粮食还不够自家吃哩。”

邱小莽语塞了，过了会儿才憋出句话：“不是在搞果园么？等果园搞起了就有钱了！”

堂客听了，神情认真地说：“搞果园不要花钱么？再说了，果园不是一搞起来就能赚到钱的吧。”

枇杷、李子、梨，买的都是嫁接苗，要开花结果至少得等个两三年。邱小莽彻底哑了。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挑衅，隐忍着心里冒起的一团火，没好气地说：“那你说怎么搞？！”

香妹也不跟男人计较，说出了她盘算许久的想法：河边搭网格养鱼，红砖房做养殖场。邱小莽对养鱼很支持，可是说到养殖场，他一脸疑惑地问道：“养殖场？养么子？”

香妹没回答，眯眯笑地看着邱小莽。

邱小莽被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香妹抬手摘下一片柳叶，放在嘴边吹了起来。树叶在香妹唇齿间化作神奇的音符，或悠扬舒缓，或欢快奔放。邱小莽无心聆听，实在想不出堂客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一条青蛇从香妹脚边的小篾篓里钻出，穿过田埂边的草堆，滑入了河水

之中。它似乎听懂了香妹吹的曲子，随着那抑扬顿挫的曲调，来回游动，时而潜入水里，时而在水面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平静的水面漾起了一个个波纹，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

邱小莽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猛拍了下自己的大腿。

香妹自小就跟阿公相依为命，学了一手养蛇驯蛇的本领，还养了条凶猛的棒棒蛇。

这条棒棒蛇是香妹十五岁时救下的。

那一天，阿公下地干活去了，独自在家的香妹坐在门口，用竹叶吹着曲子。突然，半山腰传来“扑腾”的响声，香妹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鹰鹫从树林里箭一般冲向云霄，鹰爪里似乎还有团什么东西在动。香妹仔细一辨认，原来是条蛇正拼命扭动着。没多久，就听到鹰鹫发出一道尖利凄惨的叫声，松开了爪子，朝高空飞去。那蛇从半空落下，正好摔在了香妹屋旁的草堆上。

香妹壮着胆子上前看了眼，认出那蛇是条无毒的棒棒蛇，遍体鳞伤，头顶处还露出了淡红色的肉，血不断沁出来。见到有人靠近，棒棒蛇本能地扭动挣扎着，却已经无法爬行了。香妹扭头就想走，可看到棒棒蛇那黑得发亮的眼，心里顿时就有种奇怪的感觉，来不及多想，赶紧跑到自家屋后的园子里拔了一把草药，用石头捣烂后敷在蛇身上。棒棒蛇当即就止住了血，又过了好一阵，已能慢慢爬行了，漆黑的眼望了眼香妹后，就消失在茂密的树林深处了。

阿公回来后，香妹迫不及待地讲了救蛇的事。阿公听后笑着说：“乖孙啊，你积了善行了德哩，棒棒蛇早晚会来报恩的……”

香妹不相信，呵呵笑了，拍着手板说：“蛇又不是人，哪晓得报恩啰，阿公也骗人哩。”

几天后，香妹去河边玩耍，玩累了就坐河边吹起了竹叶，清脆悠扬的曲调声在山间回荡着。突然，河水里游来了一条蛇，在水面划出了一道波纹。香妹冷不丁吓了一跳，本能地蹿起了身。那蛇见了人竟也不逃走，反而向香

妹游了过来，似乎不怕人。香妹一瞧，又是条棒棒蛇！

棒棒蛇游上岸后，在离香妹几步远的前面停住了。

香妹觉得有些奇怪，仔细看了看，看到棒棒蛇那深黑发亮的眼时，心里一动，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等看到蛇头顶那道淡淡的疤痕时，立刻认出这就是她前些天救下的那条棒棒蛇！

难道阿公说的是真的？可是，棒棒蛇又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呢？香妹左想右想都想不明白，有些懊恼地将手里的竹叶扔了出去。

看到飘落的竹叶，香妹灵光一闪，把救棒棒蛇那天的情形回想了一遍后，瞬间恍然大悟——这蛇一定是听到自己吹的曲子闻声而来的！

香妹拾起竹叶，放在唇间，轻轻吹起了曲子，一边观察着面前的棒棒蛇。果然，曲子一响，棒棒蛇就滑入河水里，跟随着曲调来回游动，像是一个在水中翩翩起舞的舞者。

接下来的几天，香妹都会到河边，只要一吹响竹叶，棒棒蛇总会应声而出，凌波起舞。慢慢的，香妹鼓起勇气伸手想摸下蛇，那蛇竟顺着香妹的手爬了上来，缠在了香妹的手臂上，滑滑的，凉凉的。

自那以后，香妹到哪，棒棒蛇都跟在旁边，那情形就像一位忠实的保镖。

山里的日子过得像深山一样寂静无声。

转眼间，香妹已经满了十七岁，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婀娜少女。

这天下午，香妹去屋后的菜地摘菜，棒棒蛇跟在她脚边。突然，棒棒蛇倏地缠在了香妹的小腿上，好像在拖着香妹不让往前走。香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站着没动。果然，不到一分钟，一条蛇便在香妹五六步远的前面飞快地穿过。香妹只看了一眼，后背就阵阵发凉，那蛇身上金色和黑色相间的条纹非常醒目——是条毒性极强的金环蛇！

棒棒蛇慢慢松开了香妹的腿。香妹正准备迈腿，就听见树林里传出“啊——”的一声，声音短暂而且低沉，就像被人捂住了嘴叫不出来般。香妹心中闪过一种不祥的感觉，急忙朝声音的方向跑去，拨开灌木丛，只见地

上躺着个男人！

男人身体蜷缩着，开始还能痛苦地呻吟着，慢慢就只能微弱地轻声哼哼。一定是被刚才的金环蛇咬了！香妹来不及多想，转头就大声喊：“阿公，快救人啊！”

阿公正在屋门口切草药，闻声跑了过来。香妹指着地上的男人说：“他被金环蛇咬了！”阿公赶忙拉起男子的裤腿，见到男子的小腿上有两个细小的黑点，二话不说，背上男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了屋。

男人昏迷了一天一夜，额头烧得烫手，嘴唇也干裂得像夏天里的田。香妹日夜守在男人身边，不停地拿湿毛巾擦拭男人的额头，又用筷子沾着水抹在男人的嘴唇上。等到男人好不容易退了烧，香妹又是擦洗伤口又是换敷膏药，细心地照顾着。第二天，男人终于醒来了。又过一天，男人能开口说话了。

香妹得知男人名叫邱小莽。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晨雾蒙蒙，群峰隐现，古木时露，如仙如幻。深山之中，村落错落有致，幢幢木板屋依山而建，排排吊脚楼傍河而立，炊烟伴着晨雾，恍如仙楼琼阁。

“真美啊！”望着眼前的一切，邱小莽脱口而出。

“哪里美了？”香妹偏着脑袋说。眼前这山这景，她已经看了快二十年。

“哪里都美。”邱小莽应付地答道。

“你还真是城里人哩。”香妹撇了撇嘴——邱小莽敷衍的态度让她有些不满。

“我可不是城里人！”邱小莽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一块小木板，又摸出一小截木棍烧成的木炭。这是他自制的绘画工具。

“哎，那你去过城里吗？”香妹突然问道。

“去过。”

“城里比这美吧？”

“城里？城里哪能跟这里比！”

邱小莽头也没抬，木炭棒在小木板上快速地来回飞舞着。几分钟的工夫，一幅素描就完成了。

香妹凑过脸，叫出了声：“哇，画得太好看了！”她没想到，自己日见夜见的景色在邱小莽的画笔下竟然如此美丽动人，“啊呀，你怎么画得这么好哩？”

“我阿公教我画的……”说到阿公，邱小莽心里突然一阵发慌。

一转眼，来到这个幽静的村子里已经好几年了。虽然过得有些清苦，可没有了那些烦人的的是是非非，日子过得简单自在，像极了诗人笔下的田园生活。只是，此地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啊——龙湾村里还有阿公和秀荷哩……

邱小莽的心隐隐作痛。

“那你晓得画人不啰？”香妹笑着问。

邱小莽强颜欢笑地说：“会画一点点，但画不好。”

“骗人，你肯定画得比这山还好！”香妹指着自已说，“要不，你画个我看看？”

“画你？那我试下吧。”邱小莽无法拒绝一脸期待的香妹。

“哦，我还要去河边洗衣哩。你先给我阿公画吧。”香妹提起竹篮，往河边一指，“你画完就来找我。”

得知邱小莽要给自己画像，香妹阿公笑得合不拢嘴。他这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画像也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哩。

一袋烟的工夫，画就画好了。在老人家“啧啧”的称赞声中，邱小莽一路小跑来到河边。香妹已洗完最后一件衣服，正站起身，听见声音回过头来，正好对上邱小莽的目光，不禁脸一红，慌慌张张把脸别了过去。

“莫动！莫动！”邱小莽一手端着木板，另一只手赶紧摸出木炭棒来，“你刚才那样子蛮好哟。”

“这样子么？”香妹重新回过头来，脸上笑容依旧。

“对，就这样。”

“这么站着画，还不把人累死？”香妹以为邱小莽在捉弄自己，便假装

生气地说道。

“一下子就好。”

“真的？”香妹想起刚才邱小莽也是三两下就画完了，便不再作声了。过了会儿，顺手从旁边的竹子上摘下一片竹叶，放在口中吹着，动人曲调响起，又随河水飘远。

“太好了！”邱小莽看得有些呆了。突然，眼睛瞪得像只青蛙——河水中游来一条墨绿色的蛇！

“香妹，快跑！”邱小莽大声叫了起来，“水里有蛇！”

香妹却没事人一样，看着一脸惊慌的邱小莽，哈哈笑了起来。

邱小莽有些愣了。

香妹接着吹了起来。邱小莽惊奇地发现，那条蛇在水里来回游动着，起伏翻腾，俨然是随着香妹的曲子起舞！

邱小莽看得目瞪口呆，手上的木炭棒也随着曲调舞动起来。

香妹看见邱小莽那如醉如痴的呆傻神态，停止了吹奏，走了过去，看见那木板上的画，忍不住笑出声来：

“哎哟，你怎么把我画成这样子啦！”

“啊？”邱小莽一怔，看了看自己的画，只见香妹的头下面竟然画了条蛇身。

邱小莽也忍不住笑了，“我只听过闻鸡起舞，还有见过蛇也会闻声跳舞，太激动了……”

“你喜欢看么？喜欢的话我每天让它跳给你看。”

“真的？那蛇就这么听你的话？”邱小莽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啰。我认识这条棒棒蛇的时间，比认识你还要久哩……”

当天傍晚，邱小莽饭也没顾得上吃，就上了邱铁汉家。他心里有些拿不准，想听听邱铁汉的意见。邱铁汉听了，眼里一亮，激动得拍着手说：“莽子，你的想法太好了！村里世代守着条河，都不晓得要好好利用起来！”



说到河，邱铁汉突然想起前几天顺四癫子跟他说过的“归水河是福”来。这个顺四，还真是个人物啊。

“那就是能搞啰？”邱小莽确认道。

“能！而且要尽快！”邱铁汉也很兴奋。邱小莽的这个想法，对他也是个很好的启发和鼓舞。“不过，这之前你要先到文生那里，问下在耕地上面起屋的政策，要办的手续可千万不能少啊。”

“那是肯定要的。”邱小莽吃了颗定心丸，心里乐滋滋的。突然，又凑近了邱铁汉，压低了声音说：“汉支书，我阿公那里，还要劳烦你去走一趟啦。”

“嗯？”邱铁汉疑惑地看着邱小莽，随即就明白了，笑着说，“行，明天我就去讲。”

“我阿公只听得进你讲的。”邱小莽彻底放心了。

“你呀，还有你莽子怕的？”邱铁汉嘿嘿笑了，“这是件大好事，你阿公是个开通人，会答应的。”

邱小莽呵呵笑着，忽然又说道：“汉支书，还有个问题。你看我那果园还有完全搞好，这里又要搞养殖场，手头有很多钱。你看村里能不能帮我贷点钱？”

邱铁汉想了下，说：“小莽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过两天支部开个会，商量一下。我先表个态，你搞建设是件好事，村里一定会全力支持！要得不？”

“要得要得！”邱小莽乐得合不拢嘴了。道谢后就准备走，被邱铁汉叫住了：“小莽，问下你，这主意是你出的么？”

邱小莽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我哪有这能耐，是我堂客出的。”

邱铁汉心里吃了一惊，由衷地说道：“小莽啊，你讨了个好堂客哩！”刚说完，邱铁汉就觉得这句话好像在哪里说过一次了。

## 巧 遇

吃完晚饭，邱铁汉正帮着玉容收拾碗筷。

“我汉叔真是模范好男人啊！”

邱铁汉回头一看，原来是金美月在堂屋门口站着。

“哟，美月啊，快进来坐！”邱铁汉的娘笑着连忙招呼道。

“美月啊，还有呷饭吧，将就着呷两口？”玉容问道。

“阿婶，不用麻烦了，呷过饭才过来的。”

金美月是龙湾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村参加工作，现在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邱复林的儿媳妇。男人邱贵生是她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一道回的村，在公社干了一段时间文书，后来参加高考考上了师范学院，成为龙湾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现在星沙市工作。夫妻两人聚少离多，有个五岁多的女儿，一直由金美月带在身边。

金美月有文化，脑子也灵活，个性活泼开朗又乐于助人，村里人讲起她来个个都是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邱铁汉全家也很喜欢金美月，连邱小鹏都说他有两个姐姐，大姐是金美月，同胞亲姐姐邱小燕反倒成了二姐。

金美月来找邱铁汉，是因为她有个迫切的想法要跟邱铁汉商量。但当金美月讲完后，邱铁汉刚喝进口的茶喷了出来。

“么子，你要在村里办个茶厂？！”邱铁汉抹了下嘴，吃惊地问。

“嗯。”金美月点了点头，看样子不像是开玩笑。

邱铁汉没说话，闷声坐着。这个金美月，平时说话做事不都有条有理的么，怎么这下子就没个轻重了？

没错，龙湾村自古就产茶，而且还小有名气，据说清乾隆年间还曾当作贡品送到过京城呢。可那也是老黄历了，而且，村里现在一穷二白，支部也只是个空架子，就连最要紧的修水库，都还在等上面的拨款呢，哪还有么子钱办茶厂？再说了，就算厂子办起来了，可有县茶厂那么大一个国营厂在那，村里的茶叶卖给谁去？到时候卖不出，难不成每家每户发茶叶？茶叶虽好，可也不能当饭吃啊。

金美月早料到了邱铁汉会是这样的反应，笑了笑，也不急。她站起身，端起邱铁汉和自己的茶杯，走到堂屋门前，把杯里的茶水全倒了。

“你……”邱铁汉起身。

金美月只是笑了笑，没作声，摆好杯子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包用报纸包着的茶叶，分别放入茶杯里，又从厨房提了壶开水将杯子倒满。

“美月，你这是在做什么子？”邱铁汉忍不住问道。

“汉支书，莫急啰，过两分钟就好了。”金美月一脸的神秘。

邱铁汉一脸的烦闷。

两分钟后，金美月说：“汉支书，喝口茶吧。”

邱铁汉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直直地说：“要喝茶我自己晓得泡。”

看到邱铁汉难得地发脾气，金美月忍不住笑出了声：“汉支书，你尝下这两杯茶，看下有什么不一样。”

邱铁汉爱喝茶，一听这话就来了兴趣。先看了茶水，两杯茶的颜色差不多。又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含在嘴里细细品了品才喝下，过了几分钟才端起另一杯茶，同样地喝了一口。

“怎么样？”金美月问道。

“嗯，这杯好喝多了。”邱铁汉说着，又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

“真的？好在哪里？”金美月不太爱喝茶，觉得所有的茶都又苦又涩，还不如喝水呢。

“我也说不上来。”邱铁汉实话实说，“反正第二杯茶喝着有点苦涩，喝完喉咙不是蛮舒服。”

“太好了！”金美月高兴地叫了起来。

邱铁汉的娘吓了一跳，忙凑过来看热闹。

“么子好了？”邱铁汉问道。

“这第二杯茶，是县茶厂最好的茶叶。”金美月故意话只说一半。

“那我这杯呢？”邱铁汉忙问道。

“美月，你就莫卖关子了，快说啰。”邱铁汉的娘也急了。

“你那杯茶啊，就是我们龙湾村的茶叶！”金美月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啊？”邱铁汉自言自语道，“不比不知道，村里的茶叶还真是不错。”

“真有这么好喝？我也喝个看下。”邱铁汉的娘端起邱铁汉的茶杯，喝了一大口，笑着说，“是的哩，一点都不发苦，喝完还有点甜！为么子以前冇觉得有这么好喝呢？”

“嗯，我在书上看到了一种新的炒茶叶的办法。”金美月转头问邱铁汉，“汉支书，茶厂能办了吗？”

没等邱铁汉答话，他娘抢先说道：“能办，美月，阿婆支持你，明天就办！”

金美月这才一五一十讲了她的想法和理由，看得出，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邱铁汉被彻底说服了。

金美月走后，邱铁汉坐在堂屋前的凳子上发呆。

他没想到，金美月平时嘻嘻哈哈的，却有这样的眼界和魄力。相比之下，自己一心一意地想带领村民们发家致富，力没少出，劲没少使，苦干蛮干了这么多年，结果还是一贫如洗，连修个水库的钱都要麻烦郑部长去求人。噢，还有财政局的贷款，拖了十年都没还上……

说到底，还是钱作怪啊。

“唉。”邱铁汉轻声叹了口气。

别看邱铁汉对谁都是一副笑脸，说起话来也是客客气气的，骨子里却也是个不服输、不怕难的性格。可今晚，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是老了，跟不上时代飞速前进的车轮了。不过，当他想起毛主席那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时，一下又释然了：连毛主席都服老，我还怕么子啰！

“再干个一两年，我也要坐着享福喽。”邱铁汉搬起凳子回屋了。  
残阳如血，最后几道晚霞孤独地映着安静的龙湾村。

几天过去了，一万元的拨款还没有消息。时间不等人啊，看来得跑趟县城，去财政局打听打听了。

可叫谁去呢？

邱小莽的养殖场动工在即，修水库需要的人手也要早作安排，他这个当支书的自然得留下。程文生也是一大堆子事，脱不开身。

邱铁汉急得坐立不安。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金美月。

金美月虽然有文化有主意，办事也有分寸，可毕竟是个女人，出门在外的，多少有些让人不放心。邱铁汉也一直没安排过金美月外出公干。可眼下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出其他人，借这个机会，让她出去锻炼锻炼见见世面也好。而且，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她不是想办个茶厂吗？正好可以去县茶厂看一看，趁机学习学习嘛！

金美月到了县城后，提着个尼龙袋，径直找到财政局农财股。办公室里坐着一老一少，照邱铁汉讲的，那老点的应该就是邱股长了。金美月走上前，说道：“邱股长，你好！”

邱股长看了眼金美月，问道：“你是？”

“我叫金美月，是龙湾村邱铁汉支书让我来找你的。”

“哦，原来是邱支书介绍来的啊，快坐！”一听是邱铁汉介绍来的，邱

股长热情地招呼起来。

金美月刚坐下，邱股长就问起了邱铁汉来。金美月简单说了，又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打听那一万块钱水利款的事来。邱股长查了下，又打了两通电话，都没有下拨的消息。邱股长不死心，让小伙子去到别的办公室问了下，也没问到确切的消息。邱股长也没讲场面话，只是说钱一下拨就立马打电话通知村里。

金美月连声道谢后起身就准备走，被邱股长叫住了：“你的袋子。”

“哦，这里面是两只鸡，是邱支书特意叫我带来的。”

“那我们可不能收！”邱股长拒绝道，“办事收礼，可是犯错误的。”

“这是邱支书个人送的，鸡也是邱支书自家养的，说是认了个本家大哥。”

听见金美月这么说，邱股长也就不再推辞，爽快地收下了，并让金美月转达谢意。

走出财政局没几步，农财股的小伙子追了上来，交给金美月一个信封，说是邱股长给邱铁汉的。

金美月把信封放入单肩包里，朝公交站台走去。她急着去县茶厂。拨款还没到，如果县茶厂也没看到的话，那这趟县城就真白跑了。

“金美月！”

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金美月停住脚步，左右看了看。空旷的街道上没几个人。

“金美月！”这一声喊得更响了。循声望去，一个身影跑了过来。

等到看清了对方，金美月也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刘力强！”

树影斑驳的街头，两人热情地握着手，青春的脸上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微笑。

眼前这个英武挺拔的小伙儿，名叫刘力强，是金美月的高中同学。

“咦，这么巧，在这见到你！”金美月一扫先前的郁闷，这突然的偶遇给了她一份惊喜。

“那是，松源就这么大。”刘力强笑着调侃。

“我们有好久有见过了吧。”金美月感慨万分。毕业这么久，两人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可上一次的见面，金美月却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她结婚之前。

“可不是，有五年多了。”刘力强也记得很清楚。

“老同学，你可真有点变啊。”金美月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老同学。几年过去了，时间像是完全忽视了这个人一般，没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当年的稚气还没完全褪去。

“你也点变啊，要不我怎么老远就认出你了。”刘力强看着金美月，眼神依然热情而直接。

这熟悉的眼神，勾起了金美月隐藏已久的心事。一些尴尬的气氛弥散在空气中。

金美月连忙强展笑容掩饰道：“你……尽挑好听的说。”

两人沿街慢慢走着，一路说笑着。刘力强毕业后，读了个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入县茶厂，如今已是副厂长了，管技术和生产。

走着走着，刘力强突然说：“老同学，难得你来县里，先带你参观我们茶厂。然后找个地方，请你呷个饭，也让我尽尽地主之谊。”

十来分钟后，刘力强就领着金美月到了县茶厂。

县茶厂坐落在县城的东北角，由一道围墙围了起来。厂子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生产车间、包装车间两间大厂房并排而立。生产车间里矗立着几台黑乎乎的机器设备，浓烈的茶香味里混杂着机器散发出的机油味。包装车间里几十个工人分工明确地作业，将茶叶分拣装盒，再装进大纸箱里，随即被拉到墙角码放好。厂房后还有一栋三层红砖小楼，就是办公楼了。

金美月在刘力强的陪伴下四周参观着，好奇地问这问那，刘力强都一一详细地介绍和解释。金美月觉得眼前的茶厂和她想象中的一样，但又有些不

一样。

走出茶厂，刘力强在前面领着路。金美月看着眼前的背影，觉得比以前宽厚了，也结实了，已是个男人的背了——不再是当年那个跑远的背影了。

两人沿着街慢慢走着，一路有说有笑。

走到一排临街小饭馆前面时，刘力强突然停了下来，说：“老同学，就在这找个地方请你呷个饭。”

金美月见时间还早，便爽快地答应了：“好哇！正好撮你这个副厂长一顿！”

“嗨，莫提了！百十来人的小厂，要死不活的，脸上无光哩。”刘力强情绪一下低落了。

“怎么？”金美月问，“厂子不是好好的么？”

“销路还算好，可是生路不好……一言难尽啊。”刘力强叹了口气，找了家看着干净整洁的店子，说，“就这家吧，我们边呷边说。”

两人坐下，刘力强让金美月点菜，金美月推辞不过，就点了一荤一素两个家常菜。刘力强笑着说：“我记得你喜欢呷猪脚的。”又加了个红烧猪蹄。

金美月心里一动。

刘力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不单是我们茶厂，县里几个国有厂都是一个样，呷饭有问题，但也发不了财，出不了效益。”

国营茶厂都是这个样子，那村茶厂不是更难了？金美月心里隐隐有些担忧，问了句：“那你看问题出在哪？”

刘力强没多想，张口就说：“依我看，主要是体制问题。”

“国营厂可是铁饭碗，体制还不好么？”金美月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坏在这个铁饭碗！”刘力强似乎一肚子不满，“你看嘛，现在你们农村都讲改革了，可国有厂呢，一点动静都有得。怎么改，上面有个准，下面也不敢动，都在等，还不晓得等到猴年马月哩！”



刘力强说得痛快，金美月听得错愕，这些是她从来没有想过的。

见金美月不作声，刘力强问道：“要是让你来当厂长，你打算怎么搞？”

金美月也没多想，心直口快地说：“要是我，就按农村的那套搞，乡里狮子乡里舞！”说完就有点后悔了。自己一个村里搞计生的，管的都是堂客们结婚生崽的事，在这充什么大头！

刘力强却被金美月这句无心之语惊住了，喃喃自语道：“乡里狮子乡里舞？”突然拍着桌子叫了句，“好！”

金美月冷不丁吓了一跳。

正在这时，服务员端上了第一道菜——红烧猪蹄。刘力强夹了一大块，放到金美月的碗里，说：“这猪蹄烧得真好！”

金美月高中时身材高挑，性格文静，不怎么说话。但少女情怀总多情，她心里也有个秘密——她喜欢上了一个人。

这个人同班同学刘力强。

刘力强一米七八的身材，帅气挺拔，稚气未脱的脸上洋溢着微笑，总喜欢穿件白衬衣，那模样比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孙道临还要帅哩。他在班上待人诚恳，说话又风趣幽默，经常把周围的同学逗得哈哈大笑。看着刘力强那单纯阳光的笑容，金美月不由自主地也偷偷跟着微微笑了。

刘力强成绩一般，但活泼好动，篮球打得尤其好。每次篮球比赛，他总

是成为焦点。飘逸灵巧的运球过人，漂亮的三步上篮，总会引起全场女生的欢呼，球没进则是一阵的叹息声。

是啊，这样的男孩子，哪个少女不喜欢呢？

金美月心里时而欢喜时而忧愁。别说表白，她连一个眼神的暗示都不敢。自己平凡得就像路边的一棵草，在刘力强面前显得如此的卑微。更重要的是，自己是龙湾村的，家境贫寒，而刘力强家在县城，是村里人口中的“城里人”。现实的差距，犹如一条鞭子，在早熟懂事的金美月尝到甜蜜的时候总狠狠地抽上一鞭。

此外，班上也有一个人困扰着金美月，那人就是邱贵生。邱贵生喜欢金美月，在班上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邱贵生同样来自龙湾村，和金美月从小学起就是同班同学，在班上不起眼，总是阴着张脸，看人也是冷冷的，对同学们不怎么理睬。他似乎没有爱好，课后都是坐在桌边做着各种习题，久而久之，大家私下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题王”。但他成绩好，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一直深得老师们喜欢。

金美月是邱贵生在班上唯一能说出话的人了，或许也是唯一理解他的人——他太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了。这种改变，对农村人来说，只有华山一条道——读书。金美月从心底里佩服邱贵生的坚韧，她也相信，邱贵生肯定会成功的。

邱贵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作文总是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各个班上高声读一遍。高三那年，邱贵生在地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报纸被学校张贴在了门口的宣传栏里，引得众多同学围观。他突然间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老师们口中的“学习榜样”，不少同学拿着作文来找他请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邱贵生给金美月写了封信。信洋洋洒洒写了六页纸，里面各种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却隐晦地表达了对金美月的爱慕之情。金美月看了，把信还给了邱贵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金美月冷淡的反应给了邱贵生当头一棒——自己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信写得这么好，金美月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的感动？！难道是她羞于表达，抑或

是没有看明白？

邱贵生丝毫没有气馁，又接二连三地写信给金美月，再三表露仰慕之情。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金美月，心里早已经装了一个人。

转眼就到了毕业的时候，分别在即。

离校前几天，刘力强出人意料地来宿舍找金美月，邀请金美月在校园里走走。金美月红着脸点了点头，默默地跟在刘力强身后，穿过熟悉的校园，来到操场，沿着满是泥土、凹凸不平的跑道，转了一圈又一圈。

低年级早已放假，校园静得有些不真实。

刘力强忽然停了下来，轻声说了句：“金美月，其实我……我……喜欢你。”

金美月呆住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抬起头，正好遇上刘力强注视着自己的目光。

刘力强看着金美月的眼睛，认真地说：“真的，我……喜欢你很久了。”

金美月踉跄了一下，刘力强顺势把金美月抱在了怀里。金美月脑子里“嗡嗡”作响，可还是本能地推开了刘力强。

刘力强接着又说了许多话，可金美月事后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谁都没发现，邱贵生侧身藏在操场外的大樟树后，正冷冷地望着操场。

他原本兴高采烈地来找金美月，却在宿舍楼前撞见了刘力强，一路尾随两人到了操场。看到刘力强抱住了金美月，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钟，邱贵生也觉得自己被无情地背叛了，恨不得立即冲上去给刘力强几拳。可一想到自己远不是刘力的对手，邱贵生最终还是咬着牙，攥紧的拳头狠狠打在了樟树上。手背慢慢沁出了血，可邱贵生似乎完全没感觉到疼痛，依旧盯着操场上的两人，眯着的眼里尽是阴鸷的光。

接下来的两天，金美月都待在宿舍里，饭菜都是叫室友帮忙打了带回宿舍吃。

刘力强来了宿舍好几次，金美月都借口要整理东西没有出去。  
邱贵生每天都坐在宿舍楼前的篮球场边看书，一坐就是大半天。

金美月和邱贵生同时回到了龙湾村。

村里也没有合适的安排，就让两人先回队里参加生产劳动。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邱贵生自然乐得合不拢嘴，不仅大献殷勤抢着帮金美月干活，还经常主动送金美月回家。金美月起初有些抗拒，但慢慢地也就接受了。

日子就这样过了小半年。

正在此时，村小学一个女老师请假回家生崽去了，缺一个代课老师。所有人都以为会是邱贵生，没想到最后定下来的人却是金美月。金美月事后才晓得这个机会是邱贵生让给自己的，而且，听说为了这事，邱贵生和他爹邱复林大吵了一架，邱复林还气得把那根抽了几十年的水烟杆踩断了。

润物细无声，金美月的心里不知不觉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每天，邱贵生都会来学校门口等着，金美月看到邱贵生也有了笑容。两人沿着河边走着，有说有笑。村里人见了，都取笑两人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

这天，两人如往常一前一后地走着。邱贵生一反常态，几乎没怎么说话。金美月原本就话少，也没多问，只是静静地跟在后面走着。两人不知不觉来到水库旁的石料场。

邱贵生突然站住了，转过身看着金美月，说：“我跟你讲件事，你莫告诉别人。”

金美月点了点头，好奇地看着邱贵生。大半年的劳动，把他磨炼得粗壮结实了，脸色也黝黑了不少，已经没有多少读书时的书生气了。

“我要调到公社当文书了！”邱贵生兴奋地说道。

“真的吗？太好了！”金美月也跟着兴奋起来，“那你以后还用参加劳动吗？”

“不用了，是做脱产文书，就是写写材料什么的。”

金美月由衷地为邱贵生感到高兴。她一直认为，邱贵生书读得多，脑子

也灵活，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让他每天干些力气活，实在是大材小用，浪费了他的才华。她真诚地说道：

“你文章写得好，最合适当文书了！祝贺你。”

邱贵生一脸认真地说：“美月，你知道吗？这个消息，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是你。”

金美月愣住了。

夕阳就像一层轻纱，盖在了她的脸上，蒙住了她那双令人心动的眼睛。邱贵生看得入神了，突然张开双臂，把金美月紧紧抱在了怀里，轻声地在金美月的耳边说：“我爱你，美月，我爱你……”

金美月想挣脱出来，可是身子却软软的，只得任由邱贵生抱着。

邱贵生似乎感受到了某种暗示，一下吻住了金美月的唇。

金美月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发颤。

她彻底放弃了抵抗，闭上了双眼，接受了上天给她的这个安排……

转眼已是深秋。

午后的太阳慵懒地挂在天上。收割后的稻草垛零散地堆在田地里。邱铁汉正领着村里的青壮劳力，在水库上热火朝天地清理着渠底的淤泥。这收获的季节，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金美月放学后来到了“老地方”，见邱贵生还没到，便坐在石块上等了起来。

“老地方”，其实就是村口石拱桥不远处的一块小河滩。河滩的前面是归水河，后面连着连绵的大龙山，上面长满了有人腿高的水秆草。这里平时也少人经过，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美月姐，美月姐！”几声呼喊惊醒了沉思中的金美月。她应声望去，只见邱小鹏大步跑来，气喘吁吁地说：“美月姐，快……去我家！”

金美月急了：“小鹏，莫急，出了么子事？”

“有人……”邱小鹏顺了口气，“有人在我家等你哩。”

“等我？哪个？”

“我表哥。”邱小鹏想也没想就说。

“你表哥？”金美月越听越糊涂了。

“哦，就是刘力强。”

金美月一听，心里突然一紧。

“小鹏，刘力强是你表哥？”金美月边走边问。

“是啊。”

“怎么有听人说起过？”金美月感到意外。

“他们住县城里，很少往来。”邱小鹏心不在焉地踢着脚下的石子。

“那怎么这回就来了？”

“不晓得，说是过来玩几天。”

走到邱小鹏家门口时，金美月有些迟疑。邱小鹏嚷了句“力强哥，美月姐来了”，就急着去河边找小伙伴捞鱼了。

刘力强从凳子上跳了下来，冲到了堂屋门外。

“你……还好吗？”刘力强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

“我很好。你呢？”金美月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也很好。”

刘力强穿了件白色的衬衣，蓝色的直筒裤，一双棕色的皮凉鞋。

金美月穿的是浅红色短袖，灰色粗布裤子，黑色的胶底布鞋。

金美月突然觉得，一面无形的墙已经把自己和刘力强分隔开了。

两人就这样站在门外说着话。金美月得知刘力强参加高考，考上了个农业专科学校。

“美月！”刘力强终于鼓足了勇气，激动地说道，“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非说不可了，我……我爱你！”

金美月脸涨得绯红。

“你晓得吗？这几个月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忘不了你……”刘力强露出痛苦的神情。

大半年不见，刘力强憔悴了不少。

金美月有些心疼起眼前这个男人来，劝道：“力强，你莫这样，我们之间……不可能的。”

“为么子不可能？！”刘力强拧着眉头，“我晓得你也是喜欢我的……”金美月打断了刘力强：“莫再说了……都过去了。”

“不！冇过去！”刘力强有些失控了，喊道，“我们还可以继续的！”

“力强，你莫再说了。”金美月说得很坚决，她的心已经完全地属于了另一个人。

“为么子？”刘力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因为我……心里有人了。”金美月有些犹豫，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刘力强如泄了气的气球般蔫了，呆呆地站着。突然，他抓住了金美月的胳膊：“你骗我！我不信！”

金美月心如刀割。

这份感情曾经是她梦寐以求的，可如今，她却害怕地退缩了。

“是真的，我有骗你。”

“他……是谁？！”

金美月被抓疼了，扭动着胳膊却没挣脱出来。她不敢看刘力强那满是哀伤的眼睛，低着头说道：“你认得的……邱贵生。”

刘力强放开了金美月，踉跄着后退了两步。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在“老地方”没见到金美月，邱贵生找到了学校。隔着河，一眼就认出了金美月，正准备喊她，却见到金美月似乎在和人说说着话。只一眼，邱贵生就认出了刘力强。他眯着的眼里露出凶狠的光，脸上却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夜晚降临。邱贵生拉着金美月的手，来到了“老地方”。

月光如洗，龙湾村朦胧一片，归水河面银光闪闪。

邱贵生抱着金美月，轻声地说着动人的情话，又温柔地在金美月的脸上吻着。金美月似乎心事重重，任凭邱贵生亲吻着，没有抗拒。邱贵生便揽着金美月的腰，往河滩中的老松树走去。

金美月有些怕，拉住邱贵生往回走。邱贵生把心一横，也不说话，连拖带扯地把金美月拉进了河洲深处。

寂静的夜晚，金美月如坠入云雾之海，她把自己最宝贵的贞操交给了邱贵生……

三个月后，邱贵生把金美月娶进了门。

邱复林当了多年的村支书，可独崽的婚事却办得简简单单，没有舞龙舞狮，也没有搭台唱大戏，只是摆了流水席。村民们都称赞邱复林做事新作风觉悟高，邱复林笑着打哈哈，心里却一肚子苦水——金美月肚子里已经有了邱贵生的种，再拖下去就要显形了。姑娘家没结婚就被人搞大个肚子，在村里可是要被人讲闲话的。

新婚生活比蜜甜。邱贵生每天早早就下班回到家，一进屋就抱着金美月，亲上几口，再说上几句甜言蜜语，哄得金美月眉开眼笑，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谁说不是呢？男人在公社当文书，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写写材料，日晒不着雨淋不到，一到点就下班走人，挣得比在生产队时还多，就是那脸色都白净了不少，看上去还真有几分文化人的模样。金美月自己就更不用说了，她原本读书时成绩一路都好，加上工作认真负责，为人也和蔼可亲，很快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欢迎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前不久，学校还将她的材料上报了，据说有望转为正式编制。更重要的是，肚子里的小家伙也一天天大了起来，偶尔还会不老实地动来动去。村里上年纪的堂客们看了，都一口咬定金美月怀的肯定是个带把的，把邱复林乐得嘴都合不拢。

这天傍晚，邱贵生一进堂屋门，就把挎包使劲摔在了地上，发出了巨大



的响声。正在里屋改学生作业的金美月吓了一跳，连忙走了出来，见到散落一地的稿纸和笔，呆住了。

“他娘哒嘛皮！”邱贵生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又一脚将门口的一张板凳踢翻了。

金美月从来没见过邱贵生发这么大的脾气，走上前，问道：“贵生，你么子发……”

邱贵生回头瞪了金美月一眼。

金美月被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美月，”邱贵生俯身捡着地上散落的稿纸，一边对靠墙坐着的金美月说，“公社罗干事调到县里去的事，我不是跟你讲过么？”

“那不是上个月的事了么？”金美月想起来了，可这和自己男人有什么关系呢？

“罗干事走了，不就空了个位子出来啊！”邱贵生硬邦邦地说道。金美月迟钝的反应让他有些烦躁，又自顾自地接着说，“公社邱书记当时就跟我讲，准备让我去做干事，还说我文章写得好字写得漂亮什么的，结果咧，都是些狗屁话！亏他还是个本家亲戚。”

“那谁做干事了？”金美月小声问道。

“上面派了个姓金的家伙，都快五十岁了！”邱贵生愤愤不平地说。

“既然是上面派下来的，贵生，你也莫多想了。”金美月安慰着。

“你晓得不啰，那个姓金的，连自己的名字都能写错，根本就是个大字不识两个的文盲！”

“啊？上面怎么派个这样的人来做干事啊？”金美月也呆了。

“还不是因为他读过一年工农兵大学，就说是个人才！”邱贵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恶狠狠地说，“狗屁人才，还不是仗着有个文凭么！”

看见邱贵生气得脸都涨红了，金美月细声劝道：“好了，贵生，你也莫再生气了，他当他的干事，你干你的文书，文书总比在生产队里强……”

金美月这话不说则已，邱贵生一听，就暴跳如雷：“你晓得个……”

“屁”字到了嘴边，邱贵生还是忍住了，“么子啰？文书说得好听是个秘书，其实就是个写材料的，累死累活，可写得好又有么子用啰？写得再好，功劳也是归了领导，哪个晓得是你写的？干事就不同了，再有本事也是个干部吧，七品芝麻官还管着弼马温哩！”

说着，把手里的稿纸往八仙桌上一拍，“啪——”的一声，就像评书艺人用的醒木。

“美月，我想好了，要想出人头地，怕只有一条路了。”邱贵生看着金美月，坚定地說道，“我要参加高考！”

邱贵生的这一决定让金美月喜出望外。

她其实一直都希望邱贵生参加高考，而且也坚信邱贵生一定能考上。倒不是因为邱贵生是她的男人，而是作为多年的同学，她了解他，也理解他。她总觉得，邱贵生不应该留在这个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他在这里无法发挥聪明才能，只会让他虚度青春、荒废才华。当初两人回到龙湾村，面对邱贵生炽热而持续的追求，金美月总是刻意地回避和冷落，或多或少也有不愿因为自己而拖累邱贵生的原因。

可金美月随即又隐隐有些担忧。但究竟在担忧些什么，她也说不清道不明，索性懒得再去想了，笑着对邱贵生说：“贵生，你一定能考上的，我支持你！”

接下来的几个月，邱贵生下班回到家后，除了出来吃个饭，其余时间都躲在里屋看书复习。邱复林忙着村里的事，顾不上家，邱贵生的娘早年劳累过度，双手无力使不上劲，于是，家里的事、学校的事，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便都落在了金美月身上。

金美月害喜严重，闻不得油烟味，每次都是拿条毛巾围在鼻子上，挺着个大肚子烧火、煮饭、炒菜，常常呛得连连作呕、眼泪流个不停。洗完碗后，

又连忙给邱贵生泡上一大杯水，里面是刚剥好的桂圆干，睡前还会烧壶水端进里屋，帮男人脱下袜子，让男人舒舒服服地泡个脚。

邱复林堂客心疼儿媳妇，只恨自己老了不中用帮不上手。邱复林在吃饭的时候，逮住机会都要讲上句“崽啊，你有福气，讨了个好堂客哩”。

这一日，邱贵生吃完饭，却没有回屋看书，而是拿出张纸趴在桌上写了起来。

“你写的是么子？”金美月把刚泡的桂圆水放在邱贵生面前，问道。

“要填张报名表。”邱贵生头也没抬地答道。

“报名表？你要报么子名？”邱复林慢条斯理地往水烟杆里塞着烟丝。这根水烟杆是新的，原来那根用了几十年的水烟杆因为上次民办教师的事气得踩断了。

“还能是么子啰，高考报名。”邱贵生瓮声瓮气回了句。

邱复林被呛了一下，心里有些火，又不便当着金美月的面发作，便使劲擦了根火柴，用力地倒吸一口烟杆，烟丝一下烧着了，火光发亮。

金美月一手搭在邱贵生的背上，看着邱贵生填表——邱贵生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笔画刚劲有力，字却不失飘逸。突然，金美月叫了起来：“哎呀，贵生，你填错了！”

邱贵生停了下来，问：“哪里？哪里错了？”

金美月伸手指着表上一处说：“喏，就是这里，婚姻状况这里，你怎么填‘未婚’啊？”

坐在旁边的老娘笑着说道：“崽啊，你怕是读书读哈了吧，自己结有结婚都不晓得了？”

邱复林冷冷笑着说：“这么大人了，做么子事还这么毛毛糙糙！”

邱贵生有点急了，说：“哪个毛毛糙糙了，我是特意这么填的，你们晓得个么子！”

一听这话，屋子里的三人都吃惊地望着邱贵生。金美月糊涂了，急忙问：

“贵生，你做什么子要这么填？难道你要跟我……”

金美月把“离婚”二字吞了回去。离婚？这可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崽啊，你马上要做爹的人了，可不能离婚啊！”邱复林堂客也急了。

“他敢！看我不把他两条腿打断！”邱复林边说边用烟杆头敲打着八仙桌。

邱贵生见了，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说你们么子都不懂咧，你们还不承认。这表就得这么填！”

屋里三人更加糊涂了，都望着邱贵生。

邱贵生喝了口桂圆水，砸吧砸吧嘴，说道：“你们就只想着考大学的事，那考完以后的事咧？”

“考上了不就去读啰。”金美月说道。这有什么好想的啊。

“那读完以后咧？”邱贵生露出了轻视的笑。

“那就等着分配工作啊。”金美月实在不明白邱贵生到底想说什么。

“就是啰，辛辛苦苦考大学，不就为了以后能分到个好单位啊。”

“那跟你结有结婚有么子关系？”金美月还是不明白。她今晚一定要邱贵生说清楚。

“怎么有关系？你是不晓得，这关系要好大就有好大！”邱贵生把钢笔重重地扔在了桌子上，“哪个单位都不愿意要结了婚的。你想嘛，单位要了你一个，结果你还带着个老婆崽女，到时候，你老婆的工作问题，你崽女的读书问题，不都要靠单位帮着解决啊，好多麻烦事哩！我到处打听过了，只要是你结了婚，哪怕你再优秀、成绩再好，都有用，冇得单位肯要。难道你们还要我回龙湾村？”

见金美月没作声，一直抽着烟的邱复林也说道：“读了大学，肯定不能回龙湾村！不过我们两家一冇钱，二个，在县里也有得个亲戚朋友，地区省里就更不用说了。这贵生以后找工作啊，连个能帮上忙的人都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啊。”

“是啰，冇关系，送个礼都找不到门路。如果再让学校晓得我结婚了，

到时肯定分不到一个好单位。”邱贵生看到金美月默不作声，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便笑着说，“美月，我这么填都是为了骗学校的。”

金美月看了邱贵生一眼，又低下头。她相信邱贵生，也觉得邱贵生说的有几分道理，可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

“美月，”邱贵生一把拉过金美月的手，摸着堂客越来越粗糙的手心，动情地说，“你放心啰，我怎么可能跟你离婚嘛！”又把手放在金美月肚子上，轻轻抚摸着，“再说啰，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崽啊。”

金美月被逗笑了，一把推开邱贵生的手，假装生气地说道：“原来你是舍不得崽才跟我在一起的啊。”

屋里三人都笑出了声，金美月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欢笑声中，金美月想起了什么，突然说道：“那万一学校查出来你作假怎么办？”

邱贵生不慌不忙地指着报名表说：“这表是要到村里和公社盖公章的。只要上面盖了章，学校哪里还会来村里查啰。”

金美月又说：“那公章……”

邱贵生狡黠地一笑，嗯哼了一声：“公章的事还不容易么。”

吃完饭，刘力强坚持要送金美月去车站，金美月拗不过，便同意了。

两人沿着街，往车站方向走。金美月又问了些茶厂的事，脚步是越走越快。

她恨不得马上就回到龙湾村,把今天在县茶厂的所见所闻好好和邱铁汉说说。走到街口转角处,金美月无意间瞥见前方不远处一个背影,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这背影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

刘力强凑了上来,问:“怎么了,你看么子呢?”

“前面那人好像在哪见过。”金美月不确定。

“在哪呢?”

刘力强顺着金美月指的方向看过去,原来是个穿着小碎花连衣裙的女孩,扎着个马尾,手上提着个网丝袋,袋里面是个铝制的饭盒和几本书。

“你认识她?”刘力强一脸疑惑。

“看背影有点眼熟,就是想不起来。”金美月还在苦苦回想。

刘力强笑了,女孩的背影不都差不多么?说道:“莫想了,追上去看下不就晓得了?”

这话提醒了金美月,她也觉得自己有些好笑了:“走,去看看。”

正说着,前面的女孩转身进了一条巷子。两人急忙追了上去,只见女孩径直进了一个门面。金美月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小诊所。

诊所的门半开着,金美月和刘力强没多想,跟了进去。

小诊所是由一套民房改成的。原本的客厅并排摆着三张木凳子,旁边立着几个挂点滴的铁架子,靠窗的墙边还放了张床,床上躺着个人。那人脸朝墙侧卧着,听到动静,翻了下身,看着来人。

金美月失声叫了出来:“小鹏!”

床上躺着的正是邱小鹏。

邱小鹏认出是金美月,惊喜地叫了起来:“美月姐!”身子一翻就坐了起来。又见到金美月身旁的刘力强,喊了声:“力强哥!”

“小鹏,你在这里做么子?”刘力强问道。

“有事,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邱小鹏轻描淡写地回答。

金美月这才发现邱小鹏的右手背还扎着针，正在输液，急忙走上前，焦急地问道：“哪里受伤了？严重不？”

“就是摔破了点皮，冇得事哩。”

金美月上下打量着邱小鹏，只见邱小鹏左小腿处缠了一层纱布，依稀可见渗出的血迹，急得声音都有些发颤：“都这样了，还逞强哩。”

“美月姐，医生都说冇得事咧。”邱小鹏笑着说道。

正当这时，从里屋走出个人——正是刚才的那个姑娘。

姑娘见到有人来探望邱小鹏，有些意外，脸倏地红了。

邱小鹏连忙介绍道，“哦，这是我姐，叫金美月；这是我表哥，叫刘力强。”正要接着介绍，姑娘大方地笑着打起了招呼：“哦，原来是美月姐和力强哥，你们好，我是邱小鹏的同班同学，叫舒雅雯。”

邱小鹏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美月姐和力强哥也都是龙口中学毕业的！”

舒雅雯笑着说：“真巧啊！”

刘力强呵呵笑着开起了玩笑：“我们可有你们那么厉害，能考到松源一中，只好在龙口中学毕业啰。”

四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金美月这时也记起了，自己确实是见过舒雅雯的。

三年前，邱小鹏还在龙口中学读书。初三学业紧，邱小鹏选择在校寄宿，周末都很少回家。金美月每个星期都会给邱小鹏送些肉菜和换洗的衣物，有一次，正是舒雅雯领着她在学校的假山后找到的邱小鹏。想不到几年没见，当年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竟出落得如此端庄秀气、落落大方了。金美月忍不住多瞧了舒雅雯两眼。

舒雅雯把带来的书递给了邱小鹏，交代道：“我折起来的地方是今天课上讲的，笔记也帮你抄在下面了。”转身把带来的铝制饭盒打开，盖子反扣

在下面端着，用勺子舀了口饭菜，说，“饭还没冷，趁热吃吧。”

邱小鹏一脸尴尬，连忙放下书，说：“你先放桌上吧，我打完点滴再吃。”

舒雅雯连耳朵根子都通红通红的了。

空气里有一丝暧昧的味道。

金美月从舒雅雯手中接过饭盒和勺子，若无其事地对邱小鹏说：“等你打完点滴啊饭都凉了，来吧，姐喂你。”

舒雅雯红着脸说：“下午还有课，我先走了，放学后我再来。”又对金美月和刘力强说：“美月姐力强哥，你们聊吧，我先回去了。再见！”说完，匆匆忙忙走了出去。

金美月和刘力强对视了一眼，会心一笑。

看着小碎花连衣裙从门口消失，金美月突然想起，数月前她来县里参加计生工作表彰大会，会后特意去看邱小鹏。在松源一中男生宿舍的楼道里，见到同样的碎花连衣裙从邱小鹏的宿舍出来，朝楼道另一头走远了……

邱小鹏脸也红了，连忙解释道：“这两天都是她给我送笔记和饭，真有别的……”

刘力强故意阴阳怪气地说：“有别的？你这是心里有鬼不打自招哩。”

邱小鹏一听，急了，坐得直直的，张口正要说话，被金美月塞了一口饭菜，“你就莫讲话了，呷你的饭吧。你哥是在逗你咧，这都听不出。”

喂完饭，金美月说出去打个电话，她要留下来照顾邱小鹏，得跟家里说一声。邱小鹏一听就急了，跳下床就拉住金美月，不小心弄到了伤口，“哎哟——”一声。

刘力强忙扶着邱小鹏坐下。邱小鹏再三求金美月别把自己受伤的事说出去。刘力强听了，对金美月说：“要不这样吧，你回去，我留下来照顾小鹏。”

金美月半信半疑地看了刘力强一眼，笑着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能照顾别人？”



邱小鹏忙说道：“你们就放心吧，我能照顾自己。打完这瓶点滴，再换次药，我就可以回宿舍了。明天再来一次就好了。”

刘力强走进里屋找医生。中年医生正在给人看病，刘力强便找在旁边配着药的护士打听。护士找到邱小鹏的病历，看了眼，简单说了下情况，确实和邱小鹏说的一样。

金美月这才放下心，却仍要等到把邱小鹏送回宿舍后再走。邱小鹏连忙说：“美月姐，这点滴一时半会也打不完，晚了就赶不上回去的班车了。”又对刘力强说，“力强哥，工作要紧，你也走吧，顺便帮我送下美月姐。”

金美月有些犹豫，邱小鹏情急下脱口而出：“晚点舒雅雯会来的，你们放心好了。”

刘力强听了，笑着对金美月说：“那我们走吧，有——人——会来照顾小鹏的。”金美月会心一笑，也不再坚持。

再三交代了几句后，金美月转身准备走，正好见到刘力强侧着身子往邱小鹏的书里夹了叠钱，心里一动。

金美月和刘力强走到门口时，邱小鹏还不忘嘱咐道：“美月姐，你要帮我保密，千万莫让我家里人晓得了啊。”

金美月挥手和刘力强告别。

司机踩了脚油门，班车一下冲出了站台。金美月回头，看见刘力强还在挥着手，很快便隐没在汽车扬起的尘土里了。

汽车出了县城，就开始在凹凸不平的砂石路上慢慢爬行，小心躲避着满是积水的坑洼。金美月头靠着窗，望着外面跳跃起伏的景色，忍不住感慨起来：小鹏长大了，刘力强也成熟了。

这一想，自然就想到了邱贵生。是啊，男人好久都没有回家了……

## 门 风

金美月一回到村，就听路边闲聊的村民说“程茂田的大崽回来了”。她也没细想，问道：“是程东虎吗？”金美月和程东虎是初中同学。

村民看了眼金美月，笑着说：“是美月啊。程茂田还有几个大崽啰？”金美月也觉得自己问得好笑，说：“咦，他不是部队当兵吗，怎么回来了？”

“听说是复员了。”

金美月心想，程茂田真是有福气。

程茂田打得一手好木工活，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木匠。可村里人最羡慕的，还是他那三个儿子，因为名字都有个“虎”字，被大家称作“程家三虎”。尤其是老大程东虎，一表人才，初中毕业就参军入了伍，在部队表现优秀，还被部队推荐到军校学习了半年。

程东虎一复员，就背着个绿色大双肩背包回到了龙湾村。

程茂田家喜气洋洋，尤其是程茂田的堂客，拉着儿子的手左看右看，笑得合不拢嘴。

程茂田也笑呵呵地吸着烟，眯起眼上下打量着几年没回家的儿子。程东虎比两年前回来探亲时又黑了，身材还是那么的结实有力，身上的军装散发出一股男子汉气概和军人特有的英武之气，还真像那么回事。

程东虎一坐下，先敬了根烟给程茂田。程茂田接过烟，看了看，放在了嘴边——他抽惯了自己卷的草烟，一般不吸外面卖的盒子烟，可儿子敬的烟还是要接的。

程茂田摸起八仙桌上的火柴盒，取出根火柴正想要划燃，程东虎忙把手伸了过来，“啪”的一声，一束鲜亮的火苗蹿了出来，差点烧着程茂田的眉毛。程茂田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一仰，惊魂未定地看着儿子手中的打火机。

程东虎急忙在打火机旁弄了弄，那火苗竟然慢慢地往回收，收到只有一节小拇指长时，说了声：“爹，要得了。”

程茂田凑过脸，把烟吸着了，又从儿子手中要过打火机，细看起来。

这打火机确实怪异。摸着既不像是铁的，也不像是铝的，拿在手上轻飘飘，一点重量都没有。上面也没有点火用的小转圈，而且，屁股下竟然连个装煤油的孔都没有！

程东虎解释道：“爹，这是新式的打火机，塑料做的。”

程茂田随口问道：“冇转轮，不用装火石的？”

程东虎笑了：“早不用那种了。”

程茂田不明白了，看着儿子，问：“那怎么打得火起哩？”

程东虎拿过打火机，一边说一边演示着：“上面有个按的地方，你按下去就出火了。爹，你试下。”

程茂田接过打火机，轻轻按了下，没见火出来。程东虎又说：“爹，你要使点劲儿，要听到‘啪’的声响才行。”

程茂田又用力按了下，果然，“啪”的一声后，火苗就蹿了出来——真是个新奇玩意啊。

“哪里装煤油啊？”程茂田突然问起。

“不用煤油的，装气的。”

“装气？装么子气？”程茂田越听越糊涂了。

“叫液化气。不过自己是装不了的。”

“那要是冇那个么子气了怎么办？”

“冇气了就打不出火了，只能丢了。”程东虎笑着说，“这种打火机便宜着呢。”

程茂田一听，有些不高兴了。

程东虎毫无察觉，依然笑着说道：“爹，这打火机你留着吧，比你的火柴盒好用多了哩。”

一听儿子这话，再想起刚才自己眉毛差点烧着的窘态，程茂田心里忽然来了气，脸也一下板了起来。

程茂田小时候在私塾读过两年书。启蒙的先生是个湘乡人，每每以“曾国藩先生同乡”自居，教《三字经》《百家姓》之余，言必称“涤生先生”，凡事以《曾国藩家训》为要求。程茂田虽然后来当了木匠，却也一直以曾国藩家训克己持家。

家运之兴在于和睦、孝道、勤俭。程茂田时时在“俭”字上用功，就连火柴都很少用，都是用铁钳从烧水做饭的火塘里夹一个火粒，或是烧根柴来点烟，既方便省事，还能省下根火柴钱。如今儿子回来了，好家伙，用上打火机不说，还“冇气了就丢掉”，口气大得很嘛！兴家好比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你就不晓得用个能装煤油的打火机？花钱大手大脚的，就是个败家子的相！

程茂田越想越气，闷声坐着吸烟，又觉得这盒子烟也没得个烟味，心里越发烦躁起来。

看着程东虎在面前走来走去，程茂田突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儿子走路太快。

农村里看起来不讲究，其实，老规矩还是很多的。就拿这走路来说，用什么速度，手的摆幅有多大，讲究就不少。一般来说，除了报喜、奔丧、求医、救火的急事，都要不紧不慢、步伐平稳。走路风风火火的，会被人叫作“抽风脚”，横冲直撞的更是“冒失鬼”。走路时低着头或是东张西望，如果撞到了人，

就会被人批评为“冇得个规矩”。

程茂田看不惯儿子走路风风火火的样子，想讲几句。话到嘴边，突然想起了“力戒牢骚，对子侄辈应教之以礼”的曾氏家训，就忍住了：儿子可能是在部队出操跑惯了，又是第一天回家，莫讲了。

没过几天，程茂田心里再也憋不住，非得跟儿子说说不可了。

程东虎回来这几天，吃完饭就往外面跑，说是去见老同学，也不知道究竟在干些什么。晚上倒是老实待在家里，吃完饭就坐在饭桌前，讲些部队的事、城里的事，讲外面的花花世界和天南地北跑生意的事，又讲又笑，眉飞色舞，跟作报告似的。家里人都听得有滋有味，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两个弟弟就不用说了，听得眼睛都瞪大了，不时还追着问个不停，连媳妇都听得入了迷，吃完饭碗筷都不记得收了。

程茂田说不上话，只得干坐着抽烟。他感到自己被忽视了，又恼大儿子的轻狂。俗话说，“天狂有雨，人狂有祸”，程家是外来姓氏，在龙湾村是独门单户，亏得自己治家有方，做事不狂躁，安分守己，村民们对程家才赞赏有加，他程茂田也才能到哪都有几分面子，说起话来有人听。可这程东虎才回来几天，就有老人家议论上了，说他走路还哼着歌，又说他和村里的女青年嘻嘻哈哈的，讲好听点就是“有活力”，讲不好听就是“冇个轻重”，一点都不像他爹！

程茂田有早睡的习惯，晚饭后抽根烟，再坐着说会儿话后就早早上床睡下，不知是恪守“早睡早起三分财喜”的祖训，还是为了节省灯火。前两天，他都是不等儿子媳妇聊完天就回房睡了，可今晚，他抽完烟就用烟杆头敲了敲桌子，让儿子媳妇们散了，把程东虎叫进了房。

程茂田叫儿子把门关上，指着一张方凳让他坐下，自己则坐在一张雕花木椅上——这是他给儿子们训话时坐的地方。

程茂田坐定，把手朝自己身后的墙上一指，说：“东虎，你听着，今天

当着老祖宗的面，有些话我要和你讲清楚。”

程东虎顺着父亲的手指望去，墙上挂着一个雕花小木框，里面是一尊木雕像——那是程家老祖宗的像。小木框的左边是一张画像，一个戴着瓜皮小帽的老人威严地瞪着双眼，据说是程茂田的阿公。右边是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有些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短发白须、满脸皱纹的老人，眼光木讷，这人是程茂田的爹。

程东虎几兄弟小时候特别不愿意进这间小房子。每当他们做了错事，程茂田就扯着他们的耳朵，让他们在祖宗面前罚站，还总是会在一旁说：“不要以为大人不在场，就可以胡作非为。你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祖宗的眼睛！”程东虎偷偷抬眼看，昏暗的墙上，似乎真有两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吓得忙低下头，战战兢兢地能老实一阵子。

程茂田不紧不慢地，说了些这几天在儿子身上发现的问题。程茂田的声音低沉又含糊不清，像和尚在念经般，“嗡嗡”地一直响。

程东虎只是听，没有反驳。听着听着，觉得屋子里不单是阿爹在说话，墙上挂着的老祖宗也在咿咿呀呀地说。他望着墙上太阿公画像里的那顶瓜皮小帽，差点儿笑出声来。

“你正经点。”程茂田正说得兴起，看见儿子在忍着笑，很恼火。

程东虎只好又垂着头，继续洗耳恭听。

“你刚回来，就跟你讲这些，莫不高兴，这都是要紧的事。”过了一会儿，程茂田觉得意犹未尽，补上一句，“我呷的盐比你呷的米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听我的话不会错！”说完，掏出烟袋，往烟杆头里装着烟丝，一边等待儿子的反应。

“啪！”程东虎点燃了打火机伸了过来，火苗欢快地跳动着。

程茂田听见声音，条件反射地往后一缩，没好气地将打火机推开，从口袋里掏出了火柴。

程东虎把打火机拿在手上把玩着，又把它抛向空中，打火机翻了几个圈后，稳稳地落在程东虎手上。程东虎望着程茂田那张老脸，说：

“你老人家要是不高兴我用这打火机，我就暂时不用。这打火机还是我在部队跑生意时买的……”

“部队也兴做生意？”程茂田疑惑地问。

“做的，我在部队就做了几笔生意，给公家赚了点钱。”程东虎停了停，继续说，“这打火机送给你又不要，又不准我用，难不成丢到河里去？”

程茂田没说话，自顾自地吸着烟。

程东虎接着说道：“要不，就先放在爹手里保管着。等我去外面跑生意时再给我……”

“你还要出去做生意？”程茂田张大了眼睛看着程东虎。回来没几天又要走？

“是的。下个月就动身。”

“到哪里去？做什么子生意？跟哪个一起去？”程茂田放鞭炮般连问道。

“还有想好，想好了会跟爹讲的。”程东虎手指转着打火机玩，接着说了起来，“爹，先不说做生意的事。还是说回这打火机。”

打火机？这打火机有什么好说的？程茂田纳闷地看着已长大成人的儿子。

“爹，这打火机就放你那，待你看顺眼了，再拿着用一下，多用几次，就会喜欢了。”程东虎说着说着，话也多了起来，“这种打火机生产出来的时候，也不会规定说，只能城里人用不准乡下人用吧。我在部队的时候，见过很多当地的乡下人都用这种打火机。他们不光用，还很喜欢用。爹，你觉得乡下人用就是摆阔气，就是装洋气，那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认定它不是个好东西！那么子才是好东西呢？”

程茂田被问住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来。

程东虎又说道：“爹，我认为，好用的就是好东西。就像我们以前赶夜路，举个火把照着，就怕刮风下雨的，还不能走远路。现在呢，带个手电筒随时就能出门了。就说你点烟这件事吧。你随身带着火柴，你能随身带个火粒子

走吗？你用火柴了，难道以前的老祖宗也都用火柴吗？”

程茂田沉默不语，烟也不吸了，烟头里的火光慢慢暗了下去。儿子说的有几分道理。

“爹，莫看这打火机现在新奇，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有更先进的东西出来了，它也就成了古董了。”程东虎忽然换了个语气说道，“当然，爹，我也不是反对你夹火粒点烟，但要讲清楚，不是你还在用老祖宗的办法，而是因为你勤俭持家的精神。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一个人只晓得用火粒点烟，却放着打火机不用，我看，那人一辈子也莫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这话听着很刺耳。这不是在说自己吗？程茂田恼怒地说道：

“你敢这样说你老子？！你爹也算是十里八乡叫得响的木匠师傅，就不算是有事业了？”

程东虎知道说错话了，连忙解释道：“爹，我不是说你，是说我们年轻人，不能老守着旧东西旧规矩。”

程茂田这才消了气，但又争了起来：“照你这么说，老东西老规矩都不要了，都可以丢掉啦？”

程东虎没想到他爹会这么霸道，笑了下，耐心地说：“不是都不要，而是好的就要，不好的就不要！”

又是说好的不好的！程茂田也不搭话了。

“就比方走路，你老是说要有规矩，不能走得快。我这几年在外面调防、出差、跑生意，大大小小的城镇我也去过四五十个，我发现，凡是搞得活的地方，那里的人走路就是快些。

“爹，像你去给人家做木工，呷了人家的饭，可以慢吞吞地做，因为慢工出细活嘛，可我们年轻人……”

程东虎话还没说完，就被程茂田给打断了：“乱弹琴，做木工还能慢吞吞做？那样还能有得饭呷、挣到工钱？”

“是嘛，你也说了，不能慢嘛！”程东虎笑着说道。

程茂田想了下，也笑了。



程茂田知道自己说不过儿子，就不再争了。可是，一个大问题突然摆在了他的面前——谁来接他的手艺呢？

木匠是门手艺活，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但好歹能保证吃饱穿暖，不管什么世道，哪怕兵荒马乱也能混碗饭吃。程家做木匠，到程茂田已经是第六代了，靠着几代人过硬的手艺，才有了“程家木匠”这远近有名的名声，不容易啊，更不能就此断在了自己的手中！

按规矩，这手艺只传长子。可看现在这样子，这东虎多半是不会留在自己身边的了，好歹他还有两个弟弟，实在不行就两兄弟中选一个吧。可程茂田还是决定探探儿子的口风，说不定儿子又愿意了呢？

“东虎呀，爹跟你说个事。”

“么子事？”

“我想把这木匠手艺传给你……”程茂田用商量的口气说道。

“那我不学，这年代哪个还学木工？”程东虎很干脆地拒绝了。

“么子，你不想学？”程茂田虽然已经猜到儿子会拒绝，但这么直白、不假思索的回答，还是让他心里不舒服。

“你看人家城里木工，都是电动锯、电动刨，哪个还用么子斧子凿子啰？再说，我在军校里学的是现代技术，和木匠有半点关系。”程东虎说得条条是理。

“那……我这手艺传给谁？”程茂田像是在问程东虎，又像在问他自己。程东虎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跟你两个弟弟说说，看他们哪个愿意学。”程茂田道。

“只怕他们哪个都不愿学。”程东虎轻声回了句。

真是崽大爹难做！

程茂田看着儿子，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他也想不出个头绪来，算了，老祖宗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们去吧。

## 欢 聚

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熙熙攘攘，从教室门潮涌而出，不一会儿便如潮落般散去，只剩下几个学生断断续续地走出来。

程东虎站在门口，四处张望找寻着，还是没有发现邱小鹏的身影。他未免有些焦急了，难道是刚才自己没看到？又或者邱小鹏今天没来上课？

正在此时，邱小鹏提着个黄色的军用挎包，低着头快步走了出来。程东虎认出那个挎包是两年前自己回来探亲时送给邱小鹏的，大声喊了一声：

“小鹏！”

程东虎的突然出现，给了邱小鹏一个大大的惊喜。他惊喜地喊道：“东虎哥！”把包斜挎在肩上，冲上前就抱住了程东虎，程东虎打了个踉跄险些摔倒。

“小鹏，你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啊？还以为你走了我没看到呢。”程东虎边走边说。

“哦，今天上课的内容有点多，我整理好笔记才出来的。”邱小鹏笑着说，脚步却越走越快了。

“你走这么快做什么嘛，有急事吗？”程东虎有些纳闷。

“东虎哥，不快点走的话，后果会很严重的。”邱小鹏一本正经。

“哦？有什么后果？”程东虎很好奇了。

“走得慢——就有得饭呷啦！”邱小鹏忍不住笑了起来。

程东虎哭笑不得，说：“小鹏，今天我请你下馆子！”

两人自小就亲如兄弟，听程东虎这么说，邱小鹏也不客气，爽快地说：“好啊，有口福啰！”

出校门时，邱小鹏问道：“东虎哥，你是怎么找到我们教室的？”读了三年书，连他爹邱铁汉都没有到过他的教室。

“金美月告诉我的。”程东虎说着停了下来，拉起邱小鹏的裤腿，边走边说，“她还交代我看看你的伤口恢复得怎么样了。”

“早好了哩。”邱小鹏忽然又问道，“东虎哥，美月姐没把这事告诉我爹吧？”

“你就放心吧，你美月姐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不会说的。”

学校门口是一条新修不久的大马路。这里以前是条老街，马路拓宽的时候老街拆迁，只剩下这十几间老房子突兀地立在路边。老房子都是做学生生意的，有卖文具和书本的，有卖包子馒头的，也有几家小餐馆。

程东虎看到其中一家餐馆的名字叫“状元餐馆”，心里觉得好笑，却也觉得这名字兆头好，就领着邱小鹏走了进去。

两人选了个靠窗的小桌子坐下。邱小鹏好奇地环视着餐馆，又透过窗户看着自己的学校——虽然只隔了一条马路，可三年了，他还是第一次进这家餐馆呢。

程东虎上下打量起邱小鹏来。两年多没见，邱小鹏长得跟他爹差不多高了，体格也壮实了不少，嘴唇周围长出了细细的胡须，眼神坚定有力，俨然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不过脸色有些发白，没有了两年前的红润——一看就知道营养没跟上。

程东虎笑着问：“来一只土鸡，好不？”

邱小鹏点了点头，心头一热，他知道这是程东虎特意给自己点的。程东

虎叫来服务员，交代土鸡要炖汤，又点了两个小菜。

两年时间没见面，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程东虎大概说了些在部队的生活和见闻，听得邱小鹏一愣一愣的。

邱小鹏问道：“东虎哥，这次回来是退伍了？”

“嗯，退伍了。”

“回来几天了？”

“有个五六天了吧。”

“今天怎么来县城了？”

“来看你呀，你小子！”程东虎一拳打在邱小鹏的肩上，笑着说，“顺便到县民政局办点手续。”

邱小鹏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这次回来，主要是看看爹娘，顺便见下亲戚朋友。当兵这些年，就上次休假回来待了十几天，所以，我想先在家住上个把月，好好陪下我爹娘……”

邱小鹏说：“嗯，多住些日子，还可以好好计划以后的事。”

“以后的事我早就想好了！”程东虎底气十足地说。

邱小鹏正要问，鸡汤上来了。

砂锅盖一揭开，浓香的鸡汤味就扑面而来，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开。

“真香啊。”邱小鹏闻了又闻，垂涎欲滴。眼前这道简单的家常菜，在他看来无异于山珍海味。

程东虎说：“小鹏，我们边吃边聊！”扯了只大鸡腿放到了邱小鹏的碗里。

“谢谢东虎哥。”邱小鹏说完，抓起鸡腿就大口地啃了起来。

“慢点吃，别噎着了。”见邱小鹏吃得狼吞虎咽，程东虎很开心，却又有些心酸的感觉。

说话的工夫，邱小鹏手中的鸡腿就被吃得只剩下骨头了。

程东虎忽然想起个人来：“小鹏，你还记得我们班的石贵昌么？”

“就是那个和你打过一架，家里是龙爪村的？”

“对，就是他。有次学校组织大家去听老人家讲‘忆苦思甜’，回来开班会，老师要每个人谈自己的理想，你猜他怎么说的？”程东虎卖起了关子，自己却忍不住先笑出了声。

邱小鹏问道：“他说了么子，这么好笑？”

“他说家里太穷，要呷没呷要穿没穿，他的理想就是要发大财，每天呷一大碗肉，瘦肉炒菜呷，肥肉炸成油渣子当零食呷……”程东虎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小鹏也大笑了起来。

程东虎好不容易止住了笑，接着说：“你还别说，石贵昌听说部队能呷饱饭，就和我一道参了军。后来，听说他还因为一顿饱饭当了标兵哩。”

“啊，还有这事？”邱小鹏瞪大了眼睛。

“我也是听石贵昌一个战友讲的。有次他们部队搞演习，营长特别讲了早上要吃饱，石贵昌本来就能呷，听营长这么一说，更是作死地呷，据说馒头都呷了十一个。演习到中午的时候，突然通知说不开餐，结果好多人饿得跑不动了，只有石贵昌满身是力，又是挖坑道又是扛炮弹，正好碰上团长来视察，就这样，团长在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了石贵昌，还把他树为全团演习标兵……”

“这标兵好当哩。”邱小鹏笑着说。

“要我说，这标兵不好当啊，换别人肯定当不上。”程东虎认真地说。

“哦？”邱小鹏不明白这话的意思，看着程东虎。

程东虎笑着说：“因为别人都呷不赢他啊。”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说笑间，程东虎又把另一只鸡腿给了邱小鹏。

邱小鹏说：“都给了我，你吃么子啊？”

程东虎装了半碗鸡汤，开玩笑地说道：“你吃肉，我喝汤，你变肥猪我笑哈哈。”

邱小鹏笑了，就不再客气，抓起鸡腿就吃起来。

程东虎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说道：“小鹏啊，你还记得以前你吃鸡腿的事么？”

邱小鹏停下来：“我吃鸡腿有么子事？”

“你小的时候，咬不动鸡腿肉，你爹每次都把鸡腿肉剔下来给你呷，他就只咬鸡腿骨头。有次你问你爹为什么不吃肉只咬骨头，你爹说，鸡的营养全在鸡腿骨头里。后来你长大点了，每次吃完鸡腿，都会把骨头留给你爹，还说，鸡的营养都在鸡腿骨头里，要留给爹吃。”

邱小鹏开始还听得津津有味，听完眼睛就有些红了。

程东虎突然问道：“小鹏，你的理想是考上大学吧？”

“嗯。”邱小鹏轻声应道。

“这也是你爹娘的心愿啊，尤其是你爹，一心只想你成为你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哩！”

“我知道。”邱小鹏懂事地说。

“小鹏，有人说，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岁月就不后悔。但我想，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一段上大学的经历会更不后悔。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的条件，只能去当兵，到今天我都觉得有些遗憾。以后，知识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对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邱小鹏看着程东虎，用力地点了点头。

程东虎挺了挺腰，接着说：“听你爹说你想考北京大学？”

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说：“那是我以前的想法，现在可不敢想啰。”

程东虎问道：“为什么现在不敢想了？”

“北京大学可不是一般人能考上的，我……我怕自己没那个本事。”邱小鹏实话实说。

程东虎鼓励道：“北京大学怎么了，再难考总有人考上吧。为什么那个

人不能是你呢？”

邱小鹏不自信地笑了下。

“毛主席都说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程东虎握紧了拳头，坚定有力地说道，“高考其实也是一场战斗，战斗还没开始，你就怕得缴械投降了，能不输吗！”

邱小鹏听了，依旧没作声。

“小鹏啊，做什么事，只有试过才晓得行不行。你的成绩一向都很好，只要有好的心态，一定能考上！”

邱小鹏想了想，似乎下定了决心：“东虎哥，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程东虎开心地笑了，说：“这就对了嘛！”心想，汉支书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他又夹了只鸡爪放到邱小鹏碗里，“小鹏，快吃掉！”

“鸡爪子？”邱小鹏一脸困惑。

“你有听说吗？做生意的要呷鸡爪，好抓钱；读书的更要呷鸡爪，好抓分！”

邱小鹏笑着说：“好，呷鸡爪，上北大！”

零壹陆

## 奋 战

日落时分，鸡鸣狗叫，炊烟缥缈。

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劳作了一天的村民扛着锄头、背着竹篾篓子，三三两两地往家里走着。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突然响了，程文生堂客用河南话

喊着：“支部成员注意了，支部成员注意了，晚上八点到支部开会……”

旱了几个月，这两天终于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龟裂的土壤浸湿后慢慢地收拢了，旱情得到了初步的缓解。

吃完晚饭，邱铁汉慢慢走去支部，微风吹在身上凉凉的。这雨来得真是及时啊，邱铁汉一扫前几日的焦急上火，情不自禁轻声哼起了花鼓戏：“小刘海呀，在木棚哟，别了娘亲往山林，啦哎啊呃哟……”

一进支部，就见程文生正往桌上的杯子里倒着开水，金美月则用块抹布麻利地擦着桌凳。打过招呼后，邱铁汉就坐下来等其他人。

支部成员陆陆续续到了。梁卓光也来了，邱铁汉忙起身招呼在旁边坐下。几天没见，梁卓光又消瘦了些，邱铁汉说：“卓光老哥，以后这些会你就莫参加了，在家好好休息吧。”梁卓光笑着说：“老弟啊，在家闲得慌，正好出来走动走动。”

邱复林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板着张脸，也不同意人打招呼，径直走到他常坐的位子坐下。前阵子唆使邱富山敲锣喊冤、邱富山邱小莽两家跑，还以为有好戏看呢，结果被邱铁汉三下两下就解决了，真是白费了那么多口水。邱复林闷闷不乐，好几天都没出过门，今天听到广播里喊要开会，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痰，说了句：“开个卵毛会！请老子老子都懒得去！”但又一想，怕邱铁汉趁自己不在又搞出什么名堂来，还是憋着一肚子的气来到了支部。

邱铁汉见人到齐了，就“嗯嗯”地清了清嗓子，准备讲话。

这时有人敲门，大家一看，只见程东虎站在门口说：“汉支书，我可以进来吗？”

邱铁汉招了招手，说：“快进来，快进来。”

程东虎走了进来，看了看屋子里的人，说道：“大家开支部会，我原本不该来的。前些天听汉支书说村里要修水库和长堤，应该有蛮多事，我就想，自己复员回来了，党组织关系也转回村里了，就来看看有么子工作可以分配给我做的。”



屋子里称赞声此起彼伏，邱铁汉拍着手兴奋地说：“好！东虎，你这是主动请战啊，欢迎欢迎。”又说道，“这样吧，你虽然不是支委，但是党员，你就坐下来旁听吧，有意见也可以发言。”

程东虎高兴地在门口坐下了。程文生倒了杯水，递给了程东虎。

支部会继续。邱铁汉照例讲了讲这段时间村里的大小事，接着说到分工的事，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发表着意见。唯独邱复林坐着没出声，闷声坐着吸烟。分工的事他不关心，他也不想操这份闲心。此刻，他的心里反复地在想着一件事：这邱铁汉又要搞什么名堂呢？

众人讨论了半天，终于商量出了个大概的分工。邱铁汉让程文生把会议内容记在了本子上，看了看，说了句：“散会！”

大家起身正要走时，门外走进来一个人，白色的长袖衬衣，油光发亮的大背头被灯光照得也像灯泡。大家一看是邱少荣，面面相觑。

邱少荣隔三差五地坐着小汽车回龙湾村，住上两天又走了。这来回的次数多了，村里人也就没再当回事，不再围着看追着问。邱富山家也恢复了以前的冷清，偶尔有堂客们上门，也是些爱美的女人托邱少荣从省城带些花布裙子之类的。

邱少荣很有派头地和屋子里的人点头示意着，走到邱铁汉面前，左手从裤袋里掏出个牛皮信封，交到邱铁汉手上，说：“铁汉叔，上次你向我借钱，说修水库要启动资金，这里是三千块。你点一下。”

邱铁汉把信封给了金美月，转身对程文生说：“文生，你给少荣写张三千块的借条，盖个公章。”

邱少荣却拦住了程文生，说不用了。大家都诧异地看着邱少荣。

邱少荣笑着说：“铁汉叔，我也是龙湾村人，我爹也还住在村子里，修水库是造福龙湾村的事，我自当出份力。力气我怕是出不了了，这点钱，就当捐的吧！”

屋子里发出一阵惊呼声。

邱铁汉也大吃一惊。

前不久，邱铁汉接到郑若松的电话，得知修水库的拨款已经下拨。谁知等了个把星期，钱却迟迟没到账，又急需钱做启动资金，邱铁汉急得团团转。正好，邱少荣的白色小汽车来接邱少荣回省城，邱少荣见到邱铁汉，上前打招呼。邱铁汉眼前一亮，怎么把这个大财主给忘了呢？邱铁汉腆着脸把借钱的事跟邱少荣说了。邱少荣问了句：“要好多钱？”邱铁汉也不愿意狮子大开口把人吓跑了，就说了个数——三千块。

邱少荣没说借也没说不借，只是说赶时间，等他下次回来再说，说完就坐上小汽车走了。邱铁汉想，你个有得正事做的人，赶么子时间啰，这钱八成是借不到了。

邱铁汉以前一直看不上邱少荣，认定他长大了也有得么子出息。谁承想，这小子竟然还发了财！不过他那身打扮和说话的腔调，一看就是油腔滑调有个正经样。

邱铁汉愣愣地看着邱少荣，一种愧疚之情油然而生。他回过神，伸出手用力握住邱少荣的左手，激动地说：“少荣，谢谢你，我代表龙湾村谢谢你！”

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屋子里响起了阵阵掌声。

邱少荣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说：“铁汉叔，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掌声变得更热烈了。

邱铁汉对程文生说：“文生，你写张捐款证书，盖上章。”

邱少荣听了，笑呵呵地说：“这个好，这个好，捐款证书我就要了！”

两天后，工程紧张有序地开始了。

邱铁汉从早到晚都守在水库工地上，午饭和晚饭由玉容送到工棚。见到男人吃得狼吞虎咽，堂客心疼得眼都红了。等邱铁汉吃完饭，玉容取出一支蜂王浆口服液，插好了吸管，递到了邱铁汉的面前。

邱铁汉说晚点再喝，玉容说道：“娘说了，这是郑干部送给你的，一定要看着你喝完，还要拿着瓶子回去回话哩。”

邱铁汉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说：“堂客，那你帮我喝了吧。”

邱铁汉心疼堂客。自己这些天一起床就出门、一回家就睡觉，家里的事一点没管过，全甩给堂客了，她还要给自己送饭，真是受累了啊。

玉容知道邱铁汉的这些心思，开着玩笑说：“你不是说好男人要听女人的话么，怎么这下就不听了咧？”说完把吸管塞进男人的嘴里。

邱铁汉嘿嘿笑着慢慢吸了起来。这蜂王浆真甜啊，都甜到心底里了。

二十天过去了，工程提前完成，喧嚣了大半月的龙湾村恢复了平静。

天气热得出奇。邱铁汉顶着烈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了家。

堂客叫邱铁汉去床上好好睡一觉，邱铁汉说睡不着，搬了张竹椅子到堂屋门口，半躺半坐地乘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邱铁汉绷紧的神经突然间放松了，人也一下子没有了力气。

太阳照着河面，波光粼粼，像无数个跳跃的小太阳。

邱铁汉被闪得眯上了眼，不一会儿，就昏昏睡了过去。

同一轮烈日，也炙烤着松源一中。

下午三点钟，校园像是被太阳晒蔫了一般，鸦雀无声，没有了往日的喧哗和热闹。松源一中历史悠久的校门上，新拉起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祝考生发挥出色金榜题名”，似乎在无声地告诉路过的人们，又到一年高考时。

考场里，邱小鹏埋头做着试卷。这是最后一门考试。

监考老师在教室来回巡查，考场里安静得只听得到笔尖写字的“沙沙”声。所有的门和窗都打开了，可是没有风，考场闷热得就像是一个蒸笼，连凳子坐上去都发烫。考生们汗流浹背，不时用自带的湿毛巾擦拭汗水。

邱小鹏两眼盯着试题，没有理会这难耐的酷热，时不时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汗。终于，他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如释重负般轻吁了口气。

他看了看讲台上的闹钟，还剩十分钟。这时，他又看到黑板上两行手写的粉笔字——“沉着冷静 仔细检查”。“是的，还有时间，再好好检查一遍。千万莫粗心大意了。”邱小鹏告诫着自己，埋头检查起来。

“丁零零——”铃声响起，异常的响亮。

“考完啦——”

“解放啦——”

考生们挤在教室和过道，无拘无束地笑着、叫着。

在下一个开始来临之前，大家尽情欢呼，享受着这个重要的结束。不少人拥抱着在一起，高兴地跳着、转着，还有人把书和笔记本使劲往空中抛，似乎要把这么多年所承受的压力和压抑，在这一刻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邱小鹏看着大家尽情地释放着，也被感染了，咧着嘴笑开了。

喧闹过后，同学们慢慢离去，学校又恢复了平静。

邱小鹏弯着腰，把散落一地的书本和试卷捡起来，分类叠放整齐，不一会儿就堆满了整个讲台——这么多，应该能卖不少钱吧。

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邱小鹏回过头，看到了笑得灿烂无比的舒雅雯。

舒雅雯笑着说：“隔壁还有几间教室，我帮你一块捡吧。”

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不用了，不用了。”

舒雅雯见了，说：“那好，我去外面帮你找个收废品的来。”又开起了玩笑，“要不然，等下我还要帮你搬书，这么多我可搬不动。”不等邱小鹏说话，转身就跑出去了。

邱小鹏看着舒雅雯越跑越远，直到那身淡红色连衣裙消失在视线里，心里竟莫名发热了。

舒雅雯领着收废品的老汉回到教室时，邱小鹏正一本本地翻看着收集来的书和笔记本。

“你在翻什么？”舒雅雯好奇地问，“难道书里还夹了钱么？”

“有钱就好啰。”邱小鹏笑了，“笔记做得好的要留下来。”

“留下来做什么？”

“有用。”邱小鹏神秘地笑了下，担心舒雅雯会追问到底，连忙指着旁边的一堆书说，“这些是要卖的，可以过秤了。”

五间考场的书本试卷卖了七块五。这相当于邱小鹏在砖厂干半个月的临工钱了。

“走吧，我请你吃个饭吧。”邱小鹏说道。

舒雅雯一脸诧异地看着邱小鹏。

“你看，卖的这些钱里也有你的一半啊。”邱小鹏一脸认真。

“嗨，我就帮你叫了个人来，顶多就是跑了趟腿的事。”舒雅雯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乐开了花。

“那……再怎么，你去叫人连饭都还没吃吧。”邱小鹏诚恳地邀请道。

邱小鹏早就想请舒雅雯吃个饭了。同窗六年，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舒雅雯都给了自己太多的帮助。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情于理都应该有所表示。

“小鹏，你就别客气了。”舒雅雯笑着说。

邱小鹏正要说话，舒雅雯抢先说道：“真要请的话，等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再请吧。到时候，我可是不会‘口下留情’的哦！”

毕业典礼两天后才开，家住得近的同学考完当天都迫不及待地回家了，舒雅雯也走了。邱小鹏要省下来回的车票钱，选择了留校。

吃过晚饭，邱小鹏百无聊赖地在校园里闲逛。平时热闹嘈杂的校园突然间变得寂静冷清，还真有些不习惯。不过，离愁别绪下，换种心情再看着熟悉的校园，别有一番滋味。

来到操场，邱小鹏突然间很想念那个总是在自己身边说个不停、笑个不停的舒雅雯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舒雅雯就说要回学校一趟。

“才回家又要去学校？”舒雅雯的母亲想了想，说道，“毕业典礼不是明天才开么？”

“放在学校的东西还没整理哩。”舒雅雯说完，脸微微红了。

“急什么，你爸爸反正要去学校接你的，到时再整理吧。”

“反正在家也没得事嘛。”舒雅雯从柜子里拿了几包零食装进书包里，一溜烟出了家门。

来到学校，远远就看见校门口围了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有人在摆地摊。

学校门口摆摊子，能卖些什么？舒雅雯好奇地挤上前，只见地上摊着几张报纸，上面摆着十来本笔记本和几摞高三年级用的参考书、测试卷。旁边还立着块纸板，上面手写了两行字“优秀应届考生 笔记试卷出售”。

考生的笔记和试卷也能卖？舒雅雯觉得有意思，问道：“老板，笔记和试卷怎么卖啊？”

摊主正埋头将手上的书和试卷分类码放好，听到有人问价，忙抬起了头，见到舒雅雯，愣住了。

舒雅雯也愣住了。

“老板”竟是邱小鹏！

看着手足无措的邱小鹏，舒雅雯猛地想起昨天邱小鹏卖书时挑选了一些留了下来，还说是有用，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恍然大悟的舒雅雯笑着说：“小鹏，你这个主意真棒！”

邱小鹏看着舒雅雯，略带尴尬地笑了笑。

“既发挥了这些笔记的最大价值，又帮到了有需要的学生，还能赚点小钱，真是一举多得啊！”舒雅雯由衷地称赞道，“小鹏，怪不得你要报北大经济系，你真是天生搞经济的料哩！”

一听舒雅雯说“北大”，围观的人群小声议论起来。

见邱小鹏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舒雅雯忍不住开起了玩笑：“老板，你还请人不？”

邱小鹏被舒雅雯这话问得一脸糊涂。

“老板，你这么卖怎么行哩。你请我，我来帮你吆喝！”不等邱小鹏说话，舒雅雯就站到了邱小鹏身边，拿起本笔记本就喊了起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北大考生的笔记，仅此一套哩！”

人群中有人问道：“他真是北大考生？”

舒雅雯得意地笑着说：“这还有假？”话音刚落，有人立马掏出了一张十块钱的票子说，“你的笔记我全买了！”

舒雅雯笑着接过钱，邱小鹏忙找出自己的那两本笔记递给了买家。

“老板，要找好多钱啰？”舒雅雯嬉笑着问道。

“笔记是三块钱一科。”

“二三得六，找四块。”舒雅雯麻利地掏出四块钱零钱。

买家正在翻着笔记本，看到上面的签名，惊喜地说道：“你就是邱小鹏？！”

邱小鹏点了点头，疑惑地说：“是啊。”

“哎呀！”那人激动地说，“你可是松源一中的名人哩！”

邱小鹏彻底糊涂了。

“哦。我女儿比你低两个年级，马上就升高二了。”原来是个学生家长。家长说完，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小伙子了不得啊，次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保送师大都不去哩。”

人群发出一阵赞叹声。有人借了邱小鹏的笔记翻了起来，边看边连声说好。

“不用找钱了，剩的钱买几套试卷吧。”那家长说道。

邱小鹏找出几套试卷递给了家长，说：“试卷五毛钱一套，这里是八套。谢谢你！”

围观的多是学生家长，纷纷掏出钱要买笔记和试卷。邱小鹏说道：“我的只有一套。”

家长们有些犹豫了。

“这些笔记的主人也都是成绩很好的，”邱小鹏不慌不忙地说道，“这些笔记和我的没什么两样，都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重点和难点。”

这么一说，家长们又争先恐后地买这买那了。

不大一会儿，所有的书和试卷卖得一干二净。忙得手忙脚乱的邱小鹏和舒雅雯坐在报纸上，清点着零零散散的钱。

一共卖了二十七块钱！比将书当废品卖得的钱多太多了。

“果然，知识就是金钱啊！”舒雅雯开起了玩笑。

邱小鹏看了舒雅雯一眼，两人相视而笑。

两人并肩走在郁郁葱葱的校园里。一想到离别在即，邱小鹏忽然间有些伤感起来，舒雅雯却还沉浸在刚才摆摊的新鲜劲里。

“今天卖的钱有什么打算啊？”舒雅雯侧着脸，问道。

“昨天加今天的，一共是三十四块五。”邱小鹏算了下。

“这么多啊，可以吃顿大餐了！”舒雅雯故意取笑起来。

“我想送班里每人一个小小的纪念。”邱小鹏似乎早就想好了。

“小小的纪念？是什么？”

“明天毕业典礼时请照相馆的人来拍张集体照，再给每人洗上一张作纪念！”

这真是个顶好的想法！

“可是，这钱你应该留着，以后总有用得上的时候。”舒雅雯劝道。班费应该还剩了点吧。

“不，这钱是大家的。”邱小鹏认真地说，“今天卖的笔记也是我向几个同学要来的，我只不过帮着变现而已，怎么能据为己有呢？”



舒雅雯看着邱小鹏，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身边的这个男孩。

“忘了问你了，考得怎么样啊？”邱小鹏笑着问。

舒雅雯决定小小捉弄一下身边这个木讷的人。

“我嘛，发挥得再好，结果还不都一样。”舒雅雯淡淡地说着，似乎有些沮丧。

“怎么？你没有考好吗？怎么会呢？你每次模拟考试都考得很好啊……”邱小鹏有些急了。

“我考得再好……”舒雅雯强忍着笑，说道，“也还是没你好啊。”

邱小鹏有点发窘，不知道如何接话。

“哈哈——”舒雅雯得意地笑了起来，换了个话题，“暑假你有什么打算啊？”

“还没想那么多。先回家，帮着干点活。”这是邱小鹏早就想好了的。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舒雅雯追问道。

“明天毕业典礼完就回。”

“明天就回啊。”舒雅雯若有所思地说。

她确实有些失望。早在考试前，她就计划好离校前要和邱小鹏去县城的公园玩一天。忽然，舒雅雯有了个新的主意，“我明天跟你一起去龙湾村吧！”

“你要去龙湾村？！”邱小鹏吃了一惊。

“是啊，怎么，不欢迎啊？”舒雅雯故意说道，“算了，你不欢迎我就不去了！”

“不，不，当然欢迎。只是……”邱小鹏连忙说道。

“你这是答应我啦？”舒雅雯高兴得眉开眼笑——她的小小计谋又得逞了。

“只是我们村真没什么好玩的，又那么穷，你肯定住不惯的。”

“不是都说农村山清水秀，空气好风景也美吗？我也去你们那感受下世外桃源是什么样的。”舒雅雯已经在憧憬着美好的一切了。

邱小鹏还在犹豫着。

舒雅雯不耐烦了，自顾自地说：“上次你美月姐也说了要我去玩。嗯，就这样，我去龙湾村找她玩！”

邱小鹏的心里已翻江倒海。喜悦、期待、犹豫、矛盾纠缠在一起，让人忐忑不安。

零  
壹  
柒

## 做 棺

116

夏天才刚出头，天就热得要命。梁卓光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

对于死，梁卓光看得很淡，不止一次说过，“无非就是两眼一闭两腿一伸”，甚至还能开上几句玩笑，“就是困个觉，只是懒得起床了嘛”。至于死后的事，去到的地方是漆黑一片还是金光万丈，奈何桥上是否真有孟婆在卖汤，他不在乎，也无心去想那些，因为他心里还记挂着几件事。

这几件事让梁卓光心里很是着急。他不怕死，却怕这几件事还没有了自己就死了，这种担心让他怕得要死。

这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准备口好的棺材。

梁卓光见过太多的死亡，战争时期他曾踩着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战友的尸体向前冲，也曾好几次在枪林弹雨中幸运地避开了死神伸出的魔爪。三十多年前，梁卓光回到龙湾村，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的屋边种下九棵香椿树，为自己最后的归宿早作打算。

香椿树在农村很常见。树生得又高又直，有一种独特浓厚的味道。每到春季谷雨前后，香椿树就会长出嫩嫩的枝芽，就是古人所说的“椿”，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就有食用香椿的习俗，龙湾村人现在还喜欢将香椿用鸡蛋和面裹起来，往烧热的油锅里一送，在锅里翻滚几下后捞出来滤掉油，冷了后就成了金黄金黄的，咬上那么一口，酥脆又香口。

香椿树的木纹细腻又有光泽，质地坚硬，散发着淡淡的清新香味，既防虫咬，又不怕水蚀，是上好的木材，还有个美称，叫“长寿树”。

屋旁的香椿树，如今已长到了十多米高，直直地立着。梁卓光时常久久地看着这些香椿树，想起崽女小的时候爬树时的种种情景，又想起自己那没福气的、死得早的堂客。

香椿树栽好没几年，梁卓光的堂客怀了孩子。夫妻俩就商量着，如果是儿子，这树就留着以后给崽起屋用；如果是女儿，就留着出嫁时做嫁妆。前几年，女儿桂花嫁给程东虎时没用嫁妆，说这树留给弟弟映山娶堂客起屋用。儿子去年和邱铁汉的女儿小燕定下了亲事，梁卓光本想过了夏天就把房子改建一下，给儿子媳妇做新房，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事到如今，他已无力操持这些事了。

梁卓光年轻时跟程茂田他爹学过一阵子木匠，也曾给不少人家做过长生棺材，手艺还是有的。

多年来，梁卓光一直想给自己打副长生棺材。去年，他隐隐感觉身体熬不了几年了，决定“自私”一回，用自己种的香椿树，给自己做副上等的长生棺材。他把想法跟儿子说了，儿子一听，抱着他的腿痛哭流涕。过了几天，梁卓光找人看了个好时辰，砍了三棵树。儿子二话没说，夺过刀子又砍倒了一棵树。梁卓光知道儿子的心意，看着倒下的香椿树，叹了口气，流下了热泪。

梁卓光根据自己的身材，量好尺寸画好线，亲自拉锯，将四棵香椿树锯成七尺长五寸厚的板材，放在太阳下暴晒，又用晒干的锯木灰拌了谷糠，把

木板烘干，烘得四周弥漫着香椿木的袅袅清香。

木板烘干后，梁卓光累得没有半点力气，接着就病了一场。他让儿子把木板整齐地架在堂屋的木梁上面，想着等病好了再接着做。一拖就是大半年。直到在县医院确认是癌症晚期时，他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梁卓光让儿子把堂屋上的木板取了下来，就着烈日再晒几天，去掉木板里的湿气。等他发现自己连翻动棺材板都要张口喘粗气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明白自己是无法亲手把棺材做成了。

梁卓光决定请木匠。

程茂田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木匠，也算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弟，加上又是亲家，不请他还能请谁？

程茂田带着两个徒弟一进梁卓光家的大门，村里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程茂田一开工，梁卓光浑身就像煮熟的粉丝一样软了下来，站的力气都没有了。

梁卓光早没了堂客，儿子也不是会照顾病人的人，这照料服侍的事，全都落在了女儿桂花身上。

桂花几年前嫁给了程东虎，就跟过去住在了程家，娘家都少回。程东虎当兵那几年，她也是听了梁卓光的话，留在夫家服侍公婆。梁卓光这一病，程茂田就叫桂花回娘家照顾她爹。她每日洗洗涮涮，一边侍候爹爹，一边给做棺材的匠工做饭，还要张罗着缝制寿衣、寿被、寿鞋，里里外外忙得脚都没得停。

梁卓光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总是唉声叹气的。女儿问了几次，梁卓光都只是叹气，顶多说上句“冇得事”。

这天，桂花喂梁卓光吃了医院开的药后，轻声细语地问道：“爹，想吃么子你就说。”

“哎呀，喝点稀的都要吐。”

“爹，要不要告诉亲戚朋友，让他们来陪陪你？”

“有你们就够了，千万莫再麻烦别人了。”梁卓光轻轻摇了摇手。

“爹，那要不要再请个医生来看看？”

“冇那个必要了……医生医病不医命，爹的病爹自己清楚……”梁卓光虚弱地说着。

桂花忍不住哭了起来，哽咽着说：“爹，莫再说了。”

梁卓光安慰着女儿：“女啊，爹不说了，你也莫哭了。”

桂花平复了下情绪，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说：“爹，你有么子心事，说出来给女儿听。要不我把老弟找来……”

“讲了冇得心事，莫再问了！”梁卓光生气地打断了女儿的话。桂花默不作声地站在床头。

梁卓光闭上眼睛，有些后悔冲女儿发火。病拖得久了，心情难免烦躁，脾气也大不如前，说不上几句就容易生气。好一会儿，他才睁开眼，说道：“饭不是做好了么？给你公爹他们送去吧。我有么子心事，你也莫再胡乱猜了。”

桂花点了点头，转身准备走。梁卓光又交代道：“女啊，你这阵子服侍爹，已经尽孝了。以后的日子还长，要学会做人，自己过好日子啊。”

“爹，女儿记住了。”桂花应道，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

做棺材的场地在村的公房里。

棺身棺盖已经成型，两个徒弟用细刨子在刨光打磨，准备上油漆。程茂田戴着老花眼镜，手握雕刀一点一点地刻着，像个绣娘在一针一线地绣着花。

屋角边生着一堆火，几块土砖架着一口油锅。锅里热着桐油，锅边搁着一把用竹笋叶捆起来锤碎的油刷。木匠们都爱用这种油刷子，刷头上了油就软软的，用起来就手，最重要的，是刷过的漆清亮透明，有光泽还不结块。

桂花提着饭篮进来时，喊了声：“爹，先吃饭吧。”程茂田抬眼看了看，没说话，继续低着头刻着。

桂花把菜摆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上，装了碗饭，双手端给程茂田。程茂田这才摘下老花镜，接住饭碗走到桌子旁坐下。桂花又打了两碗饭，把两个小徒弟叫过去吃饭。桂花忽然想起，公爹做工的时候喜欢吃饭时喝上两杯酒的，忙从饭篮里拿出一小瓶酒和一个杯子，正准备倒上，程茂田伸出手盖住了杯子。桂花问道：“爹，你这是……”

程茂田慢慢说：“今天要刻花，不喝酒。”又指着旁边一张矮凳子说，“桂花，你坐下歇会儿。爹同你说点事。”

两个徒弟一听师傅这么说，往碗里拨了些菜，站起身就到屋门口吃去了。

“爹，你说吧。”桂花坐下，说道。

“桂花，你就安心服侍好你爹，这边的事你就莫操心了。正好东虎也在家，有么子事就叫他帮下手。”程茂田劝着儿媳妇。

“东虎够难的了，要做事，要管着个崽，还要经常来看我爹……”

“老丈人病重，多点来看才对，郎为半个崽嘛……”程茂田依旧慢慢地说着。

一开饭，鸡闻着饭菜香味就围了过来，啄着地上散落的饭粒。大黄狗也跑了过来，眼巴巴地瞅着人吃饭，讨好地摇着尾巴。小徒弟顽皮，筷子夹着吃完的骨头，在狗鼻子前晃了晃，朝门外一扔，大黄狗就追着骨头飞奔过去。有时扔的力气大了点，大黄狗扭头看了看，似乎嫌骨头太远，依旧眼巴巴地等着。

桂花看着棺材，百感交集，忍不住自言自语说：“唉，我爹辛苦了一世，就求这副棺了……”一难受，红肿的眼睛里又流下了泪水。

生争一口气，死争一口棺啊。

程茂田听了，没作声。吃了两口饭后，突然对桂花说：“桂花，你跟你爹说，这回我破次规矩，在棺材头的龙身后面再刻上面红旗。不管你爹同不同意，我就这么刻了。”

桂花听程茂田这么说，哭得更凶了，抽泣着说：“爹，你……做主吧……”

梁卓光听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来公房看一下，谁都劝不住。映山只好背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梁卓光往门外走，桂花紧跟在旁边，扶着爹的胳膊。

程茂田一见梁卓光，连忙放下手中的刻刀，起身过来，一同把梁卓光扶着坐在椅子上。

“老弟，你怎么来了？”程茂田张口就问。

梁卓光喘了口气，用微弱的声音说：“亲家公，听闺女说……你要为我破规矩，我……过来看看。”

程茂田说：“是。我想给老弟刻上面红旗。”

“老哥，我……受不起啊。”梁卓光说完又喘了口气。

“你受得起！”程茂田也有些动情了，“老弟，你是老党员，剿匪那会儿受过伤，对国家都是立过功的人！老弟啊，老哥我敬佩你！这红旗我是刻定了，哪个敢说你不受不起！”

程茂田说完眼睛也湿了。他知道梁卓光生性淡泊，不求财也不求官，什么都不计较得失，唯独对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紧要。

梁卓光也确实有好名声。认识的人一说起他梁卓光，无不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就连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邱复林，在梁卓光面前也是有所忌惮不敢放肆。

梁卓光听了程茂田一席话，感动得老泪纵横，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抓着程茂田的手，说：“老哥，谢谢你……我谢谢你。”又哆哆嗦嗦地指着映山和桂花，用力地说：“你们给茂田阿伯跪下……磕个头。”

两人跪下，重重地给程茂田磕了个响头。

程茂田连忙对映山说：“背着你爹看下长寿棺吧。”

梁映山背起梁卓光，围着棺材慢慢走着。走到棺材头时，梁卓光伸出颤巍巍的手，轻轻地摸着上面刻着的龙以及尚未刻完的红旗，泪眼蒙眬间，看见一条金龙凌空而起飞向苍天，嘹亮的冲锋号一次次响起，“冲啊——”无数声音席卷过山川大地，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展呼呼作响……

## 冲喜

傍晚时分，邱小鹏跟着邱铁汉上门看望梁卓光。

邱铁汉一进门，就大声地喊道：“老哥，小鹏来看你了！”

虽然已有了心理准备，可第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梁卓光时，邱小鹏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距离上次来看望才个把月的时间，梁老伯已经变得差点儿认不出来了。印象中那张和蔼可亲的、总是堆着笑的脸，如今干瘪得没有一点儿生气，一场病掏光了他全身的血肉。

从公房看完自己的棺材后，梁卓光这几天的精神不错。他看到跟在邱铁汉身后进来的邱小鹏，眼睛亮了下，用微弱的声音说：“哦，小鹏来了啊。”挣扎着想坐起来，邱铁汉连忙上前扶着梁卓光坐起身子。

邱小鹏忽然心里一酸，眼湿湿地喊了句：“卓光阿伯！”

“好好，回来了就好。”梁卓光点了下头，问道，“学校放假啦？”

“嗯，放了两天了。”

“刚高考完，昨天到的屋。”邱铁汉在一旁说。

“哦？考得怎么样？”梁卓光急切地问。

“还行。”

“想到哪里去啊？”梁卓光又问。

“要等成绩出来了才知道。”邱小鹏轻声答道。



“哪个问他他都是这么说，这孩子，嘴严实着呢。”邱铁汉打趣着。

“这还不是随着你啊。”梁卓光笑了，又说，“多少人坏在嘴把不上口呀。”

“也是。”邱铁汉也笑了。

“我们小鹏从小就会读书，肯定能考到大城市去的。”梁卓光满眼疼爱地看着邱小鹏。

邱铁汉听了很高兴，边笑边说：“真要那样就好啰。”

邱小鹏不知该如何接话，只得微微笑了笑。

“通知书来了一定要告诉我啊，让你卓光伯也跟着高兴高兴。”梁卓光今天心情好，话也多了起来。

“好，一定。”邱小鹏被梁卓光的情意感动了。

“小鹏啊，那你就是你们家第一个大学生了啊！要摆几桌喜酒庆贺一下。”梁卓光又扭头看着邱铁汉，吃力却清楚地说，“这酒我得去喝……就怕等不到了。”

邱小鹏哭了起来，擦着泪说：“卓光阿伯，你一定等得到的……”

梁卓光忙说道：“小鹏啊，莫哭，阿伯一定等着喝你的酒。”

邱铁汉背过身，偷偷擦着眼角的泪水。

从梁卓光家出来，邱铁汉一言不发，邱小鹏也没说话。

邱小鹏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都有。他没想到自己考大学竟然肩负着这么多人的希望，没想到疾病会这样残忍地摧残着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更没想到卓光老伯对生死看得这么轻淡……邱小鹏以前从没有想过这些，可今天，生活给他上了残酷却深刻的一课。

吃晚饭的时候，邱小鹏突然对邱铁汉说道：“爹，我觉得卓光阿伯心里有事。”家里人都停下了筷子看着邱小鹏，玉容连忙说：“小孩子莫乱说话。”

邱小燕好奇地问道：“小鹏，你怎么会知道的？”

邱小燕结束了在地区医院的实习，几天前回了家。半年的实习生活除了

忙碌还是忙碌，既要帮忙照顾好各种各样的病人，还要做好实习笔记。一回到家，阿婆就拉着她的手，上下打量，忍不住叹着气说：“这受的什么罪啊，好好的闺女，怎么瘦成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就是心里觉得。”邱小鹏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就莫乱想，吃饭吧。”小燕说完扒了口饭。

邱小鹏有些不服气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邱铁汉这时问邱小鹏：“那你说该怎么办？”

邱小鹏想了下，说：“这心事如果卓光阿伯他不说不，一般人也是问不出来的。恐怕只有爹去一趟，兴许能问得出来。”

邱铁汉惊喜地看着邱小鹏，他没想到儿子轻轻年纪，心思竟会这么细，想得这么深！真是长大了，也懂事了。

邱铁汉吃了口饭菜，嚼了几下，说：

“小鹏你说得对，你卓光伯确实有心事。其实卓光老哥这病啊，一半是真病，一半是心病哩。爹去过好几次，他都有说。火候未到，爹也不好说啊！这事，爹也得前前后后想清楚啊。”

吃过晚饭，邱铁汉提着个袋子就往梁卓光家走。

天已落黑。

邱铁汉在村口遇着程茂田，两人说着话进了梁卓光家。

屋里坐了几个人在聊天，见两人进来，都起身让座。邱铁汉示意大家坐下，看到梁卓光的老嫂子也在，就上前打招呼。老嫂子刚看完梁卓光出来，两只眼还有些红，估计是伤了心。

邱铁汉安慰了几句，老嫂子见天色全黑了，说了句“你进去吧，卓光老念着你哩”就回家去了。

一进房间，邱铁汉就笑着说道：“老哥，精神好着呢？”

梁卓光半躺半坐在床上，正闭着眼休息。听见邱铁汉的声音，睁开眼笑

着说：“阎王爷说时辰还有到，不收我啊。”两人说话都毫不避讳。

邱铁汉坐在床旁边的桌子前，从带来的袋子里拿出四盒人参蜂王浆，放在桌上，说道：“这次小燕回来，带了几盒蜂王浆，说给你拿些来，每天要喝啊，喝了精神好点。”

“上次不是刚拿了三盒过来呀。”停了下，梁卓光接着说，“我都这样了，吃点稀饭都会吐，就莫浪费了。你提回去自己留着喝吧。”

邱铁汉当没听见，取出一支蜂王浆，插上吸管，送到梁卓光嘴边，说：“喝吧。”梁卓光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就接过来慢慢吸着。吸完也没有吐。

“这些喝完了，我再给你买些过来。”

“不了，能喝完这些就算积了德了。”梁卓光说道。

两人说着闲话，邱铁汉突然问起：“老哥，我们也有好久有唱过曲了吧？”

梁卓光看着邱铁汉，若有所思地说：“是啊，有好久了。”却又无奈地说，“我这身体，喷呐都拿不动，怕是陪你唱不了了。”

“我们今天不唱曲，只说曲！”邱铁汉干脆地说道。

“说曲？”梁卓光有些糊涂。这曲还能说的？真是第一次听说。

邱铁汉笑而不语，手指在桌上轻轻敲打着，嘴里轻声地念了起来：

一是亲来天是亲，天高天远真也亲；  
四季光景天来定，日月星辰照人心。

还别说，唱词让邱铁汉这么一念，听着竟然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梁卓光听得兴起，用手轻轻拍打着被子，跟着念了起来：

二是亲来地是亲，地宽地大真也亲；  
人生一世地来养，万物都靠地来生。

.....

很快，两人就念完了唱词，意犹未尽地对视了一眼，笑了出来。

邱铁汉突然问道：“卓光哥，这《十亲》我们兄弟唱了这么多回，你说，到底唱的么子呀？”

梁卓光想了想，慢慢地说：“天亲，地亲，爹娘亲……还不都是个‘亲’字啊。”

“是呀，我们唱来唱去，就唱了一个‘亲’字，可这‘亲’又是么子？”邱铁汉又抛出个问题。

梁卓光有些不解地看着邱铁汉，觉得他今晚有些奇怪，老是问些奇怪的问题。

“都说亲情亲情，我看，这‘亲’字其实说的就是个‘情’啊。”邱铁汉停了停，又说，“人活一辈子，图的不就是这些个情啊。”

梁卓光听了，没出声。邱铁汉的这番话，勾起了他的心事。

邱铁汉看着梁卓光不出声，决定把事情挑明了来说，便直接说道：“老哥，我今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么子话？”梁卓光知道邱铁汉要说正事了。

门外的程茂田正准备推门进来，听到邱铁汉的话，站在门口听着。

“我只问你，崽女的事你还管不管？”邱铁汉开门见山问道。

“崽女的事？”梁卓光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莫装糊涂。老哥，这人死的事有阎王管着，你我想管也管不了。但崽女的事，就是你我的事，就得你我来管着。”邱铁汉看了梁卓光一眼，把凳子往前移了移，缓缓地说道，“在你走之前，你我得把映山和小燕的婚事给办了。”

梁卓光一下呆住了，怔怔望着邱铁汉。邱铁汉刚才说的，正是他梁卓光一直想说却不敢说也不能说的心里话啊。

梁卓光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可转瞬间，就消失了——他不能答应这件事。

至少，在自己身体好转之前，或者，在自己的丧事办完之前，这婚事不能办。

梁卓光觉得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踩进了长寿棺材。以目前的病情来看，另一只脚很快也会踩进去了。这个时候，他不能办这婚事，想办也是有心无力，办不了了。

按照千百年传下来的习俗，家里有病重老人，是绝对不适合办这嫁娶喜事的。新娘子如果一过门就戴热孝，是逢大凶，自古就是极不吉利的。媳妇娶进门，那就是自家人，万一真应了验，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不是害了媳妇，也害了自己的崽？再说，自己这一病，存的那点家底儿也已扔进药罐里了，实在有能力办这么大的事情啊……

梁卓光抓住邱铁汉的胳膊，老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老哥，你应承了？”邱铁汉轻声问道。

“好兄弟，老哥我谢谢你！可我真不能答应你啊，我……”梁卓光话都说不下去了。

“老哥！”邱铁汉握住梁卓光的手，动情地说道，“这事我也想了好久，也和你弟妹商量过了，也问过了小燕的意见，他们都同意了。你怎么……”

“老弟啊，按老规矩，这事不能办啊……”

“老哥，我知道，按老规矩这不吉利，可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活人总不能让规矩憋死吧。你都到这般地步了，还管他么子老规矩啊？再说，老规矩里不是还有一个，叫借女冲喜啊！以前的人家，借女都要冲喜，我这现成的女儿送上门给你做儿媳妇，还不行吗？你就莫顾虑了！”

梁卓光有些犹豫了。

邱铁汉又趁热打铁说道：“我也晓得你手中有钱，这钱的事好办，只要你应承下来，我邱铁汉双手托两家，这边我给梁家娶亲，那边我给邱家嫁女，么子事都不让你操心！”

“唉，你哪来的钱啊？过阵子小鹏就要上大学，也等着钱用啊。”

“这你不用管，我们先把映山和小燕的婚事办好。你放心，我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圆圆满满的，保证叫大家都满意！”邱铁汉说得信誓旦旦胸有成竹。

“唉，太难为你，太难为你了……”梁卓光没法再拒绝了。

“事情办了就不难为了。”邱铁汉说完就准备走。

“你慢着，让我再想想。”梁卓光又犹豫起来，想了会儿，说，“好兄弟，事莫忙着办。有你这份心，我就知足了。要不这样吧，你让映山和小燕去乡里登个记，领个证回来，让我看一看摸一摸，也算了了我的心事了。办酒的事……以后再说吧。”

“只扯证，不办酒？”邱铁汉自说自问，不等梁卓光说，态度坚决地说道，“那怎么行？不办酒算么子过门啊？”

“那都是老规矩。”梁卓光慢慢说道。

“兴你讲老规矩，就不准我讲啦？”邱铁汉打趣着，又说道，“酒要办！还要热热闹闹地办！”

“不办不行么？”梁卓光还是犹豫不决，商量着问道。

邱铁汉只好继续劝说着：“老哥，你也晓得，我这辈子还有大张旗鼓地办过么子喜事，这次就让我家也热闹一回吧！”

“那……你日子定在哪天？”梁卓光问。虽然这事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可人家邱铁汉毕竟也是闺女出嫁，女方家要办酒，自己于情于理都不能再拒绝了。

“我已经找人看好日子了。”见梁卓光终于同意了，邱铁汉站了起来，说，“就定在这个月初八，好事好办，好事办好！”

“今天哪天了？”梁卓光病得太久，连日子都不记得了。

“今天是初二。”

“那就只有几天时间啦，做不赢吧？”梁卓光有些心急。但娶媳妇这种大喜事，定下来的日子，是万万不能再改的了。

“做得赢，做得赢！”邱铁汉拍了拍梁卓光的手，说，“老哥，我这就

去准备准备。”说完，转过身就往屋外走。

两人的对话，屋子外的人都听到了。

程茂田拔腿要走。梁桂花连忙说：“爹，天晚了，我去弄点吃的，你陪汉叔一起吃点。”

“不了，我先回去了，你服侍好你爹吧。”程茂田说完就走了。

邱铁汉走了出来，也直往门外走。梁映山上前去挽留，说：“汉叔，再坐一下吧。”

“不，我得赶回去。”他要赶回去安排。

桂花看拦不住，连忙追出门，劝着：“汉叔，你的心意我们领着了，可小燕他们的婚事现在不能办啊。我们过意不去呀！”

“这是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子莫掺和。”桂花虽然都已经是当妈的人了，可在邱铁汉眼里，还是个孩子。

邱铁汉站住了，对桂花交代起来：“日子都已经定了，接亲和摆酒的事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就照顾好你爹。”

桂花含着泪，应了声：“好。”

邱铁汉又说道：“我明天叫美月他们几个过来，帮你把家里打扫打扫，该布置的也要布置下。”

说完，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

## 教女

邱铁汉一进门，就把家里人叫到了堂屋，连老娘都从床上叫了起来，说是要开个家庭会议。几天前，邱铁汉就和家里人透了个底，大家也就猜到了是什么事。邱小鹏看了看娘和姐姐，见大家都没出声，也呆坐着，就等邱铁汉开口。

邱铁汉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坐着没说话，过了会儿，叹了口气，想着大家都知道了，就缓缓地说：“我和卓光哥说定了，初八把小燕嫁过去……”

话一说完，邱铁汉的娘就抹眼泪了。

邱铁汉也有些难受，接着说道：“卓光哥本不愿意，是我坚持要这么定的，你们……该明白我的心思吧？”

大家都没说话，屋子里只有邱铁汉老娘的抽泣声。

办这婚事，主凶不吉利，大家都心疼小燕。玉容拉着小燕的手，还没说话，眼泪就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邱铁汉对着小燕说：“燕儿啊，爹有么子本事，让你为这个家呷了太多的苦，有过上几天好日子。这次让你赶着嫁过去，是爹自私了，爹对不住你啊。”说完，眼也红了。

小燕流着泪说：“爹，你千万莫这么说。映山是我自己选的，婚事也是我同意的了，不怪你。”

“爹谢谢你。”邱铁汉看着善良懂事的小燕，心里一阵不舍，“但有些话，



爹现在得跟你说一说。”

小燕看着邱铁汉，点了点头，认真地说：“爹，你说吧，女儿记着。”

邱铁汉卷了根烟，吸了一口，慢慢地说道：“燕儿啊，现在你还是我邱家的女，嫁过去就是梁家人了。你明白吗？”

“爹，我明白。”

“你过去做人家的媳妇，也带着你爹娘的脸面，说话做事都有人看着你，你要长点心，遇事不要慌，做事要想周全了。”

“爹放心，我会的。”小燕点着头，晶莹的泪水滑落，滴在手心里。

“你过了门，冇得婆婆，公爹那身体也得靠你服侍，你多受些累，进门就要当家理事，你从小就懂事，做事也勤快，这些爹都放心你。”邱铁汉吸了口烟，掸了掸烟灰，接着说：

“两口子过日子，磕磕碰碰的事难免，你不要太要强，不要么子都要争赢，不要么子都要男人让你。你记住，男人是棵树，你就是树上的藤，男人是根藤，你就是藤上的瓜，你敬他，他才会疼你。

“燕儿，遇上两口子拌嘴吵架时，有两条你得记住。一是不要起高腔开口就说气话、过头话，更不能骂人；二是不管你们怎么吵，千万不能当着外人的面吵，家丑不可外扬啊，你再有理也不能让外人看笑话。”

玉容这时拍了拍小燕的手，怜爱地说道：“燕儿啊，你爹说得在理。你可要记在心上啊。”

“爹，娘，我都记住了。”小燕轻声应道。

“还有，你嫁过去，要对桂花好些。她娘死得早，也是个可怜妹子。以后她回娘家，你可是女主人了，要好好待她。”邱铁汉事无巨细地说着。

“爹，我会的，我会把桂花当亲姐姐一样。”

邱小鹏见大家都有些哀伤，一听小燕这话，就故作调皮地说：“那我以后不是又多了个亲姐姐了啊。”

大家听完都笑了起来，屋子里沉闷的气氛冲淡了不少。

邱铁汉说道：“燕儿啊，爹要交代的就这些。别的事，你娘会跟你讲的。”说完把烟头扔在了脚下，脚踩上去碾了碾，抬开脚一看，那烟头在地上磨出了一个黑点，就像是一个大的句号。

邱铁汉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急忙说道：“燕儿，还有件事，爹差点给忘了。”

大家又都看着邱铁汉。

“新娘三天不下厨，虽说是老规矩，但你不能这样做。”

邱铁汉这话说得有些唐突，大家都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卓光老哥这辈子过得清苦，革命时受了伤，成家后堂客又过世得早，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崽女拉扯大，不容易啊。”

听邱铁汉这么一说，他老娘又抹眼泪了，感慨道：“真是苦命人啊。”

邱铁汉看了眼娘，接着说：“眼下，卓光老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精气也不行了，说句不该说的话，不知道么子时候就走了。所以，燕儿啊，成亲那天，你拜完堂，么子也莫管，去厨房给你公爹做餐饭菜！”

玉容在旁边轻声说：“要做得清淡点，让你公爹呷得高兴。”

小燕“嗯”地应了声，说：“我做个肉丝汤，再打两个荷包蛋，连饭一起泡。”

见女儿心思这么细，邱铁汉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公爹现在喝汤水都吐，吃也吃不了两口。爹让你做这餐饭，是想让你公爹亲口尝尝儿媳妇给他做的饭。这是份孝心，你晓得吗？”

邱铁汉越说越动情：“明知不吉利，爹为么子偏要这么办？爹自有这么做的道理。你们还年轻，说了也不懂，等到你们老了，就能体会到了。”

邱小鹏说：“讲不吉利，也就是个老说法，说不定能化凶为吉呢。”

说完事，邱铁汉又让堂客准备了些酒菜，领着家人，上香烧纸钱敬了祖宗。

子夜已过。

又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啊。

天一亮，程茂田早早起了床，找梁老武师去了。

梁老武师是梁家的“长老”。

龙湾村的民风习俗有点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村里的大小事都由支书和村长管着，但“长老”却一直沿袭至今，一直都没断过。

这“长老”可是大有讲究的。他不需要上级任命，也不经由村民选举，一般都由嫡系大房的长者世袭接任，如遇大房没后人或后人品德败坏，再由本姓氏宗族里有威望的长者担任。“长老”没有俸禄，管的都是些婚丧嫁娶、生子做寿的大小事，村长支书搞不定或不适宜出面的争执纠纷之类，最后也得“长老”出面来调停。俗话都有说，“亲戚三辈，族情万年”，可见这“长老”可不是祠堂里的摆设，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梁老武师单看相貌就卓尔不群。他自幼习武，生得虎背熊腰，今年已七十好几，银须拂面，慈眉善目。平时也不常出门走动，喜欢在家逗小孙子玩，尽享天伦之乐。虽已是古稀之年，但颈挺腰直，每天还能手持一对十来斤重的石锁，舞得虎虎生风，令人拍手叫绝。

梁老武师一见程茂田登门，喜笑颜开，说笑着把程茂田引进了屋。原来，梁老武师祖上几代用的长寿棺材，都是程家打的，两家人交情匪浅。

程茂田上门，是为了邱铁汉嫁女的事。他昨晚听到梁卓光和邱铁汉的谈话，当时就决定要找梁老武师一起筹划筹划。

梁老武师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手捋银须，没有说话。沉吟片刻，他便叫人去梁家祠堂里擂鼓。

“咚——咚——咚——”，大鼓一连擂了三通。雄浑响亮的鼓声在村里回响着，几里外都听得到。梁姓族人一听这鼓声，就知道“长老”在召集大家，纷纷放下手头的事，急忙往祠堂赶。

天气又闷又热，几朵云慵懒地飘在天上，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

梁家祠堂在龙湾村首塘湾南面，石柱木门，青砖青瓦，飞檐翘角，古色古香，虽略显破旧，却仍气势不凡。厅堂里原来放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祖宗牌位，

“文革”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后来族人修复了祠堂，找程茂田做了个一扇窗大的牌位立着，旁边挂了些先祖的画像。

赶来的男人们挤在祠堂里，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一见梁老武师领着程茂田进来，都闭上了嘴。

牌位下方摆了张大四方长条桌，祭祀祖宗时摆贡品用，旁边摆了两张方方正正的太师椅。梁老武师径直走到太师椅前，缓缓坐下了。一个和梁老武师年纪相当的老人用手指点了点人数，俯身和梁老武师说了两句后，肃穆地说道：“族人安静，长老有话要讲！”

几十人静静地望着。

梁老武师慢慢站起身来，亮开了嗓门，声若洪钟地说道：“各位弟兄叔侄，我们梁家英雄辈出，自古以来都是血性汉子！”

只要开族会，梁老武师就要摆古，说那些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事。说得多了，听的人也没有不耐烦，只当他在说书。但梁老武师似乎从来都讲不厌，就像江河回望着源头，每每说起，心里总有一种悠远亲切的情感在涌动。

旁边有人连忙给梁老武师点了根烟。老武师吸了口烟，情绪稳定了下来，又坐回太师椅上。出乎大家意料，梁老武师今天没有接着讲他的古，而是大声地说道：“现在，我们梁家又出大事了！”

下面的人炸开了锅，面面相觑，互相打听。

梁老武师猛吸了一口烟，长长地吐了出来，继续说：

“么子大事呢？大家都晓得，卓光贤侄得了癌症，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卓光贤侄也是条血性汉子啊，解放时打土匪斗地主，落了一身的伤。后来放着县里的干部不当，回村里为大家做实事。如今，眼看就要去了，我们梁家这么多人，谁去问过他还有么子心事未了呢？”

大家都不说话。

“卓光贤侄是条硬汉子，一般人也打探不到他的心事。邱家铁汉贤侄不愧是卓光贤侄的生死兄弟，一眼就看透了卓光贤侄的心事。不是知己不交心啊！”梁老武师说着说着，又重重地吸了口烟。

“今天叫大家来，不为别的，就为一桩事。眼下，卓光贤侄的崽映山和铁汉贤侄的闺女小燕要成亲，人家铁汉贤侄准备一手托两家，赶在卓光贤侄去之前把这事办了。大家看看，明明对着这血灾，人家邱家就敢顶着办，我们姓梁的男人有愧呀！”

人们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梁老武师又高声说道：“你们说，人家邱家深明大义，我们梁家就不识大体，这么窝囊？！”

下面的人群情汹涌，有人叫道：“把这事接过来，我们姓梁的人办！”

旁边的人纷纷附和：“我们来办！这事不出头，做人有脸面！”

“要办，要办好，讲讲排场！”

“对！让邱家人看看，把女嫁到梁家，一百个放心。”

程茂田站在激动的人群里，被身边这些人的豪情和义气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梁老武师也被这场面感动了，站起身，捋着胡须不住地点着头，又伸出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说道：“我想了，卓光贤侄家底子薄，这喜事要办也为难，若是霸着蛮办了，欠下一屁股债，叫映山两口子往后怎么过日子？这难处到底还不是邱家人接了过去？”

人群里有人大声喊道：“长老，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

梁老武师底气十足地说：“好！一笔难写两个姓，两手掰不开一个梁。都是自家人嘛，要办，各家各户兑粮钱，齐心合力把这大喜事包办了，大家看如何？”

人群里齐声喊道：“行，就这么办！”

“好！这才是梁家的子孙！”老武师兴奋起来，又说，“有话说在前头，大家各凭良心，挂个人情账，过后不算账！”

大家高声嚷嚷：“好！”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接着，管账的拿着账簿记了各家的人情数，管事的分派着大小事宜，一

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万事俱备，只等良辰吉日。

零  
贰  
零

## 喜 气

邱铁汉家装扮得喜气洋洋。

门上、窗户上都贴着大红喜字，尤其是门口那副大红对联，比堂屋门还要高，老远就看得。赶路的外村人、过路客经过时，都会驻足观赏。对联文采古朴，对仗工整，字也写得苍劲有力，颇见功底，看的人都点头称赞。这是云德老爷的手笔。

云德老爷已经多年没有写过对联了。这人一老了，手就不听使唤地抖动，写张几个字的横幅都要费上好几张纸，村里人知道后也就不上门求字了。邱铁汉嫁女的事在村里传开后没两天，云德老爷找上门，把手写的对联交给了邱铁汉。邱铁汉连忙打开一看，想到云德老爷是费了劲才写出来的，求之不得，感动得握着云德老爷的手连声道谢。

婚事的前一天，舒雅雯突然出现在邱小鹏家门口。

邱小鹏正在里屋清点着姐姐出嫁时要用的嫁妆，听到有人叫自己，跑出来见到正笑眯眯看着自己的舒雅雯时，心脏瞬间猛烈地跳动起来，呆呆地愣住了。舒雅雯的突然出现，像是一个梦，令他有些疑惑，但更多的是惊喜。他原本想问“你怎么会来的”，说出口时却变成了“你……来了啊”。

舒雅雯原本早就想来的。高考一结束，她就说要跟着邱小鹏来龙湾村玩几天，不料当天晚上，她父亲就来学校把她接回家了。舒雅雯走得匆忙，临走前跑去宿舍找邱小鹏，没见上面，托同学给邱小鹏带了个话后就离开了。邱小鹏得知舒雅雯走了，起初感到一丝轻松，没多久就觉得有些失望和失落，心事重重地躺在了床上，第二天，若有所失地回了龙湾村。

舒雅雯开心地说：“美月姐给我捎了个信，说你姐姐要办喜事，让我过来瞧热闹。”

邱小鹏不知道该说什么，满脸是笑地说了句：“欢迎你。”

舒雅雯见邱小鹏还是这么木讷，笑得更欢了，说道：“我可不光是过来瞧热闹的，还是过来帮忙的！”

邱小鹏一听，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能帮什么忙？”

舒雅雯不服气地回道：“你别小看人，我帮美月姐剪了很多大红喜字哩！”

邱小鹏从来没听舒雅雯说过会剪纸，有些诧异，轻声地问道：“你会剪纸？”

“剪纸我是不会。”舒雅雯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却又不甘示弱地说，“但那些红纸都是我裁的啊！”

邱小鹏哭笑不得，舒雅雯看见邱小鹏发窘的样子，哈哈笑出了声。

邱小鹏向家里人介绍了舒雅雯，舒雅雯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邱铁汉此前见过舒雅雯，热情地招呼了两句就出门了，婚事非同小可，有太多的事等着他去落实。玉容也热情地要留舒雅雯吃晚饭，舒雅雯看了眼邱小鹏，见他也很希望自己留下，便点头答应了下来。邱铁汉的老娘坐在椅子上，微微笑着打量着舒雅雯。舒雅雯被看得不好意思了，脸有些微红，便问邱小鹏：“怎么没见你姐啊？出去了吗？”

“我姐在里屋呢，她今天不能出门。”邱小鹏说完领着舒雅雯进了里屋。

邱小鹏来到姐姐的房门前，推了推，门从里面上了栓。小燕正在里面

上午才送到家里的嫁衣。按老规矩，新娘出嫁之前，是不能让外人见到自己穿嫁衣的样子的。听说来的人是小鹏的女同学，小燕急忙把门拉开了——初中高中加起来的六年里，这可是小鹏第一个来家里的女同学啊。

舒雅雯介绍过自己后，看着涂着淡妆、穿着大红连襟嫁衣的小燕，情不自禁地称赞道：“小燕姐，你真是太美了，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子！”小燕有些羞涩地说道：“谢谢。”她看着眉清目秀的舒雅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亭亭玉立、落落大方的女孩，笑着说道：“等你结婚的时候，穿上嫁衣，会更美更漂亮的！”

舒雅雯的脸忽然红了，耳朵根都有些发烫。她看了看身边的邱小鹏，见邱小鹏正好也转头看着自己，慌得连忙别过脸，避开了邱小鹏的目光。过了会儿，舒雅雯想起了什么来，从随身带的小挎包里拿出个盒子，递给了小燕，说：“小燕姐，你要结婚，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好，就给你买了套化妆品，希望你喜欢。”小燕连声说着谢谢，接过化妆品，高兴地说：“正好明天可以用得上。”

舒雅雯一听，就自告奋勇地说：“小燕姐，明天我过来帮你！”

小燕笑着说：“好啊，求之不得！”又转身对邱小鹏说，“小鹏，家里的事也差不多忙完了，你带雅雯到村里好好转转吧。”

邱小鹏知道，自己和舒雅雯走在一起，村里人看见了准会打听几句，还会开上几句玩笑。为了不让舒雅雯感觉难堪，他决定不走大道，而是沿着河边走。

河水清澈见底，不时可以见到黑色的鱼儿箭一般地游过。几个小孩拿着竹子编织成的簸筛子，逆着水流方向放在脚前方，弯着腰，两手探到簸筛子前面，猛地插进水里，将大大小小的石子一股脑地扒进簸筛子里面，迅速地提起簸筛子来，架到大腿上，一点一点地把石子扔回河里，见到翻着白肚的小鱼就兴高采烈地走到岸上，把战利品放进带来的脸盆里。如果没捞到鱼，就懊恼地将簸筛子向下一甩，抖掉细石沙，换个地方继续捞。

舒雅雯有些好奇，走近脸盆，“哇”的一声惊呼，就蹲着看了起来。脸



盆里有二三十条鱼，多是些铅笔粗细的小鱼，也有几条有大拇指粗，中间还有几只螃蟹横着爬来爬去。

舒雅雯问：“这些都是他们捞的？”

“是啊。我以前也经常这么捞，捞得比这还多呢。”邱小鹏笑着回答。

“比这还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舒雅雯装作不相信的样子，故意激着邱小鹏。

邱小鹏正好也来了兴致，便脱了鞋，把裤腿卷了起来，向一个小孩子借了个篾筛子，下到河里，有模有样地捞起鱼来。没两把，他就拿着篾筛子走了回来。舒雅雯赶忙跑过去看，里面果真有两条小鱼跳着，她高兴得拍起了手掌，抓着鱼放进了脸盆。

一会儿工夫，邱小鹏又捞了好几条。舒雅雯见邱小鹏捞得很轻松，有了浓厚的兴趣，也脱了鞋，把裤腿卷到了小腿上，缠着要邱小鹏教她捞。

邱小鹏见她兴致这么高，只好耐心细致地讲了动作要领。还没讲完，舒雅雯就迫不及待地下河捞鱼去了，没走几步，脚底一滑，差点摔倒在水里。邱小鹏和几个小孩看了，哈哈大笑，舒雅雯假装狠狠瞪了邱小鹏一眼，邱小鹏只好闭上了嘴，在心里暗暗发笑。

舒雅雯有板有眼地捞了两把，但因为手脚不协调，动作太慢，只捞了些石子。舒雅雯的神情有些沮丧，邱小鹏便走到她身边，示范了几次。

舒雅雯又试了两次，依旧一无所获。邱小鹏也有些急了，站在舒雅雯身后，抓着舒雅雯的两只手，边说边比画着动作。舒雅雯的脸倏地涨得绯红，双手无力地任凭邱小鹏支配着。旁边的小孩见了，开始起哄。邱小鹏反应过来，连忙松开手，尴尬地说了句：“你再试下吧。”

舒雅雯又捞了几把，突然发出了喜悦的叫声：“有鱼了，有鱼了！”边叫边端着篾筛子跑到邱小鹏身边，异常兴奋地指着一条拇指大的鱼说，“看见没，我捞的！”邱小鹏抓起鱼，正要放进脸盆里，舒雅雯一把抢过小鱼，说：“这是我捞的第一条鱼，说明我和它有缘，我要把它放回河里。”

舒雅雯捧着鱼，快步走到河里，心里似乎在想着什么，脸又微微红了，急忙把鱼放回水里。那鱼扭着身子，倏忽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

邱铁汉摆了些酒菜，又让小鹏盛了三碗饭，就领着家人，照着规矩向祖宗祭拜。邱铁汉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又像是在哼唱着什么，将手中的卦扔在脚下，木卦撞着地面，发出清脆的响声后弹开。邱铁汉看了看卦，捡了起来，嘴里又念念不停，念完又将卦扔在地上。

邱小鹏站在父亲身后，听着父亲含糊不清的说话声，看着地上一次又一次的阴卦阳卦，心里不是很明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跟着父亲弯腰作揖。

终于，邱铁汉不再丢卦了，拜了拜后，让邱小鹏和邱小燕跪下给牌位磕了三个响头，又让两人往铁盆里烧了些纸钱，才准备开饭。

玉容忙碌了一下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大大小小的菜碗汤碗，摆满了整张大四方桌。既是因为家里来了个儿子的女同学，更主要的，是因为今晚是小燕在家吃的最后一顿闺女饭。

吃饭前，邱铁汉照例要说几句话。他首先对舒雅雯的到来表示了欢迎，舒雅雯有些受宠若惊的不安，连忙笑着摇了摇头。接着，邱铁汉出人意料地让玉容去倒来四杯米酒。玉容看了眼男人，没说话，进里屋倒好酒，放在邱铁汉面前。

邱铁汉有胃病，已多年没有喝过酒了。他给自己留了杯，另三杯分给了老娘、玉容和小燕。又叫堂客倒了两杯茶，递给邱小鹏和舒雅雯，说：“你们就以茶代酒吧。”

邱铁汉叹了口气，慢慢说道：“今天，是燕儿在家吃的最后一餐闺女饭了。明天过了门，就是梁家的人了。”话一说完，大家都伤感起来，邱铁汉的老娘和玉容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燕儿啊，爹娘要说的话都跟你说过了，你要记在心里。以后的日子，就全靠着你自己了啊。”

“爹，我晓得。”小燕的眼眶也湿了。

“晓得就好，爹别的也不多说了，只想告诉你，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事，都不用慌，也不要怕，实在有得办法了，就回家来告诉爹和娘，爹娘都会帮你出主意的。”邱铁汉说得情深义重，舒雅雯都感动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记住，这家永远是你的家，么子时候想回来了，随时回来啊！”邱铁汉说完，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小燕已经哭成泪人了，说不出话。

邱铁汉控制了下情绪，接着说道：“燕儿，你莫哭了。爹知道你不舍得这个家，不舍得阿婆、娘和小鹏，我们更不舍得你啊。但你长大了，长大了就要成家立业，要结婚生子，你结婚不光是你的喜事，更是家里的大喜事！今晚家里人在一起，还有雅雯也在，好好呷顿饭，开开心心呷顿饭！”

说完，邱铁汉站起身，端起酒杯，说：“来，大家干一杯！”

“干杯——”

六个满满的杯子碰在一起，发出脆亮的响声，就像是一串银铃般欢快的笑声，在夜色中响起……

天还没亮透，舒雅雯就被金美月轻声唤醒了：“雅雯，快醒醒！”

“就要过去了吗？”舒雅雯迷迷糊糊说了句。

“是啊，今天可有得忙了。”

舒雅雯还赖在床上，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

“你不是说要去帮小燕化新娘子妆吗？”金美月笑着说道。

舒雅雯一听，立刻来了兴致，一下坐了起来。

邱铁汉天没亮就去了梁卓光家，家里忙得不可开交。

玉容在厨房进进出出忙着弄早饭，邱小鹏在堂屋里对着张纸清点嫁妆，邱铁汉的老娘也没闲着，在里屋帮小燕梳着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梳新娘头，长命百岁有——二梳新娘头，白头偕老有——三梳新娘头，儿孙满堂走——”

小燕看着镜子里的阿婆，问道：“阿婆，你怎么会唱这个的？”

“阿婆出嫁的时候，阿婆的阿婆就是这么唱的。”

“阿婆，我……舍不得你……”小燕声音有些哽咽。

“孩子，你也长大了，能看着你嫁个好人家，阿婆高兴啊……”老人声音也微微颤抖起来，“以后多回来看看阿婆和你爹娘，阿婆就知足了。”

“阿婆，我会的……”小燕垂下了头。

“乖孙啊，今天是你大喜日子，可千万不能哭啊。”老人赶紧嘱咐道。

正说着，舒雅雯欢快地走了进来：“新娘子，阿婆，我来啦！”

老人家一见舒雅雯，眉开眼笑地说道：“来啦，正好梳好头，就等你化妆啦。”

这天初八，天气晴朗。

河西首塘湾大樟树下，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这是向邱家报信，来迎亲的梁家人到了。邱老先生手一摆，邱氏家族的男人们便拥出院门，来到村口，迎接客人。接过客人肩上挑着的六彩礼朱红大漆抬盒，接过抬嫁妆的竹杠扁担，前引后拥，把客人们请进屋场院里。

来迎亲的梁家人一女九男，女的陪新娘，一个年长的男人是族里的礼宾代表，八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抬嫁娘嫁妆，八根抬杠上缠着红布袋和红绳子。从现在起，就不能再用娘家的东西捆绑嫁妆，这么做也说不出什么道理，算

是古时候抬花轿沿袭下来的老规矩吧。

邱老先生没出院门，只站在院中央，看着客人们进来，笑脸相迎，双手作拱，向客人们行一个古礼：

“辛苦，一路辛苦。”

梁家的礼宾代表连忙紧走几步，还一个古礼，跑上去搀住邱老先生的胳膊说：“不敢，不敢。老伯好！”

“贤侄好！”

邱老先生由礼宾代表扶着走进邱铁汉家的堂屋，两个人在首席坐下，其他人便围着八仙桌按辈分入席。这酒席叫花筵酒，吃过酒席，新娘才能起程。

这时候，主事的都堂大总管看着客人已落下座，站在大门口开始吆喝：

“堂倌哪里——”

龙湾村一带称端菜上酒的跑堂人叫堂倌。总管一叫，马上有人应声：

“堂倌在——”

“上酒上菜——”大总管吆喝道。

“酒菜来了——”

一叫一应，全扯着长长的声音，差一点就是唱了。那叫声悠长古朴，音腔里洋溢着满满的历史和文化。叫声中，堂倌快捷地、很有风度地着人把酒具放上，把酒满上，这才退下来，手掂着四方红漆木盘，候在那里，充当仆人；又不准远离，完全是酒席的一部分内容，给场面形成一种氛围。

“第一道菜——金凤朝阳——”

“来了——金凤朝阳——”

这道“金凤朝阳”其实是一只清炖凤冠整鸡，鸡身周围配十个剥过壳的圆鸡蛋，象征凤凰出阁，圆圆满满。

邱老先生站起来，手举酒杯：

“梁家各位高亲，今日铁汉贤侄嫁女，实为大喜。老朽代表邱家族人欢迎各位光临。一杯水酒，不成敬意，给各位洗尘，请！”

大家全站起来，并不碰杯，看着邱老先生喝下酒，才敢下酒。然后老先

生落座，举起筷子，在各盘里点点，说：

“动开，动开！”

“堂信——”

“堂信在——”

“第二道菜——鲤跃龙门——”

“来了——鲤跃龙门——”

“鲤跃龙门”上桌，邱老先生照例招呼各位：“动开，动开！”  
一轮敬酒过后，主管又喊道：

“堂信——”

“堂信在——”

“第三道菜——三阳开泰——”

“来了——三阳开泰——”

“三阳开泰”其实是龙湾村当地的黑山羊肉块与生姜、八角、桂皮清炖而成，味香肉美，十分可口。

第三道菜后，依次是“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伴月”“八方富贵”“九九归一”“十全十美”等几道大菜。这十道菜上桌的顺序是不能乱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老规矩。

这酒席菜饌的规矩中，还有几点是十分讲究的：豆腐、萝卜、白菜等白喜事用菜是绝对不能入红喜事酒席的；红枣、莲子、桂圆等是花筵席的必用料，象征“早生贵子”“连得好子”“富贵圆满”之意；鸡鸭鱼羊肉是必备荤菜，但鱼只能上鲤鱼，因为“鲤”音同“礼”，而草鱼吃草，不雅；牛肉也是不能上席的，因为牛是农家宝，一辈子为农民辛勤耕耘，龙湾村人自古便将牛奉为“十亲”之一。

在酒席进行中，另有人帮忙迎接客人，还有人把花轿、嫁妆绑好，一抬大衣柜，一抬朱红大木箱，箱上放着被褥、床单、枕套等，一共四抬，共八人抬。剩下的几件东西，如针线盒、小背袋、小圆镜等，都由娘家新娘的小弟或侄儿辈的人肩上背着或手里抱着，和古时候把轿门的金童玉女一样。送新娘子

到婆家，婆家人用红包封银，才能把嫁妆和这些小件东西接过去。

大总管站在屋门外房檐下，一边看门外捆绑嫁妆一边看里面的酒席，见两边都已完毕，便长长出了一口气，然后又伸长脖子开始吆喝：

“堂信哪里——”

“堂信在——”

“收席——”

“收席啰——”

吆喝了里边，转头又吆喝外边：

“嫁妆好了——”

院里人便应声：

“嫁妆好了——”

“嫁妆升起——”大总管边喊边抬高了手。

“嫁妆升起——”

来抬嫁妆的八个小伙子连忙起身抬起嫁妆，先走出院门。他们走在最前边，和后边的送亲队伍拉开长长的距离，要赶回去报信，赶回去铺新床。因为在这一天，新郎家的婚床一定要空着，等新娘带来的被褥铺床。

嫁妆一起，鞭炮又响起来，锣鼓敲起来，唢呐吹起来，狮子舞起来，大总管在欢乐的鼓乐声中提高嗓门，吆喝着，接着有人呼应着：

“轿备好了么——”

“轿备好了——”

“轿夫就位——”

“轿夫来了——”

“老先生请——”

邱老先生由晚辈人一边一个搀着走出院门儿，坐上轿子。大总管便又一连串吆喝起来：

“花轿备好了么——”

“花轿备好了——”

“轿夫就位——”

“轿夫来了——”

“新娘子请了——”

“迎亲客请了——”

“送亲客请了——”

“起轿，升起——”

“升起——”

在大总管的一连串吆喝声和众人的呼应声中，人们按次序排好队伍。头一顶花轿上坐着新娘小燕，花轿四角挂着四叠崭新的红花瓷碗，每叠十只碗，目的是增加花轿的重量，使轿夫抬轿时不致过度摇晃，戏耍新娘。碗不能打破，平安到达新郎家后，这四叠碗就归四个轿夫所有了。轿顶上还挂着一面明镜，以示驱邪除怪，在阳光照射下，远远望去，就像一只探照灯。新郎家来迎亲的女客走在小燕的花轿前边，娘家送她的女伴走在花轿后边。第二顶轿上坐着邱老先生，来迎亲的礼宾代表走在轿前，邱小鹏等家人和送亲的邱姓族人接着走在后面。龙湾村多年以来嫁女不再坐花轿，这次算是破例了，因为邱老先生亲自出动，送亲的路没通公路，不能坐车，为了隆重热闹，就把多年不用的轿子抬出来了。

送亲的队伍像一条彩龙在路上游动。起轿的那一刻小燕哭了。她透过轿窗回望着自己的家，望着大龙湾熟悉的一切，泪珠儿就涌了出来。到了村口，她见娘和一个本家嫂子停了下来，娘由本家嫂子扶着，微风拂动头发和衣襟，眼睛紧紧盯着，花轿慢慢走远了，娘还站在那里，手搭凉棚望着，望着……小燕哭成了一个泪人。但她咬着牙，不哭出声，她知道她不能哭出声，今天是她的好日子。

一支重现古朴风俗的送亲队伍，给龙湾村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

走上石拱桥，越过归水河，走进首塘湾，离梁卓光家一里远的地方，邱家人受到了家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热烈欢迎——浩浩荡荡的梁氏家族迎亲队



伍竟然迎出家门一里多远。先听到震耳的礼炮声，那是一排双眼睛，齐刷刷地朝天放响，震得地动山摇；接下来是鼓声，一面大鼓，由四个小伙子挥舞拳头大的鼓槌，“通通通”地擂响；再下去是鼓乐，两套锣鼓欢快地敲打着，那节奏，那声响，敲得人心头开花；再下去是一排长杆铜唢呐同时吹响，像一群粗嗓门的庄稼汉朝天喊出积在胸膛里的欢乐；再下去是两条活腾腾的黄龙飞了起来，两只雄赳赳的花狮舞了起来：这是梁家的拿手戏。老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动了老礼。

银须飘拂的梁老武师双手抱拳站在队伍最前面，一条宽阔的大道让出大半边。

一看这气派，一看这阵势，邱老先生马上叫轿停住，从轿上下来，一路拱手还礼。

两位银须飘拂的族老面对面站着，两双半握拳的手面对面拱着，两张饱经沧桑的脸笑吟吟地对着。

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邱氏家族的人十分兴奋和自豪。他们在前边走，彩龙鼓乐在后面跟着，一直送进院子，送入酒席，仍在院子里击鼓奏乐。

锣鼓唢呐进了梁卓光的厅堂，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大门外爆响。一对新人由族人引着站在厅堂正中，举行成婚大礼。颇有资历的主婚人用半诵半唱的声调讲了一通文白夹杂却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然后高声喊唱：

“新娘新郎，一拜天地，天生一对，地作一双！”

梁映山邱小燕躬身拜过天地。

“新娘新郎，二拜祖宗，祖宗福佑，一世隆昌！”

梁映山邱小燕面向神龛躬身拜过。

“新娘新郎，三拜高堂，孝敬父母，家门兴旺！”

梁卓光已由人半抬半扶出来，斜躺在太师椅上。朱红色的雕花太师椅上折垫着棉被，上面铺着黄底的红花床单，梁卓光由桂花扶着，强打精神坐着，睁大眼睛望着。

梁映山邱小燕同时恭恭敬敬向梁卓光一拜。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梁卓光竟然手撑着桌子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笑着点了点头，眼角流出了泪水。

“新郎新娘，夫妻对拜，恩恩爱爱，地久天长！”

行过成婚大礼，送入洞房，邱小燕悄悄地挤进了厨房。

厨房里的梁桂花连忙起身拦住说：“小燕，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不要下厨做饭。”

“姐，”小燕说，“我是想亲手给爹做顿饭，你就成全吧。”

梁桂花怔了一会儿，似乎明白了什么，也就让开了。

不少人过来围观，一看这场面，感觉到了什么，也不敢嘻嘻哈哈，都认真地看着小燕做饭，一直看着她手端饭碗从厨房出来，走进公爹的房子。

梁卓光抬头，久久地看着这位刚过门的儿媳妇。

“爹，”小燕把饭端到床边，“我给你做了新鲜精肉汤，打了荷包蛋，是你爱吃的。”

“不，不了，不了。”梁卓光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小燕说：“爹，你多少吃点。”

“小燕……太……太难为你了。”

“爹，我能侍候你，是我的福分。”

小燕轻轻把梁卓光扶起来，用小勺从碗里舀起一勺汤放在嘴边吹了吹，送到梁卓光面前。梁卓光喝下汤，还没咽下肚，胃就一阵痉挛直犯恶心，似乎要呕了。梁卓光心里告诫自己，小燕的一片孝心，千万不能吐啊。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硬是把汤吞进了肚。

邱小燕又接着喂了两口，梁卓光也都喝下了。喝完第四口，梁卓光再也撑不住了，“哇”的一下，把喝下去的汤都呕了出来。邱小燕连忙用手帕接住，收拾干净，慢慢地把梁卓光放下去。

正像邱铁汉说的，这不是吃饭，这吃的是亲情。

梁卓光走完这个形式，显然是极感动极满足，躺下去喘了口气，就扬扬

手要人请邱铁汉进来，又示意让映山桂花也过来。

邱铁汉来了，邱小鹏来了，映山也来了，桂花也来了。梁卓光招过映山、桂花，指着地下，对他俩说：

“跪……跪下！”

映山和桂花跪了下来。

梁卓光开始吃力地说话：“记着，我死……之后，你铁汉叔……就是你们……亲爹，小燕……就是你们……亲妹子，小鹏……就是你们……亲弟弟……”

映山、桂花磕了一个头：“爹！记下了。”

“让一下，让一下！”

门外有人在喊，邱铁汉回头一看，邱老先生由人引着来到了床边，拉起梁卓光的手说：

“卓光贤侄，我看你来了。”

梁卓光诚惶诚恐：“老伯，您老……怎么……也来了……”

“这么大的喜事，我能不来吗？”

邱老先生又拉过邱小燕，说：“小燕是个好孩子，可毕竟年纪还小，不懂事，日后有么子做得不好、礼数有到的地方，贤侄你多担待啊，该说的一定要。”

梁卓光连忙吃力说：“老先生，言重了……你们跟我……做亲戚，这就……抬举我了。”

“不不，我孙女能进你梁家门，是她的福分。”

“我……有能给您老……敬、敬杯酒。”

“莫讲那些了，你好生躺着，邱家梁家自古就是一家嘛。”

“是……一家人！”梁卓光吃力地连连说道。

邱老先生动了感情，擦了把眼里的泪。邱铁汉看在眼里，连忙扶着邱老先生：“老伯，你看过卓光哥，就先出去歇会？”

邱老先生被扶着往外走。梁卓光忽然两眼放光，坐了起来，高声叫道：

“老伯……莫……莫走！让我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

人们都呆住了。

梁卓光一下子坐起来，还能喊出这么响亮的声音，一旁围观的村民都啧啧称奇。

然而，梁卓光已无力下床了，他一只手把住靠着床的桌沿，转过了身子，向着走到门口的邱老先生，弯下腰，把头磕在了床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零  
贰  
贰

## 下 村

150

进入七月，天就热得像个蒸笼。

一辆北京吉普车从苍翠的光明山驶出，在冒着热气的沥青公路上飞驰而过，卷起一股热浪。

车里装了台摇头风扇，“嗡嗡”地来回吹着，可吹出来的风却是热的。司机热得汗流浹背，大滴的汗水顺着脸颊滴下，空气里都是汗味。司机热得烦躁，忍不住低声发了句牢骚：“这么子鬼天气，热死个人。”

坐在后面的郑若松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心事重重。

松源是个典型的南方小县城。西北崇山横亘，最高的寨子山海拔一千五百余米。南部丘陵起伏，大龙山平地起峰，峰连三县。中部与东北部是连成片的河谷小平原，人称“松源粮仓”。平原上两条河流东西流过，最

后相汇于东部，东部就成了一个大水库，当地人形容是“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道路加庄园”。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松源县各地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后，差距更加明显。少数村子发展飞速，富甲一方。但地处丘陵地带的龙湾村等，山多田少，既少矿藏又无乡村企业，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出路在哪里呢？

“嘎吱——”吉普车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刹车声，停了下来。司机扭头对郑若松说：“郑书记，龙湾村到了。”

郑若松走下车来，揉了揉太阳穴，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后，对司机说道：“你开车回去吧，明天下午三点来这里接我。明晚县里还有个会。”说完，迈开步子径直向邱铁汉家走去。

远处，逶迤的大龙山露出了清晰的面目，屏风一样立在天边。

龙湾村还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看着邱铁汉家十年没变的土墙，郑若松不禁想起当年在龙湾大队蹲点的日子，白天带领大家热火朝天搞建设，晚上则和乡亲们聚在煤油灯下扯家常。

这一刻，时光似乎倒流了。

郑若松回过神，走过泥土坪，看到堂屋门口贴着大红喜字和一副对联，认真看了看，笑了。

邱铁汉的老娘正坐在堂屋里打着盹。

郑若松一进门，就笑着打起招呼：“大娘，你好啊！”

邱铁汉的老娘醒了，看着眼前的人，迷迷糊糊一时没看清楚，问道：“你是？”

“怎么，不认得我了啊？”郑若松哈哈笑了起来，爽朗地说道，“大娘，我还在你家吃住了大半年哩！”

正说着，玉容从后山菜地里回来了，见家里来了客人，连忙放下装满菜的背篓，走了进来。

“大嫂子，你好啊。”郑若松笑着和玉容打招呼。

“哎呀，这不是郑干部吗！你怎么来了？快请坐！”玉容想起来了，惊喜地招呼郑若松坐。

邱铁汉的老娘听媳妇这么一说，也认出了郑若松，忙笑着说：“原来是郑干部啊。人老眼花有认出你来，莫怪啊。”

郑若松连忙说道：“大娘，千万别这么说。你老人家身体还好吧？”

“好好，能呷能睡。”邱铁汉老娘上下打量着郑若松，边笑边说，“郑干部，这么多年，你可有怎么变啊。”

“哪里，我也老了啊。”

“大娘我都有说老，你怎么倒说起老来啦？”邱铁汉老娘打趣道。

“是是，大娘你没老，我也不敢老。”郑若松也开起了玩笑。

堂屋里传出欢快的笑声。

“么子事笑得这么高兴啊？”话音未落，邱小鹏就出现在堂屋门口。他刚从山上砍完柴回来，听见笑声，忙把背上的柴放在堂屋门口的石墩子旁边，跑进来一看究竟。

“小鹏，你快看哪个来了？”邱铁汉的老娘朝邱小鹏招了招手。

郑若松也不说话，笑眯眯地望着邱小鹏。

邱小鹏只一眼，就认出了郑若松来，大声地叫道：“郑叔叔！”

郑若松有些意外，说：“哦，小鹏，你还记得我？”

“当然记得，你教过我认字，还给我讲过好多故事哩！”

“小鹏伢子也长大了。”郑若松不禁感慨道。

玉容给郑若松倒了杯茶，邱铁汉的老娘随手拿起凳子边的蒲扇递给郑若松，郑若松也不讲客气，接过蒲扇边扇边问道：

“铁汉支书没在家吗？”

“他呀，不晓得哪里这么忙，清早呷过饭后就出去了，一天到晚都难得在家。”邱铁汉的老娘看似责备实则心疼地答道。

“哈哈，铁汉支书还和以前一个样啊。”郑若松忽然想起来，问道，“我看到门口贴着喜字，是小燕出嫁了吧？”

“是啊，”玉容说，“小燕上个月出嫁了，一直住在婆家哩。”

“哦。”郑若松想了想，说，“小燕的年纪也该嫁人了。”又转过头对邱小鹏说：“小鹏，高考考得怎么样啊？”

“还好吧。要等成绩出来才知道。”邱小鹏突然有些忸怩起来了。

“这伢子，谁问他都是这么说。”玉容在一旁说，“不过他跟他爹说，这次考得很好。”

“哦？考得好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讲嘞？上次听你爹说你想报考北京大学？”郑若松关心地问道。

邱小鹏小声地说：“是的。”

“好！”郑若松听了，激动地连声说道，“小鹏，有志气！你将是我们松源县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高才生！”

邱小鹏被这么一夸，更不好意思了，低声说道：“成绩还有出来，还不晓得能不能考得上咧。”

“考得上！一定考得上！”郑若松赶忙打气道，“郑叔叔相信你！”

“郑干部，这北京大学真是在北京城吗？”邱铁汉的老娘问道。

“是的，大娘，这要在以前，小鹏那可是中了状元啊！”

“好啊，小鹏如果真能去北京城读书啊，可以去看看毛主席嘞。”邱铁汉的老娘心满意足地说着。

“不瞒你们说，我以前也想着去北京读书……”郑若松不紧不慢地说道，“我读书那会儿，因为父亲是‘右派’，考不了大学，全靠我的班主任为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才读了一所农学院。虽然没去成北京，可是能上大学，我已经很知足了。”

“是嘞，以前可是耽误了不少人才哩。”邱铁汉的娘想到了自己的崽，

不由得感叹道。

郑若松有感而发地说道：“小鹏啊，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也急需各种人才，你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啊……”

正说着，邱铁汉低着头回来了。

抬头见到郑若松，邱铁汉又惊又喜，连忙上前握着郑若松的手：“郑部长，你怎么来啦？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好让我们去接你啊。”

“我都算是半个龙湾村人了，这回趟家还要你们来接？”郑若松开起了玩笑。

“人家郑干部在家等你半天了，也不晓得早点回来。”邱铁汉的老娘批评起来。

“娘，现在要叫郑部长了。”邱铁汉更正道，猛地想起郑若松已经担任松源县委书记了，连忙改口道，“不对，得叫郑书记了。”

郑若松并不在意，依旧笑着说：“还是叫我郑干部吧，你们叫得顺口，我听着也顺耳啊。”

“铁汉啊，你先领我到村里转转吧，去看望下老朋友。”郑若松说道。

“好，正好大家也都想着你哩。”邱铁汉转身就准备走。

郑若松却叫住了邱铁汉，说：“今晚还是老规矩。”

邱铁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是说，今晚还是在你家吃住！”

“好好！老规矩！”邱铁汉连忙回头对玉容交代道，“堂客，你赶紧杀只鸡炖上。小鹏，你到小莽叔家买条鱼来。”

“千万别！”郑若松赶忙拦住了，说，“都说了老规矩啰。不杀鸡，不宰鱼。”说着，走到玉容刚背回来的背篓子前，看见里面有不少新摘的菜，就和玉容交代道：“大嫂子，就麻烦你，炒个长豆角炒肉，蒸个茄子辣椒，再开个丝瓜汤吧。”



“这怎么行？”玉容说完看着邱铁汉，等男人拿主意。

“郑书记，这些菜有得味道，不下饭。”邱铁汉也说道。

“我说要得就要得！”郑若松不愿再商量，“再说了，这几样都是大嫂子的拿手菜，外面的馆子里想吃都炒不出哩。”

邱铁汉听了，嘱咐堂客：“就按郑书记说的做吧。”

邱铁汉领着郑若松在村里走着，一边简单汇报了一下村里的情况。郑若松听得很认真，不时问上几句。一路上，不少村里人认出了郑若松，都热情地上前喊“郑科长”。邱铁汉刚想纠正村民们的称呼，郑若松使了个眼色，握着村民的手嘘寒问暖说着话。

说过话后，郑若松先去看望了老英雄梁普堂。从梁普堂家出来，郑若松突然说道：“我们去看下梁卓光吧。”

邱铁汉沉默了一会儿，神情落寞地说道：“他……已经过世了。”

“啊？！”郑若松很是吃惊，说道，“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底。”

郑若松叹了口气，缓慢地说了句：“真是……”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村子里升起了炊烟，两人朝邱铁汉家走去。

一路上，郑若松都没说话。村民们生活窘迫得让人触目惊心，渴望致富的愿望真切实在，但大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对生活始终充满信心，这份乐观精神令人感动。

要改变，而且是马上就要开始改变！可千头万绪从何开始呢？

夜幕降临，牛羊归巢。

郑若松提出要搬到外面的土坪上吃。邱小鹏一听，兴奋不已，乐得直拍手叫好。他记得自从村里通了电以后，屋里装了电灯亮堂了，就再也没有在土坪上吃过饭了。

邱铁汉和邱小鹏把桌凳搬到土坪上，下午闻讯赶回来帮娘做饭菜的小燕很快就摆好碗筷。不一会儿，菜也上齐了，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

郑若松一看，除了自己要求的那两菜一汤外，还做了萝卜干炒腊肉、鱼炖萝卜。

“哎呀，不是说好了么，怎么又弄这么一桌子菜？”郑若松皱着眉头说道。

“难得家里面这么热闹，我就叫玉容多炒了两个菜。”邱铁汉的娘笑呵呵说，“都是些自己家种的菜，郑干部莫嫌弃啊。”

“大娘你太客气了。”郑若松忙说道，“弄这么多菜，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么子不好意思的啰。”邱铁汉的娘说，“上次汉儿去地区找你，你帮了大忙不说，还请他呷了饭，我们这也是应该的。”

“娘，郑干部还让铁汉上医院做了检查哩。”玉容笑着提醒道。

“是啰，你还给我带了营养品。”邱铁汉的娘说着说着眼有点红了，“铁汉能遇上你这样的好领导，真是他的福气啊。”

伴着门前“哗啦啦”的流水声，一桌人有说有笑，吃得有滋有味。

吃到快收尾时，田垄上现出星星点点的电筒光，忽隐忽现，像萤火虫在飞。走近了才发现，原来是金美月等几个村支部成员特地来请示汇报工作。郑若松跟大家聊了一会儿，说道：

“今晚就不开会了，我给大家出一道题，题目是怎样尽快使龙湾村脱贫致富。大家回去后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八点，在村部集合吧。”

## 走 访

吃过早饭，邱小鹏拎着把柴刀，准备上山砍柴。

郑若松正站在河边看风景，见到邱小鹏要出门，拦下了：“小鹏啊，上午就别去砍柴了，跟着我走一走吧。”

“好！”邱小鹏爽快地应着，想起了什么，又说道，“郑叔叔，你们不是要开支部会吗？”

“是要开会，”郑若松笑着说道，“反正你今天跟着我就是了。”

“嗯！”邱小鹏回应道，心里却一阵犯疑。

八点还差几分，邱小鹏陪着郑若松来到了村部。邱铁汉和金美月等人早已等候多时了，连忙起身把郑若松迎了进去，程文生连忙给郑若松倒了杯水。

郑若松和大家打过招呼，没有坐，说道：“今天的会我们不坐着开，而是走着开。”

大家面面相觑：走着开会？

郑若松说：“我们一块去走访几户人家，看一看，聊一聊，同志们可以边看边想一想我昨晚给你们出的那道题。”说完，转身就走。

大家来不及细想，忙跟着往外走。一行人从学校走出来，如同小学生放学般，一个接一个排着队穿过田垄间。

郑若松领着大家首先来到梁普堂家。

梁普堂正拄着拐杖，坐在门口乘凉，见一行人来到自己家，忙起身招呼，对邱小鹏说：“小鹏啊，你帮阿公给大家倒点水吧。”

“老英雄，不用客气了。我领着大家来看一看，你只管坐着。”郑若松说道。

“郑书记，欢迎欢迎啊，只是这家里么子都有得，让你们笑话了。”梁普堂当过兵，见过些世面，说起话来也有分寸。

梁普堂家凌乱不堪。

一张木门连着一扇窗，一口火灶隔着一张床。窗子上过冬时糊的旧报纸早已四分五裂，被褥凌乱地摊在床上，污黑的被面上隐约可见原本的深绿色，大概是从部队带回来的。

土灶上架着一只黑乎乎的铁锅，锅盖板也不见了小半边。郑若松走上前，揭开黑乎乎的锅盖，只见锅里还剩下小撮饭。郑若松俯身仔细看了看，问道：“老英雄，你餐餐就吃这些？”

大家都围过来，看了看锅里，发出细微的惊叹声——这哪是饭呀，就是红薯米里掺着些白色的大米——60年代初期过苦日子时吃的就是这样的。

梁普堂回答：“上两个月一滴雨都有下，蔬菜都旱死了。”

郑若松回头找邱铁汉。邱铁汉忙解释道：“冇水发不了电，村里也就冇得收入，所以供养费就拖了下。”

郑若松动情地说：“同志们，老英雄上过战场，修水库时又没了一条腿，可今天还过着这样的生活，我是心里有愧啊！”

大家听了都默不作声。

梁普堂连忙说道：“不不，怪不得汉支书和你们，村里对我好，不嫌弃我，还给我钱养着我这个冇用的残废！我感激还来不及啊！”

郑若松又问邱铁汉：“像老英雄这样困难的人家，村里还有多少？”

邱铁汉回答：“还有五六户，有的更困难些，连呷盐都难。”

郑若松转身对梁普堂交代道：“老英雄，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汉支书。如果汉支书也解决不了，你就直接跟我说！”

梁普堂憨笑着说：“有困难，真要有困难，我们自己也能解决，就不给郑书记添麻烦了。”

“这怎么是添麻烦呢？解决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工作啊。你们有困难都不来找我，那还要我这个书记做什么？坐着吃干饭啊？”

一屋子人都笑了起来。

走出梁普堂家，太阳已经热辣辣的了。邱小鹏的心，也热辣辣的。

郑若松一行接着来到了程茂田家。

程茂田家是栋土砖楼房，有一间堂屋和六间房，房子后面搭了个草棚子，养着几头猪和一头黄牛，侧边还有间小的杂房，锄头犁耙等农具摆放有序，一目了然。

程茂田家是个大家，老两口和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外加三个孙子，共十口人住在一起。两个儿子已成家，且都有了小孩，照例该分出去单过的，程茂田也不是没有这样想过，但大儿子程东虎成亲没多久就入伍当兵了，一走就是几年，再加上媳妇桂花又为程家生了个孙子，所以分家的事就一直拖了下来。前不久程东虎退伍回了村，几次和程茂田说起分家的事，程茂田都说一没钱二没地要慢慢计划，说的虽是实情，但其实是程茂田舍不得三个孙子，习惯了一大家子人住一起。

村里人都羡慕程茂田家里人多热闹，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程茂田也有烦心事。

田里的那点农活，早被儿子们接了过去，做得利利索索，不需程茂田下田。程茂田是个好木匠，虽上了年纪，但身强体健，在家闲不住，有活找上门他从不挑剔，都一口接下，因此经常出外做木工。可农忙时节一过，儿子儿媳妇们就窝在家里没事干，又找不到其他门路，农家不养闲人啊，真是急死人。

程茂田坐在堂屋里，暗自发愁。他卷了根烟，掏出程东虎给的打火机点上了，“吧唧吧唧”地抽了起来。

见到郑若松等人进门，程茂田急忙起身迎客。堂客和两个儿媳妇麻利地泡了几杯姜茶，又端上了大盘的花生和红薯片。

郑若松一坐下，程茂田就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包盒子烟，给郑若松等人敬上。郑若松接过烟，看了看，笑着说：“哟，老程，这日子过得不错啊。”

“多亏了政府，吃喝不愁了。”程茂田说着，边用打火机给郑若松点上。

郑若松见到打火机，来了兴趣：“老程，没看出来，你还挺时髦啊。”

程茂田一时没明白，看到打火机，无奈地笑着说道：“嗨，莫提了，一提这就来气。”两人昨天在村头已经见过面，说起话来也随意不少。

“嗯？这打火机不好？”郑若松吸了口烟，问道。

“这打火机好，是我那大崽不争气啊。从部队回来后净搞些不务正业的事。”

“不务正业的事？”郑若松不解地问道。他昨天听邱铁汉大概地说了下程东虎的情况，似乎和程茂田说的有很大出入。

“可不是！”程茂田有些生气地说，“自从回到家，就有一天老实待在家里的，还说要出去做么子生意……你说，他就是个农民，不好好待家里，整天想着做生意赚大钱，还想把两个弟弟也一起带出去，是不是不务正业？”

“老程啊，这年轻人嘛，出去走走见见世面总是件好事，你不该拦着啊。”郑若松语重心长地说道。

听郑若松这么说，程茂田顿时心冷了半截：原本想着让郑若松好好教育教育下程东虎的，有想到郑若松反而向着儿子说话，这下，崽怕是更留不住了。

“可是，农村里的人出去能做么子呢？”程茂田终于说出了积压在心底的疑问。

“老程，俗语都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肯吃苦肯学习，还怕会饿到不成？再说了，儿大世界大，你就让他们出去闯吧。”郑若松安慰着程茂田。

“是啊，老哥，树挪死人挪活，人要挪了才活得好啊。”邱铁汉平时做



惯了思想工作，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

“话是有错，可我总担心……”程茂田说了一半不说了。程茂田在家成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真要说出个一二三时，他却哑口无言了。

“老程啊，你在村里待惯了，外面的世界你可能不太了解。”郑若松往前凑了凑身子，说道，“现在国家正是发展的的好时候，各地都在提倡发展经济，办厂子开公司，搞得热火朝天，机会是到处有啊。你不单不要把儿子留在身边，还要把他们往外面赶！”

程茂田惊异地看着郑若松。

“再说了，你家的田只有那么多，地里的农活也只有那么多，你把三个儿子都留在身边，他们又都不愿跟你学木工手艺，那你要他们做什么呢？难道要他们年纪轻轻的，就在家吃闲饭？真要是那样，儿子们怨你不说，村里人也会说你害了他们啊。”郑若松说完喝了口姜茶，看着程茂田。

郑若松简单几句话，说中了程茂田这几天的烦心事。

“茂田阿伯，东虎哥给我写的信里说了好几次要出去闯一闯，上次和我呷饭时还说着哩，你就让他去吧。”邱小鹏也劝着程茂田。

程茂田想了想，把手中的烟屁股丢在脚下，一脚踩熄，下了决心般说：“好吧，让他们出去闯一闯！”

“对嘛，这就对了嘛。”郑若松笑着身子往后仰了仰。

屋里人都笑了起来，程茂田的堂客也开心地笑了。程茂田见了，也不由得笑出了声。

正说笑着，程东虎领着两个弟弟闻讯赶回了家，一进门就上前握住了郑若松的手，高声地喊了句“郑书记好”。

邱铁汉起身向郑若松分别介绍了兄弟三个。

“哦，这就是龙湾村有名的‘程家三虎’吧。早就听说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郑若松笑着说，看着高高大大、英武挺拔的程东虎兄弟，转头对程茂田说道，“老程啊，你有福气，养了三个这么好的儿子。”

“哪里哪里，都是大家给面子说得好。”程茂田谦虚道。

“郑书记过奖了。”程东虎落落大方地说着。

郑若松觉得程东虎有些眼熟，又看了看，想了想，恍然大悟说道：“你是当年建水库时那个少年先锋队队长吧！”

程东虎有些意外，说：“郑书记真是好记性！还记得那些。”

“听说部队要留你，你怎么没留在部队啊？”郑若松问道。这些情况都是邱铁汉昨晚跟郑若松说的。

“我是觉得部队管理太严，而我图自由。”程东虎觉得郑若松没官架子，便也不说表面话。

“哦？部队是强调纪律的。那你想做什么呢？”郑若松来了兴趣。

“我想出去做生意。在部队也和一些生意人打过交道，学了不少东西。”程东虎说完，看了看程茂田，接着说，“可是我爹怎么说都不同意。”

“东虎哥，茂田阿伯同意了！”邱小鹏兴奋地插了句嘴。

“同意了？”程东虎难以置信。

“是的，郑书记亲自给你做好了思想工作哩。”邱铁汉笑着说。

程东虎看着爹。程茂田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太好了！爹，谢谢你！”程东虎真是喜出望外。

“要谢你就谢郑书记和汉支书他们吧。你爹我都要谢谢他们哩。”程茂田说。

“郑书记，谢谢你！”程东虎又握住郑若松的手，使劲摇了摇，说，“多亏了你们，这下，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你有什么打算啊？”郑若松大笑着问。

“我打算先去南方考察一下打火机厂，可以的话就先加盟办个小厂。”程东虎早已做好了打算。

又是打火机！郑若松转头看了看程茂田。

程茂田仍然笑着说：“你想好了就去做吧。”

郑若松笑着对程茂田说：“老程，这么好的儿子，你还想只留在身边！”



早该放虎出山喽！”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

程茂田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对程东虎说：“崽啊，你出去了要好好做，做出番成绩报答郑书记和汉支书他们啊。”

“爹，你放心吧！”程东虎信心十足地说道。

“这就好！”郑若松对程东虎说，“东虎，拿出你当年少年先锋队队长的干劲来，拿出你军人不服输的精神来，拿出你在部队里学的本事来！我相信，你们‘程家三虎’一定会打出一方天下！”

程东虎一激动，立正给郑若松敬了个军礼，铿锵有力地说：“请郑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干！”

郑若松冷不防给吓了一跳，拍了拍程东虎的肩膀大笑起来。大家见了也乐得哈哈笑。

“好，有志气！”郑若松满意地点着头，又对程茂田说，“不出几年，你们程家将成为龙湾村的致富大户！”

“承郑书记贵言，”程茂田忙起身说，“我也不求他们发多大的财，只要他们几个在外面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老人说的朴实话让人感动。

郑若松看了看屋子里的人，缓缓说道：“东虎这样的年轻人有抱负有志气，走出去闯世界，是你们村里发展的一种出路，也是所有落后农村的一种希望啊。”

所有人都没出声，静静地听着。

“村里也要向东虎这样的年轻人学习，学习他们勇闯出路、开拓市场的精神。”郑若松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我听汉支书说你们支委有人提出要办个茶叶厂，是哪一个啊？”

“是金美月。”邱铁汉说着看了一眼金美月。

金美月有些怯弱地站了起来。

“很好！”郑若松摆了摆手，示意金美月坐下，接着说，“毕竟是年轻人啊，有想法，有魄力！我看，这个想法完全可行！”

又转头对邱铁汉说道：“你们支委好好筹划筹划，再开个村民大会，听取下大家的意见，完了整理份材料交给我。现在正是发展经济的好时候，你们千万要抓紧，宜早不宜晚啊。”

“好，我们马上着手准备。”邱铁汉表态道。

“有什么政策上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中间遇到的困难，我可以帮的一定会帮着解决，但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啊。”

“我们尽量自己解决。”邱铁汉充满信心地说。郑若松这番话说得太及时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

“我相信你们。”郑若松说着，又对程东虎半开玩笑地说，“东虎啊，等你们发财了，可千万不能忘了村子里的乡亲们啊，要为村里的发展和建设出份力啊。”

“郑书记放心，只要村里有需要，我们三兄弟一定第一个出力！”程东虎说起话来依旧保持着军人的慷慨激昂。

“好，有句话管这叫什么来着？”郑若松故意问道。

“吃水不忘挖井人！”邱小鹏抢着大声答道。

郑若松看着邱小鹏，开心地说：“小鹏说得对，吃水不忘挖井人！”随即又意味深长地说，“小鹏，这也是郑叔叔要和你说的话啊。”

邱小鹏认真地说：“郑叔叔，我记住了。我以后有能力了，也会回报村里的！”

“好，村里以后也靠你们了。来，让我们大家为东虎、小鹏这样的人鼓个掌！”说完，带头鼓起了掌。

堂屋里响起响亮的掌声。

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微红着脸，手足无措地喝了口姜茶。好辣好甜的姜茶啊。

郑若松领着一行人，又看望了村里几户困难户，嘘寒问暖。最后，一行

人来到邱小莽家。

简单参观了邱小莽家后山的果园后，邱小莽领着大家来到了河边。大柳树旁，一幢新建的三层水泥房醒目地立在田里——养殖场已初步建成了。

听了邱小莽的想法后，郑若松高兴地说：“小莽啊，你找到了一条好路子！”

“郑书记，规划是想得好，就是不晓得能不能成功哩。”

“路子对头，政策对路，肯定会成功！”郑若松突然像想起了什么，问道，“小莽啊，你怎么会想到要养蛇啊？”

邱小莽笑了：“这个嘛……郑书记，你看了就晓得了。”说完，冲香妹使了个眼色。

一道清亮悠长的乐曲声响起，郑若松以为有人在吹笛子，环顾周围却没找到吹笛子的人，再循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香妹在吹着树叶。

郑若松正一脸诧异，邱铁汉拍了拍他的胳膊，笑着指了指前面的河。

郑若松顺着邱铁汉所指的方向望去，猛地发现清澈的河水里竟然有条蛇，而且，那条蛇似乎还在随着香妹吹出的曲调凌波舞动！

过了会儿，香妹吹的曲子停了，那蛇也停止了摆动，飞快地爬进了香妹脚下的竹筏子里，不再出来了。

郑若松看得呆了，问香妹：“这蛇是你养的？”

“是。”香妹笑着答道。

“它还听得懂你的话？”郑若松说完，觉得自己没说清楚，又改口问，“我是说，这蛇听得懂你吹的曲子？”

“嗯，听得懂。”香妹点了点头。

“太神奇了！”郑若松似乎还在回味，随即兴奋地说道，“我看，这个完全可以搞成一个旅游项目嘛！”

旅游？村子里有什么好看的？

“就以香妹这个舞蛇为卖点，把城里人吸引过来。”郑若松也来了兴致，

侃侃而谈起来，“来了就得吃饭吧，村民自家都种了菜，还有鱼啊蛇啊也是现成的，吃完饭，再来几个小莽家种的水果，保证来的人个个都满意而归！”

“这个主意好！”众人纷纷说道。

“嗯，郑书记这个想法太好了。”邱铁汉也深受启发，兴奋地说道，“操作简单，家家户户都能搞，而且都是现成的，不要再搞好多建设了……村委马上开会研究研究。”

“如果搞成了，你们可要付给我出点子的钱啊。”郑若松开起了玩笑。

河边响起了朗朗欢笑声。香妹脚下的竹筏子里，棒棒蛇悄悄探出了头，左右张望着。

邱铁汉看了下时间，已经到了吃饭时间，便轻声提醒郑若松。郑若松这才想起晚上还有个会，就告别了邱小莽，跟着邱铁汉往回走。

邱铁汉并没有带着郑若松回到自己家，而是来到支部所在的学校。郑若松以为还要开个会，也没在意，直到见到学校土坪上摆了两桌饭菜，站住了，语气有些严厉地问邱铁汉：“汉支书，不是说老规矩，在你家吃住吗？这是什么意思？”

“郑书记，莫误会，这不是村委的安排。”邱铁汉笑着答道。

“那这是……”郑若松这下糊涂了。

“郑书记，欢迎你来龙湾村。”邱老先生从支部快步走了出来，笑呵呵地和郑若松打着招呼，银须飘飘。

“啊呀，是邱老先生啊，你老好啊。”郑若松也快步走上前，握住了邱老先生的手。

“郑书记，莫怪汉支书，这全是我的意思。”邱老先生中气十足地说，“铁汉贤侄再三和我说了你定下的规矩，我明白。你是书记，管得了铁汉贤侄，可管不了我这个老农民啊。你当年修水库建学校，龙湾村受了你的大恩，现在又来到村子里帮我们谋出路，今天我这老朽就代表龙湾村请你呷个饭，粗茶淡饭不成敬意，还望郑书记赏个薄面啊。”说完，邱老先生作了个揖。

“邱老先生言重了！”郑若松连忙扶起邱老先生，深受感动地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说，我也没做什么，实在是受之有愧啊。”

“郑书记过谦了。这么说，这餐饭你愿意我陪你呷啰？”邱老先生笑着问。

“邱老先生，应该是我陪你吃。”郑若松扶着邱老先生走到酒桌前，几回推让后，把邱老先生让到主位坐下。

见主客都已落座，几个堂倌开始上酒菜，不一会儿，两桌上就摆了七八个菜。郑若松一看，有鸡有鱼，有荤有素一大桌，还有一大碗泛着黄油的汤。

邱铁汉介绍道：“这汤是刚炖的蛇汤。”

蛇？郑若松问道：“是邱小莽养的蛇吗？”

“正是正是，”邱铁汉笑着说道，“小莽说感谢郑书记的关心，非得送来两条自家养的蛇，让郑书记尝尝味道。”

邱老先生也说道：“这可是小莽贤孙的一番心意。”

郑若松也笑着说：“好，邱小莽的养殖场起了步，这心意我领下了。”又对邱老先生说，“邱老先生，这也太丰盛了，弄这么多菜。”

“你是贵客临门，是我们龙湾村的荣耀啊！”邱老先生拍了拍郑若松的手背。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你们！”郑若松说道。

“是啰，客随主便嘛。”邱老先生又对邱铁汉说，“让大家入座吧，可以开席了。”

就座的除了邱铁汉、邱复林和金美月外，都是村里的老辈人家。

见大家都已坐下，邱老先生正准备起身讲话，郑若松用手压住了邱老先生的胳膊，轻声说：“邱老先生，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可讲？”

“郑书记，你尽管说。”

“我想，麻烦你叫人把村里的孤寡老人也叫过来，一起吃吧？”郑若松说着，试探地看着邱老先生。

邱老先生听了，两眼闪出惊喜的光芒，笑着说：“还是郑书记想得周到啊！这个好办。”

说完，对堂信说道：“开多一席，备好碗筷。”停了下，回头对郑若松说，“菜现在炒也来不及了，要不委屈郑书记下，匀点菜过去？”

“好好，没问题！”郑若松开心地说道。

邱老先生又对堂信吩咐道：“菜不用做了，每桌匀点菜出去，快去准备吧！”堂信应声退下，忙着搬桌凳摆碗筷。

邱老先生又对邱铁汉说：“铁汉贤侄，辛苦你们一趟，把村里的孤寡老人都请过来吧。”郑若松又交代道：“汉支书，把老英雄也请过来。”

邱铁汉早已起身，说了句：“放心吧，一定都请到。”说完，和金美月小跑出去了。

不大会儿的工夫，金美月领着村里的几个孤寡老人走了回来。郑若松起身一一握了握手，邱老先生在一边做着介绍。老人们握着郑若松的手，感动不已，有几个都忍不住老泪纵横。

邱铁汉也领着个人赶了回来，邱老先生一见有些意外——竟然是顺四癫子。顺四穿得也算体面，衣服虽破旧，却洗得干净，人看着也显得整洁又精神。

郑若松握着顺四的手，说道：“你是邱嘘云老先生吧？”

顺四竟然说：“正是本人，郑书记，你也叫我顺四吧。”

邱老先生开始还担心顺四会胡言乱语，一听这话，有些吃惊。这顺四怎么不癫了？

一番寒暄后，三桌人坐得满满的。

邱老先生起身，声音洪亮地说：“各位本家，今天是个好日子！”

邱老先生停顿了下，望了望在座的人，接着说：“各位都还记得，郑书记还是科长的那会儿，也是来的我们村，帮我们搞建设，修水库修长堤，还帮着建了这座学校，给我们造了大功德。现在，郑书记又到我们龙湾村来了，

也是帮着我们发家致富！做人要知恩图报，以前村里穷，有办法招待，现在生活好了起来，有条件了，虽说也是些家常便饭，可也算我们的一番心意。今天我们邱家人借这机会，好好感谢下郑书记！”

邱老先生举起了酒杯，说：“来，让我们敬郑书记一杯酒！”说完对郑若松说：“郑书记，有好酒好菜，你莫要嫌弃啊。”

在座的都起身举起了酒杯。

郑若松连忙起身，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邱铁汉忙拦住了郑若松，对邱老先生说：“邱老先生，郑书记等下还要赶回县城，他晚上还有个会要开。这酒就由我代喝了吧。”

“哦，这样啊，就听铁汉贤侄的！”邱老先生爽朗地说道。

“邱老先生，汉支书有胃病，喝不得酒。”金美月也站了起来，说，“郑书记的这杯酒就由我来代喝吧。”

邱老先生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点着头说：“好好，喝酒不勉强，这样最好！”

金美月正要喝，郑书记叫住了她。

郑若松高声说：“我谢谢你们。这杯酒，我自己喝！”

所有人都望着郑若松。

郑若松提高了音量，说道：“我和龙湾村有感情。作为县委书记，看到还有这么多乡亲们生活贫苦，我很自责，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这顿饭我是受之有愧啊。”

郑若松停了下，看了看左右，又说：“看到大家都还相信我们，我很感动。这两天我在村里走了走，看了看，见到大家都渴望摆脱贫困、发家致富，不少人摸索出了门路，更多的人也在想着办法、要出去闯世界，我很振奋。我今天做了个决定——我要把龙湾村作为我当县委书记的挂钩点。”

酒桌上一阵议论声。邱铁汉事前完全不知情，被郑若松的决定震惊了。

“乡亲们，以后，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没有过不了的河，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郑若松一席话说得在座的大家情绪高涨。

邱老先生也深受感染，对郑若松说：“郑书记，我代表邱家人谢谢你！”

郑若松说道：“邱老先生，乡亲们，我相信，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龙湾村一定会干出大名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这杯酒，我敬你们，干！”说完，一仰头，一杯酒喝得一滴不剩。

“干——”土坪里响起响亮的喊声，清脆的碰杯声此起彼伏。

零  
贰  
肆

## 办 厂

龙湾村正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支部开了个会，一致同意将村里办茶厂的事提上日程。出师总不能无名，首先得取个名字，讨论了半天，定下来叫“大龙山新兴茶厂”，听着大气又响亮，邱铁汉任厂长。办茶厂的点子是金美月提出来的，邱铁汉便提议由金美月担任副厂长，大家都赞成，唯独邱复林阴阴地说道：

“金美月是计生干部，管生崽结扎的，这办茶厂的事她也懂？”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意识到刚才都把邱复林给忽略了。

“那我们村也有人懂啊？”程文生说道。

“要不，让老支书做副厂长吧。”角落里有人轻声说。

这话正中邱复林下怀，他想着假意推辞几句再应承下来，但想到开头自己说的话，突然又觉得刚才那人的话酸酸的，不怀好意，便有些生气地说：

“我也有得那能耐！”又心有不甘地说道，“总得找个懂的人来吧。”

邱铁汉一听，微微一笑：“这事好办，我一早已想好了。”



“哦，是哪个？”邱复林不依不饶地问道。

“现在还不能说，我们想请，人家还不一定肯来哩。”邱铁汉不紧不慢地说道。

大家议论纷纷。

“我们分头进行，一边做好办茶厂的准备，一边去请能人来。”邱铁汉言简意赅，大家没有别的意见，事情就这么定了。

当天傍晚，村口的大喇叭又响了，不过这次传出的不是程文生堂客的河南话，而是邱铁汉的粗嗓门。邱铁汉好几年没喊过大喇叭了，村民们觉得新鲜，都走到堂屋门口，侧着耳朵仔细地听。

邱铁汉对着生疏已久的话筒，竟有些紧张，说起话来舌头不听使唤。喇叭里传出几声“咕噜咕噜”声，村民都笑着说“汉支书肯定又在喝水了”——邱铁汉一紧张就喜欢大口喝水。

邱铁汉大概讲了下村里要办茶厂的事，最后，他说道：“明天上午九点，在学校操坪开村民大会，大家都要来——”抑扬顿挫的声音在龙湾村里回荡。

邱铁汉走出广播室，就见到门口已聚了十几个村民。大家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邱铁汉一句话都没听清楚，便扯着喉咙喊道：“大家都莫急，有么子事，明天在大会上说！”

村民们依旧围着邱铁汉，程文生情急之下扒开人群，大声说：“汉支书，郑书记来电话找你哩！”一把将邱铁汉拉回了广播室，又转头把村民们劝散了。

程文生苦笑着说：“看来大家都很关心办茶厂的事啊。”

“这样才好啊。”邱铁汉笑着说，“大家都关心，事情才好办！”

“明天的村民大会看样子不好对付啰。”程文生有些担心。

“放心，再硬的骨头我们都能啃下来。”邱铁汉信心十足，“而且，我们要把大家的心都搞热了。”

第二天，邱铁汉吃过早饭，领着邱小鹏往村学校走去。

学校的土坪里人头涌动。程文生和金美月几人昨天连夜简单地布置了下会场——两张八仙桌拼成主席台，后面立着块黑板，上面贴着张红纸，写着大大的“龙湾村村民大会”；下面整齐地摆了二十多条长凳子，两边靠墙还各放了十几张孩子们上课用的小木凳。

见到邱铁汉，不少人又围上来问东问西。邱铁汉也没说什么，只是笑着和他们打着招呼。

为了让不便出门的村民也听到大会议程，邱铁汉让程文生接了根线，把广播室的话筒摆在了八仙桌上。程文生忙完，看了看表，差不多到九点了，就挤进人群，拉了拉正和邱老先生、梁老武师说笑的邱铁汉。邱铁汉要两位老先生一起上主席台，邱老先生连连摆手，说：“支部开村民大会，又不是族里开大会，我俩坐下面就好！”邱铁汉便将两位老先生扶着坐在前排的长凳上，一个跨步，上了主席台。

大家见状，都各自找了地方坐下，等着邱铁汉讲话。

龙湾村好多年没开过村民大会了。看着台下乌压压的人群，望着那一双双炽热的眼睛，邱铁汉不免有些紧张，不由自主地端起搪瓷杯喝了两口水，台下发出一阵哄笑声。

邱铁汉润了润嗓子，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从办茶厂的缘由，到今后生产销售的具体规划，邱铁汉越讲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传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在大龙山回响着。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龙湾村人世代守着终年云雾萦绕的大龙山，出产着上好的茶叶，却因为产量少，都只能留着自家喝或送亲戚，换不来钱。听了邱铁汉一席话，村民们眼前一亮，眉开眼笑地讨论起来。

“乡亲们，村里办企业，劳动力的问题最好解决，村里这么多后生仔，是吧，难的是钱的问题。”邱铁汉停了片刻，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大概算了下，需要八九万块钱。”

“八九万?! ”会场里有人惊叹。对龙湾村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

字啊！刚才还气氛热烈的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

钱从哪里来呢？

光想着摘果子，忘了这树都还没有栽呢。靠村委？村里连换个电话机的钱都难，再说，欠了多年的贷款至今还拖着没还。靠村民？家家户户都知根知底，日子好过点的就那么几家，邱富山的钱是他崽给的，邱小莽的钱刚好建了养殖场，谁家都没有闲钱，何况，村里还有不少困难户啊。

邱铁汉的话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每个人身上，有人发出叹息声，还有人发起了牢骚：有钱还说办茶厂，这不逗人耍么？

邱复林坐在下面，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邱铁汉料到大家会是这种反应，接着说：“乡亲们，都莫急，办法总是有的！”

大家都不作声了，望着邱铁汉。

“村里已经跟县里打了报告，郑书记答应给我们五万块的贷款，剩下的四万块钱，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了。”

四万块也不是个小数目啊。会场再次陷入沉默。

“乡亲们，村里办茶厂，是关系到每一家每一户的事。县里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大半的资金，剩下的钱，我们不能再伸手要了，得靠我们自己，不能让人把我们龙湾村人看扁了！”邱铁汉慷慨激昂地说道。

“对，靠自己！”台下一片赞同声。

“老话说得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村委的意见是，有钱的可以以工代款，有钱的就以资代劳，这样，能挣钱的出去挣钱，不能挣钱的就安心种好田、建好厂，关键是安排好，大家要齐心！”

“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纷纷发表着意见。

这时，有人穿过拥挤的会场，走到主席台前，交给邱铁汉一样东西。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梁映山。

邱铁汉慢慢打开报纸，里面是一叠按面值大小码得整整齐齐的钱。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梁映山指着桌上的钱，说道：“乡亲们，这里是一千两百三十五块钱。”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梁映山的用意。

“我成亲时，收了乡亲们的人情，用掉的不多，剩下的都在这里了。”梁映山有些激动起来，“我爹临终前再三交代，一定要把这钱还给乡亲们。”

台下发出一阵惊叹声，议论纷纷。

梁老武师“霍”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汉支书，这钱当初我们就说好了的，过后不算账！”

“对，送出去的人情怎么能收回来！”有人大声附和道。

“映山，这钱你收起来，人情不急着还的……”邱铁汉也劝道。

“多亏大家帮手，我们家才能风风光光办了喜事，也了了我爹的心事。映山借今天这个机会，代表我爹，感谢大家！”说完，梁映山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声音哽咽地说道，“我爹说了，乡亲们的这份情，他是冇得办法一家一家上门还了……现在我把钱带过来，还了爹的心愿，给村里办茶厂！”

会场上响起阵阵掌声。梁映山咧着嘴笑了，邱铁汉也湿着眼笑了。

梁映山刚走下来，程东虎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上去，干净利落地说：“感谢乡亲们送我去参军，在部队几年，我入了党，也学了点技术。过些天，我就要外出闯世界了，参加不了村里的建设，在这里，我捐两千块钱……”

“东虎，这可是你的复员费啊。”邱铁汉一听，情急之下拉住了程东虎。

“汉支书，这也是我的一份心意。”说完，程东虎把钱放在了桌上就走了下来。

会场再次响起掌声。“老程啊，你这个崽了不起！”听着身边的人称赞，程茂田露出了得意的笑。

邱少荣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会场。他挤到会场前，左手拿着一叠报纸包着的東西交到邱铁汉面前，转身笑着说：“乡亲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不，我一回村，就赶上了村民大会。”

台下发出一阵欢笑声。

“我也是龙湾村人，村里的事，也得算我一份。”邱少荣环顾了下，高声说，“村里办茶厂，我一万个支持。我这人也做不了么子事，就捐三千块钱，算是我出一份力！”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邱富山扬扬得意，忽然间，看到坐在墙边的秋娥嫂正笑咪咪望着自己，情不自禁地挺了挺腰，意味深长地笑了。

“不过，这次我有个要求。”邱少荣说道。

捐款还有要求？

“上次修水库村里就给我一张证书，这次啊……”邱少荣回头看着邱铁汉，说，“我要一张更大的证书！”

村民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邱铁汉也笑着说：“好，给你张最大的证书！”

邱少荣笑着，微微弯着腰，向鼓掌的村民们致谢。

经由村口的大喇叭，一阵阵响亮的掌声，一片片欢快的笑声，在龙湾村里响起，在大龙山里回荡，传到了十里三乡……

人逢喜事精神爽。

邱铁汉领着金美月和程文生，眉开眼笑地来到了村头的石桥。三人坐在桥墩上有说有笑，不时朝路口张望着。

昨天下午，郑若松给龙湾村村委打来电话，电话是程文生接的。电话里，郑若松问起了村里茶厂的筹备情况，程文生如实地汇报了。郑若松随后说他在县里组织了几个专家，第二天便会来龙湾村实地考察和出谋划策。程文生仔细记了下来，放下电话就跑到邱铁汉家，结果玉容说邱铁汉去了梁映山家。程文生二话不说，又往梁映山家一路跑去，半路上碰上了往回走的邱铁汉。

程文生气喘吁吁地把郑若松交代的事说了，邱铁汉一听，高兴得直搓手。

等了半个来小时，一辆绿色的吉普车拖着尘土开了过来，程文生跳了起来，喊道：“车来了，车来了！”

吉普车在桥头慢慢停下。邱铁汉急忙迎上前去。

司机下车和邱铁汉握了手，自我介绍姓谭，是郑若松的司机，受郑若松交代送几个专家来龙湾村。车上又下来四人，谭司机一一做着介绍。来的都是规划局、设计所的专家，看见最后一人时，邱铁汉大感意外，金美月更是愣住了——竟然是刘力强！

司机介绍道：“这位是刘力强，县茶厂的副厂长，办茶厂的事你们只管问他就对了。”

邱铁汉一脸欣喜，笑着说：“力强，怎么是你啊？”

“怎么，你们认识？”司机纳闷了。

“岂止是认识啊。”刘力强笑着说，“谭师傅，汉支书可是我的表舅！”

“原来如此。”司机也哈哈笑了起来，“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说笑了几句后，司机对邱铁汉说：“汉支书，专家我送到了，郑书记说接下来的两天由你负责，吃住是老规矩。”

“请郑书记放心，我一定按老规矩招待好几位专家。”邱铁汉说道。

老规矩？刘力强忍不住问道：“谭师傅，郑书记说的这老规矩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郑书记就是这么交代的。”司机也是一脸纳闷。

邱铁汉忙笑着解释道：“郑书记的老规矩，就是吃住在我家，不杀鸡，不宰鱼，不搞特殊。”

几人听后大笑起来，连声说着：“这老规矩好。”

“那好，我后天下午再来接你们。”司机说着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怎么，谭师傅，你这就要走了？”邱铁汉连忙问道。

“是啊，郑书记下午还要去下面检查工作，我得赶回去。”司机说着发动了车子。

“吃完饭再走吧。”邱铁汉挽留道。

“是啊，饭菜很快就弄好了，不耽误多少时间。”金美月也热情地说道。

“谢谢你们，可我真得走了，郑书记最讨厌迟到了。”司机拉上了门。

“你看，连水都有喝上一口。”邱铁汉有些过意不去，也不好再挽留，只好说，“真是辛苦谭师傅跑这一趟了。”

“等你们的茶厂办起来了，我再跟着郑书记来喝杯好茶！”司机边说边挥手，车子又拖着一路的尘土开走了。

随后的两天，邱铁汉和支部的几个人，白天就领着专家在村里到处走走看看，晚上则在邱铁汉家开会，商量大小事宜。

专家仔细研究了几处的土质和地形条件，把茶厂选在老山冲水库旁边的大龙山脚下。

这是个好地方，土地平展，背面青山逶迤，前面田畴开阔，两边山丘环绕。邱铁汉当初也是看中这里。他露出兴奋的神色，想了想，问：“水源问题怎么解决？”

一个年龄大点的专家说：“在渠下修个蓄水池。”他是这次专家组的组长。

邱铁汉接着说：“电好办，从水闸那边架线过来就行。”

专家组组长说：“如果厂子办大了，水闸的电力也不够，就得另接高压线。”

刘力强接着说：“办茶厂，路不通可不行，要不产品怎么运出去？”

邱铁汉哑住了，他确实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刘力强说：“村里要修条马路，要直接通到茶厂。”

另一个专家补充说道：“对！并且这路要马上修，建厂时也得来回运材料和机器设备。”

邱铁汉原本想着，村里劳动力多，就算手抬肩扛也能把厂子建起来。听专家这么一说，不由心服口服点了点头，看来，自己这老观念是得改改了。

“明天我们就组织人手开始修路！”邱铁汉豪气地说道。

“这么急？”专家组组长笑着问道。

“不急不行啊。”邱铁汉憨厚地笑了，说，“乡亲们比我还急呢，这穷日子是过怕了。”

“好！就是要有你们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啊。”专家组组长脱口而出。

程文生忙着做会议记录，就由金美月来给在座的人倒上烧好的开水，杯里泡的正是龙湾村自产的云雾茶叶。

刘力强等金美月给自己倒好水，看着她，轻声说了句：“谢谢！”

金美月礼貌地微笑着，见到刘力强正望着自己，忙转过脸，接着给旁边的人倒水。等到她忙完走回座位坐下时，想起刘力强刚才注视着自己的目光，脸微微红了。她知道，刘力强一定有很多话想对自己说，可说了又能怎么样呢？与其让两个人都痛苦，倒不如干脆就什么都不说，各过各的生活。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让它们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吧。

两天后，司机按照说好的时间来到了龙湾村。邱铁汉领着全体支部委员，热情地欢送专家一行人。临走时，邱铁汉给每人准备了包茶叶，程文生拿来了几捆晒干的竹笋放在车厢后面，感谢了一番，并邀请大家茶厂建成时再来参观指导。

专家组组长笑着说：“放心吧，我们一定还会来的。”

刘力强突然探出个头，看了金美月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我说不定会提早来哩！”

金美月隐隐约约猜到了这话的意思，可一见刘力强那熟悉的、炽热的目



光，整个脑子都空了……

邱铁汉安排好修路的人手后，心里着急，交代了几句，就急急忙忙赶到了乡政府，径直找到了财政所办公室。

乡政府的办公楼很普通。它是由一座院宅改成的，院宅的主人原是龙口乡的大地主，解放前携家带口连夜逃跑了，不知去向。院里的老房子早已经拆毁，改建成了红砖楼房，只剩方正的青石地面发着幽幽的暗光，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韵。中间两株桂花树经过岁月的洗礼，长得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乡财政所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邱铁汉伸长脖子往里一望，只见办公桌后的靠椅里斜坐着一个人，邱铁汉认出那人正是娄止后。

娄止后正和人说着话。只见他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说道：“你这款，最多只能贷五千元！”语气虽淡，却是不容争论的意思。

“这不够啊，这么大的项目，五千元不顶事，只够喝汤！”说话的人背对着邱铁汉站着，邱铁汉只能看到一个干瘦的背影。

“哎呀，老支书啊，能喝汤就不错啦。上头只给了乡里这么点钱，你让我怎么办？”娄止后皮笑肉不笑地说。

“娄所长，你行行好，多贷点吧。”背影几乎是哀求了。

“都给你们了，其他人不是连汤都没得喝了？”娄止后不为所动。其实多给个几千块万把块的也不是不行，可是眼前这人太不会办事了，一点意思都不表示表示，空空两手来，就想带几万块钱走？还真把他娄止后当仆人啦？

“娄所长，我们村是乡里刘书记的点，这么大的工程，你得看在刘书记的面子上，无论如何关照关照啊！”那人没办法，只有搬出“救兵”——龙口乡党委书记刘东平。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就坏事了。娄止后显然生气了，不耐烦地说道：“就五千块！你们要就要，不要就算了。”说完觉得不够解气，又冷冷地说，“就算是刘书记亲自来，也只有五千块。”

娄止后一点都不忌惮刘书记，因为他看到邱铁汉正站在门口。

邱铁汉听着娄止后的话，想到村里还欠着贷款没还，觉得进去了也是脸难看话难听。可一想到建茶厂急需用钱，再难看的脸都要面对，再难听的话也得听着啊，再说这笔贷款可是郑若松书记点名下拨的，这娄止后多少会卖点面子吧。

邱铁汉正迟疑着，娄止后却瞥见了，连忙招呼道：“哎哟，邱支书啊，快请进！”

邱铁汉笑着脸走了进去。这才看清楚站着的人是龙甲村的周支书。

周支书尴尬地和邱铁汉点头打了招呼。

娄止后热情地说：“邱支书，请坐！”

邱铁汉见周支书也是站着，便笑着说：“不用了，站着就行。”

娄止后明知故问地说道：“邱支书，你找我，恐怕不是来还村里欠的款吧。”

邱铁汉脸一红，尴尬地回答道：“不是，是……”

不等邱铁汉说完，娄止后插嘴说道：“那也是来要贷款的啰？”

“是的。”邱铁汉点了点头，老实地回答道。

娄所长这时转头对周支书说：“你看，又是来要贷款的。老支书，我知道你们村是刘书记的点，才贷给你五千块，不然一千块都难啊。你看人家龙湾村，可是县里郑书记的点，我也只能贷给他五千块啊。”

邱铁汉傻眼了。郑书记明明说的是五万块啊，怎么一下就只有五千块啦？他正想说话，娄止后抢着对周支书说道：“老支书，要不你先把五千块贷回去？还差多少，你让刘书记帮着想想办法，最好是像邱支书这样，直接由县里划拨下来，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

邱铁汉这才明白，原来娄止后是借他当枪使。既拿县里郑书记压住了乡里刘书记，谁都没得罪，又显得自己做了好人，兴许还能落得个好名声，真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啊。

周支书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娄止后见周支书没意见，飞龙舞凤地写了张条子，又从抽屉里拿出公章，对着嘴哈了口气，“啪”地一下盖在条子上。他扬了扬条子，看了眼自己的名字上的大红公章，满意地交给周支书：

“老支书，你拿这条子，去隔壁办手续拿钱吧。”

周支书接过了条子，看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娄所长，谢谢了。”

娄止后依然皮笑肉不笑地说：“老支书客气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应该的。”

周支书转身看了眼邱铁汉，苦笑了一下，走出了办公室。

娄止后再次让邱铁汉坐下，又递过根烟。

邱铁汉连忙起身接过烟，拿出程东虎送的打火机给娄止后点上。见娄止后对自己这么热情，邱铁汉有些受宠若惊。他哪里明白，娄止后其实只是对邱铁汉背后的郑若松热情罢了。

娄止后上次来龙湾村要欠款，结果连餐像样的饭菜都没吃上，原本对邱铁汉没好感，但自从前些天听说郑若松将工作点放在龙湾村后，他不得不有所改观，尤其是这次龙湾村的贷款，那可是郑若松指名下拨的，不经他手，他想截留也是有心没胆啊！

邱铁汉见娄止后没有出声，知道在等自己先张口，便说道：

“娄所长，你也晓得，我们村要办个茶厂，这两天已经选好址了，路也开始修了，只等着那笔贷款一到账，我们就能动工和购买机器设备，还要请你多多支持我们……”

“你们想要多少？”娄止后不紧不慢地问道。

“茶厂建好和投产，大概需要十来万，你就贷给我们十万吧。”邱铁汉开门见山。他知道肯定贷不了这么多，但为了给自己多留点余地，不得不狮子大开口。

“十万？”娄所长大吃一惊，“邱支书，你开玩笑吧？我这里加起来都没有十万呢。”

娄止后吸了口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都给了你，我这个所长真

成庙里的泥菩萨——空摆设了！”

邱铁汉陪着笑，说：“娄所长，除了你，我们实在找不到其他人能帮上忙了。”

娄止后听了这话，心里觉得有几分舒畅。他慢悠悠说道：“邱支书，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

邱铁汉忙说：“娄所长，我说的可是大实话，你可是我们龙湾村的财神爷啊。”

娄止后摆了摆手，说：“都是国家的干部，可不能这么说。”可脸上却露出了得意的笑。

邱铁汉见说得娄止后笑了，觉得事情也差不多定了，轻声问道：“娄所长，那你看我们村的贷款？”

娄止后收起了笑容，正经地说：“哎呀，邱支书，你们的数额太大，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邱铁汉早料到娄止后会这么说，也不急，慢声说道：“晓得晓得，领导也有难处。”又用商量的语气说，“要不，先把郑书记定下的五万块给我们？”

一提起郑书记，娄所长心里便有了几分畏惧。

几个月前，龙湾村没钱修葺水库，邱铁汉找到了当时还是地委农村部部长郑若松，郑若松便协调从地区财政给龙湾村点名划拨了一笔一万块的拨款。龙湾村的欠款拖了三年，娄所长见龙湾村还不上，这送上门的钱还能不要？便悄悄地把拨款截留了下来，想着用来充抵欠款，也可作为自己的工作成果。

谁承想，郑若松会来松源当县委书记，娄止后坐不住了，当天就拿着那一万块来到了龙湾村，当着邱铁汉、金美月等几人的面说：“这一万块钱我早就划拨给你们村了，可是被所里一个同志给扣下了，我知道后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还让他作了深刻的检讨。今天，我亲自把钱给你们送来了。”说完，饭也不敢留下来吃，就赶回了财政所。

娄止后以为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可人算不如天算，郑若松前阵子来龙湾村考察，不知怎么的，还是知道了这件事，还专门打了个电话给娄止后，问起了这事。娄止后又把在龙湾村的说辞讲了一遍，郑若松听后，严厉地批评了乡财政所办事糊涂险些耽误水库修缮酿成大祸，指示娄止后一定要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并要求将处理结果上报给县委。娄止后唯唯诺诺地应承着，等挂上电话后，脸色很难看，有些发白，额头上也冒出了冷汗。

娄止后骑虎难下，急得在办公室团团转。真相若是让郑若松知道了，自己不是成了反面典型吗？大好的政治前途怎么办？所长肯定是没得当了，以后也不好做人处事啊。

正心急如焚时，娄止后见到门外一个身影走过，忽然眼前一亮，仿佛见到了普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他又犹豫了下，立刻跑到门口，把刚才走过去的那人叫进了办公室，转身轻轻把门关上。

那人正是常去龙湾村找邱复林打麻将的潘胖子。

娄止后先假意对潘胖子嘘寒问暖了几句，随后又把龙湾村拨款的事讲了一遍，当然，他隐瞒了自己的私心，只是强调自己为了国家和单位，好心办了错事。潘胖子听了半天，也不明白娄止后为何要和自己讲这些，有些木讷地看着娄止后。娄止后见潘胖子没反应，有些生气，但又隐忍着没发作，只好装着笑说：“我和你说这些，是因为这个所里我只信任你一个人啊。”

潘胖子有些意外，忙说：“谢谢所长。”

“哎呀，眼下有件生死攸关的事，需要你帮忙啊。”娄止后看着潘胖子，意味深长地说道。

“哦？么子事？”潘胖子望着娄止后，疑惑地问。

“这事嘛，也只有你能帮我了，可我……”娄止后故意装出一副不忍心的样子，“我实在开不了口啊。”

潘胖子彻底被感动了，忙说：“所长，有么子事你尽管说！”

娄止后这才小声地说：“郑书记硬要个处理结果，只有牺牲下老弟你了。”

潘胖子不明白，问道：“牺牲我？这话怎么说？”

娄止后坐到了靠椅上，一字一句地说：“就是只有你把这事给顶下来。”

潘胖子一听，急得跳了起来，忙说：“娄所长，这个责任重大，我可顶不了，你再找找别人吧。”

“找别人，那你说要我找谁？”娄止后问道。

潘胖子沉默不语，说谁都不合适，都是得罪人的事啊。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反正这黑锅我不背！”

“难道要我背吗？！”娄止后动怒了，狠狠地说，“实话告诉你，我不好过，你们谁都不好过！”

潘胖子不作声，只是站着不动。

“你别以为我不晓得你做的那些好事！”娄止后被逼得只好揭老底了，“你借工作的名义到各村赌博的事，早就有人给我写了材料，我都帮你瞒了下来。刘书记几次追查，我也帮你应付了过去。怎么，现在要你帮我一次，你就不干了？我大不了不做这个所长，可你就不同了，只要我把材料一上交，你不光工作没得了，还会因为聚众赌博关上个三五年。你自己看着办吧。”

潘胖子一下子瘫坐了下来，一副惊恐的神情。

娄止后见了，又轻声安抚道：“你放心，只要你把这事顶了下来，也不会处理太严重，顶多给个处分，我不会亏待你。你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今后有什么事，我肯定会尽力帮你！”

潘胖子没有选择的余地。

危机总算完美地化解了。娄止后心头大石终于落了地。

娄止后猛吸一口烟，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说：“这样，先贷给你们五万。”

邱铁汉十分高兴，干脆地吐出一个字：“行！”

娄止后接着说：“邱支书，你们有困难，还是要多找找郑书记，让他帮帮忙，多划点贷款下来啊。”

“郑书记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邱铁汉说。

“邱支书，你还是太实在了。”娄止后淡淡地说，忽然话锋一转，堆着笑说道，“邱支书，以后你可得在郑书记面前多提下我，多帮我说点好话啊。”

“会的，肯定会会的。”邱铁汉笑着接了话。

可他的心，早已飞回龙湾村了。

万事俱备，一座现代化的茶厂将在大龙山脚拔地而起……

零  
贰  
陆

## 请 人

八月，骄阳似火。

大龙山脚，归水河畔，大半个月的工夫，连接村口的马路就修好了，村茶厂也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建设。

拖拉机喘着粗气，一车车来回运着水泥和红砖。女人们戴着草帽，一边扯着家常，一边把红砖从拖拉机上移到路边码好。男人们则分工明确，挖地基的，搅拌水泥的，挑运红砖的，各有各忙，好不热闹。年长的老人们也闲不住，提着开水壶、端着碗送茶水。

是时候去请能人了。

其实，半个月前刘力强和三位专家来的时候，邱铁汉就找了个机会，把村茶厂想请他来当副厂长的事悄悄和刘力强说了。刘力强听了，没说话。也是，县茶厂是个国营厂，规模也不算小，上百号人，叫他放弃让人梦寐以求的铁

饭碗来到这么个村办小茶厂，确实强人所难。邱铁汉退而求其次，说请他来做技术指导也行。刘力强只是说会好好考虑。一听刘力强这么说，邱铁汉的心就冷了大半截。唉，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怪不得人家。

刘力强临走时那句“说不定会提早来”的话，让邱铁汉又有了几分希望。

打铁趁热，邱铁汉叫上了金美月，一大早就赶到县茶厂。

两人先直接找到了厂长办公室。到了人家的地盘，总得先打声招呼。厂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桌上的茶杯里正冒着热气。

金美月说厂长姓娄，邱铁汉便笑着说：

“请问是娄厂长吧？”

见有人上门，那人放下了报纸，看了看邱铁汉，心不在焉地说道：“我就是，你们是……”

“我们是龙湾村的，我叫邱铁汉。”邱铁汉连忙说，又指着身边的金美月介绍，“她叫金美月。”

“龙湾村？”娄厂长觉得有点耳熟，想了想，忽然说道，“是郑书记选点的那个龙湾村？”

“是的。”邱铁汉老实地回答道。

“哎呀，听说是郑书记亲自选的，你们村支书可真有面子啊。”娄厂长感慨道。

“是郑书记关心我们贫困村哩。”邱铁汉忙解释道。

“哦，那你是？”娄厂长不由得打量起眼前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男人。

“他就是我们村的邱支书。”金美月赶紧说。

娄厂长一听，忽地站了起来，说道：“原来是邱支书啊，欢迎欢迎！”热情地招呼两人坐下，接着上了两杯茶。随后又给自己的大玻璃杯里添了些开水，杯底一层厚厚的茶叶被水冲了开来，看上去就是满满一杯子的茶叶。

“邱支书，这次找我有何贵干？”娄厂长一坐下，开口问道。



“贵干可不敢说，”邱铁汉谦虚地说，“这次来找娄厂长，是想请教些茶厂的事。”

一说到茶，娄厂长顿时来了兴趣：“好像你们龙湾村也产好茶啊。今年的茶叶多吗？”

“不多，都是各家种各家吃。”

“这么种可不行啊。”娄厂长一副行家的口吻，“你们要想办法把产量提上去，这样，我们茶厂才好收你们的茶叶啊。”

邱铁汉听明白了，娄厂长以为自己是来推销村里的茶叶，笑了笑，顺着说：“是，那娄厂长有么子好主意啊？”

娄厂长听了，喝了口浓茶，笑着说：“问我，你们算是找对了人。但也要先看看你们村的条件怎么样才行啊。”

不等邱铁汉开口，娄厂长又自顾自地说道：“不过，眼下厂里的事情太多了，根本走不开啊。”

邱铁汉连忙说：“是，是，娄厂长是大忙人，要不，换别人去我们村看一下？”

娄厂长一听这话，脸色有些不高兴：“换别人？哪个能去？”

邱铁汉心知不妙，还来不及接话，金美月就已经脱口而出：“刘力强啊！”坏事了！关键时刻，金美月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

果然，娄厂长的脸瞬间就阴了下来：“刘力强？你们和他很熟吗？”

“哦，他是金美月的初中同学。”邱铁汉担心金美月再说错话，抢着说道。要是让娄厂长知道刘力强是自己的表外甥，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哦。”娄厂长淡淡地应了句，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来，说道，“怪不得上次郑书记组织什么专家组，把他也叫上了。”

这件事让娄厂长郁闷了好些天，至今心里还耿耿于怀，一想就来气，刘力强算个么子鬼专家？更可气的是，郑书记怎么能叫他去而不叫自己去？！

一说到专家组的事，娄厂长才想起来，问邱铁汉：“好像你们龙湾村也要办个茶厂？”

“是，前些天已经开始动工了。”邱铁汉见娄厂长主动说起办茶厂的事，连忙示意金美月从包里取出材料和图纸，接过来打开放到办公桌上，小心地说，“娄厂长，你是领导，又是专家，还请你帮我们看看……”

娄厂长瞥了眼桌上的图纸，冷冷地说：“我可不是什么专家，你们这些我也看不懂。”

邱铁汉吃了个闭门羹，有些尴尬地坐回了座位。

娄厂长也不说话，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觉得有些烫，慢慢地吹着茶杯。

娄厂长看样子也就五十出头的年纪，一张木刻似的脸，有棱有角，说话粗声粗气，一看就是个直率的人。他五年前从部队转业，先是当了个乡镇的副书记，两年前才来县茶厂当厂长。

邱铁汉见坐着也不是办法，便小心地说：“娄厂长，实不相瞒，这次我们来，就是想到你们茶厂聘请一个技术顾问，帮着我们把茶厂弄起来，还要请你多多支持啊！”

“技术顾问？难道你们想请刘力强？”娄厂长隔着茶杯冒起的热气，看着邱铁汉。

“能请到娄厂长当然最好，就怕娄厂长工作忙，顾不上我们小厂……”邱铁汉连忙说着好话。

“你们和刘力强说过了么？他是个什么意思？”娄厂长不为所动，依旧冷冷地问。

“还有说，这事先得经过娄厂长同意了才行啊。”

“哼，我不同意！”娄厂长没有看邱铁汉，仍然轻轻摇头吹着茶杯。

“为么子？”邱铁汉问道。

“为么子？你一个村办茶厂，竟然想到国营县茶厂要技术顾问，要的还是副厂长！”娄厂长高声地说着，重重地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杯子溅出几滴茶水，落在了那叠图纸上，沁成几个浅棕色的点。

“我们不是要副厂长，只是请他有空的时候给我们一点技术上的指导。”邱铁汉连忙解释。

“那也不可能！”娄厂长不耐烦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县茶厂谁都没空去给你们做什么技术指导！”

娄厂长最近正为茶厂的事烦得要死。

一方面，厂里收购的原料不足，生产不饱和；另一方面，茶叶的销售情况每况愈下，仓库里积压的产品越来越多。厂里效益不好，只能勉强发工资，工人们上班都懒懒散散没什么精神。屋漏偏逢连夜雨，十来年的生产设备时不时“发脾气”，也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可钱呢？上头婆婆多，下头媳妇多，人多事多，烦死人了……

“娄厂长，我们龙湾村穷，亏得郑书记支持，好不容易办个茶厂，还要请你帮帮我们啊。”邱铁汉哪知道娄厂长的烦心事，好声好气地说道。

一提起郑书记，娄厂长气不打一处来，讥讽地说：“既然郑书记这么支持你们，你们就应该直接去找郑书记嘛。”

邱铁汉陪着笑，没说话。

“只要郑书记下个文，这事就好办了。别说一个刘力强，就是把咱们茶厂全部人调去你们茶厂也没问题。”说完，娄厂长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

金美月被激怒了，正准备站起身理论，邱铁汉连忙使了个眼色。金美月只得憋着气坐着。

邱铁汉知道再说下去也只是浪费口水，说道：“那，就不打扰了。”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材料和图纸，抹干了上面的茶渍，折好后放回了包里。

出门时，邱铁汉回头说道：“娄厂长，再见！”

娄厂长铁着脸，发出一声又粗又闷的“唔”。

走下楼，金美月气愤不已，忍不住抱怨说：“这娄厂长这么看不起人，也太过分了！”

邱铁汉笑了笑，安抚说：“莫气，人家是国营厂，可以理解。”

金美月又说：“汉支书，都怪我，沉不住气，把事情搞砸了。”

邱铁汉满不在乎地说：“冇事，早晚都是要说的。”

正说着，刘力强刚好从生产车间里走出来，远远地喊了句：“汉支书！金美月！”小跑着过来了。

“汉支书，你们怎么来了？”刘力强一脸的喜悦，问着邱铁汉，却瞥了眼金美月。金美月正不高兴，便没好气地说：“过来找气受呗。”

刘力强糊涂了。邱铁汉哈哈笑了，把刚才的事大概地说了下。

刘力强听了，也笑了起来，把厂子的困境说了下。邱铁汉一脸诧异地说：“国营厂都会遇到这样的事？那我们村茶厂不是更麻烦啊？”

“有事的。”刘力强认真地说，“我仔细想过了，村茶厂虽然规模小，但最大的优势是体制灵活，受到的约束少。只要生产的茶叶质量好，不愁有销路。”

邱铁汉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笑着说：“力强，请你做技术顾问的事，你们厂长不同意，怎么办？”

“我去和他谈谈。”刘力强说。

金美月悲观地说：“你去也是找气受。”

刘力强要邱铁汉和金美月等他下班一起吃个饭。邱铁汉还要跑几个单位办手续，开玩笑地说：“呷饭有的是机会。等你真来帮我们厂了，不光每天有饭呷，我这个做舅舅的还要给你介绍个好妹子哩。”

刘力强偷偷瞥了眼金美月，有些腼腆地笑着说：“好啊。”

刘力强送两人出厂。临别时，刘力强轻声说：“你们知道娄厂长是什么人吗？”

金美月好奇地问：“是什么人啊？”

“娄厂长啊，就是娄止后的爹。”

娄厂长站在窗子前伸了个懒腰，无意间瞥见厂门口的邱铁汉和金美月，狠狠地说了句：“呸，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看清楚和他们有说有笑挥手

道别的是刘力强后，姜厂长心里升起一股子无名火，“哼，有老子在，你哪也别想去！”

零  
贰  
柒

## 喜 讯

心事重重的邱小鹏独自来到了龙口镇。

在湘源机械厂旁边，有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红砖厂，它是伴随着湘源机械厂的兴建而诞生的。邱小鹏实在不忍心再让爹娘为自己读大学的学费而犯愁，他又来这家红砖厂做小工。

做小工实际上是做粗工，就是靠一条扁担两个肩膀担砖，是红砖厂最简单的活儿，自然也是最累人的。红砖厂的技术工是制砖手、轧砖手和烧砖手，待烧的砖坯垒成一条条城墙一样的砖墙，烧的红砖砌成一个个炮楼式的砖窑，邱小鹏要做的事，就是运送红砖和砌窑外层围墙的土砖，红砖一层层垒砌上去，砖料也就一层层挑上去。外围用土砖竖着砌成墙，要砌二十一层，有三丈来高，到最上一层要架四五块踏板楼梯搭成“之”字拐登上去。光是从地面走到砖窑顶上，很多人的双腿都会发颤，更别说还要挑着担红砖。

邱小鹏在踏板梯上行走自如。他从小在山村里长大，小时候上山打柴、采野果，爬山攀树，灵活得像只猴子。如今长大了，虽进城里念书，可他假期就回乡劳动，有着一身力气，已能顶个成年人，挑担什么的比壮年劳力还有劲。

邱小鹏挑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土砖，一步一步往砖窑上爬，他脚穿一双

草鞋，身着一套破旧的褪了色的黄军装，肩膀上缝了个大补丁，背上早已被汗水浸湿，风干的地方干成了淡白色的汗渍。

邱小鹏还没满十八岁，却已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和劳作的痛苦。晒得黝黑的脸上长出了几颗青春痘，浓密的黑发冒着汗水，像团河边的野草一样散乱。身体结实粗壮了许多，目光却失去了往日灼人的光亮——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挑砖汉子了。

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饭，工人们把碗一摞，在工场的水龙头下洗完澡后，年纪大的凑在一块，抽着烟说些不正经的笑话，后生们就约着跑到镇里看录像去了。

邱小鹏独自跑到工场附近的河边。他不愿在工场洗澡，因为他的短裤一直都是用邱铁汉不能穿的旧衣服拼接成的，羞于见人，只好每次到河边找个隐秘的地方洗澡。

洗完澡，邱小鹏拿起一本书，走到工棚外的电灯下，随手捡几块砖垒起来，一屁股坐下，如饥似渴地看起书来。这是他一天之中最惬意的时候，没有了周围的喧嚣，没有了浑身的酸痛，也没有了现实生活的种种烦恼。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了出来，使他艰辛的劳动生活有了一些慰藉，从而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

他来之前就作了准备，把家里仅有的几本小说都带来了，还到金美月家借了几本。他看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完了《红岩》，现在他正在看《马克思传》。

月光如洗。

同样的月光，也照在几十里外的龙湾村。

邱铁汉闷坐在饭桌前。桌上摆了好几个菜，中间的大碗里还炖了只鸡。见男人没有动碗筷，玉容轻声说道：“饭菜快凉了，快呷吧。”

邱铁汉没吱声，依旧坐着不动。邱铁汉老娘长叹了口气，说：“莫等了，都呷吧。”

邱小燕今天也回家了，她又走到门口，朝村口望了望，失落地走向座位坐下，说：“爹，这么晚了，小鹏是不会回来了。”

邱铁汉回过神来，看了看家里人，说：“估计小鹏是不记得了。”说完，伸手到中间的大海碗里，夹了只鸡腿给老娘，又把另一只鸡腿夹给了小燕，说：“算了，不等了，呷吧。”

老娘把鸡腿夹到了小燕碗里：“燕儿吃。阿婆老了，咬不动啰。”又低声念叨道，“小鹏这伢子，怎么连生日都不回来呷个饭啊。”

邱铁汉看着碗里的鸡，想起邱小鹏小时候都会把吃光了肉的鸡腿骨留给自己，心里一酸，往嘴里扒拉了一大口米饭。

夕阳染红了大龙山麓，苍翠的山岭映着金辉。晚霞映照清清的河水，小河荡漾着斑斓的波光。

邱小鹏来到河边，打着赤膊，用清水搓着汗渍斑斑的衣服。不是没有肥皂，而是邱小鹏不舍得用来洗衣服，要留着晚上洗澡用。

不知什么时候，沙滩上搭起了一个白色的帐篷。几个穿着长裙的姑娘，围着帐篷追逐打闹着，阵阵银铃般的嬉笑声顺着河水飘过来。姑娘们一个个进到帐篷里，不一会儿，都换上了保守密实的泳装，跑了出来，欢笑着跃入河水中，在齐腰的河水里嬉闹，互相泼着水，仿佛七仙女再次下到凡间戏水。

邱小鹏被笑声吸引住了，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他忽然觉得姑娘们似乎发现了他，尴尬地低下头，有些手足无措，只好捡起身边的石头，用力地甩到远处，然后看着石头溅起的水花漾开一圈圈的波纹。

河水永不知疲倦地流着，表面的平静下，深藏着无尽的暗涌。

“邱小鹏！”前边传来清脆的喊声。

“哎。”邱小鹏本能地随口应声，随即四处张望。

一袭长裙向他飘来。他定神一看，面露惊喜，叫道：“舒雅雯！”

舒雅雯跑到邱小鹏的面前，抿着嘴微笑。

酒红色的夕阳照在舒雅雯的脸上，她那清澈的眼神仿佛陈年的美酒，看得邱小鹏竟有些醉意了。

“你怎么在这里？”邱小鹏问道。他怎么也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舒雅雯，一种不期而遇的喜悦全写在了脸上。

“我家就在这里啊。”舒雅雯忍不住“扑哧”笑了。“我和几个朋友来河边游泳，没想到能遇见你！”

“啊……哦……”邱小鹏想起舒雅雯家就住湘源机械厂。他这才发现舒雅雯的头发湿淋淋地披在两肩，水珠不断地滴落。原来刚才那几个玩水的姑娘就是舒雅雯她们啊，怎么没认出来呢？

邱小鹏这么一想，就有些心慌了。糟了，刚才我那么看她们，不会被舒雅雯发现了把？

“倒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舒雅雯好奇地问。

邱小鹏不好意思地说：“我……在旁边的红砖厂做小工。”

舒雅雯又惊又喜：“啊，来多久了？”

“才来几天。”邱小鹏突然想起自己还光着上身，说了声“我去换下衣服”，转身跑到不远处一个岩石背后，换上泛黄的白背心和蓝色外裤。

舒雅雯有些不满地说：“怎么没见着你来找我呢？”

“这不是见着了吗？”邱小鹏笑了笑，说，“再说，我从早到晚都在砖厂，只有晚上才能自由活动。”

“那你今天怎么……”舒雅雯有些怀疑邱小鹏是故意躲着不见自己。

“哦，今天下午正好装完一窑砖，提前放工，我来河边洗澡，谁晓得正好遇见你哩。”邱小鹏急忙解释。

“要不是我叫你，你还不会认出我来哩。”见邱小鹏一着急，舒雅雯就开心不已，嘴上却不饶人。

“那是。就是认出来我也不敢叫呀！”

“那怎么不敢叫，我是老虎？”



“你们那么多女孩子，我……”邱小鹏低着头，没有正面回答。

“去我家玩吧！离这不远。”舒雅雯热情相邀。

“不不！”邱小鹏连忙推辞。

舒雅雯敏感地察觉到邱小鹏是自尊心在作祟，也不再勉强。

过了一会儿，邱小鹏突然问：“你家有书吗？我是说，有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之类的书吗？”

“有，多得很。我爸也喜爱文学。”

“能借我几本吗？最好找两本你觉得好的书。”

“好！我刚好看了几本！”

夕阳慢慢落下山去，一片暮霭之色。

舒雅雯问：“你住哪里，我能去看看吗？”

“不不，我住工棚，你去不方便！”邱小鹏实话实说。

舒雅雯见状，笑着说：“好吧。那明天傍晚，我们还在这里见面，我把书带来，行吗？”

“行！”邱小鹏干脆地应道。

舒雅雯轻声说：“明天不见不散！”说完，转身走了，身上穿的裙子化为一片云，慢慢消失在茫茫暮色里。

晌午过后，是南方三伏天最燥热的时候。太阳像一个大煤球炉子悬在头顶，地上蒸出阵阵的热浪，烤得眼前的一切都扭动起来，虚幻得像是海市蜃楼。

湘源机械厂厂区一片静谧。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马路两边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下，两个老人守着无人问津的西瓜摊，摇着蒲扇自得其乐。

舒雅雯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走在树荫下。虽然热得汗水不住地顺着脸颊滑落，脚步却欢快而轻盈，匆匆向工厂附近的红砖厂走去。

舒雅雯以前没来过砖厂，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好不容易才在一条山沟岔上找到了红砖厂。进了红砖厂，她一眼就看到那一道道城墙似的红砖墙，

砖墙后面是一座座炮楼似的砖窑。她知道邱小鹏是给砖窑挑砖，便径直朝一座正在装窑的砖窑走去。

邱小鹏正挑着一担土砖，吃力地向窑顶爬去，洗得发白的衣服已被汗水浸湿。静静地看着邱小鹏走到窑顶后，舒雅雯尖着嗓子喊了一声：“邱小鹏——”邱小鹏闻声转过身往下一看，惊呆了——舒雅雯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工场上的民工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好奇地注视着舒雅雯。这个花朵一般的姑娘，怎么会来工场找满身汗臭的邱小鹏呢？

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看起了热闹，有工匠和邱小鹏开起了玩笑。

舒雅雯意识到自己来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脸微微红了，却又不服输地仰起了头。

在工友们的哄笑声中，邱小鹏尴尬地从窑顶上快步走了下来。离地还有一米多高时，纵身一跃，稳稳地站住。

有人又开起了善意的玩笑，其他人纷纷跟着起哄。

邱小鹏想解释什么，却不知如何开口，只得带着歉意地看着舒雅雯。

舒雅雯大声说道：“邱小鹏，你考上北京大学啦！”

“什么？”邱小鹏愣住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说，你考上北京大学啦，你是全地区的理科状元！”舒雅雯这一次说得更大声。她不光要让邱小鹏听见，也要让所有取笑邱小鹏的工人们都听见。

工场上的人都惊呆了。这个做工比他们还卖力的小伙子，竟是全地区的理科状元？

“你怎么知道的？”邱小鹏问道。

“学校贴了榜哩。你的名字是第一个！”舒雅雯今天上午去了松源一中，学校贴出了高考录取光荣榜。

“怪不得，这小鹏从来不跟我们去看录像哩。”有人说道。

“人家晚上都是在看书咧，要不怎么能考到北京去啊！”

“而且，学校还贴了张喜报，说为了表彰你，县里和乡里奖励你八百块

钱！”舒雅雯骄傲地说道。

“哇，八百块！”工场上一片哗然。

“真的奖八百块钱？！”

“呀，够我们一年多的工钱啦。”

“人家读完大学，几年的工资就够我们一辈子啰。”

邱小鹏什么也没有说。

他始终有种预感，觉得自己肯定能考上。可现在，得知自己真考上了，他却没有该有的兴奋，更没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狂喜，反而显得平静。他心里想的，是要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还要告诉美月姐、东虎哥……

他看到舒雅雯那比自己更兴奋的神态，心里有些感动，问道：“那你呢？”

工人们都侧着耳朵听。

“我当然没你考得那么好啊！”舒雅雯故作沮丧。

“啊？”邱小鹏紧张地问。

“北京外国语学院。”舒雅雯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对舒雅雯的捉弄，邱小鹏没放在心上，开心地呵呵笑了起来。

两人来到一片树荫下，邱小鹏问舒雅雯：“我在红砖窑顶时，你为什么不马上把消息告诉我？”

“你这状元的脑袋，还不明白——我怕你听了会晕倒！”舒雅雯狡黠地看着邱小鹏。

“有那么夸张吗？我又不是孔乙己。”邱小鹏咧嘴笑着说。

“你还别说，当我看到红榜时，我都高兴得差点晕倒了！”舒雅雯爽朗地笑了。

邱小鹏一直把舒雅雯送到红砖场岔路口。临分别时，舒雅雯递过手中两本书，扬扬手走了。走出十来米远，她突然转身站住，大声喊道：“邱

小鹏！”

“什么？”邱小鹏望着舒雅雯。

“我们一起上北京吧！”

自从知道邱小鹏要考北京大学后，这句话便在舒雅雯的心里藏了起来，她曾无数次设想过自己对邱小鹏说这句话的情景。不承想，竟是以这样一种最不浪漫的方式实现。

阳光照在舒雅雯身上，亮得邱小鹏有点张不开眼：

“好！一起上北京！”

零  
贰  
捌

## 输 血

198

刚吃完饭，舒雅雯就挎上包，拿起两本书准备出门。

“雅雯，今天不睡午觉啦？”舒雅雯的母亲正在收拾碗筷，问了句。

“今天有点事出去一趟。”舒雅雯边穿鞋边回答道。

“大中午的还出去，你看看外面的太阳！”

“没事的，一下就到了……”话音未落，舒雅雯就已经带上门走了。

舒雅雯比约好的时间早了大半天出门。

八月的三伏天，正是一年当中最酷热的时候。太阳晒在身上像火烧一般，空气又热又干，仿佛一点火就会爆炸似的。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路边花草的叶子耷拉着，没有了一点生气。真是“八月中，热死狗”啊。

走得太急，忘了拿伞，舒雅雯只好举着两本书来遮挡太阳。没走多远，脸上就汗水淋漓，顺着下巴往下滴。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工地还干不干活？”舒雅雯的心里有些担心。

几天前偶然遇见邱小鹏，她的心里又惊又喜。喜的是见到时常挂念的人，惊的是邱小鹏竟然变化那么大，脸上仿佛抹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两只胳膊也晒得黝黑黝黑的，肩头还磨掉了一层皮。

舒雅雯的心隐隐作痛。她在挎包里装了件她父亲的旧衬衣，准备拿给邱小鹏干活时穿。

走到了红砖厂，舒雅雯顺着一道道城墙似的红砖墙看过去，却没有看到繁忙的劳动场面，一个人都见不到，连通往砖窑的木梯上也不见有人挑着担子送土砖。难道砖厂中午也休息了？

正在疑惑时，舒雅雯听到前边有嘈杂声，偶尔还夹杂着人声。她顺着红砖墙走去嘈杂声所在地，来到一座砖窑前，看到几个工人正在弯腰清理着一大堆散落在地的砖块，一边在议论着什么。几个工人中，舒雅雯并没有发现邱小鹏，于是走上前，轻声地问道：“师傅，请问一下，邱小鹏在吗？”

那几个工人都直起了身，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认出了舒雅雯：“哦，你是前几天来报信的那个吧？”

“嗯。”舒雅雯又问道，“邱小鹏在吗？”

“他……他刚被送到医院去了。”

舒雅雯一听这话，脸色“刷”地一下白了，说话也开始哆嗦起来：“他……他怎么了？”

“砖厂刚才出了事故，这座砖窑塌了半边……”

“那邱小鹏他怎么样了？”舒雅雯说话带上了哭腔。

“他被砖压了，头和身上都破了，出了好多血，刚送去医院了……”

没等那人把话说完，舒雅雯转过身就跑。

一路狂奔跑到镇卫生院门口的时候，舒雅雯上气不接下气，大口地喘着。

头发凌乱地披散着，一脸的汗。

她冲进医院，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结结巴巴问道：“医生，请问……你……你们这……”

男医生问：“姑娘，你哪里不舒服？”

舒雅雯忙喘了口气，说道：“不是我，请问刚才送来的被砸伤的病人在哪个病房？”

“哦，是那个砖厂的工人吧，他现在在手术室。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同学。”舒雅雯紧接着问，“医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伤势不是很严重，可是出血过多，现在得马上给他输血。”医生简单地说道。

这时，一个护士匆匆跑来，慌慌张张地对男医生说：“不好了，B型血浆只有一袋了！”

“什么？一袋哪里够？！”医生几乎是叫了起来。

“上午有个急诊病人动手术……”护士说道。

“这样，你先把那袋血浆送过去！”医生也急了起来，“怎么办啊！”

舒雅雯想起自己也是B型血，说：“医生，我是B型，你先抽我的血吧。”

男医生看了舒雅雯一眼，说：“那好吧。可还是不够啊。”

舒雅雯想起了什么，说道：“不是有几个人送他来的吗？他们中间也许有B型的。”

“估计也不够啊！叫县血站送过来，怕时间来不及了啊！”男医生似乎束手无策了。

舒雅雯这时有了主意，信心满满地说：“医生，你先抽我的吧。我有办法。”

医生看着舒雅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血顺着透明的塑料管流入血浆袋中，舒雅雯害怕得闭着眼转过头。

医院门口忽然涌入十几个男人。平时空荡荡的大厅，顿时变得有些拥挤。

“爸爸，我在这！”舒雅雯朝为首的中年人喊道。

“雅雯，出了什么事？电话里也不说清楚，把我吓得够呛！”中年人正是舒雅雯的父亲——湘源机械厂的舒厂长。

“爸，我没事！”

“没事就好。”舒厂长长叹了一口气，“对了，你要我带这么多人过来，还非得B型血的，是干吗啊？”

“哦，邱小鹏受伤出了很多血，要输血，可医院的血浆不够……”舒雅雯麻利地说着。

“邱小鹏？”舒厂长纳闷了。

“就是我同学呀！”舒雅雯忙说道，脸却“刷”地红了起来。

“邱小鹏？他怎么……”舒厂长明白了，转过身对身后的几个人说，“同志们，现在有病人急需输血，请大家发扬互助精神，去医生那献血！”

人群朝抽血室走去。

舒雅雯感动地说：“谢谢叔叔们！晚上请大家吃饭！”又顽皮地加上一句，“由我爸爸请客！”

这话引起了一阵哄笑。

从送邱小鹏来医院的几个工人口中，舒厂长和舒雅雯了解到邱小鹏受伤的整个经过。

八月的气温高，大地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火炕，是烧砖的最佳时机。砖厂也加足马力，从一天垒两窑砖变为三窑，连中午吃完饭后的半小时休息时间也减为了十分钟。

人一疲惫，干活也粗糙起来。

这天，新的砖窑已经砌了十五六层，有两丈多高，再差个四五层就可以封顶烧窑了。邱小鹏和另外几个工人挑着沉重的土砖，小心地踩着摇晃的“之”字形踏板往上走。几个来回下来，汗流浃背，像老黄牛般喘着粗气。

邱小鹏又装了一担土砖。走到准备封顶的新窑下时，忽然听到上面传来碰撞声，抬头一看，原来是砖窑的上半截处掉了几块土砖下来。邱小鹏心一紧，

这环绕窑的铁丝爆箍了，怕是有坍塌的危险！情急之下，脱口喊道：“小心，有危险！”

走在前面的两个工人停下来，抬头看了看，脱落的砖并没有砸下来，而是落在了踏板下挂着的安全网里。也许是这样的情况见得多了，两个工人不以为然地回头看了邱小鹏一眼，继续往前走着。

刚走两三步，砖窑的上半部分开始倾斜，紧接着，上层的砖块便雨点般纷纷掉落下来，压在了安全网里。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安全网瞬间被狠狠地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网里的加上砖窑顶的砖块接连不断地掉了下来……

情况危急，邱小鹏撂下肩上的担子，大声喊道：“快闪开！”同时飞速跑上前，一把奋力推开了前面的两个工人，自己却因为失去平衡倒在了地上，顷刻间，红砖雨点般地砸了下来……

邱小鹏醒了。

他吃力地慢慢睁开双眼，转了转眼珠左右瞄了瞄，只见洁白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缓缓转动着的风扇。他想转过头看个清楚，却发现脖子无法动弹。

“别动，你脖子打了石膏！”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接着，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凑到邱小鹏的眼前。

“你总算醒了，可把我们吓坏了！”舒雅雯那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里尽是担忧。

“我……这是……怎么了？”邱小鹏声音很微弱。

“你舍己救人，受伤了！”舒雅雯不忘开个玩笑。

邱小鹏终于想起了中午发生的一切，急切地问道：“那两个工友怎么样了？”

“你啊，先关心一下自己吧。他们只是轻微擦伤，上了点药就回去了。”舒雅雯又急又气，端过一个保温壶，坐到了床头，“来！喝点鸡汤吧，我妈炖了一下午。”

“你妈？”邱小鹏疑惑不已。



“嗯。我爸刚送来的，看你没醒就走了。”

“怎么能麻烦你爸妈呢！”邱小鹏很是感动。

“少说话多喝汤！”舒雅雯下命令道，舀了一勺汤，吹了吹，送到了邱小鹏的嘴边。

“不……我自己来。”邱小鹏连忙说。

“行了，这儿没别人，你不用怕丑。”舒雅雯笑着说。

“谢谢你，我还是自己来吧。”邱小鹏婉言拒绝了，身体扭动着要坐起身来，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舒雅雯见邱小鹏这么坚持，知道再说下去也没有用，忙把床头摇起来，扶邱小鹏坐正，就把汤勺递给他。

“你妈炖的汤真好喝啊。”邱小鹏赞叹道，似乎品尝的是山珍海味。

“好吃吧。让我妈再给你炖。”舒雅雯有些得意。

“那怎么行，太麻烦了。”邱小鹏连忙说道。

“不麻烦。谁让你可是舍身救人的大英雄呢。”舒雅雯仍旧不依不饶，开着玩笑。

邱小鹏窘得埋着头只顾喝汤。忽然抬起头对舒雅雯说：

“我开始还在担心呢。”

“哦，担心什么？”舒雅雯张大着双眼问。

“担心我今晚去不了河边，会害你一直等。”邱小鹏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舒雅雯的心猛地激动起来。望着眼前这个与众不同的男孩，想着从自己身上抽的血在他的身体内流动，脸上不由得微微泛起了红晕，可嘴上却以一种嬉笑的口吻说：“谁会一直等你？你想得美！”

邱小鹏也呵呵地笑了起来，忽然又说道：“雅雯，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尽管说吧。”

“千万别跟我家说受伤的事，我不想他们担心。”

“知道啦，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的。”舒雅雯一副老成的样子，“我们商量好了，白天呢我来照顾你，晚上就由你砖厂的工友来陪你。”

“我已经没事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邱小鹏确实怕麻烦人。

“没事？你扭个脖子给我看看。”舒雅雯挑衅似地说。

邱小鹏这下可没词了，只得说：“那……就谢谢你们了。”

舒雅雯急忙说：“还好医生说你只要住三四天，要不这么谢来谢去的，连我都非得陪你住院不可了。”

零  
贰  
玖

## 沸 腾

龙湾村又沸腾了。

几百年了，继清道光年间梁氏候宗高中武解元后，龙湾村又出了一个状元。龙湾村人奔走相告，尤其是邱家人，更是喜笑颜开。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邱小鹏家道喜。邱铁汉忙不迭地招呼着客人，邱小燕和金美月就帮忙烧水上茶。

邱老先生拉着孙子也登门了。邱铁汉见了，连忙扶着老先生到堂屋里的太师椅上坐下。

老先生一落座，就对邱铁汉的娘说：“老弟嫂，恭喜恭喜啊！”

邱铁汉的娘笑得见眉不见眼，连忙说：“同喜同喜！老先生，你怎么也来了？”

“小鹏考了个状元，这可是龙湾村的大喜事，是我们邱家的荣耀啊！这么光彩的好事，你说我怎么能不来？！”邱老先生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

“咦？铁汉贤侄，状元郎哪里去了？”邱老先生问道。

邱小鹏正背着一捆柴从后山下来。

程文生眼尖，见到邱小鹏，大老远就追着迎了上来，笑着说：“小鹏，快回屋去！”

邱小鹏愣住了：“出了么子事？”

“莫问了，大家都在等你哩！”程文生也不多说，一把接过邱小鹏身上的柴，拉起邱小鹏的手就走。

“等我做么子？”邱小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边走边问。

“反正是好事！到家你就晓得了。”程文生一边拉着邱小鹏走，一边对围在邱小鹏家的村民喊，“状元郎回来了！”

门口地坪上，两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起来。

金美月眉开眼笑地走了出来，说：“小鹏，恭喜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说着把通知书给了邱小鹏。

原来，录取通知书上午送到了村委，程文生一看见信封右下角印着的“北京大学”，当场就叫着跳了起来，吓了正在低头写东西的金美月一大跳。不一会儿，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

邱小鹏成为恢复高考后龙湾村第一个名牌大学生，而且还是全地区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状元”！

邱铁汉拉着邱小鹏走到邱老先生面前。见到族长，邱小鹏连忙弯下腰，毕恭毕敬地说：“老先生好！”

邱老先生起身扶起邱小鹏，眯眼笑着说：“鹏伢子，你不得了啊，考了个状元！”

邱小鹏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着。

“小鹏啊，这不单单是你们家的好事，更是全村的大好事，你给我们村争了莫大的光哟！”邱老先生说得激动了，一时兴起，微微发颤地高声说道，

“乡亲们！”

村民们见邱老先生有话要说，都安静了下来。

“乡亲们，我们龙湾村有福，邱家人更有福啊，出了小鹏这样的好后生！知书达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还会读书，考了个状元！为村子里争了好名声，为祖宗争了光彩啊！”

邱老先生慷慨激昂，身子站得直直：“乡亲们，这么光彩的事，我们要给小鹏办一回酒，贺一贺，好不好啊！”

“好！”村民们齐声说道。

“出了个状元郎，要办的！”

“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得热闹！”

“是啊，要让别的村也眼红眼红！”

……

“邱老先生，这酒就不用办了吧……”邱铁汉连忙说道。

“做么子不办？”邱老先生笑着问，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中。

“老先生，这小燕的婚事才办了有好久，乡亲们的人情还有还哩。”邱铁汉轻声说道，“再说，茶厂的工期紧，赶工都做不赢，要是再办酒的话，又得耽误时间……”

邱老先生听了，不说办，也不说不办。

“老先生啊，你和乡亲们的心意我们都领了。”邱铁汉的娘招呼邱老先生坐下，劝道，“这回就听汉儿的吧。放两挂鞭炮热闹下就行了，我们也搞回新事新办，你看要得不？”

“呀，怪我考虑得不周全。”邱老先生笑着说道，“就听你们的，这酒，不办了！”

人群里发出一阵细微的议论声。

邱小鹏突然想起自己高考完回村里后，曾跟着父亲去看望过梁卓光，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卓光阿伯还说等通知书到了一定要来喝杯喜酒。话犹在耳，

人却已经阴阳相隔了。世事难料天意难违，邱小鹏心里突然有些伤感起来。

“但是——”邱老先生突然又高声说，“酒席虽不办，礼数可不能免，各家人情各家给，各尽情分！”

邱铁汉正想说什么，被邱老先生拦住了：“贤侄啊，这是规矩，不可坏啊。”

正在此时，门外又噼里啪啦地响起了鞭炮声。

邱大午跑了进来，说：“邱老先生，梁老武师过来了！”

邱老先生一听，急忙对邱铁汉说：“快，快扶我出去迎接！”邱小鹏也跟着扶邱老先生走出堂屋门。

屋外弥漫着烟雾，朦朦胧胧地看不清楚。

一阵风吹过，烟消雾散，只见梁老武师正领着一队族人，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

转眼间，动身上学的日子就快到了。邱小鹏要先去县城，再从县城坐火车去北京。

刚吃过早饭，贵客就接二连三地上门了。

邱老先生来了，梁老武师来了。

程茂田来了，邱复林来了。

邱小莽、香妹来了，邱大午、柳秀荷来了。

有阵子没回家的邱少荣也来了。

连很少回家的邱贵生都跟在金美月身后来了……

家里人进人出的，好不热闹。满脸笑容的邱铁汉和玉容热情地招呼着乡亲们，邱小燕接下乡亲们送的人情，金美月在旁边帮忙记账，梁映山在里屋烧水沏着茶，邱小鹏则忙着上茶敬烟。

里屋的四方桌上，满满地堆放着乡亲们送的片糖、花生、红薯片，地上还放着鸡、鱼，甚至还有一只大野兔……

堂屋里欢声笑语，热闹得像唱大戏。

梁老武师喝了口茶，说：“积德行善，终有好报，邱家历代修德积功，

终有回报啊！”

“那是，老话说得好，好人终有好报啊。”邱老先生说道，得意地喝了口水，“老天爷果然圣明，不薄好人呀。”

“那是自然。”梁老武师应道，“也是应了龙湾村的好风水！”

邱铁汉上前，给两位老先生敬上烟。邱小鹏正好提着水壶走过，连忙往两位老先生的茶杯里续满了水。

邱老先生赞赏地看了看邱小鹏，说，“你看，前有归水河，后靠大龙山，老人们都说这是卧虎藏龙的好地方啊。”

“嗯。”梁老武师抽了口烟，声如洪钟，“前有道光年间候宗先人高中武解元……”说到梁家的荣耀，梁老武师习惯性地挺了挺腰杆。

“今有小鹏贤孙跃龙门进京城啊！”邱老先生抢先说道，腰也挺得直直的。

“武解元加文状元，这正是文武双全啊！”梁老武师得意地捋了捋银须。两位古稀老人对望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门外又响起了鞭炮声。

邱铁汉来到门口一看，只见对面的小路上，两人一前一后，拖着一挂鞭炮正向这边走来。金美月也出来看热闹，脸忽然有些微红，转过身回了堂屋。

刘力强领着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走到邱铁汉面前道喜。

邱铁汉觉得眼前这个年纪跟邱小鹏一般大小的小伙子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

“叔叔，还记得我不？我是何思翔啊！”

“哦，哦，记得记得，有一年暑假，你不是还跟小鹏来村里玩过两天吗？”邱铁汉想了起来，笑着说道。

何思翔是邱小鹏的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上了地区的林业中等技术学校，两个月前刚毕业，分配到了龙山林场工作。早上正好在县城里遇上刘力强，得知邱小鹏今天就要去北京，执意要跟着来给邱小鹏贺喜。

见到几年没见的老同学，邱小鹏一把抱住了何思翔，开心地跳着。

动身的时候到了，乡亲们都送了出来。

“崽啊，爹就两句话，衣要穿暖，饭要呷饱。”邱铁汉交代道。

玉容拉起邱小鹏的手，极力克制着情绪，微微发颤的声音交代道：“崽呀，记住你爹的话，到了学校，要好好读书啊。家里有乡亲们帮衬着，你不要记挂。”

邱小鹏用力点着头，眼眶里都是泪。

阿婆浑浊的眼湿湿的，拉着邱小鹏的手说：“乖孙呀，你长大了，出远门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阿婆，我会的。你也要照顾好身体，放假了我就回来……”邱小鹏的声音哽咽着，心里有千言万语，却难以说出口。

“崽啊，”玉容捋了捋邱小鹏的衣服，语重心长地说，“你上学带的钱，都是乡亲们的情意。崽呀，乡亲们挣这钱不容易啊，你要记住乡亲们的情，不管你到哪里，都千万要记在心里啊！”

“娘，我记住了……”邱小鹏的眼泪夺眶而出。

故土难离啊！

梁映山背起邱小鹏的被子，要去送邱小鹏坐火车。刘力强一把夺下被子，说：“映山，正好我和思翔要回县城，就由我们来送小鹏吧。”

邱小鹏也劝道：“姐夫，就让力强哥和思翔送我吧。你就莫再辛苦跑一趟了。”

何思翔提过邱小鹏手里的袋子，和邱小燕、刘力强一道，陪着邱小鹏往村口走去。

玉容和娘看着渐渐走远的邱小鹏，万分不舍。

走出了十来米，邱小鹏转过身，朝家门口的亲人们使劲地挥着手。

邱铁汉眼红了。玉容和娘也挥着手，再也忍不住，泪水涌出了眼眶，滴落在地上。

乡亲们慢慢散去。

这时，金美月跑到邱铁汉身边，交给他一个陈旧的黄皮信封，说：“这里还有一个人情。”

邱铁汉打开看了看，里面竟有两百元！

“这么多！美月，哪个送这么重的人情啊？”邱铁汉忙问道。

“我有看到，钱就放在堂屋里的桌子上。”金美月也是一脸的纳闷。

邱铁汉揣测着，说：“美月啊，小鹏他们还有走远，辛苦你一趟，追上小鹏问下。”

“好！”金美月爽快地答应了。

邱铁汉把钱放回了信封，交给金美月，说：“这钱你带给小鹏，让他留着用吧。”

“嗯，正好我也想送送小鹏哩！”说完，金美月跑开了。

金美月在村口追上了有说有笑的四人，把事情简单说了下。

刘力强暗暗欣喜，背着厚被子的背挺得笔直笔直的。

邱小鹏看着残缺不全的信封，一脸的疑惑。

忽然，他想到了一个人，难道是他？

再一想，邱小鹏心里顿时亮堂了。

没错，一定是他！

顺四癫子迈着小步，施施然来到村口，也不和桥上几个正在闲聊的村民打招呼，自顾自坐在他经常坐的石拱桥栏上，随手捡了根树枝，百无聊赖地拨弄着地上的碎石块。

有人问顺四癫子：“顺四，今天怎么有见你送鹏仔子啊？”

顺四癫子没理，依旧低着头拨弄小石块。

或许是习惯了顺四癫子的怪异行为，几个村民起哄般对顺四癫子说：“顺四，好久有听你唱曲了，唱一个吧。”



也奇怪，顺四癫子听了，果真唱了起来：

好地出好人，好人有好报。  
好年得好运，好事传好名。  
人好看心腑，地好看收成。  
族好看先辈，家好看儿孙。  
大好看时世，美好看前程。  
鲲鹏九万里，终归龙湾村。

几人听得津津有味，听到后面，有人就不同意了：“顺四，你这曲就唱错了，人家小鹏考上状元，到北京城读书了，那以后是要当大官的，你怎么还说人家回龙湾村呢？”

“是啰。好不容易出去了，还会回来？鹏伢子又不是蠢宝！”有人附和道。

“村里有能耐的都出去了，哪个还回来啊！”

“就是！程东虎倒是回来了，不是又走了吗！”

“可不是！贵生、少荣在省城都不愿回来，鹏伢子都去京城了，还会回来？！”

“顺四癫子又乱唱了！”

顺四癫子也不理睬，站起身，半眯着眼，望着莽莽苍苍的大龙山，迈开小步，施施然朝山脚下的家走去，边走边摇头晃脑地唱：

大好看时世，美好看前程，  
鲲鹏九万里，终归龙湾村……

## 进 京

“突——突——突——”

手扶拖拉机一路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到了车站。

说是车站，其实就是马路边的一棵大苦楝树，连个站牌都没有。以前刮风落雨日晒雨淋的，大家都躲在树下等车，慢慢的，这棵大苦楝树就成了一个临时停靠点，司机乘客都晓得。

拖拉机刚停稳，邱小鹏就迫不及待地跳下了车。不少人已经在树下等车了，或站着或蹲着，扯着谈。乡里每天开往松源县城的班车就只有两班，而且经常没个准点，要坐车的人只能早早过来干等着。

刘力强和何思翔把行李从拖拉机上卸了下来。行李很简单，除一床捆得紧紧的棉被外，就只有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些衣物。东西摆放好后，何思翔有事，跟邱小鹏道了别就先走了。

邱小鹏把程东虎新送的军用挎包挎上，拉着金美月走到一旁，轻声说：“美月姐，我把县里奖的五百块钱放在了我娘的枕头下，回去你跟她说一声。”

金美月忙说：“你这孩子！‘穷家富路’这句话你有听过么？去那么远的地方，身上怎么能不带点钱哩！”

邱小鹏拍了拍挎包，说：“我身上带了哩，何况你刚才不是还给了我两百块么？足够了。那些钱就留着还村里的人情吧。”

“还人情是大人的事，不要你操心。”金美月一副责备的口吻。

“那就给我阿婆买点营养品吧……我看阿婆那两盒蜂王浆都收了好久了，一直舍不得喝。”邱小鹏说完，鼻子一酸，眼有点湿了。

金美月定定地看着邱小鹏，心里有些伤感，更多的是惊喜：不经意间，小鹏已经长大了，也变得更成熟懂事了。

“放心吧，有我和小燕在，一定能照顾好你娘和阿婆的。”金美月拍了拍邱小鹏宽厚结实的肩，交代道，“到了学校，你只管安心读书就是了。”

正在这时，有人大声喊道：“车来了！”

远处隐约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循声望去，只见一辆班车正慢慢地驶过来。树下一阵骚动，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挤成一团。刘力强已经在前面占了个位置，正踮起脚尖拼命地挥手示意。

金美月连忙拉着邱小鹏往树下跑过去。邱小鹏一边跑，一边伸长脖子四处张望，急得心都跳到嗓子眼了——舒雅雯怎么还不来？

和舒雅雯约好了在这里见的，然后再一起坐班车去火车站，要是她赶不上车，邱小鹏就只能去火车站等舒雅雯了。邱小鹏长这么大还没坐过火车呢，又是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心里真是有点发慌——有舒雅雯这个坐过火车、出过远门的伙伴同行，心里可就踏实多了。

蓝白客车开到苦楝树下停住了。车上已经载了满满一车厢的人，连插双脚的地方都难找。司机见下面这么多人等着上车，门也不开了，歪着头大声喊了句：“有要下车的不啰？”

“冇得，走算了啰！”车厢里有人回了句。

见没人下车，司机按了下喇叭，踩了脚油门，客车逃命般飞快地冲了出去，卷起尘土扬起一条黄龙。等尘土散去，车子早不见了踪影。

有人跺着脚骂娘。邱小鹏沮丧之余又感到庆幸。

“走，小鹏。”刘力强手一挥，说，“开拖拉机送你到火车站。”

“刚才那是过路车。”旁边有人嘟囔了一句。

“哦。”邱小鹏模糊地应道，“那再等等看。”

太阳从大龙山坳升起。山野一片金黄，马路上的砂石泛着光。

一辆深绿色的吉普车远远驶来，在等车的人群前缓缓停住。大家都在盼着班车来，没人留意这吉普车。

邱小鹏被人拍了下肩膀，转身一看，见到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舒雅雯正“噗嗤”笑着：“邱小鹏！你还真像个状元郎呀。”

“舒……雅雯！”邱小鹏又惊又喜，低头一看，原来乡亲们给自己戴上的大红花还挂在胸前，脸一红，赶紧取了下来，有些腼腆地说：“乡亲们送我的哩。”

“呵呵，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啊。”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从吉普车前门下来，走到舒雅雯身边，微笑着对邱小鹏说道。

“这是我爸爸。”舒雅雯笑着介绍道，接着介绍道，“爸，他就是邱小鹏。”说完，耳根竟然红了。

“哦，舒叔叔您好！”邱小鹏赶紧问了声好，说完觉得有些拗口。

“叔——叔——叔——你今天是结巴了么？”舒雅雯说完，乐得捂着嘴在笑。

原来，舒和叔是同音字，怪不得邱小鹏喊完就觉得拗口了。邱小鹏也笑了，表情有些尴尬。

“你这孩子！”舒雅雯的父亲拍了下舒雅雯的胳膊，转身握住了邱小鹏的手，亲热地说，“小鹏，你好！总听雅雯夸你哩。”

舒雅雯没听到这话，因为她见到了金美月，喜出望外地喊了声：“美月姐！”一把挽住金美月的胳膊，拉到了父亲的跟前介绍道，“爸，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美月姐。”

金美月笑着点了点头，说：“您好，我叫金美月。”

“你好！”舒雅雯父亲看着金美月，也点了点头，说，“上次雅雯去龙湾村，听说吃住都在你家，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

“冇哩！”金美月笑着说道，“雅雯可懂事了，又勤快，还帮我做了不少事呢。”

真是个大方得体的姑娘！舒雅雯父亲心里夸着金美月，又以一副吃惊的口气说道：“我这闺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

“我在家也很勤快好不好，不信你回去问我妈。”舒雅雯急了，抢着说道，“你天天待在厂子里，肯定看不到啦！”

几人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舒厂长！”刘力强走上前来，热情地打着招呼，“怎么是您？”

“刘厂长，你好啊！”舒雅雯父亲握住了刘力的手。

“爸爸，你怎么认识力强哥啊？”

“噢，我们在县里的几次工农联谊会上见过。”

“冇想到您就是雅雯的父亲，这世界还真是小哩。”刘力强感慨道，“想不到今日在这又见面了。”

“我今天正好要上地区开个会，就顺便把雅雯和小鹏捎到火车站。”舒厂长开心地笑了起来，对金美月说，“龙湾村藏龙卧虎，出了小鹏这个状元郎，了不得哩。”

“哪里，您教女有方，雅雯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哩。”金美月笑着说，又转身对邱小鹏说，“小鹏，快谢谢舒厂长。”

邱小鹏赶紧说：“谢谢您。”

“别客气，”舒厂长哈哈大笑，对邱小鹏说，“我也要谢谢你，你俩一起上北京，这一路上有你的照顾，我和雅雯她妈妈也就放心了。”

邱小鹏不好意思地笑了，心想：好像是舒雅雯照顾我吧。

舒厂长似乎触动了心事，拍着邱小鹏坚实的肩膀，真诚地说：“你们幸福啊，碰上了好时代，不像我们那会儿……你们将来肯定比我们强。力强，你说是不是？”

“一代更比一代强，”刘力强一股子年轻人的青春劲，“我也要加倍努力了，要不，也赶不上时代发展啰。”

金美月深有感触，说道：“莫说你们国有企业，就是我们农村发展致富也需要有文化的新一代啊！”

说笑间，舒厂长看了下手表，见时间差不多了，手一挥，爽朗地说：“你们就放心吧，把状元郎交给我，我负责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火车进站了。

候车室的铁闸门一开，等候已久的旅客就如开闸之水般倾涌而出。邱小鹏开始还跟在舒雅雯的身后，没走两步，就被拥挤的人流冲散了。邱小鹏和舒雅雯不在一个车厢，此刻也无暇顾及了，紧随着人群一路小跑，双眼睁得大大的，找寻着车厢上挂的车厢号——刚才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舒雅雯已经把坐火车要注意的事项都讲了一遍。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邱小鹏终于挤上了火车。

车厢里人满为患，密密匝匝挤得水泄不通。邱小鹏头顶着被子，一手提着编织袋，军用书包挂在脖子上，艰难地在车厢里一点一点地挪动着。

糟糕，刚才光顾着记车厢号了，把座位号给忘了！邱小鹏又急又气，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比猪还蠢哩”。没办法，只有把票拿出来看下才知道，可周围都是人，连个放被子的地方都没有，实在腾不出手啊。“算了，等找个地方把被子放下来再说吧。”这么一想，邱小鹏又跟着人流在过道里慢慢挪。

终于，挪到两节车厢连接处时，正好有个人走开，空出一小块地方，邱小鹏来不及多想，连忙把头顶的被子放下来，一屁股坐在了被子上，又把编织袋抱在了怀里。

邱小鹏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喘着粗气，不停地用袖子擦拭额头的汗水。头上直冒热气，衬衫被汗水浸透了，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就像是不小心掉进了水塘刚爬出来一样。

“比双抢还累人啊。”邱小鹏苦笑了下，原本对自己第一次坐火车还有

着美好的憧憬，可这糟糕的经历，彻底击碎了他对火车的美好向往。他哪里知道，这趟从西南开往北京的车，是唯一路过双星地区的火车，每天都人满为患。邱小鹏更不知道，他那张县里作为奖励给他的有座票，还是郑若松打了招呼、县委办公室写了张条子才拿到的。

邱小鹏有点担心起舒雅雯来，这么挤，她一个女孩子能不能应付得了啊。这么一想，邱小鹏觉得自己有些愧疚了：早知道就应该和舒雅雯寸步不离了，至少还能帮她提那个大箱子。

正想着，火车突然往前一倾，邱小鹏猝不及防，打了个趔趄，抱在怀里的编织袋差点掉到了地上。

车窗突然灌进一股温热的风，邱小鹏往外一看，外面的人和物都在往后退！邱小鹏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一看，笑了——原来，火车开动了。

车一开，车厢里稍微有了点风，闹哄哄的人群也逐渐安静下来。邱小鹏扭头望着窗外，贪婪地欣赏起沿途风光，把找车票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山，一座连着一座；丘陵，一拱望着一拱。间或有河流如飘带，水面或湍急或平静，几只白头鸟在山水间一晃而过，让人不由得想起“一行白鹭上青天”，又想起“漠漠水田飞白鹭”。

列车呼啸着冲过一片狭窄的山地，驶进一个隧道。车厢内顿时暗了下来，“哐当哐当”的铁轨声在隧道内回荡着，不绝于耳。隧道不长，列车很快就驶出了黑暗，眼前豁然一亮，啊，好一片泱泱之水！

这就是八百里洞庭吗？

眼前这片望不到边际的浩瀚湖水，就是李白“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和张谓“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所说的烟波浩渺之地么？

邱小鹏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躁动起来，完全没留意到车厢另一头的骚动。

列车员过来查票了。

查票并不严格，完全看列车员的经验和心情。干部模样的，悠闲自得喝饮料的，还有那些嗑着瓜子侃侃而谈的推销员、啃着鸡腿喝啤酒的国营厂采购员，都不用查。那些外表邋遢的、神色不自然的、见到查票就假装睡着了似的，多半没票，至于那些提着编织袋、带着钢钎炮铲锤子锄头扁担的，一查一个准。

列车员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从乘客的蛛丝马迹里判断着有没有逃票的嫌疑，才一会儿工夫，就已经识破了好几个，让他们乖乖地补票。看着补票的人一个个机关算尽垂头丧气的样子，列车员一副胜利者的神情，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车厢连接处和厕所门口是重点检查区域，一个都不能放过。

“喂，查票！”冷冰冰的声音并没有唤醒沉思的邱小鹏。

又遇上一个装作没听见的！不用说，多半是没买票的。列车员胸有成竹。

“说你呢！”列车员踢了脚邱小鹏坐着的被子，不耐烦地说道，“查票，把票拿出来！”

“啊，对不起。”邱小鹏这才反应过来，望了眼那张冷若冰霜的脸，连忙在上身的口袋里摸了起来。

咦，票明明放在衬衣口袋里的，怎么不见了？邱小鹏心里一慌，嘴里喃喃自语道：“票呢？”

看吧，开始装傻充愣了！列车员不耐烦地说：“没票就补票，从起点站补起。”

邱小鹏急了，急忙说道：“我有票，真有票！”边说边打开胸前的军用挎包，在里面翻了起来。

看到邱小鹏怀抱的编织袋，列车员冷笑了声：“别装了，你这种人，我可见多了。赶紧补票，别想赖皮！”

旁边的人都瞧热闹地看了过来。

“谁赖皮了？我真有票的！”邱小鹏热血冲上头顶，红着脸争辩道。





“那你的票呢？拿出来啊！”列车员也被激怒了，“没票还讲大话，年纪轻轻的学什么不好，学混混！”

大庭广众下，邱小鹏何曾受过这样的斥责？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所受的丁点屈辱瞬间膨胀，变成了如来困住齐天大圣的五指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邱小鹏又急又气，“刷”地站了起来，喊道：

“不许你侮辱人！”

“哟，你倒有理了。”列车员阴阳怪气地说，“废话少说，快点补票。我可没工夫跟你吵。”

邱小鹏突然记起来，票在舒雅雯手里！

原来，两人在候车室时就说好了，检票进站后，邱小鹏就跟着舒雅雯从人少的卧铺车厢上车，等车开动了再去找座位。邱小鹏没坐过火车，舒雅雯不放心，就把邱小鹏的车票也放到随身的小包里了。谁知刚过铁闸口，两人就被冲散了。

邱小鹏脱口而出：“票在我同学那里！”

“呵，又出来个同学了，你骗鬼呢？快补票！”

“真的，我同学就在前边的卧铺车厢。”邱小鹏解释道。

“你同学坐卧铺车厢？”列车员翻了个白眼，“你怎么不说你同学是省长哩？”

周围的人都哄笑了起来。

一张去北京的车票，有钱都不好买！买张硬座票都要找关系批条子，至于能坐上卧铺车厢的，更加不是普通人了，肯定是当官的甚至当大官的。

“我没骗人，我的票真在我同学那里。我们一起去北京上学的。”

“就你这乡巴佬样，还去北京上学？”列车员做出一副夸张的表情，冷着眼说，“哼，你干脆说自己去上清华北大好了。”

人群又发出一阵哄笑声，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看着热闹——这样的小插曲使得枯燥无聊的旅程不那么难熬了。

邱小鹏百口莫辩，憋得满脸通红。

“你还真说对了。”列车员身后有人说道。

所有人都望向了说话的人。邱小鹏一看，满脸的惊喜——舒雅雯犹如搭救自己的天兵天将般出现了！

舒雅雯目不斜视从列车员面前走过，站到了邱小鹏的身边，同样冷着眼看了列车员一眼，说：“他还真是去上北大的。”

围观人群一阵骚动。

列车员看了看舒雅雯，又看了看邱小鹏，一脸的狐疑。

“他是我们地区的理科状元。”舒雅雯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了一张车票，递给了列车员，“这是他的车票。”

围观的旅客发出了一阵惊呼声，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

舒雅雯气愤未消，语带讥讽地说道：“看仔细点，免得又说是张假票！”

列车员被这话呛到了，脸色有些难看，不甘示弱地问舒雅雯：“你的票也拿出来！”

舒雅雯冷笑了下，又从小包里拿出一块卧铺牌，一起递给了列车员。

列车员接过扫了一眼，眼里闪过一丝诧异，脸色有些不自然，把卧铺牌和票还给舒雅雯，赶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道：“票要随身带！”

见舒雅雯还想说什么，邱小鹏忙接过票，把卧铺牌塞到舒雅雯手中：“快把车票收起来吧。”

列车员正准备接着查票，看到邱小鹏怀里的编织袋，说道：“你赶紧坐回自己的座位去，东西可以放到座位下。”说话的语气柔和了不少。

说完，又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邱小鹏说道：“把你的票再给我看下。”

邱小鹏一脸疑惑地把票递给了列车员。周围的人又好奇地看了过来。

列车员看了眼票，把票还给邱小鹏后转身就走，来到车厢中间，指着坐在靠窗位子上的人，气势汹汹地说：“你！出来补票！”

那人斯斯文文，戴着副金边眼镜。列车员又急又气，气冲冲说了句：“差点让你蒙混过关了！”

原来，那人坐的是邱小鹏的座位。

“真是个势利眼。”舒雅雯望着列车员的背影，低声说。

“这也难怪，”邱小鹏本想说“这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觉得这话既空洞又乏味，便自嘲地开起了玩笑，“谁叫我看起来就像个逃票的啰。”

“我觉得你看起来就像个状元哩。”舒雅雯又要捉弄邱小鹏了。

“状元都像我就完蛋了，全都成叫花子了。”和舒雅雯相处得久了，邱小鹏也能揶揄自己了。

“别傻了！”舒雅雯呵呵笑了，小嘴一撇，脱口而出，“这世上哪有这么聪明的叫花子？是王子还差不多！”说完，觉得这话有些不对劲，脸顿时就红了。

邱小鹏一手抱着编织袋一手提着被子往自己的座位走着，没留意舒雅雯刚才那话的言外之意，更没发现身后舒雅雯的大红脸。

他满脑子都在想，北京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 升 旗

火车穿山越岭，抵达北京站时已是第三天的凌晨三点多了。

天还没亮，站台上黄色的灯光亮得有点刺眼。

邱小鹏一下车，还来不及看清周围，就深吸了一口气，憨憨地笑了。舒雅雯忍不住打趣道：“怎么样，北京的空气都特别些吧？”

“嗯，爽！”邱小鹏一脸的兴奋，旅途的腰酸背痛瞬间烟消云散了。

“那你赶紧多吸几口。”舒雅雯掩着嘴笑了。

人多拥挤，两人也不着急，跟在人群的后面慢腾腾地往出站口走。

走出站口，人群已经四散开了，一眼就看到不远处立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学新生候车点”。顺着牌子的方向，走四五分钟，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雨棚，三面都用编织布围了起来。

邱小鹏向坐在雨棚门口的小伙子一打听，正是新生候车点。

“你也是来报到的新生？”小伙子问。

“嗯。”邱小鹏指了指身边的舒雅雯说，“我们俩都是的。”

“哦，那快进来坐。学校来接的车要七点才到。”

里面已经坐了二三十个年轻人，除几人或仰躺或趴着在睡觉外，大家围在一起轻声聊着天。都是年轻人，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有说有笑起来。

“大家都是新生吧？”邱小鹏问道。说完就觉得自己问得蠢，牌子上不是写着“新生候车处”么？

“我不是。还有几个也不是。”刚才那小伙子笑着说，“我们是老生了，火车深夜才到站，没公交车回学校了，迟点再蹭接你们的车回去。”

“每个学校都有车来接吗？”舒雅雯问道。

“不。只有学生多的学校才有，或者是学校财大气粗的也会派车来接。”另一个小伙子说道，看样子也是个老生。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啊，报个名都有车来接。”邱小鹏有感而发。

交谈中，邱小鹏得知小伙子来自陕西，其他人分别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有山西的、湖北的、江西的、贵州的，等等。

一听邱小鹏是汉南来的，小伙子指着身后一个女孩子说，“巧了，她是从贵州来的。”

“汉南贵州在一块，原来是大老乡啊。”邱小鹏笑着冲女孩打招呼，“你好！”

“你好！”那女孩也笑着说。

“我叫邱小鹏。”他乡见老乡，感情特别亲，邱小鹏又介绍了身边的舒

雅雯，“她叫舒雅雯。我们俩都是……”

“我知道，你们都是双星的嘛。”那女孩抢先说道，“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是你们地区的状元，读的是北大。”

邱小鹏愣住了，连忙看了看舒雅雯，舒雅雯也是一脸的疑惑。

见到邱小鹏的惊诧样，女孩“噗嗤”一下笑出了声，“你们好，我叫宋雅玲。”

“你是怎么晓得我们是双星人的啰？”邱小鹏迫不及待地问，连口音都顾不上了。

“因为……我会看相算命啊。”宋雅玲一本正经地说道。

看相算命？大学生还信这个？邱小鹏更加疑惑了，眉毛紧皱正想追着问个究竟，舒雅雯轻轻拍了下他的头，“她逗你玩的哩。她肯定和我们坐同一趟火车来的。”

“聪明！”宋雅玲笑了起来，认真看了舒雅雯一眼，又对邱小鹏说道，“我比你们早上几站，就坐在你隔壁车厢。”

“真是巧哩。”邱小鹏憨憨地笑了，问，“那你读哪个学校？”

“我是你的校友。”宋雅玲微微抬着头答道。

“你也读北大？！”邱小鹏连忙问，“那你读哪个专业？”

“经济。”

“真的吗？我也是读经济专业！”邱小鹏喜出望外，“说不定我们还会同班哩！”

宋雅玲笑了笑，淡淡地应了句：“也许吧。”

虽然说话的声音很轻柔，可舒雅雯听了，心里却有点不舒服，觉得眼前这个女孩言谈举止间有种不易察觉的清高和自傲。

邱小鹏正想接着说什么，舒雅雯抢着对刚才的小伙子说：“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么？”

“北京可玩的地方太多了！”小伙子立马来了兴致，“天安门八达岭颐和园圆明园天坛故宫，这些都是首要的，然后就是恭王府什刹海北海公园前

门之类的，数都数不过来。”

“哇，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啊。”邱小鹏听得有些呆了。

“可不是。”小伙轻描淡写地说道，一副过来人的口吻，“我在北京都待了三年了，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来得及去呢。”

“那就再读个研究生呗。”舒雅雯笑着说。

见舒雅雯笑了，小伙子更加亢奋起来——从舒雅雯进到候车点的那一刻起，他的目光就时不时瞟向舒雅雯——“正有此打算。不过，”小伙子顿了下，说道，“北航的研究生可是很难考的，尤其是我念的材料科学专业。”

舒雅雯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转过头问邱小鹏：“你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邱小鹏想了下，兴奋地说道：“去天安门看升旗！”

看升旗？

舒雅雯愣了，宋雅玲和小伙子也愣了。

“出门前，我爹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来天安门看升国旗。”邱小鹏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好像升旗的时间都很早吧？”宋雅玲说了句。

“对。”小伙说道，“是根据当天的日出时间来定的，夏天早，有时凌晨五点不到就升了，冬天一般是六七点的样子。而且，看的人超多，一定得提前去，去晚了站不了前面，到时候，别人看升旗，你就只能看人头了。”

几人被小伙的话逗乐了。

“那现在大概是什么时间？”舒雅雯问道。

“应该是五点多吧。”小伙看了下表，殷勤地说道，“还有差不多两个小时。”

“估计今天是看不上了。”邱小鹏有些失落。

“那就等下次啊。”小伙没看邱小鹏，反而看着舒雅雯。

这时，邱小鹏突然问道：“天安门离这里远么？”



小伙子一时没反应过来，在心里算了算，说：“远倒不远。朝前走一点就是长安街，沿着长安街再走一段就是天安门了，也就五六里路吧。”

“这么近啊！”邱小鹏有些意外。

“近也要坐车去啊！”小伙觉得有些好笑，“公交车司机现在都在家睡大觉呢。”

邱小鹏一盘算，坚定地说道：“不怕，我走着去！”

三人都被邱小鹏这话吓了一跳，盯着邱小鹏看。

“才五六里路，一个小时就走到了！”邱小鹏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也是，对他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来说，五六里路确实没什么。

“你连路都不认得，怎么去啊？”宋雅玲也觉得邱小鹏的想法有点不切实际。

“我刚才听他说的，好像拐一个弯就可以了。”邱小鹏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道，“再说，我又不是没长嘴巴，可以问别人啊。”

不等大家说话，邱小鹏又接着说道：“正好还可以看下沿路的风景哩。”

舒雅雯正想说什么，小伙担心舒雅雯会陪邱小鹏去天安门，急了，忙说：“天还没亮，啥都看不清楚。再说你们还有这么多行李，不急这一天的，慢慢再计划吧。”

“没事，现在走过去，正好能占个前面的好位置哩！”邱小鹏越说越兴奋了，一刻都不愿再耽误，对舒雅雯说道：“你在这里等我，我看完升旗就赶回来，应该能赶在接我们的车来之前到。”

舒雅雯却说道：“我跟你一起去！”

转身对小伙和宋雅玲说：“麻烦你们帮我们看下行李，我们保证不会耽误你们坐车的，行吗？”

小伙如意算盘落空，心里一万个懊悔，又有一万个不愿意，可面对舒雅雯期待的眼神，还是装作绅士般地说道：“行！”

邱小鹏和舒雅雯相视一笑，连忙谢过小伙。两人背上水壶就准备走，却

被宋雅玲叫住了：

“等下，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三人一路叽叽喳喳，有说有笑。

舒雅雯心里却不痛快。千载难逢的机会，被宋雅玲给破坏了。

有着“神州第一街”之称的长安街，笔直宽敞，横贯京城东西。天未亮，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大街上空旷且安静，在两侧路灯的点缀下显得既神秘又虚幻，犹如梦境。

远远就望见了天安门城楼。虽然在书本和挂历上无数次见过天安门，可当它雄伟威严、庄重肃穆、气势宏大却又美轮美奂地真实出现在眼前时，三人还是被深深震撼到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景致。

突然，邱小鹏撒开两腿就跑，舒雅雯和宋雅玲一愣，也跟着跑了起来。邱小鹏越跑越快，还“哟嚯”地叫了几声，两个女孩跟在后面，捂着嘴笑着。

三人跑过华表，在金水桥前的中石桥前停住了，气喘吁吁地抬头望着天安门。

宏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在灯光照射下红得耀眼，红得让人热血沸腾。城楼悬挂着的巨幅画像上，毛主席那慈祥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邱小鹏他们，脸上的笑容仿佛是见到了老乡格外亲切。

抬头仰望，天空繁星闪烁；放眼望去，长安街灯海璀璨。

邱小鹏心潮澎湃，激情昂扬，伸开双臂，大声喊道：“毛主席，我来了！”

舒雅雯和宋雅玲笑得弯腰捂着肚子。邱小鹏也笑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昂之情让他兴奋不已，兴之所至，又大喊了句：“北京，我来了！”

天边慢慢露出了一点点亮，长夜即将过去。

三人来不及做过多停留，穿过地下通道，跑进了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三人在拉起的警戒线前找了个靠前的位置，等着仪式开始。见旁边不少人坐在了地上，三人便也跟着坐下来等。

远远的天际泛起鱼肚白，黎明马上就要来临。

舒雅雯只觉得头越来越沉，眼皮直打架。两天一晚的旅途让她身心俱疲，刚才的兴奋更是耗尽了其所剩不多的精神。迷迷瞪瞪地，把头靠在邱小鹏肩膀上睡着了。

邱小鹏扭头一看，见舒雅雯靠自己睡着了，心里一暖，侧了下身，好让她靠得尽量舒服一些。

两人第一次离得这么近，邱小鹏甚至能听见舒雅雯细微的呼吸声，闻见舒雅雯发间飘来的淡淡清香。邱小鹏忽然心头大乱，心跳怦怦作响，仿佛下一秒就将冲破胸腔的束缚，连忙转过头，望着东边的天空。

天色变得越来越亮。

宋雅玲见两个同伴都没了声音，转头一看，见到舒雅雯靠在邱小鹏的肩上，眼里闪过一丝异样。

突然，有人激动地喊道：“快看，国旗来了！”

这一喊把所有人都惊醒了，纷纷站起来张望。舒雅雯被邱小鹏一把拉了起来，睁着惺忪的睡眼，摇摇晃晃差点倒在邱小鹏的怀里。

随着整齐响亮的踏步声越来越近，三名英俊挺拔的武警战士列队走了过来，最前面的一人扛着国旗，另外两人护卫着，来到升旗台前，神情庄重肃穆。嘹亮的国歌声响起，国旗沿着旗杆缓缓上升，升旗手奋力一挥将国旗抛向空中，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展开，徐徐升起。

不知谁带头唱起了国歌，大家都跟着大声唱起来：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国旗稳稳地停在了旗杆顶端，迎风飘扬。广场上一片欢腾，掌声经久不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邱小鹏激动万分，眼里涌出了泪花。五星红旗变得模糊起来，他突然想到了千里之外的父亲，暗自下了个决心：

这一辈子，一定要带爹、娘和阿婆来天安门看次升旗。

零  
叁  
贰

## 头 角

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

十月的北京，阳光黄灿灿的像金子，又像成熟的麦穗，马路旁粗壮的白杨枝繁叶茂，空气新鲜干净且带着暖暖的温度。

开学后不久，校学生会组织了一次新生文艺汇演。

每年一次的新生文艺汇演是北大校园文化的一个传统，来自天南地北的天之骄子们不仅文化成绩优异，艺术素养也是出类拔萃，其中不乏卧虎藏龙者。演出当晚，偌大的北大礼堂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学校和各院系的领导也来到了礼堂。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一个。一个男同学声情并茂地演唱完著名的咏叹调《今

夜无人入睡》后，雷鸣般的掌声尚未平息，大礼堂顶部的主灯突然全熄了。随即，一道明亮的聚灯光束从天花板直射下来，打在了一个站得笔直的男生身上。

男生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褂，向台下微微鞠了一躬，站在了麦克风前，不紧不慢地将手里握着的竹笛放到嘴边，轻轻运了口气，笛声响起，一下子抓住了所有观众的耳朵。笛声时而悠扬婉转，时而高亢嘹亮，如天籁般美妙动听。台下鸦雀无声，只有笛声在大礼堂里飘荡，颇有几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味道。

半首《春到湘江》后，笛声戛然而止，灯光也从男生的身上移走了。台下正听得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灯光打在了旁边一个坐在古筝前的女生身上。

女生身穿红色绣花演出服，合身的半袖对襟短褂凸显着丰满的胸部和曼妙的腰身，显得格外楚楚动人。女生冲台下微笑示意后，低垂着头，乌黑的秀发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抬起雪白纤细的手指在古筝上轻轻拨出了第一个音——弹的是《苗岭的早晨》。

聚光灯隐去，淡黄色的彩灯骤然亮起，舞台顿时显得温暖而明亮。

男生吹着笛子，慢慢走到了女生的身边，两人合作演奏了半首《苗岭的早晨》。婉转悦耳的旋律，珠联璧合的默契，化作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冲击着每一位观众的心，不少人随着节奏摆动起来。

说起来，邱小鹏吹竹笛的启蒙老师是梁卓光。

梁卓光吹得一手好唢呐。傍晚时分，劳作之余，梁卓光和邱铁汉常约在一起唱曲，自娱自乐。邱小鹏自小耳濡目染，对唢呐有种着魔般的好奇，便求着要跟梁卓光学吹唢呐。梁卓光有心培养邱小鹏，却始终觉得教唢呐不合适，深思熟虑后，趁着去县城办事的机会买回根笛子送给邱小鹏。邱小鹏没见过笛子，见到细细长长的竹笛毫不起眼，嘟着嘴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梁卓光笑了，也不说话，拿起笛子就吹了起来。半首曲子还没吹完，邱小鹏已经两眼放光，一把抢过笛子，边跳边叫着说：“我要学吹笛子！”

自此，村里除了梁卓光的唢呐声和邱铁汉的歌声外，又多了个竹笛声。笛声起初断断续续磕磕巴巴甚是烦人，村里人都捂着嘴笑，可日复一日，没多久竟然也变得流畅动听起来，到后来，甚至连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都能吹得像模像样了。村民们早就听惯了梁卓光和邱铁汉唱的曲，见到邱小鹏便纷纷起哄要听个流行歌曲。乡亲们跟梁卓光打趣道：“这就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哩。”梁卓光呵呵笑着说道：“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哩。”

初中毕业那年暑假，邱小鹏中考后到镇里的红砖厂挑红砖挣钱。一个傍晚时分，他迎着晚霞走到附近的河边洗澡，突然远远地听到竹笛的声音，这声音悠扬飘荡，使人仿佛置身于梦境，让人沉迷。邱小鹏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优美动听的笛声，不由自主地循着这美妙的声音找过去。

在河岸一块高高的石头上，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先生，静静坐在那里吹着竹笛，映着被夕阳染成胭脂色的天边，他的身影像一幅静止的剪影。这笛声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听得邱小鹏心里酸酸的，不知哪来那么多的忧愁哀怨，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老先生吹完最后一个音符，放下竹笛，眼神迷离凝视着远方，一动不动。沉默良久，他扭头看了邱小鹏一眼，淡淡地问道：“小伙子，会吹笛子？”

邱小鹏还沉浸在笛声的哀怨中，听老先生问话，这才抬头看清他的模样，似乎也不太老，就是头发花白了，显得老。他一时没回过神，赶紧点点头，又以更快的速度摇了摇头。

老先生被他的动作给逗笑了：“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啊？”

邱小鹏只好如实回答：“学了一点点。跟您比，那就不能说会了。”

交谈中，邱小鹏告诉老先生自己家住龙湾村，利用暑假来挑红砖挣点学费。老先生很喜欢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分别时，跟他约定明天再来这里，还是这个时间。邱小鹏想想还能听到这么美妙的笛声，很高兴地答应了。

没想到，第二天老先生给邱小鹏带来一根竹笛，让他吹了几首曲子后，给予了一些指点。邱小鹏觉得茅塞顿开，眼前豁亮。

老先生告诉他，中国笛子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先辈们点燃篝火，架起猎物，围绕捕获的猎物边进食边欢腾歌舞，并且利用飞禽胫骨钻孔吹之，还用其声音诱捕猎物和传递信号，也就诞生了出土于我国的最古老的乐器——骨笛。《说文解字》记载：“笛，七孔箫也。”竹笛外形极其简单，但是要吹奏好，是一件十分吃功夫的事。

两人每天约在这里见面，老先生一点一点教授邱小鹏吹奏技巧。从站姿、坐姿开始，到气、唇、舌、指的练习，老先生要求非常严格，一板一眼，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让他满意为止，绝不含糊。

一个暑假下来，邱小鹏的吹奏水平突飞猛进，简直犹如脱胎换骨。听说邱小鹏的奇遇后，邱铁汉在山上挖到好的药材，或者逮到山鸡、野兔之类的，就让邱小鹏带给这位老先生。

后来，邱小鹏上了高中，也经常和老先生相约在河边向他请教，学会了吹奏很多曲子。

老先生让邱小鹏管他叫“宋老师”，其他情况讳莫如深，邱小鹏也不敢打听。

后来，邱小鹏无意中得知，那个“宋老师”原来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民族器乐教授，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到老家汉南来，到湘源机械厂劳动改造。前些年平反了，可是早已妻离子散，也过了退休年纪，不愿再回北京，于是就地安顿下来颐养天年。此后，邱小鹏对老先生更加敬重，又觉得对老先生无以回报，只有更加刻苦练习，每天无论学习多忙都坚持苦练。下一次见面时，老先生赞许的神情，是他更加努力的无穷动力。

邱小鹏临上北京前，特意跟老先生来道别。老先生听说他考上北京大学，一脸欣慰，亲热地摸了摸邱小鹏的头，带着几分不舍：“你是我教的时间最长的学生，也是教得最用心的。因为这些年我也没有太多其他事可做。你也没有让我失望，现在可以出师了。这是一支跟随我多年的湘妃竹笛，送给你。学无止境，今后要好好练习，也不枉咱们爷儿俩有缘！”

邱小鹏感动不已，双手接过老先生手里的精致笛盒，在老先生面前行了个拜师大礼——双膝跪地，恭恭敬敬给老先生磕了个头。

邱小鹏不知道自己笛子吹奏水平到底怎么样，因为从来没有机会检验——尽管周围的人都赞叹不已，可这些观众毕竟只是乡村水平，最多也就是县城水平。这次学校要搞迎新文艺汇演，系学生会文艺部的师姐来打听有谁能吹拉弹唱的，可以代表本系新生在汇演上贡献节目。室友说，看见邱小鹏带了根竹笛来，估计会吹几下。

师姐见到邱小鹏，一看他这副“土包子”模样，当时心就凉了，但也不好转身就走，只得心不在焉地让邱小鹏吹首曲子听听，打算赶紧再另觅他人。没想到邱小鹏却让在场的人大大吃了一惊。

邱小鹏也让宋雅玲大吃了一惊。

新生文艺汇演节目排练初审，在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进行。

邱小鹏意外见到了同在器乐组的宋雅玲，她要演奏古筝。

宋雅玲的古筝练的是童子功。妈妈是贵州师范大学音乐系的老师，逼迫她从小就与钢琴、古筝为伴。一向很温和的妈妈，辅导她时就像变了个人，无论宋雅玲怎么耍赖、怎么哭闹，妈妈绝不退让，拿着小尺子把桌子敲得“啪啪”地响。每当这个时候，爸爸就叹着气、摇着头离开——眼不见心不烦，他内心觉得孩子童年应该尽情地玩，快乐最重要，可妈妈总是振振有词，说万一将来学习不好，还可以考虑特招，再说了，女孩子学门器乐，显得气质高雅，将来无论干什么总是有好处。爸爸一走开，宋雅玲失去依靠，在妈妈的严厉震慑中，只能恨恨地乖乖就范。到后来，她经常在一片惊讶声中，听到大人们毫不吝啬的溢美之词，似乎也逐渐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

今天晚上看见邱小鹏拿着笛子走进来的那一刻，宋雅玲真是惊呆了，这个土气的小子，看来还真是多才多艺呢！可是，看他那模样，水平到底怎么样啊？可千万别是他们村里的水平，不自量力来演奏让大家嘲笑，反倒伤了自尊。

排练初审的时间很长，器乐组又排在最后。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轮到他们。宋雅玲坐在邱小鹏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和他聊着天，心里忐忑不安，一直为他揪着心，暗暗祈祷他千万不要被淘汰了，即使被淘汰了，最起码水平不要太“菜”。

邱小鹏看着她坐立不安的样子，以为她紧张，宽慰道：“别紧张，大不了不上场表演就是了。”

宋雅玲“嗯”了一声，没说话。她心说，我才不紧张呢，我是为你紧张。当轮到邱小鹏上场时，看着他起身走到台口，宋雅玲忍不住跟着站了起来，小手攥着拳头，心里的紧张显露无遗。

邱小鹏吹了一首《秋湖月夜》，笛声倾诉了人们面对湖光山色的万千思绪和遐想，把恬静淡远的意境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雅玲不禁叹服了，她简直不能相信这美妙无比的声音是邱小鹏吹出来的，妈妈音乐系那些专业老师也只能有这样的水平。想起妈妈，她的心立刻活跃起来，妈妈当初所有的严厉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啊，亲爱的妈妈，真心感谢你啊，要不我怎么能有机会和他同台演出呢？

宋雅玲两耳充满了这美妙的笛声，觉得自己浑身洋溢着幸福，四周弥漫着快乐因子，连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甜的。待邱小鹏演奏完，宋雅玲一张粉脸涨得通红，使劲鼓着掌，忘情地跳起来大声叫好。周围的人看着她，发出善意的笑声。

邱小鹏和宋雅玲的试演，得到学校团委新生文艺汇演评议会的一致好评。评议会意见，因为还有钢琴、小提琴、二胡的演奏，器乐类节目又不能占太长时间，因此建议他们先出半首独奏，然后再合奏一曲，这样效果会更好，将来拍出来的照片也更好看。

宋雅玲坚持独奏的部分让邱小鹏表演，然后两人再合奏一曲。商量独奏曲目时，宋雅玲问邱小鹏会不会《春到湘江》，邱小鹏微微一笑，拿起笛子即兴吹了一段尾声曲调，小小地卖弄了一下颤音技巧。

说到合奏曲目时，邱小鹏提出就用《苗岭的早晨》，宋雅玲不由得心头

一热——这正是描写宋雅玲家乡的乐曲。心有灵犀的宋雅玲感受到了邱小鹏传达的善良与用心，一脸的幸福。

两人会心一笑，开始演奏。尽管这是他们第一次合奏，却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曲音刚落，现场所有的人都忍不住为他们鼓掌。

北京大学学生民乐团负责人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排练还没结束就迫不及待找到他们俩，热情邀请他们加入民乐团。他滔滔不绝地历数民乐团的种种好处，仿佛跟民乐团相比，北京大学别的社团都是浮云，不值一提。他以为他们是学校文艺特招生，当求证不是后，他一脸的疑惑。北京大学的的确确藏龙卧虎。

汇演节目二审排练也很顺利，选定了正式演出的曲目，之后再进行一次走场大合练，就正式演出了。评议会请民乐团为邱小鹏准备了一套合适的演出服装。宋雅玲不需要，来北京时她把自己的演出服从家里带来了，生活经验丰富的妈妈总是有先见之明。

当邱小鹏吹完最后一个长长的、带着花式技巧的尾音时，现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响彻全场，气氛空前热烈。

邱小鹏和宋雅玲相视一笑，牵着手走到舞台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邱小鹏抬起头看着前方，强烈的聚光灯照得他眼前一片炫亮，什么都看不清，眼前模模糊糊很多人在使劲鼓掌。他想起了老先生，又想起了梁卓光，他们如果看到眼前欢呼的人群，肯定会很高兴……

演出后没几天，文艺汇演的照片张贴在了学校三角地的橱窗里，邱小鹏和宋雅玲的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他们一时间成了学校的话题人物。



## 湖畔

扑面而来的一切，让邱小鹏眼花缭乱，仿佛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以前他到过的最大的地方是松源县城，现在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异：原来楼可以盖得那么那么的高，马路可以如此如此的宽，川流不息的汽车都只能朝一个方向流动……这座城市的繁华与现代深深地震撼着他，原来外面还有这样的世界，龙湾村人都活在外世外桃源中。他想起自己的阿婆和爹娘，还有姐姐和美月姐，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哪怕是来这花花世界看一眼，都是一种莫大的奢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大学堂，靠的就是知识的力量。邱小鹏一直告诫自己，唯有知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从大学这座知识的殿堂吸取足够的营养，才不会辜负自己的青春韶华。

同学们也很快都喜欢上了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邱小鹏牢记着父亲的教导：出门在外，朋友多了路好走，多交朋友；力气使不完，尽心尽力帮助别人。他以自己的热情、真诚、开朗赢得了同学们的喜欢，大家一致推选他担任班长。他也很快成了校广播站的活跃分子。每天中午，同学们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的路上，经常能听到路旁的广播里说：“下面请听经济系邱小鹏同学的来稿……”

开学后不久，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大庆，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学校要求各系组织大家集体收看实况电视转播。

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和反映各行各业建设成就的群众游行队伍画面，不时激起同学们一阵阵赞叹。

电视画面中，一位中央领导指点着游行队伍，向旁边的军委主席邓小平说着什么，邓小平会心地笑了，点了点头。紧接着，镜头切换到游行队伍，画面中出现“小平您好”四个醒目大字，游行队伍中，两名北京大学的同学用竿子高高挑起这个横幅，另一名同学跳跃着向镜头方向挥手致意。邱小鹏一看，这不是系里高年级的老乡吗？

“看！我们师兄！”一位女同学指着那位师兄，惊喜地喊了出来。

“北大，牛！”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一蹦三尺高。

教室里沸腾了，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七嘴八舌高声谈论着、赞叹着，不少男生热血沸腾地跳起来、跺着脚、拍着桌子，高声欢呼着。

邱小鹏静默着。此刻，他的心里有一股巨大的激情在震荡，这些同学违反规定、冒着风险，偷偷夹带横幅到游行队伍里，向全世界展示了全国人民心里想说的话——向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表达敬意！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担当。这也是北大的传承。他为自己是北大人感到骄傲与自豪。

班里决定进行一次以“感恩父母”为题的演讲活动。

一想起父母，邱小鹏的心顿时沉重起来。父母亲含辛茹苦，勤劳耕作。此刻自己求学在外，关山远隔，思亲之情油然而生。黄昏的太阳也幻化成了淡黑色，那是凝固了的乡思。

演讲活动很热烈，同学们都声情并茂地讲述了父母对自己的恩情。全班同学都被父母毫无保留的无私之爱深深打动，想起了自己远在故乡的家人，不少同学偷偷低下头擦拭着泪水。

邱小鹏想起了父母的恩情，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心里一阵难受，偷偷离开教室，默默朝未名湖畔走去。

未名湖是邱小鹏最喜欢的地方。

这里的湖光山色、塔影映日、幽林鸟啼，悦人耳目。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水与故乡的水已融为一体。上大学不久的一个宁静的黄昏，邱小鹏对着故乡的方向，默默静立良久，把军用水壶中从村里六音井盛的水倒入未名湖中。

未名湖默默地接纳了南方山区的一壶井水。

举世闻名的北大慷慨地接纳了大龙山深处的农家学子。

此刻，邱小鹏坐在湖畔，思绪万千。

黄昏逐渐远去。没有风，天空呈现了紫蓝色。接着，一颗星跳了出来，紧接着，又一颗星跳了出来，霎时，星光哗哗蹦出，布满了未名湖的上空。夜晚来临了，邱小鹏仰脸凝望，心如静水，思绪却悠远。这样的夜晚让他想起了童年的故乡，想起了少年的悲伤。

没有风，却有像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轻柔的脚步踩着鹅卵石小道过来。宋雅玲站在身后。

“邱小鹏，还没吃饭吧？”宋雅玲递过来一包饼干，在邱小鹏身边草地上坐下。

“谢谢。”

“你父母肯定也有非常感人的事，你为什么不讲讲呢？”

邱小鹏沉默未答。

“小鹏，快起来，松源厂的号子都叫了。”

邱铁汉的粗嗓门在堂屋里响起时，邱小鹏正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直到父亲掀开被角，轻轻拍打他脸颊时，才极不情愿地伸了个懒腰，呼出一口滚热的气流，睡意朦胧地嘟哝了一句：“美月姐要来喊我的。”他刚才正在睡梦中回味着昨天和伙伴们在大龙山上围捕野兔的情形。

“快起来，你会迟到的。”父亲把他的衣服扔到床上，“今天她还来喊你？过不了河，你起来看看就晓得了。”

邱小鹏睁开眼，这才感到屋内大亮了，窗外雪光映进来，往日昏暗的土房里明亮了许多。他一把抓过棉衣往身上套，一边穿衣一边自言自语又像问

父亲：

“昨夜下大雪了？”

“扯起了油光照呢！”邱铁汉已经走出房门，在堂屋角落里寻找着什么，又说了一句，“快去看下你姐姐起来了么，呷了饭好上学去。”

“我早就起来了！”一串清脆悦耳的声音飘进来，姐姐邱小燕娇小的身姿随即闪进来，“我都帮娘把牛皮菜斩好了。”

“小燕小鹏，快洗面呷饭，”玉容的声音从火房里传来，“一到落雪下雨天，就总想睡懒觉，要迟到的。”

这时火房里却温馨无比，熊熊燃烧的柴火映得人的脸颊也红彤彤的，窗外雪光映进屋里和灶火辉映交织出一种奇异绚丽的色彩，使这个贫困的农家充满一种祥和安泰的气氛。小燕扶阿婆坐近火炉边，小鹏大口吃着滚热的昨晚的剩红薯米饭。娘从里间拿出一双针脚缝得密密麻麻的“千层底”新布鞋，轻声说道：

“到学校你就把胶鞋换下，莫只顾玩耍吵闹，少到操场上去跟人玩雪打架，寒从脚上起，穿上新鞋就在教室里坐着读书，晓得不？”

“娘，你收好吧，过年时再穿。”

“你这伢子，穷讲究么子？现在落大雪了，穿上布鞋不上寒。”卢玉容拿过书包，不容置疑地把鞋塞到他手里。

外面一片银白世界。因为天色早，加上又是冬闲天寒时节，路上绝少行人。雪片把道路和大片土地严严实实覆盖着，如果是不熟悉地形的外乡人，很难分辨出哪是路、哪是田野沟坎，稍一不慎就会陷到山塘冬水田里。不过今天不怕，十年难遇的大雪把一切都冻住了，加上邱小鹏又是熟门熟路，他在雪地上一溜小跑，冲到了挡在归水河畔的一座小山包前，开始吃力地顺着小路爬坡。

厚厚的“油光照”冻得山野梆硬溜滑，邱小鹏手脚并用，冲刺爬行也不济事，还未走几步就又滑下来了。他折下路边的一些灌木棘条，捆在已经湿

了的解放胶鞋上，又试着攀爬，可每次爬几步，一脚未踩稳，又一骨碌坐滑梯似的滑到坡底了。

“小鹏，小鹏。”河对岸隐约传来了呼唤的声音。

这时，松源机械厂的号子“呜——呜——”响起来了。

邱小鹏焦急万分。

“来，小鹏，把柴灰撒上。”邱铁汉不知何时提着一把尖角锄，正用锄背砸碎坚冰，把碎冰刨掉后抓一把柴灰撒在上面。山坡上已经出现了楼梯踏道。邱小鹏感到一股热流直涌入胸膛，眼眶里饱含着泪花，这一刹那间，少年似乎又长大了一些。

“你的父亲真令人感动！”宋雅玲柔和地说。

邱小鹏再次陷入沉思，“令人感动的何止是父母，整个村都感动着我！”

宋雅玲凝视着这个青年激动的脸庞，急切地说：“那我更想听了，你快说说。”

邱小鹏出神地望着湖水，开始娓娓道来：

“我们那地方是个山区，很穷，穷得你都不能想象。以前，一个村子就一头水牛和一头黄牛，全村耕田都靠它们，比人还宝贵。没有专门的饲养员，各家各户轮流养。那年冬天，正好轮到我家养那头大黄牛。由于刮大风，我家杂房的冬茅顶被风掀跑了。父亲怕冻坏了牛，晚上就把它牵进我们自己住的房里，把牵牛绳系在床边。深夜，那牛一泡稀牛屎正好浇在我父亲的脸上。我跟父亲睡在一起，怒不可遏地起来找根木棍使劲打着牛屁股，那牛乱蹦乱踢，把床都拉动了。父亲抹掉脸上的牛屎来拉我，想不到反被那牛一脚踢在大腿骨上，整个冬天就躺在床上，缺医少药，只得用杉木皮夹着大腿，靠土办法撑。父亲忍受痛苦的时候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为我和姐姐上学的五块三毛钱学费发愁。本来他每天收工回家时，就到山塘里摸一两斤田螺回来。我母亲晚上用水煮沸，再用针挑出里头的肉来，托美月姐带到乡镇上卖了，换回几毛钱攒着。那个冬天他不能下地走，更别说下塘了。我母亲要操持大堆家务，家

里猪、牛、鸡、鸭要饲养，还要照顾我父亲，没有半点时间。我父亲愁眉苦脸，为了那几块钱，愁得连连叹气……那一年我九岁，上小学。”

“后来呢？”宋雅玲红着眼，轻轻问道。

“后来一连几天，美月姐见我父亲没托她去卖田螺肉，就来问，才知道我父亲腿伤了，又愁成这个样子，就劝我父亲，说她要来想办法。于是她就每天和我姐姐在塘里摸田螺，寒冬腊月，手脚冻得青紫，还有一次差点滑下深泥淹死，多亏了乡亲们救上来。那时田螺肉两毛钱一斤，整个冬月，她们俩硬是摸田螺卖了四块多钱。那时美月姐在公社中学上初中，才十四岁！我姐姐十一岁，跟我一样上小学。”

“你姐姐她们真了不起，又善良又能干。”

“是啊，还坚强！”

宇宙无垠，星空浩瀚。这是未名湖的夜晚。这灿烂的星空多么神奇、多么美丽又多么遥远，遥远得如大山深处的故乡。故乡？他乡？邱小鹏此刻真不知身在何方。

星空掉下一滴泪，那是草叶上晶莹的露珠，对大地母亲感恩的泪珠。

邱小鹏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虽然跻身京都名校，也感受着京城那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快速发展，但他内心深处一直感到自己还是个农民，甚至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农民……

“伤痕文学”“知青小说”“寻根小说”风靡整个社会，张贤亮的《习惯死亡》、陆文夫的《献身》、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等，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叶辛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更是身边同学们的必读之书，大家争相传阅。邱小鹏也看了几本热门小说，也许是出身农村的原因，他对这些小说有着不同于同学们的看法。可他没和其他人谈论这些，只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书上面。

刚开学没多久，他就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下课后，几个同学聚在一块聊天，讨论着时下流行的说法，称知青下乡是受迫害。说到这个话题，几个同学情绪不免激动起来，甚至还大骂当时最高领导人“残暴和愚蠢”。邱小鹏并不想参与到他们的谈论中去，可听着听着实在受不了，一时压抑不住自己的激动，就站出来和他们理论，他慷慨激昂地说：“你们城里人到乡下干了几十年农活就算受迫害，那么我问你们，乡下人一直待在乡下，到如今也没有‘平反’，他们受了谁的‘迫害’？”

那几个同学被邱小鹏这没头没脑的话问住了，过了会儿才有人反唇相讥：“乡下人天生是乡下人，要平什么反？”

邱小鹏更激动了，说：“那城里人就天生是城里人？城里人也得靠乡下人养活！再说，城里人不也是乡下人发展来的？”邱小鹏当然是孤独的，他们围攻他甚至讥笑他——地地道道的“乡巴佬”！邱小鹏不再作声了，和这样的人争论，有什么意义呢？他心里承认自己是乡巴佬，但道理上、人格上却一直没有认输，而且以后也不会认输！

不久，邱小鹏有机会在学术讲座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那天，邱小鹏和往常一样看完书后去食堂吃饭，遇见一位同学，说宋雅玲带了话给他：晚上在学术报告厅有个很好的讲座，要他赶过去听。邱小鹏急急忙忙吃了饭，就往报告厅跑去。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门口时，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门口都站满了人！他侧身挤进会场才发现，报告厅竟然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只得站在过道处。这个报告厅并不大，只有三百多个座位，

平时作公共课教室用，今天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同学？

邱小鹏见状，只得选了个过道上的空地站着。忽然，他看见了前排站起身的宋雅玲，她不断地朝后面来回扫视，似乎在找什么人。宋雅玲的视线和邱小鹏的目光相遇，露出了欣喜的笑容，随即朝邱小鹏招着手。邱小鹏不知她是什么意思，以为只是打个招呼，便站着没动，只是微微笑了笑。宋雅玲又使劲挥了挥手示意他过去，并且指了指旁边的座位——那是个空位！

邱小鹏猜到了，那是宋雅玲留给自己的座位。他穿过人群，好不容易坐下，轻声地对身边的宋雅玲说了句“谢谢”。宋雅玲笑了笑，把邱小鹏桌上还摆放着的书包和水壶移到自己面前，问道：“你怎么这么晚才来？”邱小鹏却答非所问：“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他正想问问今晚来做讲座的人是谁，台上走出来一位落落大方的女生，邱小鹏认识她——是高自己两届的师姐。师姐微微环视一圈报告厅后，用清脆响亮的声音说：“下面，有请俞东荪老师为我们做学术演讲！”在震耳的掌声中，一位年轻老师快步走上了讲台，看年纪三十出头，戴一副细黑边眼镜，穿浅灰色西装，走路时洒脱而有力，有种青年学者的气势。邱小鹏侧脸看见宋雅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的人，双手响亮地鼓着掌，似乎台上坐着的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看得出，平时心高气傲的宋雅玲很欣赏眼前的这位俞东荪老师。这样一来，邱小鹏不免对这位俞老师有些好奇起来。

俞东荪老师的讲座是极好的。讲的是对中国微观经济的思考，题材很宽泛，但内容却深入浅出，很少搬用经济理论和晦涩难懂的学术用语，举的例证又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是西方大企业的经营实例。语言生动幽默，不时引得台下的同学们哄堂大笑。

这种生动有趣的讲座，全无平时学术讲座的严肃、深刻，不少人不时在本子上做着记录。邱小鹏也被深深吸引了，他明白，学术演讲这么通俗易懂，显然是为了照顾来听讲座的大部分非经济专业的同学。

讲座进行到结尾部分，俞东荪老师把话题说开了些，和同学们聊起了天，说到许多人老把城里面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到乡下生活说是住“牛棚”受迫害，





其实比乡下人的生活还是要好得多。这话题勾起了邱小鹏的心事。他对上次和同学们的争论耿耿于怀，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见有机会请教，便不假思索地站起来问道：“老师，我提一个问题，可以吗？”

见有人提问，俞东荪停了下来，看了看站着的邱小鹏，微微一笑，抬抬手说：“开放是北大精神的内核，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

邱小鹏说道：“如果说干部专家们下乡生活是受迫害，那么日日月月年年生活在乡下的农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理解？”

俞东荪没有回答，用手扶了下细黑边眼镜，依然微笑着看着邱小鹏，做了个继续的手势，鼓励邱小鹏接着说。

邱小鹏见状，动情地说：“老师，我是个乡下孩子，也许我心里天生有一种狭隘的‘农民’情结。历史上，包括近几十年以来，其实我们对农民就没有公平过。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对农民不够公平。农村虽然已经实行生产责任制，但我们的许多制度也没有改革过来，农民仍然受不到公正的待遇……”

俞东荪点了点头，问道：“这位同学，你觉得有哪些不公平待遇呢？”

既然已经说开了，邱小鹏就大胆说：“长期来，我国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派购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和商品粮食，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赋税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邱小鹏顿了顿，看到俞东荪正笑着注视自己，并没有要打断自己的意思，便继续说：

“如今改革开放了，许多农民有机会进城打工、经商了，可他们仍然受到歧视，得不到公正的待遇……”

课堂上一片唏嘘。

同学们为他的胆识所折服，不少人为他鼓掌。宋雅玲看着身边这个胆大的同学，流露出钦佩的目光。

俞东荪不禁对面前这个较同龄人成熟的学生暗暗称赞起来，笑着说：“这位同学，你说的很有见地，分析得也很有条理，我很高兴你们能有人这么深入地思考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因此，我不可能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消除你的疑问。”

俞东荪顿了顿，问邱小鹏：“同学，能告诉我你的专业是什么吗？”

“老师，我学的是经济学。今年读大一。”邱小鹏如实作答。

“哈哈，你问出这样的问题，我猜你不是社会学专业的就是我们经济学专业的。”俞东荪开了个玩笑。台下的同学们也“哄——”地都被逗笑了。

俞东荪接着说：“这位同学，不久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好好探讨下这个问题。在座各位同学，不管你们学的什么专业，有什么样的抱负，我都希望你们也能多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关注我们国家的种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发现才能有思考，有思考才能有所得，有所得才能有进步！”

俞东荪精彩激昂的几句话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求学之道，无非是多读、多看、多想。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和我交流，我们共同探讨！”俞东荪对每位同学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好！”台下发出了高声的应答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邱小鹏和宋雅玲随着人流走出报告厅，沿着去往女生宿舍的小道慢慢走着。两人似乎仍然沉浸在刚才的热烈气氛之中。

“今晚来听讲座的人真是多啊。”邱小鹏感慨道。

“是啊，我都没见过这么多人来听讲座的。还好，我到得早。”宋雅玲也有感而发。

“你什么时候到的？”邱小鹏顺口问。



“我下了课就去报告厅了。连晚饭都是叫寝室的姐妹打好带给我的。”

“啊，那么早就去了啊？”邱小鹏惊奇了。

“有比我还早的啦！我去的时候，前面几排都已经坐满了人。”宋雅玲故意用夸张的语气说。

“你真有先见之明。”邱小鹏也夸张地恭维了一句，“不过，俞老师的演讲真是讲得很好啊。”

“那当然。要不怎么这么多人来听呢。不过，刚才你的演说也很精彩啊！身边的同学全都使劲地给你鼓掌哩！”宋雅玲欢快地说。

“哪是什么演说！我只是说了心里想说的话而已，可没想要什么掌声。”邱小鹏被这么一夸，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不过，你的胆子可真大，你站起来时我都被你吓了一跳。”

“我不知道怎么会忽然站起来。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有些后怕。”邱小鹏老老实实地说道。

“哈哈，你也知道后怕啊。”宋雅玲被邱小鹏的憨厚和坦诚逗笑了。

“我只是老想着这个问题，一直想找人帮我解答，今晚机会来了，就忍不住问了啰。”邱小鹏还在为自己做着解释。

“好了，不用解释了，我知道。”宋雅玲见邱小鹏那么认真，就转了个话题，“你以前不知道俞老师吗？”

“不太清楚。只听说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是我们学院的老师。但我没见过他。”邱小鹏依旧是实话实说。

“你竟然不知道俞老师！刚进校不知道还可以理解，可现在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像个新生一样！”这下，宋雅玲难以置信了。

“他又没给我们上过专业课。”邱小鹏说。这确实是个理由。邱小鹏在学校除了上课和早晚两次锻炼，就是在图书馆看书做摘抄，很少参加学校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

“你就知道萨缪尔森、费孝通！我之所以报考经济专业，就是因为俞老师！”宋雅玲半揶揄半认真。

“你这么欣赏他？”邱小鹏有些不明白。

“不只是欣赏，简直是崇拜！俞老师刚恢复高考那年考进北大，是我们的师兄，毕业后去哈佛大学读研深造，前不久才回母校教书。”宋雅玲像说着自家人般介绍俞老师。

“真厉害！他怎么没留在美国呢？”邱小鹏不禁问道。

“听说是我们的系主任写了三封信邀请他，他才放弃了继续读博和美国公司的高薪回来的。”

“真了不起啊！”邱小鹏由衷地赞叹道。

“是啊，以后我们就能每星期见到俞老师啦。”宋雅玲掩饰不住的兴奋。

“你怎么知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宋雅玲说完，回头恶作剧般笑了下，就闪身进了女生寝室楼，留下不知所以的邱小鹏在发愣。

零  
叁  
伍

## 长 城

十月的北京最美。树叶熟成了金黄色，整个校园就像是个金黄色的童话世界。

邱小鹏盘着腿坐在草地上，微靠着身后的树。树干不算粗，可是枝叶却繁茂得很，远远看去，就像是古代皇帝用的华盖。

秋天的阳光远没有了夏天的那种热烈。晒在身上久了，暖洋洋的，舒服得叫人真想就此美美地睡上一觉。

翻开的书本摊放在腿上，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细缝落在纸上，形成了一个变幻莫测的光斑，一有风起，树叶婆娑，光斑便也跟着欢跳起来。

邱小鹏的心也跟着欢跳起来，忽然有了个念头：和舒雅雯去爬长城！自从看完升旗分开后，两人还没有见过面呢，有太多有趣的事要告诉舒雅雯了。

本来国庆节学校放假三天，邱小鹏去信约舒雅雯，不巧的是，舒雅雯正忙着参与筹办一个新生联谊晚会，要担任主持人，脱不开身。遗憾之余，邱小鹏便和宋雅玲及班上几个外省的同学逛了大半天的圆明园。虽然几个人有说有笑玩得很尽兴，可邱小鹏的心里似乎总像是缺了一角。

两人约好早上九点在舒雅雯的学校门口见面。

邱小鹏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门口的时候，时间还不到八点。他特地提早到，是想利用这多出的时间好好参观下这所牵系着自己心思的学校。

星期天早晨的校园没有了平时人来人往的喧哗，没有了上课下课的铃声，显得特别安静，更像是个公园。可在树下、过道上或者长廊里，还是能见到许多的同学在看书或是轻声地朗读。和优美的公园比起来，邱小鹏更喜欢这样的场景，这让他觉得充实，不由得获得了学习的动力。

看了下表，啊，差十分钟就九点了，邱小鹏急忙往校门口赶。第一次来见面，可千万不能迟到啊。

邱小鹏跑到校门口，没有见到舒雅雯，就站在门口等。眼前不断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却始终没有那个自己期待的熟悉身影。邱小鹏等得有些焦急了，忍不住看了下表——已是九点过七分了。“怎么回事，舒雅雯从来不会迟到的呀？今天这是怎么了？”

正想着，后面传来一个女声：“同学，请问你是在等人吗？”是舒雅雯的声音！邱小鹏回过身，果然是她站在面前。

“你今天怎么迟到了啊？”见到自己等的人出现，邱小鹏按捺不住地兴奋和激动，却故意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

“我可没迟到，我八点五十就在这等了！”舒雅雯还是那么不依不饶，

“没看到你，我就躲在前面的邮筒后面，看你到底什么时候到。”

“我八点不到就来了。”邱小鹏似乎受到了委屈，急着为自己辩解。

“啊，你那么早就过来了啊。那我怎么出来没看到你呀？”舒雅雯吃惊地问。

“我参观了一下你们美丽的校园。”邱小鹏笑着回答。

“那怎么不叫我做向导啊？怎么样，比你们学校没差多少吧？”

“哪有差，我觉得比我们学校环境还要好。”邱小鹏夸道，突然他想到了什么，接着问，“你看到我了，为什么不出来啊，还要我等上那么久？”

舒雅雯一听邱小鹏这话，脸忽地一下红了：“怎么，等我几分钟觉得很漫长吗？”

这回轮到邱小鹏脸红了，杵在那儿，不知道如何回答。

舒雅雯见状，便岔开话题：“我躲着不出来，是想看看你什么时候等得不耐烦了甩手走人。”说完呵呵笑了起来。她还是那么爱捉弄人。

邱小鹏听了也哈哈笑了。这时，他才打量起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一个多月不见，北京城的水把她养得更白皙了，乌黑的长发束在脑后，上身穿件时髦的浅红色夹克，下面配了条浅白色的长裤，把她的身材衬托得越发高挑。邱小鹏看着舒雅雯那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却发现那眼睛正注视着自己。眼神相交，邱小鹏立刻低下了头。

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长城。两人默契地沿着青色石阶往上爬，那更高处“一览众山小”的景致吸引着他们。慢慢地，两人甩开了拥挤的游客，顺着台阶攀爬。沿路上的游人越来越少了。

两人一路说笑着，犹如几年未见面般，争相说着这一个多月的生活和见闻。初认识的天南地北的同学，听来的关于老师们那些难辨真假的传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有趣，不时引得两人哈哈大笑。

“我们平常都会看一些英文原声电影。”舒雅雯的额头和鼻尖沁出细小的汗珠，两颊也微微现出红晕。

“真好！我们就只能上图书馆看书了。”邱小鹏不无羡慕地说。

“因为要练听力呀。”舒雅雯轻描淡写地说，似乎这种“待遇”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都看了什么好电影啊？”

“都是些获奥斯卡奖的老电影，像《魂断蓝桥》《乱世佳人》之类的。”舒雅雯依然说得不咸不淡。

“哇！都是我想看的！”邱小鹏不禁喊了起来。

舒雅雯为自己的小小炫耀而开心起来，话题一转：“我高中就看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现在还记得开头一句是……”

“亚特兰大发言，全世界谛听。”邱小鹏抢先说了出来。

舒雅雯似乎有些懊恼被抢了先，望着邱小鹏。

“你忘了，这本书还是你借给我看的啊。”邱小鹏回过头，笑着说。

舒雅雯听了，就不说话了，回想起了那些过去并没多久，可是却显得缥缈的往事来。

“还看了什么好电影啊？”邱小鹏并没有发现舒雅雯的走神，自顾自地边走边问。

“还有《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好像听人说过。说的是什么呀？”邱小鹏很好奇。

“是一个发生在哈佛大学里的故事。听说每个哈佛大学的新生都会看这部电影。”

“哈佛大学？那一定很有趣吧。”一听发生在哈佛大学，邱小鹏立刻来了兴趣。

“不，不是有趣，而是……伤感……”舒雅雯低着声音回答。

“哦？伤感？”邱小鹏觉得有些惊讶，便停了下来，看见舒雅雯的情绪不像开始那样兴高采烈，以为她是爬得有些累了，就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下吧。”说完，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舒雅雯在邱小鹏旁边坐了下来，看着脚下蜿蜒蛇行的长城，接着说：“富



家子弟奥利佛和面包师的女儿珍妮在美丽的校园里邂逅并一见钟情，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男孩专攻他的冰球，女孩始终在支持着他。他们的爱情浓烈到无以复加，男孩便带女孩去见自己的父母，才发现彼此门第的悬殊。男孩的家族甚至是这个学校的创建者之一，而女孩的父亲只是个烤甜饼的。男孩的父母自然极力反对两人的交往，不惜以断绝父子关系相逼。”

舒雅雯顿了顿，邱小鹏用急切的眼神催她继续讲下去。

“男孩自小与父母之间有很深的隔阂，养成了叛逆的性格。他不顾一切，毅然和心爱的女孩结婚了，也因此脱离了显赫的家族。

“婚后的生活很艰辛，却充满甜蜜，琐碎却又快乐，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两人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互相支持，男孩自力更生完成了硕士学业。毕业后，男孩终于拿到了律师执照，成了一名律师，经济上有了起色。

“两个人的新生活刚刚开始，女孩却患上了绝症。为了给女孩治病，男孩不得不放下自尊，低头向父亲借钱。在女孩最后的日子，男孩时时刻刻守候着她，但女孩还是离开了人世……”

“最后，只剩下男孩来到两人曾经一起游玩的溜冰场，看着茫茫白雪，一个人发呆……”

舒雅雯的泪水还是没能忍住，在她把故事说完的那一刻，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青色的台阶上，溅成了两个深青色的点。

“真感人啊。”邱小鹏也被深深打动了，转过头看着身边的舒雅雯。

舒雅雯却别过脸，把头埋在手臂弯里。邱小鹏只见到舒雅雯那乌黑的秀发被风吹起。

“这样的爱情真伟大啊。”邱小鹏有感而发。

“小鹏，你心里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舒雅雯平静了自己的情绪，抬起头问道。

“我……我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邱小鹏有些语塞。

“那你觉得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舒雅雯紧紧追问。这个问题是她很久以前就一直想问而没有问的。以前难以开口，两人都有意回避这样一个



敏感而隐秘的问题，今天既然说到这个话题，舒雅雯决定要得到邱小鹏真实的回答。

“我觉得……爱情在最开始只是一种感觉，最后是一种责任吧。”邱小鹏想了一会儿说道。

“责任？”舒雅雯有些纳闷了。

“就像电影里那男孩始终在守护着女孩一样。”邱小鹏仍然被舒雅雯叙述的电影感动着。

也许是被撩起了青春那不安分的心事，邱小鹏不再像以前那样拘谨和羞涩，他接着说道：

“自古以来，每一份爱情都是美好的、浪漫的、甜蜜的。《诗经》开篇第一首诗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歌颂与赞美纯真的爱情，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

“还有艾丝美拉达与撞钟人、郝思嘉与白瑞德……”舒雅雯接着说道。

“是的。可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因为自私而舍弃爱情，比如前程……”邱小鹏想得比以前成熟了。

“可爱德华八世为了爱情而抛弃了王位……”舒雅雯依然相信爱情具有无穷的力量。

“所以他们的爱情才可歌可泣。把爱情当作自己毕生的信仰，是对‘人’这个概念的最完美的诠释。正因为有付出，爱情才显得珍贵和伟大。有代价的爱情，爱情的代价在蔑视爱情的人面前是泰山，但在珍视爱情的人面前什么也不是！”

邱小鹏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

舒雅雯的心震动了一下。她望着身边这个老同学、自认为已经很了解的朋友，心里突然多出一份新的认识。

“这么说，爱情是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了？”舒雅雯满怀心事地望着邱小鹏。

“不……我想……或许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邱小鹏毫不犹豫地

说道。

舒雅雯眼里闪耀着的光芒刹那间熄灭了，犹如一闪而过的流星。

邱小鹏继续说道：“我觉得，爱情再怎么动人，也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是狭隘的爱，只是一种‘小爱’；而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更博大更宽广的爱，一种‘大爱’。”

舒雅雯将目光从邱小鹏身上移开，喃喃地问：“大爱，那是什么呢？”

邱小鹏坚定地说：“我想是人的奉献，是对社会和人类进步所做的贡献。在我看来，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而奋斗，比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值得歌颂和赞美，更可歌可泣！”

舒雅雯的心开始揪痛起来。虽然她料到邱小鹏会这么说，可这些话真从邱小鹏的嘴里说出来，还是像无数根针一样刺痛着她的心。尽管知道再问下去也是徒劳，可她还是忍不住问道：

“假如以后你心中的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冲突时，你会舍弃爱情吗？”

邱小鹏犹豫了。他不是不知道舒雅雯这么问的用意。他是真心想拥有她的爱情，也是真不忍心伤害她。可他还是轻声地回答：“是的。”

舒雅雯沉默了。

邱小鹏也没有说话。两人静静地坐着，似乎只是在小憩。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过了几分钟，舒雅雯抬起头，轻轻地说了句英文。

“你说什么？”一阵一阵吹过的风声，让邱小鹏没有听清楚舒雅雯刚才说的话。

“是电影里的台词——爱意味着永远没有必要说对不起。”

邱小鹏在心里细细品味着这句话。似乎这句话是舒雅雯想对自己说的。他别过脸，看着舒雅雯，动了动嘴，想要说些什么。

舒雅雯却站起身，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般，说道：“起来吧，接着往上爬！”

长城在崇山峻岭之间筑起一道坚固屏障。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祖国河山，

风光无限。脚下的长城就如一条扭动着的长龙，沿山脉蜿蜒前行，渐渐变成了一丝线，消失在视线的尽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登上高处，怎能饱览这雄伟景色！

两人欢呼雀跃，心潮澎湃。邱小鹏望着眼前的景色，心绪无法平静。

“小鹏，想什么呢？”舒雅雯走过来，和邱小鹏站在墙垛口极目远眺。

“没想什么。”邱小鹏悠然一笑，“想也是胡思乱想。”

“你真是个怪人。”舒雅雯用手扒住砖垛往外探。长城口风大，北风卷地白草折，一股强劲的风灌来，头发吹成了猎猎作响的旗帜。

邱小鹏此时此刻感慨良多，可他不知道该从何对舒雅雯讲起。他想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也想到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想着想着，情绪就激动起来，他突然对着眼前的壮丽景色高声朗诵起来：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舒雅雯被邱小鹏的举动吓了一跳，转过头痴痴看着这个近乎呐喊的同伴，似乎被他的激情感染了，也冲着垛口外喊起来：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喊完后，似乎是喊累了，两人都没有说话。没有回声，风早把声音吹得不见踪影。

沉默中，只听得见北风擦着山和城墙吹过的声音。

“这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们俩了。”舒雅雯若有所思地轻声说了一句。这声音却立刻被止不住的风给带远了。

邱小鹏似乎听见舒雅雯说了句话，可是没听清，他转过身想问问，却看见舒雅雯正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小的纸，看了一眼后迅速对折两次，然后塞进了青色的石砖细缝里，又用指甲把纸片往里面顶了又顶，直到完全够不到了才作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两人慢慢往下走。和登上来时相反，这回是舒雅雯走在前面，邱小鹏保持一步的距离跟在后面。想着刚才舒雅雯塞进去的纸片，邱小鹏忍不住问道：“雅雯，刚才我看见你塞了个字条在墙缝里，是什么啊？”

舒雅雯站住了，却并没有回过头，而是继续接着往下走：“那是秘密。”

“啊，是你的秘密呀。能透露点吗？”邱小鹏开着玩笑。

“以后你会知道的。”舒雅雯依旧没有回头。可她心里面却在想，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始终跟在后面的邱小鹏不知道，如果这时候能赶上舒雅雯，就能看见她脸上的两行泪水。

分别时，舒雅雯问他什么时候再见面。邱小鹏说：“要不下次你去我们学校吧。”

舒雅雯心里高兴，嘴上却说：“我才不去呢。我干吗要去啊？”

邱小鹏乐了：“去给我长长脸啊，让我同学看看，我还有这么漂亮的好同学、好朋友。”

舒雅雯顿时红了脸，心里甜丝丝的，却不好意思，转身走进女生楼，甩下一句话：“再电话联系！”她飞快地走到二楼，躲在楼梯窗口偷偷往下看，只见邱小鹏还站在原地，脸上全是满足的快乐，冲着楼门口恋恋不舍地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去。

舒雅雯静静地看着邱小鹏走远，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她觉得自己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喜悦与开心：“哼，明明自己傻乎乎的，还说我傻丫头。好，下周就去你们学校，在你身上贴满舒雅雯的标签，让大家都知道邱小鹏名‘草’有主，省得别的女生惦记！”想着想着，她不禁为自己的想法得意起来，连蹦带跳地上楼，一路轻声地哼着歌：“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零  
叁  
陆

## “标 签”

255

转眼就到了星期五。

上完课，舒雅雯给邱小鹏的宿舍楼打电话，请门房老大爷找331宿舍的邱小鹏。过了一会儿，老大爷说331宿舍没有人。第一次打电话就没在！舒雅雯原本还有些憧憬和期待的心瞬间跌到谷底，便给邱小鹏留了个口信——这个周日早上十点学校西门见。

放下电话，想到两日后的见面，舒雅雯又兴奋起来，又有种莫名的紧张。紧张什么呢？她也说不清楚。

周日，舒雅雯早早就起床了，天气很好，心情也很好。为穿什么衣服折腾了一番后，临出门前，她站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身材高挑匀称，绿色的短袖和白色短裤衬出肤色细腻白皙，长长的“马尾巴”尽显青春朝气，舒雅雯满意地点了点头，把门一带就出发了。

下了公交车，舒雅雯远远就看见朱漆门下蓝底金字的四字牌匾，忙跑了过去，细细看过后，又围着左右两侧那一对毛发虬卷的威武石狮左看右看，兴奋不已。看完这才想起和邱小鹏的约定，可找了两圈也没见到邱小鹏的人影，舒雅雯有些生气地看了看手表，忍不住笑了出来——时间才九点刚过。

还有一个小时，不如直接去寝室找邱小鹏吧，顺便还可以逛下这所百年学府。一想到自己出现在寝室门口时邱小鹏那副吃惊的傻样子，舒雅雯就觉得好玩，“马尾巴”一甩就走进了深红色的大门。

经过三角地时，舒雅雯扫了一眼，走了几步后突然停了下来——她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连忙退了回来，走到宣传栏前仔细看了起来，果然，在中间显眼处的一张照片上，邱小鹏正开心地笑着，而且还穿了件长褂，活脱脱像个老学究。才开学就上了宣传栏，看样子这家伙混得如鱼得水啊，舒雅雯不禁为邱小鹏感到高兴，微微笑了起来，可笑容马上就僵住了——照片上，邱小鹏正牵着一个女孩子的手，而那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宋雅玲。

舒雅雯如鲠在喉，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来不及细细琢磨，沿着宣传栏从头开始看起来。原来是邱小鹏上次在信里所说的新生文艺汇演的宣传报道，舒雅雯稍微舒了口气。

在去男生宿舍的路上，舒雅雯已经没有心思再参观沿途的优美景致和满是历史感的老建筑了，她的脑子里全都是邱小鹏曾经为自己吹奏的笛声。

舒雅雯第一次听邱小鹏吹笛子，是在高中毕业后去龙湾村玩的那个暑假。那天傍晚，她正在帮着金美月择菜，就听到村子里响起笛声，清亮悠扬，如泣如诉，让人沉醉。

“咦，美月姐，村里还有人笛子吹得这么好啊？”

“怎么，你还不晓得么？”金美月觉得很意外。

“晓得什么？”

金美月决定逗下舒雅雯：“吹笛子的人你也认得哩！”

“哦？”

见到舒雅雯绞尽脑汁的样子，金美月笑了：“雅雯，村里你认得几个人啰？”

“认得你和……”舒雅雯恍然大悟，睁大眼睛说，“这笛子是邱小鹏吹的？不可能吧？”

“是哩。”金美月一边切着菜，一边笑着说，“好久冇听小鹏吹笛子啰。”

舒雅雯把菜放回篓子里，站起身说了句“美月姐，我出去看下”后就匆匆跑出了门，循着笛声的方向来到归水河边，远远就见到邱小鹏正站在大槐树下吹着笛子。

见到舒雅雯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面前，邱小鹏大吃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

见邱小鹏一脸紧张的样子，舒雅雯强忍着笑，手捂在肚子上说：“我来看看。”

“看什么？”邱小鹏愣了。

“看看是哪个老头子吹笛子吹得这么好啊。”说完，舒雅雯就哈哈笑了起来。

两人就坐在大槐树下聊着天，舒雅雯又让邱小鹏吹了一首又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看着河水从眼前静静地流过，舒雅雯觉得自己听到了这世界上最美妙的笛声。

按照他人的指引，舒雅雯找到了邱小鹏的宿舍楼，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楼门口的邱小鹏，兴奋地刚要喊，猛然发现邱小鹏正和身边的女生在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

竟然又是宋雅玲！怎么哪里都能见到她，而且还是和邱小鹏在一起！

舒雅雯的好心情瞬间消失殆尽，脑海里闪过不好的猜测，顿时心如乱麻，机械地朝前走着。

邱小鹏看见梳妆打扮过的舒雅雯，眼前一亮，挥着手快步跑上前，咧着嘴笑：“雅雯，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

舒雅雯心里闷闷不乐，正准备说话，宋雅玲也走了过来，亲热地打着招呼：“雅雯，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舒雅雯冲着宋雅玲点了点头，挤出一丝笑容：“你好，我来参观一下你们学校。”

宋雅玲说：“欢迎欢迎。不过我正要出去买几本书，只能下次再陪你了。”

“不用不用，你赶紧忙去吧。”舒雅雯笑了笑，特意加了句，“有小鹏陪我就好了。”

宋雅玲听出了舒雅雯话里的言外之意，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匆匆道别后就快步走了。

看着宋雅玲走远，舒雅雯对自己刚才的咄咄逼人感到有些后悔，她也不知道为何自己刚才会有些失态。

“我正准备去校门口等你呢。没想到你……”邱小鹏笑嘻嘻地说道。

“怎么，我突然出现坏了你的好事了？”舒雅雯心里来了气，冷不丁说出这么句话，说完自己都愣住了。

邱小鹏却没有感觉到她的异样，满不在乎地说：“哪有什么好事啊，宋雅玲就是找我商量下班会的事。”

“是么？”舒雅雯一想到宣传栏里邱小鹏和宋雅玲牵手谢幕的照片，刚刚才平息的无名之火又死灰复燃了，“我看你们在文艺汇演时倒是合作默契心有灵犀啊。”

“哪有什么心有灵犀啊，”邱小鹏觉得莫名其妙，“不过合作默契倒是真的。”一说到文艺汇演，邱小鹏就来了兴致，恨不得立即把当晚的情形一五一十讲给舒雅雯听，“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吹笛子，宋雅玲弹古筝，我们还联手……”

邱小鹏还没说完，就被舒雅雯打断了：“我知道，你们联手合奏了一曲嘛，宣传栏里都有写。”

邱小鹏摸了摸头，嘿嘿地笑着。

“大家是不是都说你和宋雅玲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舒雅雯故意说道。



“没有啊。”邱小鹏认真地说道，“哪有人这么无聊。”

无聊？舒雅雯正要反击，一想，连忙闭上了嘴，一说话不就不打自招了吗！

“对了，上次你们学校的迎新晚会搞得怎么样？你不是还担任了主持人么？”邱小鹏问道。

舒雅雯心里一热，说话的声音也柔和了许多：“挺成功的。”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当主持人。”

没想到邱小鹏也学会插科打诨了，舒雅雯听着心里乐了，终于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走吧，我领你到处逛逛！”

两人围着未名湖转了一大圈，来到湖心岛，靠湖边找了个长椅坐下。

舒雅雯反手折了一个柳条，远远地扔到湖里，平静的湖面立刻泛起涟漪，一圈一圈地扩大，一圈一圈地漾到湖岸。

舒雅雯突然想起小的时候，和父亲玩过看谁能将树叶丢得最远的游戏，淡淡的愁绪，也似这涟漪一圈一圈地在心底泛起。

邱小鹏觉得舒雅雯有心事，问道：“你怎么啦？谁惹你不高兴了？”

舒雅雯冲他顽皮一笑：“你！”

邱小鹏假装抹眼泪：“冤枉啊！比窦娥还冤哪！”

舒雅雯也被逗乐了：“你们学校真美啊。我想每天都到这里来走一走，每天都和你到这椅子上坐一坐。”

邱小鹏知道她远离家乡远离父母，难免觉得孤单寂寞，宽慰她说：“你想来的时候就来啊，我陪你到这里走，到这里坐，多久都行。”

舒雅雯读书一直到高中都是住在家里，没有离开过父母，初来北京的激情和新鲜劲过去后，每每夜深人静时，她就特别想家，心里酸酸的、空荡荡的。这时候，她总是忍不住想念邱小鹏，想到他，想想他和自己正在同一城市的不远处，她就不再孤独，心里就觉得踏实。在她心里，他是她的依靠，是她

的依恋，是她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每天晚上，她都想着他的样子，枕着他的名字美美地入眠。

听了邱小鹏的话，舒雅雯一脸的满足，自顾自地开心笑着，双手撑在长椅上，修长的双腿悬在长椅前晃悠着，眯着眼看着远处的博雅塔，轻声叹了口气：“你真好。”

邱小鹏觉得舒雅雯眯着眼的模样特别可爱，忍不住打趣道：“陪你走走坐坐就‘真好’啊。那我以后每天都这么陪你啊。”

他一直觉得舒雅雯聪明、漂亮、勤奋、知书达理，现在他又发现了她的另一面：柔弱、可爱，甚至有些小刁蛮，让人怜惜。这个发现让他很有些惊喜。以前，他觉得她家庭条件很好，很多时候还给予他帮助，在他眼里就像是公主，让他远远地仰望却不敢亲近。到了北京，她更像一个需要他疼爱的小妹妹。他的心底就止不住地泛起一阵阵莫名的激动和幸福，他愿意不惜一切去照顾她、包容她。

舒雅雯转过头，看着邱小鹏的眼睛，一脸认真：“你可不许反悔！”

邱小鹏伸出自己的右手手指：“要不咱们拉钩吧。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舒雅雯一把抓住邱小鹏的手，飞快地往自己嘴边送，张开嘴就要咬。

邱小鹏吓得赶紧往回抽：“你干吗，小狗啊？”

舒雅雯假装生气，噘着嘴：“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

邱小鹏担心舒雅雯真生气，连忙解释：“我也是认真的啊。”

舒雅雯很满意邱小鹏的紧张，她总喜欢时不时地小小试探他一下。

太阳一点点升起，很快跃上柳梢，和煦的阳光铺满湖面，银色的光点迎面而来，宛若在这碧绿的湖面上撒满了钻石，发出耀眼的光芒。涟漪漾来，又像无数的星星忽闪忽闪地眨巴着眼睛。

不远处两只大野鸭带着它们的儿女在湖面上安然地游着，好动的小野鸭不时把头钻入水中倒立身体，然后展开翅膀使劲扑腾甩掉身上的水，兴奋地伸长脖子嘎嘎叫着，得意地宣告自己的非凡本领。

得知能和邱小鹏一起到首都北京上大学时，舒雅雯甭提有多欣喜了，心里充满了向往。高中三年同窗生活，邱小鹏已经在她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并且不可抑制地发了芽，这根越扎越深，这芽蓬勃生长，枝繁叶茂。她向往着，一起到北京上大学，能和他一起度过许许多多更加美好的时光。那段日子，她是那么的开心，甚至做梦都会笑出声来。可现在，她又为不能和邱小鹏继续做同学而遗憾，她渴望能像高中一样每天和他一起学习，一起散步，一起欢乐，一起悲伤。

想到这里，脑海里又浮现出刚在三角地看到的那张大照片，她又忍不住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还想听你在这里吹笛子给我听呢，最好是月亮特亮堂的夜晚。”

邱小鹏觉得她真是超级可爱，心里的温情从心底慢慢漾起，一时兴起，决定逗逗她：“好！找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吹几首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曲子给你听，让你毛骨悚然、荡气回肠！”

舒雅雯一听，举起双手要捶他。邱小鹏假装害怕挨打，从长椅上弹起来飞快地跑开了，引得舒雅雯一路笑，一路追，非得要邱小鹏让她打两下才肯罢休。

逛了一圈，邱小鹏带着舒雅雯来到宿舍。

室友们自从两天前听门卫大爷传达的口信后，一早开始都守在寝室里，等着看邱小鹏的“老同学”——所谓的“老乡”“老同学”，不就是“女朋友”的代名词么？

邱小鹏见室友都在，就连家在北京的上铺同学都没回家，有些意外。室友们见到舒雅雯，都愣住了——没想到一身乡土气的邱小鹏，竟然有个这么青春靓丽落落大方的女朋友！几人面面相觑，有点不敢相信，又齐齐心照不宣地笑着看着邱小鹏。

邱小鹏被看得毛了，忙把室友一个个介绍给舒雅雯。舒雅雯笑着打过招呼后，环顾了一下，嘴角一扬，俏皮地说：“挺干净啊，不过貌似有突击的

痕迹啊。”

立刻有室友检举：“听说你要来，小鹏昨天就逼着我们大搞卫生，比较领导来检查还认真呢！”

整个宿舍爆发一阵哄笑，舒雅雯一听，心里也甜甜的，赶紧把带来的烤花生拿出来给大家吃，这是开学时从老家带来的。她还给邱小鹏带来一罐辣酱和一包牛肉干。这都是她妈妈为她特意做的，让她带来北京吃。她一直都没舍得动，惦记着留给邱小鹏。

中午吃饭，室友说舒雅雯第一次来，应该去饭馆撮一顿。舒雅雯早有自己的盘算，这么多人去饭馆吃饭，还不得吃掉邱小鹏大半个月伙食费！如果她出钱，邱小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哪怕过后她悄悄把钱再给他，他也绝不会收。因此，她坚决要求去学生食堂吃，还讲了一个大家不能拒绝的理由：“我听人说，北京有三大堂：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学生食堂。今天我就是慕名而来的，你们可千万要成全我的心愿！”

室友们都乐坏了，纷纷说他们的食堂被给予这么高的评价，以前怎么都没听说过。大学的食堂，每年都由国家给予不少物价补贴，这所著名大学估计补贴要额外高一些，食堂办得比别的大学好，倒也不足为奇。

邱小鹏为舒雅雯的善解人意而感动，也为她的聪颖机智而赞叹，同时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他还是在食堂为舒雅雯点了两份小炒：尖椒肉丝和鱼香茄子。

围成一桌的室友起哄，旁边的人都好奇地瞧了过来。邱小鹏红着脸，赶紧去门口的小卖店买了汽水。

舒雅雯一边招呼大家一起吃，一边说道：“又不是外人，干吗这么见外呢！”

室友们“噗嗤”笑了，相互挤眉弄眼，有人实在没忍住，一脸坏笑：“是啊，小鹏，人家是‘内人’，不是外人！”

舒雅雯发觉自己说错话了，羞得低下头，脸红彤彤的，连忙喝着汽水来掩饰自己。这汽水可真甜啊，甜到入心……

## 家 教

来北京三个多月了，邱小鹏觉得自己依然像是个城市里的“叫花子”。

暑假在砖厂打小工赚的钱用掉了大半，剩下的不够撑到学期结束。邱小鹏一想到父亲让钱压得直不起腰，心里暗自下了决心——不再花家里一分钱。

钱少就尽量省着花。有了舒雅雯带给自己的一罐辣酱和牛肉干，打饭的时候就只买白饭，顶多再加份素菜。书也不买了，实在需要就借来摘抄，既省了钱又加深了理解和印象，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可即使是一省再省，钱也有用完的时候。钱，钱，钱！什么时候才能不为钱发愁啊。

这一天，经过三角地时，邱小鹏见到班上几个男生围在张贴栏前，小声议论着什么。邱小鹏凑上前，问道：“你们几个在看什么呢，这么热闹？”

见是邱小鹏，几人笑着打了招呼，其中一个说：“有人贴了张启事，说是要找家教。”

“找家教？”邱小鹏一听来了兴趣。他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过，家教是份好兼职，只需要帮人辅导下功课，既不用太辛苦，报酬也很不错，而且还受人尊重。

“家教好啊，你们在议论什么呢？”

“这个家长的要求有点奇怪，你看吧。”另一人指着启事说。

邱小鹏凑近仔细一看，原来是给一位初二的女孩辅导功课，要求是“来自农村，能吃苦、性情温和”，而且要“试用一次”。

“前面的要求还好理解，可这‘试用一次’是什么意思？”邱小鹏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奇怪的要求。

“我听说这种要求试用的，都是孩子相当调皮捣蛋的。”一个同学说道。

“是啊，要么就是成绩差得再怎么补都没用的。”

“怪不得都待遇从优了还是没人肯接。”

“可不是，都贴了好几天了也没人撕。”

邱小鹏这才留意到这张写着“待遇从优”的启事是三天前贴的。

几个同学议论了几句后准备走，见到邱小鹏还站着没动，问道：“小鹏，你不会想要接这个活儿吧？”

“我想去试一下。”邱小鹏小声地答道，似乎底气不足。

“你还真打算去啊？你又没做过家教，这种肯定教不来的。”一个同学说道。

“就是，去了也是白去，浪费时间。”

“还白给人家上一节课。”几个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地劝道。

“白上就白上吧，反正也没多远。”邱小鹏说完就把启事撕了下来，折好放进了军用挎包里，像个慷慨激昂奔赴战场的战士。

和几个同学分开后，邱小鹏来到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处，掏出启事，按照上面留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响了三声后，有人接了，对方简单问了问邱小鹏的情况后，爽朗地说道：“行，你要是不怕受委屈，就来试试吧。”

星期天的上午，邱小鹏按照对方留下的具体地址，来到学校附近靠中关村的一个单元楼，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

开门的是男主人，看过邱小鹏的学生证后，把他让进了屋。原来，男人叫马晓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女主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老师，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要明年年底才能回来。



马晓明边说边给邱小鹏倒了杯水，邱小鹏起身谢过，心里就有了几分底。这家人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家庭，知书识体，应该没什么问题。

马晓明喝了口水，叹了口气，接着介绍起来。他们两口子平时都很忙，女儿马燕自小就由奶奶照看，娇生惯养，不单学习成绩差，脾气还有些古怪，找了好几个家教，可很快都让她给气走了，没有超过一个月的。

邱小鹏听了，倒吸了一口气，心里有点儿打退堂鼓了。

马晓明见了，说道：“小伙子，你今年才读大一吧。”

“嗯。”

“以前做过家教吗？”

“没有。”邱小鹏实在是不想骗人。

“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马晓明语气很温和，感觉就像是程东虎一般亲切，“又没什么经验，要不你还是直接走吧，也不用试了，免得耽误你的时间。”接着深深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我这女儿，看来是难有人教得了了。”

邱小鹏呆住了。要怎样的伤心和无望，才会让一位身为成功人士的父亲如此的悲观和失望啊。这一刻，邱小鹏想到了千里之外的父亲，虽然父亲从来没在儿子面前流露过这样的情绪，可也有一些事曾让父亲这般的为难，比如钱。

邱小鹏忽然觉得心酸，低着头不作声。

“小伙子，你走吧。”马晓明说道。

“不！”邱小鹏抬起头，看着马晓明，认真地说道，“您还是让我试一下吧。”

马晓明愣住了，旋即露出浅浅的笑意：“你真的愿意试一下？”

“我都来了，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邱小鹏笑了，眼神却很坚定，“我相信自己能行，也相信您女儿能行！”

马晓明喜出望外，连忙把家教的内容和待遇说了一遍。邱小鹏的任务就是每个周日全天辅导马燕功课，午饭在家里一起吃，每月工资三十块钱。

这待遇确实够“从优”了，每月三十块钱，快赶上一个大学老师三分之

一的月收入了。这下每月的生活费自然不成问题了，还有钱可以省下寄回家里呢。

可邱小鹏没想这么多，他的脑海里，全是锁着门的房间里的那个女孩。

这个跟自己姐姐一样也叫“小燕子”的小姑娘，一见面就给了邱小鹏一个下马威。

小姑娘眉清目秀，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斜着眼看了一眼邱小鹏，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马晓明交代了几句，就走出了房门。

马燕跳下床，从书桌上的钱包里拿了一张十块钱钞票，扔到了地上，说：“这是你今天的工资，拿了钱赶紧走！”说完又躺回了床上。

邱小鹏站着没动，马燕见了，坐了起来，指着门口不耐烦地说：“钱都给了，你怎么还赖着不走？我不需要什么狗屁辅导！”

邱小鹏脸涨得通红，厉声说道：“你站起来！”

这声音严厉又高亢，就连邱小鹏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正在厨房里收拾的奶奶听到动静，急忙走了出来，准备进孙女的房里看个究竟，被马晓明摆摆手拦下了。

邱小鹏舒了一口气，捡起地上的钱：“我确实需要钱，但我不要这种钱。”

“呵，不要这种钱？不要这种钱那你来我家做什么？”马燕用鄙夷的眼神瞟了邱小鹏一眼，轻声吐出两个字：“虚伪！”

邱小鹏拳头攥得紧紧的，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平和地说：“我凭自己的本事赚钱，不过，你的钱我不要。”

马燕愣了，觉得自己被轻视了，跳了起来：“我的钱怎么就不能要了？我的钱就不是钱了？你什么意思？！”

“这钱是你爸妈给你的，”邱小鹏反而不急了，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只拿我该得的钱。”

“你是不是傻啊？”马燕气急了，“我爸妈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哦，我知道了。”邱小鹏装作恍然大悟，微微笑着说，“原来你是准



备一辈子都靠你爸妈养着。”

马燕被噎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憋红着脸，叫了起来：“我的事不要你管！你赶紧走！”

“我既然接受了这份差事，可没打算就这么走。”邱小鹏一副准备安营扎寨的样子。

“那你就待着呗，”或许是见多不怪了，马燕又往床上一躺，摆出副无所谓的样子，自言自语道，“反正也超不过三次。”

还真是个有个性的小姑娘啊！邱小鹏心里笑了，突然想到了舒雅雯，都是有个性，为何差别这么大呢？

“要我现在走也可以，但是有个条件。”

马燕一听，一挺身坐了起来，好奇地问：“什么条件？”

“而且，你还能得到好处。”邱小鹏慢条斯理地说。

“别卖关子，赶紧说！”

见目的已经达到，邱小鹏将手中拿着的钱放到书桌上，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两张纸，铺在了桌上。

马燕侧身一看，只见纸上写了十几道题——这些题都是邱小鹏根据初二课本上的内容自己出的。

“切，又是做题！”马燕翻了个白眼，又躺下了。

“这是我自己出的题，”邱小鹏轻声说道，“我让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做了一下，结果你猜他答了多少分？”

“没有一百也有九十九呗。”

“错了，八十四。”

马燕一听，拿起卷子看了看，说：“这不都是初中的内容吗？你那同学也太菜了。”

“我同学高考时数学和生物拿了满分。”邱小鹏淡淡地说。

马燕呆住了，她更猜不到邱小鹏所说的那个“同学”此刻就站在她的面前。

“你同学那么厉害都只考了八十多分？”马燕垂头丧气，刚才不可一世、

骄横跋扈的气势不见了。

“六十分万岁。”邱小鹏又从自己裤袋里掏出一张十块钱，也放到桌上，“只要你考了六十分，我马上走，而且这十块钱归你。”

“我又不缺钱，要你这十块钱做什么？”马燕被弄糊涂了。

“算是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的报酬。”邱小鹏诚恳地说道，“而且，我想你长这么大，还没有自己赚过钱吧。自己赚的钱，花起来特别不一样。”

“哦，都是钱，有什么不一样？”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邱小鹏想了想，说，“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倍儿爽！”

“哟，你还知道倍儿爽？”马燕撇了撇嘴，有些心动了，“那要是我没考到六十分呢？”

“那以后我就是你的家教老师，你学习的事全得听我的。”

马燕又犹豫起来了。

“怎么，怕了？不敢试吗？”

邱小鹏的激将法果然奏效，马燕把头一扬，挑衅般地说道：“谁怕了？做就做！”

邱小鹏顺利当上了马燕的家教老师。

马燕的基础其实并不差，人也很聪明，很快就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来了。再加上邱小鹏讲解很有耐心，且总是以鼓励为主，慢慢的，马燕觉得学习并不是那么枯燥和无聊，一点点的进步也能激起她学习的兴趣。

在休息时，邱小鹏会说到自己的家乡，龙湾村的山清水秀和穷困闭塞在马燕看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让她感到无比新奇，恨不得马上就去看看。

除了辅导功课，邱小鹏还抢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换煤气罐、搬搬抬抬等体力活都包了。奶奶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伙子，总会做些好吃的菜让他改善伙食。

马燕进步很快，一个多月后的期末考试，成绩从全班后几名一跃到了中

上水平，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连老师都惊喜不已，在课堂上多次提出表扬。同学们更是充满了好奇，纷纷向马燕打听学习方法，甚至有同学开玩笑地问：“你进步这么大，是不是学到了什么绝世秘笈？”马燕总是开心地回答：“我家里就有个绝顶高手。”

女儿的变化让马晓明又惊又喜。他实在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伙子，竟然有办法让女儿短时间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执意要奖励邱小鹏一百块钱，邱小鹏坚决不收。

奶奶见了，就去服装市场买了一身过冬的厚外套，送给了邱小鹏。

零  
叁  
捌

## 雪 地

圣诞节，邱小鹏以前只知道是西方最热闹的节日，就像中国的春节。他从来就没想过这个“洋节”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舒雅雯却让他和这个“洋节”有了亲密接触。早早地，舒雅雯就预定了他的时间，要求他陪她一起过平安夜。

清晨，舒雅雯迷迷糊糊听见室友惊喜地大叫：“下雪啦！下雪啦！”她伸长脖子朝窗外一看，校园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童话世界，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坠落，白茫茫的一片。

她将身体缩回温暖的被窝，心里美美地大叫一声：“噢呵！”兴奋得止不住打了个激灵。老天怎么这么善解人意呢？一定是知道我今天要跟心爱的人一起过平安夜，所以才营造出这浪漫的意境。她用被子紧紧地裹住自己，

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预演着夜晚的情景，一点一点地憧憬着幸福的小细节。

大雪整整下了一天。到处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银装素裹的京城，琼枝玉叶，皓然一色，格外幽雅恬静。傍晚的外国语学院，亮着五颜六色的灯光，到处都装扮着圣诞节的元素，浪漫而温暖，一派浓浓的节日气氛。

邱小鹏来到舒雅雯宿舍楼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她正在楼门口和一个男生说着话。这个男生看着比舒雅雯高出大半个头，邱小鹏估计和自己差不多高，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一条红色的围巾绕过脖子，长长地垂在敞着的衣襟上，显得英气、俊朗。他抱着一个大大的玩具熊，正跟舒雅雯说些什么。

邱小鹏停住了脚步，犹豫着要不要过去打招呼。这个男生是谁呢？她的追求者，还是男朋友？看他的穿着，估计是大城市里的孩子，家境应当很好。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棉袄，立刻丧失了走过去勇气，呆呆地站在雪地里，感觉自己的心如同天空中零星飘落的雪花，一点点地往下坠。他突然觉得有些心酸，心里很难受，心脏好像被人用力握住，疼痛慢慢地扩散开来。

舒雅雯看见了他，高声叫着他的名字，兴奋地朝他挥着手，飞奔过来。见她这么开心，邱小鹏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痛，笑容满面地回应着。他瞥了一眼那个“抱熊男”，仍旧抱着那只大大的玩具熊，落寞地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这边。

“门房阿姨说有人找我，还以为是你呢。”舒雅雯跑得气喘吁吁。

邱小鹏这才注意到，舒雅雯穿了一件火红火红的羽绒服，一条白色的围巾绕着脖子，笨笨的手套用一根长绳连接挂在脖子上。在这晶莹的雪中，青春似火，甜美可人。

“哦，那是谁找你啊？”邱小鹏很好奇。

“一个师兄。在那边呢。”舒雅雯扭过头，用下巴示意了一下。

“哦。追求者啊。送你礼物，干吗不要啊？”

“太重了，抱着负担太重。”舒雅雯一脸坏笑，声调突然高了八度，“对了，给你的礼物。”说着递过来一个精美的盒子。



邱小鹏接过来，迟疑着没有打开：“是什么啊？”

舒雅雯一脸羞涩：“不许说不好看，不许说不喜欢！”

邱小鹏充满好奇，不知道这鬼灵精丫头会送他什么。

一条围巾。和舒雅雯脖子上一样的围巾。

性急的舒雅雯拿起围巾，踮起脚尖，要给邱小鹏围上。邱小鹏配合着弯腰低头，感觉舒雅雯的脸几乎贴到了自己的脸，他清晰地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她呼出的气息吹得他心痒痒的，一时恍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只想把这可爱的人拥在怀里。

舒雅雯后退一步，看了看，很满意地点点头：“很好看，帅呆了！”

邱小鹏拿起垂在胸前的围巾，仔细看了看，这是一条手编毛线围巾，两端各用红线绣了两个字母，一端是“XP”，这是“小鹏”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另一端是“YW”，这是“雅雯”。他注意到舒雅雯的围巾上也有这四个字母。

邱小鹏这下彻底明白了舒雅雯的心。一股暖流从头顶贯穿到脚后跟，一种叫作幸福的东西在身体里激荡。

“真暖和。这是我的第一条围巾，以后我要每个冬天都围着它。”

舒雅雯心里美极了，轻轻嗔道：“傻瓜。明年我要再给你织件毛衣！”这既像对邱小鹏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对不起，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礼物。”邱小鹏心怀歉意。

“我不要你花钱买礼物。等你以后挣钱了，再加倍补偿我吧。”

西什库教堂，北京最大和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平安夜格外热闹，门口可见熙熙攘攘的人群。金色灯光勾勒出的巨大十字架，高高地矗立在大门顶上，在夜色中十分耀眼。门框上红色的匾额中“圣诞快乐”四个金色大字，被灯光照得闪闪发亮。一串串密密的彩灯从门框上垂下来，像彩色的银河从夜幕中倾泻而下，发出绚烂的光。

人们摩肩接踵地往大门里移动着。舒雅雯紧紧牵着邱小鹏的袖子，生怕

走散了。人群推挤着，她几乎要贴到邱小鹏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的手挽住他的胳膊，再也分不开了。

院内是彩灯的世界，通道两侧的青松翠柏和眼前高高的教堂都缀满了彩灯，在白雪的映衬下闪闪发亮，宛若梦幻般的童话世界。教堂是座中西合璧的三层哥特式建筑，顶端有十一座尖塔，正面有三个尖顶拱券形入口，入口拱门之间雕刻有圣像，正门有一扇瑰丽的圆形玫瑰花窗，端庄而绮丽。

进入教堂，舒雅雯和邱小鹏忍不住同时发出一声赞叹，堂内三十六根巨柱撑起金色拱顶，几十扇大小不一的镶彩玻璃花窗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墙内，气势恢宏却精致细腻，让人震撼，让人联想到巴黎圣母院。唱经楼上，二十多个天使般身着镶着红边白袍的孩子，用天籁般的嗓音一首接一首唱着歌曲，美妙的歌声回荡在大堂内，让人如醉如痴。

两人回到舒雅雯学校的时候，雪又下大了。橙黄色的灯光下，雪花漫天卷地落下来，犹如鹅毛一般，纷纷扬扬。很快，被清扫干净的路面，又是一片雪白，那么纯洁，那么晶莹，让人不忍心踩上去。

此时的校园已是万籁俱寂，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大雪悄无声息地下着。两人共用一把伞，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舒雅雯挽着邱小鹏，躲在伞下紧紧靠着他，脚踩在厚厚的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两行脚印，清晰地印在他们身后洁白的雪地上。

一棵树下，舒雅雯站住了，屏气凝神：“听，上面什么声音？”

邱小鹏将伞挪开头顶，抬头向上张望。

舒雅雯用力猛地一推树干，然后转身飞速逃离。满树的雪倾泻而下，像雪瀑一般落在邱小鹏身上，他顿时变成一个活脱脱的雪人。

站在一旁的舒雅雯高兴得“咯咯”大笑，清脆的笑声在寂静的校园夜空中传出好远。

邱小鹏赶紧弯腰，扒拉掉头上和脖子上的雪，顾不得拍打身上，随手抓起一把雪，冲着舒雅雯跑过来。



舒雅雯花容失色，尖叫一声，转身就逃。可刚跑两步就被邱小鹏一把牢牢抱住，邱小鹏一边将手里的雪往她脖子里塞，一边威胁道：“好你个小狐狸，狡猾狡猾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舒雅雯一看这阵势，赶紧服软，捏着嗓子可怜巴巴地求饶：“好哥哥，好哥哥，你就饶了小女子吧，妾身再也不敢了！”

邱小鹏一听，笑得差点背过气去，手上的劲儿一松，舒雅雯趁机逃脱，跑得远远的，哈哈大笑，得意自己计谋的成功。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临到女生楼关门的时间了。舒雅雯牵着邱小鹏的衣襟，依依不舍：“你回去骑车小心点，地上雪太厚了。”

“放心吧，没多远。”

“Merry Charismas！”

“Merry Charismas！没给你礼物，抱歉啊！”

“傻瓜。你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好礼物。”舒雅雯说着，心头一热，双手从邱小鹏的腋下穿过，紧紧地拥抱了他一下。没等邱小鹏反应过来，舒雅雯已一脸的羞涩，一脸的幸福，转身冲进了宿舍楼……

## “练 摊”

一放寒假，邱小鹏就来到了星沙南门口的马迹塘。

马迹塘虽叫“塘”，其实是条巷。巷南是繁华的商业街，巷北是星沙的一处名胜古迹。这里曾经是繁华商业中心地带的边角处，如今成了小商品的

集散地，蜿蜒排开百十来家塑料货摊，满巷花色琳琅的商品挨挨挤挤，满巷的龙口乡音咿咿呀呀，满巷的各路商客来来往往。这就是后来闻名全省的“龙口街”。

这条“龙口街”是邱少荣带着一大批龙口乡龙湾村乡民打天下“打”出来的。

精明的邱少荣早就瞄准了这块地盘。几年前，这里还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货摊，邱少荣在一位广东推销商的帮助下，从松源县城来到了星沙，就在这里扎了窝。当地几个地痞就像狼一样，嗅着味道找上了门，经常来找邱少荣的麻烦，轻则谩骂，重则把货担砸个稀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何况，自己只有一只独臂！邱少荣咽一口唾沫，忍了。

这天，邱少荣甩着独臂在货车旁转悠，忽然，背后被人拍了一掌，他转过身来，只见一个头发谢顶的人，鼓着眼睛，露出一口凸牙，活像一只“鼓眼狼”，脸上带着半丝微笑，笑比不笑还难看，微弯身子站在自己身边，手里拿着一根半截手杖，指指点点：“伙计，哪路财神？送来咯多财运！”邱少荣赔个笑脸，掏出一包“精白沙”，递上一支。“鼓眼狼”傲慢地用手杖挡开烟，眼露凶光：“你是做大买卖的老板，只有咯一只手，这些力气活就让我这帮兄弟代劳！”邱少荣这才明白是些搞装卸的，也不在意：“噢，我们是小本生意，怎敢有劳你们？谢谢美意！”“鼓眼狼”双手攥着手杖强硬地说：“那好，我就看你一只手搬下货来，搬完后把钱交我，一个子不少！”说完就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手杖一扬，身后一伙人围了上来。

今天又碰上一帮痞子了。这事邱少荣见得多了，心里窝着火，但还是忍着，和气地说道：“兄弟，要包烟抽可以，这样做怕是不太好吧？”语气却明显强硬起来，胆子似乎壮了起来。

邱少荣胆壮起来，是他身后有人给他壮胆。

他身后站着邱小武。

邱小武是龙湾村老支书邱复林的嫡亲侄子，长得人高马大，从小不喜欢





读书，只喜欢舞拳弄棍，邱复林就让他跟邱老武师学武，练就了一手拳脚功夫，身手不凡。邱少荣特地把他带出来闯荡。正在车后卸货的邱小武一见这架势，立马站到邱少荣身边，静静地看着。

“鼓眼狼”霍地站了起来，用手杖指着邱少荣，说话起了高腔：“哼！哪来的山乌龟，也不问问咯星沙里手！你占了我的地盘，抢了我的饭碗，靠一支烟打发，能当饭呷？”

货摊边霎时围拢一堆人来。邱少荣见势，不敢硬顶，强装笑脸说道：“各位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哼！有话好说？你好说我可不好说呢！有话好说你就拿钱来！有钱话就好说！”

“鼓眼狼”一阵得意，便狠劲踹了一脚，踢飞了脚边塑料摊上的一只小盆，小盆飞向空中落了下来，落在邱少荣脚边。“鼓眼狼”露出一口凸牙：“还不快点把钱（方言，给钱的意思），蠢宝！”

蠢蠢欲动的邱小武，几次想上，却被同来的村里人拉扯着衣角。此时他瞅着那“鼓眼狼”身架，虽是长得蛮高，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厉害角色，对这般痞子地霸，今天不收拾，明天还会来纠缠！对这些人，该是“打得一场开，免得百场来”，收拾他一次不就得了？

邱小武顺脚撩起脚边的塑料盆，在脚尖转了几圈，盆就像耍杂技似的飞向空中，飞碟似的转着，然后稳稳地落在塑料堆里。他停住脚，闷声闷气说了一句：“自己的货自己卸，还要给钱？无理！”

“鼓眼狼”怔了，凸眼一转，狠狠说道：“你这山贼，敢在老子面前撒野，放肆！”

邱小武胆壮起来，大声说：“青天白日，你们到大街上来抢钱，还有没有政府？”

“哼，政府？这天是我们星沙人的天，这地是我们星沙人的地，我们就是政府！”

邱小武的拳头握得嘎嘎作响。就在邱小武回头之际，“鼓眼狼”一个箭

步蹿上去，伸出手杖，重重地击在邱小武头上，高声尖叫着：“你这山贼，老子今天就教育教育你……”

“鼓眼狼”话音未落，邱小武一把挣脱出来，“啪啪”两记耳光在“鼓眼狼”脸上响过，铲地飞脚将他撂倒在地，转身一挫，严严实实一脚踏在他腰上。“鼓眼狼”霎时面如土色，满嘴啃泥，不能动弹。这时那帮人喊喊叫叫冲上来。啪！啪！邱小武眼疾手快，两记耳光又把一个打晕了，再转身一脚把一个操家伙冲上来的人撂倒。还有一个想冲上来，见状站住了，不敢上前。

邱小武收回双脚，定定地站住，额上挂起一道血印。“鼓眼狼”一帮人从地上爬起来，蔫蔫地退出人群后，恨恨地说：“好！好！你等着！”邱小武重重地甩出一句话来：“好！老子等着！老子是大龙山脚下的土匪，不怕死！有种的再来！”

大龙山人的名声被传开了。

邱少荣往龙湾村捎了一个信。几天后，龙湾村又呼啦啦来了一大帮，全是些膘肥体壮的大龙山汉子，往摊边一站，真有些土匪的霸气。“鼓眼狼”那一帮再不敢来了。

马迹塘风平浪静。

邱小鹏正是在这风平浪静的时候来到了星沙。

他就住在邱少荣家里，见到了邱少荣的堂客姜赛眉。这真是一位“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农家女子，到城里不到一年就很快成了城里人，成了邱少荣的“贤内助”。邱少荣的“家”是都市里繁华的店铺，满街满巷咿咿呀呀的龙口乡音，邱小鹏有一种归乡的温馨感。

“少荣哥，你在这里干得真不错呀。”

“什么不错，还不是混，混来混去才混出这片地方。”

“你这混就混出名堂了，还带出了那么多乡亲，真有你的！”

“不过也是，我们这一片大都是龙湾村人，在这里总算立住了脚，不容易啊！小鹏，我们龙湾村人守在大龙山也许是条虫，可出了大龙山就变成一

条龙了。”

“是啊，老守在山里是条虫，闯进江湖才成龙。”邱小鹏感慨地说。

“小鹏，出门在外靠人帮。我们这里，这些星沙佬也不好对付呀，不是说‘星沙里手，有理有手’么？这些当地人容不得外地人做生意，而且他们做什么都有理，无理变有理，不讲理的时候就动手……”

接着，邱少荣就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在星沙的经历，讲述着不久前发生的“邱小武勇斗鼓眼狼”的事……

吃过中午饭，邱小鹏就挑着担子上街了。

生意场上第一课。邱小鹏走在通往火车站的巷道里，脑子里猛然冒出了以前看过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具体内容是什么已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好像是一个初次踏上社会为谋生计的人所遭遇的种种不如意事。自己今天的第一趟生意如何呢？邱小鹏想，那就看自己的运气如何吧。

“其实，做我们这种生意，要分开做。”在火车站一处空地上摆开摊子后，邱小武就向邱小鹏介绍生意经。

“为么子？”邱小鹏不解。

“因为一个地方摆一个摊子就够了，买货的人总只有这么多。我们每天都是各卖各的，有固定的地方。也有挑着担走街过巷的。”邱小武以一副“老里手”的口气教邱小鹏经验。

“那我们俩也分开卖。”邱小鹏明白了，这就是一个市场占有率的问题。邱小武讲不出多少理论，但实践使他悟出来的“道理”非常符合实际。

“那怎么行？”邱小武大咧咧回答，“你人生地不熟，又是第一次做，少荣哥要我带着你。你这个状元郎就老老实实在地做我的徒弟吧。”说完得意地一笑，就对着过往行人高声吆喝起来。

“卖货啰，卖货啰，塑料面盆衣架，茶几凳子样样齐，轻巧实用又便宜。卖货啰……”

邱小鹏看到邱小武的样子很好笑。

现在的他与勇斗“鼓眼狼”的形象判若两人，但邱小鹏怎么也笑不出来，心里既轻松又沉重，既感动又心酸。轻松的是大家都在讨生活，在创造自己微小的价值；沉重的是生活实在太严峻，出门在外，大家都是为了赚几个钱；感动的是这些儿时的伙伴，还有少荣哥，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心酸的是背井离乡独自在他乡讨生活，百般艰难本已不易，还要面对找上门的各路流氓恶霸地头蛇……

“这个小凳子好多钱？”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细伢子过来问邱小武。

“一块五。”邱小武回答，“又结实又漂亮，大娘，你就到他那里买吧，我们是兄弟。”

“大娘，买几个？”邱小鹏忙从担子上解下几个塑料矮凳，热情地递过去。

“漂亮不漂亮的管啥用，只要结实就行。”老太太蹲下来挑拣，“我儿子媳妇出远门，火车上挤得很，买个小凳子带着，没座位就坐自己的凳。”

“那真是太好了，大娘。”邱小鹏认真做起了生意。

“妈，别买了吧。今天火车也许人少哩。”这时一对中年夫妇提着大包行李过来对老太太说。

“那怎么行？来，孙子，拿着。”老太太不容置疑地拿过两个矮凳，一边递钱一边数落着，“万一太挤，可别委屈了我孙子。”

“谢谢大娘！谢谢。”邱小鹏接过钱，高兴地说，心想这生意也就是这么容易，只要放得下面子，有耐心。

这时，火车站内又传来了尖厉的汽笛声，紧接着“哐当哐当”的声音由远而近。广播员清脆的普通话广播在嘈杂的人声中格外响亮。

“卖货啰，卖货啰！塑料面盆衣架……”邱小武对着人群仍在起劲吆喝，招揽生意。一会儿，出站口又涌出一股人流，南来北往在江城站下车的人真多。

邱小鹏盯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似乎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似的难堪，但什

么也没发生。

“快跑，小鹏。”邱小武大喊了一声，挑起担子左拐右弯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邱小鹏还没反应过来，一边忙着收拾摊子，一边还用眼睛扫视着广场。只见广场上摆老鼠药的、卖假虎骨龙牙的全都身手利落地卷起地摊，但也有几个东望西张的“呆子”，不一会儿就被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城管队员连人带货抓住。

“收拾摊子，跟我们走！”邱小鹏摊子前，两个戴着大盖帽的城管人员凶神恶煞地说，一个还用脚踢翻了他的一摞塑料盆。

“干什么？我又没犯法！”邱小鹏站起身，大声说。

“不老实？抗拒执法？”其中一个显然是领头的威严地说，“叫上两个人，把他连东西带回局里，从重处罚！”

“怎么不老实？怎么抗拒执法？我又没做犯法的事！”邱小鹏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大声争辩着。

“你还嘴硬！”“啪”的一声，一记耳光重重地抽在邱小鹏的脸上。

“你怎么打人？！”邱小鹏喊了起来。

“啪！”又一记耳光落在脸上。

邱小鹏歪倒在地，眼里燃烧起怒火，极力控制着自己。

两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就一左一右挟持着邱小鹏上了一辆写着“城管执法”的车，摊子上的东西被扔到了另一辆卡车上。

邱小鹏从城管大队走了出来，捏着一张罚款一百元的通知单，垂头丧气。罚款一百元，真是狮子开口吃活人，整个一担货还要不了这么多钱呢。如果不是自己把学生证给他们看，还说要送他拘留，看见他是北大学生，半信半疑验明身份后，才网开一面没有说他“抗拒执法”，只是说“罚款须得一视同仁”。此时天色已晚，街上又刮起了寒冷的西北风，没办法，先回去和少荣哥他们商量一下吧。

邱少荣听完这事，安慰了小鹏几句，心里想起了一个人来……

第二天清晨，邱少荣陪邱小鹏到城管大队处理罚款。星沙的冬天灰蒙蒙的，天空始终阴沉着，却又不下雨，只有狂风狠劲在街巷扫荡，吹在脸上使皮肤既干燥又生疼。路上，邱少荣还在埋怨邱小武，说他不该一个人溜走，要在部队，就是逃兵。邱小鹏却说：“那怪不得小武哥，逃得一个是一个，要不两个人都抓住，更麻烦。”

“他那么贼精，像条滑泥鳅，抓不住的。”邱少荣说，“不管怎么样，你从有做过这事，他丢下你自己跑，就是不对。”

“这叫保存有生力量。”邱小鹏用了一句军事术语，“都说商场如战场，为了免得全军覆没，小武哥怪聪明机灵的。”

“到底是状元郎。”邱少荣笑笑，“也是，留得本钱在，不怕有钱赚。”说话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城管大队门口。

因为来得太早，还没到上班时间，城管大队铁门紧锁，邱少荣就和邱小鹏蹲在围墙边一棵香樟树下避风闲谈。

守门老头从门洞里探出头来，警惕地盯着他们看了一阵，疑惑地摇摇头，又合上了门洞。过了一阵，见这两个人还在搓手哈气没走，越发觉得形迹可疑，就走出来问：“你们干什么，蹲在这里这么久？”

“我们等……上班，办事！”邱少荣说。

“今天不上班。”守门老头硬邦邦说，“礼拜天上什么班？神经病。”

“啊，礼拜天？可昨天他们叫我今天来处理的。”邱小鹏急了，一把扯住守门老人，“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处理什么？”守门老头不耐烦地问。

“处理违章摆摊呀。”邱小鹏说，“他们叫我今天来交罚款，否则后果自负的。”

“摆摊的，多啦。”老头甩脱邱小鹏的手，进了传达室，门咣当一声就关了。

“老师傅，劳驾你帮忙打个电话吧。”邱少荣敲着门喊。可只听见里面

开水烧得吱吱响，门却关得严严实实。

这时一辆摩托车吱的一声停住。车上下来两个“大盖帽”，正是昨天抓邱小鹏的人。邱小鹏凑上去：“同志……”

“你是邱小鹏吧？”昨天那个打邱小鹏的“头儿”此时和蔼可亲很客气，仿佛昨天的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一样，话中带话地说：“知识真有力量呀，北大生寒假打工，市政府都惊动了，公安局也有人说情，来头真大。”一边敲门，喊：“老张，老张……”

老头开了门，一脸谄媚的笑：“喜队长，辛苦辛苦，星期天也加班呀？”

“加什么班？”“头儿”不耐烦地说，“去把礼堂的门打开。”转脸对邱小鹏说，“把东西清走吧，罚款单带来了吗？给我。”

“在这。”邱小鹏把罚单递过。

挑着担子往回走的时候，邱小鹏突然问：“少荣哥，你找了市政府吗？”邱少荣诡秘地笑了：“我给邱贵生打了个电话……”

零肆零

## 发迹

邱小鹏这时才想起邱贵生也在星沙。

“少荣哥，你怎么想起来找贵生哥哩？”

“你贵生哥可不是以前的贵生哥啰。”邱少荣说完，露出了一丝暧昧不明的笑容。

鼠有鼠道，蛇有蛇路。邱少荣在路边摆摊卖货，邱贵生在机关里做领导秘书，两人原本没什么来往，直到一桩“新闻事件”才产生了交集。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

星沙市委张德明副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毫无征兆地来到了马迹塘，说是要“视察民营经济的市场秩序”，当着满街的人说要支持私营经济发展，鼓励大家把生意做活做大做强。围观看热闹的市民越聚越多，把原本就狭窄的龙口街塞得人满为患，过个身都困难。

等张副书记发表完讲话后，邱贵生在张副书记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就领着张副书记一行人来到了邱少荣的摊口前。见到张副书记，邱少荣唯唯诺诺只晓得弯腰傻笑，没想到张副书记竟然主动伸出手，握住了邱少荣的左手——这可是邱少荣人生之中受到的最高礼遇——张副书记主抓星沙市的组织和政法工作，在星沙市可是权威人物。

张副书记赞扬邱少荣身残志坚勇做市场经济弄潮儿，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最后，左右看了看人群，大声说：“大家有困难可以找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一定全力支持！”邱少荣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握着张副书记的手使劲摇着，连连说着“谢谢领导，感谢政府”。围观的市民也都被感染了，邱贵生见状，带头鼓起了掌，人群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阵阵叫好声。

邱贵生身后闪出一位记者，对着张副书记和邱少荣恰到好处地“咔嚓咔嚓”按下快门，拍下了两人握手的照片。

第二天，张副书记视察龙口街的新闻就刊登在《星沙日报》的头版位置，和邱少荣亲切握手交谈的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新闻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也让邱少荣一夜之间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峰。

邱少荣一起床，就让堂客去巷子口把书报摊当天的《星沙日报》全买回来，堂客问了句，邱少荣不耐烦了，说：“要你去你就去，啰啰嗦嗦做什么！”堂客饿了句“大清早的呷了火药”就出门了。不一会儿，堂客抱着一叠报纸回来了，把报纸往桌上一放，笑咪咪说：“我说你怎么这么牛气了，原来是



上了报纸。”

“报纸就这么点？”邱少荣板着脸，看了眼桌上的报纸，不满意地嘟囔道。

“还少啊？”堂客解释道，“书报摊的全都让我买回来了。”

“这样，街口还有家书报摊，你再去把那里的全买回来。”邱少荣领导般做起了指示。

“买这么多做什么子？能当饭呷？”

“就晓得呷呷呷，除了呷你还晓得什么子啰？少啰嗦，赶紧去买！”

姜赛眉也不是没脾气的人，刚要发火，看到报纸上丈夫的照片，知道男人今天高兴，就忍了下来。

“我搬不动，要买你自己去！”

“我都上报纸了，还能随便出门？被人认出来了怎么办？”邱少荣说得似模似样。

堂客“噗嗤”一声笑了，取笑道：“是是，你成明星了，比那许文强都出名哩。”

“许文强？他是做什么子的？上过报纸么？比我还有名？”邱少荣自然知道《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故意装疯卖傻逗着堂客。

“蠢宝德行！”堂客甩下句话后，扭着屁股出门了。

两天后，龙湾村家家户户都收到了邱少荣送上门的报纸。

邱贵生真有能耐，在省城里有这么个老乡真好！

和气生财，做生意总得有个好的场地，发财总得有个好的环境，老是担惊受怕过日子总不是个办法。可办法是什么？人常说“生财有道”，可自己的那条“道”在哪儿呢？

邱少荣忽然意识到，长久以来困扰他的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张副书记就是自己的“道”啊！

邱少荣为自己的发现而狂喜不已，他决定要像溺水的人抓救命稻草那样死死地抓住张副书记这条“道”。

邱少荣径直找到邱贵生。见到邱贵生时，脸上仍然抹不去那自豪的笑容。邱贵生却把他拉到门外走廊一个角落里，很不高兴地对他说，“这些事你不要直接到办公室来找我，别让张副书记知道你我的关系，要不那事就变得庸俗了，我在张副书记面前不好交代。”邱少荣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邱贵生对他说：“路已铺通，桥也架好，现在你可以直接去找张书记嘛！”

邱少荣站在张副书记办公室门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从里面出来，邱少荣立刻挤了进去，重重叫了一声：“张书记！”

张副书记怔怔地望着他，又久久盯着他那条假臂，忽然大声笑开了：“噢，邱老板！”

“邱少荣。”邱少荣谦卑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找我有事？”张副书记开门见山地问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邱少荣想尽量说得文雅一点。

“别客气，你说吧。”张副书记微笑着说。

“我想向您汇报一件事……我本不想找您，也不敢找您，您是大领导，您是管大事的，您太忙了。但是，我想来想去，只能找您，也只好找您了。我一个外地人，好不容易来到星沙，如今做生意很难呀，乡里人进城太难了，有很多很多的难处……”

张副书记打断邱少荣的话：“邱老板，你有什么事直说，简短一点，半小时后我还有个会要参加。”

“好吧，领导太忙，领导太忙，我简单说。”邱少荣把几个地痞闹摊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张副书记听了，脸上现出一丝恼怒的神色。邱少荣有些紧张，害怕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便再三说自己不是来告状的，也不是找张书记亲自处理这事，只是想请张书记能不能给公安、工商局的领导打个招呼，自己好去找他们联系联系。

张副书记爽快地说道：“你别说了，我明白了。”便拨了一下电话，立刻有个人进来了，正是邱贵生。邱少荣瞟了一眼，转过脸去装作不认识似的。

不等邱贵生开问，张副书记就说：“小邱，你马上给报社打个电话，要他们来个记者，听邱老板把事情说说，核实清楚后在报上公开披露一下，配发一个评论，并就这个问题开展一场讨论。这是一件大事，要发展私营经济，就要改善经济环境，坚决杜绝那种敲诈勒索的野蛮行为！”

邱贵生连连点头，张副书记说道：“好了，你赶紧去办。”

邱贵生正要往门口走，又被叫住了：“小邱啊，报道和评论写好后，先拿给我看一下。过几天开个小会，让公安局参加，集中研究一下整治经济发展环境问题！”

没两天，张副书记亲自审定的报道和评论就刊登在了《星沙日报》上，引起了一连串反响，公安、工商、税务、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经济环境进行整治。

“鼓眼狼”再也没在龙口街露过面了，流氓地痞也大为收敛。邱少荣长吁一口气，觉得自己应该趁这个机会去拜下码头了。

夜晚，华灯齐放，星沙城灯火通明，亮如白昼，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邱少荣要堂客准备几个红包，姜赛眉问：“两百块钱够了吗？”邱少荣白了一眼，笑了：“你以为这是回乡下走亲戚，四两香糖看姨娘？告诉你，这城里冇得个五六百拿不出手！”

邱少荣拿着自己和张副书记的照片，大大方方地拜会了公安、工商、税务、城管乃至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等大大小小的码头，到处都很顺畅。有的说几句推辞话客气话，有的扯几句不着边际的家常话，也有人什么话都不说，心照不宣地接了红包握手就完事了。

邱少荣说完，很兴奋，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说：“小鹏，这就是生意场哩。”

“冇想到生意场上这么复杂。”邱小鹏有感而发。

“生活处处皆学问哩。为生意场上的这些事，我花的心思、精力不比做生意少。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学的还是经济管理，你说说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邱小鹏笑了笑，说：“我才刚上大学，这些事要不是听你说，我哪里晓得啰，看来我真得好好向你这个老江湖学习学习哩。”

“有么子好学的啰，等你出来工作了，遇到了自然就会去想办法。”邱少荣离家多年，说话已不自觉地带上了星沙味。

邱少荣兴致勃勃，把小酒杯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说道：“小鹏，走，哥带你去看星沙的夜景！”

正准备出门，堂客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对男人说道：“贵生和报社那位牛记者下午来找过你。”

“说了有么子事么？”

“冇说，坐了一下就走了。”

“晓得了，明天我去找贵生。”

第二天上午，邱少荣正准备出门去找邱贵生，没想到邱贵生却找上门了，后面还跟着《星沙日报》的记者牛奇伟。

“哎哟，我的邱大秘书，我正准备出门去找你哩！”邱少荣满脸是笑，忙把两人引进铺子里坐下，让堂客赶紧去泡茶。邱贵生不抽烟，邱少荣便只给牛奇伟递了根烟，“牛大记者，今天怎么有空啰，冇去搞大新闻？”

“哪有那么多大新闻啰，都是些狗屁芝麻事。”牛奇伟接过烟，眯着眼发了句牢骚，一见到姜赛眉，眼睛顿时睁得大大的，射出两道亮光，在姜赛眉全身上下扫来扫去。

邱少荣见了，心里就像吞了只苍蝇般恶心，生硬地对堂客说了句：“好了，你去外面看着摊子吧！”接着，又问邱贵生，“听我堂客说昨天你们来找过我，不晓得是什么好事啰？”

邱贵生没说话，喝了口茶后看了牛奇伟一眼。



牛奇伟心领神会，就直奔主题：“邱老板，给点米米，做活动经费。”

邱少荣面无表情，问：“多少？”

“一粒米吧。”牛奇伟说得是轻描淡写。

“一万？”邱少荣坐不住了。

“哎哟，邱大老板，万把块对你来说还不是洒洒水么？”牛奇伟笑着说道。

“洒洒水”是邱少荣跟原来那个广东老板学的，后来也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次说完“洒洒水”，邱少荣都觉得自己变得时髦洋气起来，而且有种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霸气，能唬住那些只会说“晓得不啰”的本地人。可牛奇伟这句“洒洒水”，却让他听起来像藏了把锋利的刀子。

见邱少荣不出声，牛奇伟接着说道：“邱老板，这钱真不多了。你看我和贵生忙前忙后给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区区万把块不过分吧？”

“那是，那是。”

“要是换做别人，别说一万，没得个五六万，想都莫想！”

“是，是。”邱少荣只得连连点头称是。

邱贵生这时出声了：“哎，我说牛大记者，你这话可不对啊。”

牛奇伟和邱少荣都愣了，不明所以地看着邱贵生。

“张书记又不是明码标价的明星，只要出钱就能请得动么？”邱贵生笑了笑，一脸的鄙夷，“人家张书记什么没有，还缺你们那点钱？”

“对对对，还是邱秘书政治觉悟高！”牛奇伟哈哈笑着。

“是，是。”邱少荣也笑了。

气氛似乎很融洽。

“再说，我们拿这钱也不是自己用嘛，都是拿来打点关系。”牛奇伟做记者多年，早已练成三寸不烂之舌。

“这关系再好也得靠打点啊，谁都有亲戚朋友老熟人，哪个没得关系？你要是不经常打理打理，等到有事才去，哪个理你？”牛奇伟看了眼邱少荣，潇洒地吐了个烟圈，看着烟圈慢慢散去，又说了句，“晓得不啰？”

“是的，是的。”邱少荣点着头，说，“铺子里没这么多钱，我晚点再给你们送过去吧。”

“晚上我们有事。”牛奇伟说道。

“哦，”邱少荣想了下，说，“那我现在就去银行取。”

半个多小时后，邱少荣喘着粗气回来了，从包里取出个牛皮纸信封递到了邱贵生面前。邱贵生没接，伸出手指了指牛奇伟，邱少荣便把信封递给了牛奇伟。牛奇伟也不客气，接过信封，朝里面瞄了一眼就装进印有“星沙日报”的采访包里。

又东拉西扯了几句后，邱贵生起身就要走。邱少荣挽留道：“都中午了，吃完饭再走吧，旁边新开了家土菜馆，听说有野味哩。”

一听有野味，牛奇伟来了兴趣，正要说话，邱贵生赶紧说：“下次吧，下午张书记还有个会，我得回去准备好材料。”说完拉着牛奇伟出了门。

出了门，牛奇伟对邱少荣大声说道：“邱老板，以后在这星沙城里，谁要是敢欺负你，你尽管来找我！”说完，眼睛又瞄向了在门口守摊的姜赛眉身上。

两人刚走出巷子口，牛奇伟略带不满地说：“你急急忙忙拉着我走做什么，有野味都不吃？”

“你啊，拿了人家的钱还要吃人家的，胃口真是大哩。”

“行啊，老同学，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好老乡哇。”牛奇伟取笑道。

邱贵生笑了，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刚才一开口就要一万，是不是多了点？”毕竟是一个村的，多少还带点亲戚，邱贵生有些不忍心。

“多吗？那我现在回去退一半给邱老板吧。”说完，牛奇伟转身就走。

“别别。”邱贵生连忙拉住牛奇伟，尴尬地笑了笑，说，“拿了就拿了，哪有还回去的道理。”

“你呀，真是个好君子。”牛奇伟拉开了黑色奥迪的车门，一屁股坐在

了驾驶座上。

“我是伪君子，”邱贵生坐在副驾驶位上，笑着说，“你是真强盗！”

牛奇伟哈哈大笑起来，从采访包里拿出邱少荣给的信封，取出一把钱放到了邱贵生的腿上，“喏，这是你的。”

两人来之前就已经说好了，得的钱一人一半。邱贵生拿起那一把钱，掂了掂，放进了公文包里。

零肆壹

## 暗 恋

邱贵生真羡慕牛奇伟那份潇洒。

牛奇伟和邱贵生是大学同班同学，据说家里是百万富翁，成天领着一群狐朋狗友下馆子看录像打桌球溜旱冰，在校园里游手好闲，不过也不怎么惹是生非。

邱贵生原本是看不起牛奇伟的，觉得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跟自己不是一路人，所以两人一直也没有什么交集。谁知快到期末的时候，牛奇伟突然找到邱贵生，说要请邱贵生“帮个小忙”。

“帮什么忙？”邱贵生一脸纳闷地问。

牛奇伟却只是笑着拉住了邱贵生的胳膊：“走，我请你下馆子，咱们边吃边说！”

邱贵生本想拒绝，可耐不住牛奇伟生拉硬拽，只得跟在牛奇伟后面出了寝室，来到校门口一家比较精致的餐馆。

餐馆老板一见牛奇伟，连忙从收银台后迎了出来，满脸是笑地打招呼。牛奇伟点了点头，熟门熟路地带着邱贵生上到二楼的一间小包间，屁股刚坐下，就对跟着上来的老板点了四五个菜。

饭吃到一半，牛奇伟才说出了来意——要邱贵生考试的时候帮他做卷子。

“啊！”邱贵生吓了一跳，急忙说道，“那不行的！被监考老师抓到了就完蛋了！”

“哎呀，你放心好了。”牛奇伟满不在乎地说道，“我爸已经和学校打过招呼了，监考老师会睁只眼闭只眼的。”

“既然如此，你直接抄我的不就行了？”

“那也要我会抄才行啊。”牛奇伟笑着说，“我上过几节课你又不是不晓得，那些数字符号像鬼画符一样，我都不认得，哪里写得出来啊？”

邱贵生正想说什么，牛奇伟豪爽地说道：“兄弟，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爱交朋友。朋友嘛，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要是朋友的事，我一定会两肋插刀在所不辞。”停顿了一下，看了眼邱贵生，接着说道，“你放心，这事绝对没风险，万一出了事，我一人承担，就说是我抢了你的试卷，绝对不会让你有半点损失。”

说完，牛奇伟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邱贵生面前，“当然，我也不会让兄弟你白忙的，这里面是三百块钱，一点小意思。”

气氛有些沉闷，牛奇伟开起了玩笑：“都说知识就是金钱，就当我出钱买兄弟一点知识了。”

三百块钱对邱贵生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抵得上他几个月的生活费了。有了这笔钱，上次在新华书店看中的几套书就可以不用再念念不忘了，而且，美月也快要生了，这钱来得正是时候啊。不就是考试多做一套卷子吗？而且还没风险！

邱贵生衡量再三，觉得这无本买卖很划算。可一种读书人的酸腐和清高，让他不自觉地矜持起来。

见邱贵生不置可否，牛奇伟又从裤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塞进了牛皮信封，



说道：“贵生啊，只要你拿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

邱贵生没听明白这话的意思，不解地看着牛奇伟。牛奇伟微微一笑，说道：“你不是想当学生干部和评优么，不是想毕业后留城么？这些我都可以帮你……”

邱贵生彻底臣服了，把信封折起放进了裤袋，端起啤酒杯，笑着说：“没问题，考试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靠着邱贵生多次的帮忙，牛奇伟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毕业后，他想去他爸的公司当个“二老板”，可他爸死活不同意，吼道：“花钱送你上大学就是想让你做个吃国家饭的人，公司迟早是你的，急什么！”四处托人找关系，最后花钱赞助了报社一个叫《经济纵横》的栏目，牛奇伟因此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记者。

牛奇伟确实有份“牛”气。

他把钱叫“米米”，把女孩叫“蜜蜜”，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老子有米米，只爱蜜蜜，什么样的蜜蜜没玩过？人一辈子不玩几个蜜蜜不是白活了？老子这辈子值得！”邱贵生有些弄不懂，这辱没祖宗丧失人格的事，你牛奇伟牛什么牛！你好歹也是个文化人，成天滚在钱和女人堆里，就这样活得挺滋润？道理是这么讲，不过邱贵生心里倒是挺羡慕牛奇伟的。

邱贵生心里慢慢滋生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高考是条界线，一转户口进了城，他觉得自己就是城里人，怯生生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可这座城市对他不友好，不肯接纳他这个乡下来的学生伢子。工作又是一条界线，他留在城里工作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他用城里人的标准来打量这座城市，充满豪情地企盼城市接纳他，以一种新生代特有的优越感走进城市的队列里。城市虽然吸纳了他，却又以其阴暗和邪恶改造着他。不知不觉地，邱贵生的心里暗藏了两只狼，闪动着泛绿的目光，贪婪地盯住这世界。

第一只狼是金钱。

这天，邱贵生正在家里写诗，牛奇伟一头撞了进来，盯着邱贵生纸上那些文字，摇着头数落起来：“哎呀，我的大才子啊，如今是什么年代，你怎么还写诗？文学里就数诗最不值钱，写首歌词谱了曲，或许还有人唱，诗谁去读呢？发表了也没人读，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我知道你是个天才诗人，但你不要写诗，要写小说。不过，靠写正统小说赚不到什么钱。现在，什么都要向钱看。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邱贵生笑了笑，没说话。对于钱，邱贵生向来畏之如虎。因为没有钱，邱贵生总是不愿谈钱。

“谈钱怎么啦，谈钱就俗？别他妈做那酸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而要做馋狐狸，眼睛老是盯着乌鸦嘴里的肉，那肉才值钱。现在是什么时代？只认钱不认人的时代！你别老是装清高，一个小秘书，没人捧、没人送，不能贪、不能占，靠那几个死工资，怎么会潇洒？告诉你，有钱才潇洒！今晚，我带你去走走钱道吧！”

邱贵生只当他是戏言，哪知牛奇伟一说完，拉着邱贵生就走，直扑“清风街”书刊市场。

“清风街”书刊市场很火，是全省最大的书刊市场，在南方地区都颇有名气。狭窄幽长的街道两边全是书市，白天夜晚都很热闹。街道停满了车，两旁全是人，铺面里全是书。这些书刊都挺文学的，各色精装的辞典，各种成套的古籍，古今中外的名著，城墙似的堆放着，摆放的杂志也大都是《当代》《收获》《十月》，也有不少通俗刊物，看上去并不庸俗。买卖的人不少，成捆成捆的书从车上卸下往铺里搬，又有成捆成捆的书从铺里搬出往车上装。

牛奇伟随便走进一家铺子，老板赶紧眉开眼笑迎上来。牛奇伟说：“来点有花头的。”老板就捧出一摞子书刊。邱贵生一眼扫去，不由眼睛发直，心里发毛，不好意思看又特别想看。封面上一个妙龄女郎嘟着嘴，媚着眼，挺着胸，双腿夸张地劈开，粉嘟嘟的红嘴唇微启。牛奇伟笑道：“来本淡一点

的，人家是机关干部。”老板随便抽出一本。封面上一个女人捂住双乳，媚眼乜斜，下身赤裸……邱贵生低头一想：“这里哪叫清风街？今晚我可趟进黄泥了……”见邱贵生有些走神，牛奇伟就扯着他的衣襟说：“哥们儿，你就做写手，我做你的代理人。你把稿子交给我，四分钱一个字。”邱贵生恍然大悟，原来是要他走这钱道。邱贵生斩钉截铁地说：“这犯法的事我不做。”牛奇伟“嗤”了一声说：“谁叫你犯法啦？叫你犯法我自己不也犯了法？”他又抽出一本，封面是一幅西方油画，似曾相识，一个冰清玉洁的裸女侧身而立，正在沐浴。邱贵生忽然幻想出张露茹，那亭亭玉立的身姿，那洁白如玉的胴体，真叫人有些神往！邱贵生粗略一翻，这是一本平庸猎奇的故事集，封面虽露点，内容确实没有赤裸裸的性描写。牛奇伟说：“我跟你讲，你就写这玩意儿。现在谁还玩纯文学？不少作家都在玩这个，他们也要钱用，这就叫‘以文养文’。有钱不赚，那就叫傻瓜！我跟你讲，不是我你还找不到这门道！好吧，给你五分钱一个字，我把钱赚在明处，我赚你两分钱一个字。我做你的经纪人。”邱贵生忧心忡忡地说：“这是非法出版物。”牛奇伟说：“非法出版物？你看看，这是各家晚报正儿八经的副刊。你别他妈的假清高了。你给我们报社副刊写过稿，多少钱一个字？还不是一分钱一个字，名人的稿子也只有两分，你得过三分五分的吗？我们大学，有个老教授花了十年心血，写了本理论书籍，可是没钱出版，还是他的一个下海的学生给点赞助才出成书。这年头既要讲守法，可也要玩办法。老老实实讲守法，你就没钱赚，你要轻轻松松赚钱，就得想办法。关键是要从守法和办法的夹缝中钻出一条门道来。我这个人有点鬼聪明，有那么些办法，可我没有写作能力。要不，我早就做写手了。现在我们两个联手，拉开这扇门，钱不就流向我们袋子里了么……”

邱贵生听得云里雾里，有些动心了，却也不无忧虑：“我是党政机关的，要是领导知道了不就完了？”

牛奇伟说：“哎呀你别傻了，领导们谁去看书？你写文章，又不在办公室写，他们谁知道？”

邱贵生说：“我不是这意思。”

牛奇伟说：“你的意思我明白，还不是怕影响你提拔，你的眼里就只有一个‘官’字。告诉你，当官是好，可没钱也不行。先赚把钱，有钱才潇洒，你不是老想着潇洒吗？我给你笔名都想好了，就叫‘潇洒客’，怎样？”

邱贵生随口说：“写这种文字还潇洒？怎能潇洒起来？就叫‘不亚生’吧！”“不亚生”是南方话骂人的，说白了就是“不成器”“不是玩意儿”。

牛奇伟合掌道：“好名字！有创意，很洒脱，叫得响。干脆你就叫个‘卜’姓，叫卜亚生。你本名邱贵生，笔名叫卜亚生，绝了！”

邱贵生花了十多天时间，写了个四万字的传奇故事。

故事以龙湾村尽人熟知的邱三郎的故事为原型，设计了几个重要情节，“暗设美人计”“计杀梁侯宗”“三郎受皇封”“皇封赠美女”“三郎宠娇娘”“砍树遭雷击”“美女落红尘”等等。邱贵生满怀激情地描写皇上赠送邱三郎绝色美人，邱三郎夜晚偷看美人沐浴的情景：“薄如蝉翼的轻纱缓缓垂下，晶亮晶亮的水珠如琉璃琥珀一般，柔柔热气氤氲出朦胧的天上人间幻境。美人抬起玉臂，拆散一头乌黑的云鬓秀发，披散成一挂黑瀑，流泻于洁白圆润的后背。一袭白云般的绸衫缓缓飘下，轻笼着秀颀润腴的少女的裸体。圆润的那么圆润，纤秀的那么纤秀，修长的那么修长，白净的那么白净，那么完美无缺，那么魅力四射！简直如一尊汉白玉雕像，如一幅西洋油画，如一首空灵圣洁的诗……”那时，邱贵生回想着金美月新婚时的媚人形体，幻化着想象中张露茹的美丽倩影。那圣洁静穆的胴体，如一缕袅袅的轻烟，如一泓亮亮的泉水。那胴体邱贵生似曾相识又朦胧如梦，描绘时好似轻轻将她搂入怀中百般怜爱，又似轻身飘往天穹踏着彩云飞升……

“你真是天才！”牛奇伟夸赞邱贵生，“一迈步就能登堂入室。你把通俗文学也能写得那么富有诗意，真有你的！”随手掏出一把钱，递给邱贵生。

邱贵生接过一数，两千元。邱贵生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诗意，自己的情感变成了钱，钱也被赋予了情感！辛辛苦苦读书十几年，就花这么十几个晚上，竟得了两千元！父亲辛苦几年也得不到这么多钱啊！

邱贵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钱道，潇洒的生活在向他招手……

牛奇伟启动了车，惊醒了走神的邱贵生。邱贵生想起了什么，突然问道：“哎，刚才你说晚上有事，有什么事啰？”

“晚上我带你去开开眼界！”牛奇伟神秘兮兮的。

“你那些眼界不开也罢。”邱贵生反应有些冷淡。这也难怪，牛奇伟已经带着邱贵生开过好几次“眼界”了，无非是些唱歌跳舞或是看内部电影之类的，让邱贵生大失所望。

“这次保证让你满意！”牛奇伟说得胸有成竹。

“哦？你还有么子新鲜玩意儿啰？”邱贵生一副看不上眼的语气。

牛奇伟急了，脱口而出：“这次是去一个沙龙，而且是张露茹搞的！”

一听“张露茹”这个名字，邱贵生的心里忽然一紧，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涌涌，内心暗流涌动。

美色，是邱贵生心里的另一只狼。

邱贵生火辣辣的热情暗暗地在张露茹的身上燃烧着。

张露茹是张副书记的女儿，邱贵生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只当张露茹是自己的大学同学，是一个漂亮、高雅、尊贵而极富韵味的女孩，是他心中的女神！没想到她竟是这个省会城市副书记的宝贝女儿。

邱贵生虽是个农村伢子，在大学校园里却是显山露水，发表过很多诗，还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很得一些女孩的青睐。但张露茹却是一个不喜张扬的女孩，她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好，大学同学四年，许多人都只知道她是城里人，从那打扮和气质上看不像来自普通市民家庭，也不过只是出身书香门第罢了。现在他猜测，自己进市委机关当干部而幸运地做了张副书记的秘书，是不是张露茹在背后悄悄帮了忙？可她为什么要悄悄帮忙？邱贵生怎么也想不明白。

张露茹成了一个谜。

越是谜越想去猜。邱贵生热辣辣地思索着，他想揭开那道谜。他写了几句谜一样的小诗，反复在心中咀嚼：

蟋蟀用牙齿吟唱星光  
蛤蟆用眼睛鼓吹岁月  
树用木头做脑袋  
思想疯狂长出绿叶  
都市热闹成茫茫荒漠  
唯有思想这块绿洲  
张开生命的肺叶呼吸  
将情感的岩浆冬眠  
冬眠成一个谜  
等你去猜

296

邱贵生拿起这首抄好的诗，像无头苍蝇在房间里乱窜，迫切地想把它献给谜一样的张露茹。

张露茹和邱贵生、牛奇伟是大学同学。在邱贵生的眼里，张露茹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清冷，孤傲，饱读诗书，或许是恃才傲物，看谁的眼神都是冷淡的，一副与世无争悲天悯人的态度，像极了大观园里的林黛玉。

可是很奇怪，虽然对张露茹的情况大家知之甚少，可她很快成了全校众多男生明恋暗恋的对象。邱贵生也未能幸免，虽然和张露茹说过的话不超过二十句，可也已将她视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是激发自己文学创作灵感的“缪斯”。

邱贵生也知道，以自己的条件，又加上自己已经结了婚，张露茹注定只可能是自己的一场春梦，于是毕业后也就慢慢把张露茹淡忘了。谁承想，毕业没多久，他就阴差阳错又见到了张露茹，而且更让他意想不到的，张露

茹竟然是张副书记的独生女儿！

邱贵生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正在机关单身宿舍里睡懒觉，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谁啊，么子事？”邱贵生坐了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小声抱怨着，“星期天都不让人睡个安稳觉！”

“邱秘书，张书记打电话找你！”门外的人大声说道，邱贵生听出来是楼下传达室的大爷。

一听张副书记打电话找自己，邱贵生知道肯定有紧急的事，急忙跳下床，胡乱套上外裤，抓起凳子上的衬衣就冲出了门。

“邱秘书，快去，张书记还在等着哩。”大爷催促道。

“好，知道了！”邱贵生一边扣着衬衣的扣子，一路跑到传达室，抓起电话气喘吁吁地说：“张书记……”

原来，张副书记有份重要的文件需要马上处理，可公文包里怎么都找不到，想了半天才记起放在了办公室没带回家，就打电话让邱贵生把文件送到家里去。

邱贵生跑去办公室，拿了文件就赶往张副书记家。

张副书记家就在机关大院的后山前，跑步十来分钟就到了。

张副书记是市领导，按排位来说，除了书记、市长就是他了。他住的是独栋小楼，楼层并不高，只有两层。外面用半人高的水泥围墙围了起来，楼前有块小草坪，左右两边靠墙角处分别种了一棵树，枝繁叶茂。邱贵生仔细一看，分别是橘子树和桂花树。

邱贵生来到防盗铁门前，轻轻敲了敲。第一次进张副书记家，邱贵生有些小紧张。

不一会儿，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开了门，上下打量着邱贵生，一脸狐疑。邱贵生赶紧说明了来意，女人把他让进门后把防盗门轻轻关上，对邱贵生说：

“张书记正在客厅，跟我来吧。”

邱贵生跟在女人的后面，猜测这个女人应该是家里的保姆。

走进镶着雕花门套的木门，就到了客厅。客厅三十多平方米大小，虽然没有牛奇伟家的客厅大，却也够气派了。

张副书记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邱贵生小声地喊了句：“张书记。”

张副书记抬起头，邱贵生赶紧把文件送到了他面前，张副书记接过文件说了声：“坐吧。”就拿起文件来。

邱贵生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默默等着张副书记批示。

这时，楼上下来个人。

邱贵生抬头看了一眼，一下就呆住了——竟然是自己的梦中女神！

邱贵生不知怎么就问道：“张露茹，你也来这？”

“张露茹，你也来这？”

张露茹莞尔一笑，反问道：“怎么，我不能来这？”

“不不，你也找张书记汇报工作？”

“找他汇报工作？我汇报工作他才懒得听呢。”

张副书记放下文件，插话说：“小邱，你们是同学，你不知道露露是我的女儿？”

“啊？哦哦……”邱贵生惊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露茹看了邱贵生一眼，突然捂着嘴笑了起来。

邱贵生赶紧低下头看了一眼，恍然大悟——原来刚才跑得太急，衬衣的扣子扣错了，一边高一边低。

邱贵生尴尬地笑了笑，连忙把扣子重新扣过。

眼前的张露茹和在学校时的样子截然不同，原本以为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女神，原来也有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的一面。邱贵生彻底糊涂了，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张露茹呢？

真是谜一样的女人！



## 沙龙

邱贵生吃过饭，洗了澡，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换了好几身衣服才满意。看着镜子里意气风发衣着得体的自己，邱贵生咧着嘴笑了笑。

正在这时，有人敲响了宿舍门。

“谁啊？”邱贵生对着镜子摆弄着头发，问道。

“贵生哥，我是小鹏。”

“哦，等下。”门开了，邱贵生笑着说：“小鹏啊，快进来！”

“贵生哥！”邱小鹏笑着走进门，“美月姐要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哦，美月姐告诉我的。”邱小鹏说完，左右打量起宿舍来。房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略显凌乱，桌子上、凳子上都是衣物，看样子有段时间没整理过了。

邱贵生正对着镜子梳理着头发，左弄右弄，似乎怎么都不满意。

邱小鹏有些不解地看着邱贵生，“知道你在星沙，早就想来看看你。”

“你特地从龙湾村来？”邱贵生随口问道。

“嗯，我来几天了，跟少荣哥学着摆地摊。”

“小鹏，不是我说你，你好歹也是北大的高才生，学么子不好，去学摆地摊。”邱贵生还在弄着发型，一副鄙夷的语气说，“摆地摊能学到什么？”

不等邱小鹏说话，邱贵生又说道：“下次你想学么子就来找我，我帮你

联系单位。”

“谢谢贵生哥。”邱小鹏说完，把带来的旅行袋提起来，“这是美月姐给你带来的。”

“哦，你放在地上吧。”邱贵生随手指了指，开始整理起衣服来，对旅行袋正眼都没看一眼。

“小鹏，你觉得我这一身怎么样？”邱贵生总算收拾完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嗯，很洋气很精神！”邱小鹏有些诧异，“贵生哥，你这是要去参加么子活动么？”

这一说倒提醒了邱贵生，一看表，惊叫道：“要死了，快迟到了！”拉开门就要往外走，又急急忙忙对邱小鹏说道：

“走，今晚带你去参加个沙龙！”

两人三步并作两步，十来分钟就到了张露茹家。

保姆领着二人到了客厅，客厅里没人，邱贵生便和邱小鹏坐在沙发上等。邱小鹏四处打量了一番，凑近邱贵生小声地问：“贵生哥，谁家的房子这么大啊？”

邱贵生笑了笑，说：“自然不是一般人，等下你就晓得了。”

正说着，楼上响起了动静。邱贵生抬头一看，只见张露茹笑着冲自己点了点头。这微笑让邱贵生受宠若惊，心里不由得一麻，心跳犹如开足马力般狂跳不止。可张露茹却回过了头，似乎在和什么人说着话，笑得更欢了。等到邱贵生看清楚跟在张露茹身后的人是牛奇伟时，心头一惊，眼睛死死地盯着牛奇伟。两人并肩下了楼，牛奇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把张露茹逗得哈哈大笑花枝乱颤，一反平时的冷淡清傲。邱贵生心里又嫉妒又恼怒，涌起一股浓浓的醋意。

“哟，沙龙来了新朋友。”见到邱小鹏，张露茹有些意外，马上用一副女主人的口吻说道，“你好！”

邱贵生笑着点了点头。

“你好！”邱小鹏礼貌地打招呼，“我叫邱小鹏，打搅了。”

“我叫张露茹。”张露茹微微笑着，大方得体，“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沙龙。”

邱贵生讨好地说道：“小鹏，露茹的父亲就是我们星沙市的张书记。”

一听这话，张露茹立马变了脸色，一脸的不悦，板着张脸气冲冲地说：“邱贵生，你说这些干什么？”

气氛瞬间冷到冰点。张露茹似乎真生气了，余怒未消：“我是我，我父亲是我父亲，你为什么说到我的时候要扯上我父亲？俗气不俗气啊！”

牛奇伟见了，幸灾乐祸地说：“就是嘛。贵生啊，难道你还不了解露茹吗？她最讨厌别人说她是张书记的女儿了。你看我们同学四年，班上都不知道露茹有个当市委书记的父亲吧。”

说完，瞄了一眼张露茹，又落井下石说道：“班上就我一个人知道，不过我理解露茹，她就是她，跟她父亲是谁有什么关系呢？”

“狗东西！”邱贵生心里狠狠地骂着牛奇伟，尴尬地陪着笑说道：“是是，我俗气了，让大家见笑了。”

看着牛奇伟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邱贵生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了：“其实，我也很崇尚‘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

一听这话，张露茹刚才还拧紧的眉头瞬间舒缓，脸色也平和了下来。

邱贵生见了，暗自得意起来。自从知道张副书记崇敬陈寅恪后，他可是硬着头皮，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了陈寅恪。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没想到今晚这一下投其所好，竟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牛奇伟原本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这话以前听都没听过，不明所以地杵在原地。见到牛奇伟一脸蠢相，邱贵生心里得意地笑了，又转头问邱小鹏：“是吧，小鹏？”

见邱贵生冷不丁问自己，邱小鹏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接话，情急之下说道：“是，陈寅恪大师的确是国人的精神楷模。”

“哦，你也知道陈寅恪？”张露茹有些吃惊地看了眼邱小鹏。陈寅恪是

她父亲最尊崇的人，每次跟张露茹谈人生谈理想时总会搬出这位大师，引经据典如数家珍。

“小鹏怎么能不知道啊。”邱贵生抢着说道，“陈寅恪虽然是‘清华三巨头’之一，却也曾在北京大学讲过课哩。”

“你是北大的？”张露茹没有理会邱贵生的卖弄，一脸讶异地看着邱小鹏。她实在无法将眼前这个穿着寒酸、浑身乡土味的稚气少年和北大联系起来。

“北大函授的吧？”牛奇伟不怀好意地说道。

“人家正儿八经的本科，读的还是经济系。”邱贵生白了眼牛奇伟，“高考那年可是我们地区的状元。”

自从邱小鹏成了地区高考状元、考上北大后，村里人教育小孩读书不再提邱贵生了。邱贵生难免有些失落，总觉得邱小鹏不过是考试的运气比自己好，在才华与学识等方面他是看不上邱小鹏的，可今天却觉得自己也跟着硬气了。

牛奇伟彻底蔫了，不再作声。

“这么厉害！”张露茹难得地称赞起来，“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你们俩读书都这么厉害，看来你们村子里风气好。”

邱贵生听了，竟然有点欣欣然了。

牛奇伟走进厨房，端出一大盘螃蟹，说道：“昨天有人给我家送了两箱新鲜的大闸蟹。”只见每只螃蟹都有半斤左右，腾腾地冒着热气，“我跟你们说，这大闸蟹可是好东西，有钱都买不到哩！”

张露茹冷冷地笑了笑：“螃蟹向来与文人雅士有关联，《红楼梦》里就有螃蟹宴，那今晚我们也从这螃蟹谈起吧。”

“好！我记得王熙凤还为此出了个‘一夜北风紧’的题目。”邱贵生连忙说道。

牛奇伟挑了个最大的螃蟹，送到了张露茹面前的小碟子上，说：“我们今晚就不对什么题了，那太累，我们只管吃。这螃蟹性凉，要和着酒吃。”说完，又跑去厨房取来了几个高脚酒杯和一瓶洋酒。

邱贵生连忙起身，抢过洋酒，殷勤地给张露茹倒了小半杯酒，又给剩下的杯子倒上了酒。

邱小鹏说道：“我喝不了酒，要不就以茶代酒吧。”

“这可是XO，可不是一般人喝的白酒哦。”牛奇伟说着把一杯酒送到了邱小鹏面前。

“这是洋酒，喝几口没得事的。”邱贵生也劝道，“喝两口意思一下吧。”

有了螃蟹和洋酒，几人就开动了。

张露茹翘着兰花指，轻轻揭开蟹壳，指着一团蟹黄说：“鲁迅说的，这里有个蟹和尚，就是拆散许仙和白素贞的法海。”说完，噘着嘴，剥下蟹黄吃了，就轻轻地用一柄汤匙敲下蟹和尚，两指拈起来，放在灯光下照。

牛奇伟关切地说：“先喝口酒暖暖肚子。”

张露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含在嘴里。

牛奇伟称赞道：“露茹真有品位。吃完蟹黄，再含一口XO在嘴里，那滋味，真是余味无穷。”

大闸蟹和洋酒对邱小鹏来说，以前只听其名，却无缘品尝。他好奇地吃了口蟹黄，却只觉得淡而无味，便学着张露茹喝了口酒，眉头立马就皱了起来，差一点把酒吐了出来。都说洋酒好喝，结果比邱少荣上次给自己喝的啤酒还要难喝！

一番吃喝之后，桌上只剩下大堆蟹壳，杯盘狼藉。邱贵生却突然有了诗意，儒雅起来：“这吃蟹就是吃文化、吃艺术。看到这满桌杯盘蟹壳，我忽然想起一幅艺术作品。”

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着邱贵生。

邱贵生看了一眼张露茹，微红着脸说道：“在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庆，商店的酒一度卖空。有位艺术家挥毫泼墨，作了一幅画，画上是四只螃蟹一瓶酒，题款为：看你横行到几时！很有趣，很有趣。”

牛奇伟也来了兴致，说道：“我吃螃蟹却有另外一种意味，我赞赏的只

是那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鲁迅先生不是说过，那些时代的先行者，那些勇为民族献身的人，那些敢闯敢干的改革家，他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用说，牛奇伟又在夸耀自己的家庭，夸耀自己的老爸。

“说到鲁迅，我想起一件事。都说鲁迅先生一生骂人无数，可有两个人却是从来没骂过的。”邱贵生看了眼众人，视线落在张露茹身上，装作轻描淡写地说，“其中一个就是陈寅恪先生。”

张露茹一听，来了兴趣，坐直了身子，望着邱贵生，说道：“真的么？”

邱贵生不紧不慢地说：“是的，其实鲁迅与陈寅恪的关系非同寻常。两人一块去日本留学，到日本后，又同学了两年，还曾经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哩。”

“这些我爸从来没跟我讲过。”张露茹听得津津有味。

邱贵生笑了笑，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我不是说过了么，陈寅恪先生是我最崇敬的人。”

“那另一个没被骂过的人是谁？”牛奇伟问道。

邱贵生还陶醉在刚才的得意里，被牛奇伟突然一问，一时间竟然怎么都想不起那人的名字来，心里又急又窘迫，灵机一动，若无其事般对邱小鹏说道：

“小鹏，考考你，你知道另一个人是谁么？”

“好像是俞明震。”邱小鹏脱口而出。

“对，正是他！”一听这名字，邱贵生也记起来了，“俞明震是陈寅恪的大舅，当年就是他领着鲁迅和陈寅恪去的日本，同行的还有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

“哇，你知道的真多。”张露茹微笑地看着邱贵生，眼神里似乎有些欣赏的味道。

邱贵生被张露茹看得浑身都舒爽了，觉得整个人都轻飘飘起来。

张露茹起身，走到双卡收录机前，从架子上选了盘磁带放进卡槽。情意绵绵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从喇叭里飘出来：

你问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

窗外的月亮已经变成半边下弦月。

邱贵生不禁想起了金美月，想起他和金美月那场过早的婚姻，心里叹了口气。

吃完螃蟹，又来了一男一女。张露茹笑着起身相迎，又让保姆把桌子清理干净，换上了红酒和咖啡，说道：“今晚人多热闹，我们就谈谈价值吧。”

牛奇伟一听到价值就想到金钱，一下子高声大气起来：“这世上什么最有价值？就是金钱。金钱是最好的东西。谁不爱钱？爹亲娘亲，还是米米亲。人啦，没钱想钱，有钱想多钱，有很多的钱想无数的钱。钱多了用不完，存在银行也只是个数字，可这数字就是身价，做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扫视大家一圈，继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多钱少，鬼推磨卖力也不一样！就像我爸，先坐桑塔纳，后来换了奥迪，最近又换了奔驰。不是一样坐，为嘛要换车？不就图个面子啰。人生一世，自己哄自己快活，快活快活，钱在作乐，有钱才能找到快乐。到了极乐就是不把钱当钱了。”

没有人出声。气氛一时沉静下来了。

后来的女人很淡然：“没钱不行，钱多无用，够用即可。”

同来的男人玩起了深沉：“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在世，百事无忧，钱不是主要的。”

邱贵生心里不以为然，可也没作声，只是默默地坐着。

牛奇伟知道在座的都没他家有錢，一时兴起，快人快语道：“什么是主要的？有钱九州通，无钱难出门。大家看看，这世界靠什么撑着？就是靠钱撑着嘛，天下是有钱人的天下，时代是有钱人的时代！你们知道我爸一年交多少税？几十万！可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块。你说我爸一年给国家

的贡献有多大！有人说你爸是怎么发迹的？还不是捞了国家的钱，赚了大家的钱，变成个人的钱。是的，好几年前我爸也是一个穷光蛋，一个乡巴佬，盲流到城里，身上只有五毛钱，又饥又渴。”

或许是讲得口干舌燥了，牛奇伟把手里的咖啡一饮而尽。这个动作让张露茹很是不满，翻了个白眼。旁边那一男一女也低着头偷偷笑了。

牛奇伟毫无察觉，放下杯子接着讲了起来：

“没钱的日子怎么过？我爸走到一家小餐馆，把五毛钱往柜台一放，大声说：‘老板我只五毛钱，你要让我吃个饱！’老板瞪着我爸半天，没有说话，见他五大三粗一条汉子，只五毛钱还有这等气魄！就让人给我爸打来三大碗稀饭，我爸二话没说，端起碗，哗啦哗啦一口气喝下三大碗。你看，这就是气魄！人在没钱的时候需要气魄！在他身无分文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爸十块钱，你说十块钱能做什么？我爸走到商店里，买了一瓶老白干，拧开瓶盖，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就醉醺醺地躺在公园墙脚下做梦。我爸说人可以渴死饿死累死，但一定要有梦，有梦才会有钱！他梦见自己到一个印刷厂印钱，印了很多很多钱。梦醒之后，他就到印刷厂去当临时工，两年后就自己搞印刷作坊，开彩印厂，后来印书报刊，成了身家上千万的大老板。谁还说钱不是好东西？”

牛奇伟口无分寸，连邱贵生都觉得他狂得有些看不下去了。

男人坐不住了，不以为然地说道：“人的价值怎能用金钱衡量？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说‘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么。我爸是搞科研的，我们家闻不到铜臭。”

女人立即接口说：“是呀，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人们说黄金有价情无价，又说商品有价艺术无价，我妈是搞艺术的，我只觉得艺术才具有永恒的魅力。”

男人见有人赞同自己，来劲了，说：“是的。如今艺术也有价值了，画画的涂几笔画就是钱，写字的写几个字就是钱，唱歌的就更赚钱，一个三流歌星一出场，扭扭屁股就赚钱，脱脱衣服就更赚钱了。”

大家笑了起来。邱贵生没有笑，他知道自己父母亲是农民，妻子是农民，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庭是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自己虽当了干部，给领导做秘书，但一没权二没钱，没什么可夸耀的，谈得上什么价值？

张露茹看了眼邱贵生和邱小鹏，说：“我们这几人，数你俩读书多，别光坐着了，也发表下看法吧。”

“是啰，你们也说说嘛。”牛奇伟跟着起哄道，他知道邱贵生的底细，认定邱贵生会站在自己这一方。

“沙龙就是畅所欲言的，要不，北大才子，你先说说？”张露茹看着邱小鹏，笑着说道。

邱小鹏原本就不喜欢这种清谈，觉得是浪费时间的口舌之争，加之自己年龄又是最小的，连忙摆着手说：“我还没想过哩，要不，让贵生哥说吧。”

邱贵生心里一乐，满意地瞥了眼邱小鹏，装作淡淡地说道：“我看价值这问题太虚，钱这东西又太实，不过我很爱钱，又很恨钱。”

邱贵生这模棱两可的话成功地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见到张露茹看着自己，邱贵生心里暗自窃喜，却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道：“这钱嘛，对谁来说都是离不开的。只不过，对有钱人来说，钱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可以换取他们喜欢的东西，比如大家口中说的‘五子’。”

“对对，我就喜欢车子。”牛奇伟迫不及待地说道，其实，他心里更爱的是“妹子”和“票子”。

邱贵生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牛奇伟，接着说道：“但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钱就是再生父母了，甚至比父母还要亲，可以说是天天想、日日念。”

“那不成了观音菩萨了？”张露茹半笑着说道。

“对，就是观世音菩萨！”邱贵生笑着对张露茹说道，“你说得太贴切了！”

“有那么夸张吗？”张露茹半信半疑地说。

“你是没见过，比这还要夸张的都有！”另一个男人开腔说道。

“不过想想也是。”张露茹轻声说道，“就像我们办公室，最近有笔扶贫款，下面那些人得到消息就找上来了，又是报告又是申请的，烦都烦死人了。”

张露茹一毕业就分配到了省财政厅，前不久，厅里成立了一个扶贫办，张露茹成了副主任，手里有了钱，也有了点小权。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邱贵生立马来了兴趣，对张露茹说：“老同学，帮个忙，拨点钱给我们村？”

“你们村？”张露茹看了眼邱贵生。

“是啊，我们村是地区有名的贫困村。”

“是的，邱贵生他们那个村我知道，叫龙湾村，出了名的穷。”牛奇伟说道。

“没想到，邱大秘书都成城里人了，还记挂着村里啊。”另外那个女人说道，“露茹啊，你就做个顺水人情，拨笔钱给他们村呗。”

“是啰，反正都是财政拨款，给谁不都一样么？”那男人也帮着说道。

“就是，给了你也轻松了。”牛奇伟笑咪咪看着张露茹，说，“省得每天被人烦啊。”

张露茹笑着说道：“那好吧。”转头对邱贵生说，“你叫你们村的人赶紧打份报告上来，我直接拨一笔钱下去。”

邱贵生大喜过望，说道：“这真是太好了，我先替村里人谢谢你了！”

这钱来得真是轻松啊！

邱小鹏也很高兴，连忙向张露茹道谢，又钦佩地看了眼邱贵生，心想这贵生哥还真是好啊，一有好事就想着村里，比他爹强一百倍都不止哩！有了这笔钱，爹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不用整天为钱发愁了。

“邱贵生，露茹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是不是要意思一下啊？”那女人笑着起哄道。

“那是一定的！”邱贵生正愁没机会请张露茹吃饭，连忙趁机说道，“就看露茹想吃什么了，我随时奉陪。”

“就请吃餐饭？”牛奇伟阴阳怪气地说，“邱贵生，你一餐饭就换了露茹几万块，真是太划算啦！”

“吃饭就不必了。”张露茹笑着说，“我对外面的饭菜没兴趣。”

邱贵生有些失落，嘴里却像抹了蜜：“我的老同学，你可真是我们龙湾

村的观世音菩萨啊。”

张露茹被逗得花枝乱颤，开起了玩笑：“菩萨我可不敢当，顶多当个散财童子。”

“不！”邱贵生脑子转得快，连忙说道，“你就是菩萨，我是散财童子！”

牛奇伟一听，急了，指着邱贵生说道：“你怎么能当散财童子呢？散财童子家里可是很有钱的，晓得不啰？要当，也只能是我来当啊！”

这话一说完，空气里都有些酸酸的味道。

张露茹抿了口酒，淡淡地说了几个字：“世界之大，人各有志。”

零肆叁

## 剪彩

邱少荣的白色小汽车又开回了龙湾村，停在了村子口。

或许是见得多习以为常了，见到大背头梳得油光发亮的邱少荣，在石桥上闲聊的老人们只是笑着打了声招呼。可当他们见到从另一侧车门钻出来的人时，惊奇地说道：“哟，我们的状元郎回来了哩！”

老人们都围了上来，上下打量着。半年不见，邱小鹏似乎又长高了，人也白净了，脸色总算有了些红润的光泽。

云德老爷点着头，感叹道：“咦，看来这京城的水土确实养人哩。”

旁边有人接话：“那是，要不怎么那么多皇帝老子都要住京城啊。”

“毛主席不是也住在京城么。”

一说到这，云德老爷想起了什么，拉住邱小鹏：“鹏伢子，你在京城看

到了毛主席么？”

“看到了。”邱小鹏说道，一边和阿叔阿伯打着招呼。

“真见到毛主席了？”老人们好奇地看着邱小鹏。

“就在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邱小鹏笑着说，“里面有个水晶棺，毛主席就躺在里面。”

“真的是毛主席？”有人问道。

“那还有假？”云德老爷不容置疑地说，“哪个敢搞毛主席的假，怕是不要命了哩。”

“确实是毛主席，身上还盖着面党旗。”邱小鹏说道，“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的。”

“放了几十年都有坏，看来毛主席果然不是凡人哩。”

老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邱小鹏突然想起自己在天安门前下的决心，感叹不知有没有机会也带村里的老人们去北京走一走看一看。

邱少荣用左手胳膊顶了顶邱小鹏，邱小鹏回过神来，连忙从军用挎包里抓出一把果脯分给大家。老人们笑呵呵地接过，塞进牙齿稀疏的嘴里嚼着，边嚼边夸道：“京城的东西就是好呷些哩。”

云德老爷这时问道：“你两个是赶回来参加茶厂的剪彩吧？”

龙湾村变了。

宽敞平整的砂石公路穿过田垄，绕过山丘，从村口直通大龙山脚的茶厂。青山绿树掩映下，两栋水泥楼房依山而起，大门口“大龙山新兴茶厂”的大红色招牌格外醒目。

刘力强在县茶厂停薪留职，来村茶厂当副厂长。刘力强果真是行家里手，搞培训、跑销售、签合同，半年下来，茶厂发展得有模有样。为了扩大产量争取更大市场，茶厂新上了一条茶叶生产线，设备已安装测试完毕，只等开动投产了。

现代化的生产线比县茶厂的都要先进，村委决定搞个庆典热闹一下。消

息一出，立马就传遍了全村，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要搞就要搞得热热闹闹。邱铁汉跑去找乡党委书记刘东平汇报。刘东平听了，连声说好，给郑若松书记打了个电话。

放下话筒，刘东平咧嘴笑着说：“好事！郑书记说你们村是他的挂钩点，他一定亲自来参加剪彩仪式。还说县里还有些领导也会来。”

邱铁汉喜出望外：“这太好了！”

“不过，郑书记再三交代了，剪彩仪式不要搞得太隆重，尽量简单一点，不要铺张浪费。”

邱铁汉有些犹豫：“这么多领导要来，太简单怎么行啊？”

刘东平说：“有事，就按郑书记的指示办吧，接待要热情，关键是要把生产现场准备做好，不要出岔子，千万莫给龙湾村丢脸，莫给郑书记丢脸！”

邱铁汉也不再坚持，回到村里就叫上金美月、刘力强、程文生商量，进行了具体分工后几人就开始分头准备，忙得不可开交。邱小鹏没什么事，也主动帮着做些杂事。

这天一大早，金美月找到邱小鹏：“小鹏，我这里实在是忙得走不开，只有让你去县城里跑一趟买点东西了。”

“好！”

“那姐就谢谢你了。”金美月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到了邱小鹏的手里，“要买的東西都写在这纸上了，钱也在里面，你照着买就行了。”

邱小鹏打开信封看了看，放进了挂在墙上的军用挎包里。

“记得要开收据啊，回来要记账的。”

“嗯，我晓得哩。”邱小鹏把挎包往身上一背，就准备出门了，去赶早班车上县城。

“哎——”金美月叫住了邱小鹏。

“姐，还有么子事？”

“打个电话给雅雯，邀请她到时也来参加庆典吧。”金美月说完，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邱小鹏坐早班车到了县城，又换了趟公交车，来到了县城最大的百货商店——百花商店。

邱小鹏虽然高中在县城生活了三年，却是第一次来百花商店。如果是一年前来，此前只见过乡里供销社小卖部的邱小鹏一定会感叹这里的货品琳琅满目。可邱小鹏此时却觉得商店有些破败，也无心再感慨，掏出金美月列的清单，只见上面列了十几样东西，便照单逐样找了起来。

商场不大，共三层。商场里的顾客很少，显得冷冷清清，售货员懒懒散散站在柜台后面聊着天，见到有人问才板着脸答上两句。

邱小鹏楼上楼下来回跑了好几趟。所幸清单上列的东西都有，不需要再跑其他商店了。

邱小鹏提着两大袋子东西走出商场时，看了看表，时间已经下午三点多了，离返程的班车发车只有一小时不到了。连忙赶到汽车站，买了票就剩下二十多分钟，“好险啊。”邱小鹏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坐在简陋的候车室里等。

邱小鹏突然想起金美月最后交代的事情来，懊恼地叹了口气。

虽然金美月那意味深长的笑让邱小鹏觉得是在取笑自己，可邱小鹏还是走到车站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舒雅雯家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通了。

“你好，请问找谁？”一听声音，邱小鹏就知道电话那头正是舒雅雯。

“雅雯吗？你好。”邱小鹏竟然有些不自在了，“我是邱小鹏。”

“邱小鹏！”电话里的声音突然高了十几个分贝，“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啊？”

邱小鹏一时语塞了。

电话那头轻笑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几分俏皮：“你这是……想我了么？”

邱小鹏更窘迫了，赶紧说：“我们村的茶厂投产要搞个庆典，美月姐说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就来……”

邱小鹏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的人抢着说道：“有时间，有时间，我一定去！”声音又高了许多。

邱小鹏正想说话，就听到候车室外响了一声喇叭，一看表，班车很快就要开了！

邱小鹏一边从裤袋里掏出零钱，一边对电话说道：“后天上午，记得早点来，再见！”

龙湾村又一次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中。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村里还宰了两头大肥猪……

村里原来打算搞得热闹些：开三十桌酒席，请县里来的领导和村里的至亲好友吃一顿，再送每人一包村里产的云雾茶；请一个戏班子来，热热闹闹唱一天花鼓戏；扎四道彩门，舞四条彩龙，耍四只狮子，放四十响花炮。

遵照郑若松的指示，其他项目都取消了，只有那两条彩龙和两只狮子，村民无论如何都坚持要搞。舞龙狮是龙湾村的传统，竹篾龙头是龙湾村的骄傲，木雕狮面是龙湾村的威风。这么重要的场合，就要耍出威风、耍出龙湾村的热闹与欢乐！

这一天的日出好像比平时都要早。

太阳升上大龙山顶，射出万道金光，龙湾村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

早早的，一条龙和一只狮子分别守在会场主席台的左右，另一条龙和一只狮子分守村口迎接嘉宾。

最早到的是龙口乡的张实初乡长，领着乡政府的几个干部，先一步赶到了龙湾村。队伍里有乡财政所的娄止后，他这次给茶厂送来五万元的贷款。

人群之中，邱铁汉竟然看见了县财政局农财股的邱股长，又惊又喜，忙握着邱股长的手说：“老哥，你也来了！”

“老弟，真有你的！”邱股长眯着眼笑，“这么快就把茶厂搞起来了，老哥服了！”

刘东平正在龙口乡的公路上等候郑若松。郑若松此刻和县里几个部委局长坐面包车正在从松源县城来的路上。

剪彩仪式周围聚起了黑压压的人群。村中男女老少都聚到了这里，还有不少邻村来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从村口公路上开来几辆面包车和不少小汽车。最前面的是松源县委郑若松书记坐的白色面包车，后面紧跟着的是县里各部委局领导坐的车子，还有松源县各乡镇分管企业工作的大小领导等。上次来村里帮着选址、设计的几个专家也来了。

这一行人的组成，连刘东平事先都不知情。这是郑若松和已赴地区开会的许家扬县长临时决定的，他们想借龙湾村大龙山新兴茶厂的这次剪彩仪式开一个发展乡村企业的现场会，之所以不预先通知龙湾村，是不想把负担转嫁给村里，同时也让与会代表看到一个不做现场准备的真实的龙湾村！至于吃饭问题，郑若松早就计划好了，肉食蔬菜够吃就行，只需添锅煮足够的饭，伙食费由县里给；给县里和各乡镇来的会议代表每人送一包试产的云雾茶，钱按出厂价由县里支付。

邱贵生也带着张露茹的扶贫款批条回到了龙湾村，见到邱铁汉等人都在，当面把批条交给了邱铁汉：“这是我帮村里搞来的三万块财政款，你赶紧派人去领了吧。”

邱铁汉正为钱发愁，拿着批条仔细看了看，喜出望外，笑呵呵地说：“哎呀，真是双喜临门啊。嗯，还是贵生有办法，一下子给村里弄了这么一大笔钱！”

“看来，还是要上面有人啊。”程文生接过批条，感慨道。

“贵生，我代表村子谢谢你！”邱铁汉真诚地说道。

“汉支书，你太客气了，我也是龙湾村的人，帮这么点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邱贵生轻轻摆着手，一副小事一桩的样子。

以郑若松书记为首的县乡领导，已经来到了剪彩仪式的现场。

人群立刻簇拥着围了过来，纷纷想看看大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样——老百姓能这么近距离看一回县委书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郑若松虽在龙湾村搞





过点，不久前也来龙湾村带着村干部访问过农户，但大伙并不清楚今天松源县的郑书记就是当年的“郑干部”！

郑若松站在主席台上，对着麦克风大声说：“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祝贺龙湾村村级公路通车和大龙山新兴茶厂新生产线的成功投产，可是我不能剪彩，我没有资格剪彩！”

台下的人群鸦雀无声。

“同志们，剪彩的应该是辛勤的劳动者和事业的创造者！因此，我提议，由龙湾村的支部书记兼龙湾村农贸公司董事长邱铁汉同志，以及龙湾村大龙山新兴茶厂厂长金美月同志共同剪彩！请他们剪开龙湾村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热烈的掌声响起，在大龙山山谷回荡。

郑若松继续说：“今天我在这里宣布，今后松源县的各个部门和乡镇有什么对发展经济有利的重大活动和重要喜事，只要我得到邀请而没外出，一定赶去参加。但我只表示祝贺，不剪彩。剪彩必须由那些最有资格剪彩的人去剪！”

邱铁汉见推辞不过，在金美月耳边轻声交代了什么，金美月点了点头。两人被村民们推推搡搡推上了主席台，兴奋激动而有些腼腆地站在横贯主席台的彩带后面。

吉时已到。

一声响亮的火炮声响起，邱铁汉、金美月手抓彩带，“咔嚓”一下后，迅速将彩带合在一起。

掌声再次响起。

两只彩狮在人群中欢乐地舞动，两条彩龙在人群四周欢快地飞腾……

金美月把彩带拿下主席台，交给了站在一旁的舒雅雯。

舒雅雯准备把三段彩带整理好收起来，翻找了一阵，一脸纳闷地对邱小鹏说道：“我怎么只找到两个头啊？”

邱小鹏一听，笑着说：“剪了两刀，肯定有六个头啊，小学生都知道哩。”

“我是小学生，那就由你这个大学生来找找看吧。”舒雅雯将彩带一团塞到了邱小鹏的怀里。

邱小鹏也只找到两个头，觉得有些奇怪，可转瞬间就明白了——这彩带根本就没剪断过，父亲和美月姐刚才就是做了下样子！

看着这一团红艳艳的彩带，邱小鹏鼻子一酸：这条彩带还是自己从县城的百花商店买回来的，花了几块钱，父亲一定是不舍得剪断，要留着以后再 used 吧。

邱小鹏回头找寻着父亲，父亲的背影已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了。

参观完茶厂的生产现场之后，邱铁汉、金美月领着嘉宾们坐在崭新的会议室里，喝着清香沁人的大龙山云雾茶，会场里洋溢着氤氲之气。

喝茶说茶。郑若松喝了口茶，慢慢品味着淡淡的茶香，不由得想起了几年前去岳阳君山茶场参观的事来。

一望无际的浩瀚洞庭湖中，有一座君山，君山茶场就坐落在四面环水的君山岛上。君山茶场生产的“君山银针”誉满中外。唐代始产，因品质优良，每朝都被定为贡茶。君山岛上所产的茶有尖茶、茸茶之分。尖茶如茶剑，白毛茸然，品质最佳，列为贡茶后，故又名“君山贡尖”。君山茶以嫩芽为采摘标准，加工精细，须经杀青、摊凉、初烘、初包、复烘、摊凉、复包、干燥八道工序，成茶要求芽头茁壮，紧实而挺直，长短大小匀齐，茸毛密盖，芽身金黄，才有“金镶玉”之誉。茶叶是极品，冲泡也极有讲究。头冲必须用沸水。冲泡后则汤色浅黄，滋味甜爽，可见芽尖冲水面，悬空竖立，犹如群笋出土状，再冲泡再竖起，呈一旗一枪状，能三起三落。韵味就在这三起三落之中。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陪同毛主席游君山，在君山茶楼品茶。张平化兴致勃勃地向毛主席介绍君山茶的来历及冲泡方法。毛主席请张平化泡茶，说要考考他的茶艺。别说三起三落，张平化连一起一

落也没泡出来。毛主席爽朗地笑了：“平化同志呀，你的牛皮有吹响！”于是请服务员来作示范。茶是同样的茶，杯是同样的杯，服务员却成功地冲泡出“三起三落”的韵味来。原来这里的关键是操作程序，冲泡要沸水，必须掌握“气候”和“水候”。

郑若松给大家说了这段往事。

人们哈哈地笑开了，大家纷纷起哄要金美月亲自泡茶，也展示展示这“大龙山云雾茶”的好。

金美月落落大方地站在众人面前，将大龙山云雾茶的历史、制作、功效、冲泡、饮用方法等介绍了一通，接着说：“刚才郑书记说，君山银针的韵味有三，叫‘三起三落’，而大龙山云雾茶的韵味是什么呢？”

金美月笑得很自豪：“这大龙山云雾茶的韵味有四，我们把它叫作‘四云四雾’。”

“噢？！”会场一片惊奇。

“大家知道，大龙山云雾茶产在大龙山云雾山中。大龙山终年云雾弥漫，形如飘带，好似玉带缠腰，茶长此山，故久有此名，这是第一韵——茶生云雾中。”金美月停了一下，说，“那么第二韵呢？第二韵就在制作。大龙山云雾茶的制作要经过晾青、晒青、摇青、杀青、初揉、初烘、包揉、复烘、烟烘、足火等十道工序，这十道工序，道道鲜明，但又道道神秘，自有特色，称为秘方，这秘方对外人来说就是秘密，说不清、道不明，犹如雾里看花，这是第二韵——茶制云雾方。”

人群里爆出一片会心的笑声。

金美月一声招呼，房内走出几名员工，走到大家面前，摆好杯子，放好茶叶。金美月接着说：“第三韵就在冲泡了。大龙山云雾茶需用滚沸水冲泡，色碧、汤清、味香、酃永；冲泡后，掀起杯盖，茶叶上浮下沉，有龙凤呈祥之势，云雾缭绕之状；喝入口，香气馥郁若幽兰，气韵氤氲如云雾。这是第三韵——茶冲云雾气。”

这时，又上来几名员工，各提一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走到大家面前，揭

开杯盖，冲上开水。金美月说：“请各位看看，谁的茶水有龙凤呈祥之势，预兆谁的运气好，人运好，财运好，情运好，官运也好！”

会议室里爆出一片欢乐的笑声。人们看着自己的茶杯，又看看别人的，相互称赞，相互戏谑，议论纷纷，气氛十分活跃。

金美月声音更响亮了：“各位领导，真正的韵味在后头，这大龙山云雾茶要大壶烧水、小杯泡茶，连喝三杯才出味。一杯味醇，腮红脸艳；二杯味浓，返老还童；三杯味清，驾雾腾云。这三杯落肚，你就像喝了酒一般微带醉意，若醒若醉，若痴若迷，云里雾里，飘飘欲仙了。这就是第四韵——茶饮云雾神。”

会场里一片赞叹。工作人员穿梭于杯前椅后，倒了一杯又一杯。渐渐地，人们似乎真的进入了飘飘欲仙的境界。茶不醉人人自醉。

郑若松喝了一口茶，用淳厚的男中音把大家唤醒过来：

“同志们，刚才金美月同志给大家讲了一通茶道。当然，同样是好茶，未必每个人都能体味出其中的味道，这就靠我们自己去悟道。茶道即人道，也是工作之道。我们都是党的干部，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工作之道了。”

郑若松停了停，直入主题：“最近，地委行署和县委政府相继发了文件，要求县市乡村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次把大家请来，就是为了探讨如何发展乡镇企业。大家热闹也看了，工厂也参观了，茶也喝了，现在我给大家提一点要求。回去之后，在你那个乡镇每个村至少办成一个新的企业。”

人们轻声议论起来。

郑若松接着说道：“同志们，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千方百计让乡村致富，千方百计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

最后，郑若松特地提到了邱贵生为村里争取到了三万块拨款的事，要求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广泛争取各方支持。

金美月看着邱贵生，想起自己先前对男人长时间没回家的不满，觉得自己未免有些太小气了：嫁了个这么好的男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当晚，邱贵生帮村里搞了三万块钱的事就传遍了整个龙湾村，大家都夸邱贵生有能耐、面子大，唯独邱复林一脸的不高兴。

“崽啊，你做什么子要帮邱铁汉搞这三万块钱嘞？！”邱复林说完，狠狠吸了口水烟。邱铁汉今天可算是出尽了风头！前几天不是还为钱的事苦着张脸么？就该要他让钱活憋死才好！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崽竟然会给邱铁汉搞来三万块钱！看把邱铁汉高兴的，好像一辈子没见过钱一样。

邱复林觉得自己被儿子背叛了，“咕噜咕噜”地抽着水烟。

“爹，这事不是帮他邱铁汉，是帮村里哩。”邱贵生不紧不慢地说道。

邱复林大惑不解，看着儿子，烟也不吸了。

“这钱是公家出的，可名声却是我得了啊。”邱贵生看了眼他爹，接着说，“你有听到连郑若松都在会上表扬我了么。这样一搞，大家都不敢再小看我了，这以后，看哪个还敢跟爹你过不去！”

邱复林一想，觉得似乎是这么个道理，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一想到邱铁汉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心里还是有些不平衡。哼，倒让他捡了个大便宜！

邱贵生没有说的是，那次沙龙的当晚，张露茹就把这件事跟她父亲说了。张副书记第二天一见到邱贵生，就表扬他做人不忘本。邱贵生唯唯诺诺地客气着，心里却得意地笑了。能得到张副书记的夸奖，几万块都未必买得到哩，何况自己没出一分钱，这真是无本的大好买卖啊！

邱贵生有种强烈的预感——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

## 手 印

好日子都装在农家人的心里头。

农家人的心里头只有土地和土地上的女人。

历史进入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外部世界的大门向山里农家人敞开着。土地拴不住农家人的心了，土地上的女人也拴不住农家人的心了，外面的世界太具诱惑力。

然而，农家人还是农家人。大部分农家人还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着。龙湾村大多数的农家人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耕田的照样耕田，种树的照样种树，建房的照样建房，娶亲的照样娶亲，生崽的照样生崽……不过，一切都在不断变化。

此时正是初夏。邱小莽面临一个很现实的变化：承包的果园需要改造，正缺人手。

果园在村南头老石岗那片山梁上。园中种着成片的柑橘、梨树、柰李树，高高矮矮、枯枯瘦瘦，半死不活地伫立在酷热的夏日里。这些树，有的是稀枝败叶，有的是虫蛀兽啃，有的是无效枝杈横生漫长，恣意地霸占着一方空间。土地裂开一道道不成规矩的裂缝，一块块青黑色的石头裸露着，一丛丛野草无休止地纠缠在每一棵树的周围……这一片片正当青春妙龄的果林，似乎不曾有过生机蓬勃的美好年华，就已经走向羸弱的老迈岁月。它们何时绽开过诱人的花朵？它们能不能结出喜人的果实？这简直叫人难以想象。

山谷、平原、小河旁边，哪里不能开辟果园？当初，人们把好端端的上万棵柑橘苗、梨树苗、柰李苗植在这山上，响当地叫出了一个名字：百亩果园。人们自然盼望贫困的龙湾村变成鲜花盛开的村庄，多美啊！可盼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盼到。这能怨谁呢？

村民们不怨谁。怨天吗？不怨；怨地吗？不怨；怨人吗？也不怨。村民们看得很现实。几年前，村里开会承包果园，没有任何人愿意承包这倒霉的果树，村里开了一次会又一次会，支部研究以后，公布了一个承包价钱，有个村民才勉强承包，但他白干几年倒贴，蚀了本，就又拱手送回村里，自己外出跑生意了。开春时节，村里反复研究，实行新一轮承包，虽然做出了让步，如头年不交一分钱利润，可仍然没人敢承包，谁都知道，没有大量的人工、肥料和金钱投下去，就别想救活这些树林。人们心里最没底的，就是不懂果木栽培技术。

在村里，要说最有条件的承包人就数邱小莽了。

邱小莽一回龙湾村就盯上这片果园。果园现在是个丑姑娘，可丑姑娘靠变，女大十八变嘛，他相信这丑姑娘会变美的。他建起了养殖场，那主要由香妹管理；他又办起了豆腐坊，养了几头牛、十多头猪，猪牛粪正好往果园里送。邱家的住房在果园边上，干活方便，就是将来结了果，守护也不成问题。邱小莽懂得一些果园栽培技术，那是他在湘西大山村子里上送他去县里临时培训的。眼下的问题是他太忙，一拳打只老虎，也要手脚到场啊，一个人怎能忙过来？缺人，缺劳动力。

邱小莽心急火燎地找到邱铁汉，邱铁汉听完，立马想到了两个人。

晚饭后，圆月如盘，亮亮地挂在天上，月光柔柔地笼着山川、田野、村庄。

在邱铁汉的安排下，金美月敲响了柳秀莉家的门。她的到来立刻给柳秀莉一家人带来欢乐。柳秀莉也“美月姐”“美月姐”叫得亲甜：“美月姐，我那小外甥女怎么有带过来耍啊？”她指的是金美月的孩子欢欢。金美月笑嘻嘻地回答说：“下次带来和你耍。”“美月姐，我最喜欢细毛毛了！软软嫩嫩、

香香甜甜的，抱在手里心都要化了。”“你这么喜欢细毛毛，要不，美月姐给你找个对象，你自己也早点生个细毛毛。”“美月姐……”柳秀莉小嘴一噘，脸一红，别过脸不理人了。

金美月笑着说：“秀莉，姐想跟你谈个事。”

柳秀莉问道：“美月姐，么子事？”

“你愿意去邱小莽那果园做事不？”

“好啊，每天守在家里闷死了，正想出去做事哩！”柳秀莉的活泼劲来了，爽快地说道。

“去果园对你有好处。你想，你在那里干，人家像对工人干部似的，给你开工资，你还可以学到技术，将来自己也可办果园啦……”金美月娓娓说来，说得柳秀莉一脸向往。

“是跟邱小莽学吗？”

“可以跟他学，你去就当副手。”

柳秀莉听了，高兴地笑了起来，又问道：“就我一个人去么？”

“还有一个哩。”

“是哪个？”柳秀莉问道。

“你大姐夫邱大午。”

“啊！”听到是半天都没得一句话讲的邱大午，柳秀莉有些失望，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脸狐疑地说道，“他肯去帮邱小莽做事？”

“那要看是谁去请啰。”金美月笑着卖了个关子。

晚饭刚吃完，堂客柳秀荷正在收拾桌子，邱大午就见邱铁汉上门了，连忙把他迎进屋。柳秀荷放下碗筷，进厨房给邱铁汉倒了杯茶。邱铁汉喝了口茶，开门见山地说道：

“大午，邱小莽的果场需要人手帮忙，你愿不愿意去？”

邱大午愣了一下，低着头，没说话。

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他这个民兵营长除了应付那几分责任田之外，



也没事可做了，只好隔三差五背杆鸟铳上山打猎，打些山鸡野兔卖几个钱。邱少荣曾邀他外出做生意，程东虎也邀过他，可他就是不愿出门。在村里转惯了，到城里怕找不着路，再说妻儿老小的，怎能单枪匹马往外跑？村里人背后就笑他，准是舍不得那漂亮堂客哩。唉，女人拴住了这汉子的心哪！

“大午，邱小莽今天跟我说缺人帮手，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哩。”邱铁汉推心置腹地说道。

“汉支书，你是晓得的，旧社会我公公给他家做过长工，解放后我公公又斗过云德老爷，我也整过他，你就信得过我？”邱大午看了眼邱铁汉，又耷拉着个头。

“哎，么子年月了，还提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柳秀荷用手肘轻轻撞了男人一下。

“是啊，你公公和云德老爷，那是他们老一代的事了。再说那是么子年月，现在是么子年月！大午，这世道在变，人都会变的啊！再说上回邱小莽砍树伤人的事，你也有借着机会整他嘛。这些邱小莽都心里有数的。”邱铁汉爽快地说。

“我怕我干不了，你还是让别的人去吧。”邱大午嘴一硬说完，便碰着了柳秀荷的目光，连忙改口说：“不过我……”

“不，就是你了！我晓得你懂得果木技术。”邱铁汉抹了抹嘴，说道，“你就莫推了。”

邱大午依旧犹豫不决。邱铁汉像想起什么，忙说道：“大午，邱小莽说了，只要你愿意去，肯定不会亏待你，每月工资先委屈你拿上五十块，还说干得好了要学城里的样子，发奖金哩。”

好阔的口气！五十块工资，还有奖金！邱大午紧抿着嘴，心里不是个滋味，这么些钱，真是不错！

邱大午是嘴硬死要面子。他心里盘算着，每月五十块钱工钱，就算奖金不拿，一年下来六百块哩！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再说他不去又能干什么呢？种那点责任田，收点稻谷还不够吃的，能挣什么钱呢？上山打猎打着了

野物也只好几个油盐钱，打不着还不是白忙一趟！自己一个百多斤重的汉子，像只守屋鸡、看山狗，竟养不活一家人！外出去做生意吧，自知不是那块料！说实在的，他内心里真不想出远门啊……

邱大午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说：“行吧，汉支书，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邱铁汉说：“好！你好好考虑，再跟你堂客商量商量。”起身就要走。

“汉支书，莫急着走啊，再坐下呷点花生吧。”柳秀荷从里屋拿出一簸箕花生，忙挽留道。

“不了，我先去跟邱小莽讲一声，要他心里有个底。”邱铁汉又转头对邱大午说，“大午，过两天你给我个准信儿。”

“大午，汉支书一片好心来找你，你还磨蹭么子？还要让汉支书再跑一趟？”柳秀荷对男人说道，“去吧，先干着看看，么子时候不愿意干了，再说吧。”

邱大午有些惊讶地看了眼堂客。

“秀荷说得对哩。”邱铁汉赞许地看了眼平常在村里默不作声的柳秀荷，笑着说，“不想做了就不做了，又不是以前的长工。”

邱大午也笑了，点了点头说：“好，我去！”

“我真要去邱小莽家当雇工么？他邱小莽可是老地主的孙呀……”邱大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问自己，身边的堂客早已睡去，发出轻微的鼾声。

屋外小雨淅淅沥沥，雨水从屋檐上和芭蕉叶上滚下来，发出嘀嘀嗒嗒的声响。这声音使他感觉很不舒服，仿佛是谁拿着一块玻璃片在一下一下地刮着铁板，使人心里发毛地难受……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十几年的往事一茬一茬地往心窝里疯长。

那时，他十六岁初中毕业回村里干农活，有一身力气，有一股热情，有一个好出身，二十岁入党，二十五岁当上民兵营长，虽不是个什么“官”，在村里却也是个“头”，颇有几分威风。可如今……唉，难道我们家的人就是给人做长工的命？公公十四岁就给邱小莽的公公云德老爷当长工，像牛一样给他干活。邱云德是一个很厉害的地主，不但懂得农活，还经常在地头转悠，

把四五个长工使得团团转，干活时不能偷懒，也不能马虎，否则他就要狠骂你一顿。要是犯了他邱家的家法，他更是凶得很，不但臭骂，还要扇你的嘴巴！公公说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顶撞了云德老爷几句，那云德老爷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两个耳光！这还不算，还要他跪在邱家神龛前磕了三个响头。没想到几年之后，世事大变，邱云德被贫下中农押到村头石桥边的土台子上开斗争大会。公公说他是第一个上台诉苦的，愤怒时也狠狠打了邱云德两个耳光！还要邱云德当着台下的人群磕了三个响头。从那时起，邱云德就老老实实在地接受改造了……后来，邱大午当了民兵营长，他脑子里总是牢牢地绷着“阶级斗争”那根弦！邱大午总认为地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总想变天！所以他总是监视着邱云德的行动。有一回队里的仓库失火了，差一点烧掉了全队人的口粮！可那火就是邱少荣和他邱大午放的，他们当时正当少年，只知地主是坏蛋，想放火烧死地主家的猪，不想猪没烧死，却引燃了猪栏楼上生产队的粮仓，差点把口粮毁了！再有一回就是邱小莽揍了邱大午，被邱大午绑了，关在牛栏楼上，那天夜里，柳秀荷救了邱小莽，邱小莽放了一把火，人们为了救火，也顾不上去搜查邱小莽，让他跑了，远远地跑了，跑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如今，邱小莽回来了，带回了致富的技术，带回了一个水蛇般袅娜的堂客，承包了果园，办起了养殖场！这不，他还要在村里雇工，这不是旧社会地主家请长工吗？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

可邱铁汉和堂客说的话句句在理啊。

雄鸡叫过三遍，邱大午就醒了。他穿了衣服，走出屋，见天上的星星还亮着，淡淡的月光洒在大地上，朦朦胧胧。刚下过雨的早晨，露水从树叶上往下嘀嗒着，像是落着稀疏的雨点。

邱大午走进灶屋，堂客秀荷正在生火做饭。今天是男人第一天上工，秀荷要做一顿好的给他吃。邱大午没有言声，到水缸里舀了一盆洗脸水，含了口井水，漱漱口里隔夜的臭气。然后回到屋里卷一支喇叭筒草烟，“吧嗒吧嗒”地抽着。

去就去，还怕他邱小莽不成？！

“大午兄弟，来了！”

“嗯……”邱大午随口含混地答了一声。

“大午兄弟，你这是怎么了？”邱小莽疑惑地望着郁郁寡欢的邱大午。

“有怎么……”

“那好，你跟我先到场里转转，你要是满意，我们再说工作的事。”

邱大午表情呆滞地跟在邱小莽屁股后面。

邱小莽的水果场和养殖场已初具规模。水果场占着一面山，上百亩果木都已挂果，煞是惹人爱。果场山麓一座三层小洋楼已是龙湾村一道风景，用柞木钉起来的一间间牛栏和猪圈里，养了几头牛和十几头猪；在用水泥砌抹的圈场里养着成百上千条各式各样的山蛇、水蛇；在用石头砌成的鱼池里养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鱼……这些产品的价值，就已经不下几万块钱了！邱小莽一边走着，一边指给邱大午看，一边谈他的计划与打算，口气里透着一种雄心勃勃的豪情，让邱大午听了瞠目结舌。

“大午兄弟，你看怎么样？”

邱大午说：“好哩……”

他的语气虽然是含含混混的，但话却是真心的。这个邱小莽，真是个厉害角色！凭他的能耐，怕是能当个乡长、县长什么的！想想自己，邱大午又有些伤心起来。以前他就听人说过，以后脑子好使的要比手脚好使的吃香了，管劳动的要比劳动的吃香了。那时他还不信：“共产党的社会就是劳动者的社会，什么时候流汗劳动的人都吃香！”可现在一看，他就不得不信了！

两人走进邱小莽的办公室坐下。邱大午心里一咯噔：这邱小莽还有办公室哩，比村办公室可强多了！办公室里有沙发，还有电话！村里那办公室，咳！就几条板凳，就一个大喇叭还安在村头的大樟树上！邱小莽随手一指，说：“大午兄弟，请坐。”

邱大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沙发“嘣”地把他身子弹了弹，他惊疑地赶

紧站起来，傻笑着。

邱小莽递过一支“精白沙”，“咔嚓”一声按响了打火机，邱大午凑过脸去，把烟点着了，狠命地吸了一口。邱小莽顺手拿过一纸合同书，说：

“你先看看合同吧。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办个正式手续。”

邱大午疑惑地想，还要办手续？莫非还要像城里的厂子招工，要填个表吗？

邱小莽说：“凡是到场里工作的，都要填写应聘合同书，一式两份，你拿一份，我拿一份，以后双方都要按合同办事。”

邱大午把合同书看了一遍，抬眼望着天花板发愣，心里极不是滋味。这不是又像旧社会了吗？在契约上按个手印，就把身子卖给了地主！自己当上民兵营长有签字，只是上面一句话。如今当个帮工还要签字画押按手印？

邱大午说：“不签字不按手印，不行么？”

邱小莽认真地说：“兄弟，秀莉到我场里工作，也都签了合同哩。”

邱大午眼一闭，心一硬，行行行，活儿都给人家干了，还在乎签个字按个手印吗？他接过笔在“乙方”下面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伸出因长年劳动而骨节显得特别粗大的拇指，揸了一下印泥，在名字旁边按了下去。

邱大午心里酸酸的，眼前仿佛浮现一道血印。他觉得这世道又被颠覆了，自己今后要在人家的屋檐下讨生活，挺直了几十年的腰杆子也不再硬气了……

## 见 面

春天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转眼的工夫，又是夏天了。

舒雅雯的妈妈终于在这个暑假见到了邱小鹏。

舒雅雯上高中后，经常在餐桌上发布一些邱小鹏的消息，全家人逐渐熟悉了这个出类拔萃的农家孩子。女儿这么关注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舒妈妈有些不安，也充满了好奇，却一直没能见上面。为了这个暑假的相见，她还颇费了一番脑筋。

舒雅雯和邱小鹏乘同一趟火车回的双星。他们相约大学的每个假期，一起回家，一起返校。当她得知邱小鹏这个暑假打算先回家，然后再去星沙社会实践，早早就把学生证交给邱小鹏，让他在学校帮她一起订回家的票。只要能 and 邱小鹏在一起，干什么她都很高兴。三十来个小时的火车，朝夕相处腻在他身边，一起看看窗外的风景，天南海北地聊着有趣的话题，懒懒地靠着他看看书，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困了枕着他的肩膀美美地睡一觉，高兴了就将背紧紧地贴在他身上，悄悄地使劲把他往一旁挤，看他强忍着却不敢出声的模样，她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幸福就是这么容易。

那是多么难得的幸福时光啊，别说坐，哪怕就是一直站着，她也乐意。为什么火车开得那么快呢，就不能开慢点？最好是坏在路上，让这幸福时光停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可是火车一点都没能理解舒雅雯的心情，还是在临近中午时准点抵达双星市。

在火车站出站口，舒雅雯意外地看见了爸爸，正远远地朝她挥手。她大喊一声：“爸爸！”把行李箱拉杆往邱小鹏手里一递，飞奔过去。

“爸爸，你怎么来了？”舒雅雯很奇怪父亲的出现。上次寒假回来，爸爸都没来接，下了火车后，她和邱小鹏到汽车站去各自坐车回家的。

舒厂长苦笑一声：“你妈妈非要我来接你。正好地区有个会，上午刚散会。”

邱小鹏手拉肩扛，带着行李走了过来。舒厂长赶紧接过舒雅雯的行李箱，热情地和他握手打招呼。

邱小鹏赶紧握住舒厂长的手：“舒叔叔，您好！”

舒厂长满脸笑意，“小鹏啊，一年不见，又长高了。”他大手一挥，豪爽地说：“走，请你去我们家做客！”

邱小鹏赶紧说：“谢谢您。这次就不去打扰了，以后再登门拜访吧。”

舒厂长“呵呵”一笑：“不要紧，走吧！雯雯的妈妈再三交代，要我一定把你一块儿接回家。她要好好谢谢你对我们家雯雯的照顾。”

舒雅雯一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还是妈妈了解自己的心啊。她一把拽住邱小鹏的衣袖，好像生怕他跑了。

舒厂长叫上司机，在附近找了个小面馆，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开车往回赶。

舒妈妈从见到邱小鹏的那一刻起，笑容就没从她的脸上消去。多好的孩子啊，真是越看越喜欢呢，长得一表人才，淳朴、老实，还那么优秀！本来她心里还有些打鼓，听说这孩子家境很苦，生活在那么贫困的山区，如果今后在一起闺女岂不是要跟着吃苦？结婚可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那么简单，后面拖着两家人呢，甚至是两个庞大的家族！门当户对，古人说得多好啊，这可是根据千百年来无数悲痛的事实总结出来的真理。

可自从邱小鹏一进家门，舒妈妈的这些顾虑都慢慢消失了，在内心里就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伙子。她很满意自己的安排，要不是逼着舒爸爸去接站，

这“准女婿”还不知道要哪天才会上门来呢。现在可要找理由把他留下住上一晚，好好深度考察考察。

她不动声色地下达了家庭指示：“他爹，下午没事你领着小鹏去厂里参观参观。”

不等舒厂长搭话，她扭头对邱小鹏说：“小鹏啊，今晚你就别走了，住下吧，家里有地方住。”

邱小鹏很不安，正想着要如何拒绝，舒厂长说话了：“好啊，请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去看看，帮我们出出主意！”

舒雅雯内心高兴极了，满满的甜蜜简直要溢出来，却装出一副不公平的模样：“好啊，爸爸你咋这么偏心眼啊，重男轻女！我要去，你都从来不让。”

舒妈妈一脸的“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赶紧打圆场：“一个女孩子家，子弹枪炮有什么好看的！”

舒厂长说：“现在情况不同了。好多车间基本停产了，去看看也无妨。你也一起去吧。”

看着舒雅雯欢呼雀跃的模样，邱小鹏实在不想扫了她的兴，再说这机会也确实很难得，于是不再推辞了。

湘源机械厂坐落在一片深山里，隐秘在茂密的树林中，平时大门紧闭，戒备森严。附近的老百姓只知道这是家军工厂，至于到底生产什么，却不得而知。

这是一个生产子弹的军工厂，有着辉煌的历史。枪炮很容易生产，枪支甚至个体手工作坊就能生产，可子弹就不那么容易了，全世界能生产子弹的国家不足三十个。湘源机械厂生产的子弹不仅配发给解放军部队，还曾远销海外。

邱小鹏第一次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这里和别的普通工厂的最大区别，就是每个车间都分散在山包上或者山沟里，相互远远地隔开，中间有窄窄的水泥路相连，空地都长满了高大的树木。舒厂长说，这是为了安全需要，



万一哪个车间发生事故，也不至于殃及其他车间。

舒厂长介绍，一颗小小的子弹，看着很简单，就是弹丸、弹壳、击发药和底火四个部分，可加工起来却异常复杂，可谓千锤百炼。每个部分都独立完成，总共要经过一百多道复杂的工序。光是弹头就有好几十道工序，弹头壳加工要经历下料冲盂、外观检选、退火、酸洗、引伸、冲尖、挤口兼扩口。其中冲尖是弹头壳生产中的一种特种冲压工艺，要求很高。弹头在弹头壳和钢心之间设有铅套，其加工工序要经历熔铅、挤铅条、在多工位冲床上挤压成铅套、钢心压入铅套、烘干、外观检验。然后进行弹头装配，装配过程又要经历弹心压入、尾锥部预压、底部卷边、尾锥部成形、过径、辊紧口沟、尺寸校量、称量、外观检选。

如此复杂的加工程序，听得邱小鹏连连咂舌，难怪只有这么少的国家能生产。舒厂长微微一笑，说普通的枪支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和材料，个人也可以制造出来，可是子弹全世界都必须依靠专业工厂生产。

舒厂长领着他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每进一个车间，都要先在门口进行登记，取下身上的金属物品，火柴更是绝对不能带入，然后换上车间的专用服装和专用鞋。每个程序严格而规范，显示出军工厂的与众不同。

整个厂房空空荡荡，车间除了一个值班人员看护厂房设备外，不见一个工人，冷清而萧条。舒厂长解释说，国家给厂里下达的生产任务越来越少，尤其是去年六月份，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裁军一百万后，工厂就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工人们只好放假休息。邱小鹏想了想，说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大背景下，军工厂转为生产民用产品势在必行，如不抓紧时机寻找合适的转型产品，工厂前景堪忧。舒厂长说正在和国内一家知名自行车厂商谈，准备转型生产自行车。他看着侃侃而谈的邱小鹏，觉得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厂里非常缺乏这样头脑灵活的人才。

说话间，来到一个有厚厚大铁门的车间，进门地上铺着一层橡胶地面，眼前是一块巨大的厚钢板，像一堵墙从地面一直伸到房顶，钢板前面有一排覆盖着橡胶的凳子，每隔半米一个，每个凳子前的钢板上有两个拳头大小的

圆孔，两个圆孔中间上方有个小小的玻璃窗。舒厂长示意邱小鹏坐在凳子上，把手伸进圆孔里，眼睛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钢板里面自己的手和手下面长长的橡胶传送带。

舒厂长说，这是生产子弹最危险的一个环节，填充击发药。弹头要击发出去，能量全靠击发药。为了保证药力均匀，击发药必须要塞紧。可击发药是含有雷汞的起爆剂，非常敏感，塞的时候产生摩擦，操作不当很容易爆炸，危险性很大。为了保证工人生命安全，安装了这厚厚的挡板。工人们就坐在凳子上，把手伸进去，通过小窗口看着手操作。这样即使万一发生爆炸，只会造成双手受伤，钢板能对身体其他部分起到保护作用。

邱小鹏听了只觉得头皮发麻，赶紧把手抽出来。舒厂长说，这个岗位都是熟练工人，这些年没发生过事故。现在发达国家这个环节都在水里生产，并且已经全自动化了，击发药在水中装填好以后再烤干，非常安全。

参观完车间，绕到一座小山后面，小山对面不远又是一座山，山脚立着几个靶标，这是一个靶场。舒厂长说，每一颗子弹经过称量和合膛检验合格后，开始分装。每20发子弹分装成一个纸包装入铁匣，每个铁匣装720发。再将两个铁匣共1440发子弹装入一个木箱，木箱表面印上子弹的型号、名称、材料、数量、毛重，等等。此时子弹的生产和包装都已完成，但出厂前还必须拿到“通行证”，驻厂的军代表对子弹的性能做全面验收，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到这个靶场进行实弹射击。只有检验合格，这批子弹才会被放行，分发到部队。

一圈参观下来，已近黄昏。回到家里，舒妈妈正忙着准备晚餐。邱小鹏闲不住，忙上忙下打着下手，帮着洗菜、摆桌，还像模像样动手炒了个尖椒腊肉，色香味俱全，大家都连声称赞好吃。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邱小鹏准备回家。舒雅雯想跟着去玩几天，舒妈妈爽快地答应了。去年暑假她就去龙湾村住了几天。

## “双抢”

邱小鹏回到家的时候，正赶上热火朝天的“双抢”。

南方的稻子种两季。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要立即耕田插秧，赶在八月上旬将晚稻秧苗插下，六十天左右能成熟，十月份就能收割。如果下苗晚了，收成将大为减少，甚至绝收。这一割一插时间不到一个月，收割和插秧两个环节都要抢时间尽快完成，故名“双抢”，一点都没夸张。

“双抢”是个辛苦活。村子里能下地的劳动力都在田里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没干惯的人更是连一天都坚持不了。

邱小鹏家有三亩多责任田，当年包产到户分责任田时，家里五口人共分到这三亩多水田。

天刚蒙蒙亮，邱小鹏听见妈妈起床了，轻手轻脚在煮饭。“双抢”抢的就是时间，早上凉快，可以干很多事情。邱小鹏赶紧一个翻身下了床，匆忙穿好衣服，顾不得刷牙洗脸，跟着妈妈出了门。同样披星戴月早起“双抢”的乡亲，三三两两在路上疾步走着。

邱铁汉去县里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了，自家的责任田就全靠玉容和邱小鹏。

邱小鹏和妈妈来到自家责任田的时候，说好来帮忙的金美月领着舒雅雯也到了。玉容说：“今天我们三个劳力，要先把这一亩多田割完才回家！”

舒雅雯很纳闷，一脸疑惑：“咱们有四个人啊？怎么是三个劳力呢？”

其他三个人都笑了。玉容眼里都含着笑，朗声说：“这样啊，你和小鹏就算一个吧！”

舒雅雯一听，红了脸，默不作声，心里甜甜的。她从没搞过“双抢”，对能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帮助他家生产劳动充满向往，满心欢天喜地准备贡献力量。

一天的辛劳开始了！残酷的超强体力劳动，很快无情地击碎了舒雅雯的浪漫设想，她明白了玉容为什么说只有三个劳力。这哪是“双抢”呢，简直就是在拼命！

三个劳力弯着腰，站成一排，熟练地割着稻子，甚至连动作都整齐划一，左手握住一把稻茎，右手握着镰刀飞快地一勾，整把稻穗平着水面被齐刷刷地割断，顺手放在脚旁水田里。玉容明显割得快，很快把邱小鹏和金美月落在身后，在密密的稻田中开出一个通道，身后只留下一把把稻穗和一丛丛稻根。

舒雅雯负责收集被割下的稻穗，将它们分成堆码放着。这是一项相对轻松的工作。刚开始她还能一次抱起五把稻穗，可田里全是稀泥，脚深深地踩进泥里要拔出来颇为费劲，下脚还要小心翼翼不让稻根扎着脚板，每迈一步都很艰难，怀里沾了水的稻穗变得越来越沉，慢慢地她一次运送两把都很吃力了。

玉容扭头看了一眼舒雅雯，只见她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泥人”，衣服上、脸上、头发上都沾满了泥，满头大汗，沾上泥点的脸庞，看起来就是个大花脸。她又好笑又心疼，这瓷娃娃般柔弱的姑娘何曾吃过这样的苦？能跟着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哪要她这么卖力？于是，赶紧招呼舒雅雯去休息，别累坏了。

舒雅雯正气喘吁吁地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听了玉容的招呼，停下脚步稳住呼吸，脆生生地应了一声：“没事，我不累！”看着大家都那么辛苦，她哪好意思自己一个人休息呢？

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这一亩多田就要割完了，太阳也已经越过山顶，晒在人身上隐隐地疼。这时有收工的乡亲路过，看见邱小鹏都打趣道：



“小鹏，成了城里的文化人了，还干得了这粗活不？”

邱小鹏干起来还真有些吃不消，腰酸腿痛得厉害。他割完最后一把稻穗，站直身子，高高举起双手使劲伸了伸腰。他打小就帮着家里搞“双抢”，还没上小学就像舒雅雯今天这样抱着稻穗分堆，后来逐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成为一把“双抢”好手。可这一年的大学下来，没参加劳动，心懒了，身体也懒了。

回家吃了早饭，没有休息继续开始劳作。舒雅雯没有听大家的劝阻，坚持跟了出来。她可不想让大家小看了去，乡亲们会说她娇生惯养。

接下来的任务，要先把割下来的稻子分好堆，再开始打稻子。然后要请人把田耕一下，将泥土翻一遍。耕田可是个技术活，既要驾驭好耕牛，还要掌控好铁犁，泥土不能犁得太深，也不能太浅。

三个劳力加入，稻子分堆快了很多。舒雅雯弯腰抱起一把稻穗，只见一条水蛇“哧溜”一声，飞快地从腿旁穿过，吓得她魂飞魄散，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一个箭步跨到邱小鹏身边，双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双脚高高翘起远离水面，整个人就吊在他身上。她平时最怕蛇，看电视、电影一见到蛇的画面会立刻闭上眼睛，看到书上有蛇的图画就马上翻页，现在见到一条活蛇从自己身旁经过，简直让她毛骨悚然。

邱小鹏赶忙抱住舒雅雯的腰托住她，安慰她说，水蛇怕热，经常躲在稻子下面，没有毒，也不咬人，平时很常见。

舒雅雯说什么也不敢再踩到田里，死死吊着邱小鹏的脖子，闭上眼睛使劲摇头。邱小鹏只好抱住她，一步一步走向田埂，两个人的重量压着，他的脚更深地陷入泥里，每走一步都格外吃力。终于到了田边，邱小鹏把她放到田埂上。

舒雅雯站在田埂上，低头看着邱小鹏一只手握着自己伸出的脚，另一只手用田里的水轻柔摩挲着洗净脚上的泥沙，然后帮自己穿上凉鞋。

邱小鹏手心的温热透过舒雅雯的脚板，迅速传导到她的心房。舒雅雯心中泛起无比的柔情，目光直直地盯着邱小鹏满是汗珠的头顶，祈

愿时光就此驻留，就此天荒地老。

四周劳作的乡亲们听到舒雅雯的尖叫，赶紧停下手里的活儿，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一看到这场景，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大笑着转身离开。舒雅雯的表现，使这枯燥的劳动平添了些许乐趣，乡亲们饶有兴趣地高声谈论着这城里姑娘。

玉容说田头太热，劝舒雅雯回家歇着，还可以帮奶奶煮饭菜。舒雅雯不敢再下田，一看自己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惊魂未定地飞跑过田埂，回去帮奶奶煮饭菜。

打稻子是强体力活，两人一组，一人递，一人打。负责打稻子的人，一边不停地用脚使劲上下蹬踏脱粒机的脚踏板，让脱粒滚筒高速旋转，一边双手握住稻穗放在滚筒上脱粒。邱小鹏和金美月一组，一人打，一人递，隔段时间再轮换。玉容手脚麻利，一个人倒也不比他们慢太多。

临近中午，收割好的稻穗终于打好了，接下来要用箩筐挑到晒谷场，摊在地上，用耙子推平暴晒。近千斤稻谷，三个人来回挑了三趟才挑完。“双抢”时节多雨，中午的太阳格外金贵，要抓紧时间把谷粒晒干。

中午回到家已是一点多，邱小鹏筋疲力尽，浑身跟散了架似的，一屁股坐下，话都没力气说。舒雅雯心疼得不得了，让他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将毛巾在温水里搓了搓，拧得半干让他擦了擦身子。

邱小鹏看到舒雅雯手臂上，还有脖子上、脸上，到处都是被稻草割出的细纹，心想肯定很疼，柔声问道：“很疼吧？”

舒雅雯怕他担心，装出一副没事的神情：“当时不觉得，回到家里火辣辣的疼，现在好多了。就是不能碰水。”

玉容和金美月张罗着把饭菜摆上桌，一家人开始吃饭。金美月跟奶奶说起舒雅雯看见蛇一把吊在邱小鹏脖子上不撒手的情形，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奶奶摸了摸舒雅雯的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舒雅雯看着这开心的一家人，悄悄想将来如果能和他们做一家人，该有多幸福啊。想着想着，脸不由得红了。

大家看她红了脸，以为她不好意思，奶奶赶紧说：“雅雯呐，大家都说



你好呢，说你懂事，能呷苦。”

舒雅雯的脸更红了，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蛇更可怕的东西了。”

吃过饭，邱小鹏去堂屋的竹床凉席上睡午觉。南方的竹床凉席其实就是一张单人竹床，有四个脚立在地上，哪里凉快就搬到哪里躺下睡觉。等舒雅雯帮着收拾好桌子、洗完碗后，邱小鹏已经睡着了。

不到三点，出门准备开工了。这是一年中最为酷热的时刻，没有一丝风，湛蓝湛蓝的天空中看不见一片云，赤日炎炎，烈焰滚滚，炙热的空气仿佛都能点着。地面被晒得滚烫，热气透过鞋底传到脚板，使脚不敢在地上过久停留，只好飞快地倒着脚，赶紧离开这滚滚热浪。

下午是插秧，大家都劝舒雅雯不要去田头了，她说不能干活，就是陪着也是好的，还可以做点递水之类的后勤保障工作。只是上午见到蛇以后，她再也不敢下水了，戴着草帽、穿着长袖衣裤，坐在田埂上看着他们忙碌。附近一棵树都没有，没有地方可以遮阴，玉容还真担心舒雅雯会中暑。

天底下最辛苦的是南方农民，一点都不假。面朝黄土背朝天，头上是毒辣的太阳，水里也有一个同样炽热的太阳，一会儿全身都湿透了。先要扯秧，把秧苗从育秧田里拔出来。插秧的时候，一直要弯着腰站在水田里，把秧苗均匀分开一撮一撮地插入泥水里，插几行往后退一步，秧苗就一行行均匀而整齐地排列在水田里了。

邱小鹏突然感觉小腿有点痒，还有点痛，低头一看，一条黑线贴在腿肚子上。哎呀，不得了，是蚂蟥！软绵绵的蚂蟥两头都长着吸盘，会钻进肉里吸血。他连忙跑上田埂，用鞋底使劲拍打，然后抓着这可恶的家伙，生生从肉里拽出来，两条血线从腿上嗖的一下飙了出来。他把蚂蟥恶狠狠地摔在一块石头上，石头被太阳烤得火烫火烫，“哧”地腾起一股水汽，蚂蟥扭曲、翻滚几下就不动了。

舒雅雯吓得眼泪都流下来了，用手紧紧按住邱小鹏腿上的两个出血点。邱小鹏拍拍她头顶的草帽，宽慰道：“不要紧的，血很快就会凝固不流了。”

六月天，孩子脸。这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晴空万里，瞬间就乌云翻滚，狂风大作。玉容招呼邱小鹏赶紧去晒谷场，把晒着的稻谷收起来。

邱小鹏和舒雅雯正手忙脚乱地收着稻谷，瓢泼大雨哗啦啦倾泻而下。邱小鹏心里重重地叹息一声，这鬼天气，今天白晒了！

“双抢”时节最怕碰上连续下雨，空气潮湿气温又高，收割了的谷子都能发了芽。天晴苦，下雨苦，农民真命苦！

等邱小鹏带着雨衣回到田里的时候，妈妈和美月姐已经浑身湿透了。大家冒着雨继续插秧，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了，才把这一亩多田的秧插完。

回去路上，舒雅雯不解地问：“干吗要搞得这么辛苦啊？明天趁早再插秧多凉快啊。”

玉容叹口气：“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啊。关键啊，下午插的秧，晚上有太阳晒，秧苗就不会被晒死，要恢复得快一些。要是上午插秧，中午就会被晒蔫，甚至晒死了。”

舒雅雯感慨农民真是太辛苦了，种一亩田，要付出那么多，收入却少得可怜。

听了她的话，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了。

接下来两天，都是这样高强度的劳动，比第一天起得还要更早，因为要先把头一天打的谷子挑到晒谷场上晒好。只不过邱铁汉从县城开完会赶了回来，劳作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

邱小鹏忙完自家的“双抢”后，又到金美月家里帮着劳动了两天，这才美美地开始享受自己的假期。



## 笛 声

一轮圆月高高悬挂在天空，遥远而空旷。

银色的月光倾泻在龙湾村，把整个村子照得亮亮的，昏黄的灯光稀稀落落亮着，不时远远传来几声狗叫，响亮的蛙鸣一片一片地此起彼伏，萤火虫忽闪忽闪地四处亮着。一伙伙的少年郎，晃着手电筒在田里捉泥鳅，在池塘边钓青蛙，在河里捞鱼虾，偶尔闪过的光柱连同他们肆意的笑声划破夜幕。

河边传来悠扬的笛声，在夜色中传入山村里的家家户户，传遍山野河流，飘向遥远的天空。笛声隐去了周围所有的声音，使夜空更加的静谧、无比的辽远……

邱小鹏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吹笛子，龙湾村人好久都没有听见这熟悉的笛声了。

那是《东方红》的旋律，是梁卓光教邱小鹏吹的第一首乐曲。

舒雅雯坐在河滩上，靠在邱小鹏身旁，静静地听着这沁人心脾的天籁之声。她的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子，十几只萤火虫在里面飞舞着，一闪一闪地发出绿莹莹的光，把玻璃瓶子周围照得亮亮的。这是邱小鹏为她做的，还找了一根小棍用绳子挑着，就像冰心奶奶《小橘灯》中描写的那个小姑娘做的那盏小橘灯。

舒雅雯此刻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人了。从小她就很羡慕那些有哥哥的小姐妹，她们的哥哥会为她们做各种好玩的小玩意儿，会帮她们捉

麻雀、掏鸟蛋，舒雅雯特别渴望自己也有这么一个哥哥。上了大学后，邱小鹏就像哥哥一样照顾她、宠着她，由着她使点小性子、耍些小计谋，现在又用心地为她做了这盏萤火虫灯。她觉得自己从小的愿望实现了，不再有遗憾了。

她抬头看了看邱小鹏。月光下，他正出神地吹着笛子，银白的月光洒在他身上，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尊雕塑。舒雅雯突然想起了第一次去学校找邱小鹏时，在宣传栏看到邱小鹏和宋雅玲手牵手谢幕的照片，虽然明知道那只是新生文艺汇演的表演，可舒雅雯还是耿耿于怀，每次想起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哎，问你件事。”舒雅雯说道。

邱小鹏放下了手中的笛子，看了眼舒雅雯：“什么事啊？”

“上次你和宋雅玲手牵手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特别美啊？”舒雅雯觉得自己酸溜溜的。

“哪次啊？”

“还哪次？！难道你们牵过很多次手么？”舒雅雯有些不高兴了，说完就起身要走。

邱小鹏连忙起身拉住舒雅雯：“哎，你别走啊，那次牵手是负责演出的老师安排的，不是我想的！”

“真的？”见到邱小鹏急着解释的样子，舒雅雯觉得好笑，憋着笑继续板着脸问道。

“真的，老师说我们的节目是合奏，谢幕的时候也要牵手一块谢幕。”邱小鹏口气很认真，“真的，你要不信可以去问宋雅玲！”

舒雅雯忍俊不禁，“噗嗤”笑了起来，看着邱小鹏说：“我是你什么人，凭什么去问人家宋雅玲呀？”

邱小鹏被问住了，尴尬地挠着头发。

此刻，舒雅雯多想邱小鹏能说出“你是我的女朋友啊”，可她知道，在木讷不善言辞的邱小鹏面前，这注定只能是自己的幻想。

“听说那晚你俩的演出相当成功嘛。可惜我没看到。”舒雅雯不紧不慢地说着，心里却失落地叹了口气，突然灵机一动，说道，“要不，你今晚来

一场专属演奏会吧！”

“专属演奏会？”邱小鹏一脸纳闷。

“就是只吹给我听、专属于我的演奏表演啊。”舒雅雯解释道。

“好啊！正好我也想让你见识一下我当晚的风采哩！”舒雅雯这个提议正合他心意，邱小鹏一开心，也说起玩笑话了。

“不过——”舒雅雯停顿了下，看着邱小鹏说，“我不要听你演出时吹过的曲子。”

“那你要听什么？”

“我要听……别人没听过的！”舒雅雯所说的“别人”，指的就是宋雅玲。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和宋雅玲较着劲。

邱小鹏哪里明白舒雅雯的心思，大大咧咧说：“没问题，正好我新学了一首！”说完就把笛子放在了嘴边，吸了一口气，吹了起来。

一段颤音奏出长音，紧接着是一个欢乐的小快板，笛声欢快、热烈，邱小鹏还加入了滑音、花舌等技巧，犹如清脆的马蹄声，快速而强烈，仿佛一幅车来车往、马嘶鸟鸣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场面热闹非凡，令人欢欣鼓舞。

舒雅雯听得入迷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拍着手掌说：“太好听了！这曲子叫什么名字？”

“叫《扬鞭催马运粮忙》。”

“怪不得我听到了马蹄声哩，好像还有人们欢笑的声音。”

“没错！这首曲子表现的正是农民丰收以后，驾着满载粮食的马车的情景。”邱小鹏犹如遇到了知音般开心。

“正好现在是‘双抢’时节，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别说，还真是挺应景的。”邱小鹏笑着说道。

说到应景，舒雅雯心里一动，说道：“我可以点一首曲子么？”

“那要看我会不会啰。”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想听《九九艳阳天》！”舒雅雯说道，“这个你总会吧。”

“这首我以前学过，不过好久没吹过了，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哩。”

“没关系，只要调子对了，你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吧。”舒雅雯鼓励道。

静谧的夜色下，熟悉的旋律响起。月光如银色的轻纱笼罩着寂静的龙湾村。

舒雅雯觉得天地间只剩下她和邱小鹏了，这个美丽的夜晚也只属于他俩，情不自禁地跟着笛声轻声哼唱起来：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哪  
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少女的心思总是细腻多情。

这个情窦初开的女孩，看着身边专心为自己吹着笛子的男孩，心绪难平，什么时候你才肯对你的“小英莲”表白呢？

整整下了一天的暴雨。老天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黑沉沉的就像要崩塌下来，暴雨铺天盖地从天空中砸下来，无穷无尽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黄豆大的雨点抽打着地面，雨飞水溅，一片迷蒙。路面上白花花的全是水，简直成了一条流淌的河，无数的水花争先恐后地不停绽放。雨水顺着屋檐，像道瀑布没日没夜地不停流泻。

这雨愁坏了那些没搞完“双抢”的人。“春插时，夏插刻，春争日，夏争时”，时间不等人，及时插播对晚稻生长实在太重要了。

这雨却让舒雅雯兴奋不已，在北京很少见到雨，一年到头连雨伞都用不上。这场大雨让她觉得很过瘾。跟邱小鹏腻在家里，一起读读书，一起呆呆地看着屋外的雨景，全家人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多美好的时光啊。兴致来了，就两人撑着一把雨伞，冲到暴雨里，雨滴“砰砰砰”重重地砸在雨伞上，像

是有人在擂鼓。这雨实在是太大了，雨水穿透伞面，雨丝洒在他们身上。舒雅雯悄悄偎在邱小鹏怀里，感受着他的体温，用劲蹭一下他的胸膛。邱小鹏抬头朝屋檐下看了看，妈妈和奶奶悠闲地做着家务活，正笑盈盈地看着他们俩嬉闹，他像个被大人们发现做了错事的孩子，赶紧往后退了一步。舒雅雯得意极了，“咯咯”一笑，离开雨伞，一个箭步跨回屋檐下，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

邱小鹏说这暴雨下这么久，河水肯定猛涨，一定很壮观，提议去河边看看。舒雅雯一听，迫不及待穿上雨衣，高高卷起裤腿，拽着邱小鹏就往雨里冲。奶奶大声叮嘱他们水急浪大，小心河堤垮塌，绝不能靠近。舒雅雯大声回应着，人早已走远了。

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雨幕里，只有他们俩。这是他们俩的世界。脚面蹚过地上的积水，凉丝丝的。舒雅雯重重地踩着水，将笑声留在了雨水里。邱小鹏看着她这么开心，可爱得像个孩子。

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而来，急不可耐地推搡着往前冲，势不可当，发出沉闷的隆隆巨响。舒雅雯觉得地面都在颤动，紧紧地抓住邱小鹏的手，不敢再往前迈半步。

“太可怕了。要是掉下去了，可怎么办呢？”舒雅雯突然发问。

邱小鹏心想这话题也太无聊了，好端端的怎么会掉下去呢？想了想，他笑着说：“那我就赶紧在你掉下去的地方做个记号，然后坐在这里大哭，等水退了，再下去找你。没准你变成美人鱼了！”

舒雅雯很不满意他的玩笑：“讨厌！你就看着我冲走啊？”

邱小鹏看她一脸严肃，正色回答：“当然跳下去救你！”

舒雅雯脸色由阴转晴，一脸温柔，轻声问道：“你不怕？”

“怕啊，怎么不怕？不过估计那个时候想不了这么多吧。”

“为什么？”

“舍不得你啊！”

这正是舒雅雯想要的答案，她微笑着不再说话。邱小鹏探头看了她一眼，伸手揽住她的腰。舒雅雯立刻将自己偎进邱小鹏的怀里，拉过他的另一只手让他环抱着自己，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天终于放晴了。龙湾村被雨水冲刷得天蓝山碧，空气清新湿润，人的心情也格外爽朗。

水库又开始关闸蓄水。邱小鹏从阁楼上翻出一个落满灰尘的鱼箐，说涨水后河里鱼虾多，是捕鱼的好时机。这鱼箐像个巨大的敞着口的绣花鞋，只是这鞋只剩下前半截，鞋尖收拢扎紧，向上翘着。两人来到老山冲水库大坝下面，找了个水流不太急的地方，邱小鹏把鱼箐放入水中，周边用石头垒成一道坝，将水流引入鱼箐的敞口。舒雅雯很奇怪，这样就能捕到鱼？邱小鹏信心十足地保证，明早肯定有满满一筐鱼。

舒雅雯惦记那筐鱼，第二天早早起了床，迫不及待想去看看情形。邱小鹏却还在睡大觉，背朝外侧卧着，身上盖着个薄薄的被单，舒雅雯叫了一嗓子，他含糊嘟哝一声又睡着了。真是个懒虫，舒雅雯心想，难怪奶奶说他们祖孙三代都特能睡，并且一代比一代能睡。她打量了一下熟睡中的邱小鹏，这家伙睡姿还挺好看呢，修长的身体快顶到床的两端了，宽厚的肩膀和肌肉感十足的胳膊露在被单外，被单下的身板显得结实而性感。

舒雅雯拍了他一下，他又嘟哝了一声，这下舒雅雯听清楚了，说还要再睡一会儿。

“再睡一会儿？鱼都跑了！”舒雅雯一把掀开被单。

一个成熟男性的全裸身体，背对着呈现在她眼前。这家伙睡觉怎么一丝不挂？！舒雅雯愣了，满脸羞红，转身冲了出去。

邱小鹏这下彻底醒了，赶紧穿好衣服出门。舒雅雯在门口等他，脸还红红的，手里玩着风车。这是那天他们回来时，路过镇里集市正好看见有人在兜售风车，造型很简单，就一个风轮，邱小鹏为她买了一个，回来后在风轮边缘装了三个小小的竹哨，迎风旋转时发出好听的清脆哨声。舒雅雯爱不释手，



很是珍惜。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舒雅雯低头跟在后面，默默地拨弄着手里的风车。

“你干吗掀人家的被子啊？害我损失那么大。”邱小鹏试图打破尴尬，开了个玩笑。

舒雅雯更害羞了，冲上来要踢他：“谁知道你睡觉不穿衣服啊，流氓！”

邱小鹏乐了，边跑边大声说：“谁流氓啊！你占了我那么多便宜，还说我流氓？这世界还有没有公理啊！”

舒雅雯气急败坏：“谁占你便宜了！臭流氓！”

邱小鹏拉住她的手，强忍住笑：“好好好，我是流氓。占你便宜了。”

舒雅雯在他手心里掐了一把：“讨厌，谁让你占便宜了！”

邱小鹏说：“我们这个地方特别穷，睡觉时哪还有衣服穿啊。我从小就光着身子睡，也没有像样的短裤。出去读初中、高中，都要等宿舍关了灯，才敢脱衣服睡觉，怕被同学看见。”还有一个原因邱小鹏没好意思说出口，冬天入睡时被窝里冰凉，小时候他不愿光着睡，阿婆跟他说，穿着衣服裤子睡啊，“小鸡鸡”被束缚长不大。农村的小男孩，从小被教育“小鸡鸡”很重要，他听阿婆这么一说，才心甘情愿每天光着身子睡。

舒雅雯愣了，穿短裤睡觉都是一种奢侈，多贫困啊。今后要给他买好多性感的小短裤和漂亮的睡衣睡裤，让他再也不用光着睡。

两人来到河边，一看鱼笋，哈哈，大丰收啊！邱小鹏在铁桶里装上水，把鱼都倒了进去，满满大半桶，有黄鸭叫、小龙虾、小鲫鱼、刀泥鳅、虾米，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鱼。

邱小鹏说：“这黄鸭叫是吃鱼的鱼，特别鲜嫩。拿水养着，明天你回去时，给你爸爸妈妈带些回去。”

舒雅雯暗自惭愧，又一阵感动，她自己都没想到，他却想到了。

邱小鹏说，没有螃蟹，抓几只螃蟹再回去。他站在水里环顾脚下，将竹簸箕紧挨着一块石头轻轻放好，一只手慢慢地掀开石头，另一只手猛地一搓竹簸箕顺势推出水面，水被带起的泥沙搅混，什么都看不清楚，竹簸箕里却

变戏法似的出现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还有两条蹦弹着的小鱼。舒雅雯高兴得拍手直跳，对邱小鹏佩服得不得了。

两人边捞螃蟹边走，来到偏僻的河湾。河湾中间有块小小的沙洲，四周长了一些野草。被雨水淋湿的沙滩已经干了，只是草丛上还有一些水珠。

邱小鹏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夸张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对舒雅雯笑了笑：“困了，躺一会儿。”说完，一屁股坐在沙滩上。

舒雅雯对他做了个鬼脸，学着长辈的口吻：“乖宝宝，睡吧。”

邱小鹏哼了一声：“谁是你的乖宝宝！”也懒得跟她争辩，躺倒闭上了眼睛。

阳光暖暖地照着，河水潺潺流淌，夏风轻轻吹过，风车时快时慢地转着，竹哨发出断断续续的哨音。邱小鹏很快就睡着了。舒雅雯蹲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研究起心上人的脸来。光洁的皮肤像打了一层蜡，浓密的头发在太阳照射下发出漂亮的光泽，又浓又粗的眉毛向上飞扬着，长长的眼线带动眼帘轻轻地颤动，又直又挺的鼻子，高高的颧骨，显出男人的坚毅。他的嘴真好看，清晰的唇线勾勒出两片厚厚的嘴唇，性感极了。嘴唇上那圈黑黑的绒毛，是男人成熟的标志。

舒雅雯直直地看着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想着能朝夕与共一辈子，心里禁不住一阵悸动，脸也微微红了，浑身暖洋洋的。她蹑手蹑脚在他身旁躺下，面对面看着他，一点一点慢慢凑近，感受到他均匀而有力的呼吸。她祈愿时间就此停住，停留在这个无比幸福的时刻，永远，永远……

邱小鹏一睁眼，发现舒雅雯在他身旁睡着了，一条腿和一只手搭在他身上，一张粉脸红嘟嘟的，神情甜美、安静。邱小鹏想让她睡得更舒服一点，轻轻抬起她的头，让她枕着自己的胳膊。舒雅雯也醒了，蒙蒙眈眈睁开眼睛，发现邱小鹏正盯着自己，不好意思地往他怀里靠了靠，脸埋进他的臂弯里。

邱小鹏吻了吻舒雅雯的头，喃喃地说：“雅雯……”

舒雅雯听着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抬头看着他：“嗯？”

“我……我喜欢你。”



舒雅雯感觉心脏猛然间停止了跳动，随后又重重地一下下打击着自己的胸膛，不可抑制地想把胸膛击穿。这幸福来得太突然，心脏也被这幸福扰乱了跳动的频率。她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他正深情地注视着她，在那黑白分明的眼眸里，她清楚地看到了自己。

“我也喜欢你。”她觉得这话不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是从她心里蹦出来的，不受她意识的控制。

他低下头，轻轻地吻住她的唇。她害羞地要躲，却感受到他温热的唇，温柔地贴住了她的唇。她浑身微微颤抖，脑海一片空白……

零肆捌

## 果 园

邱小莽又上邱铁汉家了，为的还是果园的事。

虽然多了邱大午和柳秀莉两个帮手，可果园还是没多少起色。邱小莽生怕竹篮打水一场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起话来都有点结结巴巴了。邱铁汉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得好言安慰了几句，送走邱小莽后，坐在竹椅子上发愁。

邱小鹏不紧不慢地说道：“爹，这事不用急。”刚才父亲和邱小莽说话的时候，他好几次都想插嘴的，最终还是忍住了。

“不用急？你说得倒轻巧。”邱铁汉心里正犯愁，说话的语气有点冲。

“本来就是嘛。”好心当成驴肝肺，邱小鹏也来了小脾气，“你就是有找对方法，说了又不爱听。”

“哦？”邱铁汉气呼呼地说，“读了几天大学，就开始教训起老子了？”老娘见了，拍打了邱铁汉的后背一下，说：“你跟崽急什么啊？就不能听鹏伢子把话讲完？”

邱铁汉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不好，看着邱小鹏，放缓了语气：“那你讲一下，你有么子好方法啰？”

“其实很简单。”邱小鹏卖起了关子，“爹你就是有请对人！”

“有请对人？”邱铁汉喃喃自语，又不服气地说道，“你大午叔种过果树，村子里除了邱小莽，就他懂这个。不请他还能请哪个？还说我请错了人哩。”

邱小鹏“噗嗤”笑了：“爹，管理果园和会种果树不一样的，再说，现在的果园已经是科学管理了，以前的那一套用不上了哩。”

“果园不就是种点果树结点果子么？”邱铁汉有些恼羞成怒，却隐忍着没发作。

“现在的果园名堂可多了，我们原来班有同学家就是搞大果园的。”邱小鹏来了兴趣，娓娓道来，“首先，种什么果树要看土壤条件和地理条件，还要接苗、灌溉等等，就说冬灌吧，我同学说过一句话，叫‘果园不冬灌，受冻又受旱；果园灌冬水，开春发得美’，此外，还有产销啊、市场推广啊、售后啊等好多的问题咧。”

邱铁汉想了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就拿种果树来说吧，村里前前后后也开过几次山，每次都满怀期待地种下果树苗，村委甚至安排了专人负责浇灌和看护，可每次都是只见开花不见结果。刚开始，村民们以为是种的品种不对，从桃子树换成橘子树，又从梨子树换成李子树，甚至连枇杷树和枣树都试过了，来回折腾了好几回，可结果都一样，果树枯死大半，侥幸存活下来的几株也是枝叶萎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去年，村里人惊讶地发现，山上一棵早几年种下的橘子树竟然结出了几个橘子！都有成人拳头大小，表皮有些发黄，似乎已经成熟了。有贪吃的小孩子三下两下爬上树摘了个最大的橘子，剥开皮，迫不及待就塞了瓣放嘴里。大家都好奇地望着，只见小孩子刚嚼了一口，两眼就紧闭起来，整张脸皱成

一团，像个小老太婆一样。

“呸——呸——”小孩连吐了几口，连眼泪都酸出来了，气急说道：“哪里这么酸啰，尿都酸出来了哩！”

村民们见了，爆发出一阵哄笑。

“怪不得村里的果树种不好哩。”邱铁汉想起往事，忍不住笑了起来。

“爹，”邱小鹏说道，“果园要种好，其实也容易。”

刚才还说难，现在又说容易？！

“爹，如今人们都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我们村要想富起来，必须要把个体经济搞活了。但要真正搞活，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哩。”

邱铁汉有点不满地看了眼儿子，心想，这伢子怎么回事，读了个大学，说话都变得这么轻飘飘的了？大道理哪个不会讲啰？

邱小鹏没发觉父亲异样的眼神，自顾自地说：“就说村里的茶厂，要是冇得力强哥，怎么可能搞得这么好啰！”

“鹏伢子这话讲得对！”阿婆来了兴趣，插话说道，“这村茶厂啊，讲是讲大家都出了力，可讲句不好听的，要是冇得刘力强来做这个副厂长啊，莫讲搞得这么好，就是这厂子能不能搞起来都难讲哩。”

这话虽听着有些刺耳，邱铁汉却是赞同的。他心知肚明，单凭自己和金美月、程文生等人，别说对生产销售一窍不通，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茶叶采摘，原来都不科学不规范，怪不得以前没有茶厂愿意收村里的茶叶呢。就算是郑若松书记来当厂长，恐怕也要请刘力强这样的能人来管理吧。

邱铁汉问道：“那要照你这么说，不是还要去请个能人来么？”

“嗯，必须请！”

邱铁汉听了，不作声了。

邱小莽的果园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龙湾村第一个村民个人搞的果园，如果成功了，必将激发其他村民的积极性，调动大家的热情，带领大家办果

园搞养殖场，增加收入之余，也能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从而改变龙湾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实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邱铁汉越想越兴奋，自己一直在苦苦找寻的出路不就在眼前了吗？可转念一想，邱铁汉又开始焦虑起来，这邱小莽脑子活，人也灵泛，再说了，他以前不是专门学过果木种植吗？按道理已经是村里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了，如果连他都不行，那还有谁能行呢？

邱铁汉想了想，为难地说道：“这专业的人，到哪里去请嘞？不是每个人都像刘力强，愿意来这么个乡下地方啊。”

邱小鹏也有些沮丧了。

是啊，没有梧桐木，怎能引得凤凰来？邱小鹏想了想，突然眼前一亮，兴奋地说：“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他或许愿意来！”

“是哪个嘞？”阿婆急忙问道。邱铁汉也期待地望着邱小鹏。

“何思翔！”邱小鹏笑着说道。

“就是你那个初中同学？”邱铁汉问道。

“嗯。过两天我去问下他，看他愿不愿来。”邱小鹏说完，就跑回自己房间里去找地址去了。

“是鹏仔子的同学？”阿婆问道。

“嗯，那仔子有年暑假还跟着小鹏来家里玩了几天。”

阿婆想了想，恍然大悟地说道：“记起来了！鹏仔子上大学的时候他好像也来了吧。”

“对！”邱铁汉笑呵呵说道。

“可那仔子和鹏仔子一般大，能管理那么大一个果园么？”

“行不行也要试过才晓得啊。”邱铁汉说，“而且，我记得他读了地区的林业学校。”

“那就有问题嘞。”阿婆感触地说道，“现在的后生仔，真是了不得了！”

邱铁汉没说话，想了想儿子今晚所说的，露出了一丝笑容。看来，自己还真是小看了儿子哩！



三天后，村里人发现，邱小莽的果场来了一个神秘的后生。

“想当年，公社组织专业队，在这里插起红旗，扯起标语——战天斗地学大寨，荒山变成花果园。从老远的地方运来果苗子，种在这荒山上，有些人还真以为这里会变成一座花果山呢。我阿公天天蹲在门口看他们栽，心里就想着，这不是劳民伤财么？嘴里却不敢说……”

邱小莽此时面带笑意，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看上去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会叫“猛子”这个外号。此刻，邱小莽和何思翔以及柳秀莉，正在果园里一边锄草、松土、打肥坑，一边聊着闲话。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好些天，主要是何思翔带着邱大午、柳秀莉干，邱小莽只是间或来这里打打帮手。

“劳民伤财么？当初要不是他们战天斗地学大寨，栽下这片果树林，如今你能包上这片果园么？哈哈，这等于白送你一个果园哩……”

何思翔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接着对邱小莽说：

“结果是明摆着的。虽然是个残破的果园，土质条件和水源都差，果树又零落成这个样子，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办法的。加紧培护，明年就有一批春梢和夏梢起来，这叫更新树冠。当前最要紧的是施肥灌水，秋末冬初就搞大剪修了，剪修的办法，我打算采用‘短切’加‘回缩’，首先整顿和更新‘枝序’……”

何思翔从小跟他爹侍弄果木，又在地区林校学过果木栽培专业。一遇上机会，他就忍不住滔滔不绝地讲技术知识。邱小莽每月给他一百多元工资，包吃包住，这比国家干部的工资还要高。

邱小莽并不觉得何思翔在卖弄，凭他多年春种秋收的经验体会，他对这个后生就有几分喜爱和佩服了。邱小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宏伟的致富计划，与其说是寄托在果园的兴旺上，不如说寄托在面前这位聪明俊秀的后生身上。

头一桩工作干完以后，秋天就来到了。何思翔本是个学生伢子，回乡到

他父亲所在的林场工作两年，也学非所用，那是护林造林，只沾了个“林”字边。翻挖和锄草这样繁重的体力活早把两手磨起了几块厚茧，脸也晒得黝黑，更显出一种成熟的健美来。邱小莽想起自己远在异乡的岁月，心疼起他来，要他歇两天，交给他两个月工资，说：“回家去看看你爹娘吧。”

“爹在林场山上，娘早有了。”说到伤心处，何思翔低下头。

何思翔的记忆里，也有过家的温馨和父母的疼爱，不过已是很遥远的事了，遥远得无法搜寻。父亲何森木是五十年代农校的毕业生，在那场“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大龙山林场劳动改造，母亲是个刚烈的女人，在林场里一场说不清的“男女关系”纠纷中含冤自缢。童年是不太懂得悲哀的，他就像石缝里钻出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人生有过太多冷漠，生命却充满了热情；命运有过太多失望，头脑却充满了幻想。

邱小莽感觉真是同病相怜。自此之后，邱小莽就像心疼亲兄弟似的关照何思翔，柳秀莉则滋生出一种云雾般朦胧的情感。

何思翔没有回家，也没有歇息，就领着几个劳力继续灌树。这是一桩又重又脏的劳动，先是一担一担把粪水往山上挑，虽然请了几个人帮忙，却也累得何思翔腰酸背疼。后来，他又跑到邻队去租了一台抽水机来，从池塘里直接往山上抽水，只要握住胶皮管直接往树下一棵一棵灌水，进度就大大加快了。紧接着，何思翔又提出一项新措施——在果树间种蚕豆、豌豆和花生。秋天蚕豆下种，第二年春上开花结果；蚕豆一收，又可接种花生、黄豆。这样可提高土地肥力又可多些收成。

“好！”邱小莽一口应承，这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香妹听了更是来了兴致，她想到黄豆打豆腐，那花生苗还可作猪饲料，蚕豆豌豆苗可以垫猪圈用，便立刻赞同了：“这是个好主意！”她用惊喜的眼光看着何思翔，“读了书的人到底不同，脑瓜子就是活。”

主意虽好，不过对何思翔个人而言，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可何思翔心里暗暗高兴。高兴什么呢？他到这里做工，并非完全为了工钱，他是把经营果园当作自己的一种事业，作为自己果树栽培的实验园，将

来自己再干回大的。他是一个极敏感的人，自尊心和自卑感差不多没有什么距离。邱小莽那么支持他信赖他，秀莉姑娘在一旁没有吱声，但感觉得出，她是赞同的，从她的目光里看出，她对他有几分崇拜。想到这，何思翔抿着嘴笑了起来。

冬日的果园是寂寞的。柳秀莉俏丽的身影在果林里穿梭，给冬日的果园带来了几分春色。

柳秀莉有一副好看的身材，一张漂亮的脸蛋，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一张麻利而生动的嘴。她不说话的时候，显得端庄娴静，说话的时候又显得活泼机灵。她高中只差一年毕业就辍学了，那气质却丝毫不像一个乡里村姑，倒像一个活泼靓丽的城里姑娘。

这柳家的三个妹子真叫人羡慕，个个如花似玉、水灵灵的。先辈人早就说过：男好看祖坟，女好看房门。村里的“癫神仙”看过柳家湾的风水后说过，柳家湾有好水，柳家湾出美女。为何？他说柳家的门风好。你看，门对远方一座美女山，山线显出一个仰卧着的美女形体，秀发飘逸，下巴高仰，乳峰突起，腿膝微弯，越看越耐看。屋后是高耸的仙女峰，峰下有座不高不大的羞女山，两峰夹峙着一座圆拱的小山丘，想象着看你能看出如一个美女向后仰躺着，不见上身只见下半身，老人们说那叫“美女现羞”。奇特的是那羞女身下冒出一股泉水，终年不断，夏日清凉，冬日冒热气，流成一条山溪，山溪流到柳家房舍的右边，漾成一口泉塘，塘水清冽冽，蓝幽幽的。人们说喝了这泉塘水的人漂亮，难怪柳家的妹子个个俏，就连左邻右舍的妹子也都个个长得美。用这泉塘水做豆腐和养鱼，也像这俏妹子一般鲜美可人，怪不得龙湾村柳家湾的豆腐和鱼也十里八乡地出了名。

柳秀莉的确漂亮。薄薄的小棉袄套在她的身上，身材显得丰满，却一点不臃肿，浑身上下，无处不透现出青春的健康气息。她突然走到何思翔身边一棵树下，笑开一排白牙，问道：

“呃，这个枝条长在这里，该剪不该剪呀？”

何思翔只好走过去，站在她身边，定定地看着她。何思翔觉得她的美在她那张小嘴，她张嘴嫣然一笑，笑出一口白牙，就像一朵绽开的花蕾。何思翔看了看她手攀着的那根枝条，说：“剪！”

“还有这枝呢？”

“这枝，留。”他简洁地回答。

柳秀莉转过脸来，向着他，说道：“从今天起，你给我上课，我想学会果树的学问。好不好？”

“好啊！我一定教你。不过等你学会了，我就失业啦，你们村还会请我么？”

“看你说的……我当你帮手嘛！你那天不是说，以后要把这整座山梁全包下，扩大果园，办成一个真正的花果山，到那时，你一个人就管不过来了。”

“是呀。这得有胆量，有气魄……呃，要是我真有个果园，我就要在山上修个大水池，搞自动喷灌，那才是现代化的果园……”

“那样，山上有了水帘洞，你就真正成了花果山的美猴王了。”

“唉，”何思翔叹了一口气，“可惜我还不是美猴王，这花果山不属我。”

“怎的？”

“我还是个外乡人呀！”

“那还不好办！你嫁到我们村里来呀。”

柳秀莉笑了，何思翔也笑了。笑过之后，柳秀莉觉得自己似乎说漏嘴了，脸一红，腼腆起来。何思翔也像受了传染似的，脸一红，腼腆起来，认真地打量着这个清纯的姑娘。

果园在何思翔的精心打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来势和景象，村里的人远远地瞅着，都免不了称赞几句，也眼热邱小莽从外乡请来了这个好后生。

何思翔又向邱小莽提出灌溉问题。来年的夏天，灌溉便是果园成败的关键。



往昔在这里建园栽树，本来就是一哄而起的产物，自然不会考虑灌溉问题，而只是靠天吃饭。这个建在山坡上的果园，本来先天不足，出生以后又“缺奶”，蔫蔫的。现在，面对它贫穷瘦弱的身躯，必须定时定量，源源不断地浇水，补充营养。

何思翔主张分两步走。今年买台抽水机，实行抽水灌园；以后再在山上修个蓄水池，实行自流喷灌。

邱小莽这一次却踌躇起来。这何思翔尽是新点子，自他来了之后，果园确实发生了大变化，效益肯定会比承包时预想的好。如今又出这点子，虽是在理，可那得要一大笔钱！

“哎，好是好，可我手头冇钱啊。打豆腐安电磨机花了钱，改造猪圈花了钱，果园施肥也花了钱，这赚的可赶不上花的呀。”

“你能不能去找找邱支书？”何思翔出了个点子，“要他到乡政府跑一跑，搞一笔生产贷款。生产贷款多半是无息的，划得来啊！”

“可今年的豆腐坊、猪场已经贷了款，都是找汉支书帮的忙……这个果园，投资可真大啊！”

“生产投资是必要的。如今搞这样大的事业，要有点魄力才行。明年后年，果园的收益大了，什么投资就都赚回来了！”

“这当然，话是这么说……”

大家都参加讨论。柳秀莉一口赞同，无条件地站在何思翔一边。邱大午更是赞同，因为买了抽水机灌溉，他的体力活就少了一半。香妹暂时还未开口，等着当家的拿主意。

当家的主意迟迟未定。这时，柳秀莉却又开腔了：

“小莽哥，我想了想，算了算，觉得思翔哥……”

说到这里，她突然脸一红，觉得这称呼有点唐突，便改口说，“我觉得何技术员的主意不错。你想想，如果不建抽水站，碰上干旱，损失可大了，今年的一场辛苦也白费了，那损失就远不是建抽水站的钱了。再说，抽水站建起来，还不只是灌这片果园，将来把果园扩大也不愁冇水用了。在果园冇

扩大以前，多余的水可以代别人浇地，计量收费，也有一点收入。这些，不晓得大家算过冇？如今搞生产，要有眼光，有胆识，要相信科学……我就相信何技术员！”

说完最后一句，柳秀莉望了何思翔一眼，又把目光转向邱小莽。

这妹子这么说话，还是第一次，邱小莽感到有点惊讶。自从何思翔一来，这妹子似乎变了，变得更成熟更聪敏了，但他不喜欢这妹子用这种方式和他说话，她那口气差不多就像个乡干部了！邱小莽口气明显地不满：

“我晓得，还得你来……”本来他想说出“教训”二字的，但那样说白了，就更没脸面了。

香妹这时才说：“我看思翔的主意确实在理。”

“主意是好，可哪来的钱呢？”

这时，何思翔突然说：“小莽，我来这里，承你看得起，给我开了高工资。不过我确实不是为了钱，我是把果园建设当作一项事业搞。我本想把这片果园搞起来，搞出一个样子，向村里承包一片荒山，再建一个规模更大的新果园，全心全意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一愣，以为他想辞聘要另辟天地了，何思翔又说：

“我自己有一千多的存款，我把这钱拿出来先垫上，你们再凑个数，建个抽水站吧。”

人们又都蒙了，怔怔地看着这个外乡人……说什么好呢？

邱大午说了一句：“思翔后生真是大公无私啊。”

“小莽在家吗？”门外响起金美月的声音，话音刚落，人就跨进门来。

“美月姐！”柳秀莉立刻亲切地叫了一声，站起身来让座。

“美月，你怎么来了？”邱小莽也站起身来相迎。

“不光我来了，我还给你们带了个人来哩。”金美月笑着说。

“带了个人来？是谁啊？”几个人都纳闷了。

邱小鹏跟着跨进了门。

“啊，小鹏啊，欢迎欢迎！”邱小莽惊喜地说道。香妹在他身边朝小鹏微笑地打了招呼。

“小鹏，你来啦，太好啦！”柳秀莉、何思翔、邱大午都笑着迎了上来。

邱小鹏被大家的热情弄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学校快开学了，美月姐非得在我走之前拉我到你们这来一次哩。”见大家都在，笑着问：“你们在开会？”

“是……也不是。”邱小莽回答说，“我们正在说山上果园建抽水站的事，思翔主张建，可资金成问题。”

香妹递过两杯热茶，金美月接过，说：“我把小鹏叫来，就是让他帮着参考参考、出出主意的。”

邱小鹏接过茶，一听美月姐这么说，忙说：“果园的事我不懂，小莽哥和思翔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都比我懂啊。”

柳秀莉快人快语：“哎呀，小鹏，你就莫谦虚了，说说吧。”

邱小莽这时也说：“是啊，小鹏，你就说说你的想法吧。”

金美月也鼓励道：“小鹏，说说吧。”

邱小鹏见不好再推脱，便放开胆说：“我觉得思翔的想法很好，这果园呀是得建个抽水站，解决好夏旱秋旱的灌水问题。”

在座的都点了点头。

邱小鹏见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受到鼓舞，接着说：“今年建个抽水站，当年就可以实行抽水灌园；等以后条件成熟了，还可以在山上修个蓄水池，既保证了灌溉用的水源，还可以实行自流喷灌。”

柳秀莉立刻说：“何技术员也是这么想的，怎么你们想到一块了呢？”

金美月说：“这我赞成，这才是搞现代化果园的思路。”

柳秀莉见大家肯定了何思翔的想法，心里像是开了花，快嘴快舌地说了一通：“美月姐，何技术员的想法是好，可建抽水站有钱呀，要不村里再帮忙给小莽哥贷点款吧，免得人家何技术员拿出自己的存款来建抽水站……”

“噢，有这事？”金美月不无惊异地问。

“是这样的，见我有钱建抽水站，思翔就主动把他的存款借给我……”

金美月说：“思翔呀，你境界高，可不能用你的钱啊。这事我回去就和汉支书商量下，争取村里想办法解决。”

零肆玖

## 女神

还没立冬，天就很冷了，校园里来来往往走动的人明显少了。大家不是窝在寝室，就是待在教室和图书馆。

这天中午，邱小鹏和往常一样从图书馆出来，走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已经过了饭点。邱小鹏打好饭菜，找了个空桌子坐下。

过了一会儿，宋雅玲也来了，走到他对面坐下，将书包放在旁边的空凳子上，两人相视一笑，开始吃饭。好长时间以来，他们经常会在这里相遇，然后坐在一块儿吃饭，聊聊彼此身边的趣闻逸事，讨论讨论课上的难题，交流交流彼此最近读的好书与心得。

为什么总会在这里遇到宋雅玲，邱小鹏也曾纳闷，想来想去却没有结果，也就懒得去想了，能和可爱的美女同学一起吃饭，聊聊开心的话题，毕竟也不是件什么坏事。

宋雅玲却对此成瘾。当她发现邱小鹏总是这个时间来吃饭后，也每天掐着这个点来，风雨无阻，慢慢成了一种习惯，如果哪一天吃饭时没有见到邱小鹏，她就觉得这一天有件事情没有完成，这一天不完美。

邱小鹏成了她心中深深的痛。明明知道注定没有结果，明明知道应该远

远地离开，明明知道这种刻意的相遇只会使自己更深地沦陷，可她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每次饭后分别，她内心就特别的难过与落寞，告诫自己不应该这样。可到了下一次，她又焦灼不安地看时间，内心挣扎着，两腿不由自主地迈向那个地点。她对自己失望透顶，这完全不像自己的个性，有次她突然想起一个词：飞蛾扑火。对，自己就是飞蛾扑火。

聪明、文静、漂亮、一脸书卷气的宋雅玲从来就不乏追求者，高中时就有男生悄悄给她递小字条。大学刚开学，她在新生文艺汇演上的表演，惊艳全场，自此，她收到的爱慕表白就从没中断过。可她却从不为之动心，因为她的心早已被占得满满的，没有一丝空隙。火车上衣着破旧却眼神炯炯，新生文艺汇演上珠联璧合的演出，课堂讨论中独特深刻的见解，班级活动中出众的组织能力与凝聚力，甚至他对舒雅雯的温柔与体贴……想起舒雅雯，她心里就一阵哀叹，不由得想到“既生瑜何生亮”，颇有几分感同身受。有时候她甚至悄悄期盼，舒雅雯能另外看中哪个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帅哥，这样她就有机会攫取邱小鹏的心。可一转念，她就对自己很鄙夷，觉得自己有如此想法，简直就是昏了头。

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唯愿他幸福。同时，你也必须祝福和他相爱的那个她幸福，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真正幸福。宋雅玲不记得是哪本书上写过这么一句话，可这句话她却牢牢记在心里。

两人吃完饭，一起离开食堂。在门口，迎面走来三个人，宋雅玲被走在边上的那个人碰了一下，她也没在意，说了声“对不起”。那个人却回转身，挡在了宋雅玲前面，眯着眼吹了声口哨，觑着脸说：“哟，小妞儿挺嫩啊。”说着，伸手就要来摸宋雅玲的脸。

宋雅玲闻到一股酒味扑鼻而来，原来是个喝多了的“酒鬼”，吓得往后一退，厉声呵斥：“你干吗？！”

“酒鬼”没理会宋雅玲的呵斥，再一次向她伸手摸来，另外两个人也围了上来。

“酒鬼”张开双臂要去抱宋雅玲，邱小鹏抢上前去挡在宋雅玲身前，一

把抓住“酒鬼”伸过来的手，拖住他往自己身前一带，然后使劲一推，“酒鬼”一个趔趄退出好几步。

“酒鬼”酒劲上来了，大呼小叫：“哟嗬，英雄救美啊？今儿个让爷好好教训教训你！”说着，把外套一脱，扔在地上，卷起毛衣袖子，示意另两人一起围了上来。

宋雅玲一看对方三个人，担心邱小鹏吃亏，上前站在他身旁，高声说：“你们要干吗？凭什么打人？有没有王法了！”她故意扯着嗓门，吸引其他同学过来，让对方有所忌惮。

邱小鹏倒是不担心，龙湾村男人历来就有打小习武的传统，加之自幼务农，练就一身力气，出门在外对付个把地痞流氓，还是没问题的。他轻轻将宋雅玲推到身后，看了她一眼，安慰道：“放心吧，没问题。”说完，稍一运气，牢牢站定，等待对方出招。

“酒鬼”一看这架势，冲着邱小鹏挥舞着拳头打过去。邱小鹏一个侧身，躲过迎面挥过来的拳头，对着“酒鬼”的腹部，铆足了劲儿一拳打了过去。

“酒鬼”“嗷”的一声双手按住腹部，疼得直不起腰。邱小鹏一抬腿，用膝盖猛地撞击“酒鬼”的脸部，“酒鬼”一声惨叫，倒在地上。邱小鹏冲上去，蹲在地上用左膝盖压住“酒鬼”的脸。

这是邱小鹏的经验，如果实在迫不得已要动手打架，出手要狠、准、快，必须一招制胜将对手打趴下，才能避免自己受伤。如果对方有一群人，必须首先将领头的打趴下，并且牢牢控制住，这样才能对其他人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果然，另外两人一看邱小鹏干脆利索地将“酒鬼”打趴在地上，“酒鬼”鼻子流着血，一侧脸被死死按在地上，心里骇然，虚张声势，不敢靠近，高声嚷着：“这是方局长的儿子，你也敢打？”

周围早已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同学们一听，敢情这是某个领导的公子，是个“衙内”，怪不得如此嚣张。有同学高喊：“打得好！使劲打！”周围响起一片支持的掌声。

邱小鹏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得饶人处且饶人，对地上的“酒鬼”说：“服了吗？”

“酒鬼”被按在地上，说话也含糊不清：“服了，服了。”

“服了就好，起来道歉！”邱小鹏站起来，松开压着他的膝盖。

“酒鬼”站起来，冲邱小鹏一鞠躬：“对不起！”

邱小鹏一看，憋着笑，指着宋雅玲说：“不是我，是对她！”

“酒鬼”又冲宋雅玲一鞠躬：“对不起！”捡起地上的衣服，落荒而逃。看着他们狼狈的模样，围观的人群响起一片哄笑。

中午，邱小鹏正在宿舍休息，学校保卫处的人带着派出所的民警来到宿舍，说有人报案指证邱小鹏故意伤害并造成对方轻微伤，要带他去派出所协助调查。室友和邻近宿舍的同学听了，都非常气愤，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天下还有公理吗？大伙儿群情激奋，挡住楼道不让民警带人离开。

邱小鹏一看人越聚越多，担心事态失控，赶紧说：“多谢大家，是非总能搞清楚，我去说清楚就没事了。”几个室友陪着他一起到了派出所。可到了派出所门口，室友却被拦住了不让进，说是怕妨碍办案。几个人以为邱小鹏很快就能出来，站在大门口等着。

可邱小鹏却迟迟没能出来，有同学进去交涉，接待的民警很不耐烦，说这是一起治安案件，今晚肯定出不来了。

一个同学立刻飞速跑回学校。很多同学本来都为邱小鹏抱不平，立刻热血沸腾、群情激奋，一传十，十传百，一拨一拨的同学离开校园直奔派出所而去。

傍晚时分，派出所被前来声援的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大家不停地齐声高呼：“放人！放人！”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周边四处挤得水泄不通、交通瘫痪。

市领导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派人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很快就弄明白了。事实很清楚，基层派出所却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不排除是人情案。市

委领导紧急磋商后，派市政府负责联系教育口的副秘书长，火速赶往现场，与学生对话，控制事态发展。

副秘书长坐着警车，一路警笛长鸣抵达派出所，找到了学生代表。学生代表提出两条要求：立即释放邱小鹏，处理相关读职人员。

副秘书长电话请示后，代表市委同意学生们的要求，并表示三天内查清此事，一星期内做出处理决定。

邱小鹏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同学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宋雅玲第一个冲了上去，一把抱住邱小鹏，眼泪直流。邱小鹏的眼眶也湿润了，这么多同学来声援他，这火热的场面，扑面而来的浓浓情谊，震撼着他的内心。

这时，邱小鹏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舒雅雯，情急之下，连忙推开了宋雅玲，走向了舒雅雯，问：“雅雯，你怎么也来了？”

舒雅雯脸色有些发白，说道：“怎么，我不应该来么？”舒雅雯是接到邱小鹏室友的电话后，一路心急火燎赶来的。

邱小鹏知道舒雅雯误会自己了，急忙解释道：“其实，我们刚才……”

“好了，别说这个了，既然你没事了，就早点回学校吧。我也回学校了。”说完，舒雅雯就转身走了。

邱小鹏想拉住舒雅雯解释清楚，却被几个室友围住了，不由分说就被簇拥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回到学校。

当天晚上，宋雅玲请邱小鹏和几个室友在西门口的小饭馆吃了顿饭，一来庆祝事情圆满解决，二来帮邱小鹏去去晦气。

上好了酒菜后，宋雅玲端起一杯啤酒，感谢了邱小鹏和室友们一番后，没等大家说话，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光了。常说酒桌上最怕三种人：扎小辫儿的，揣药片儿的，红脸蛋儿的。宋雅玲表现出来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立刻使酒桌气氛活跃起来，能喝不能喝的，都放开了喝，喝得很尽兴。

邱小鹏悄悄数了下，一共七个人，已经喝掉了十五瓶啤酒。不能再喝下去了，邱小鹏离开座位，走到老板跟前，让老板把剩下几瓶没开的啤酒收走了。





四川的室友喝得已经忘了普通话怎么说，操着浓重的川音，说邱小鹏为了救美，还给关到局子里，受到如此大的冤屈，这美女应该如何感谢呢？

小广东说，我觉得这美女应该以身相许，自古以来的故事都是这么说的。

于是一帮子大老爷们儿，用筷子敲打着碗碟，齐声起哄：“以身相许，以身相许！”

邱小鹏一看越来越不像话，瞥了一眼宋雅玲，忙制止道：“哎哎哎，别起哄！”

宋雅玲脸涨得通红，“腾”地站起来，转身就往门外跑。邱小鹏赶紧跟了出来，一看宋雅玲并没有放开脚步跑，知道她不是特别生气，心里稍稍放心了一点。邱小鹏看宋雅玲站定，走到她面前，真诚地说：“雅玲，这帮家伙喝多了，胡说八道，你别在意。”

这话却勾起了宋雅玲心中的痛。或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平日里文文静静的宋雅玲竟然一把抱住了邱小鹏，说道：“小鹏，我喜欢你！”

邱小鹏呆若木鸡，突然想起了舒雅雯下午那哀伤的眼神，急忙把宋雅玲推开，说：“宋雅玲，你别这样……”

“我是真的喜欢你，从来北京的火车上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你。”宋雅玲的眼里溢出了泪水。

邱小鹏最受不了女孩的眼泪，窘窘地杵着，讷讷地说道：“你别这样，我们可以做好朋友的。”

宋雅玲幽幽地看着邱小鹏，说：“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舒雅雯了，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邱小鹏安慰道：“你这么优秀，一定很快能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宋雅玲退后一步，擦干眼泪，摇了摇头：“优秀有什么用……”

一股冷风吹来，吹得她一哆嗦，头脑也清醒了许多。她很后悔自己刚才酒后冲动，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气氛有些沉闷。邱小鹏试着打破尴尬的气氛，故作轻松地说：“你可是我们全班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啊！”

宋雅玲破涕为笑，恢复了平日的神态，也开起玩笑：“走，咱们回去吧。再不回去，你那帮哥们儿还以为我把你拐跑了。”

回到酒桌，邱小鹏装着一脸严肃，正色宣告：“宋雅玲同学是我们班的女神，以后谁再说女神的玩笑话，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酒桌上“轰”的一声，室友们齐齐用筷子敲着碗，起哄道：“女神！女神！”

宋雅玲眉开眼笑地说道：“女神现在命令你们——闭上嘴，赶紧吃饭！”

邱小鹏笑了，心里却在烦恼不已——该如何跟舒雅雯解释这一切呢？

零  
伍  
零

## 讲 坛

系里新开了一门专业基础课——市场经济学。这门课在美国是热门专业课，但在国内却还是很新潮的，因为当时实行的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畏之如虎。

上课铃刚响，一位老师便踩着轻快的步伐走进了教室。霎时间，全班都欢腾起来——正是俞东荪老师！俞老师用手做了个安静的手势，示意大家不要影响到隔壁班。他依然戴着那副细黑边的眼镜，换了件浅咖啡色的夹克，显得随意却很精神。

“同学们好！我是俞东荪，可能不少同学都已认识了我，但我还不认识你们。第一节课，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下。你们都自我介绍下吧。”说完，俞老师朝坐在教室门口最前排的同学做了个“请”的手势。

全班二十六个同学一一起身做了自我介绍，俞老师始终注视着每位起身



的同学，当邱小鹏介绍完后，俞老师笑着说了句：“邱小鹏同学，我们已经见过了，哈哈！”邱小鹏和知情的同学也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从第二节课开始，俞东荪就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丝毫不差，这种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着实让每一个人啧啧称奇。而让他们更惊叹的，是以后的每一节课俞东荪都不看教材和备课本，但对课本内容的引述却是一字不差，似乎整本厚厚的教材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面。后来，俞东荪曾在课堂上说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有个好的记忆力。”

俞东荪上课的方式不同于别的老师，对课本的内容不做复述，而是直接讲解要点，语速快，做笔记得奋笔疾书才跟得上，有时实在跟不上了就有同学要求俞老师再讲一遍，他便慢慢地、逐字逐句地重讲一次，但接下来又恢复如初了。一门课下来，每个人记笔记都是飞龙走凤般，不少同学开玩笑说“这不是经济学课，而是草书速成班”。

俞东荪上课的另一个特色便是开放。他经常在课堂上开展讨论，提出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让同学们分组进行讨论，或者直接让一个同学来作答。这显然是从哈佛大学借鉴回来的教学方式。每次俞东荪左瞧右瞧要叫同学时，不少同学因为怕被叫到，都缩着身子低着头。可邱小鹏却很喜欢这种上课方式，他觉得这样才有针对性，贴近实际。邱小鹏也多次被叫起回答问题，他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加上平时看了不少的专业参考书，大多数问题都能顺利解答。这给俞东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课程过半时，有一次上完课后，俞东荪留下了邱小鹏，让他星期六的下午去他的教师宿舍。

有什么事呢？

俞东荪所住的宿舍楼是栋四层的老房子，外墙被涂成暗红色，楼梯是木板的，踩在上面便发出“吱咯”的轻响声，连过道也是木地板的，一有走动，便发出沉闷的脚步声。“这房子真是有些年头了。”邱小鹏心想。虽然他知道地板足够牢固，可还是不由得放慢了步伐，每走一步都是轻轻地落地。

按照俞东荪说的门号，邱小鹏来到三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敲响了房门。

“请稍等——”里面有人应答，接着便听到脚步声朝门口靠近。

门开了，俞东荪那张熟悉的脸带着同样熟悉的微笑出现在眼前。“哦，小鹏来了，快进来！”

“俞老师好！我没有打扰你休息吧？”邱小鹏边说边进了门。

“没有没有，我只有下午有课的时候才午休。”俞东荪说着从门后面抽了张折叠椅打开，“房间太小，随便坐吧！”

“俞老师，你不用客气！”邱小鹏没有坐，趁俞东荪转身倒水的时候，他迅速环视了一下这间房子。房子不大，也就十五六平方米的样子，摆设也很简单，靠墙放着一张床，窗边放着一张三抽屉的书桌，书桌上摊放着几本翻开的书，另一面墙并排摆着两个书架，满满的全是书，连最上面也平着摆了不少书和杂志，靠门的墙角是一张小桌子，上面摆放着两个热水瓶和一些日用品。房间很整洁，连被子都整整齐齐地叠放着。

邱小鹏的注意力忽然被书架上的那个相框给吸引了，相框里嵌着三张彩色照片。

邱小鹏慢慢走到跟前仔细地看了起来。

第一张照片里，俞东荪曲腿坐在青翠的草地上，明媚的阳光照在他那张意气风发的笑脸上，在他不远处，还有不少人三五成群地围坐着在谈论什么。照片的背景，是一幢西式的低层建筑，墙面是浅朱黄色，窗子却是白色的，屋顶凸出来的是整齐有序地砌成的数个阁楼，那狭小的窗也是白色的。

“俞老师，这是你在哈佛大学时的照片吧？”邱小鹏接过俞东荪递过来的水杯，问道。

“哦，是啊，那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草地上聊天时一个同学帮我拍的。”

“后面是你们上课的地方吗？”邱小鹏很好奇。

“那是我们的宿舍楼。哈哈。我们上课的商学院比这要气派得多，可每个人都不喜欢在商学院前照相，更喜欢在宿舍前照。毕竟，宿舍才是大家每

天生活、睡觉的地方，才有感情。”俞老师解释道。

“我们这就不一样，每个人都会站在校门口照张相，却没有人想到和宿舍楼留个影。”邱小鹏发现了有趣的地方。

“这或许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之处吧！”俞东荪哈哈笑了起来。

第二张照片是张合照。俞东荪戴着黑色方形学位帽，深蓝色的流苏挂在帽顶的帽结上，沿帽檐自然下垂，身着蓝、深蓝两色硕士学位袍，显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旁边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个头比俞东荪稍矮，看样子五十多岁，也戴着黑色方形学位帽，只不过帽结上的流苏为黄色，所穿袍子为红、黑两色。

邱小鹏见过毕业生也穿着这样的衣服在校园里四处留影，“俞老师，这是你们的毕业合影吧？”

“对，这是毕业典礼上我和院长的合影。”俞东荪说，“院长也是我的导师，他的名字叫萨莫斯，是一位著名的微观经济学家。”

“萨莫斯平时很忙，每次上课都是铃响之后才匆匆赶到。秘书知道他的习惯，每次都在教学楼门口等候。萨莫斯进楼的时候就把教案交给秘书，自己到教室讲课。课讲过了十分钟后，秘书拿着一叠厚厚的教案复印稿走进来分发给大家，大家才可以舒一口气。上课如果没有他的教案，所有的人都跟不上他的思路。教案都是萨莫斯手写的，少则七八页多则十几页，刚刚复印出来还有热乎乎的感觉。”俞东荪轻声地说着，眼前似乎浮现了当时的情景。

“萨莫斯略微有些口吃，可他丝毫没有控制自己语速的意思，说话特别快，有时连美国学生都听不懂。而且他上课喜欢让学生回答问题，有的学生能回答出一步，有的能答出两步，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把问题完全讲清楚。”

听俞东荪娓娓道来，邱小鹏心里笑了，这不就是讲课时的俞老师吗？

“虽然萨莫斯平时的研究很忙，却有个惯例：每教一个班要依次约班里所有的同学吃一次午餐，有时两个人，有时三四个人，都要轮一遍，目的就是跟同学们交流，这在当时的教授中是唯一的。”俞东荪停顿了片刻，“只可惜每次吃饭萨莫斯从不请客，而是大家AA制。”说完，忍不住哈哈地大

笑起来。

邱小鹏也被逗乐了，真是一个有趣的老头。

第三张照片仍然是张合影，俞东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身子有些向前倾，表情似乎很激动，旁边是位老先生，清瘦的脸，很深的眼袋，两颊的皮肤有些下垂，头发全白了，可是眼睛却炯然有神，即使是看照片，也能感觉到眼神里的力量。

“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了。”俞老师注视着这张合影说。

“那位老先生是？”

“他就是萨缪尔森教授。”俞东荪淡定地说道。

邱小鹏一听这名字，就瞪着双眼，惊诧地说：“他就是那个《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教授？！”

不等俞东荪回答，邱小鹏紧接着又问：“俞老师，他给你们上过课？”

“不不，萨缪尔森教授虽然是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可他只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的教授，没在哈佛任过职。那次是他应邀来我们学院做学术演讲，演讲完他和我们合的影。”

保尔·安东尼·萨缪尔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并历任美国数届政府财政金融机构的顾问。1970年成为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萨缪尔森的研究范围横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多个领域，他对经济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理论维护和传播了传统西方经济学说，促进了经济理论数学化的发展，在经济学领域是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经济学》是萨缪尔森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当代西方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译成几十个国家的文字，是经济学的必读教科书。

照片中的老先生实在是个平凡的老头，并无特别之处。可第一次见到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巨子的照片，邱小鹏十分的激动，盯着照片中的老头看了又看。

过了会儿，邱小鹏忽然想起什么来，他转过身，问：“俞老师，你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事，就是那次讲座时你问我的问题，想再听听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俞东荪示意邱小鹏坐下，自己也在床边坐了下来。

一听老师这么说，邱小鹏立刻又站了起来，垂着头，轻声说：“俞老师，那次我不该那么冲动打断你的演讲的。”

俞东荪见状，连忙说：“不不，小鹏，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找你来不是要听你做检讨的，而且你也没有错。相反，我倒是很欣赏你的勇气。”

邱小鹏心稍稍安了些。

俞东荪接着说：“小鹏，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学经济学？”

“我来自农村，亲身体会过农民的艰辛和贫困，我想帮助他们富裕起来。”邱小鹏坚定地说。

“嗯，很好。那谈谈你对经济学的认识吧。”俞东荪做了个鼓励的手势，说道。

“我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它反映的是经济事务、环境问题、世界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变化趋势。”邱小鹏没做犹豫就说道，这个问题他思考过许多次了。

“对，可你这还是书本上的说法。”俞老师简单地评价了下，接着说，“经济者，经世济民也。世者，人类社会也；民者，社会主体也。在中国古汉语中，早有‘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而在西方，经济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

虽然已经看过几本经济学的著作，可俞老师的这些讲解，还是让邱小鹏听得很投入。

“经济学总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问题和两难困境。然而，支持着整个经济学的还是一些基本概念。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即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们对今后社会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以前。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如稀缺、效率、贸易收益和比较优势原则等，永远不会丧失它的重要性。学习

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在掌握总供给和总需求概念方面，在理解国内外货币作用方面，必须打下扎实的基础，不仅应当学到有关经济增长的普遍被认可的理论，而且应当了解关于商业周期的颇有争议的学说。”

邱小鹏静静听着，对眼前这位年轻的老师颇怀敬意。

“小鹏，”俞东荪望着邱小鹏，继续说，“你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确是我们目前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这么多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发展农村经济、逐渐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最突出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国富民强，其实主要是指农民富裕和农村富强，因为农业是基础，农业稳，国家才稳，农民富，国家才富啊！”

俞东荪颇有激情，看了看邱小鹏，又继续说：“当然，要使广大农村都富裕起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首先是脱贫，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其次才能谈逐步富裕。这要靠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要靠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自身实践，当然更是包括我们这些学习经济的人的努力探索和实践。你说呢，小鹏？”

“是的，俞老师！”邱小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这么应了一声。

“其实，我的家也在农村，我也是农村出身。”俞东荪说道。

“你的家也是农村的？”邱小鹏惊愕地问道。

“是啊，我的小学和中学一直都是在农村读的，考上北大后才离开农村。我父母至今仍生活在农村。”俞东荪平静地说道。

邱小鹏对俞东荪忽然又加了一份亲切感，仔细琢磨了他的口音后，问道：“俞老师家莫非也在南方农村？”

“哈哈，正是，我家在苏南农村。”俞东荪爽朗地回答，“不过，我们那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还是很穷的，这几年才发展得很快。我从美国回来后回家一看，都认不出了，那变化真是大得不得了，大得令人不敢相信！”

邱小鹏露出了惊奇和兴奋的目光，是什么样的变化，让留学归来的俞老师如此惊叹呢？

俞东荪诚恳地说：“小鹏，你应该找个时间，去苏南的农村好好考察考察，



我相信，对你思考的问题一定大有益处！”

邱小鹏爽快地回答：“好，到时候我一定去！”

起身时，邱小鹏瞥见俞东荪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照片，一时好奇，看了两眼。照片都是俞东荪和同一个长发女子拍的，看样子是在美国拍的，邱小鹏认得背景有白宫和自由女神像。照片上的女子或是微笑地挽着俞东荪的胳膊，或是将头依靠在俞东荪的肩头，各种小鸟依人，全都是幸福的味道。

“这是我们夫妻俩留学时在美国各处游玩的照片。”俞东荪说话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原本计划走一次66号公路的。”

俞东荪问道：“小鹏，你知道66号公路吗？”

“我知道一点，好像美国人还把它叫作‘母亲路’。”

“对。美国有学者说66号公路好比一面明镜，象征着美国人民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俞东荪指着一张照片说道，“你看，这块路牌就是亚当斯街上的66号公路起点路牌。”

“哦，这块路牌我在杂志上看到过！”邱小鹏兴奋地说。

“我当初见到它的时候，激动得跳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最初的起点路牌其实并不在亚当斯街上。”俞东荪笑着说道。

“那师母跟你一起回国了吗？”邱小鹏随口问道。照片上的女人青春洋溢，落落大方，气质不像是普通人家，邱小鹏隐约觉得自己认识某个类似的人，一时却想不起名字来。

“不，她还留在美国。”俞东荪似乎不愿谈这个话题，岔开了话题，说道，“小鹏啊，以后有机会，要出国见见世面，开阔眼界。”

“好！”邱小鹏点了点头，笑着说，“不过，我还是先去苏南的农村开下眼界吧。”

告别了俞东荪，邱小鹏轻快地走在人来人往的校园里，觉得无比充实。

阳光透过树叶化作摇曳的光斑，犹如随风起舞的精灵。邱小鹏突然想起那个刚才想不起来的人的名字了。

那人的名字叫张露茹。

零  
伍  
壹

## 考 察

邱小鹏坐在向南飞奔的火车上，目的地是华星村。

系里组织了一次社会考察活动。下发的通知里说有四个选择，分别是两个国有大型企业、一个外资企业，以及一个南方农村，至于具体是什么企业哪个农村，通知没有具体说明。

同学们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着，围着下发通知的年轻老师要问个究竟，可年轻老师也是一问三不知，只说当天就要做决定。外企自然是大热，全班二十多个同学，有一大半选了外企，至于那个神秘的南方农村，少人问津。

邱小鹏第一时间就选了“南方农村”，他确实也想看看别的村子和龙湾村有什么不同。

过了几天，分批的名单出来了，邱小鹏惊喜地发现，南方农村竟然是苏南的华星村，不由得大喜过望。

当天下午，邱小鹏就跑去俞东荪的宿舍，迫不及待地说了这个好消息。俞东荪笑了，似乎早在意料之中，邱小鹏这才知道华星村的考察正是俞老师联系的。

俞东荪交给邱小鹏一叠复印的资料，说：“这次苏南农村的考察活动是个好机会，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带着问题去，在考察中思考问题，然后带着新的问题回来，到时候我们再好好交流交流。”

邱小鹏高兴地说：“我知道了！”又问道，“俞老师，苏南是你的家乡，要不你也一块去吧？”

俞老师笑了：“不行啊，这次我另有安排。再说，就是没有安排我也不能和你们一道去。”

邱小鹏纳闷了：“怎么办呢？”

俞老师认真地说：“所谓考察，就得自己去观察、去调查，再思考。只有这样，才会得出自己的见解。小鹏啊，你是不？”

出发前一天，邱小鹏从室友口中意外地得知，这次同行的四个同学中竟然有宋雅玲！

“她不是去外企么？”邱小鹏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教室里填表时，宋雅玲可是嚷着“非外企不去”的。

“不晓得。”室友在整理着行李，随口答道。

“我猜，她是想陪着某人去欣赏田园风光吧。”另一个室友开起了玩笑，几人都哄笑起来。

邱小鹏笑了笑，也不说话。他的心早已飞到那个让俞东荪赞叹不已的华星村了。

邱小鹏和宋雅玲面对面靠窗坐着。

由北方到南方，沿途的风景大相径庭。北方是灰色的，平坦的，开阔的，远远地连着天，一眼望去，似乎平地的尽头便是世界的边界；而南方，却是绿色的，起伏的，收敛的，一眼一个景，青山一脉连着一脉，似乎永远没有隔断。

邱小鹏的沉默，显现出一种年轻人的成熟。是的，他今年二十一岁了，

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青年了。身材还是那么结实,个子长高了些,脸色也白净多了,一看似乎脱去了农村那身胎气,完完全全像个城里人,再不是那身土里吧唧的山里伢子打扮了。

看得出来,邱小鹏完全适应了大都市的生活。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适应性最强的是青年人,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里一待就是三年,那是人生难得的三年!但是实际上他身上的农村胎气,他骨子里的农民情结,却远远没有脱尽。虽然离开了农村,可他心里念着的是农村的人,想的也都是和农村有关、和农民有关的事。

只是,他不再用与人争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他学会了思考。他坚持有目的地看书,有选择地听讲座,尤其是和俞老师的交谈,更让他的想法清晰、坚定起来……

与许多同窗一样,他对今后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计划:读完本科读硕士,然后读博士,再然后就是当教授,做大学者。这样一种人生规划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他成绩优异,表现突出,深得老师们的肯定。大三一开学,他就为报考研究生做着准备,看书、记英语单词……日复一日,邱小鹏在自我设计的人生路上,勤奋耕耘着。

他当然有自己的崇拜偶像。他崇拜经济学界的泰斗陈岱孙先生。陈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一生著作等身,育人无数,在学界的地位,至今仍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他也崇拜费孝通先生,费先生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关心城市经济,关心中国农村经济,关心小城镇建设。邱小鹏利用几个寒假暑假进行社会调查,回到家乡所在地考察,也到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和城镇考察,写出了几篇颇见分量、在学校引起较大反响的考察报告,试图研究探索中国农村和小城镇的经济发展规律……这次宋雅玲与他同行,就是想合作写一篇探索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考察报告。

“嘻……”宋雅玲忽然忍不住抿着嘴笑了起来。

邱小鹏从沉思中醒来,转脸看着宋雅玲。

宋雅玲还在笑:“我笑你为什么要坐火车?”

“这有什么好笑的。”邱小鹏自己却也忍不住笑了，“不坐火车难道还坐飞机？”

“我是说你为什么不步行呢？”宋雅玲想起初到北京时步行去天安门的情景，“就像当年步行去天安门……”

邱小鹏却认真起来：“如果时间允许，我还真想做一次徒步考察，从北方农村到南方农村，像毛主席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那样……”

“哟，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一个包袱，还带一支毛笔——因为当年没有钢笔呀。”

“那才是真正的考察。”邱小鹏赞叹说，“毛主席当年考察农民运动，还到过我的家乡哩。”

“真的？”宋雅玲惊奇地问道。

“真的。这在毛主席著作中写了的呀。”邱小鹏自豪地说，“当年我的家乡很穷很穷，农民起来闹革命的积极性非常高……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年了，我的家乡虽然彻底改变了面貌，可仍然还不富裕，还处于贫困状态……”

话题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列车飞驰，窗外的景色一晃而过。呈波浪形起伏蜿蜒的山岗、丘陵，千篇一律的田野，耕耘过的土地，散发着清香的稻田，然后是小溪、树林，然后又又是山峦、江河……土地是一样的，同样温暖而湿润，没有名胜，没有特色，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但是又叫人难忘。列车里旅行惯了的人们都在昏沉麻木中，对蕴藏巨大神秘力量的土地熟视无睹，加上刚才谈论的话题过于沉重，宋雅玲也在沉默中不免昏昏欲睡。邱小鹏眼望窗外，心思却神游不定，一会儿置身于故乡的山岗草场，一会儿又想象在华星村那块神奇的土地上……没有办法，也许世代代受到影响的人就对土地难分难舍了，影响已经深入人心，深入血液和骨髓。他不禁想起了艰难的童年，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一切与故乡、土地有关的人：金美月、邱小莽、梁卓光、程东虎、舒雅雯……

“啊，朋友……”不免自言自语、旁若无人地，声音从口中轻轻滑出。

“什么朋友？是不是你那位……”宋雅玲从昏睡中惊觉，女性的敏感神经跳跃起来，“舒雅雯？”

邱小鹏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一丝痛苦，一丝诧异，滑过端庄秀丽的脸庞。圆圆的大眼睛里闪过痛苦、幸福的光芒，一瞬间仿佛说：“我真嫉妒，不，也许……你呀，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可说出来的话却是：“小鹏，别胡思乱想了。我们此行的任务，可是为了一篇有分量的毕业论文呢。”

这就是宋雅玲。聪明透顶却传统正直、稳重成熟。邱小鹏赞同地点头，青年早慧的目光深沉地快速地扫了她一眼，心思又转到了那产生巨大财富的土地上。

列车继续飞驰。从长江边，从虎踞龙盘、兴亡如梦的六朝古都南京，往华星村飞奔。待到车轮碾过苏南，两人的心情整个的就只有陶醉了。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有烟柳，有画桥，有荷塘，有稻香，还有吴冠中笔下的秀丽人家，还有成片成片竖立着烟囱的厂房。

车厢里很静，车速缓慢下来，两人读着窗外的画与诗。

这就是华星村么？

这就是以华星人为代表的苏南农民所创造的绚丽篇章。

邱小鹏和宋雅玲走进了华星村。

整齐街道显得宽坦而空荡。两边的楼房错落有致、漂亮、整洁，路旁的花草含笑怒放，争奇斗艳。两人兴高采烈，东张西望，新奇和激动充塞着心灵。顾不得旅途的疲倦，就走向一栋富丽堂皇、威严气派的大楼。

邱小鹏轻轻敲响了挂着“支部书记室”的办公室房门。

“谁呀？进来吧。”屋内响起一个低沉的中年嗓音。

“请问，您就是吴仁东支书吧？”宋雅玲礼貌地问。

“是的，你们有什么事？”坐在办公桌后的中年人抬了一下头，望了两

人一眼，又埋头看着桌上的一份图纸，还不时用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吴支书，我们想来采访您！”邱小鹏激动地说。

“我不想接受采访。”中年人头也没抬。

“你……你怎么……”邱小鹏刚才的激动兴奋马上变得大失所望，倔强的脾气令他冲动起来，“我们是……”

“吴支书，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宋雅玲赶忙拉着邱小鹏的衣角，示意他冷静，一边不慌不忙谦逊地说，“我们想到您这里考察学习，特别是我的同学，他家乡也是农村的，想向您讨教走出贫困的路子……”

“我正忙，没得空呀。”吴仁东抬起头，犀利的目光扫视着两人，似乎想到了什么，最后停在邱小鹏身上，盯着他看了足有分把钟，这才和蔼地说，“年轻人，你们自己去看吧。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看，先看清楚了路，再去走。”

宋雅玲还想再说什么，邱小鹏却拉了拉她的手，说道：“好吧。我们看了之后，等您有空的时候，我们再来请教！”

中年人诧异地盯着他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这才不自觉地摇摇头，自顾自地说了半句：“这年轻人，血性倒是有，也有股子冲劲……”

接下来的几天，邱小鹏、宋雅玲就在村里走走看看，时不时找村民聊聊天。

华星人很忙。他们只好见缝插针，不放过任何一个“取经”机会，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看了，问了，也想了无数遍。他们锲而不舍，一共待了五天，这才基本弄清了这块土地为什么神奇，为什么发光发热，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为什么拥有那么多的财富。

就在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分田到户包干的时候，华星村，这个全村人靠着吃“红花草”才熬过饥饿的苏南水乡，冒着被割“尾巴”的危险悄悄干起了他们的社队企业。一个很小的五金厂，当年收入五万元，在如今看来真是太小太小了，可在当时是太大太大，以致当上级来村里检查时，华星村的当家人吴仁东不敢把他们往厂子那边带，生怕他们发现那条遮遮掩掩的“金尾巴”。多亏了吴仁东的聪明，以粮为纲的检查组绕道而过，星星

之火保住了，华星的烈焰从这里燎原。

五万元相当于当时全村人两年的纯收入。五万元这把火烧得精明的华星人寝食不安。办一个厂就得了五万元，那么办五个、十个、二十个以至于更多行不行？利润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行不行？

华星村不“安分”了，华星人坐不住了，男男女女一齐拥到领着他们干了二十几年的党支部书记吴仁东家里……华星人就这么干开了，两年前，华星村年产值超过三亿元。三亿元对过去吃“红花草”填腹的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邱小鹏对这块土地产生了神奇感，对土地的主人产生了敬畏感。他想，自己一定要再见到吴仁东，要和他深谈。

“你得改一下你那……臭脾气。”宋雅玲毫不客气地说，“又要向人家学习，又不放下你那可怜的尊严，不，你那……虚荣心。”

“你说得对。”邱小鹏由衷地说，“我要虚心讨教。”

然而村里的人却说：“不可能的，他忙得整天脚不沾地、头不枕床，一些大领导来了，也只是其他村干部接待……”

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一早，邱小鹏和宋雅玲在宾馆的楼顶拍摄华星村的全景。正拍得来劲的时候，镜头中看见一个人远远地向他俩招手，一边招手一边步履匆匆地走来。远远看去似乎是吴仁东，仔细一看，果真是他！一见面，他就笑容可掬地连声问好。邱小鹏和宋雅玲挺感动的，马上提出要为他拍几张照片。

他点了点头，然后始终在笑，迎着曙光笑，朝着华星笑，望着镜头笑，笑得那么自然，那么真诚。在他的笑容后面，就是那幅田园、烟柳、画桥、荷塘、厂房的苏南工笔画。

吴仁东把邱小鹏和宋雅玲请到“向上亭”，一人坐一个石凳，就像三个旅游者到此小憩一样，采访轻轻松松地进行。

“向上亭”是吴仁东亲自设计命名的，为了纪念华星村那段坚忍苦涩的奋斗历程。这是分为三层、高低错落、大小有别的“向上亭”。



亭分三层是有寓意的。这些寓意用中、英两种文字写在亭上。一是象征华星村的艰苦创业三个阶段，即苦干的六十年代、大干的七十年代、实干加巧干的八十年代。二是象征华星村的经济的发展一个年代超越一个年代，集体经济一年更比一年强，农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三是象征华星村的干部队伍坚持“老中青”三结合，一代传一代，一代胜一代。

亭子的基脚修在一座由太湖石筑成的假山上，弯弯曲曲一条石径盘绕而上，象征着华星村三十多年的历程既不平坦也不平凡……

精明、深邃的华星人，建一个亭子都花费了如此的脑筋，难怪他们把一个个村办企业办得那么红火、讨人喜欢。

“华星村建村才几十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知会走成什么样子，但总要一年比一年好吧？”

吴仁东说一口稍有点变音的苏南吴语。他说得很轻松，听者却听得很紧张，集中全部精力去捕捉字眼，去揣测它的含义。吴仁东看得出两位年轻人的表情，他极力使自己说的普通话标准一点，并一再问：“听得懂唔？听得懂唔？”

邱小鹏连连点头：“听得懂，听得懂。”

“村支书是很难当的。你得领着大家实干，还得干出点名堂来。这就要把握自己，也就是有主见。一定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群众才拥护。以往，农民穷，少数领导看了后把村干部找来训一顿，走了。等到富起来了，又问房子盖这么大这么好，钱从哪里来的？在这两种领导面前，你怎么办？说你穷你就泄气，说你房子盖大了你就缩小，行吗？老百姓不同意的。于是，我对一位领导说，我们农民的房子住得比你们好，是为你们的廉洁创造了好的条件。外国人看了就说：哈罗，中国的部长住的还不如农民好。我说完，这位领导哈哈大笑，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照你们定的干，生产生活搞得越好我越喜欢……”

邱小鹏和宋雅玲听得很仔细，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吴仁东讲了一个来小时，看了下表，忙站起身，说道：“哎呀，讲得太多了，差点忘了还

有个会！”笑咪咪地和邱小鹏、宋雅玲握过手后，匆匆走了。

邱小鹏盯着这个中等身材、戴副近视眼镜的“致富带头人”，觉得他不像个村支书，反而像个水平高超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不由得想起郑若松来，是的，就像郑书记……

零伍贰

## 惊 喜

邱小鹏第二天居然真的见到了郑若松。

郑若松带领一班人来华星村参观学习。更让邱小鹏惊异的是，他在人群中竟然看见了父亲！

父子在他乡相遇，真是喜出望外。郑若松亲热地拍着邱小鹏的肩膀：“小鹏，没想到你先到一步啊，看来你也可以给我们当导游了。”

“不行哩，我才看了五天，还没有真正看出名堂哩。”

郑若松笑了：“哈，那你要抓紧时间看，看出名堂来，回去再好好看看龙湾村，让龙湾村也干出名堂来。”

邱小鹏不好意思地笑了。

邱铁汉也笑了，上下打量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华星村安排了专门的接待导游，领着郑若松一行考察参观。

就像许多富裕起来的村庄一样，你不要把华星村想象成一个普通的农村，它的住宅，它的生活水平，它的公益事业甚至它的村民的素质都已经城市化了，生活水平甚至比多数城里人强多了。



三百二十户人家，绝大多数已经搬进或正准备搬进三层的楼房，每层三大间，三层共九间，四百多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一百多平方米。

房子都修得很漂亮，典型的江南古典园林风格。许多屋顶是琉璃瓦，那是过去宫廷才用的建筑材料。

郑若松一行在导游张小姐的引领下来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主人是钢厂的副厂长，房间地板嵌的是高级地板砖，高档红木家具、空调、彩电一应俱全。灶间做饭用的是液化气，同时备有柴草灶，说是给“老外”来住时烧锅巴饭用的。卫生间、浴缸等一应俱全，白色瓷砖贴了两米高。打开龙头，热水、冷水全有，热水是村里集中供应的。

邱小鹏仔细地观察着，脑海里忽然涌现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忽然，他眼前一亮，在客厅里发现了一张照片——俞东荪老师与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合照！邱小鹏豁然明白：这是俞老师家！

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涌遍全身。

副厂长的母亲慈祥善良，一边包着馄饨，一边与来人闲聊。有些方言听不懂，张小姐就给大家翻译。老太太神闲气舒，不时朝大家笑笑，馄饨包得真漂亮。

出门，门槛离外墙有十几米远，这算是护墙吧，有铁门安着，院子大得可以打网球。

羡慕，你只有羡慕的份儿。

郑若松一行带着羡慕和留恋的目光，辞别这户人家，又去参观一户司机的家。还未进院子，就看到主人和两位客人坐在台阶前品茶，见到有客人走进，全都站起来迎客。导游张小姐说，这户人家的内部装饰是很有特色的，你们好好看看。果然，走进客厅，就非同小可——足有四十平方米，一道S形楼梯嵌着铜板往楼上绕去，简直就是一座星级宾馆的厅堂。主人确实富有，估算一下，仅客厅的装饰就不下十万元。

不好意思踏上楼去，郑若松一行在客厅和院子里拍了几张照片，在“啧啧”声中和主人道别。

到街上去转悠吧，这就更叫绝了。一条接一条的雕梁画栋的彩色木制长廊，蜿蜒数百米。这是在模仿北京的颐和园长廊。长廊里面木梁上，画了好多好多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名人，如孔子、岳飞、文天祥、邓世昌、江姐、刘胡兰，等等。不仅画人像，每个名人旁边还配有一首题咏诗，画好诗也好。

参观的人兴冲冲往街面上走。此时天空中正有点斜风细雨，洒在人身上好不清爽好不惬意。走在宾馆后面的人工河旁，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农在那儿垂钓，神态专注，目不斜视。身上的蓑衣呢？斗笠呢？都没有，手中只有那根伸缩式的钓竿，耐心地等着那贪嘴的鱼儿上钩。斜风细雨？管它呢，不须归呀！

邱小鹏感慨地说道：“郑书记，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江南图呀。”

郑若松也颇有感触：“是呀，这现代江南图里呈现出华星村人的神韵。”

沿着人工河往前走，向左一拐就是华星村的农民公园。走到门口，邱小鹏说：“这农民公园引起过众多平头百姓和专家学者的评说。”

“是吗？什么评说？”郑若松随口问道。

邱小鹏没有正面回答，说：“您是政府官员，您看了后会有什么评说？”

农民公园是卖票的，占地几百亩。建筑风格不用说，看了苏州、杭州的园林就知道这里的样子了。亭台楼阁，九曲回廊，绿槐高柳，竹篱茅舍，碧纱小窗，全套“复印”，只是没有寺，没有钟，更没有江枫渔火、夜半客船。但是，这里有的那里不一定有，真的，华星农民公园里的景致苏杭公园里全没有。

是什么呢？是根据中国最撼人心魄的《二十四孝图》而建立的二十四座风格各异的亭子，几十个真人般大小的二十四孝塑像。你看那些孝子，有宁可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能饿了老娘的，有冬天里卧在冰上只求一条鲤鱼给老人熬汤喝的，有把自己的肉割了给老人吃的，有打着赤膊引来蚊子叮咬而让老人睡觉安稳的……

这些故事读时都惊心动魄，更不要说人物栩栩如生地立在你面前。你有什么感慨呢？一个老支书领导下的村庄，一个三百多户人家买了二百六十辆

轿车的村庄，一个拥有现代化工厂的村庄，一个几十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村庄，谁想到竟不惜花巨资塑造这些既被人们褒奖又受尽贬低甚至被批判的封建题材塑像！

还不止呢，你从公园正门进去后，首先迎接你的是一溜儿站满了手持刀枪剑戟武士的仪仗队，它们立在长廊两旁。你从这些高两米、表情严肃冷漠的巨人身边走过，会感到一种威严，一种遥远的威严。你肯定会朝他们细看，你肯定会在心里发问：华星人干吗哩？

实际上根本不用你发问，许多塑像旁都挂着中、英文书写的说明牌，比如：刘备、关云长、张飞三结义的塑像，是为了教育村民和干部要永远团结一致，保持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那种同甘苦共患难、不成大业死不休的情感。

二十四孝呢？照样是有解释的。但归结起来就是一句：华星的领导者希望村民，尤其是后生一代，不要忘了中华民族最传统最能约束人的伦理道德，规规矩矩地做人，老实地生产，把老一代开创的业绩更好地发扬下去。

这就是华星。一个现代化的华星。一个古老的华星。一个既土又洋的华星。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华星……

传统又新潮着，新潮又传统着……

“有什么感想呢？大家谈谈吧。”

夜晚，华灯璀璨。华星宾馆的会议室里，郑若松正主持召开座谈会。

参观团共三十多人。除领头的郑若松外，还有县长许家扬和抓农业的副书记安逸民，县里几个部办委局的负责人，部分乡镇的书记和乡镇长，少数几个乡村的村支书。邱铁汉被点名参加了。邱小鹏和宋雅玲也被郑若松叫了过来。

“没到华星前，就听说和看了一些有关华星的故事，甚至莫名其妙地在心里分类，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是资本主义的，哪些是封建主义的，等等。待到进村一看，脑子里就斗开了，看了之后也就豁然明白了……”

“一个曾经靠吃‘红花草’熬过来的村落，搞起如此大的企业，如此丰富的精神文明设施，过上如此富庶安乐的生活，它必然要吸收多种养分，才能长期生存、发展。”

这番话是安逸民说的。他似乎有些激动。

“是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许家扬接口说道，“华星二十多个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乡镇企业就是消灭这种贫穷的最有力的武器。它不依理论家、政治家划定的框框行事。它是一艘设备在不断更新、动力愈来愈大的‘客船’，一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崭新‘客船’。”

许家扬的话一说完，几个部办委局的负责人也纷纷发言，会场一下就热烈了。特别是乡镇企业局局长立马响应：

“许县长说得好，要消灭贫穷，对乡村来说，就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华星村的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是的，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贫穷、谋求富裕。”郑若松这时也说话了，“在我们县里，甚至整个中国农村，实际上目前是两个问题在困扰农民，困扰各级领导人。”郑若松停顿了一下，环视四周，继续说，“这两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华星村发展乡镇企业，就是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最好途径。我们要发展乡镇企业，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使农村消灭贫穷，谋求富裕。”说完，他把目光转向邱小鹏，用鼓励的口吻说道：

“小鹏，你是学经济管理的，来华星村考察，就是探索农村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说说你的看法？”

邱小鹏腼腆地笑了笑，说：“这个问题我还在思索之中。说说我的看法，也好向各位讨教。”接着便侃侃谈了起来——

“大家知道，大包干后的生产责任制溢出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年我到一些地方考察，发现各地的民工南下北上之势不可阻挡。许多到外地出差的人都有同感：全国的火车站都是打工农民的基地。尤其是广州，走不动人。警察有时只能用几米长的竹竿清出一条通道。我就亲眼看见，广场上的人还



没有散开，出口处又涌出一批肩挑手扛拖儿带女的打工者。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既是严重的社会负担和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潜在的劳动力资本。乡镇企业的兴起解决了郑书记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方面，它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它又把劳动力资本转变成了现实的经济生产力。因此，我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民富裕的‘快车道’和社会安定有序的一剂良方。我们应当更快速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人们都以佩服的目光望着邱小鹏，心里想：后生可畏啊，这个当年的双星地区“理科状元”，这几年的大学真没白上。

“小鹏说得好啊。”郑若松说，“其实，就我们县而言，还有一个问题也在困扰我们，那就是人才问题。”

郑若松望着大家，继续说道：“发展经济需要人才，开办企业需要人才，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可我们松源的现状是，人才匮乏啊！外面的人才不想来，本地的人才留不住，都去南方了，孔雀东南飞呀。孔雀为什么东南飞呢？因为那里的环境好、收入高、发展空间大。看来，家扬、逸民同志，我们以前采取的一些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措施，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我们各个部门、各个乡镇也要重视人才，培养各种层次的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

座谈会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散会后，郑若松叫住了邱小鹏，轻声问：“小鹏啊，读大三了吧？”

“嗯，再有一年就毕业了。”邱小鹏笑着说道。

“你考虑过毕业后的事吗，比如说，是参加工作还是继续深造，是去政府机关还是去大型企业？”

“我还没想好哩！”邱小鹏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轻松说道，“还是先把这次的考察好好完成吧。”

“好。”郑若松点了点头，又说道，“不过我希望你能考虑下，毕业后回县里工作。”

邱小鹏愣住了，看着郑若松。

郑若松笑着说道：“县里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哪算得上什么人才啰，郑书记过奖了。”邱小鹏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接话，只得说，“我会好好考虑的。”

郑若松听了，转身叫住许家扬，爽声说：“许县长，小鹏到时要是真的能回县里来工作，我们就亲自到车站接他！”

许家扬笑着说：“好！只怕小鹏到时候早被人抢走了哇。”

考察团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华星村去其他村，邱小鹏跟着父亲到了村里安排的住所——一栋两层小别墅的一楼。他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跟父亲说。

“你们学校这次来了几个同学？”邱铁汉说着开了门。

“总共来了四个。”邱小鹏进屋，打量起来。屋内摆着两张床——原来小别墅改成了招待所。

“怎么这么少啊？”邱铁汉想了下，苦笑着说，“也是，都去国有企业了，谁愿意来农村啊。”

看样子，邱铁汉接到了邱小鹏上个月写的信。

邱小鹏一屁股坐在靠窗的床上，问起了家里的情况，得知母亲和阿婆的身体都很好后，又问起了邱小莽、刘力强、何思翔等人，又问到茶厂和果园，邱铁汉假装不耐烦地说：“问这么多，放假了自己回村里看哇。”

邱小鹏笑了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姐姐最近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忙啊？我好久都有收到她的信了。”

“你姐姐当上护士长了，比以前更忙了。”

“我说啰，上个月给姐姐写的信怎么一直都有见回信。”邱小鹏知道姐姐也是个要强的人。

邱小燕从小成绩优异，初三那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而选择了读卫校，分配到县医院工作后，每月都会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工资拿回家里。等到邱小鹏读大学后，她时不时都会寄点钱给弟弟，虽然每次钱都不多，可邱小鹏知道这钱是姐姐帮别人上夜班赚来的，一分钱都



没用过。大一放暑假前，邱小鹏用做家教赚的钱，让舒雅雯帮着挑了身时髦的衣服，送给了姐姐。可邱小燕却一直舍不得穿，说是要等到有呷酒的场合才穿。

邱小鹏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姐姐当年读的是高中，以她的成绩和勤奋，肯定能考上大学，继而分配工作、成为一个城里人，过着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可那样的话，家里肯定没办法再供自己念高中了，那他的人生会是个什么样子？邱小鹏想象不出，他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他是愿意舍弃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姐姐那个“完全不同于现在的生活”。

知识改变命运，只是，这种改变未免显得过于沉重了。邱小鹏轻声叹了口气。

邱铁汉在另一张床上坐下，面对面看着邱小鹏，问：“崽啊，刚才郑书记和你所说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我还有想过哩。”邱小鹏满不在意地说，“到时候再说吧。”

“你不会真的回县里来吧？”邱铁汉小声问道。

“回县里不好么？”

“也不是不好。”邱铁汉在想着该如何说，“不过你娘和阿婆都不愿意你回县里。”

停了一下，邱铁汉又加了句：“从私心上来说，我也不愿意你回。”

“我晓得，你们都想我留在大城市。”邱小鹏收起了笑容。

“你晓得就好。”邱铁汉认真地说道，“崽啊，你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书，好不容易考上个名牌大学，有机会留在城里，这是好多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邱小鹏低着头，没作声。读书的时候没觉得有多苦，可上了大学后，回过头再看高中三年的时光，似乎只剩下日复一日埋头做试卷、起床像打仗般忙碌的记忆了。

见儿子不说话，邱铁汉接着说道：“爹有本事，一辈子只能待在农村，

怨不得别人。按道理，我作为村支书，不应该讲这些话，可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我跟你娘都不希望你再受那些苦。”

想起父母亲辛辛苦苦供自己读书，想起大雪天父亲用锄头一步一步凿出一条路送自己上学，想起每到“双抢”时节肩膀晒脱一层皮、每天累得只剩半条命的情形，邱小鹏沉默了。

“再说，你读了个这么好的大学，又学了个这么好的专业，就应该留在大城市啊。这样才有机会让你发挥所学的知识，要是回到县里，你学到的这些都用上，那不都是白学了么？”

邱铁汉拍了拍儿子的肩，接着说道：“崽啊，你从小就有让爹和娘操么子心，这工作的事你可要想好啊，千万莫冲动，免得一辈子都后悔。”

邱小鹏平复了激动的心情，说道：“爹，我晓得的！我打算接着读研究生。”

“好！”邱铁汉笑了起来，“这下，我们家不光有了大学生，还要有研究生了啊！你娘和阿婆要是晓得了，还不晓得会高兴成么子样子哩。”

正说着，邱铁汉的同屋进来了，对邱铁汉说道：“汉支书，郑书记让我去他那边睡，让你们父子俩好好聊下天。”

“千万莫！”邱铁汉赶紧拉住同屋，说，“我崽他们有地方睡，你就睡这屋，莫去打搅郑书记了。”

见邱铁汉和邱小鹏一再坚持，同伴只得作罢，笑着从旅行包里拿出牙膏牙刷和毛巾洗漱去了。

这时，邱铁汉接着说：“小鹏，你已经长大了，毕业分配的事，爹只说我的想法，最后怎么定，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你人生道路还得你自己选择。爹相信你。”

邱小鹏回过头，看着父亲，坚定地说道：“爹，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同伴回到房间，准备上床睡觉。

“爹，我今天就不走了，和你睡！”邱小鹏说完，冲那个同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出门考察竟然能见到儿子，邱铁汉心里也十分高兴，笑着说：“那就挤

一床睡吧。”

夜已深。

白天喧哗热闹的华星村也寂静无声了，邱小鹏躺在床上，一度有种错觉，觉得自己身处的不是华星村，而是夜晚同样寂静无声的龙湾村。

耳畔传来父亲轻轻的鼾声。邱小鹏翻了个身，模模糊糊见到父亲侧着的背影，感叹不已，好多年没有和父亲睡在一起了，得有十五六年了吧……

突然而来的伤感让邱小鹏心里一酸，眼泪瞬间涌出了眼眶……

零  
伍  
叁

## 猛 雨

早秋来的时候，邱小鹏回到了龙湾村。

南方的早秋俗称“秋老虎”。虽已立秋，但夏天却欲走还留，余威未了。

天晴少云，气候干燥，太阳比夏天的还毒，紧贴着跟在人的身后，晒得脖子和后背火辣辣的疼。气温不降反升，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连路边的草木都蔫了，有气无力地垂了下来，眼看着就要枯萎。

没有一丝风，空气凝固了，热得像个蒸笼。

老人们都说这天热得有些稀奇，十有八九会有大暴雨。

果然，不多久大风突起，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大龙山天空，快速飘来大块乌云，黑压压的一片，如千军万马般朝龙湾村奔踏过来。

暴风雨即将来临。

一见天色有变，还在帮家里砍柴的邱小鹏赶紧从树枝上跳下来，将柴刀插在腰后，把纷乱散落的树枝扒拢，用荆条扎成两捆，拿两头削尖的粗木棍一插，挑在肩上就沿着杂草丛生的山路往家里赶。

“轰”“轰”“轰”，三声震天雷响，邱小鹏吓了一跳，抬头望了望天，天色忽然间变黑了。

刚下到山脚，狂风一下便横扫了过来。树被吹得左摇右摆，叶子“沙沙”作响，此起彼伏，在山间回荡，仿佛无数的虫曾在惶恐地叫着，听着有些吓人。

邱小鹏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路边的冬茅草疯狂舞动，变成了一根根凌厉的鞭子，使劲地抽打在邱小鹏的腿上，割出了一道道发丝般的细血丝。

刚跑进堂屋大门，大滴的雨就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这雨一晚上没停过。

郑若松打来电话，说周边几个省份发生了特大水灾，指示邱铁汉做好防洪的准备。

邱铁汉赶忙让程文生用广播将支部成员喊到了村部。邱铁汉说了一下郑若松的指示，又说这雨可能要下三五天，安排大家分头去动员全村人做好防洪准备。

下到第三天，雨不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了。

归水河水位暴涨，黄色的河水挟带着树木、死家禽奔流而下，被水坝牢牢挡住。

邱铁汉担心水坝安危，戴上斗笠，穿上蓑衣，叫上金美月、程文生、邱大午、治保主任等人，来到邱复林家商量。

邱复林见雨势太大，怕又要分给自己什么任务，便说：“哎呀，不晓得怎么搞的，这一下雨，手脚就有些作痛，不晓得是不是风湿哩，怕是有办法出门了。”

程文生一时口快：“老支书，怎么以前有听你说过有风湿啊？”

邱复林脸上挂不住，表情有些难看，干笑着说：“人老了，谁晓得哩？”

邱铁汉见状，说了句：“那好吧，你在家好好休息吧。”说完，领着一行人往水库赶。

邱复林看着几人走远，眯着眼阴阴笑了笑，关门时喊了句：“辛苦同志们了啊！”

邱铁汉等人没听到邱复林的话，滂沱大雨中，雨水声就像一声声急促的行军令，推着邱铁汉往前行。

一行人冒着大雨来到水库，惊异地发现邱小鹏站在大坝上！

“小鹏，你怎么来了？”金美月急忙问道。

“我来看看有么子可以帮上忙的。”邱小鹏用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

“胡闹！”邱铁汉语气有些严厉，“家里的房子漏了，你快回去帮下你娘！”

“已经修好了，就是娘叫我过来的。”邱小鹏有些委屈，轻声说道。

邱铁汉没有再说什么，心情复杂地看了眼邱小鹏。

水库已装得满满的，上游的山洪水却还在不断涌入，水面就快要超过红色的警戒线水位了。

前几天，水库就已经开闸放水了，闸口处洪水如脱缰野马般奔涌而出，飞起一丈多高的水瀑。

归水河下游压力也很大，河水滔滔，洪水席卷而过，水位比堤内的田地高出不少，部分堤段已经岌岌可危。

情况紧急，形势严峻。

邱铁汉焦虑地说：“雨如果再这么下两天，水库就危险了啊。”

邱大午说：“要不再把闸口打开点，放多点水？”

“不行！”金美月连忙说，“再放水的话，下游会决堤的。”

“是啊，下游还有几十户人家和几百亩田啊。”邱铁汉一脸的愁容。

“这水越来越多，又有地方去，又不能多放点水，水再这么猛涨，可就……”程文生不敢讲下去了。

水再这么猛涨，水库真有可能决堤！

邱铁汉实在不敢往后想了。

事关重大，大家一时都没了主意，望着邱铁汉。

邱铁汉站着没动，定定地望着脚下涌动的滔滔洪水。阵阵大风吹过，雨水顺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滑落。

这张脸，邱小鹏再熟悉不过，可此时却显得陌生。邱小鹏很少见到父亲这样的严肃和沉默。

过了一会儿，邱铁汉语气坚定地说：“水库要保，人更要保！”转过身，对金美月等人交代道：

“文生和美月，你们等下先去通知下游的几十户人家，要他们马上先搬到上游的亲戚家，以防万一。”

“好！”两人齐声应道。

“水库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值守。发现险情随时报告，实在万不得已，也只能开闸放水，必须确保水库绝对安全！”邱铁汉抹了抹脸上的雨水，甩了甩手，接着说，“党员们这种时候要先上。这样，现在我们这里有六个党员，我们就分成三组，轮流值班。”

大家都认真地听着。

“水库由我与文生负责，美月负责长堤两边，大午你们两个就负责组织年轻的村民，让他们做好准备，如果万一要开闸泄洪，全力转移村民和财产！”

邱铁汉看了看大家的脸，目光坚定地说：“同志们，大家都要坚守岗位，只要洪水不退，危险不解除，我们就不能离开岗位一步！”

“好！”大家高声说道。

“那我做些什么？”邱小鹏连忙问道。

“你啊，”邱铁汉笑着拍着邱小鹏的肩膀，说，“你就做个后备吧，哪个要碰上家里有事，你就顶替一下。”

“保证完成任务！”邱小鹏郑重接下任务。

这场大雨，又断断续续下了三天。

风吹云涌，乌云渐渐散去，雨也慢慢小了。等到村西头若隐若现地露出半轮圆月，雨完全停了。

在家憋了几天的村民们终于能走出门。

老人们都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怕是个天烂了一块哩”。

邱铁汉这些天里几乎没怎么合过眼。

轮完班回到家，累得走路时都能睡着，可每次一躺到床上，就不由得各种担心，睡意全无，穿上雨衣就围着水库来回地查看。走着看着，胃就阵阵作痛，痛得邱铁汉咬紧了牙关，捂着肚子蹲着，双手用力地顶着胃部，牙齿鼓点般地打战，胸口也怦怦直跳，额头上都是冷汗。

雨停了。

邱铁汉就叫其他人都回去休息，他留下来再观察观察。

程文生见邱铁汉脸色苍白，说：“汉支书，你脸色不好，先回去休息吧。我留下来。”

“我有事，坐着休息下就行了。你们快回去吧。”邱铁汉催促道。

“汉支书，还是我留下来吧。”金美月说道。

“你也快回家，好好陪下你崽，小家伙这两天有怎么见妈妈，快生气了哦。”邱铁汉开起了玩笑。

“你们都莫争了！”邱铁汉一把夺过了邱大午手里的铜锣，说，“如果有紧急情况，我就敲锣。听到锣响，你们再赶过来。快回去抓紧时间休息吧。”

大家听了，这才慢慢散开，各回各家。

邱小鹏没有走。他要留下来陪父亲。

看着一脸疲累的邱小鹏，邱铁汉慈祥地说：“小鹏，你也累了，快回去好好睡一觉。”

“爹，我有事，我陪你坐下吧。”邱小鹏不放心父亲。

“爹熬惯了的，吃得消，不用你陪。”邱铁汉轻声说，“不久就要开学了，你要养好精神去北京啊。”

“我晓得。”

“小鹏啊，你考上北京大学，爹高兴！”邱铁汉高兴地说，“你不光是我们龙湾村第一个名牌大学生，更是我们邱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啊。”

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小鹏啊，你不光给自己争了光，更给你爹争了光，给先人争了光啊。”邱铁汉说得有些激动起来，“爹……要谢谢你啊。”

邱小鹏抬起了头，诚惶诚恐地说：“爹，你千万莫这么说。你和娘，还有阿婆和姐姐，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学读书，呷了那么多的苦，我这都是应该的……”

邱小鹏声音有些哽咽，眼眶也湿了。

“好了，不说那些了。”邱铁汉拍了拍邱小鹏宽厚结实的肩膀，说，“小鹏啊，爹有机会读大学，你要更努力地读书，多学些知识！”

“爹，你放心吧，我会的！”邱小鹏挺直了腰杆。

“好！”邱铁汉满意地看着长得比自己还高的邱小鹏，说，“听爹的话，快回家！”

“娘要我留下陪你。”邱小鹏只得搬出“救兵”。

“现在雨也停了，洪水也退了。爹再看下就回去！”邱铁汉说着把邱小鹏拧过身。

邱小鹏只得拍了拍身上的泥水，回头说了声：“爹，我晚点来替你！”

金美月走到半路，又折了回来。



邱铁汉坐在临时工棚里，胃和胸口又疼了起来。

这胃疼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胸口也时紧时慢地绞痛。

金美月见邱铁汉痛得蜷缩成一团，急忙上前叫道：“汉支书！”

邱铁汉抬头一看，强忍着剧痛，说，“是美月啊。”

金美月见邱铁汉脸色发白双唇干裂，额头直冒冷汗，吓了一跳，慌忙说：“汉支书，你……你怎么了？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用不用……”邱铁汉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老毛病了，休息下就好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实在不放心。”金美月一脸担忧。

“水已退了，你有么子不放心的？”疼痛减轻了，邱铁汉坐直了身子。

金美月说：“汉支书，你的身体……不能再累了！”

邱铁汉勉强地一笑：“有问题的，三五晚还撑得住。”

金美月就在邱铁汉斜对面坐下，说：“汉支书，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村里不能冇得你啊。”

邱铁汉喘了口气，平复了下，笑着说：“离了谁还不一样啊。”

两人慢慢说着话，邱铁汉感到胃又疼了，他不想再让金美月发觉，便对金美月说：“美月，你回去吧！”

金美月说：“你一个人在这里，我真不放心。”

邱铁汉见撵不走她，就说：“要不，你回去替我看看我老娘和你婶子吧，叫她们莫担心了。”

金美月只得起身，临走时，又对邱铁汉说：“那你坐着休息下。晚点我就过来替你！”

邱铁汉走出工棚，在大坝上巡视了一圈。

月亮就像刚被雨水洗过一样，明晃晃地挂在半空，亮得有些扎眼。

巍巍大龙山融化在溶溶月色里，山线起伏，山影巍峨。

龙湾村宁静而安详，家家户户的灯火摇曳，像是黑夜的眼睛。

邱铁汉回到工棚，胃又突然剧痛起来，像刀子在刮着骨头。胸口也阵阵绞痛，全身被疼痛扯着，邱铁汉不由得蜷缩起来。

邱铁汉倒下了。

他重重地倒在了泥水之中！

他用尽力气，伸出右手，在空中乱舞，在地上乱抓。

铜锣呢？铜锣呢？在哪儿？铜锣在哪儿？

他抓住了那面铜锣。

锣槌呢？锣槌呢？在哪儿？锣槌在哪儿？

邱铁汉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手胡乱地在地上摸着抓着，手指被石块割出了血。

石块上的血慢慢渗开了……

完了！

水库垮了！

山崩地裂了！

滚滚山洪冲来了！

水像大樟树那么高！

大田垄被洪水淹没了！

洪水里飞出一只锣槌！

锣槌飞过巍巍的大龙山顶，飞向了高高的天！

月亮变成了一面铜锣！

锣槌狠狠砸向铜锣！

大铜锣敲响了！

云散了，雨停了，圆月儿落了，只有风儿吹响树叶沙沙的低语。  
大坝稳了，长堤安了，滔滔洪水退了，只有山泉呜咽，只有坝水喧哗！  
大龙山静了，龙湾村静了，家家灯火熄了，只有归水河不息地流淌。

入夜了，玉容喊道：“小鹏，快起来，快起来！”

邱小鹏翻身爬起，揉了揉眼睛，开了门。

玉容说：“快去给你爹送饭，吃完有事了就叫他回来。”

邱小鹏趁着夜色，跑到大坝上，跑进工棚，发现父亲躺在工棚里，躺在泥水中。

邱小鹏心一惊，猛地叫了一声：“爹！”不见回应，他急忙跑过去，把爹扶起，才发现爹全身已经冰凉了！

世界都在发疯般地旋转。

邱小鹏失了心地傻了。他想哭，可哭不出来，他又想做些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该做什么。

他急得心都要挣脱出身体，可手脚却动弹不得。

两行泪涌出了眼眶。

邱小鹏双膝一跪，猛地号啕大哭起来，一把抓过父亲手里的铜锣，顾不得找锣槌，右手攥成拳头，使劲地敲打着铜锣。

噹！

噹！

噹！

……

一阵急促的锣响，撕裂了静谧的夜。

## 让 棺

邱铁汉的灵堂就设在大坝上。

这是龙湾村祖祖辈辈留下的老规矩——但凡死在外面，尸体不能抬进屋。

工棚外密密麻麻站满了闻讯而来的村民。

邱老先生由儿子媳妇扶着，急急忙忙赶了过来，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工棚。

玉容红肿着双眼，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把邱铁汉揽在怀里紧紧抱着，仿佛男人只是睡着了。邱铁汉的脸上沾满了泥水，干瘦得没有一点的血色，咬紧的嘴唇隐隐发青。

“铁汉贤侄啊，你怎么——”邱老先生哀叹道，声音颤抖，低着头连连摇头。忽然，老先生仰着头，两行老泪潸然滑下，发怒般喊道：“老天啊，好人不长命，你瞎了眼啊！”

邱大午走了进来，弯着腰，低声问邱老先生：“老先生，汉支书的事在哪里办？”

邱老先生没出声，看着铁汉的娘：“老弟嫂，你……拿主意吧。”铁汉老娘停住了哭，抹了把泪，说：“玉容啊，你的话，汉儿都会听……你拿个主意吧。”

“娘，就在这大坝上办吧。”玉容紧紧地抱着邱铁汉，眼睛直直的。



在大坝上办?! 邱家有祠堂, 邱铁汉又因公牺牲, 这后事更应该在邱家人的祠堂办啊。“这……”邱老先生犹豫了, 又看着邱铁汉的娘。

“就在……大坝……办吧。人是在这没的, 生前……不放心大坝, 就让他……守在这吧!”邱铁汉老娘明白媳妇的心思, 抽泣着说。

“那就定在大坝办吧, 也好让铁汉贤侄走得放心。”邱老先生转头对邱大午交代道, “铁汉贤侄的白事就由我来牵头, 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 要让铁汉贤侄走得体体面面!”

“多谢邱老先生。”玉容突然说道, “但我……还想……求老先生一件事。”

“快快请讲!”

“我想在大坝上搭个棚子。”玉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既然回不了自己的家, 就得搭个棚子, 要把这棚子当成临时的“家”, 她要在“家”里守着男人, 在“家”里送别男人。

“这是当然! 现在就搭!”邱老先生说完, 就朝邱大午挥了挥手。邱大午转身走出工棚, 叫上了十来个人, 点了火把, 分头忙碌去了。

天还没亮, 大坝的东头就搭起了一个大棚子。

来帮手的堂客们把地扫得干干净净, 又拿来木板铺在地上, 再铺上了一套崭新的铺盖。另一侧砌了几口土灶, 支了几口大锅, 作为临时的厨房, 为丧事做饭菜。

人死入棺前, 要洗净身子, 换上寿衣寿鞋。

玉容让人从六音井里挑来两担水, 又让金美月去家里的四方柜里取来衣服鞋袜, 把邱铁汉挪到一直跪在旁边的邱小鹏的怀里, 踉踉跄跄走到土灶前, 往大锅里舀满了井水。

见玉容要烧水, 几个堂客忙走上前, 要扶着玉容回工棚。玉容没动, 说: “嫂子们, 这水……得我烧。”堂客们听了, 也不再坚持, 由着玉容。

自打嫁给邱铁汉后, 男人的洗澡水都是玉容烧的, 换洗的衣物也是她准

备的。这一烧就烧了二十几年，原本以为还能再烧个几十年，怎么都没想到今天竟已是……

今天，她要最后一次为男人烧水，最后一次给他洗澡、为他穿衣，最后一次伺候好自家的男人。

锅里的水开了，“咕噜咕噜”直冒泡。

邱小鹏和邱小燕搀扶着阿婆走出工棚，玉容拉下临时挂上的布帘子，“家”里就剩下她和男人了。

留下来帮忙的村民们静静地守在门帘外，围着火堆坐着。

熊熊的火苗失控般扭动着，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哀伤的脸。不时响起柴火烧裂的“噼啪”声，夹杂着压抑的抽泣声和哀叹声。

天还没亮。

大龙山沉静得令人有些不安，似乎藏着许多的秘密。

玉容一粒一粒解开邱铁汉的衣服扣子，慢慢为丈夫脱下被泥水浸湿的衣裤。

男人的身体已经僵硬了。

玉容拿着块温热的毛巾，轻轻地擦拭着男人的脸。

抗洪才几天的工夫，邱铁汉的脸已经消瘦得皮包骨了，胡根拉拉杂杂的有些扎人。玉容想起男人以前喜欢把脸贴在自己的脸上，用这胡根来扎人，自己每次都是嘻嘻笑着躲闪……玉容弯下腰，把脸紧贴男人的下巴，在须根上来回摩擦着，反复摩擦着，眼泪一下子又涌了出来。玉容连忙转过头，抹去了泪水。老辈人说，生者的眼泪不能落在死者的身上，否则死者就会有牵挂，走得不安心啊！

邱铁汉的双眼紧闭，两道浓浓的眉毛始终皱拧着，仿佛心里还装着许多的不放心。男人辛劳了一辈子，吃了一辈子的苦，不能再让男人皱着眉头走，要让他走得舒心，走得放心，走得无牵无挂！

玉容用热毛巾小心擦着邱铁汉的额头和眉毛，含着眼泪，哽咽着说：“你

怎么自己先走了呢？么子都有交代，就这么丢下我们不管了么！你好狠的心啊，不管娘了，不管小燕小鹏了，不要我了啊……

“你不是说过么，我们一起过剩下的几十年，你不嫌我丑，我也不嫌你老的啊……还说要让我过上好日子的啊……小燕才结婚，你不是还等着抱外孙吗……不是还要等着小鹏结婚生子，等着喝媳妇茶、抱孙子的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

“你放心……我会陪着娘，好好孝敬娘的。小燕小鹏也都已经长大了，会像你一样，堂堂正正做人，一定不会丢你的脸的……你在天上要好好保佑他们啊。”

“这辈子，你活得太累……过得太苦……有吃过几餐好的，有睡过几个安稳觉……我有伺候好你……对不起你啊……你病了也有留在身边照顾你……我应该陪你一起守大坝的……”

“铁汉，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还要做你的堂客！你要记得我们的样子……记得来找我们啊，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邱铁汉紧锁的眉头竟然舒展开了。

玉容的手停了下来，望着男人熟悉的脸，低声说：“我晓得你都听见了，你要记在心里啊……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菩萨会保佑你的……你……放心地走吧……”

工棚里静得没有一丝声响，听不到玉容含糊不清的说话声，甚至连抽泣声都没有了。

邱铁汉的娘不放心，走上前轻轻掀开了门帘，惊奇地看见，玉容竟然搂着邱铁汉，睡在那硬邦邦的床板上……

村里的公鸡扯着嗓子打鸣了。

东边的天露出了一道白。

天亮了。

村里的人，生求一个家，死求一口棺。可邱铁汉生前没有准备棺材，猝

然而去，棺材在哪呢？

邱铁汉的娘说：“用我的吧。”

那怎么行？母亲的棺材怎能装儿子？！

“赶紧去别的村买吧。”邱大午出了个主意。

邱老先生摇了摇头。从外面抬副棺材进村，既不吉利，也辱了龙湾村，会让人看笑话：难道龙湾村就有得一口棺材了？！

有人想到了邱复林家的那口长寿棺材。那可是一口上等的棺材啊，是云德老爷花了大本钱打的，“土改”时到了邱复林的爹手里，他爹不敢用，就留给邱复林了。可谁敢去跟邱复林开口？去了也没用！

“赶紧找程茂田做口棺材吧。”有人说道。

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了。

邱老先生想了想，又摇了摇头：“来不及了。天太热，铁汉贤侄等不起了。”怎么办？

邱铁汉的娘说话了：“就用我的吧。那棺材……也是汉儿给我备的……现在他……先走了……就先用吧！”

丧事的“都管”负责总管大小事务，这次由邱复林担任。

法事过后，时辰已到。

三眼铳响起，地都跟着颤动了起来，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大龙山深处回响，大大小小的飞鸟被惊得纷纷蹿上青天。

“午时三刻，吉时已到。”邱复林嘶哑的声音在灵堂响起，“各执事者，准备封殡——”

封殡又称封灵。

死者装进棺木后，棺盖一封，长寿木钉一敲，画过符的黄纸沿着棺盖缝一贴，从此阴阳两隔，音容不再，世间再无此人。

鞭炮声，锣鼓声，放铳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裹着白布的邱铁汉被四人从木板床上抬到了灵堂，面色安详，嘴角紧闭，



就像睡着了一般。

“汉儿呀……我苦命的……儿啊……”铁汉娘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叫，引起了亲朋好友一片呼天抢地的哀号……

十七个大“金刚”忙而不乱。四人掀开棺盖，四人抬着亡灵，四人拿着死者生前的物品预备陪葬装束，还有四人拿着锤头、木钉、糨糊、黄纸封条……为首的一人手提雄鸡，绕棺材三匝，高唱：“雄鸡叫，凤凰啼，生死两分离。亡者上西天，前路莫迟疑啊——”手起刀落，雄鸡血滴落在地上，孝子们齐刷刷地跪地，高举酒碗过头顶，弯腰头顶叩地，将酒洒落在地，此即敬奉最后一杯酒，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生死各有阴阳界……

“入棺——”邱复林一声吆喝，四大“金刚”就提着白布，把邱铁汉放入棺木里。

玉容已经哭得歇斯底里了，发疯般朝棺材扑去，好几个大力气的堂客使劲拽着她。邱小鹏、邱小燕和梁映山跪在棺材前，号啕大哭。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棺材短了！

邱铁汉身形高大，比他娘要高出一个头，放进去后，无论怎么摆弄，脚都伸不直，膝盖都曲拱起来。

抬着棺盖的四大“金刚”不知所措，望着为首的执事，执事握着滴血的雄鸡，探头看了看，一时也无可奈何，叹了口气，说：“盖吧。”

“不能呀！爹呀，爹……”邱小鹏痛哭流涕，跪在地上哀求着，“我爹做人堂堂正正，腰杆挺得直，这要走了，千万不能让他伸不直腰、站不开腿啊……求求你们，再想想办法……”

执事看着立在一旁的邱老先生，邱老先生激动地说：“再想想办法，不能让铁汉贤侄这么走！”说完环顾四周，看了看众人。

没有人出声，大家情急之下都没了主意。

“拿把锤子和凿子来！”程茂田看不下去了，哽咽地说，“把棺材两头

的挡板凿掉些吧。”

有人立马取了工具过来，程茂田一手抓过锤子，一手抓住凿子，走到棺材前，对邱铁汉说：“汉支书，对不住了。”

为首执事见了，忙高声喊道：“四大金刚，准备升起！”

四人走上前，抓住白布头，准备把邱铁汉抬出棺材。

邱铁汉的娘见了，心疼得又大哭了起来：“汉儿啊，你命怎么这么苦啊，生前吃尽了苦，死了还要受这累啊……”

正在此时，邱老先生大声喊道：“慢！”

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望着邱老先生。

邱老先生红着眼，对程茂田说道：“莫凿了。”

难道就这么下葬了？邱小鹏又大哭了起来。

邱老先生颤颤巍巍走到邱小鹏身边，拍了拍邱小鹏的肩膀，说：“小鹏啊，你先莫急。”转过身，又对着邱复林说：“你叫几个后生，去把我放在柴屋里的那口棺材抬过来！”

时间仿佛静止了般，所有人都被邱老先生的话惊呆了，寂静无声。邱小鹏也停住了哭，瞪着眼睛望着老族长。

面无表情的邱复林也是一脸的诧异。见到邱铁汉无棺可葬，他心里起初有点幸灾乐祸，觉得这辈子从邱铁汉身上所受的气都一吐为快了。可毕竟死者为大，邱复林还是有些同情邱铁汉的。辛苦劳累了一辈子，结果死了连副像样的棺材都没有，这是何苦来呢？不过，当大家都在为棺材的事出谋划策时，他的心就隐隐担心起来，生怕有哪个不识好歹的人打起自己那副上等长生棺的主意来。尤其在老族长叫住大家时，他心里骤然一紧——在这个村子里，他邱复林唯一忌惮的人就是老族长了，万一他老人家开了口，虽说也是不可能让的，可自己该拿什么借口敷衍过去呢？

“老先生，不能啊！”阿婆哭着说道。

“老族长，心意……我们领了，可……”玉容红肿着双眼，用干哑的声音说道，“不能用您的啊……”

邱老先生的棺材是十几年前就做好了，虽然比不上邱复林的那一副，却也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好长生棺。最主要的是，邱老先生年事已高，近年身体每况愈下，犹如一盏燃烧多时的油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熄灭了。

“为什么不能！”邱老先生有些激动地说道，“铁汉贤侄为了龙湾村，呷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村里人看得清清楚楚，哪个不说铁汉贤侄是个好人，是个清官？十里八乡的，哪个不晓得我们龙湾村有个好支书？”

邱老先生看了看在场的村民们，说道：“我作为族长，为我们邱家出了铁汉这样的贤人感到脸上有光啊！铁汉贤侄有备棺材，如果到了都有得一副好点的棺材，那我们不是让人寒了心，还对得起邱家的列祖列宗吗？我们以后还有脸出这个龙湾村？出去还不被其他村的指背心？让给铁汉贤侄，我都跟着沾光哩！”

玉容正要说什么，邱老先生不听，高声说道：“哪个都莫再讲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见族长主意已定，大家都不再出声，崇敬地看着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阿婆早已哭得泪流满面，指着地上，对玉容和邱小鹏说道：“你们赶紧谢过族长！”

玉容连忙拉着邱小燕、梁映山和邱小鹏跪在了邱老先生的面前，磕着头，邱小鹏把头磕得“砰砰”作响。

邱老先生让人扶起了玉容几人，对旁边的邱复林说道：“死者为大。你派几个人赶紧去把棺材抬过来吧。”

邱复林脸色暗青，心里真不是滋味，连忙领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后生往邱老先生家赶去了。

不一会儿，有人突然指着前面喊道：

“快看，棺材抬来了！”

众人闻声望去，只见七八个人抬着一副黑漆漆的棺材，正往大坝这边走来。

邱老先生连忙拨开灵堂前的人群，看着越来越近的队伍，赫然看见领头的正是梁老武师，愣了愣，回过神便急忙喊道：“快……快去接棺！”邱大午领了十几个后生快步迎了上去。

梁老武师快人一步，先来到灵堂，望着邱铁汉的遗像，说道：“铁汉贤侄，你怎么……走在了我们前面啊……”一时不能自己，老泪纵横。

邱老先生激动地说：“您老怎么也来了？”

梁老武师用力握住了邱老先生枯瘦的手，说：“天妒英才，铁汉贤侄走得太早啊。”又来到铁汉娘和玉容的面前，好言安慰着。

玉容抹了把泪，说：“老武师，还让您老扶棺，我们……”

邱铁汉的娘也哭着说：“这情我们受不起啊。”

梁老武师连忙说：“邱老先生大德大义让棺，我得扶棺送来啊！”

邱老先生听了，便对玉容说：“你快领着小燕小鹏接棺吧。”

玉容叫上邱小鹏和邱小燕、梁映山，走到灵堂门前，“扑通”跪在地上，磕着头，把棺材迎进了灵堂。

邱小鹏刚站起身，就听到身后有人喊：“小鹏。”

这声音很轻，却是那么的熟悉。邱小鹏的心被什么猛地撞了一下。

邱小鹏有些迟疑地转过头，只见舒雅雯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你……你怎么来了？！”舒雅雯的出现，令邱小鹏难以置信。

“我来……送下邱伯伯，”舒雅雯轻声说道，犹豫了片刻，又说，“也来看看你。”

“谢谢你……”邱小鹏沙哑地说道。父亲一过世，他的心就仿佛断了线的风筝，又像漂浮在半空的气球，失去了方向，没有了依靠，总是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慌张和害怕。可舒雅雯出现的一瞬间，邱小鹏忽然间觉得空荡荡的



心踏实了不少。

舒雅雯看着眼前这个憔悴不堪的人，看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深陷的眼窝，完全没有了她所熟悉的青春、朝气和活力。

邱小鹏领着舒雅雯走进了临时搭成的灵堂。

舒雅雯看着邱小鹏背上的白布孝服，想到邱小鹏所受的打击与伤心，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不能当着邱小鹏流泪，不能再勾起邱小鹏的伤痛，连忙用袖子擦去了泪水。

舒雅雯从包里取出一个白色信封，交给了灵堂门口的记事。

记事有些吃惊地看了眼舒雅雯，点了一下信封里的钱记在了账本上，不知道如何落名，便把账本转了过来，让舒雅雯自己写。舒雅雯想了想，写下了父亲的名字。

金美月见到舒雅雯，连忙走过来，说：“雅雯，你来了。”把舒雅雯领到了邱铁汉的遗像前。

舒雅雯看着黑色纱布下邱铁汉的照片，想起不久前邱铁汉还和蔼可亲地叫自己“城里妹子”，想起小燕出嫁时碰过的那杯米酒，一切都还那么鲜活，仿佛就是昨天的事，转眼却已物是人非、阴阳相隔，不禁有些恍惚起来。

突然响起的鞭炮声惊醒了舒雅雯。她朝邱铁汉的遗像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孝子答礼！”管事高声喊道。

邱小鹏和邱小燕、梁映山朝舒雅雯跪着磕了个头。

舒雅雯连忙一一扶起他们。当她握住邱铁汉的娘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听老人说“雅雯也来了啊”时，眼泪再也忍不住，溢出眼角，顺着脸颊滑落……

“哐当”一声，棺盖盖上。钉实长生钉，贴好符纸，四大“金刚”就把棺材盖严密地封死了。

炮仗声不绝于耳，却盖不住令人心碎的哀号声。

三眼铳又响了。

脚下的地微微震动了，仿佛也在抽泣。  
铙声在大龙山里回荡，就像是在哭喊。

临近中午，郑若松闻讯赶到了龙湾村。

龙口乡刘东平、张实初来了，县财政局农财股的邱股长也来了，县乡里的干部，来了一大帮人。

中午，郑若松就在大坝上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号召全县党员干部特别是村支部书记向邱铁汉同志学习。

简单而隆重的追悼会后，三声铙响，八员大汉围住棺材，邱复林大喊一声“升起——出殡——”，棺材就被稳稳地抬了起来，要送上水坝的后山——那里埋着邱铁汉的爹，埋着邱铁汉爹的爹娘，埋着邱铁汉的先人祖宗。

送葬的队伍像一条长龙，邱小鹏捧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

八个健壮的青年抬着沉重的棺材，缓慢地跟在后面。每走一段路，就和跟在旁边的八人轮换。一路不停地有青壮年加入抬棺，送邱铁汉最后一程。邱小莽也为邱铁汉抬灵棺送了长长的一段路，他要还邱铁汉一个天大的恩情——那年修水库时，他爹被石头砸死了，有人说邱小莽他爹阶级成分不好，提出用草席卷好埋了了事，是邱铁汉坚持要给副棺材。

跟在棺材后面的，是长长的送葬队伍。

河东邱家湾舞出两条竹篾龙头的长龙，并列走在最前面，为送葬队伍开道。河西梁家湾耍出一对木雕狮面的雄狮，走在最后面，为送葬队伍压阵。

人群之中，男人们扛着大大小小的纸幡，女人们抬着红红绿绿的花圈，既有拄着拐杖的老人，也有被抱在怀里的孩子，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送邱铁汉最后一程。梁普堂行动不便，留在大坝上，用一双泪眼相送。邱复林陪着刘东平等乡镇领导走在后面，眼睛左顾右看，露出一种异样的表情。

顺四癫子也来了，一个人走在最后。他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黑布衫，和着震天响的铙声和鼓乐声，扯开嗓子喊道：“铁汉好人——铁汉好人——”

听到的人回头看了看顺四癫子，没人说什么，更没人讥笑他。

顺四喊了几声，旁若无人地唱起谣曲来——

人生在世，土里土外。  
活着土养，死了土埋。  
喜怒哀乐，生老病灾。  
魂灵化雨，声名成雷。  
花开花落，日月轮回……

肃杀的秋风吹过，散落在地的纸钱被卷到了半空，随风飞舞，飘过了龙湾村，飘向了归水河，飘向了大龙山，飘向了更高更远的灰色的天……

零伍伍

## 天堂

丧事已经过去了两天，村里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上空陆陆续续升起了袅袅炊烟。

几夜没合过眼的阿婆和娘终于睡着了，邱小鹏这才稍稍放下心，对邱小燕说道：“姐，我出去走走。”

“要呷饭了，呷完饭再去吧。”邱小燕红肿着双眼说。

“我不饿，你们先呷吧。”邱小鹏的声音沙哑。

邱小燕还想说什么，一直留在家里帮忙的舒雅雯拦住了：“姐，让他去吧，

出去走走也好。”

天空出奇的清亮，似乎被几天前的那场暴雨冲洗得干干净净。

邱小鹏走下村边的大马路，沿着归水河慢慢走着，远远就见到村口石桥边的松柏树。那树还是邱小鹏小时候栽下的，当时天真地以为只要栽下一棵树，过几年就会长成参天古树，哪里想得到人活一辈子松柏树也只不过加了几十道年轮，离古树还差了几个生死轮回啊。

十几年过去了，松柏树有十多米高，树径也有大海碗那么粗了，已经可以做起屋的梁柱。还要多久才能长成如儿时所期待的那种参天古树呢？邱小鹏已经不再去想了。

随它去吧，反正自己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一道道炊烟升起，闲聊的村民们都散了，石桥上一个人都没有。邱小鹏在石桥上坐了下来。

这座青石拱桥应该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桥墩子都被村民磨得平整发亮，泛着黑光。桥两侧的石缝里长满柳丝一般飘拂的青藤。没人晓得石桥建成的年份，常有人问村里最老的云德老爷，云德老爷只记得“文革”时被人架着“坐飞机”，从桥这头“飞”到那头，“痛得扯卵哩”。

邱小鹏大部分的童年时光，不是在石桥上玩“老鹰捉小鸡”、打玻璃珠子，就是在桥下的河里捞鱼虾，上小学后，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跟在姐姐屁股后面经过石桥……石桥就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地见证着村里的大小变化、村民的生老病死。

可此时此刻，邱小鹏脑子里记起的，全都是父亲站在桥头和村民们谈笑风生聊家常的画面。

邱小鹏的心又隐隐作痛起来，他索性躺了下来。被太阳烤晒了一天的石块还有余温，暖暖的，就像不久前父子俩在华星村挤在一床的被窝。

一位银须飘拂的长者向他走了过来，后面有一左一右两个侍从跟着。



“小鹏，你好！”有人在身边说道。

邱小鹏吓了一跳，只见说话的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老人，慈祥的双眼，花白的大胡子，一看就尊贵不凡。

“你是？”邱小鹏讶异无比。

“我来自天空，就是你们所说的天堂。”

“真有天堂么？”

“当然，天堂是美好的。宇宙有三界，天堂、人间和地狱，你知道吗？”

“知道，书上讲过。那天堂究竟是怎样的，地狱又是怎样的？为什么天堂里的人快乐，而地狱里的人一点也不快乐呢？”

白胡子老人笑了，说道：“别着急，我带你去看看，看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一道白光闪过，他们来到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长条桌子，桌上摆满了各种丰盛的佳肴。桌子前坐满了人，似乎非常的饥饿，一见到食物便两眼放光，争先恐后地用勺子舀着美味佳肴，可勺子实在是太长了，根本塞不进嘴里。房间里的人没一个吃到食物，越来越痛苦，扭曲的脸变得狰狞恐怖，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

邱小鹏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脸色发白，颤抖地喊道：“太可怕了，这里是地狱！”转身就逃出了房间。

老人又领着他来到另一个房间，同样的长条桌子，同样的满桌佳肴，同样的长长的勺子，可房间里却是各种欢声笑语，每个人都是快乐又满足的样子。

这里应当就是天堂了。可邱小鹏觉得很奇怪，这间房子和刚才看到的房间并没什么两样，为什么房间里的人相差这么大呢？

“感到奇怪么？”老人笑着说：“你再仔细看看。”

邱小鹏又仔细观察了下，这下恍然大悟了——原来，这里的人舀的食物不是自己吃，而是将勺子送到了别人的嘴里，这样，每个人都能吃到食物了。

“我明白了。”邱小鹏若有所思地说道，又忙着问，“那我父亲能上天堂吧？”

老人和蔼地笑了，突然消失不见了。

邱小鹏急得左看右看四处寻找时，醒了。睁开眼就见到舒雅雯蹲在跟前，正望着自己，轻声说道：“你怎么在桥上睡着了啊？”

邱小鹏忙坐起身，挠了挠头——原来刚才不过是做了一个梦。

邱小鹏把梦里的场景跟舒雅雯说了一遍，舒雅雯看着瘦了一圈、神情憔悴的邱小鹏，心疼地说：“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哩，这勺子的故事很多书上都写过。”

没等邱小鹏说话，舒雅雯认真地说道：“邱伯伯是个好人，肯定能上天堂！”

邱小鹏感激地看了眼舒雅雯。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说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邱小鹏以前从来不相信什么六道轮回或是因果报应，可这一刻，他的心却选择相信天堂是存在的。这种想法多少让他好受一点，对一个承受着无比痛苦的人来说，虚幻的精神寄托犹如沙漠中的甘泉、深渊里的长梯。

夕阳已经落山了，天色一下就暗了下来。

河水泛起粼粼波光。沉寂的村中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似乎带着凄厉的哭声。小河涓涓流淌，如泣如诉，仿如唱着一支眷恋往昔的歌。

“走吧，都等着你吃饭呢。”舒雅雯拉起了邱小鹏。

邱小鹏重重地叹了口气，站起身。舒雅雯突然从身后抱住了邱小鹏，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小鹏，别太伤心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邱小鹏心里一暖，紧紧抓住舒雅雯的手，往家的方向走。

正在这时，顺四癫子踱着方步慢悠悠走了过来。邱小鹏恭敬地站在路边，就像邱铁汉生前那样等着他走近。

顺四停了下来，看着邱小鹏，温和地叫道：“哦，是小鹏啊。”

“顺四阿公，您好！”见顺四和自己说话，邱小鹏吃了一惊，忙打着招呼。

顺四嘴唇颤颤地动了动，似乎有话想讲。过了一会儿，含糊不清地说了

句：“铁汉是个好人！”说完，迈着小步自顾自地走开了。

邱小鹏愣住了。多年前，顺四在村里见着谁都会说这句话，父亲还特地找到顺四要他莫再说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又说了。邱小鹏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

满天的星斗或明或暗地闪烁着。

早秋的晚风清凉似水，轻柔地吹过。突然间，顺四的歌声响了起来，随风飘荡在夜色之中，声音丝丝缕缕，若有若无，好像来自天堂的仙乐：

人生在世，土里土外。

活着土养，死了土埋。

……

又到了返校的日子。

清早，邱小鹏悄悄走出了家门，来到后山父亲的坟前。

冬茅草开始枯黄，半山腰的枫树叶变成了浅浅的红点，在带着寒意的秋风中摇摆。

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硝烟味，地上满是炸开后的鞭炮纸屑和烧过的纸钱灰烬。坟上插着的纸幡有些残缺了，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围着邱铁汉的坟边，新种了几棵松柏树，细长如针的叶子深绿如玉石，生机盎然。

邱小鹏在坟前跪下，磕了几个头，烧了些纸钱，喃喃地和父亲说着话。

“爹，你在那边还好吧……变天了，早晚要记得加衣服啊……我刚才烧了些纸钱给你……千万莫再舍不得花钱了，买几件保暖的衣服，多吃点暖肚子的饭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爹，家里都好，你就莫担心了……只是……娘中午又躲在厨房里哭了，饭也有吃两口，我跟阿婆怎么劝都有用……你给娘托个梦，劝劝娘，娘肯定会听你的……”

“爹，今天我就要回学校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用心读书……要等放寒假才能回来看你了……说了要带爹去北京的……”

邱小鹏捧了一把父亲坟头的黄土，用塑料布包好，装进一个小布袋里，含着泪说：“爹，儿子带你一起去北京……”





下卷



## 抉 择

四年的时间匆匆而过，邱小鹏也要和未名湖告别了。

邱小鹏和舒雅雯又坐在那条长椅上。身后的两棵洋槐树依然是花穗累累、花香醉人，未名湖的美丽和平静依旧，只有那层层漾开的涟漪在喧闹。

舒雅雯也将毕业分配了，前不久学校发了表格，征求大家的分配意向。毕业分配是件大事，学校再三号召大家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各行各业正缺人才，大学生哪里都需要，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更是“紧俏货”，不少同学去了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等外事部门，也有同学选择出国留学，剩下的就僧多粥少——哪够分！

舒雅雯有几个去向，她想和邱小鹏商量才做最后决定，因为她觉得他们已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有哪几个去向？”邱小鹏主动问道。

“有三个去向。一是留校读研，估计我有保送免考的希望；二是进国家外事机关，外交部已经同意接收我；最后嘛，就是听我爸妈的安排——出国留学。”

都是好去处！她的前途似阳光般灿烂，一如此刻她的笑容。

邱小鹏问道：“都很好。你自己怎么想的？”

“我想留校读研，如果你也留校读研，我就这么定下来，那我们就三年

以后再工作……”舒雅雯的心情十分好。

没等她说完，邱小鹏就打断说道：“雅雯，你先别考虑我，主要看你自己……”

舒雅雯觉得今天的邱小鹏有些奇怪，似乎心事重重，可她依旧沉浸在对明天的美好憧憬之中：

“好。其实我觉得外事部门工作也很好，我也很喜欢。”

舒雅雯忍不住开起了玩笑：“要不我就先参加工作，赚钱养你这个青年才俊，等你研究生毕业后再赚钱养我……”

邱小鹏笑了：“雅雯，要你不要首先考虑我，你就偏偏不听……”

舒雅雯娇嗔道：“你这傻瓜，你定下来了我才好决定啊。”

邱小鹏笑不出来了。该怎么向她解释呢？他迟疑着，说道：“好好，先别说这。那你没有考虑过出国留学？”

“怎么能没考虑！我爸妈每次写信打电话都是催着我出国，老说出国这也好那也好的，一大堆！”舒雅雯露出有些不耐烦的表情。

“出国留学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啊。”邱小鹏淡淡地说。

“出国留学当然好，好多同学都求之不得呢。我爸妈要我出国，是因为他们深受老一辈出国留学的爱国知识分子影响，自己又没机会出国深造，这是他们终生的遗憾。他们想让我实现他们没有实现的理想。”舒雅雯这说的可是实话。

“是呀，父母总是望子成龙的……”邱小鹏应道。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华星村那个夜晚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

“如果你出国，想去哪个国家？”邱小鹏接着问。

“要去的话，我想去巴黎。我喜欢那里的文化气息……”舒雅雯轻声地说着，似乎在说一个美丽的梦。

每一个爱幻想的女孩都会憧憬着浪漫自由的法国吧。

邱小鹏陷入了沉思。

这时，只听得舒雅雯说：“可是我呢，要让自己的理想在你身上实现！”



啊?! 邱小鹏惊奇地看着舒雅雯，他有些激动，词不达意地说：“雅雯，你怎么……”

舒雅雯激动地握着邱小鹏的手：“小鹏，你还不明白？为了今天，我等了整整七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同学，高一的时候你就走进了我的心里，可那时候我不敢告诉你……不过我还得感谢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而且是和你同一座城市！小鹏，我……我爱你！”

舒雅雯一口气全说了出来，脸上泛起了羞涩的红晕。

邱小鹏眼睛一下湿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她对自己这么真诚地表白，更重要的是，这些话也是他想对她说的！

他的心路何尝不是这样呢？或许自己动心得更早呢。自从大一暑假那个上午在归水河洲互相表明心意，他就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决不辜负舒雅雯，要尽己所能善待她、给她幸福！

邱小鹏紧紧地握着舒雅雯那双柔软的小手，定定地望着她饱含深情的双眼，轻声地说道：“雅雯，我……我也爱你！”

舒雅雯忽然一下抱住了邱小鹏，紧紧地搂着：“小鹏，如今你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毕业分配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是我们共同的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我们将在这里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

邱小鹏也张开双臂搂住舒雅雯，闻着她那淡淡的发香，陶醉了。舒雅雯迅速抬腕看了看手表——下午三点五十五分！她要记住这个时刻，在这未名湖畔，在这洋槐树下！

高高的塔影倒映湖中，微风轻轻吹过，揉碎一湖风光。风光朦胧了，世界寂静了，时光也静止了……

邱小鹏清醒了。他想起了自己的分配去向，何去何从他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呢……他慢慢松开了双臂，在舒雅雯的耳边轻轻说：“雅雯，别人在看我们呢。”

“我不怕，让他们看去……”舒雅雯仍然紧紧搂着他的腰，不愿松手。

她已沉醉在这深情的时光中，将脸埋进邱小鹏的胸膛，静静感受着他的心跳……

宋雅玲也在选择。不过，她很快就做了决定，去国家计委。

之所以速战速决，除了对方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接收她，更主要的或许是她对方那一份意向名单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邱小鹏。

真是天赐良机！

宋雅玲决定找邱小鹏谈一谈。这四年，她一直默默地关注着邱小鹏，无数次把各种爱情小说中的浪漫情节套在自己和邱小鹏身上幻想着、痛苦着、甜蜜着，即使在小饭馆吃饭那次表白没被接受她也没有死心。如今，自己一直苦苦等待的时机又来了，来得那么巧，来得那么好！虽然她明白舒雅雯始终横在她和邱小鹏中间，可不管怎么样，不能失去这么好的机会！“机会垂青于勇者”，为了自己四年的苦守，为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宋雅玲决定搏一回。

邱小鹏跟着宋雅玲在学校里漫步，不知不觉来到了朗润园的一角。跟未名湖相比，这里更幽静，古木森森，绿草茵茵；微风轻拂，花香袭人；小鸟啁啾，鸣声悦耳。

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六角亭中。邱小鹏觉得宋雅玲今天有些不一样，仔细一看，才发现宋雅玲端庄圆润的脸蛋上略施粉黛，添了几分妩媚。宋雅玲察觉到邱小鹏正看着自己，便勇敢地注视着邱小鹏。邱小鹏却避开了宋雅玲的视线，侧过脸望向了旁边古朴的四合院，神色有些慌乱。

宋雅玲微微笑了，这个男孩身上那种山里人的腼腆，是她喜欢的。她问道：

“我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行。”邱小鹏爽快地说道。

“那个……舒雅雯……是你的女朋友吗？”

邱小鹏愣了一下，说道：“是啊！”



宋雅玲的心往下沉了沉，觉得自己在打退堂鼓，心里犹豫着。

“是因为她漂亮吗？”宋雅玲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问。

“不完全是啊……我只是觉得，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你的意思是说她不可爱啰？”宋雅玲敏感地问道。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邱小鹏连忙解释道，欲言又止。

宋雅玲沉默了，心里又多了一丝希望。自己虽然没有舒雅雯漂亮，可学校比她的好，更重要的是自己与邱小鹏四年的时间里几乎朝夕相处，也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宋雅玲直入主题：“她的去向有眉目了吗？是留北京还是？”

“她好像更喜欢出国。”邱小鹏没有隐瞒。

“能出国多好啊！”宋雅玲由衷地感叹道。

“是啊，出国好……”邱小鹏不知是在附和宋雅玲，还是在对自己说。

宋雅玲沉默了。

舒雅雯要是出国了，两人相隔万里，这么遥远的异地恋，几年都见不了一面，肯定难以持久。而自己和邱小鹏都留在北京，细水长流。宋雅玲这么一想，不由得暗自高兴起来，也多了几分信心。

她细细琢磨着邱小鹏刚才那话里的含意，却始终没有明白。此刻，她多么希望邱小鹏也问问自己，关心一下自己的去向问题，哪怕只是客气的寒暄也好啊。可邱小鹏只是静静地低头坐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宋雅玲有些生气了，直白地说道：

“我说老同学，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呢？真是，对我不闻不问。”

邱小鹏回过神来，抱歉地笑了笑，说道：“你不是去国家计委吗？”

这让宋雅玲转嗔为喜，笑嘻嘻地问道：“原来你知道啊！我还以为你对我是漠不关心呢。你觉得那里怎么样？”

“很好啊！能去那样的地方还用说么，人往高处走嘛！”邱小鹏一脸真诚地说道。

“是吗！”宋雅玲兴奋起来，眉飞色舞地说道，“我看意向书上也有你的名字！北大同学四年，今后又要在一起工作，太好了！”

没等邱小鹏说话，宋雅玲像诗朗诵一般说道：

“啊！我原来以为进国家机关只是梦想，哪知道现实比梦想更美！”

邱小鹏有些意外地望着宋雅玲，这位平时端庄秀雅、沉静多思的女孩，此刻却这般激情洋溢、孩子似的烂漫天真！宋雅玲见邱小鹏看着自己，一种期待已久的幸福感涌上心头，大胆地说道：

“小鹏，你现在喜欢我吗？”

“啊？”邱小鹏心里一阵慌乱。

宋雅玲顾不上女孩的矜持，一把抓住了邱小鹏的手，热情地说道：

“小鹏，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四年！”

邱小鹏慌忙把手抽出来，结结巴巴说道：“不……雅玲，对不起！我们……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为什么？你也要出国？”宋雅玲呆了，愣愣地看着邱小鹏。

邱小鹏的目光避开了宋雅玲的视线，神色坚定：“不，我不会出国。”

“舒雅雯要出国，你们相隔这么远，是不可能结果的！”宋雅玲有些急了，说话声调有些高。

邱小鹏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那是你不喜欢我？”宋雅玲刨根问底要个结果。

邱小鹏仍旧没说话。

宋雅玲急了，抓着邱小鹏的胳膊说道：“总有原因吧，是什么？”

“雅玲，谢谢你。真的，我不值得你这样。”

“值不值得是我自己的事！”宋雅玲情绪有些失控，喊道，“你只要告诉我为什么！”

面对宋雅玲的追问，邱小鹏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感。告诉她自己这辈子只可能爱舒雅雯一个人？再告诉她自己的分配去向不是她想的那样？或者，就让时间来淡化这一切吧！反正，离别即将来临。

邱小鹏选择了逃避，轻声而坚定地說道：  
“反正……我們之間是不可能的。”

零伍柒

## 鼓 励

邱小鹏到了人生最关键的时刻。

毕业分配是比高考更重要的关卡，将决定着人生的命运。正如人们所说的：考个好分数，不如选个好专业；读个好大学，不如分个好工作。

毫无疑问，邱小鹏分配去向是不愁的，愁的是如何选择。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专业又是热门的经济管理，自然不愁好的去向。前不久，系里搞了一次分配意向摸底，反馈的信息是，他们所在的专业有十四个留京指标，除去考研的学生，却只有十八人等待分配工作。经济管理的學生不少单位抢着要，光国家计委就向系里提出要三个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邱小鹏和宋雅玲名列其中。

和舒雅雯一样，邱小鹏也面临着人生的抉择：是留在北大读研究生？他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出色，他估计自己有保研资格。还是选择进国家机关？除了国家计委之外，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等中央机关看过他的档案后都表示愿意要他，这些可都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好单位啊！

可邱小鹏却犹豫了。

室友都笑着给邱小鹏出主意——干脆，就抓阄吧，抓到哪个就选哪个！在他们看来，邱小鹏的烦恼源自于他的过于理性，缺少了一些青年人该有的

冲动和随性。世事不可捉摸，人生无法预料，凡事随时在变，不如就听从天命吧。

让邱小鹏犹豫的，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了第三个选择。他拿不定主意，彷徨纠结，失去了往日那种当机立断的勇气，对自己没有了把握。

他决定和俞老师谈谈，听听俞老师的意见。

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邱小鹏如往常那样敲响了俞东荪宿舍的门。

一开门，俞东荪就说：“小鹏啊，你来得正好，我还正找你呢。”

“找我？有什么事吗？”邱小鹏纳闷了。

“有事，而且是好事！”俞东荪笑呵呵地看着邱小鹏。

“好事？”邱小鹏更疑惑了。

“告诉你吧，经过系里开会研究决定，我们系的研究生保送名额给你了！”俞东荪一脸兴奋，连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高了些。

“啊，真的？！”邱小鹏虽然估计到了这个结果，一时还是很激动。

“是真的，我找你就是要通知你这件事。这两天你去系里填份表格就行了。”俞东荪肯定地说道。

这下邱小鹏听清楚了，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咧着嘴“呵呵”地笑着。

能免试保送读研究生，这可是许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好事。要知道，整个经济系，可就这么一个名额啊！邱小鹏成绩优异，大三还入了党，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系里认为他是保研的最合适人选。

邱小鹏感觉到了难以形容的快乐，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之中。他在慢慢地品味着惊和喜所酿出的浓香的美酒，觉得自己有些醉了。

“呵呵，小鹏，这样一来，以后我们又能够在一起聊天、讨论了，还有机会一起去实践考察！”耳边传来俞东荪的声音。

邱小鹏回过神，笑着说道：“是啊，我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俞老师哩。”

说到“请教”，邱小鹏忽然想起他来这里的目的，也就彻底清醒了。但同时，他心里的犹豫也更加强烈起来。或许该和俞老师道个谢便转身告辞，不给自



己留退路。可是，他的双脚似乎粘在了地上，迈不开步子。

“嗯，俞老师，我来是有些事想听下你的意见。”邱小鹏说道。

“哦，什么事？”俞东荪饶有兴趣。

“嗯……怎么说呢？”邱小鹏犯了难，从何说起呢？

“哈哈，小鹏，今天怎么这么忸怩啊，这可不像你！”俞老师忍不住打趣道。

“俞老师，我……我不想读研究生了。”邱小鹏鼓足勇气说道。

“什么？！你不想读研究生了？”俞老师被邱小鹏的话惊住了。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邱小鹏不是早早就开始准备了吗？

“你不是一直想考研究生吗？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何况，现在保送你读研，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俞老师震惊得说不下去了。

“嗯……”邱小鹏也不知道如何说起，支支吾吾。

“哦。”俞老师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看着邱小鹏，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小鹏，我知道了，你是想早点参加工作吧。也好，去哪个单位你决定了没有？”

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或许是为了化解邱小鹏的尴尬，俞东荪紧接着说：“那几个单位都很不错，很适合你。对想实干的人来说，大学四年学到的理论知识差不多够用了，读研究生更适合搞理论的学院派。”

“我想回家乡工作！”邱小鹏终于说出了口。

这仿佛平地一声惊雷，俞东荪的双眼瞪得和他那副眼镜一样大，面前这个小伙子，犹如一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

邱小鹏却是一脸的轻松自在，原来的凝重和彷徨不见了。

回家乡工作的念头，邱小鹏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闪现在自己脑海的。不过这念头一闪现，便如童话里那颗神奇的豌豆一样，不几天就长成了粗壮的豌豆树，盘踞在脑海。

或许，这就是室友们所说的“命”？

不过，邱小鹏还是思考了很久。北方的开阔和大气，让他这个南方小山

村的毛头小伙服气，北大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开放的学术气氛让他沉浸其中如沐春风，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与快节奏生活令他觉得活得滋润且充实。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宿舍的床铺上，望着头顶满是斑渍的天花板，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常令他牵挂，父老乡亲那饱含沧桑的脸孔时时浮现……

邱小鹏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虽然他来北京读书已经四年，也算是半个“城里人”了，可他潜意识里始终还是个“村里人”。

上中学时，到了县城，初次见识了龙湾村外的世界；考上了大学后，亲身感受着千年古都的积淀和发展变化；利用寒暑假去了江城、星沙，切身体验着时代的迅猛发展；去苏南考察，华星村的现代、气派，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刺激着他，同样是农村，为何差距这么明显，为何龙湾村时至今日还那么落后、贫穷？自从在华星村听了郑若松关于“人才匮乏”的那番话后，邱小鹏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催促着他：回去吧！回去吧！

邱小鹏从华星村回校后，就给郑若松写了一封信，说了自己对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一些深入思考和建议，表示如果有机会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没几天工夫，郑若松书记亲自给他回了信，再次表达了欢迎他毕业后回乡工作之意，并且还提到自己在华星村的承诺：会亲自去车站接他！

天平慢慢倾斜，邱小鹏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抉择。可另一个声音总在耳边萦绕，那是父亲在轻声交代着：从私心上来说，我也不愿意你回……千万莫冲动，免得一辈子都后悔……还有舒雅雯，那么美好的女孩子，他觉得除了她，自己不会再爱上别的女子……

邱小鹏感到头都要爆了。他羡慕身边早早就做好了选择的同学，甚至羡慕起那些没有选择的人，不用瞻前顾后，任由自己被生活的大流带往未知的明天……

万事开头难，邱小鹏说出回家乡工作的想法后，接下来的时间，都是他在诉说。他就像一个独角戏的演员，独自在舞台上表演着，有时深情，有时



激昂，有时沮丧，有时亢奋……俞东荪只是静静地听着，如同一个静坐在台下的观众，没有插话，也没有评论。

邱小鹏沉默了，他在等待俞东荪能给他些意见。

俞东荪沉默了，他在思考着该对邱小鹏说些什么。

“小鹏。”俞东荪的声音有些低沉，“坦白说，你心里已经有了决定，是不是？”

邱小鹏不置可否。

“你来只是想让我给你些鼓励。”俞东荪注视着邱小鹏，直白地说道。

心事被看穿了，邱小鹏不安地问道：“俞老师，难道你觉得我的选择错了吗？”

“不，小鹏，人生的选择很难分对和错！”俞东荪忽然提高了声音，坚定地說道，“我很难帮你做决定，只能靠你自己！但是，我很钦佩你的这个选择！”

钦佩？邱小鹏有些吃惊地看着俞东荪。

“你让我想起了当初我在美国也面临着和你一样的难题。”

“俞老师，坦白说，你当初的选择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邱小鹏真诚地说道。

“不，小鹏，你比我更勇敢！”俞东荪情绪激动地说，“思念祖国和思念故乡是不一样的情感。当你身处异国他乡的时候，思念祖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当你身处国内时，故乡就只是人在感到脆弱或孤独时的慰藉了。我只是思念祖国，却甚少思念我的家乡。”

俞东荪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不，俞老师，你放弃了国外的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你才是了不起的人！”

“我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我还得到了许多。”俞东荪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道，“可是，小鹏啊，你作出这个选择，实在叫一般人难以理解。

你知道吗，你不仅仅是放弃了平坦的前途和优渥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充满着许多困难的道路，而且，还有可能会失去更多！”

“俞老师，我知道。可说不定也如你说的，我并不会失去什么，相反，我还将得到许多。”邱小鹏越来越坚定了。

“好！”俞东荪激动得拍了拍邱小鹏的肩膀，兴奋地说道，“小鹏，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地挠起头来。

“我还担心你将来会后悔呢，这样看来，是我多虑了啊。”

“我自己选的路，不会后悔的。”邱小鹏信心十足地说道。

“嗯，相信自己，你一定行的。老师相信你！”

“谢谢你，俞老师！”邱小鹏也激动了起来。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陆陆续续地，有人拉着行李离开了校园。校园里总会见到有人照相，有人抱着哭，浓浓的离愁别绪，让这个酷热的夏天竟然有些秋天的味道了。

这一天，邱小鹏吃完饭后回到宿舍，正准备躺下，就听见有人敲门。

他顺手拉开门，惊讶地发现，立在门口的是舒雅雯，她抿着嘴微笑着，更显得风姿绰约、美丽动人。

舒雅雯是东北大平原上辽宁沈阳出生的，在山川秀美的南方长大。既有

东北人的腴润，白皙的皮肤透出红晕；又有江南人的袅娜，清秀的眉眼闪现灵秀。一身朴素大方的夏装勾勒出修长健美的身材。她美丽的外形和优雅的气质，使她成了学校公认的“校花”。有人猜测她是浙江人，来自西施的故乡；有人传说她父母都是芭蕾舞团的演员；甚至有人说她就是大明星张瑜的表妹……

此刻，她和邱小鹏漫步在未名湖畔。

昨夜下了一场大雨，驱散了仲夏的热气，洗涤了地面上堆积的尘垢。太阳在浓重、游动的云层后面晃动着橘红色的脸，如一个沉醉方醒的大汉睁开蒙眬的眼睛。花穗累累的洋槐树，冠带如伞的云杉林，花圃、草坪、亭台、石几、环湖甬道……一切的一切，都清新明丽，连空气都变得异常清新、爽气而微带凉意。

此时正是晌午。学校里很清静，不见往日学生云集、欢颜笑语的场面。碧波荡漾的湖水，仿佛不甘寂寞，在微风中不停地拍击着湖岸，发出哗哗声响。

这是一个幽静的地方，就像一个偌大的公园，随处都充满着诗情画意。于是，恋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这美好，把臂膀挽得更紧些，把脸蛋贴得更近些，顺着碎石铺筑的环湖甬道，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旁若无人地细语着，陶醉着……

舒雅雯紧紧挽着邱小鹏的胳膊，朝湖边拐弯处一条长椅走去。正好一对恋人手拉手从长椅起身走开，他俩便兴奋地坐了下来。每次两人逛累了总要来坐上一阵。

这条长椅是他俩特别钟爱的地方。前面一碧平湖，湖边山丘有一座高塔，阳光照射，塔影倒落湖面，微风吹过，碧波荡漾，塔影摇晃，水影朦胧，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景……有人却把这处风景叫作“一塔(塌)湖(糊)图(涂)”，多有趣呀！此情，此景，会使人如醉如痴……

长椅的后面，是两株洋槐树，正是花开季节，花穗累累，花香馥郁。这两株洋槐树长得高大挺拔，枝叶茂密，树冠伞盖般撑开，覆盖着大片地面，满树花开，就像撑着两把美丽的花伞。邱小鹏从小便喜欢树，小时候听父亲讲“邱三郎砍树”的故事，就让父亲带他在村口栽了一棵柏树。他觉得每一

棵树就像一个生命，树的生命就和人的生命一样，有磨难，有挫折，有渴望，有追求，有幸运，有辉煌；每一棵树都和人一样，具有不同的性格，有刚强，有柔弱，有娇嫩，有坚韧，有骄傲，有宽厚；他甚至觉得树和人一样具有感情，要不怎么会有“合欢树”“连理枝”呢？……大二时，他还为这两株洋槐树写过一篇散文《洋槐礼赞》发表在校报上，深情地赞颂它们阳刚挺拔，生命旺盛；赞美它们风雨相守，爱情坚贞……

邱小鹏每次都会和舒雅雯来这洋槐树下的长椅上坐上一会儿，他们在这里休息、畅谈，多少次沉醉在这花香醉人的美景里，真是美得一塌糊涂呀！

此刻，他们感叹着光阴如流水，过得真快啊，只两个多月，他们或将留在这座城市，或将远远离开。是各奔东西还是携手同行，他们此时都无法回答，可有一点却是很明白的，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谁。或许这就是爱情吧。尽管互相思念着、记挂着，他们早就把彼此的命运连在一起，但此刻对于各自的去向问题，还没有说开来。

“小鹏，你以前不是想读研吗？”舒雅雯低头望着脚，问道。

“嗯。”邱小鹏点点头。

“那我也读研，我们再在这里待上三年。”

“你不是想出国吗？”邱小鹏有些意外。

“如果你决定留在北京，我也想留下来。”舒雅雯抬起头，望着邱小鹏，语气坚定。

“可是，你爸妈不是想让你出国留学吗？”邱小鹏小心地问道。

“他们想归他们想，我自己的事，还不是得我自己来决定啊。”舒雅雯肯定地说。

“雅雯，有些事情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想好……”邱小鹏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来。

“小鹏，”舒雅雯诧异地看着他，“什么事情你还没想好？”

邱小鹏看着舒雅雯，心底泛起深深的难过与浓浓的不舍。他们认识快十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的岁月？人生能有几段相伴十年的美好时光？天下

哪里去找这么优秀的女孩？要是和她相伴，那将是一生的幸福！可是自己的决定无法更改，这对舒雅雯来说肯定是一种打击和伤害，但不告诉她行吗？她能接受这现实吗？

“雅雯，你坐下，我给你说个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见邱小鹏一脸认真的样子，舒雅雯挠了挠头发，不解地望着邱小鹏。

“雅雯，我得告诉你，我打算回家乡工作了。”

啊，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舒雅雯从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情形，她愣了好一会儿，怔怔地看着他，问道：

“你说什么？”

“我想要回家乡工作。”邱小鹏平静地回答。

舒雅雯木然地坐着，雕塑一般地坐着。洋槐树落下几朵白色的花穗，落在她一头秀发上。她眼睛盯着湖面，盯着那长长的塔影。几朵花穗落在平静的湖面，荡起层层波纹。塔影晃晃荡荡起来，塔影摇碎了，摇成一截一截的，慢慢晃荡着，慢慢地消失了……

舒雅雯没有说什么，她能说什么呢？询问是徒劳的，劝说是徒劳的。这么多年了，她还不了解邱小鹏？

是呀，邱小鹏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他思索了不知多少个夜晚，他也一直不敢跟舒雅雯讲，他知道自己深深地爱着舒雅雯，他已经把她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了！何况，他的身上还涌动着舒雅雯的血！而且他也明白，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很有可能从此失去舒雅雯，而一旦失去，他的人生就很难再遇到这么优秀的女孩了！此刻邱小鹏没有再多想，他心里发急，看到她那神态有点吓人，急急地问道：

“雅雯，怎么啦？”

“没什么。”舒雅雯缓缓地平静地回答，仍然木木地坐着。

邱小鹏不安地坐着。他感到心口隐隐作痛，痛得越来越厉害。他像突然哑了，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能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舒雅雯不需要他解释。舒雅雯此

刻也不需要安慰。此刻，邱小鹏真希望舒雅雯能发怒，希望她能宣泄，希望她狠狠地抽他两个耳光！尽管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他辜负了深爱的人！她可以惩罚他的，可以狠狠地惩罚……然而，她没有。她依旧平静地坐着。雕塑一般地坐着！

不知过了多久，舒雅雯定定地看着邱小鹏，问道：“你想过我吗？在你心里，我算什么？！”

“我……”邱小鹏眼睛立刻红了，欲言又止。

说什么呢？告诉她自己的深情爱意、会一直等着她？告诉她自己的纠结和痛苦？邱小鹏早已反复想过了，既然那么爱着她，就应该为她着想，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她，而不是成为她的负担和束缚。没准她会遇到更好的、更适合的人呢？如果她真能找到属于她的幸福，虽然难免会痛苦，可自己还是会真诚地祝福她……

想到她的幸福里没有自己，邱小鹏的心竟然剧烈地疼痛起来。

这一刻，邱小鹏有些后悔自己的抉择了。

微风吹来，轻轻掠过湖面，湖面荡起涟漪，一层又一层……

邱小鹏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轩然大波。

宋雅玲得知后，来不及震惊，在学校里到处找邱小鹏，寝室、教室、图书馆都没有，最后，在操场见到了一个人慢慢走着的邱小鹏。

宋雅玲没有问邱小鹏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选择。她了解邱小鹏，他决定了的事一定有他的理由。她不想用“理由”说服他，她也未能耐说服他。可她还是问道：“不能改变吗？”

“不能改变。”邱小鹏轻声回答，可态度很坚决。

“那……这是我们不能在一起的原因吗？”

“不，不是的。”

宋雅玲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她沉思了片刻，似乎鼓起了更足的勇气，下了一个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

“那么，我跟你一起回你家乡工作，好吗？”

邱小鹏猛然一怔，久久望着宋雅玲。他知道她是真诚的！此刻，他真有些感动，但他还是坚定地说：

“谢谢你！但你没有必要那么做，真的。”

又是这句话！

宋雅玲心如刀割，她知道自己永远地失去了邱小鹏，又或者，其实从来没有拥有过邱小鹏。

零  
伍  
玖

## 牙 印

寒窗苦读四年的学子们即将告别母校，告别同窗好友，各奔前程。校园弥漫着特有的离愁别绪。每一个人都很忙碌，有的忙着摆摊甩卖书本、生活用品，有的忙着聚餐畅叙友情，有的忙着到新的单位熟悉环境，有的忙着学习外语准备留学，恋人们则抓紧时间倾诉衷肠……大家共同演绎着告别校园的“最后一课”。

已经和国家计委签订分配意向书的宋雅玲也开始收拾自己的物品，整理自己的心情，静静等候离校的时刻。

大学四年，邱小鹏始终是她放不下的牵挂。可舒雅雯的存在，一度让她牢牢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如今离别在即，这种牵挂更是与日俱增。当听说舒雅雯要出国留学、邱小鹏决意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她的心立刻被激活，她愿意跟着他一起去建设他的家乡！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朝夕相处，风

雨与共，那是多么的幸福啊！可邱小鹏除了对她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歉疚，并不赞同她的决定。看得出，一向坚强、乐观的邱小鹏有着掩饰不住的忧伤与难过，她知道，他心里放不下舒雅雯。

她很失落，痛楚在心底逐渐弥漫开来，这种痛深深地折磨着她。她又很欣慰，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她没有看错他。看着他难过，她也难过，她决定找舒雅雯谈谈。

初夏的北京，晚风习习。宋雅玲如约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和舒雅雯在校园草坪上随意走着，边走边聊。

“真的决定要去法国了？”宋雅玲问。

“嗯。其实一直在准备，今年年初入学考试就通过了。只是迟迟没有下定决心。现在就等着下个月开学。”舒雅雯貌似平静，内心却止不住泛起阵阵的痛。

“他好像很难过。”宋雅玲知道，舒雅雯明白自己说的“他”是谁。

“他不是决定要回去建设家乡了吗？”舒雅雯的确明白她说的“他”是谁。

“我想跟他回去一起建设你们的家乡。”宋雅玲顿了一下，好像终于下定决心，接着说，“可他拒绝了。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

舒雅雯浑身震颤了一下。她为邱小鹏的深情和专注打动，也为这个她一直以来隐隐担忧的“情敌”所感动。她对宋雅玲总有着一种戒备心理，却没想到她是如此坦荡、如此深情、如此善良。她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握住宋雅玲的手。

宋雅玲感受到手心传来的温暖与安慰，她紧紧地握住舒雅雯的手，缓缓地说：“一个人一辈子，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了。你可千万不要错过！”

舒雅雯看着这个“情敌”，心里充满感激。她叹了一口气：“唉，我也纠结了好长好长时间呢。饭吃不香、觉睡不着，头发都掉了好多！”

转而她一脸开朗的表情，由衷地说：“雅玲，谢谢你点醒了我！我知道



怎么做了。”

大学的日子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同学开始陆续离校，离别的愁绪每天都在美丽的校园弥漫。

邱小鹏一夜没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闭上眼睛，眼前全是舒雅雯，她可爱的样子，她捉弄他的神情，她委屈的眼泪，还有那些两人相处的美好时光……一幕一幕在脑海里细细回放。他的心一阵一阵地疼，浑身都觉得酸楚，心里空洞极了，好几次眼泪止不住在眼眶里转。

这感觉，只有在当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有过。他开始怀疑自己回家乡工作的决定，要失去这么好的姑娘，失去如此刻骨铭心的恋情，值得吗？今后还会遇到这么好的姑娘，还能有这么美好的爱情吗？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晚上，邱小鹏从中关村五湖公司实习完回到学校，进楼时，传达室的老大爷叫住他，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小鹏，下午有个电话找你，你们宿舍一个人都没有，我就给你记下来了。”

邱小鹏道了谢，接过来打开一看，老大爷在上面歪歪扭扭写着：

“明天去巴黎。上午十点到首都机场。舒。”

一晚上，邱小鹏辗转反侧，就着门上玻璃窗透进来的过道昏暗的灯光，一次次拿出那张小纸条看了又看。

天刚蒙蒙亮，邱小鹏就起床了，在抽屉里翻来翻去，又在破旧的大皮箱里找寻着，最终一无所获——他想送一样东西给舒雅雯做纪念，可自己除了书就是旧衣服，连个像样的小礼物都没有。

邱小鹏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

邱小鹏早早来到机场，找到办理飞往法国航班手续的柜台，留意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终于，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舒雅雯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

吃力地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走了过来。

邱小鹏的心一阵狂跳，按捺不住地大喊一声：“雅雯！”飞奔过去，从舒雅雯手上接过行李箱。

舒雅雯看了眼邱小鹏，默默无语。看着舒雅雯有些红肿的眼睛，邱小鹏知道她和自己一样，整晚没睡。

陪着舒雅雯办完手续后，两人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对面站着，静默无言。

邱小鹏看着一脸忧伤的舒雅雯，想着她即将奔赴万里之遥，面对完全陌生的一切，孑然一身，连个可依靠的人都没有，就不由得担忧起来，强烈的怜惜之情在脑海中激荡。尤其当浮想出她下了飞机，拖着行李箱四顾茫然的情形，他的心猛地一收缩，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使劲抓了一把，胸口生疼生疼。

他稳了稳神，定定地看着舒雅雯，眼神满是怜惜，满是不舍，语气也格外的柔和：“不是下个月才开学吗，怎么突然决定提前走了？”

“怕语言跟不上，提前过去强化一下。学校这边也没什么事了。”舒雅雯不敢看他的眼神，低下头。

邱小鹏的心变得空洞洞的。他想拉着她的手求她留下来。

又是一阵沉默。

舒雅雯哭了，不停地用双手手背交替抹着眼泪。

邱小鹏双手放在舒雅雯的肩上，轻轻按了按，强忍着快要流下的眼泪，故作轻松地安慰她：“傻丫头，出国留学是好事，别哭啊。”

一听到熟悉的“傻丫头”，舒雅雯被彻底击溃了，一把抱住邱小鹏，在他怀里呜呜地哭开了，边哭边生气：“我讨厌你！我恨你……”

邱小鹏叹了口气，轻轻拍着舒雅雯的背：“是我不好，我也恨我自己……”

舒雅雯一听，更加觉得委屈，哭得更伤心了。

邱小鹏心底涌起深深的无力感。他突然怀疑起自己的决定，他害怕自己

今后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要不，”邱小鹏突然说了一句，“你留下来吧。”

舒雅雯抬起头，无比诧异地望着邱小鹏，憔悴的脸上泪迹未干，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花。

“我可以接着读研究生，或者留在北京工作。”邱小鹏紧紧抱着舒雅雯，看着舒雅雯的眼睛认真地说道。

此时此刻，邱小鹏才发现在自己的心里面，舒雅雯已经变得比他自己更重要了。

舒雅雯终于笑了，不过这笑容如昙花一现般短暂。

“不，小鹏。”舒雅雯轻声说道，“我不愿你为了我勉强你自己。”

“雅雯，我是心甘情愿的，真的！”邱小鹏急着说道。

“我知道，我也相信你是认真的。”舒雅雯浅浅地笑了，似乎是满足，又似乎是更无奈的伤感，“我不想你以后因此而后悔。你能愿意为我留下来，我已经很满足了！”

邱小鹏不知该说什么了，静静地看着怀里的舒雅雯。

舒雅雯有些心疼这个神情憔悴的男孩，安慰道：“别搞得这么伤感，我只是去留学而已，又不是此生不再见……”

邱小鹏连忙用手压住了舒雅雯的嘴，说道：“不准说这种话！”

舒雅雯没想到邱小鹏还会这么迷信，泪眼迷蒙地大笑了起来，说道：“好。”侧过脸，“呸呸呸”地轻声呸了几声。

邱小鹏也笑了。

刚才还万分不舍、痛哭流涕的小情侣转眼间眉开眼笑。

登机时间快到了。

邱小鹏心疼地说：“一个人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

舒雅雯“嗯”了一声：“放心吧，我会的。你不许对别人好，等着我回来！”

“好，我每天都会想你的！”

“你每天必须想我三次！”舒雅雯俏皮地说道，“还要多给我写信！”

邱小鹏突然想起了什么，有些尴尬地说道：“雅雯，我原本想送你点什么的，可没有找到合适的……”

舒雅雯愣住了，随即又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紧紧抱住了邱小鹏，呜咽着：“你别说了，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

说完，头就靠在邱小鹏的肩膀上无声地抽噎起来。

邱小鹏心里又甜蜜又苦涩，正想安慰下舒雅雯，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肩膀一阵疼痛，扭头一看，原来是舒雅雯咬了自己一口。

邱小鹏不解地看着舒雅雯：“你干吗咬我啊？”

舒雅雯在邱小鹏衣服上蹭干了眼泪，说道：“这是我在你身上做的记号，以后，你就是我的人！”

邱小鹏哭笑不得，心里却无比的幸福，刮了下舒雅雯直挺的鼻梁，说：“是你的也不能咬人啊，你是美女蛇啊？”

舒雅雯满脸的得意，歪着脸说道：“我就是！怎么，咬你不行吗？”

邱小鹏笑了，没说话。他怎么会不愿意呢！

说到蛇，邱小鹏突然想起了村里那个会驯蛇的香妹来。只不过，自己早已经被眼前这条“美女蛇”驯服了。

该去登机了。

邱小鹏恋恋不舍地把舒雅雯送进了安检口，注视着舒雅雯慢慢走进去。可舒雅雯没走几步就转身跑到了邱小鹏面前，对邱小鹏说道：“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礼物？什么样的礼物？邱小鹏纳闷地看着舒雅雯。

舒雅雯深情地看着邱小鹏，伸手勾住他的脖子，轻轻地吻住了邱小鹏的嘴唇……

## 被抓

邱小鹏回到了龙湾村，一边帮着娘做农活，一边等着去县里报到的日子。阿婆和娘虽然无法理解邱小鹏的抉择，却也没说什么，儿大不由娘，崽大崽世界。

邱富山家忽然传出一片哭喊声。

“呜……么得了……我家为么子这么背时……少荣可是个老实人……犯了么子事啊……呜……老天爷啊……”

邱富山这一阵哭声，顿时打破了龙湾村的平静。这是男人的号哭，没有眼泪，只是干号，像诉怨，又像喊冤。

刚从星沙传来消息：邱少荣被公安局抓了！

邱富山的家门口顿时围了一片人。

“么子回事？”急忙赶来的邱小鹏悄声问道。

“听说少荣被公安局抓了。”

“啊？犯了么子事？”

“我也不晓得……”

“少荣哥做的是正经生意嘛……”邱小鹏难以置信。

“讲不清……”

“莫急，少荣哥不会有事的。”邱小鹏走到邱富山身边安慰说。

“小鹏啊，我怎么能不急啰！少荣他一个乡下人，在城里被抓，准是有人欺负他呀！我一把老骨头，城里人生地不熟，冇活动门路，急死我了……”

听邱富山这么一说，邱小鹏也没了主意。

“只可惜美月冇在，要不让她去一趟肯定管用。”有人在旁边嘟哝着说了句。

“看你说的，让她一个女人家去？！”有人反对了。

“让她去找贵生呀……”

经这一提醒，邱小鹏顿时冒出个主意来：“富山伯，你可以去找贵生哥啊！”

邱富山停住了嚎哭，望着邱小鹏：“找贵生？”

“是啊，我那年寒假去少荣哥那住了十几天，听少荣哥说贵生哥帮了他不少的忙，而且贵生哥是市委书记的秘书，认识不少当官的，你去找他，肯定有用！”

“对，去找贵生！”听邱小鹏这么说，大家纷纷赞同。

邱富山没有作声，想了下，用手抹了一下嘴巴，似乎在给自己鼓气：“好，明天我就去找贵生去！我就这么一个崽，就算磕头求人，也要把他救出来……”可他又犹豫了，“星沙这么大，我去敲哪张门？唉，少荣那里我都有去过啊……”

邱小鹏说：“富山伯，要不明天我陪你去趟星沙吧，反正家里也有么子事。”

邱少荣是前天晚上被抓的。这天晚上很晚了，堂客姜赛眉已睡了，邱小武也外出潇洒去了。他正在店里清理生意账目，一会儿就被几个人抓走了。

任何事情都有来由。国家发行国库券的起初，人们都把购买国库券看作对国家的奉献。过了一两年，部分人抱着一种“多得不如现得”的心理，试图用国库券向龙口龙湾生意人换取塑料日常用品，但即使一块国库券换三毛现金，生意人也不敢要。后来，生意人的胆子慢慢大起来，国库券由暗地流

通发展到公开买卖。国家规定，以物兑换国库券和收购倒卖国库券都是违法的，公安部门为此进行专项打击。于是，总有一些人“倒霉”，撞在“枪口”上。

邱少荣就撞在“枪口”上了。

这天下午，星沙市东区公安分局干警刘卫民等三人为侦破一宗外汇套购国库券诈骗案，身穿便服到马迹塘银行附近进行侦查活动。傍晚时分，三个人悄悄走到刘卫民身边，低声问道：“有外汇吗？”

刘卫民同样低声回答：“有美元。”

“做不做生意？”

“做么子生意？”

“兑换美元呗。”

人们都认为美元不贬值，就用人民币兑换美元收存。

刘卫民和两名同伴交换眼色，跟随着那三人走向马迹塘西街口。带路的三个人停了下来，其中两人和一个干警守在街口，另一个与刘卫民等两个干警走进巷子里。

这三个带路的人就是“鼓眼狼”“白眼狼”和“青眼狼”。这是星沙城里黑道上有名的“拼命三狼”。“白眼狼”是头，白脸戴银边眼镜，平时很少露面；“青眼狼”黑脸黑皮黑边眼镜，常在暗处指挥；“鼓眼狼”就是浮头鱼了，常常带着一班哥们儿闹摊。“鼓眼狼”自从和邱小武打斗那场后，就很少在雁迹塘露面了，现在他就和一名干警守在西街口；“白眼狼”自从邱少荣带着邱小武拜访过之后，倒真成了“朋友”，再没有手下来骚扰了，就是有“别路人马”惹出些是非来，也是他主动来调停，让邱少荣打点打点，就由他出面摆平了。现在他就带着两人沿街而上，到邱少荣家联系“生意”了。

一进门，“白眼狼”就喊：“邱老板，你好！”

邱少荣愣了一下，说：“啊，是你——你好！”

“白眼狼”把邱少荣拉到一边，对他说：“要不要美元？”

邱少荣打量了一下眼前三人，略一沉思，说：“要。你有？”

“白眼狼”摇摇手，说：“不不不，我有得，这两位朋友有。”

邱少荣看看旁边两位，倒像正派人，说：“不是耍我吧？”

“白眼狼”胸脯一拍：“你还不相信我？再耍也不会耍你邱老板啊！”

邱少荣转身问旁边的刘卫民：“有多少？”

刘卫民反问邱少荣：“你要多少？”

邱少荣不正面回答，问道：“价位多少？”

刘卫民爽快地回答：“市面上一百元美金换六百元人民币，我作五百八。”

邱少荣也爽快应道：“我要一万美金，你有吗？”

刘卫民应道：“有。”

邱少荣让堂客姜赛眉开了保险柜，取出五万八千元人民币。刘卫民把一万美金交给邱少荣，邱少荣接过，交给姜赛眉：“你数数。”又从姜赛眉手中接过一大把人民币，交给刘卫民：“五万八，你数数。”刘卫民接过钱交给他的同伴。就在这时，刘卫民迅速拿出一副锃亮的手铐，立即铐住邱少荣一只独臂，随后掏出工作证，在邱少荣面前一晃：“公安局的，你被逮捕了！”

邱少荣好一阵方才明白过来，说：“为么子逮捕我？我有犯法！”

刘卫民说：“你套购美元，犯了法。而且你涉嫌诈骗外汇。”

“我诈骗外汇？”邱少荣真莫名其妙。

“走！”

就把邱少荣带走了。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他有犯法！”姜赛眉喊着正要追出门来，却被刘卫民的同伴堵住，她手中的美金也被夺走，甩下两个字：“没收！”

“白眼狼”上前制止住姜赛眉：“姜嫂子，你看好家，别喊也别急，我想办法救邱老板。”

不一会儿，又有两个人走进家来，姜赛眉并不认识，那是“青眼狼”与“鼓眼狼”。

“搜查！”两人一进门就吼。



“为么子搜查？”姜赛眉惊魂未定，问道。

“你男人犯了法，你不知道？”

“男人抓走了，还搜查么子？”

“搜查！啰嗦么子！”

屋里“乒乒乓乓”翻箱倒柜，床铺上、沙发上、座椅靠背上都翻过了。

“把保险柜打开！”“青眼狼”吼道。

姜赛眉坐在椅子上，身子瑟瑟抖动。

“打开！”

姜赛眉仍然没有回话。

“打开，不打开我杀了你！”“鼓眼狼”拿出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对准了姜赛眉的胸膛。

“鼓眼狼”一把扯开姜赛眉的毛领上衣，露出雪白圆润的脖颈，胸脯也露出了一半，说：“二哥，这妹够味，我们做了她……”

“青眼狼”向“鼓眼狼”狠狠瞪了一眼，头一撇对着姜赛眉吼道：“打开保险柜！”

姜赛眉颤颤地走到保险柜前，双手颤抖着将门打开，“青眼狼”立即伸出手来，一把将柜里的钱和国库券、金器首饰抓过，塞进袋里，然后向“鼓眼狼”一努嘴：“走吧。”

刚走出门，“青眼狼”又回过头来，大声说：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老实待在家里，有事再传讯你！”

邱小鹏陪着邱富山找到雁迹塘邱少荣的店铺，店铺已经关门了。

“砰砰砰！”邱小鹏使劲撞店铺卷闸门。

姜赛眉从楼上走了下来，开了门，见是邱富山和邱小鹏，又惊又喜，叫了声“爹，小鹏”，连忙将他们让进屋里。屋里有些乱，柜台上凳子上落了薄薄的一层灰尘。姜赛眉慌忙用抹布抹过凳子，请邱富山和邱小鹏坐。邱富山刚刚坐下，姜赛眉来不及倒茶，眼泪就出来了，坐在邱富山的对面哭诉起来。

“哎呀，你就莫哭啦，跟爹说下少荣的事。”邱富山安慰着她。

“少荣他真背时，不晓得撞了么子鬼。前天夜里……”姜赛眉流着眼泪，慢慢哭诉着那天夜里邱少荣被抓的经过。

听完姜赛眉诉说，邱小鹏问道，“那些抓走少荣哥的人你认得吗？”

“我不认得。噢，有一个戴银边眼镜的我见过，他叫我‘姜嫂子’，说是和少荣是朋友，少荣应当认得的……”

“少荣哥是被关押在公安局么？”

“是的，我昨天下午去公安局探过，听说关在看守所，可他们说现在还不能探望，因此，我有见到……”

马迹塘做塑料生意的，大多是龙湾村和龙口乡人，邻近铺面的人陆陆续续走过来，屋里一会儿围满了人。

“少荣是个正经生意人，不晓得碰了么子鬼！”有人这么议论着。

“大概是得罪了么子人吧？可他平时冇见得罪么子人呀。”

“前几年还经常有人来马迹塘闹事，打了一架，市政府领导也来了，报纸上也报了，后来也就有事了的，怎么忽然又抓人呢？”

“少荣平时朋友多，来来往往做生意的多，来抓人的那天晚上，店里闹哄哄的，我们还以为是谈生意呢……”相邻铺面的人这么说。

“少荣哥在城里还认得有门路的人么？”邱小鹏问姜赛眉。

“好像不认得……”姜赛眉回答。

“贵生哥最近来过么，你去找过他么？”邱小鹏问。

姜赛眉恍然大悟：“哦，对！对！少荣和贵生关系不错，贵生以前来过我们家，我认得……”

## 麻 纱

吃过中饭，邱小鹏和邱富山就找到邱贵生住处，轻轻敲了敲门。过一会儿，门“吱——”地开了，邱贵生头发凌乱，睡眼朦胧地望着门口的邱富山和邱小鹏。邱富山见状，叫了声：“贵生啊。”邱小鹏也立刻叫着：“贵生哥！”

邱贵生这才认出眼前的人，连忙叫了声：“哎呀，富山叔，你怎么有空来啊。来来，快进来坐！”又对邱小鹏说：“小鹏，怎么你也来了？”

邱富山进门，就从邱小鹏手上接过提来的编织袋，往邱贵生手中塞：“贵生啊，知道你们城里么子都不缺，就给你带了点土货尝尝。”

“富山叔，你这是做么子啊，来我这你还带么子东西啰。”邱贵生嘴上说着客套话，接过沉甸甸的袋子放在书桌旁，又给邱富山和邱小鹏沏了两杯茶。

“小鹏，你工作的事定下来了吧？”邱贵生不经意地问道。

“定了，等着报到哩。”

“哦？定在哪里？是留在北京吧。”邱贵生饶有兴趣。

“不是。”邱小鹏笑着说，“我回县里了。”

“么子？！”邱贵生一听，惊得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看着邱小鹏，一脸诧异地说，“你……你怎么回县里了？”

还没等邱小鹏说话，邱贵生又说道：“是不是留北京遇到了么子问题？”

“不是，是我自己要回来的。”邱小鹏平静地说道。

邱贵生还是无法相信，盯着邱小鹏左看右看，说道：“你个北大高才生，在北京随便找个单位都好，怎么回松源这穷地方？”

邱小鹏正准备解释，邱贵生似乎明白了什么，关心地说道：“小鹏，你放心，工作的事我一定帮你，北京留不到，星沙绝对有问题！说吧，想去么子单位？”

邱小鹏听了，心里一热，感激地说道：“谢谢贵生哥，不过，我今天是陪富山伯来找你帮忙的哩。”

“啊？少荣怎么被抓了？有搞错吧？”邱贵生显出一副十分惊讶的样子。

“有搞错，我们刚从少荣哥的店铺里来。富山伯就是为了这事来找你的。”

邱小鹏和邱贵生讲着话。邱富山也许是走得有点久了口干舌燥，拿起杯子“咕噜咕噜”喝着茶。

“被抓几天了？我怎么还不晓得呢，现在关押在哪里？”

“听说关在公安局看守所里，不过不让见面。”

“抓了人，财产有受损吧？”邱贵生问道。

“怎么有受损？据说公安局人员当时就拿走了六万块，还没收了一万美金，后来又来人搜查，拿走了些钱、国库券和金器首饰，大概值四五万块钱，这样总共损失十多万……”

“损失这么多！这些人怎么又抓人又拿钱的呢？”邱贵生自言自语。

“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邱小鹏神色很沮丧。

“这样的话，情况就复杂了啊。”邱贵生情不自禁地打起官腔来。

“贵生哥啊，富山伯也是实在有办法了，人生地不熟，找个人都不晓得该找哪个。这不只有来找你了，你天天跟市委领导打交道，能不能跟领导说说，请他出面打声招呼，救救少荣哥啊？”邱小鹏从来没有说过求人的话，为了富山伯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小鹏啊，那恐怕不行吧。”邱贵生还是一副官腔，“你想呀，张书记他会打这个招呼？你做生意，为发展星沙经济做贡献，那是好事，张书记会

支持你，碰到能解决的困难会出面帮你解决。可你如果出了事，犯了法，被公安局抓了，张书记还能出面打招呼，要公安局把你放出来？作为市委书记，他能打这个招呼？”

邱贵生这话说完，邱小鹏就不知说什么好了，邱富山也窘住了。平时那个能说会道、滑头滑脑的“富麻子”，此刻如同秋后的茄子——蔫了，半耷拉着头，脸也憋成了暗红色。可他不愿就这样放弃。邱贵生是救出自己儿子的唯一的希望，他话虽这么说，可他毕竟是市委书记的秘书，认识的人多，只要再说说好话，一定有办法的。

邱富山放下茶杯，说：“贵生啊，就算我求你，你就看在你富山叔这张老脸的分儿上……”

邱贵生有些不高兴了：“富山叔，你求我有用，人家当书记的放不下这个脸啊。”

“贵生哥，你说得对，富山伯也不是说要张书记打招呼让公安局立即把少荣哥放了，而是想请他向公安局问问情况，尽量宽容宽容……”邱小鹏说得委婉些了。

“小鹏！这样的打招呼，有么子用呢？说了还不等于有说！”邱贵生以为开始说的邱富山和邱小鹏都没听明白，这次就直接否定了邱小鹏的意思。

“那可不一样呢，”邱富山仍然争辩，“只要你领导打了招呼，公安局就得认真考虑……”

“富山叔，你也不想想！”邱贵生有点火了，“张书记作为市委领导，他怎么会为你龙湾村一个小小村民去打这个不光彩的招呼！”

小小村民！不光彩！邱小鹏一听这话心里就老大不高兴了。你不也是从“小小龙湾村”出来的吗？这才几年啊，就把自己划为城里人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富山伯六十多岁的人了，要不是为儿子这事，他才懒得来找你受你的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叔，你也不能这么和做叔的说话吧。

邱小鹏忍不住了：“贵生哥，少荣哥也许是被人冤枉的，也许并有那么不光彩。富山伯请你打招呼，是想请你帮他把情况弄清楚。”

邱富山的脸色有些难看，可听邱小鹏这么一说，心里似乎也亮堂了一些，说：“是呀，少荣一向是做正经生意的，或许是公安局的人搞错了。我晓得，张书记无缘无故的当然不会打招呼，所以我才来找你嘛，你是他的秘书，你找机会跟他说说，他兴许会同意哩？”

邱贵生也意识到刚才说那话有些不合适，因此把语气缓了缓：“富山叔，官场上的东西你不明白，遇上这种事情，哪个不是躲得远远的？再说，他和你又非亲非故的，他凭什么揽这么个麻烦事上身，帮你打这个招呼？即使我和他说了，他也是不会同意的。”

邱富山却依旧不依不饶：“贵生啊，你也是龙湾村人么，你就跟张书记说，少荣是你老乡，还是半个堂哥……”

邱贵生冷冷地说：“张书记还不知道我和少荣是老乡，再说我也不会这么和张书记说的！”

邱富山有些愕然，他不知怎么说。他想，邱贵生心里有这种想法，自己这次来找他，大概是找错人啊……邱富山叹了口气，不作声了。

邱小鹏也不作声。他觉得邱贵生这种心态，即使跟他讲干口水也有什么用。这时邱贵生也不说话，三人就这么坐着。过了会儿，邱贵生装作很为难地说：“好吧，富山叔，你也莫急，你和小鹏来找我，少荣的事我肯定不能不管，这样吧，我再想想其他办法，自己出面做做工作……”

等的就是这句话！见邱贵生把少荣的事应承了下来，邱富山心头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又高兴起来，笑着说：“好啦，贵生，如果你能亲自出面做工作，那还用讲！事情就好办多了。”

邱小鹏仍然没有作声，他明白邱贵生这只是一句应付的话，好给别人台阶下，也好给自己下台阶。

“唉，难啦！”邱贵生叹道，“富山叔，小鹏，你们是不知道，如今办个事可真是难啊，何况这还是件麻纱事（麻烦事）……”

邱贵生心里忽然想起另一件“麻纱事”来。

就在邱少荣被抓那天晚上，牛奇伟忽然开着奥迪车来了。一上楼就对邱

贵生大声喊：

“走啊，邱贵生，我领你去潇洒潇洒！”

邱贵生开开门把他迎进来，摇摇手：“嘘，小声点，让别人听了多不好。”

牛奇伟仍然大声说道：“嗨，有么子不好的！自己花钱自己潇洒，别人管不着！”

邱贵生笑着，小声说道：“你这笨牛，用得着打锣放铳么？”

牛奇伟仍是满不在乎的样子：“咳，这年头谁还管那些！”

邱贵生作了让步：“好好好，去哪里潇洒？”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可没钱呀。”

“你这小气鬼！好吧，不让你花米米，你只管潇洒就是了。”

邱贵生和牛奇伟“噔噔噔”下楼，开了车门，挪进车里后又“嘭”的一声将车门关上，打亮车灯，一声喇叭响过，奥迪就一阵风地开走了。

“去哪？”坐在车上，邱贵生又一次问道。

“去了你就知道了呗。”

奥迪驶向沿河大道，在灯海车流中行走，走到一个道口，转一个弯，便朝临江花园走。临江花园住宅小区被星沙人叫作富人小区。牛奇伟在车上说：“住在这里的一个大老板找到我，要我给他写篇文章吹吹，我就写了，在我们报纸发了，影响还蛮大哩。这个老板就请我的客，在宾馆吃了饭，就请我去他家看房子，说实话，那房子也没有么子特别的，就和我家那房子差不多呗，可房间里有一样东西却很特别，有一种特别的气息……你猜是么子？”

“房子里到处是书和字画，有一种文化气息？”邱贵生试探地说道。

“书呆子，人家是大老板，没有书，只有钱！”

“那房子的地板都是金币铺的，连厕所马桶都镀金了？”

“土八路，哪那么俗气！”牛奇伟呛了一句，便神秘地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漂亮女人，那女人美得呀叫你心里发慌……”

邱贵生眼前一亮——那房子就是快乐王国了。

牛奇伟说：“老板开几个房间的门，对我说：‘任你挑吧。’我当即挑了一个，就在那里睡了一晚，咳，真过瘾！全不是在KTV包厢那码子事，要说销魂嘛，这就是销魂处！”

邱贵生问道：“那是老板开的暗娼店？”

牛奇伟说：“不是，哪那么低俗！这是老板的第三栋别墅，里面的女人呀都是一星期换一次的，简直就像皇宫……”

邱贵生长长“哦”了一声，问道：“今晚就去这里潇洒？”

牛奇伟说：“老板说，刚换了一批新的女人，就请我去潇洒一回，这不，有好事我还能忘记你？”

牛奇伟将车停在临江花园停车处，就径直往东边第八栋走，在楼下的电动门上摁了右边一个“8”字，只听“咔嚓”一声锁响，门开了。乘电梯到八楼，刚出电梯口，右边一套房的门就开了。走了进去，房子里空无一人。

牛奇伟说了一句文雅的话：“主人有意，给你一片静谧。”

房子是静谧的。偌大的房子填得满满的，意大利真皮沙发，台湾红木条柜，景德镇的大瓷瓶，一屋子的家具都是精品，一尘不染，静静地摆放着。可惜的是，装饰豪华，却有点过分。比如说客厅，空间只那么高，却花里胡哨吊了三组顶，弄得矮塌塌的。房间里很暖和，给人的感觉就像走进温暖的春天。邱贵生和牛奇伟同时脱下外套，顺手扔到沙发上，只穿着薄薄的毛衣。忽然，两个房间同时洞开，漏出两洞玫瑰色的柔光，两个妙龄女郎穿着半透明的拖地长裙，款款走了过来，亭亭玉立于牛奇伟和邱贵生面前，宛如两根鲜嫩的葱管，鲜亮亮，香喷喷的。

“先生，请吧。”

两位女郎日本仕女般轻摇莲步，分别拉着两个男人的手，嫩酥酥的乳房贴着男人手臂，领进了各自的房间。

邱贵生惊疑地观察着房间里的摆饰，女郎说话了：“哟，我的先生这般



帅气呀！”

声音娇柔，如同唱歌。

女郎柔柔地斜躺在床上，脱了鞋，一只脚平放在床面，一只脚自然弯曲垂着，显出一身优美的线条。圆润的小腿，隆起的臀部，蛇一般的腰身，两只圆鼓鼓的乳房半显半露，脸上嫣然含笑。邱贵生的双腿像触了电一般，微微战栗着，全身的血液涌动，不知怎的说了一句赞美词：

“小姐，你真美！”

“先生，你真帅！”

邱贵生像受了鼓舞似的，一步奔了过去，来不及脱衣，就搂住小姐一阵狂吻。

小姐轻轻地推开他，娇柔地说：

“先生，温柔一点好吗？”

邱贵生像遭电击一般站了起来，怔怔站着。

“对不起，先生，你还没有脱衣呢。”

说着，小姐站起身来，轻轻地搂着邱贵生，用手轻轻解开了他的衣扣。邱贵生又一次燃烧了激情，心急火燎地把自己脱个精光，轻轻搂住小姐的腰，慢慢地搂紧，又用自己的胸膛在小姐的胸脯上摩挲着。

小姐柔情地呼应着，慢慢地将自己的长裙脱下，白皙丰腴的身躯上只留下乳罩和内裤。邱贵生急匆匆伸手将小姐的乳罩解下，将她肉色的内裤扒下，轻轻地将她抱到床上，自己也爬了上去……

突然，门开了！

三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为首的那个满脸横肉，双目圆睁，两眼定定地看着一丝不挂的邱贵生，旁边那个还拿了个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着，连续的闪光灯把邱贵生的眼睛都闪花了。邱贵生吓蒙了，想捡件衣服来遮挡住自己，手脚却被施了法术般定住了动弹不得。邱贵生慌慌地问道：

“你……你们？”

“你干的好事！敢强奸我的女人！”满脸横肉的人大声喝道。

“我……我没有。”邱贵生支支吾吾地否认。

“没有？没有你脱光了衣服干吗？你看你那样子！还敢说没有！”

“呜……呜……”小姐用被子半遮身子，掩面哭了起来。照相的那个不失时机地还在拍着照。

“你……你！”邱贵生指着小姐说不出话来。他忽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局，一个引人上钩的骗局，“你们是一伙的，合起伙来设下这个局！”

另一个彪形大汉接口说：“哼，算你聪明！我们就是下的套，你想怎么样啊？要不，你来报警吧。只是，我们有照片为证，不知道警察来了看到这样的情形，会怎么处理啊？”

这话彻底打破了邱贵生心里面那心存侥幸的肥皂泡。他已经失去了挣扎的力气：“别，别报警。你们想要怎么样？想要多少钱？”

满脸横肉的大汉说：“现在，有三条路供你选择：一、打断你的一条腿，让你滚出这张门；二、赔偿十万元，立即叫家人拿钱来；三、写一句话留下：‘我们是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这三条，你选哪一条？”

邱贵生在心里衡量着，觉得自己没得选择的余地，便如临死之人般说道：“我选第三条。”

“好！”彪形大汉叫道：“选第三条有三点：一、要与我们交朋友，不要与我们作对；二、不要再管邱少荣的事，最近邱少荣还会有事发生，你不要管；三、以后我们有么子事，你能帮忙的要尽力帮忙。只要做到这三条，我们也不会出卖你！”

邱贵生一听对方提到了邱少荣，心里也猜出了七八分，连连应道：“一定！一定！”

出得门来，坐到牛奇伟的奥迪车上，邱贵生才知道，牛奇伟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纱事”。两人相互看着，久久没有作声……

## 苦 头

邱少荣一进去就吃了苦头。

公安局办案子有个不成文的做法，经济案子的嫌疑人捕来了不急于过堂，先丢到看守所去“锻炼”三天，然后再提审。提审的时候就顺利些。为什么？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嘛。犯经济案子的人，不是手里有权，就是袋里有钱，生意场中混得出人头地，个个是洞庭湖的麻雀，都见过几个风浪的。你要文明执法，一不能打他，二不能骂他，三不能逼他，他不配合，撬不开嘴，你有什么办法？办法是有的，丢到看守所“锻炼”两三天就不同了。这些人平日里养尊处优，喝酒吃肉，还要洗脚按摩桑拿浴，养护得细皮嫩肉的，如何吃得看守所的苦楚？“锻炼”两三天，钢铁做成的人也意志崩溃了，到时候再提审，他只求早早坦白早有结果，反眼不向五台山，再不想回看守所吃那个苦了，一般都会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把“罪行”倒出来。

邱少荣属于那种需要“锻炼”的人，公安局决定把他放在第一看守所“锻炼”。

星沙市第一看守所在郊区的一个山谷里。一条窄窄的马路沿溪而进，往前一里左右就看见一面石壁。石壁呈一个“U”形回环，好像往前走再无出路。石壁下几栋房子用一堵高高的围墙围起来，围墙上安了电网。两个警察夹一个嫌疑人，一手还抓住嫌疑人的胳膊，生怕嫌疑人舍命逃跑。邱少荣一直低着头，他有一只假肢，却双手戴了手铐，警察就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一行人

挨挨挤挤进了看守所的大门，再过一道铁门，把邱少荣往门里一推，铁栏杆门就锁住了。

抬起头来，邱少荣一眼就看见前方正墙上两行大的黑体字：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左右墙上分别还有行粗大的黑体字：

**想想你是什么人？**

**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

唉，想想，想想为什么来这里，这几句话让他想起“官法如炉”四个字来，想起古装戏里那戴枷罪犯，想起自己怎么忽然成了戴枷的人，旁边的警察就是手持水火棍的公差，想来想去他还一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到这里来……

“都老实点！”警察一把把他推开，厉声喝道。

一进看守所，人果然就变了。首先办手续，办完交接手续，平时还稍有些名气的邱少荣忽然变得连名字都没有了，一个警察告诉他：“你现在是168号。”又开玩笑说，“你运气好，带个8，要想发，不离8，你就‘一路发’嘛。”邱少荣心想什么“一路发”啊，简直倒霉透了！忽听警察又把脸一沉说：“168号，跟我走！”

那警察手里提着一串钥匙，带邱少荣穿过一道又一道门，进入一条长长的甬道。甬道两旁都是关押室，警察打开其中8号关押室的铁门，又是“8”！只听警察冷冰冰地对邱少荣说：“进去！”

铁门一关，邱少荣的苦难就开始了。

邱少荣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他对看守所是一无所知。他不

晓得，像他这样有钱又有些身份的人在看守所是凤毛麟角，看守所关押最多的是社会渣滓：扒手、小偷、流氓、毒鬼子。看守所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旅社，他们都是常来常往的。常来常往就有了资历，有了资历就成了“大哥”，“大哥”不整整新来的“小弟”，怎么体现自己的权威？进了这里面，他们之间就不分年龄长幼，不分地位尊卑，不分家境贫富，一概论资历，一概凭勇气和力量，“胜者为王”嘛。

进来的人都得过“锻炼”关，有些人是“二进宫”或“三进宫”了，自己尝过“锻炼”的苦头，就总想报复别人。何况坐监的日子又枯燥得很，整人就成了他们难得的娱乐节目。

邱少荣一进8号，就看见房子里已经有七条汉子了。六条汉子都站着对他笑。铺上坐着的那条壮汉结实得很，手臂比人家的脚杆子还粗，坐在那里像个大罗汉，抬起头下巴上露出三个褶，眼睛瞄着屋顶，看都不看邱少荣一眼。邱少荣心里有些发怵，诚惶诚恐，手足无措，正要和大伙打个招呼，猛然间就觉得眼前一黑，头被人用床单严严实实蒙住了。

邱少荣想喊，却喊不出声，蒙头床单四个角打了结，他喊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

只听见拳头雨点般地往床单上砸。邱少荣害怕打着头，一手护着头，滚翻在地，接着是一只只脚乱踢，像踢皮球似的。

大约十分钟后，邱少荣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他大声喊：“救命！”好像没人听见似的，他的喊声也渐渐小了。这时候听到有人敲了敲床板，恶作剧才戛然而止。

邱少荣扯开蒙在头上的床单，见屋子里和刚进来时是一个样子，仍然是六条汉子站着笑，那条壮汉坐在床铺上，一条腿撑着，眼睛望都没望邱少荣，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邱少荣不能指明是哪一个打了他，只能气急败坏地喘息着喊道：“你们！……你们！”

站着的汉子都不接腔，壮汉抬起他的肥下巴说：“我们怎样？”

邱少荣说：“你们……你们打人！”

壮汉转过身，厉声说：“哪个打了你？你说，哪个打了你？”

邱少荣轻轻抚摸着手上、脚上、背上、屁股上那一块块疼痛的地方，又气又恼而又可怜兮兮地说：“这，这，这……”

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怜惜他。壮汉粗声吼道：“不舒服？还想再舒服舒服？”那架势好像又要把床单蒙上邱少荣的头。

邱少荣浑身疼痛，却不敢作声了，他终于想明白了：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

壮汉忽然把脸一沉，像《智取威虎山》中那座山雕审问闯山寨的人一样，问邱少荣是哪一路的，为什么进来的，是“开天窗”（偷扒）碰了“雷子”（警察），还是“放燕子”（敲诈嫖客）被人“点了水”（告发）。邱少荣根本听不懂这些黑话，只好老老实实可怜巴巴地坦白，说：“各位大哥，你们都不要打我了，我，我是因为兑换美金被他们抓进来的……”

邱少荣只想坦白了他们就没事了，不想壮汉更加愤怒，竟然一跳就跳下床铺，手一挥就点到邱少荣的鼻子上。他厉声喝道：“闭上你娘的嘴，哪个是你大哥？你晓得老子最恨什么人？老子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款们款鸡巴！我们这些哥们儿是穷，我们没有钱，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去偷点，去抢点，我们也是人，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活命啦！你们这些款鸡巴倒好，投机取巧，敲诈勒索，大发横财，比我们偷比我们抢更可恶，我们是明打明，你们是暗害人！你们自己发了财，就人模狗样的，欺负我们没钱的……哼！你款鸡巴不是有钱么？你只说你带进来好多钱？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今天中午你就请我们哥们儿几个撮一顿！”

蹲看守所不准身上带钱，刚才办手续时，邱少荣身上几百块钱按规定寄存在财务室了。寄存的时候警察告诉他可以用来加餐或购买日用品，要用时和警察说一声，警察代办财务室记账。邱少荣知道壮汉就是问那点钱，于是说：“我请，我请，我们交个朋友。”

“这才像个话！”壮汉吩咐邱少荣说，“现在你就去按铃，跟‘雷子’说中餐你加餐，要一大盘红烧肉！再呢，你说你是抽烟的，来一条精品白沙，



你还要说你最爱吃零食，叫‘雷子’送一袋巧克力，送几袋高级饼干，还送几瓶啤酒来，记住，这里面白酒是不准喝的，要啤酒……”

邱少荣没法，就真的去按门铃。铃响了，铁门打开了一个小窗口，一个警察问干什么，邱少荣就说要这样那样，当然是说自己要。

“你一次吃这么多？”警察问。

“我慢慢吃，今天吃不了明天吃。”邱少荣回答。

那警察也是抽烟的，他是看管犯人的警察，没得出去露脸的机会，只抽得起很廉价的烟。他掏出一个小本子来，记下邱少荣所要的东西，感叹道：

“这年月，执法的不如犯法的！”邱少荣就说：“那你再加一条精白沙，我送你抽吧。”警察笑咪咪地记下，合上小本子要走，刚开步又回头问道：“要不要通知你家里再给你送些钱来？”邱少荣摇摇头说：“以后再说吧。”

邱少荣只以为壮汉这个“朋友”交好了，哪晓得壮汉得了东西，情况仍然丝毫不见好转。中午开饭时，铁门上的小窗刚一关上，一个犯人就过来抢他的碗，将他碗里的菜扒到自己碗里，邱少荣一只独臂，哪能抢得过他人？邱少荣吃不上饭，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吃了饭，他们把碗都放在床边，一个个跷着二郎腿坐在床沿上，有个犯人接过壮汉的碗讨好地说：“大哥，今天不要我洗碗了吧？”壮汉就对邱少荣说：“款鸡巴，还摆么子臭架子？从今天起你就为人民服务！”

邱少荣惹不起他们，只得去洗碗。

一只独臂怎么洗碗？邱少荣就到每个犯人身边，躬身拾起碗筷，一个一个放到水池边，拧开龙头，邱少荣用一只手一个一个洗好。

洗完碗，壮汉就对着邱少荣吼开了：“款鸡巴，平时你让别人伺候惯了，今天你来伺候伺候老子！”

邱少荣装作没听见，就坐到床边想歇一会儿。

壮汉又开口吼道：“没听见？摆么子款鸡巴臭架子？又想让大家伺候伺候你？”

几个犯人霍地从床沿站了起来。

壮汉摆摆手，仍对邱少荣吼道：“你过来！”

邱少荣起身走了过去，待在壮汉身边。壮汉跷起二郎腿，眯着眼，努努嘴：“挠挠这只脚。”

邱少荣就蹲下身来给壮汉挠脚。令人窒息脚臭直往鼻孔里钻。先说挠轻了，伸手打了一巴掌；后又说挠重了，伸手又是一巴掌。邱少荣眼泪吧嗒，默默无语，几十年没流过泪的男子汉，再也止不住泪水涌流。泪水滴在壮汉脚上，壮汉斜着眼睛，吼道：“你娘的！臭娘们似的流么子酸尿水，哭尸！”便伸腿一踹，将邱少荣踹了个四脚朝天。邱少荣慢慢翻过身，一只手撑起身子，一边撑一边想：这样的日子如何过得下去……

正悲伤，铁门的小窗口打开了，有警察喊：“168号，出来！”

原来是刘卫民来了。

走完甬道走到一间写有“提审室”的小屋子，邱少荣就看见刘卫民和一个警察坐在屋子里。

刘卫民一脸严肃对邱少荣说：“坐下。你要老实交代！”

邱少荣在刘卫民对面坐下，揩揩眼泪：“是。”

刘卫民威严地坐着。他首先对邱少荣进行入所教育。他问邱少荣：“进来时看见了正墙上的两句话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有，两边墙上还有两句：想想你是什么人？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你要深刻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意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我跟你打个招呼，不要抱任何幻想！我们要么不行动，一行动就是有把握的！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想解决问题，那就好！想解决问题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

邱少荣表示，当然愿意早点解决问题。

刘卫民表扬他：“好！你的问题你自己最清楚，那你老老实实交代。我现在问你，你不大不小是个老板，也算个有钱人吧，你怎么搞套购外汇诈骗呢？”



邱少荣听不懂，问道：“么子套购外汇诈骗？我不懂，我有诈骗呀！只是那天你们来问我要不要美金，我才动心拿人民币换美金……”

“你以前就没换过美金？”

“冇有。我以前冇换过美金，只听人说现在美金不贬值，收存美金比存钱放心些……”

刘卫民喝道：“不说了！”然后突然袭击道，“有人检举你进行过诈骗活动！”

邱少荣坚定地说：“冇有！我不会去干那些犯法的事，那是昧良心的事。”

“你不老实。你们生意人只顾赚钱，见钱眼开，你赚那么多钱，你没诈骗过？”

“冇有。我做生意为赚钱，可我是做正当生意，不诈骗。”

“我们有人证物证。”

“我晓得你们会找人证物证，可是我真的冇诈骗。”

“那你不老实，你不老实交代问题，还得回监子里去吃些苦头，可就怪不得我呀……”

邱少荣哑口无言，他本想说：“你们有证据，随便抓人，随意把我关起来，你们算么子！”邱少荣心里这么想，并想大喊一声：“你们放了我！”可他没有说，也没有喊，现在他是“犯人”，刀把子攥在别人手里，他能说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坐着。

“押回去，你再想想。”

邱少荣又回到了8号看守室里。

## 商 议

邱少荣在看守所待了三天就被放出来了。冤里冤枉关了三天，因为找不到证据，邱少荣涉嫌套购外汇诈骗案不成立，只好放了，但搜查出的那些金银首饰都没有退给他。邱少荣心里窝着火，但总算出来了，出来了火就消了一大半。走出看守所大门时，他抬头望望头上蓝天，伸展了一下腰，长长舒了一口气。几天没有这么舒心地出气了！

回到家里，邱少荣就可以舒心地出气，也可以舒心地想问题。不过，在看守所里三天的遭遇，却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想努力清除掉，却始终无法清除掉。看守所墙上的那两句话也长久地印刻在他的记忆里。在看守所的时候他想过，但他始终没有想明白，现在，他更是懒得再去想它，一想就窝火。

邱少荣来星沙八年多了。

当初邱少荣生意有点起色后就回到龙湾村，招了一门亲，也大量“招兵买马”，带来一大批龙湾村族辈亲戚，大都姓邱或姓梁，这是龙湾村最大的两个族姓，邱氏梁氏枝蔓相接瓜葛相连，大大小小远远近近都是亲朋。他们一到来，立即扭成一股合力，几个随后而来的永丰人和邵乐人身单力薄，或者被挤走，或者“自退江山”。马迹塘聚集着一群群龙口溪“雁群”，形成塑料批发的中心地带。

如今，这里的年成交额达九千多万元。每天都有大货车小货车将广州、

浙江、福建等地的产品送到这里，又有大货车小货车将货物分散到全省城乡各个地方。这里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忙忙碌碌的人群，不用介绍信，不用递名片，不用介绍对方和自我介绍，一开口你就知道，他们都是龙湾村一带的龙口溪人。

星沙有个“龙湾村”。

省城有条“龙口溪”。

南门有条“龙口街”。

只有一只手臂的邱少荣包打天下，几乎垄断了省城的塑料批发市场。人们说邱少荣“一手遮天”！

天遮不了，地遮不了，市场是占领了，可市场也遮不了！如今生意做大了，可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搞名堂，乱子就像地下冒出来的竹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唉，这是一片是非之地呀！

邱少荣想离开这片是非之地，另去他方开辟市场，可他方又在哪里呢？

这时，电话铃响了。

邱少荣拿起话筒，蔫蔫地问道：“喂，谁呀？”

对方回答：“程东虎。少荣呐，怎么有精神似的？”

邱少荣提高声调说：“啊，东虎！有么子，就是心里憋着一股子窝囊气……”

“碰到么子不顺心的事了？”

“莫说了，烦心事要说呀三天也说不完。东虎，你找我有么子事？”

“这样的，我们想开辟新的市场，急需一笔流动资金，想向你借钱，你是大老板嘛！”

“莫说大老板啰，龙湾村的兄弟，我尽力支持！你要多少？”

“三十万。行吗？”

邱少荣略一沉思，说：“行！这样吧，你把账号告诉我，我把款给你打过去，三天内到你的账上。”

“不，我还是去星沙一趟吧，正好想和你商量点事。”

“也好，我爹和小鹏也在这里，那我就等着你……”

程东虎毕竟是当过军人的，做事雷厉风行，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了星沙。几个人一见面就高兴，一高兴就喝酒，一喝酒话匣子就打开了。

邱少荣喝了一口酒，放下酒杯，说道：“冤里冤枉关了三天，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吃过那种亏！唉，总算出来了，可心里那股窝囊气有消呀，我想出出气，可有个出气的地方，星沙这地方是我的发财地，也是我的伤心地啊！我想离开这里，可到哪里去呢……”

邱富山在一旁蔫着头，不说话。

程东虎说：“要去的地方倒是有，不过少荣呐，你不要轻易离开这里。你跟我不同，我在部队干过，走南闯北惯了，再说我们兄弟多，都在一起干不利于发挥各自的作用，所以我们还必须分开干。你不同，你出来得早，在星沙这地方干开了，又有那么多龙湾村人在这里，你可不要轻易放弃，这是你的根据地！”

邱少荣端起酒杯，说：“来，喝酒。”接着说，“我本来也不想离开这里，在这里生意做开了，也有一定实力，想做大可再做大，不想做大也过得去，不过心里总有一个阴影……”

邱小鹏说：“东虎哥，我就跟少荣哥说，这事得去找政府……”

邱小鹏不喝酒，程东虎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想了想，说：“是呀，小鹏说得对，找政府！”

邱少荣说：“你也要我找政府？”

程东虎说：“是呀，现在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嘛！还能由着那些恶霸胡来不成？”

邱少荣笑了：“看你说的，好像我们遇上了胡汉三似的。”

程东虎也笑了，说：“比胡汉三还要恶！少荣呐，你要想求个公道，出出窝囊气，还得找政府机关！”

邱少荣又喝了一口酒，说：“我也不是有想过找政府机关，前几年那次‘鼓眼狼’闹摊的事，就全靠张德明书记支持我才过了两年平静日子……”



程东虎说：“是呀，你就去找张书记，去找邱贵生，有这么好的关系还不晓得利用！”

邱富山想起几天前和邱小鹏去找邱贵生的情景，本想说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邱少荣叹了口气：“唉，可这次不同呀，这次抓我的是公安局的人，公安局本身就是政府机关呀！”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邱少荣又举起酒杯，说：“来，喝酒！”

程东虎喝了一口酒，放下杯，说：“据你所说的情况，以我的了解，抓你的是公安局的人不假，但搜钱财和金银首饰的就不像是公安局的人，这里面是不是有么子问题啊……”

邱小鹏插话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邱少荣接口说：“是啊，回家后我也问过赛眉，她说那些人也不像是公安局的人，而且在看守所找我问话时也有提到后面的那些人，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人趁火打劫，或者说他们是不是串通一气来害我……”

邱小鹏说：“极有可能是这样。那些人可能是黑道上的人，你要出这口窝囊气，要想把里面的黑幕搞清楚，你就得去找政府！”

程东虎立马说：“小鹏说得对！”

邱少荣说：“找政府，去找谁呢？找张德明书记吧，我都出来了，他还有什么说的；去找报社，我还有搞清楚真实情况，报社恐怕也不会管；去找公安局，我有得确凿的证据，他们能管么？”

程东虎夹了菜往口里塞，嚼着嚼着，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说道：“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说得对，你就去找公安局，要他们给你一个说法，要他们把问题查清楚！”

邱小鹏喝了一口饮料：“我也这么想，用不着去找张书记，也不必去找贵生哥，直接去找公安局！”

邱少荣更是懵了，说：“他们已放了我，我还去找他们？”

程东虎说：“放归放了，他们抓错了你，可问题还是有搞清，钱也有退清，

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他们搞起的嘛，你不找他们找谁啊？”

邱少荣也夹了一口菜，犹豫地说：“找公安局？不一定会管吧。”

邱小鹏说：“公安局也不只抓你的那几个人，不找他们，去找管他们的部门吧。”

程东虎拍了下桌子，说：“他们不管？要不就直接去找法院，告他公安局！”

“告公安局？”邱少荣被程东虎的话惊住了，迟疑了。他想，印把子掌在他手里，你去告他，不是捡个石头打天？天有打着倒砸了自己的脑袋！

程东虎见邱少荣愣住了，便解释给他听：“我最近看报纸电视，晓得我们国家最近出了一部新法律，允许民告官。你公安局不是执法的么，如果你自己违了法，老百姓就有权告你！你这个事就完全可以去告他！”

邱小鹏说：“是的，前阵子报纸上还报道过这事。”

邱少荣还是有些犹豫。“民告官”？说告就能告么？自古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告状可得花钱呀！钱少点还好说，钱多了可就消受不起；再说，你一个外地人，进得城来就像“壁上挂团鱼，四脚无靠”，你进那衙门告状有什么用？还有，自古便是“官官相护”，那些吃官饭的人还会帮你普通百姓？最怕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事情有办好还会引出新的麻烦来。

程东虎见邱少荣下不了决心，便说：“少荣啊，我也只是给你出这么一个主意，到底怎么办还得看你自己啊。不过我想，你进城来不只是为了挣钱，人活在世上就是做人，要挺直腰杆做人！人最怕的不是吃亏，也不是磨难，最怕的就是窝囊，最怕的就是背黑锅！”

邱少荣深有感触说：“是呀，我人一个卵一条进城做生意，虽说赚了几块钱，可人在世上，光钱有么子用？就是不能受窝囊气，要活得踏实！”

邱小鹏觉得程东虎和邱少荣这话说到了心坎里去了，说：“你们到底是闯过江湖啊！”

程东虎举起杯，说：“富山叔，少荣，来，喝酒！”接着说，“对，人必须活得踏实，么子也不用怕！官有么子可怕的？他违了法告他，合乎天理！”

告赢了你就可以挺直腰杆做人；告输了也有输人格，大不了还是回龙湾村当农民！”

邱少荣也举起酒杯，大声说：“说得好！大不了回龙湾村当农民！来，干杯！”

“干杯！”四人碰杯，一饮而尽。

邱富山却始终一言未发。

程东虎在邱少荣那里借了三十万块钱，就再也坐不住了。

离开星沙时，程东虎对邱小鹏说：“小鹏，学经济管理到底不冤，你的学问对我可大有用处啊。”

邱小鹏明白，程东虎指的是自己为他提供的“经济信息”。

“生意生意，就靠生主意。”这是生意人一个朴素的真理。可主意怎么拿？主意来自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与思考，而思考需要对各种信息的掌握。程东虎拿主意特别重视信息。他获得信息的渠道主要有三：一是看报纸，这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日常功课；二是观察，以生意人的眼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三是多请教各种义务信息员。他就“聘请”邱小鹏为他的“信息参谋”。邱小鹏是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常常带着程东虎提出的各种问题，结合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理论探讨、社会调查和分析研究，他还向系里的老师特别是俞东荪请教，或者是跟同学讨论，然后反馈给程东虎……

邱小鹏说：“只要有点作用就行了。”

程东虎说：“呃，可不是有点作用，而是大有作用。特别是你们那位俞东荪老师，他的分析就很有见地啊！小鹏，替我好好谢谢他！”

邱小鹏说：“东虎哥，我一定转达。同时也祝你闯出更广阔的天地！”

程东虎停了停，说：“最近我有个想法，想做边贸生意。将来边贸生意肯定最挣钱。”

邱小鹏说：“是的。俞老师也这么说过。”想了想问，“那你想去哪做？深圳还是云南？”

“不，黑河。”

“黑河？”邱小鹏诧异了。

“对，黑河。”程东虎顿了顿，“我当年当兵时去过一次黑河。”

邱小鹏似乎明白了，笑着对程东虎说：“我就说东虎哥不一般嘛！”

程东虎咧着嘴笑开了，看得出，他很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喜：“小鹏啊，到时候你可要陪我去那边好好考察考察，帮我出出主意啊。”

邱小鹏爽快地应承下来：“出主意可说不上，去给东虎哥壮壮胆吧！”

零  
陆  
肆

## 离 婚

466

邱贵生病了！

收到邱贵生的电报后，金美月急得团团转，往包里胡乱塞了两件衣服，心急火燎地出了门。

在开往星沙的火车上，金美月神情恍惚，凌乱的刘海遮住了大半张脸，放在腿上的旅行包敞开着。旁边一个微胖的女人见了，用胳膊顶了顶金美月，朝旅行包挤了挤眼。金美月回过神来，明白了胖女人的好意，忙拉上拉链，冲胖女人微微笑了下。

“妹子，你也是去星沙的不啰？”胖女人问道。

“嗯。”金美月轻声应了句，刚才放空的脑子里一下子都是自己男人了。

“是去看男人吧？”胖女人笑呵呵地问着，脸成了一个圆形。

“嗯。”金美月敷衍地应道，此时此刻，她实在是没有心思聊天。



“男人在城里做么子？”胖女人也不理，追着问道。

“在机关上班。”

“啊耶，你男人是城里人？”胖女人瞪大了双眼，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着金美月。金美月看了下自己，才发现自己走得太匆忙，穿的还是睡觉时穿的旧衣服，洗得已经发白了。

“嗯。”金美月说道，觉得好像不准确，又说道，“他也是农村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

“啊耶，妹子，你的命真是好哩，”胖女人无比羡慕地说道，“男人成了城里人，你也快了！”

金美月微微笑了下，把包放在了座位下。等待她再坐起身时，胖女人已经跟对面的一个女人聊得火热了：“城里户口好难搞的哩，晓得不嘞？”

对面的女人似乎深有感触，遇见知音般兴奋地说道：“那还要讲？反正啊，我这辈子是有得戏了。”

“我也是。”胖女人倒也不沮丧，开起了玩笑，“我就等下辈子投胎嫁个城里男人！”

车厢里响起热闹的嬉笑声。

金美月没有留意身边人的喧笑，她只听到火车“哐当哐当”的铁轨撞击声，好像是男人在一声声痛苦地呻吟，折磨着她的心……

“笃！笃！”

没有反应。

“笃！笃！笃！”

房间里传出“吱扭吱扭”的床板响，可等了一会儿，门还是没开，连响声也没有了。

“难道病得下不了床？”金美月心想着，更加急了，正准备更用力地敲门，门却突然半开了。

透过半开的门，只见房里一人头发凌乱，穿着一件黄色的尼龙短袖衫，

皮带都还没有系上。那人像外国电影里的绅士一般，俯身躬腰，一手拉开门，一手长长地伸出，说道：“请进。”

金美月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敲错门了，可听到那人怪声怪调的龙湾话，金美月两眼一热，喊道：

“贵生！”

邱贵生这才抬起头来，见到门口的金美月，愕然瞠目，继而发出一声惊叫：

“美月？是你！我还以为……”

见到男人似乎没什么大碍，一路上担惊受怕的金美月稍稍放下心来，受尽委屈般哭了起来。

邱贵生嘿嘿笑着，一把将金美月拉进了房间：“快进来啰！站在门口做什么子……”

房间里乱七八糟的。

书和报纸堆得到处都是，水泥地板上有五六个烟屁股，门后边堆着一小撮垃圾，几个苹果核都已经发黑，也不知道摊了几天了。整个房间里只有两样东西还像个样子，一是床头墙上挂着的一件银灰色青年服，大概八九成新，另一样是靠窗的五斗桌上摆着的收录两用机，明光锃亮，上面还盖着块白色小方巾——估计是新买的。桌上还放着一个没有洗过的搪瓷碗、一个沾着干饭渣的饭盒，几只苍蝇在散落一桌的西瓜籽上叮来叮去。

金美月情不自禁皱起了眉头，邱贵生打趣地说道：“你不晓得，这就是城里的半边户、快乐的单身汉！”

金美月心头涌上一股酸楚。是呀，像邱贵生这样的城里半边户，身边没有人照顾，时间长了，没病都搁出一身病了。可她还来不及心疼，便觉得有些不对劲：不是说病了么，怎么看都不像啊？

金美月狐疑地盯着男人清瘦的脸，突然间，脸红了：这个鬼男人！肯定是想我了，故意把我骗过来……

金美月心里甜滋滋的，娇羞地笑了——邱贵生干出这样的事，一点都不奇怪。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忙说道：“你还有呷晚饭吧？”

“冇呷，我等下带你出去呷。”邱贵生接过金美月的包，扔到了书桌上。

“花那个冤枉钱做么子啰。”金美月左右看了看，问道，“有面条不？”邱贵生指了指书桌的抽屉说：“好像还有半包。”

“那我现在去给你下碗面吧。”

金美月弯下腰，正要拉开抽屉找面条时，被邱贵生从后面紧紧抱住了。金美月一哆嗦，整个人都变僵硬了，任由邱贵生抱着。

邱贵生察觉到了金美月的默许，两只手不老实起来，顺着金美月的腰往上爬，最后，停留在金美月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部。

邱贵生又用一只手去解金美月衣服的纽扣。金美月见了，慌忙按住了邱贵生的手，却被邱贵硬生生地挣开了。

金美月转过身，脸贴着男人的脸，轻喘着气说道：“贵生，我身上都是汗，等晚上洗了澡再……”

金美月的目光略带着羞涩，脸颊微微泛红，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邱贵生看得有些入迷了，突然间，变成了一头野兽，在金美月的脸上脖子上疯狂地亲吻起来。热烈的吻像暴雨般连绵不断，很快就将金美月淹没了，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邱贵生……

久旱逢甘霖，小别胜新婚啊！

疾风暴雨平息之后，金美月的嘴唇上仍留有丝丝温热。她侧身穿上了衣服，羞涩地望了邱贵生一眼，娇嗔道：“你……真粗鲁！”

邱贵生一手挠着头发，低着头在狭小的房子里来回走着，焦躁得像只困兽。听见金美月的话，吃了一惊，停住了脚步，抬头望着金美月，眼神有些不安。

金美月笑了，开起了玩笑：“怎么，又病了么？”

邱贵生出了一口长气，嘿嘿笑着，又挠着鸡窝似的头发来回走了起来。

金美月又问道：

“我问你，你拍电报的时候是真病了还是装的？”

“嘿嘿……”

看样子是装的了。金美月回想起自己这一路的担惊受怕，觉得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男人，假装生气地说道：“有病发那种电报做么子，吓死人哩！”

“嘿嘿……”

“我来的时候还瞒着娘，你不晓得人家心里多急，还以为你真得了么子重病……尽搞些鬼心眼捉弄人！”

“嘿嘿……”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把欢欢一起带过来了。”金美月说完，脸又红了，心里直骂自己：真该死，要说也是“早知道是这样我才懒得过来”啊。

“嘿嘿……”邱贵生依旧傻笑着。

“你呷了‘嘿嘿’药啦？”金美月忍不住抱怨起来，“也不问问家里的情况，娘的身体怎么样，欢欢怎么样。就晓得嘿嘿！”

“娘有你照顾，欢欢有你管着，我才不担心呢。”邱贵生站住了，似笑非笑的目光同金美月似怨似嗔的目光碰到一起，连忙看向窗外，说道，“我有想到你来得这么快……你也该给我捎个信，我好到车站接你。”

听邱贵生这么说，金美月不禁又想起自己一路奔波的情景，鼻子一酸，伤心地抽泣起来。

“真的，我还想着明天下午去车站接你哩。”邱贵生伸出手，捉住金美月的肩膀摇着，“你不信？我……我向毛主席保证！”

“去你的，尽说好听的！”金美月破涕为笑，狠狠推了邱贵生一下，“毛主席都不信你的哩！”

邱贵生又“嘿嘿”地笑着。

金美月白了邱贵生一眼，埋怨道：“几个月冇回过家，也不晓得给家里写封信，欢欢都不记得有你这个爹了……”

“我实在太忙了，”邱贵生赶紧说道，“你是不晓得，当领导的秘书真难呐，

天天围着领导转，人都累病了……”

“怎么，你又病了？”

一句话把邱贵生呛了个大红脸，又挠着头嘿嘿笑起来。

见到男人的窘样，金美月忍俊不禁，对男人的那一点不满也随之彻底消失了。

两人正说着话，门外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把两人吓了一跳。金美月连忙从床上跳了下来，用手理了理头发，整理了衣服。

门外那人粗声喊道：“邱贵生，出来玩去！”

邱贵生一听，脸色骤然发白，冲着金美月做了个“嘘”的手势。门外那人却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用力地拍打着门，仿佛一个要破门而入的强盗。

见躲是躲不过去了，邱贵生只得应道：“哎呀，来了！”

门一开，牛奇伟就闯了进来，咋咋呼呼地说道：“这么久才开门，搞么子鬼……”邱贵生连忙打断了牛奇伟，尴尬地说道：“牛大记者，你怎么来了？”

牛奇伟这才发现房间里多了个女人，以惊异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金美月。金美月也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微微笑了下。

“这位是？”牛奇伟问邱贵生，脸上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噢，这是我妹妹，”邱贵生脑子一转，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道，“从乡下来的。”话音未落，又加了句“刚到”。

牛奇伟听出了邱贵生话里有些此地无银的味道，歪着嘴问道：“真是你妹妹？”

“妹妹还有假么？”邱贵生故作镇定地说道。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有个妹妹？”牛奇伟也不等邱贵生招呼，见屋里唯一的凳子上堆了东西，就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怎么，牛大记者什么时候查上户口了？”邱贵生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又从抽屉里拿了些上次邱小鹏带来的花生，递给了牛奇伟。

见金美月还站着，邱贵生一把将凳子上的东西囫囵抱起，放到了桌子上，示意金美月坐下，介绍道：“牛大记者是我哥们儿，大学同学，大名叫牛奇伟，现在是《星沙日报》的记者，神通广大。”又指着金美月说，“这是我妹妹，叫金美月。”

话一出口，牛奇伟讶异地说：“咦，你妹妹怎么姓金？”

邱贵生像咬了舌头般看着牛奇伟，慌忙搪塞说：“是表妹，表妹！”

金美月愣了，望着邱贵生，邱贵生避开了金美月的视线。

牛奇伟又盯着金美月看了看，笑着说：“我就说了，你表妹比你长得漂亮多了！”说完就往嘴里扔了几粒花生，见到金美月衣着寒酸，一边嚼着一边问道：“你来是要邱贵生介绍工作的吧。”

不等金美月说话，牛奇伟自顾自地说道：“找邱贵生，还不如找我哩。”

邱贵生忙接过话说道：“不是，她就是路过顺便来看看我的。”

牛奇伟又跟金美月寒暄了几句，最后，拍了拍手上的花生皮，说：“正好，我们同学今晚有个聚会，估计会玩得很晚。你就睡这里吧，贵生今晚睡我那里了。”

金美月看了邱贵生一眼，见邱贵生没有作声，便说：“好，那你们去吧。”

邱贵生与牛奇伟一前一后出了门。金美月坐在房间里，闷闷不乐：虽说男人当年为了留城，隐瞒了已婚的事实自己是同意了，可一下子从妻子变成了男人口中的“表妹”，总是有些怪怪的。不过，既然男人现在城也留了，工作也稳定了，那也该公开自己的身份了吧。

一想到自己又从“表妹”变成了“堂客”，金美月又羞涩地笑了起来。

“挑明，马上把话挑明！”

第二天清早，从牛奇伟家走出来时，邱贵生咬着牙，狠狠对自己说道：“不能犹豫，无论怎样，都要把这婚给离了。”

天色忽然变得阴阴的，空气又闷，邱贵生抬头看了眼天，好像会下雨。

下刀子也要把话挑明!

然而，当他伸手打开宿舍门时，目光正好和金美月的目光相遇，那颗极度膨胀的心不由得猛地缩了起来，双腿也仿佛失去了力量，虚弱地靠在门上，目光躲向一边。

金美月看到了邱贵生眼里的惶恐，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之感再次袭上心头。

昨晚，她想了一夜，越想越觉得男人有了些微妙的变化。至于这变化到底是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愿去想明白。

见男人进了屋却不说话，金美月理了理垂在眼前的发绺，若无其事地说道：“回来啦？玩得好吧？”

“就是几个大学同学扯谈，冇么子意思。”邱贵生没精打采地说道，一副十分疲惫的样子。

“怎么啦？真病啦？”金美月关切地问道。

邱贵生只觉得身子一震，“嗯”了一声，索性半躺在床沿上。

金美月摸了摸男人的头，似怨似疼地说：“你也真是哩，昨晚准是一夜冇睡。”

邱贵生一言不发，望着靠窗的桌子，只见桌面整洁发亮，这才发现房间里已经焕然一新，不由得心头一热：家里还是要有个女人，堂客真是个好女人啊。

邱贵生有些动摇了。可一想到张露茹女神般的冷傲，他又狠下心，再次告诫自己：不要心软，一定要把话挑明了！

金美月琢磨不透邱贵生的态度。明明没有生病，却又不说话，连“呷了吗”之类的客套话都没得一句。金美月沉不住气了，问道：“贵生，你把我骗来，到底为了么子事？”

邱贵生坐了起来，真想立刻就把话说明了，可话到嘴边，他又害怕了：要是万一金美月翻了脸，一哭二闹三上吊，闹得满城风雨的，那就坏大事了！

邱贵生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心想：还是等到晚上，把金美月领到没人的地方再说吧。

邱贵生站起了声，说道：“你在家休息一会，我出去买点呷的回来。”

金美月迟疑一下，忽然一把拽住男人，急切地说道：“你不能走！”

邱贵生愣住了，急慌慌地说：“你要做么子……”

“我要你说真话，你到底把我骗来做么子？”

气氛陡然变得沉闷起来，让人有种缺氧的感觉。

邱贵生只觉得浑身的血液涌上脑门，所有的伪装顷刻间坍塌，他那虚伪的内心、卑鄙的想法瞬间暴露在空气之中，似乎被金美月看得一清二楚。他猛地抬起头来，满脸憋得暗红，可他只是微微张了一下嘴，很快又无力地合上了，焦躁不安地低下头去，坐在床上不吭气了。

“你倒是说呀！”金美月极力克制着自己的冲动。

邱贵生仍然不说话，十指交叉，上半个身子压在两条腿上，低头望着隐隐发亮的水泥地。地上隐隐有个人影，模模糊糊的，混沌得像个魔鬼。邱贵生知道自己今天就是个魔鬼，心里冷冷地笑了。

金美月瞪着眼前这个无赖般沉默不语的男人，心里突然觉得有些恶心，过了一会儿，才发出一声冷笑：“有话不说，何必折磨自己。说吧，嫌我碍手碍脚，你说完我立马就走！”

邱贵生抬起头来，见到金美月愠怒的眼光，仿佛触电一般，浑身一阵哆嗦，又慌忙低下头去。

金美月彻底怒了，鄙夷地说道：“胆小鬼，有鬼用！”

沉默难堪，无声对峙。

风从窗户吹进来，把墙上的电影明星挂历吹了起来，宋佳、刘晓庆、谭小燕等女明星成了观众，或微笑或冷艳地窥探着房间里的舞台剧。

金美月站得累了，斜靠着书桌，不动声色地盯着邱贵生。



邱贵生被看得心里阵阵发虚，一跃而起，走到金美月的前面，又走到了窗前，望着外面绿树成荫的樟树林，终于把心一横，吐出了一句话：“美月，实说吧，事到如今，我也只能这样啦！”

“只能哪样？”金美月说道，“把话讲清楚，莫遮遮掩掩的！”

“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邱贵生忽然停住了，想转身看看金美月有什么反应，可又怕见到金美月的眼睛，只得继续望着窗外，接着说道，“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做夫妻七年了，我是真想和你白头到老的……”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可邱贵生这话还是犹如晴天霹雳，将金美月击蒙了。男人是要和自己离婚么？

“可是……可是我……恐怕做不到了。”邱贵生额头沁出了细小的汗珠。

“我听不明白！”金美月全身绷得紧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

邱贵生转过身来，望着金美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哀求道：“美月，你要……你要为我……为我的事业和前程，还有……总而言之，你要为我着想……”

“你是嫌我为你着想？”

“对！啊，不不！我说的是现在，是今后……”邱贵生蔫了，却还想说服金美月，语气温和地说道，“美月，你是个好女人，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一直任劳任怨，我感激你，真的，这一辈子都感激你……”

“我不要你感激我！”金美月瞪大着双眼，喊道。

“我……”邱贵生怯生生地望着金美月一眼，没再往下说了。

为你着想？为你着想！

这些年，为了供他上大学，她省吃俭用，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一分钱恨不得掰作两半花……她哪一天没为他着想，哪一件事不是先为他着想啊！

金美月回过神来，直直地说道：“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有数吗？我还不够为你着想吗？家里的事从来不要你过问……”

邱贵生不耐烦了，硬生生地打断道：“我不是说过去，我是说现在，说今后！”

金美月冷笑了下，说道：“那你说吧，你还要我怎么样，我满足你！”

邱贵生见金美月情绪有所缓和，壮着胆子说道：“现在是决定我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国家现在提倡干部‘四化’，我相信，我的事业一定有发展，我的前程……”

金美月明白了，眼前这个男人，心里永远只有“我”，为了他那个“我”，她必须做出牺牲。她强忍悲愤，问道：“难道我影响了你的事业、你的前程？”

金美月的冷静出乎邱贵生的意料。可他也知道金美月的脾气，决定不再讲那些想好了的理由和借口，决定改变策略，宜软不宜硬，哪怕给她下跪磕头，只要哄得她不把事情闹大就行了。

邱贵生的语气软了下来，侃侃说道：

“咳！我当然也可以做个普通人、平凡的人，甚至还可以再回到龙口乡工作，大不了就当这几年大学白读了！可你也晓得，我辛辛苦苦读书、拼命考上大学，不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吗？现在，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这里面一大半都是你的功劳哩。”

几句话，让金美月暂时平静下来了，冷峻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邱贵生为自己的策略沾沾自喜，却仍然装作痛心疾首地说道：“美月，事到如今，我不能放弃啊！我也知道你对我好，可现在……我们这样……是不会有幸福的，明知不幸福，难道还硬要在一起？那只会两个人一辈子都不幸福！美月，为了我，也为了你，我们分……”

“莫说了！”金美月愤怒地说道，“你把我骗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为了和我……”金美月眉头紧皱，艰难地说道，“和我离婚？”

“我求求你！”邱贵生“扑通”跪在了金美月面前。

金美月怒不可遏，突然一阵头昏目眩，整个房间都在她眼前旋转起来。

“我求求你！只要你答应离婚，你的恩情我会十倍、百倍地报答！我会定期给你寄钱，多少钱都可以……”



邱贵生伸出手，抱住了金美月的腿，乞丐般苦苦哀求着。

金美月忍无可忍，一巴掌打在了邱贵生的脸上。“啪——”房间里响起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

邱贵生蒙了，金美月趁机挣脱邱贵生的死缠烂打，走到了一旁，咬牙切齿地骂道：“卑鄙！”

刚才那一巴掌似乎用尽了金美月的全身力气，她无力地跌坐在床边，捂着嘴哭了起来，全身抽搐着。

邱贵生的脸上火辣辣地疼，可他顾不上疼痛，瞥见金美月只是坐在床上捂嘴哭泣，心里暗暗庆幸：只要她不去找领导，我就是给她跪上一天，也要把她的心跪软。

金美月痛苦地低下了头，任由眼泪滴成串，打湿了两边的裤腿。

她仿佛看见邱贵生在自己的课本里夹了一封文采飞扬的信，看见邱贵生每天劳作后送自己回家，看见了那个黄昏献出的初吻，看到了那晚河洲深处的明晃晃的夜色……

“美月，”邱贵生跪着挪到了金美月面前，低声说道，“你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今后，你要是遇到么子困难，我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现在我求求你，再一次为我想想，最后再帮我一次吧……”

“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么子！”金美月忍不住喊道，“我觉得自己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这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晓得吗？你想过吗？我为了你……难道就是为了今天你这个烂心烂肺的要求？你……”

金美月激动得说不下去。

邱贵生把手搭在金美月的腿上，被金美月厌恶地甩开了，只得觑着脸说道：“这些我都晓得，我不是说了么，我会十倍百倍地报偿你的！”

“报偿！报偿！你就晓得报偿！你能报偿得来吗？”金美月愤怒了，高声喊了起来。话音刚落，窗外闪过一道闪电，接着便是一声天崩地裂的炸雷，震得水泥地都晃动了。豆大的雨水倾泻而下，打在窗户玻璃上噼啪作响。

金美月跌倒在床上，泣不成声。

轰隆作响的巨雷让邱贵生莫名地亢奋起来，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最后，他想起了自己自小崇拜的楚霸王，热血沸腾，决意破釜沉舟这一回，边走边恶狠狠地说道：“直说吧！你不觉得我们之间现在只有婚姻，有得爱情吗！有得爱情的婚姻，就是错误的婚姻，也是有得幸福的婚姻……”

金美月猛地抬起头来，眼睛射出恨恨的光，咬着牙问：“你真是这样想的？”

邱贵生冷酷地说：“心里话！”

“这就是你……读大学的收获？是你留城的体会？当上干部的思索？”

邱贵生发出一声冷笑，不耐烦地说道：“是的！以前我不晓得，现在明白了！”说着，快步走到书桌前，拉开中间的抽屉，取出一张纸，“啪”地放到了整理一新的桌子上，说道，“莫啰嗦了，这是离婚报告，你赶快签字吧！”

“原来你早已准备好了。”金美月发出一声鄙夷的冷笑，“你骗我来，就是要我在那上面签字吧？”

“是的，你说对了！”邱贵生露出了狰狞的笑容。

金美月的肩头猛烈地颤抖着，眼睛窜出火苗，瞪着邱贵生：“你怎么不拿回家，叫我当着爹娘的面、当着欢欢的面签呢！”

邱贵生脸色一白，气急败坏地说道：“少啰嗦，我们俩的事把他们扯进来做什么子？”

金美月冷笑了一下，鄙夷地说道：“你就是个有种的怕死鬼！”

邱贵生也不生气，反而嬉皮笑脸地说道：“是，我有种，我怕死，”望了金美月一眼，挑衅地说道，“那你还跟我在一起做什么子？”

金美月气得浑身发抖。她实在没想到，才半年的时间，邱贵生怎么会变得这么厚颜无耻没得个人样了，难道是被别人下了什么蛊么？听香妹说他们那的人会下这样的蛊毒，要不要让香妹来帮着看下？

邱贵生等不及了，催促道：“快点签吧，莫拖！”

“你就这么急着要我签字？”金美月怒了，站起身，说道，“我还偏不签了！”

邱贵生没想到金美月会来这么一手，愣住了，喃喃自语道：“不签？不签……”突然，面露凶光地说道，“不签我就……”

“你就怎么样？”金美月也不惧怕，盯着邱贵生的眼睛，镇定地说道，“你就把我杀了？”

邱贵生冷冷地说道：“那倒不至于，杀人偿命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金美月觉得形势在向她要的方向发展：先把局面控制住，大家冷静下来，再拖个几天，让爹娘来和邱贵生说。邱贵生是个孝子，爹娘的话还是会听的。

邱贵生嗅到了一种危险的味道：今天不把这事搞定，再拖下去，只会越来越难，说不定最后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落得个空欢喜！

金美月，你莫怪我心狠，这都是你逼我的！邱贵生把心一横，恨恨地说道：“虽然我不会杀人，可把我逼急了，我也是会发癫的！”

“你发癫了又能怎么样！”金美月倒想看看邱贵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邱贵生昨晚已经想好了办法，不过，他对金美月其实并没有不满，更谈不上恨，不到最后关头他也不想撕破脸，可眼下这个局面，容不得他再心软了，哪怕残忍也要快刀斩乱麻。

邱贵生不动声色地说道：“成就一个人不容易，毁灭一个人可不难。只用我一句话……”

金美月被邱贵生不合理的冷静吓住了。

邱贵生冷笑着接着说道：“只用我一句话，马上叫你身败名裂，看你以后还怎么做人！”

金美月又恨又惊，她万万没想到邱贵生会说出这种话，愤怒地说道：“我做人怎么了，哪里对不起你了？！”

邱贵生自顾自地说道：“不过，现在还有到那一步。好说好散，相安无事，

不做夫妻，还可以做朋友嘛。”

“不！我就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我劝你还是不要这么固执。”邱贵生知道金美月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要，认定自己已经拿住了金美月的死穴。

“我就想看看你能耍出么子见不得人的招数！”金美月不为所动。她相信自己的为人，也相信村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邱贵生打了个冷战，盯着金美月：“你真不答应离婚？”

“不！决不答应！你这个骗子！”金美月激动得头发甩得凌乱。

“好，这可是你逼我的，莫怪我邱贵生不择手段！”邱贵生发出一声狞笑，阴鸷的眼里放出冷冷的光，让金美月不寒而栗，“我就到乡里、县里，告你个‘乱搞’的罪！”

“我乱搞？”金美月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莫以为我不知道，刘力强为么子放着好好的县茶厂厂长不做，跑到龙湾村当个狗屁不如的鬼厂长，还不是因为你？！”

“刘力强？你说我和刘力强？”金美月觉得邱贵生的话太可笑了。

“你看吧，我一说到他的名字，你就发抖！”

“我发抖？我发么子抖！我是觉得好笑！”

“不只是我，好多人都这么说！讲得好听点，是你引进来的人才，其实就是你勾引过来的！何况，他在读书时就追求过你，你就忘记了么？”

“刘力强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我和他决不是你说的那样！”

“看，你还不是在帮着他说话吗？”邱贵生忽然放低了声音，说道，“刚好他一直在等你，你跟我离了婚，就能和他在一起了！”

“你……卑鄙无耻！”金美月气得声音都发颤了。

“如果你硬是不离，我就搞臭你们，让你臭名远扬，连个妓女都看不起你！”

金美月气得脸色惨白，一屁股坐在了床上。她已经没有力气，也不想再跟邱贵生争论了。

看清了邱贵生最丑陋的面目，金美月心里只剩下恨。她恨的不是邱贵生，而是她自己，恨自己当初瞎了眼，嫁给了这么一个白眼狼！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金美月心如死灰，不想再挽留这段难堪的婚姻，更不想再听邱贵生那令人作呕的声音。她摇摇晃晃站起身，走到桌子前，拿起桌上的笔，对离婚报告上的内容没看一眼，在后面颤颤巍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放下笔，金美月只觉得心里翻江倒海般阵阵作痛，身子一歪，差点倒了下去。

邱贵生一把抓起离婚报告，对金美月的签名看了又看，确认无误后，心满意足地对折好，放回了大抽屉——好不容易让金美月签了字，千万别让她回过神来抢过去撕得稀巴烂了！

转过身，见到金美月脸色惨白，邱贵生有些不忍，心一软，轻声说道：“何必搞到这一步呢？早让你签字又不听。”见金美月没反应，邱贵生接着说道，“你是个好女人，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说着，双手搭在了金美月的肩膀上，手心里传来微微的温热，这温热是那么的熟悉，曾经让他无数次沉迷其中。

金美月甩脱邱贵生的双手，转过身，红着双眼，使出浑身力气，“啪啪”两下，狠狠抽在了邱贵生的脸上。

耳光声清脆响亮，就像两道闪电声。

邱贵生彻底被抽蒙了，等他回过神，金美月已经冲出了门外。

外面风雨交加，邱贵生忙追下楼，已经见不到金美月的身影了，只见到滂沱大雨把一切都模糊了……

## 月色

金美月病了。

梦游般回到家，浑身没了一点力气，换下差不多已经焐干了的衣服就瘫倒在床上，扯过被子往身上一盖。

娘带着欢欢回到家，见堂屋的大门敞开着，知道是金美月回来了。走到里屋，见到脸色惨白的金美月，惊呼起来：“美月，你……你这是怎么了？”

欢欢也凑上前，摸着金美月的额头，张大着眼睛说道：“娘，你的头好烫哩，肯定是发烧了！”

“乖宝贝，妈没事，躺一下就来陪你。”金美月轻声安慰着女儿。

“不行！”欢欢认真地说道，“老师说了，发烧了就要好好休息！”凑到金美月的脸旁，嘟着嘴亲了一下，说，“妈，你睡吧，我会乖乖地自己看书的！”说完，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跑了出去。

金美月眼窝湿了。

娘这才关切地问道：“美月，出了么子事么？”

“冇出么子事，我……我这不是好好的么？”金美月强忍着说道。

“冇事怎么变成这个模样？眼窝都塌了哩。”

“估计是淋了点雨吧。”金美月咧着嘴笑了笑。

“那你睡吧，我帮你去煮碗姜糖水。”娘轻轻帮金美月压了压被子，走了出去。



唉，这么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金美月这一想，眼泪没忍住，涌了出来。

明明又累又困，却怎么也睡不着，只得躺着似睡非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金美月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在问：“家里有人不啰？”

随即听到娘的声音：“哦，是力强啊，快进来坐！”

“大婶，就不坐了，听村里人说金厂长回来了，找她有点事哩。”

“美月有点不舒服，刚刚躺下。”

“啊，金厂长有事吧？”

“有事，睡下就好了。要不，你晚点再来？”

金美月下了床，走到了堂屋，扶着门框说道：“力强，你找我么子事？”

娘回头看着金美月，担忧地说道：“就起来做么子啰？”

“娘，我好多了。厂里有事吧？我去看看。”说完，就往外走。

“也不是么子要紧的事，我还是晚点再来吧，你好好休息。”刘力强说完就要走。

“哎，我跟你一起去！”金美月追了上去。

“美月，你等下！”娘叫住了金美月，转身进了厨房，端出一碗水，说道，“把姜糖水喝了再走吧。”

金美月心头一热，接过碗，“咕嘟咕嘟”几口，把大半碗姜糖水喝了个干干净净，红着眼说道：“娘，我走了！”

刚走出十来步，金美月的眼泪就流了出来，她急忙用双手掩面，快速地抹干了眼泪。

“怎么啦？”刘力强追上来问道。

“眼里进了点灰……”

金美月自幼丧母，一直把邱贵生的娘当亲娘看待。刘力强不再多问，默默地跟在金美月后面，朝厂里走去。

金美月忙完厂里的事情，回到家时，天色已经半黑了。

吃过晚饭，女儿听完前天没听完的童话故事后，满足地酣然入睡了。看着女儿圆乎乎的脸蛋，金美月陷入了沉思。

山村的夜晚，天一黑就静得有些令人不安。偶尔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像啼哭，又像是哀嚎。

金美月多想痛痛快地哭一场啊，哪怕哭上一两声！在邱贵生面前，她不愿放声痛哭；在拥挤的火车上，她也不敢放声痛哭；回到了家里，她也不能哭！

天大地大，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放声大哭、尽情宣泄的地方！金美月越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可怜无助。她又想找个人好好倾诉一下满腔的痛苦，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如果汉支书还在的话，应该能给自己出出主意、安慰几句吧，可惜啊，为什么好人命都苦……

月亮升上了半空，旁边是一圈淡淡的光晕。

银色的月光洒在田间屋顶，星星点点的昏黄灯光时而亮起时而熄灭，在漆黑的夜里，给人带来了希望和勇气，让人不再那么恐惧黑暗了。

金美月一动不动地望着天上的月亮发起呆来。她突然想到有个人可以听自己倾诉衷肠——月亮上不是有个广寒宫，宫里不是住着个嫦娥吗！不过，一想到嫦娥千百年都只能遥望着后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忍受着相思之苦，金美月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反而同情起嫦娥来了：怪不得，月亮不管阴晴圆缺，永远都是这么的清冷，她一定比我更加伤心和难过吧……

这么一想，金美月又有点看不起嫦娥了。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依附在男人身上呢？！难道对女人来说，爱情就真有那么的重要？一旦失去了爱情，生命就只剩下毫无意义的眼泪吗？我不是为哪个男人而生，更加不会为哪个男人去死！

终于，最后的一点坚强让金美月抹干了眼泪，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哭有什么用？哭给哪个看？你这样和嫦娥有什么区别？！”

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轻声说道：“美月，早点睡吧，时候不早啦。”

金美月回头看，娘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正弯腰收拾床边不知何时滑落在地上的衣服。

金美月急忙接过衣服，说道：“娘，你怎么还有睡？”

娘看了眼金美月，似乎有话想说，犹豫了片刻，说道：“天凉了，早点睡吧。么子都是虚的，只有自己的身子才实在哩。”

金美月心里一震，吃惊地看着娘，娘那慈祥的脸上带着点忧伤。金美月满腹疑惑地猜测起来：娘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离婚的事她知道了？

说还是不说呢？金美月考虑再三，拿不定主意。娘轻声叹了口气，说了句：“睡吧，明天还要送欢欢去学校哩。”转身往外走。

“娘。”金美月脱口而出，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娘转过身，看着金美月。

金美月心想，迟早都是要说的，瞒又能瞒多久呢？早点说出来，自己心里也好受点，于是把心一横，轻声说道：“娘，我有件事要和你说。”

娘走到床边，把欢欢的被子往里推了点，坐了下来。

“娘，我和贵生……”话到嘴边，金美月又觉得像是含了满嘴的沙子，说不囫圄了。

娘突然流出了眼泪，拉过金美月的手，轻轻拍着，说道：“莫说了，娘猜到了。”

金美月吃惊地望着娘，说道：“是贵生和你讲的？”这个邱贵生，生怕自己会反悔吗？他也太小看我金美月了！

“不是，他哪里会讲哩。”邱贵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这个做娘的怎能不晓得：崽从小就好面子，有补丁的衣服是打死也不会穿出门的，离婚这种不光彩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他肯定是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娘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其实，从你从星沙回来，娘就猜了个八九分了……”

“娘，对不起，我有能守住这个家……”金美月强忍着泪。

“莫哭莫哭，这事怨不得你，要怪只怪贵生的花花肠子太多了。”娘连忙安慰道，“在城里，好的有学到，尽学坏样……害得你……可怜欢欢跟着

遭罪啊。”

金美月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如决堤般流了下来，断断续续说道：“娘，我从小就有了亲娘……嫁过来后……你一直拿我当亲闺女，我……我实在舍不得你啊……”

“美月，你莫讲了……”娘直抹着泪，哽咽地说道，“你这么好的堂客，贵生还不知足，真是……有福气啊。他……不要你，娘要你！这辈子……你都是我的女啊……”

月亮似乎也不忍心看到这一幕，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  
天地之间忽然暗了下来，像万物重生前的混沌。

零  
陆  
陆

## 回 乡

秋去冬来。

邱小鹏到龙口乡任党委副书记。报到的当天，书记刘东平亲自领着邱小鹏办了手续，晚上还要给邱小鹏接风洗尘。

书记亲自出面招待，这让邱小鹏有些受宠若惊，连忙婉拒，刘东平再三邀请，邱小鹏碍于情面只得答应下来。

从北大毕业后，邱小鹏作为引进人才，由郑若松直接点名分到了松源县计委，工作两年多，干得很出色，帮松源县拉到了不少投资。三个月前，邱小鹏代表县里去深圳招商引资，倒被当地招商局看中了，许他高薪，并提供

一套住房，不久前，还把商调函发到县里。郑若松得知消息，找到邱小鹏，邱小鹏回答得很干脆：“我既然选择回县里工作，就在县里再学习几年吧！”这次县里选择年轻干部下乡挂职，郑若松第一个点的邱小鹏。刘东平自然不敢怠慢，领着乡里几个主要干部，请邱小鹏吃了一顿“海陆空”。

时值冬天，流行吃火锅。一般水平的火锅，多为排骨、血肠、蘑菇或者鲜鱼、豆腐、粉丝，颇有特色的是牛肉、牛肚、牛血拼成的“三合汤”火锅。而“海陆空”，是指水里游的、山上跑的、空中飞的大龙山珍奇野味合成的火锅，肉嫩味美，鲜而不腻，汤味尤佳。“海陆空”又分牛蛙、野兔、竹鸡合成的普通“海陆空”，鳖鱼、山猪、野鸡合成的高档“海陆空”和石板鱼、黄麂、锦鸡合成的极品“海陆空”。理所当然，今晚吃的只是普通的“海陆空”。

开席时，书记刘东平站了起来，端着满满的酒杯说：“邱副书记是本地人，又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这次回家乡当领导，可以说是衣锦还乡呦！来，我们大家敬他一杯！”

话音未落，邱小鹏连连摆手推辞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刘东平听了，面上有些挂不住，隐隐有些不爽，挤出笑容说：“那好，邱副书记你多吃菜。”也不等邱小鹏答话，扭过头对在座的其他人说，“来，我们喝！”

陪同的几位副书记、副乡长，都很能喝酒。火锅只吃了一半，酒却已热了几壶，个个都吃出了一身汗，满面油光，头上冒着汗气。

觥筹交错间，外面下起了今冬的第一场雪。风刮着电线尖啸呼叫，雪花飘飞，山野茫茫。

酒过三巡，满屋的菜香酒味里，夹杂着一丝丝尴尬的味道——邱小鹏始终滴酒未沾。

一位干部端着酒杯来到邱小鹏的旁边，满脸通红地说：“邱书记，来，这一杯我敬你！”

这人有些面熟，邱小鹏一时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刘东平说：“他是吴

主任，乡文教办的。”

邱小鹏连忙说：“对不起，吴主任，我是真的不会喝酒。”

“那不行！这杯酒……你能喝也得喝，不能喝……也得喝……要不……你就是看不起人嘛！”吴主任一口的酒气，说话也结结巴巴。

邱小鹏忙说：“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真不会……”

吴主任完全不听邱小鹏解释，只顾端着酒杯说：“不行……这杯酒你……无论如何……你都得喝！”

酒桌有时是个竞技场，敬酒的、推酒的你来我往斗智斗勇，就看谁技高一筹赢得胜利。

屋里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碗筷，饶有兴趣地瞧起热闹来。乡长张实初起身拉了拉吴主任的胳膊，说：“吴主任，这酒才刚开始喝，你怎么就醉了啊。有听到邱书记说了他不喝酒的么。”

吴主任甩开张实初，好像没听到张实初说话，依旧端着酒杯对邱小鹏说：“来……邱书记……来……干了……”

旁边有人打着哈哈：“这个吴主任，每次呷饭都这样子，自己喝不得，还霸道要敬酒。”

邱小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刘东平见了，用夹着半截烟的手指指着吴主任说：“吴主任，邱书记是回来搞建设的，不是来和你喝酒扯谈的！”

听了刘东平说的话，吴主任不再劝酒，却仍不甘心地杵在邱小鹏身边。

“再说了，人家邱书记和郑若松书记呷饭时都有喝酒，能和你个搞文教的喝么子酒啰！快，莫闹了！”说完，刘东平大口吸了口烟，眯着眼看着邱小鹏。

刘东平话里有话，邱小鹏知道自己这一杯酒是躲不过了，看了看屋子里的人，说：“对不起，我是真不会喝酒。这样，我以醋代酒，敬在座的各位，多包涵！”说完，拿起旁边调味的醋瓶子，满满倒上一杯，鼓足了劲，一仰头，把冰冷的大杯醋一口吞下了肚。

以醋代酒？在座的都有些愕然。吴主任也有点蒙，不知道手中的酒该喝不该喝。

刘东平也没想到邱小鹏会来这么一手，愣了愣，随即笑道：“邱书记不愧是文化人，年纪轻轻就懂得养身健体，好！”

在一片叫好声中，众人也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刘东平侧过身，凑近邱小鹏说道：“小鹏呐，到乡里当干部，喝酒可是基本功啊。”

邱小鹏觉得嗓子火辣辣的疼，压着声说：“是，以后得练练！”是啊，既然下定了决心回来工作，日后，必要的应酬是少不了的。

吃完饭回到宿舍里，邱小鹏觉得头昏脑涨，打了半盆冷水，冲了一把脸，透骨的冷让他不由得打了个激灵，人瞬间清醒了不少。

窗外夜色朦胧，雪花纷飞。邱小鹏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想起晚上吃的“海陆空”，不禁感叹：这一餐饭，够贫困户吃半年了……和舒雅雯分开也好几个半年了……

窗外是斑驳的树影，远处大龙山巍峨的山脉时隐时现……

乡里的冬天，说闲也闲，说忙也忙。

邱小鹏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每天只是看看报听听会，陪陪各路客人。别看这是一个偏远山乡，每天的客人却也不少，年底尤甚，年终评比、总结、达标验收，上级检查、指导、考察、关怀乡里工作，各行各业各部各口，都有人来。乡里每天中午、晚上都要摆席，或在机关食堂，或在附近酒家饭馆，少则一两桌，多则四五桌，每桌有乡一级的领导作陪，以示对上级客人的尊敬，要是规格更高的话，书记、乡长都得亲自陪吃。刘东平不止一次说过：“如今革命就得请客吃饭，就得做文章，大家都辛苦点，饭桌上陪领导吃好喝好，会议室把汇报文章做好。”邱小鹏是单身职工，更是餐餐陪吃陪喝，每天吃得头昏脑涨，心里真难受。有时一顿饭吃喝两三个小时，不喝酒也得干陪着，还要不断地点头，不断地说好话，不断地赔笑。这时邱小鹏才体会到，做乡

镇这级干部，不会喝酒活受罪。

这天上午，刘东平对邱小鹏说：“今天县委组织部娄部长要来，你们几个就莫下村去了，中午和晚上我们乡党政领导集体陪！”

娄部长就是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娄止后。他原是县财贸组的干事，后到龙口乡财政所当所长，没几年又到县财政局当副局长，因为年轻，再加上阿公是老红军，机构改革时就调到县委办当副主任，后又到组织部当常务副部长，接着又进了县委领导班子，当上了组织部部长。

邱小鹏一早就知道这位初中时曾经和自己打过架的高年级同学已经做了“大领导”，只是没与他直接打过交道。一想到又要陪着吃饭喝酒，心里有些犯难，瞅着刘东平的背影，问：“娄部长喝酒怎么样？”

刘东平和娄止后是党校函授班的同学，对娄止后的酒量知根知底，“嗨，那叫一个厉害！我们函授班同学都叫他‘三高干部’——职务高、酒量高、嗓门高！”邱小鹏听了，心里有点发毛。刘东平接着说：“他喝酒很霸道，他喝你就得陪着喝。”刘东平忽然想起了什么，笑着说，“那比那吴主任要霸道得多！你要说不会喝，他就说男子汉有倒下就能喝！而且他也确实能喝，党校毕业会上，娄部长找来一家单位请全班同学吃饭，结果差不多一半人倒了，他还高嗓门吼：有倒下的就给我喝！”

邱小鹏不由得倒吸了口气，脸色有点白。

临近晌午，娄止后坐着小汽车来了。刘东平正领着一堆人在乡政府门口等着，见汽车停稳了，连忙迎上前拉开后车门，“哎呀，娄部长辛苦了，欢迎欢迎！”

娄止后不紧不慢地下了车，握住刘东平伸到面前的手，边握手边说道：“没办法，都是工作需要嘛。”

站在人群后面的邱小鹏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大领导”。几年时间不见，娄止后整个人就像吹气球般发福了——肚子像个怀孕的大肚婆一样鼓起，油光满面的脸是中学时候的两个大。要不是那一头向后抹得服服帖帖、油光发



亮的头发，邱小鹏真认不出娄止后了。

刘东平领着娄止后走进乡政府，娄止后说：“不许搞特殊啊。就一个火锅，随便吃点！”语气是轻描淡写的，但带着几分不能更改的霸气。

刘东平是不会“随便”的，一早就叫人把午餐安排好了——高档“海陆空”火锅加五粮液。唯一“随便”的是吃饭就放在机关小食堂的内餐厅里，不仅卫生、清静、暖和，而且，在食堂就餐就是没搞特殊嘛！

娄止后一进餐厅，看了看堆得满满的饭桌，说：“刘书记，还是有点特殊呀。我说只要一个火锅，上个普通火锅就得嘛，可是这……刘书记你可注意啊，下不为例！”刘东平忙不迭地点头：“好好！下不为例。”

娄止后刚坐下，就问：“我听说邱小鹏回乡政府工作了，人在不？”

刘东平忙说：“在在。”转过头喊道，“小鹏！小鹏！”

走在人群最后面的邱小鹏听到刘东平叫，快步从几人间穿过走进了餐厅。

“快，娄部长叫你。”刘东平把娄止后脱下的雪花呢大衣挂到了墙角的衣架上。

“哎哟，小鹏啊，你好！”娄止后见到邱小鹏，笑着站起身，伸出了手。

“娄……娄部长，你好！”邱小鹏赶紧握手。

“小鹏，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读书时的老样子，一点没变啊。”娄止后拍着邱小鹏的肩膀，说，“你就坐我旁边，我们今天好好叙下旧！”

叙旧？两人之间除了打的那一架还有什么可叙的？娄止后的热情让邱小鹏有些意外。可娄止后在来时的车上就想好了——谁不知道你邱小鹏的后台是郑若松郑书记啊。

火锅炖得咕嘟咕嘟响，冒着缕缕热气，小屋里温暖如春。

寒暄几句后，娄止后习惯性地抹了抹头发，瞅着大家，呵呵笑：“今天这酒怎么个喝法？”

刘东平很干脆：“听娄部长指示。娄部长说怎么喝我们就怎么喝！”

娄止后说：“先通干三杯。”说完举杯便喝。

大家跟着连饮三杯，只有邱小鹏举杯未饮。娄止后指着他：“小鹏，你怎么回事？”

“娄部长，喝酒我是真不行。”邱小鹏面露难色。

娄止后一听，来了兴趣：“呃，小鹏，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呀！男子汉大丈夫，有倒下就能喝！”

邱小鹏努力笑着说：“娄部长，要不，我就喝一杯醋认罚。”

娄止后哈哈笑了，说：“喝什么醋，男人喝酒，女人才吃醋！”

坐娄止后另一边的刘东平打着圆场：“娄部长，小鹏是真喝不得酒，要不这三杯我代他喝吧。”

“刘书记，这怎么能代喝呢！你的酒你喝，小鹏的酒就得他喝。要不，给你们乡的拨款也让其他乡代领？”娄止后有些不高兴了。

一听这话，刘东平不敢再说什么了。

娄止后两只手交叉着放在大肚子上，也不说话，看着邱小鹏。

刘东平冲邱小鹏使着眼色：“小鹏，要不你也意思一下吧。”

邱小鹏知道这杯酒事关重大，便对娄止后说：“娄部长，那我只喝一杯，表示敬意。”

娄止后的高嗓门吼了起来：“喝酒不要什么敬意，只要诚意！你能喝一杯，就说明还是能喝的，一杯是喝，三杯也是喝，三杯小酒算什么？我们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三杯小酒？小鹏，你读书比我多，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见娄止后拿出了当年打架时的那种蛮劲，邱小鹏不再吱声，瞅着手中的酒，忽然一仰头，一口将酒吞下。

娄止后笑着连连叫好：“好好，你看你看，能喝嘛！”说完拿过刘东平面前的酒瓶，满满地给邱小鹏倒上酒。

邱小鹏趁着喉咙里的辣劲还没过，一仰头，又灌下一杯。

“这样才对嘛！”娄止后又给邱小鹏倒满酒，“喝完这杯，小鹏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小鹏也不说话，端起酒杯一口吞下。

“好好！” 娄止后大笑起来，把酒瓶放回刘东平面前。刘东平心领神会，立马起身给娄止后的酒杯倒满酒。

娄止后笑着说：“现在流传几句喝酒的顺口溜，我跟大家说说。”

众人都望着娄止后。

“一把酒壶拿手中，几杯小酒看人心。能喝一斤喝半斤，这种干部不放心；能喝半斤用口抿，这种干部难信任；能喝二两喝半斤，这种干部有潜能；能喝半斤喝一斤，这种干部能拼命……”

众人哄笑起来，连连说好，虽然段子大家都听过多次了。

刘东平笑着插话说：“娄部长，你是管干部的领导，这不会是你考察干部的标准吧？”

娄止后不置可否地说：“当然不全是，但，有点，有点。”

这时，只见邱小鹏的脸红涨，脖子青筋暴起，眼珠子里都是血丝。娄止后连连说：“看样子，小鹏是真不能喝啊！”

突然，邱小鹏身子一歪，倒在娄止后的随从干事身上。刘东平连忙起身扶住邱小鹏：“哎呀，娄部长，小鹏喝醉了。你们接着喝，我送他回房去。”

刘东平将邱小鹏架着扶出了小食堂。出门口时，刘东平回过头对张实初等交代道：“你们要让娄部长吃好喝好啊。”

看着不省人事的邱小鹏被架走，娄止后一时竟有种横刀立马所向披靡的快感。当年和邱小鹏打架输了，让他耿耿于怀，甚至一度把自己这些年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那次战败：这小子，考上北大的时候是多么的风光啊，连祖坟都跟着沾光了，可书读得再好又有么子用呢，还不是来了这么个穷得要死的乡里？还不是要看我的脸色？我说喝酒你就要喝，我说喝三杯你就不能只喝两杯！

娄止后心里得意地狂笑不止，可他还是装模作样地说道：“小鹏，你好好休息。下次咱们再接着叙叙旧。”

说完，又以组织部长的口吻说：“这个喝酒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你们看，这邱小鹏不能喝酒，但硬是喝了三杯。能力不行，可是精神可嘉，

干起工作来也一定拼命吧。”

众人连连说是，称赞领导说话就是有水平。

回到房间，刘东平扶邱小鹏躺下，说：“你要觉得难受，就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

邱小鹏晃晃头，干呕了几声，还是吐不出。刘东平说：“你用手指抠下嗓门眼，一抠就会吐。”邱小鹏一抠，果然就吐了，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

刘东平起身给邱小鹏泡了一杯浓茶后，一屁股坐在房间里唯一的木凳上，双眼紧闭。过了一会儿，邱小鹏稍微清醒点了，说道：“刘书记，谢谢你！你还没呷饭，快回去吧，不用管我了。”

刘东平半眯着眼，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小鹏啊，你就让我在你这待会儿吧。我是宁可饿成个瘪瘪也不想回去。你晓得吗？是我要谢谢你啊。”

“啊？”邱小鹏不明白了。

“要不是你喝醉了，我哪有机会躲过这一关？肯定也会倒在饭桌上的。”刘东平咧嘴笑了下，更像是无可奈何的自讽。

说到逃走，想到晚上还要陪姜止后喝酒，邱小鹏一下子酒醒坐了起来，说：“下午，我也得想办法逃了。”

刘东平问：“怎么个逃法？”

邱小鹏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下村去。”

刘东平苦笑着摇了摇头：“你能下村去躲清静，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啰？”

## 蓝 图

郑若松也没得清静。

刚一上班，县委办的当班秘书告诉他：“地委办打来电话，要您今天赶到地委，地委钟书记要找您谈话。”

“这么急，有说什么事么？”

“没说，只说要赶过去。”

郑若松放下公文包就拨通了地委办的电话：“喂，小贺吗？我是郑若松，钟书记找我？”

电话那头回答说：“郑书记你好，钟书记现在正在开会，要不要我去找他？”

“不必了。是不是要我立即赶到地委？”

“钟书记说要你今天赶到地委，他要找你谈话，省委组织部徐部长来了。”

“好。请转告钟书记，上午我约了几个乡干部谈工作，中午赶到地委行吗？”

“一定转告，有情况再联系。”

郑若松放下电话，看了看手表。

昨天，郑若松接到邱小鹏打来的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他和金美月想来县里汇报工作。

郑若松一口应承：“行！”

事后一想，乡里村里的工作繁多，邱小鹏他们来县里一趟不容易，正好自己也想实地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况，不如自己下去！便让秘书打通了龙口乡的电话，约定今天上午去龙湾村。

想到金美月，郑若松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谁都没有想到，金美月成了龙湾村历史上第一位女支书。

任命一下达，才一会儿工夫，全村大大小小都知道了。村民都觉得意外，怎么不是邱复林，而是金美月呢？但细细一想，又觉得上面这决定真是英明啊，大家都很开心，除了邱复林。

有人在路上见到了邱复林，见他半耷拉着头，板着张脸，脸色有些发青，对别人的招呼也不理会。

邱铁汉过世后，邱复林坐不住了，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心中的那份欲望便蠢蠢欲动起来。他等不及支部其他委员的推举，自己便行使起“代理村支书”的职责来。他相信，过不了多久，这“代理”会被“扶正”的，除了自己，谁还有资格来坐这个位置呢？何况，这位置原本就是邱铁汉从自己这抢走的，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邱复林期待的任命还是没有下来。夜长梦多啊，邱复林有些发慌了，考虑再三，上乡里找到了刘东平。

进到刘东平的办公室，邱复林一坐下，就讪笑着说道：“刘书记，邱铁汉过世后，村支书一直空着，很多工作实在是不好开展啊。”

“哦？”刘东平早已猜到邱复林的来意，却不着急，敷衍地应了句。

“是哩，”见刘东平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邱复林急了，忙说道，“你看这任命什么时候能下来啊，我也好早日……”

邱复林想说的是“把担子挑起来”，可他下意识地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连忙改口说道：“配合着把工作搞好。”

“你是老同志，又当过村支书，我想听听你有么子想法。”刘东平说完，把手交叉着撑在桌子上。

邱复林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好的暗示，便一股脑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刘书记久久看着他，没有插话，待他一说完，便问道：

“还有么子要说的？”

“冇得了，请刘书记相信我，我是真心想为村里办事。”

刘书记笑眯眯地说：“复林同志，你想尽力为村里办事，是好的，作为一个老同志，能有这种想法，能有这种精神，值得鼓励！”

邱复林脸上立马露出一丝微笑。

“但是，当不当村支书，不能由我说了算，我们得听听龙湾村党员同志们的意见，再由乡党委研究决定。”

邱复林的笑容慢慢退了，心里想：莫讲得那么好听，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要谁当不要谁当还要研究？不就是你刘东平一句话的事么！

第二天下午，刘东平也去了一趟县城，向郑若松汇报工作，最后说到了龙湾村村支书人选的事。

郑若松听完，说道：“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许久，觉得目前龙湾村只有一个人能当好这个村支书！”

“谁？”刘东平急切地问道。

郑若松卖了个关子：“你看呢？”

刘东平试探地说道：“你是说金美月？”

“哈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郑若松笑着说，“这事你们听听他们支部同志的意见，然后你们乡党委再好好研究一下，如果没有别的意见，就这么定吧。”停了停，突然问道，“那个老支书找过你吗？”

刘东平一怔，答道：“你说邱复林？找过啊。”

郑若松摇了摇头，说：“这老同志，上次在龙湾村，我出了富裕、文明、

发展三道题目，把他问了个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七月流火，却仍暑气灼人。

一辆北京吉普车，从光明山苍翠的松林里驶出，在焦燥的沥青公路上奔驰。

和十年前相比，沿路的景色有了些变化，除了一马平川的绿色，多了些新修的红砖水泥房。

郑若松坐在车内，双眼微闭。虽然刚刚五十岁，却已经两鬓斑白，稀疏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回想着自己来到松源县的前前后后，想着周书记和钟副书记对他的交代与嘱托，几年的时间，就像车外一闪而过的景色般转瞬即逝了……

双星地委乃至省委对郑若松这几年来在松源的工作是满意的，特别是对南北两个山区脱贫致富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松源县南北两个山区自古以来便是出了名的“贫困之地”，常被人取笑“连只鸟都不愿从上面飞过”。郑若松就任松源县委书记后，着力改变当地极度贫困的状况，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总算解决了大部分群众基本的温饱问题，甚至还出现了少数“冒尖户”。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不用为吃饭问题烦恼，是一件多么不得了的事呀！

一切都还刚刚开头，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了。

一年前，省委就打算任命郑若松为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好事啊。可在省委征求郑若松的意见时，他却提出还想在松源再干两年的要求。省委同意了，让他继续在松源做县委书记，也让他挂了个地委委员，职务上长了一级。

想到早上地委来的电话，郑若松隐隐有种预感：这一次，自己可能真的要离开松源了……





吉普车突然转了个弯，把闭目养神的郑若松晃醒了，朝车窗外一望，原来已经驶入龙湾村新修的公路了。这条路通车时，郑若松还专程来参加过典礼。

“小李，慢点开。”郑若松交代司机。

透过车窗，郑若松看到村里比起自己上次来的时候有了很大变化：一幢幢红色的红砖楼、白色的水泥楼挺立在田地之间、山麓之前，就像一幅绿色山水画上的几点红几点白。机器的奏鸣声在山间回荡，给这一片山乡带来了现代的气息。

刘东平和邱小鹏一早就赶到了龙湾村，和金美月、邱复林等坐在村部会议室里边聊边等。

郑若松和大家打过招呼，又扯了几句家常，就直奔主题：

“几个月没来，我刚才看到村里又有了些变化，很好。记得我来龙湾村挂点时，就给你们出了三道题目：富裕、文明、发展。今天，我们就不说成绩了，只谈问题，把问题谈实一点，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郑若松的脾气，也没有说客套话，一致赞同。

金美月首先发言，围绕村里如何引导致富、发展个体企业等问题，谈了一些想法和措施。郑若松听得很仔细，不时问下相关的情况。

金美月说：“县委、县政府决定将龙湾村作为农村经济政策试验区，这对龙湾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有什么压力？”郑若松问。

“主要是不知道这农村经济政策试验区到底要怎么搞。”金美月实事求是地说。

“我记得前阵子龙口乡不是组织了一批干部和村支书外出考察学习过吗？怎么，没取到经？”

邱复林的脸上露出一丝冷冷的笑。

“金美月临时有事，我就让邱小鹏替她去了……”刘东平解释道。

“是的，小鹏回来后就提出了一套发展设想，我们村委会研究后都觉得这个设想好，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金美月说。

“哦？”郑若松转向邱小鹏，说，“小鹏，把你的设想说说看。”

邱小鹏说：“这次我到星沙、江城、南川等地走访了一些从龙湾村出去的老板和打工者，很有感触。这些个体老板，身家上百万的有十来个，还有的上千万。他们在外面赚了钱，学到了技术，并且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销售网络。如果我们能吸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来办厂，只要把厂子办起来了，就等于引进了资金、技术和项目，既可以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形成产业，也可以解决村里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郑若松边听边思考，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思路！”

郑若松又转向刘东平，问：“东平，小鹏的这个发展思路你们乡里研究过吗？”

刘东平回答：“乡里也研究过，有一个初步设想。不过有些问题必须向您汇报。”

郑若松说：“我今天来就是谈问题的。有哪些问题？”

金美月接过话说：“主要是有些问题村里不能解决，乡里也不能解决，还得上面给政策。”

“噢？说说看，主要有哪些问题？”

金美月便列举了有关土地、资金、水、电、公路、通信等存在的问题：“只有把这些大的问题解决好，才能把那些有实力的企业老板吸引回来投资建厂。”

“是的，这就叫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邱小鹏说。

邱复林提出了疑问：“飞出去的凤凰还能飞回来？当年不是也有人回村办厂么，结果怎么样，厂子办了不到两年就搬走了。”

金美月不满地反驳说：“那是因为当时村里的基础设施没搞好，经常停电，路也没修好，生产材料进不来，产品也难运出去。所以，要想吸引老板们回来办厂，就必须把基础设施搞好。”

“对！我们必须先把筑巢引凤的工作做好。”郑若松说，“至于有关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问题，县里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政策已经有了，现在

的问题是大家必须把政策活学活用。当然，在实践中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给政策的，县里能给的肯定会给嘛。”

“郑书记，有个问题我想提出来，请您考虑。”邱小鹏冷不丁说，“县里把龙湾村定为农村经济政策试验区，是不是范围窄了一点？视野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噢？”郑若松来了兴趣，说：“怎么个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你说说看。”

邱小鹏说：“我们和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大不一样。我想，作为一个村的发展，不光是要深入开展农村经济政策试验，更应该从政治、经济、观念和人口素质等诸方面全面考虑，能不能定为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

郑若松眼睛一亮：“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好，你继续说。”

“这不光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改变。这次走访中，我发现这些龙湾村出去的老板，无论是赚到了钱的还是仍没赚到钱的，都愿意回来办企业，为家乡建设出力。这就说明他们虽然离土离乡，始终还是思乡爱乡的，有一种深厚的乡情，这是发展龙湾村最为有利的积极条件。那么，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尽快吸引他们回乡办厂。如果这一步走好了，就是农民从农村走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的良性循环，最终把农村建成发达的新农村……”

“好，说得好！”郑若松惊喜地看了眼邱小鹏，“小鹏说的这个问题，非常有创见。据我所知，在我们松源县乃至双星地区，现在还没有哪个村这么搞过。小鹏啊，你这趟没白跑！根据龙湾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如何致富乡村的重大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使农民走向城市致富，把致富的农民引回农村，再同心协力把农村建成城镇。这个观点的意义非同小可，是农村深入改革的重大举措！”郑若松越说越激动，眼睛里射出兴奋的光芒。

“时间紧迫，希望村里和乡里赶紧拿出一个初步规划送给我，我再召集县里有关部门议一议，适当的时候再请几个专家给你们指导指导，争取县里立项，把龙湾村作为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你们看怎么样？”

“太好了！”大家都士气高昂欢欣鼓舞。

“龙湾村这么一搞，大有希望！”郑若松似乎看到了一幅美丽的蓝图。

零  
陆  
捌

## 请 纓

松源县委决定给郑若松开一个隆重热烈的欢送会。

前几天，省委组织部徐部长和地委钟书记找郑若松谈了次话。这边话刚谈完，省委的决定就下来了：郑若松调回双星地委工作，任双星地委副书记；许家扬担任松源县委书记，安逸民为松源县代县长。

现在的双星地委是钟石林主持工作，周明正去年调省里任副省长。

这三人的升迁是预料之中的事。论水平，论能力，论政绩，论德行，三人在干部群众中都颇有声誉，尤其是郑若松，别说是当个地委副书记，就算是破格当个省委副书记也是让人信服的。

可这次的人事变动在松源县的干部中还是引起一场震动。一次提拔三人，让很多人看到了某种希望，表面风平浪静的松源县，暗流涌动。

有人欢喜有人愁，娄止后就有一肚子牢骚。

在别人看来，娄止后仕途顺畅步步高升，三十多岁的年纪就当了县委副书记，掌管着全县的组织大权，应当满足了。可“春风得意马蹄疾”，也许就因为他升得太顺太快，欲望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次人事变动，娄止后一早就听到了风声。他认定郑若松一走，这松源县代县长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省委正式任命一出，娄止后彻底蒙了。

郑若松调走、许家扬当书记，他倒没想法，可凭什么是安逸民来当代县

长?!他怎么想都想不通,自己是管党群的副书记,他安逸民是管农业的副书记,于情于理,升迁的都应该是他娄止后啊。

坏自己好事的,肯定是郑若松,而且也只能是他!你郑若松推荐了许家扬和安逸民,而忘了我娄止后!

娄止后心里恨恨的,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郑若松调到地委当副书记,还是管着自己哩,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欢送会由新任县委书记许家扬主持。几个领导致辞,表达了祝贺赞扬感谢请求之意。

轮到郑若松讲话了。

“同志们,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与支持……”

台下已经有人打哈欠了。

“本来干部调动工作,这是正常现象,用不着开什么欢送会,如果是战争年代,走马上任,哪有什么时间开欢送会?但这次欢送会是我同意了!我想借欢送会的名义,开好我在松源县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

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盯着郑若松。郑若松就是这么一个人:做事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喜欢出其不意、出奇制胜,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本来,我要说的这件事,应当是我在任内该做的事,只是调动来得太快,还没来得及做好。我当然也可以只跟家扬和逸民同志交代一下就行,把这事留给他们去做,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做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我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也希望和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这也算是我的工作交代吧。当然,到地委后,我也一定会继续支持这项工作的。在钟书记找我谈话时,我就向钟书记汇报过这件事了,他也很支持!”

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面面相觑:说了半天,到底是件什么事呢?

郑若松估到了大家的疑惑,说道:

“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下面,请龙口乡党委副书记邱小鹏同志向大家

汇报吧。”

会场一阵骚动。

“一个乡副书记能说出个么子啊？”

“这个副书记可不一般啊。”

“是啊，就是那个自愿回乡的北大高才生！”

“说不定是城里没留得下才回来的吧……”

“估计也就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

……

“好，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龙湾村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的初步设想……”

邱小鹏第一句话就把会场的人震住了，“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是个什么东西？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邱小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具体内涵做了详尽的介绍。与会人员都听得很认真，还不时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着。

邱小鹏发言结束时，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郑若松掷地有声地说：

“同志们，这是一个村里的事，为什么要拿到县里这么一个会议上来说呢？因为这件事的意义非同一般。如果龙湾村把这件事做成功了，将为我们树立一个现成的样板，带动其他村、乡乃至整个松源县的发展！”

“从刚才同志们的反应来看，大家都对龙湾村搞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很感兴趣，这很好！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要求松源所有的乡村都这么搞，因为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各地有各地的条件，龙湾村这么搞是根据龙湾村的实际出发的。

“龙湾村鼓励村民到城里去挣钱致富，现在又把他们吸引回来办企业建设家乡，我现在还不敢过高地评价这件事，也不能过早给它下定义，但这件事的发展方向是对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掌声响起，大家的情绪都很兴奋。

“同志们，这虽然是龙湾村要办的事，但如果只靠他们自己单枪匹马地干，也是办不好的。他们需要支持，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支持，需要政策支持，需要财力支持，需要舆论支持……大家说，我们该不该支持他们啊？”

“这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

“我们全力支持！”

台下表态声此起彼伏。

“是的，应该全力支持！我已经跟郑书记表过态了，我们一定全力把这件事办好！”许家扬说道，“我和逸民同志商量过，打算立即组成一个精干的工作组，抽调几位年轻得力的干部到龙湾村去，着手帮助村里搞好规划设计，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娄止后坐在安逸民旁边，面无表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许家扬提高嗓门说：“现在，向大家宣布一个任命决定——任命邱小鹏为龙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啊？！

一个乡的副书记去做村支书？这官怎么越当越小了？

会场一片哗然，人们小声议论着。

邱小鹏去龙湾村当村支书，是他自己主动申请的。

听到邱小鹏的申请，刘东平整个人都惊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当他看到邱小鹏那坚毅的眼神，便知道邱小鹏是认真的。

后生可畏啊。

一年多的接触，刘东平看到了邱小鹏身上那种当代青年少有的坚韧和刚毅。

“决定了？”

“决定了。”

“不会后悔吧？”

“我做事从不后悔。”

刘东平赞许地点点头——这才是自己所认识的邱小鹏。

两人就站在乡政府前的水泥坪上说着话。刘东平决定把心里一直以来的疑惑问个明白：

“小鹏，我们辛辛苦苦读书考大学，不就是想走出农村么？你倒好，北大高才生却又回到农村来，说实话，是不是觉得有些亏？”

邱小鹏没多想：“冇。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爹算好的，读到了初中。他读书时成绩很好，当年也考上了松源一中，可家里实在是冇得钱，我爹又不愿让我阿婆去求人借钱，就回家当农民了。后来他做了大队支部书记，尽管贫穷，尽管辛苦，却干得有滋有味。我曾经问过我爹，他只说冇觉得自己亏……”

“邱支书是个实在人，是个好书记！”刘东平感慨道。

邱小鹏的声音有些哽咽了：“我从来冇觉得自己读了个大学就有么子了不起。反过来想，如果我有考上大学，肯定也是在家当农民吧。那我读了大学就为么子不能回去当农民呢？更何况，我回龙湾村去，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农民了。”

“可你学的是经济管理，在乡政府都屈才了，再回到龙湾村，不怕塘小鱼大，有劲也有地方使？”

邱小鹏呵呵笑了：“我还怕自己是小鱼入大海——水平不够哩。”

刘东平哈哈大笑，认真地说：“小鹏，我支持你去龙湾村！但是有个条件。”

“么子条件？”邱小鹏纳闷了。

“副书记冇免掉你的，乡里的文教工作你还得兼管啊。”

邱小鹏这个村支书是金美月送上门的。

郑若松来龙湾村的那天下午，龙湾村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的问题，邱小鹏也出席了会议。会后，邱小鹏送金美月回家，两人



边走边谈，十分投契。

金美月说：“小鹏，你的设想很好，可是我现在有些忧虑。”

“你还忧虑么子？”

“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美月姐，你有的！你看，才几年的工夫，村里就搞得有声有色，连郑书记都肯定了你的工作啊。”

“那是日常工作，可要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那么大的事，我既不懂又有经验，肯定搞不来的！”金美月实话实说。

“美月姐，你就安心坐镇指挥吧，我也会帮你出出主意。”邱小鹏宽慰道。

“那哪行啊，这么个大事，不是三五天，也不是三五个月，甚至三五年都未必能办好，你现在在乡里，有事还能找你，万一你哪天调走了，我找谁去？到时候我出洋相不要紧，耽误了事可就不得了啊。你说我还能坐在位子上‘瞎’指挥吗？”金美月似乎早已考虑清楚了。

邱小鹏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村支书还是你当，再让上头给你选个得力助手，具体工作由他去干，怎样？”

金美月笑了：“那怎么行呢？村支部成员中也有适合的，能干事的有，可都欠缺了做领导的能力。村里能干事又有能力的，又大都外出打工或当老板了，你总不能让我把程东虎他们强拉回来吧！”

邱小鹏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金美月忽然说：“小鹏，有句话我不好开口啊……”

邱小鹏望着金美月说道：“美月姐，跟我你还有么子不能说的啊？”

“我想，”金美月站住了，盯着邱小鹏的眼睛，说道，“要不，你回来当支书？”

邱小鹏怔了，随即笑了起来。可当他看到金美月认真的表情，意识到金美月不是在开玩笑，停住了笑，脸色也随之严肃起来。

毕业前，他对自己的抉择想了很多。回县里参加工作后，他也想了很多，可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回龙湾村。

金美月不紧不慢地说道：“小鹏，你是乡副书记，我本不该提这种要求。可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你来才最合适。你有知识，见过世面，又熟悉村里的情况，最主要的是这个设想是你提出来的，有人比你更了解它，也有人比你更期待它的实现！可是要真正实现，只有让你回村来……”

金美月说得句句在理。

邱小鹏却顾虑重重：“美月姐，你说的我明白。可我回来了，你怎么办呢？你还年轻，得有事干呀……”

“小鹏，我可以做你的副手啊。再说了，光茶厂那摊子事就够我手忙脚乱的了。”金美月语气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而且，你回来了，我才能更好地照顾力强啊……他身边真的离不开人照顾……”

刘力强负伤，是上个月的事情。

那天上午，为了解决村茶厂面临的几桩紧要事，刘力强早早赶到了县茶厂。刚走到熟悉的厂区大门口，就听办公楼一侧的小平房里乱哄哄一片——那是县茶厂的小锅炉房。刘力强急忙跑了过去，只见锅炉房围着一大群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用力殴打一个女工，女工的额头上沁出了鲜血，惊恐地哀号着。

锅炉房的门是闩着的，几人使劲拍打着门，有人隔着窗子喊：“不要打人！”刘力强走上前一看，认出里面的男女二人都是厂里的职工，男的是个劳改释放犯，是原娄厂长的亲戚，劳改释放后，被原来的煤矿单位开除，他自己也不想回去，就由娄厂长开后门安排到厂里烧锅炉。女的是个有夫之妇，原本老老实实的，最近突然传出花边新闻。

“不准打人，打人犯法！”刘力强怒吼着，两脚就把门踹开了。

那女工见到刘力强，哭喊着“救命啊”，就想往门口跑。

“莫动！我身上有炸药！再动我们同归于尽！”男人大喊一句，右手扯开衣襟，只见他腰上捆着一排雷管炸药！

见到有炸药，人们一下蒙了，随即纷纷往外逃散。

女人被吓呆了，站在原地浑身发抖。

刘力强也惊呆了，他大声说：“你莫乱来！有话慢慢说，千万莫激动……”一边慢慢向男人靠拢，一边给女人打着手势，示意她待着别动。

殊不知，那女人见到刘力强越靠越近，强烈的求生本能令她向刘力强跑去。

那男人早已红了眼，见女人马上就要跑出去了，右手用力一扯，拉响了绑在身上的炸药。

千钧一发之际，刘力强来不及多想，一把将女人拽到了自己身后，这时，“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刘力强两眼一黑，失去了知觉，倒在了血泊里……

刘力强被火速送到县医院，县医院一看伤势太严重，立马安排两个医生，用车将刘力强护送到了地区医院。

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刘强的命是保住了，可双眼却只剩下极其微弱的视力，医生摇着头说：“差不多就是个盲人了。”

金美月二话不说，担起了照顾刘力的担子。

见金美月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邱小鹏叹了口气，略一思索，坚定地说：“好，我回去就找刘书记说！”

## 书 信

小鹏：

你好！

你能来机场送我，我很开心。虽然你没有对我说太多，但我从你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同样的，相信你也能从我的眼神里，读懂我没有说出口的一切。

我们初中同学两年，高中也同学三年，在北京又度过了四年难忘的大学时光，彼此是那么的熟悉和了解。我相信，我们之间不需要语言，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思。因为我们始终都在用心交流。

有了你的送别和祝福，在漫长的飞行旅途中，我没有感到一丝的不安和无聊。我脑子里想的全是你。当我身处万米的高空，在蓝天之下白云之上掠过时，我就在问自己：我的选择是否错了？事实上，在飞机逐渐爬升、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后悔了，恨不得打开机舱门跳下去，跳进你的怀里。

临别之际，你说你愿意为我改变分配意向，愿意留在北京。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无比的满足。我感受到了你浓浓的爱意，我多想留下来与你相守不再分离！可是我知道你的选择一定经过了反复权衡、再三考虑，我不想你今后的人生留有遗憾！有你这份心意，我知足了。这将支撑我一直为你等候！

小鹏，我在巴黎的学校里向你写信，其实这是第三次了，前面的两封信我已压在箱底了，那是我心灵的独白，待有一天，我会给你的。企盼你回信，希望你是第一个向我来信的人，你是第一个知道我的地址的人！

又，我留在你肩膀上的咬痕应该已经完全消失了吧。是否有同学发现了这个我们之间的秘密呢？如果有的话，我非常好奇你是如何解释的，望回信时告知。

……

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邱小鹏干脆起身，从抽屉里取出厚厚一叠的信，放在床头。坐回被窝，拿起右上角有个数字“1”的信封，抽出信慢慢看了起来。这些信都是从巴黎寄来的——邱小鹏给每封信都做了编号。

仔细看完，邱小鹏一脸幸福的笑容。把信细心折好，小心翼翼塞进信封里，又顺手拿起下面标有数字“2”的信。

……

知道你会给我来信的，不过接到你的信我还是感动了好几天，也读了好几次，可以说我已经背下来了。在这异国他乡，虽无“烽火连三月”，却也“家书抵万金”！

你说得好，你和我的选择都无所谓对与错，你的选择自有你的道理，是你自己决定的，当然是对的；而我的选择也有我的考虑，也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不觉得错，当然你也认为没有错。但不管怎么样，选择的殊异不应该影响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我们应该走到一起，也许这就是殊途同归吧！

……

见字如晤。

读着这些信，邱小鹏仿佛看到某个晴空、艳阳、白云、草地的星期天，舒雅雯或是恬静地坐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书店，或是坐在欧式建筑的教室里，手托左腮，颌首沉思，思念远方的亲人。

……

我是春天到那里的，巴黎附近的蒙莫朗西，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卢梭和那一个女人的影子。

……

我穿过半座小镇走到那里的时候，着实有些失望。房子几易其主，什么遗迹也没寻到，倒觉得自己很可笑。两百多年了，来找一个人的影子。这个影子当年爱上了另一个影子。“我沉醉在爱情里，而这个爱情没有施与对象……就投射到她身上。”就在这个庄园里，她第一次来看他。乘坐的马车陷在烂泥里，她带着泥大笑着跑过来，脸因为步行红扑扑的，就这么仿佛他头顶的一盏灯突然亮了。又过了三个月，她一身男装骑马来拜访，推门进来的那一刹那，也许是那身男装，他的心不可逆转地搅动起来，那个配上想象的画面，像钉子钉在心里。他把想象的影子投射到这个女人身上。她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影子。

夜晚，望着瓦蓝的天空和一弯新月，走在碎石铺就的小路上。我的影子投射在小路上。不自禁想起了卢梭，他的那些轻拂湖面的梦。我想别人只活在这个世界，他却活跃在这个世界。

小鹏，你在我的心灵里不只是一个影子，而是一座雕塑。我愿做你心灵里的一个影子，让东方的阳光，把我的影子永远地投射于你这座雕像上。

走在这清纯如水的月色里，我想起了法兰西诗人罗贝尔·德斯诺的一首诗，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天，他那双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放在被单上的一双细长的手好像已经死去，但一双眸子闪闪发光，那不是高热发出来的光，而是另外的东西。他死了，死时手里捏着一张揉皱了的纸，上面是他那首著名的爱情诗：

我那样强烈地渴望你  
我走了那么远的路  
说了那么多的话  
爱你的影子爱到那样的地步  
以至于我对你已无所拥有  
我只是影子中的一个影子  
一个比影子还要影子的灵魂……

小鹏，此刻我的灵魂在颤动。你信吗？你一定会信的！

那是一个晚上，将近十点的时候，我从拉丁区雷勒街的“丑角剧院”看完电影走出来。

我没有朝宿舍的方向走，而是过了马路顺着老鹤舍街向圣叙尔皮斯广场走去。没有走多远，就听到了水声。这是现代都市唯一还能向路人提供的美妙声音。这水声就像大龙山的潺潺流水，穿越人声和车声，招魂一样地拉我过去。这里有个“约会之角”，喷泉雕塑背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水塘，完全掩在绿荫里，时常是没有一个人。只有水从石块上滚下来，敲击另一片水的声音。这时候，所有的语言都在死去。我突发奇想：我会与谁约会？是北大“一塔湖图”边那个人吗？是从梦中走来的我的小鹏吗？水塘边有两棵高大的树，绿荫如盖，有点像北大未名湖边那两棵洋槐树，但细细一看，却又不是洋槐树，是什么树呢？我叫不出名来。不过它们使我想起了未名湖边的情景，想起了洋槐树下的甜蜜……

水塘旁边有两个由白色大理石雕塑的恋人，让我驻足停了下来，也让时间之足停下来，生与死在这四目对视中仿佛没有距离。诗人普雷维尔写过：

喷泉之水唱出的歌  
早就比我说得更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也从来没有忘记你

诗是无法译的。我在此时不得不用我笨拙的笔译出几句，让我们共同体味最炽烈的爱情。亲爱的小鹏，在你之前，我从来没有爱过；在你之后，我只爱你，永远只爱你！我知道，你也爱我，也相信你会永远爱我。等着我吧，在我回国的时候，我会回到你的身边，如果你还在大龙山，我就回到大龙山去，回到你的龙湾村去！

……

机场分别后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邱小鹏都在思念着地球另一端的舒雅雯。

此刻，邱小鹏就像个万里远征的将士般，坐在灯下，如饥似渴地翻看着那一封封带着深情与温馨的书信。这厚厚一叠的信，陪他度过了每一个被思念煎熬的夜晚，也陪他迎来了每一个新鲜怡人的黎明。

家书抵万金啊。

上午，邱小鹏回到龙湾村。

娘正坐在堂屋里切着喂猪用的菜叶，阿婆则坐在旁边陪着说话。娘似乎老了许多，才刚过五十岁，两鬓的头发全白了。阿婆看着倒是没什么变化，虽然已七十多岁，大半头发都白了，但精神反而比以前更好了——自从孙子上大学后，老人说话也变得利索了。

见孙子回来了，阿婆乐颠颠蹭着一双小脚走到邱小鹏身边，将孙子摸了又摸，上下看了又看。娘也连忙放下手中的活，用身上的围裙擦了擦手，关切地问：“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呷过早饭了吗？我去给你下个荷包蛋。”



“娘，你莫忙了，我吃过了。”邱小鹏一屁股坐在他娘刚才坐的板凳上，切起菜叶来。

祖孙三人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着。

阿婆说：“小鹏啊，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你爹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能到处跑了哩。”

玉容笑着说：“娘，现在的后生都忙着赚钱干事业，不兴那么早结婚养崽啦。”

阿婆不乐意了：“哪个讲的？哦，结婚养崽了就不能赚钱不能干事业了？”

邱小鹏也乐了：“阿婆，你放心，很快我就把媳妇给你娶进门！”

“真的？是哪家的姑娘？哪天带回来给我们好好看看……”阿婆和娘追着问。

邱小鹏便将舒雅雯的事说了。

阿婆和娘乐得嘴都合不拢：“雅雯可是个好闺女，么子时候回来？”

“她说今年会回来过年。”

零  
柒  
零

## 学 问

清早回到乡里，在乡政府大门口，邱小鹏就被刘东平书记叫住了：中午陪邱贵生吃饭。

邱小鹏笑着说：“刘书记，你就放过我吧。”

刘东平为难地说：“小鹏，我知道你不会喝酒，一般的人来我也不找你。

可今天来的是邱贵生邱局长，他可是地区来的财神爷啊，要是别的乡，怕是想请还请不来哩！”

邱小鹏这才想起龙口乡是邱贵生的对口扶贫点。可他实在不愿见去见邱贵生，不会喝酒是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因为美月姐。

“再说了，邱局长他也是你们龙湾村的嘛，都是一个村的，自然好说话，你怎么能不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刘东平说完，也不管邱小鹏乐不乐意，转身就走开了。

邱小鹏长叹了一口气。

邱贵生在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就在《星沙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散文，意外得到了星沙市分管党群和政法工作的张德明副书记赏识，毕业那年，正好张德明原来的秘书调走了，原本要回县高中当老师的邱贵生就补了空缺，成了张德明的秘书，走上了仕途。

邱贵生起初也写过一些文章和小说，成了他人口中的“才子”，但所得的稿费实在太不经花了——买几包烟就没了。邱贵生遗传了他爹邱复林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在文学上很难有大作为后，马上丢弃了多年的“作家梦”，研究了几个月的报纸后，改写政治经济理论文章。过了两个月，他拿着一篇组织工作方面的理论文章送给张德明过目，张德明大为满意，邱贵生便把文章以张德明的名义送去发表。其后，又陆续发表了几篇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受到市委相关领导的高度肯定和赞赏，邱贵生被提拔为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成了处级领导干部。

后来，张德明调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研究年轻干部下地市锻炼时，邱贵生成了重点对象。没多久，邱贵生便到双星地区任财政局长，成了全省地市中最年轻的局长，也成了市民茶余饭后闲谈中津津乐道的“明星局长”。

上午十点，刘东平领着邱小鹏和乡文教办的吴主任等几人，站在龙湾小

学大门口等候。

邱小鹏悄声问前面的刘东平：“怎么这次在学校门口等啊？”

刘东平侧过头说：“过两天不是就是儿童节了嘛，邱局长要在龙湾小学搞个‘六个一’献爱心活动。”

邱小鹏问：“‘六个一’献爱心活动是么子？”

刘东平说：“其实就是一支笔、一本书、一个文具盒、一个书包、一套衣服，表达上级部门对贫困乡小学生的一份爱心。”

邱小鹏说：“这才五个‘一’啊，还有一个‘一’呢？”

刘东平想了一会儿，笑着说：“还有十块钱。”

正说着，就听到远处几声喇叭声响起。大家朝村口望去，只见半山腰扬起了一溜浅浅的灰尘。刘东平赶紧让列队在操场上的师生们打起精神站直了。

不一会儿，三辆车缓缓开来。最前面的是一辆黑色小汽车，中间是一辆中巴车，最后面是辆大卡车，车身上围着条大红布字幅，上面醒目地贴着白色的“六个一献爱心行动”几个字，车厢用大幅尼龙布罩着。

车队吸引了村里头男女老少的注意，不一会儿大家都围过来看热闹。

刘东平正准备拉开小汽车的后车门，副驾驶的门开了，钻出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小伙子，看样子是邱贵生的秘书。小伙子跑到刘东平跟前，交代了句“邱局长等会才下车”就匆匆跑到中巴车前，麻利地拉开中巴车的车门。

从车上依次走下十来个人，不是胸前挂着照相机，就是手上提着黑沉沉的摄像机、三脚架，最后下来的是个手上拿着个话筒的年轻女人，穿着艳丽的套装，脸上涂得白白的，可那嘴却抹得鲜红。村民们都觉得新奇，对着年轻女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年轻女人显然对旁人的议论司空见惯，倒是见到地上扬起的灰尘后，嫌弃地用手掩住了口鼻。

秘书小伙子又跑到刘东平面前，说：“你们站好，让记者们先拍照录像。”

过了会儿，秘书小伙子终于拉开了小汽车的门——一直正襟危坐的邱贵生面带微笑地下了车。

邱贵生半举着右手，向围观的人群点头示意。相机“咔嚓咔嚓”地响起

了快门声，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在邱贵生和围观群众间来回拍着。

一轮扰攘后，刘东平领着邱贵生一行人走进小学。在操场上等候已久的几十个学生扬起手中的三角小彩旗，高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场面很是热闹。

记者们已提前站好位，高举照相机和摄像机，仿佛要记录的是人类历史上即将发生的大事一般。邱贵生挺了挺胸，迎着记者们的镜头，阔步走向队伍前的几位老师，将他们的手紧紧握了一遍。

活动就在学校操场举行。

靠墙一侧临时搭了一个遮阳棚，下面并排摆着几张书桌，后面摆了几张教室用的长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眯着眼站在骄阳直射的操场上。

刘东平和校长把邱贵生等人领到主席台上坐好。邱贵生当然坐在正中间，他前后看了看，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情况，一举手，秘书小伙子快步跑到了跟前。

没几分钟，秘书小伙子找到刘东平说了几句。刘东平急忙找到了邱小鹏和吴主任：“坏了坏了！”

“么子坏了？”邱小鹏问道。

“我忘了叫人做后面要挂的横幅！”刘东平懊恼地说。

“不就是个横幅么，没得就没得啰。”邱小鹏觉得刘东平有些小题大做。

“不行，邱局长说一定要挂横幅，哪怕是现在去做也要挂！”刘东平看来是真急了。

“现在做也要有材料啊。”吴主任说。

“现在去买肯定来不及了。”刘东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实在不行，我跑去找顺四阿公现在写个应付下吧。”邱小鹏说。

正在几人拿不定主意时，邱贵生的秘书一溜烟跑了出去。刘东平见了，领着邱小鹏和吴主任也跟着跑了出去。

只见秘书小伙爬到了卡车上，正在拆车上的横幅。一见那横幅，刘东平三人不由得乐了，这不是现成的横幅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们将一个个“六个一”礼品包发到学生们手中后，话筒便移到了邱贵生面前。

邱贵生挺直了胸，底气十足地说：“小朋友们，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们提前来看望大家，向大家表示节日祝贺！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个礼物，虽然很小，却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希望大家写好字，读好书，学好知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学生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鼓起了掌。等掌声持续得足够拍照和录像后，邱贵生才微笑着示意大家停下，接着说道：

“同学们，我也是龙湾村人，是喝龙湾村的水长大的，后来到外面读了大学，又参加了工作，可我心里从来没忘记过龙湾村！”

邱贵生停了下来，掌声随即再度响起。

“我知道，龙湾村还很贫困，还需要扶助。扶贫先扶智，扶智要扶志！所以，我们这次送上这些学习用品，就是希望大家增加知识，增长智慧，增强志气……”

邱贵生用一个有力的手势结束了讲话。台下的掌声恰到好处地响起。

活动结束后，学生和人群慢慢散去。

邱小鹏却见到邱贵生还坐在临时的主席台上，正在接受年轻女人的采访。几个记者围着两人忙着照相、录像。

乡政府的吉普车领着三辆车子缓缓驶离学校后，便加速向乡政府开去——早过了吃中饭的时间。

在岔路口，黑色小汽车停住了，邱贵生下了车，坐副驾驶的秘书小伙子

上了后面的中巴车。

刘东平在吉普车里见了，赶紧叫司机停车，让邱小鹏下车去问下情况。

邱贵生一边向后面的中巴车挥了挥手，一边同跑上来的邱小鹏说：“我回家打个转，你先带他们去吃饭。”

邱小鹏说：“要不要我陪你？”

“我就是回家看下爹娘，不要陪的。都到了家门口，不回去总不好。”是啊，村民们都眼巴巴看着呢，过了家门口都不回，还怎么当“孝子”啊。

邱小鹏便说：“那好。刘书记在乡里等你吃饭。”

邱贵生应道：“好，我打个转身就过来。”

邱贵生这个转身一打就是个把小时，赶到乡政府时，中巴车和货车都已经走了。

刘东平把邱贵生领到机关小食堂的内餐厅，屋里的人都连忙站了起来。

邱贵生摆摆手：“坐坐坐，都是自家人，客气么子！”

陪坐的除了邱小鹏和乡政府几个干部外，龙口中学的马校长也来了。还有就是陪邱贵生来的财政局办公室周主任和司机。

菜已经上桌了——高档“海陆空”火锅。

邱贵生一脸诧异：“大夏天吃火锅？”

刘东平在邱贵生旁边坐下，笑着说：“邱局长，这吃火锅，冬天吃有冬天的味道，夏天吃也有夏天的味道哩。”

“哦？怎么说？”邱贵生来了兴趣。

“寒冬腊月吃，打上空调暖气，越吃就越热乎，恨不得穿短衣短裤。酷暑六月吃，把冷气打到最低，逼着你吃，不吃就冻人，越吃就越想吃，既进了补又提神解困，一举多得啊。”

邱贵生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点了点头，说：“这个，冬天吃火锅，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夏天吃火锅，就是‘夏天里的一朵浪’啰！”

众人一听，纷纷鼓起掌，“才华横溢”“名不虚传”等夸奖声此起彼伏。

办公室周主任也笑着说：“邱局长这两句，都可以当成菜名了！”

刘东平赶紧接口说：“对！以后这火锅夏天就叫‘冬天里的一把火’，冬天就叫‘夏天里的一朵浪’！”

邱贵生很是高兴，也不客气了，笑着说：“那我不是要经常过来吃，才对得起这俩菜名啊。”

刘东平正求之不得，忙说：“随时恭候，随时恭候！”

一番嬉闹后，刘东平问：“邱局长，喝点么子酒？”

邱贵生心情很好，人也显得随和许多，说：“就喝龙口溪水酒，味道纯正，还不会假。”

酒过三巡后，刘东平问：“邱局长，我们乡前阵子打上去的报告你看了吗？”

邱贵生吃了口菜，只说了句：“看过了。”

刘东平心急，又问道：“邱局长，那这次能多批点拨款不？”

邱贵生放下筷子，说：“刘书记，你莫急。今天我们只喝酒，不讲公事。”

刘东平还想接着问，财政局办公室周主任发话了：“刘书记，邱局长都说了今天只——喝——酒。”

刘东平一听就明白了，笑着说：“好，只喝酒，但这酒要怎么喝呐？”

邱贵生仰靠在椅背上，看了看坐在座的人，说：“我是龙湾村人，在座的也可以说是我的父母官。都说感情深一口闷，这样吧，你们喝一杯，我就给你们一万块。”

刘东平一听，乐坏了，二话不说就站起身，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下，不等别人倒酒，自己拿过酒瓶子就倒满酒，又是一口干了。

刘东平一连喝了五杯，正准备喝第六杯时，被邱贵生拦住了：“刘书记，这酒可不能让你一人喝了啊。”

周主任也附和道：“是啊，难道乡政府就你刘书记和邱局长感情深么？”

张实初乡长和两位副乡长也不含糊，都是连喝三杯。

轮到邱小鹏了。

刘东平等要叫邱小鹏起来敬酒——一杯酒顶一万块钱呐，这喝的哪里是酒，简直就是财神菩萨给的琼浆玉液啊——无论如何都必须让邱小鹏喝三杯！

邱小鹏却出人意料地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冲着邱贵生说：“邱局长，这杯酒我也干了！”

刘东平等用惊诧的眼神看着邱小鹏。

邱贵生也有些意外，说：“小鹏啊，我可是记得你从来不喝酒的哟。”

邱小鹏也不隐瞒：“我确实喝不得酒，可喝一杯就有一万块，有这么好的事，我拼了命也要喝啊。”

在座的都大笑起来。

邱贵生笑着说：“这小鹏啊，还和以前一样，有哪句讲哪句。”又对邱小鹏说道，“小鹏啊，我们都是龙湾村出来的，我比你大几岁，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

或许是想起了以前的事，邱贵生停顿了片刻，接着说：“小鹏，你放着北京的工作不要，自愿回乡里工作，这一点，你是这个——”说着，邱贵生对邱小鹏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吧，小鹏，你就喝一杯，我给三杯的钱！”邱贵生手臂一挥豪爽地说。

“谢谢邱局长！”邱小鹏心里竟然有了点感动，可一想到美月姐伤心的样子，闭着眼把酒一口下了肚，呛鼻的酒劲把刚才的感动冲得烟消云散了。

最后轮到龙口中学的马校长。马校长四十来岁，一头浓密的卷发下是张圆形的脸，身形肥胖，外号叫“马殿霞”——和香港那个叫肥肥的女明星有八九分神似。

邱贵生虽然也是龙口中学毕业的，却并不认识马校长。马校长十几岁就做了民办老师，也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前年才调到龙口中学做校长。

邱贵生看了眼马校长，打趣道：“这女人喝酒啊，要么是一杯就醉，要么就是千杯不醉。不晓得马校长是哪一种啊？”



马校长也不怯，说：“是哪一种，喝喝看不就知道啰？”

邱贵生哈哈大笑道：“这气势一看就是女中豪杰啊！”

马校长也不废话，一口气把三杯酒喝了。

邱小鹏听小马说过，马校长曾经在酒桌上把刘东平都给放倒了。眼见马校长三杯下肚面不改色，轻松得就像在喝白开水般，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

周主任也被这场面震住了，赞叹道：“马校长果然是真人不露相啊！”

这酒喝得邱贵生无比舒畅，他侧身对周主任说：“周主任，马校长这感情是真深啊，要不你也表示表示？”

见领导发话了，周主任端着酒杯，起身走到马校长旁边，说：“来，我敬我们的花木兰校长！”

马校长听了，心花怒放，笑着说：“领导过奖了，这杯我敬领导！”

周主任本来就喜欢喝几杯，刚才见刘东平几人喝得痛快，心里早就痒痒了，便顺着马校长的话说：“我俩也别敬来敬去的了，直接碰三杯吧。”

马校长也不示弱，正准备喝，突然说道：“哎，周主任，慢着！”

周主任的酒杯都送到嘴边了，一听这话，又把杯子放了下来：“嗯？马校长，怎么啦？”

众人也望着马校长。

马校长爽朗地笑着：“我就想问问，这酒喝了有钱没啊？”

一屋子人都被马校长这话逗得大笑不止。

周主任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哎呀……我的马校长……你真是……我没钱……要钱……得找我们……邱局长……”

马校长就望着邱贵生。

刘东平也望着邱贵生。

邱贵生好不容易止住笑，指着马校长说：“有！只要喝酒就有钱！”

一听这话，马校长就“砰——砰——砰——”，和周主任连干了三杯。

宾主尽欢，气氛达到高潮。

刘东平心里一盘算，已经有二十一万财政拨款到手了！他还想趁热打铁再拿把大的，大声喊道：“莫急，还有喝完！”

大家愣了。

刘东平说：“邱局长，谢谢你对我们乡的帮忙和支持，这一杯酒，我代表龙口乡的乡亲们感谢你！”

邱贵生笑着说：“喝酒可以，不过冇得钱的嘞。”

“刚才喝酒是讲钱又讲感情，这杯酒只讲感情！”说完，刘东平一饮而尽。

“好！”邱贵生满意地说，“刘书记，你喝酒这么实在，干工作也一定很实在，好，我加你四万！一共给你二十五万！”

刘东平听了，喜出望外。自己打报告申请的划拨款不单单没裁减，反而多加了八万！有了这笔拨款，他刘东平明年的日子就好过了，乡里搞建设也不用再东拼西凑了。

酒足饭饱，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漾出满足的笑容。

邱贵生起身拍了拍鼓起的肚子，对刘东平说：“时间不早了，我晚上还有个会。”示意司机去开车。

刘东平说：“邱局长，休息下再走吧，我们还得向您汇报工作哩。”

邱贵生说：“还有么子汇报的？刚才不是汇报过了么，钱我已经答应给了！”

看着邱贵生坐的小汽车开远，邱小鹏心情又不免沉重起来：他今天到龙湾村小学大张旗鼓献爱心的花费，还不如刘书记喝的一杯酒啊！

过了两天，邱贵生走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往真皮转椅上一靠，斜眼看到宽大的办公桌上的一张当天的《双星日报》。

邱贵生有看报纸的习惯，拿起顺手一翻，“六个一爱心活动”的稿子刊登在头版，旁边还配了一张照片——自己正与手捧礼包的学生亲切交谈。

邱贵生简单看了下记者写的文字，觉得不够生动，完全没有把现场的热烈气氛写出来，尤其是自己那段饱含深情的讲话只字未提。

邱贵生不由得想起了昨晚双星电视台播发的新闻。电视屏幕上的自己和蔼可亲，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村民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最重要的是后面还有一分多钟对自己的采访片段。

邱贵生想到龙湾村的乡亲在报纸和电视里看到自己，想象他们看自己的目光都不同于平时，肯定是用近乎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

邱贵生陶醉了。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邱贵生拉回了现实。

“喂，小邱吗？”

“是，哦……张书记……不……张部长，您好！”邱贵生没想到电话是张德明打来的，一时有些慌乱。

“好好。小邱，你怎么一听就知道是我呢？”电话那头问。

“张部长，您是我的老领导！我受您教诲这么多年，您的声音怎么会听不出啊？”

邱贵生这话纯粹是乱说。他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听出张德明的声音，不过这么多年了，只有张德明会一直叫他“小邱”。

电话里传出几声笑声。

张德明似乎心情很好。邱贵生半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老领导，您亲自来电话，有什么重要指示？”

“小邱，我看了你这两天的新闻，很不错嘛！把扶贫和教育结合起来，这个点子出得好啊。你小子人聪明，又有头脑，当初真没看错你！”

“这都是老领导您教育得好！”邱贵生预感到将有好事降临。

“省委分管党群的李书记看了也很高兴，”张德明这才切入主题，“刘书记对你的做法是赞赏有加，指示省支教办对你加以关注……”

邱贵生觉得自己的心跳都快要暂停了。

“刘书记还让我转告你，要你好好干，争取搞出新的成绩来，到时候我派人去总结总结……小邱，好好干！”

邱贵生从转椅上兴奋得站了起来，躬着身高声说：“感谢老领导，请刘书记和老领导放心，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了成绩一定专程向您汇报……”

邱贵生已经不记得张德明后面又说了些什么。他只觉得自己变得轻飘飘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快意，让他无比地满足：“苍天总算不负人，爹娘没有白生我。”

邱贵生拿起电话，让办公室周主任过来一下。

周主任半带小跑地过来：“邱局长，有什么指示？”

邱贵生轻快地转过椅子，对周主任说：“你给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打个电话，就说我晚上请他们吃饭。订个好点的包厢。”

周秘书正准备转身走，邱贵生又叫住他：“你再准备几个红包——大点的。”

龙口乡。

刘东平叫住了正准备回宿舍的邱小鹏：“小鹏，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邱小鹏知道刘东平说的是什么，说：“文章和照片都看了。”

刘东平感叹道：“你们龙湾村真是出人才啊。”

“怎么说？”邱小鹏问。

“你看，既有你这样的北大高才生，又有邱局长那样会造舆论的领导干部。”

邱小鹏说：“邱局长天生就是做官的料。”

刘东平说：“是的，做官做官，这官就是要‘做’给人看，不‘做’怎么升官？”

邱小鹏说：“邱局长读书的时候就很聪明，比谁都会算账。你看这次的

‘六个一’活动，每个学生加起来不过三十元，全校共一百六十名学生，总共也才不到五千元吧。可邱局长带那么多记者来，回去大张旗鼓地一报道，这个影响，别人恐怕十万二十万都达不到啊。”

刘东平笑着说：“你也挺会算账啊，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

邱小鹏说：“这不仅是算账的事。为了那五千块钱，我们乡里招待的几桌饭，还有那些车子和人员来来往往，值吗？”

刘东平又好笑又好气地说：“怎么不值啊，至少我们乡里得了二十五万的划拨款。”

邱小鹏说：“是的，我们得了经济效益，有人得了政治效益。”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刘书记颇有些意味地说：“你是学经济管理的，我有你学问深，可邱局长的学问，我看比你还深哩！”

零柒壹

## 大年

进了腊月就下雪，纷纷扬扬不开天。

不知谁家的公鸡刚打完第一次鸣，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就都摸黑起床了。今天是农历小年，要“扫尘”——扫房擦窗，刷洗锅碗瓢盆，屋里屋外要彻底打扫干净。

邱小鹏起床时，娘正进进出出忙着，阿婆坐在炉火边耷拉着头打起了瞌睡。

屋子里暖烘烘的。炉中的煤火烧得很旺，熊熊的火苗“呼呼”地往上蹿，

锅里的水“咕噜咕噜”冒着气泡，就像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火光映红了空空的四壁砖墙。寒风从裂开的窗边和门缝里吹进来，带来丝丝寒意。邱小鹏赶紧找来报纸和糨糊，把门窗上透风的地方仔细糊住。

天色已经大亮，雪下得越来越大。才一会儿的工夫，地面和屋顶已是白雪皑皑了。

邱小鹏觉得眼前这白茫茫一片的世界，和自己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他似乎听见爹大声地叫着“小鹏啊，快起床，要迟到了”，看见爹用锄头在溜滑的山坡上凿出一道道坎再用力把自己推上坡……

过了小年过大年，过了大年是新年。

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着春联，挂着“门神”，再贴个大红“福”字，看着就喜气、吉利。

村民们一大早就起了床，男人们洗漱干净换上崭新的正装，女人们则在厨房里忙着准备饭菜。欢喜兴奋的小孩子换上新衣服，屋里屋外跑进跑出。

吉时一到，家家户户的鞭炮齐响，鞭炮声震耳欲聋好似轰天响雷，惊得山林深处鸟飞兽走。

男人们领着子孙后人在堂屋里祭奠天地祖宗，嘴里喃喃自语。香烟袅袅，烛火摇曳，孩子们跟着长辈虔诚地行三叩九拜之礼。

吃过丰盛的早饭，满面红光的小孩子们迫不及待出了屋，三五成群挨家挨户上门拜年。一进门就抱拳作揖说吉利话，当家男人们自然是眉开眼笑地挨个发红纸条缠着的压岁钱，女人们则笑呵呵地往小孩子口袋里塞瓜子花生和糖果，有的还会再打发两个点着红心的年粿。满载而归后，小孩子们聚在一起比着谁收到的糖果多，或是在地上找散落的鞭炮再变着法子燃放。

“噼啪——”

鞭炮声中天忽然晴了，银装素裹的田野山林像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若隐若现，分外妖娆。

“阿婆，娘，我出去一会儿。”邱小鹏边穿外套边说。

“早饭还没呷你就要出去？”玉容从厨房里走出来问道。

“就是啰，么子事这么急啊。”阿婆也纳闷了。

“我去接个人……”话音刚落，邱小鹏就出了门。

“接人？大清早的接么子人啰？”阿婆喃喃自语。

“还能去接哪个啰？”玉容笑着说道。

阿婆想了想，突然明白了，笑着说：“我真是老糊涂了。”又对玉容交代道，“今天得搞一桌子好饭菜啊，我也来打下手。”

“娘，你就放心坐着吧，早准备好了哩！”

大年初一也是龙湾村最热闹的一天——村里要举行龙狮会。

提起龙狮，龙湾村人就像在那景阳冈连喝了十八碗酒的武松，血液沸腾，脑壳发热，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据当地史志记载，自明初始，龙湾村的龙狮就已有名。年复一年代代相传，龙湾村人舞龙耍狮的种类也愈发新奇有趣：有敬奉天地、兴家旺宅的香草龙、香草狮，有祈求丰年、驱瘟避疫的夜游龙、夜游狮，有喜庆节日、欢乐戏耍的地滚龙、地滚狮，还有族人扫墓、祭祀祖先的大彩龙、大武狮等。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龙湾村龙狮的舞法。

不同于龙口乡其他村千篇一律的舞龙舞狮，龙湾村人舞龙耍狮有“三绝”：一是技法绝，他们舞的龙耍的狮矫健多姿活灵活现，套路有板有眼，一口气能舞出三十六路章法、七十二个故事，据说这套技法传了几百年，外人看得眼花缭乱，行内人看了也始终只能学到些皮毛；二是唢呐绝，龙口乡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梁家湾的唢呐邱家湾的鼓，舞龙舞狮好威武”，他们的唢呐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有一排长竿唢呐朝天吼，一排短竿唢呐向地吹，大口唢呐鼓破腮，小口唢呐鸣依喂，还有尖叫子唢呐、曲脖子唢呐、沙罐子唢呐、画眉子唢呐等，种种唢呐吹在一起热闹非凡；三是鼓法绝，击鼓的都是族人中的精壮有力之人，马步扎得稳，鼓点催龙狮，龙狮随鼓腾，尤其那醉鼓更是了得，能走出梅花十六步，击起梅花十六点。

舞龙随鼓响，舞狮听唢呐。这“三绝”合在一块，相互配合，真有欢天喜地龙腾狮跃之气势，远比唱大戏还要热闹得多。

龙狮是龙湾村人的魂！

大年初一，龙湾村村口石桥边的大片田垄被整平。面向大龙山方向的田垄边，临时用竹子和木板搭起了一个半米来高的台子，台下横空扯着一条大横幅，上面是顺四手书的遒劲有力的大字——“龙湾村龙狮大会”。

村里大樟树上挂着的高音喇叭里唱起了花鼓戏。村民们一听就知道龙狮大会要开始了，纷纷放下手头的活，拉家带口地往村口走。不一会儿，舞台前的空坪外就围满了人，四乡八里赶来看热闹的乡亲们甚至把马路外面的河滩都站满了。小孩子们在空旷的地坪里追逐打闹，几个身手矫健的甚至爬上了台子旁的大槐树上四处张望。

邱小鹏站在主席台上四下里看。

眼前是黑压压的人群。人群外的河滩边插了十几面彩旗，在微风中醒目地随风摆动。太阳从大龙山顶慢慢地升高，像一盏无比明亮的照明灯，橘红色的阳光从山顶铺泻下来，山顶的树木星星点点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广袤的大地一下子变得暖暖的。

喧闹的人群已经成了一锅煮沸的粥。

花鼓戏突然间停了，家长里短聊着天的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望着台上。

邱小鹏走到麦克风前，说：“请大家再稍等一下，今天村里的龙狮大会，地委郑若松副书记，县里许家扬书记、安逸民县长和乡里刘东平书记、张实初乡长等领导都要来参加，还有地区财政局、也是我们龙湾村人的邱贵生局长也会来。”

邱小鹏的话引起一阵骚动，地委、县里这么多大领导都来了，今年的龙狮大会肯定会特别的精彩吧。

玉容笑着对身边的舒雅雯说：“冇想到小鹏在台上讲起话来还有模有样哩。”

“是嘍，”阿婆点了点头，说道，“比他爹有出息！”



“小鹏大学刚开学时，在学校大礼堂表演了吹笛子，那才叫一个轰动哩，都上了学校的宣传栏！”舒雅雯说道。

“真的么？”阿婆忙问。

“真的，还贴了照片哩！”舒雅雯说完，忽然想起了宋雅玲来：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河东邱家的大院里舞出四条长龙，眼尖的村民们认出来依次是香草龙、夜游龙、地滚龙和大彩龙，四条龙边行边舞，伴着雄浑的鼓点和清脆的锣声向大会场舞来。另一边厢，河西梁家的大院里舞出一队舞狮，分别是彩狮、毛狮、武狮和立狮，边走边舞，伴着嘹亮的唢呐声向大会场舞来。

人群中突然让出了一条道，原来是程家湾、柳家湾里也各自舞出龙狮，敲锣打鼓朝大会场走来。

龙狮队伍在大会场的空坪上列好了方阵。

爬到大槐树上的几个孩子突然高喊：来了！来了！

人们一齐将目光投向村口的马路上，只见五辆小车和一辆中巴车鱼贯而来，在村口的马路边停下。

领导们下了车向会场走来，身后跟着十来个肩扛摄像机的和手拿照相机的记者——这阵势，可比邱贵生那次大多了。

人们鼓掌欢呼着，有人还放起了鞭炮。郑若松领着一行人，边走边向热情的村民们挥手致意。

领导们就座后，大会开始了。

邱小鹏首先向村民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领导，随即请地委副书记郑若松讲话。郑若松走到台前，对着麦克风，洪钟般的声音立刻在龙湾村回荡：

“乡亲们，让你们久等了！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代表地委、县里和乡里，向大家拜年啦！”

“人们都说，龙狮是龙湾村的魂，我看，龙湾人有的是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魂！乡亲们，龙湾村虽然属于边远山村，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可现在是更加有名的致富村！你们拥有的，不光是金钱上的富裕，更拥有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大家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将龙湾村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丽！”

“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今天来参加龙狮会的各路英雄好汉们，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拿出来，把你们的精气神都亮出来！”

人群中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掌声渐渐平息，偌大的田垄和河滩忽然间一下子寂静无声了，黑压压的人群都盯向主席台，等待着。

突然，随着一声“呵嗬——”，一只长竿大唢呐指向长空，“哇——”的一声吹开了。唢呐声一响，程西虎一声猛吼，举起鼓槌向围桶大的牛皮鼓敲下，“咚——”的一声震山响。

龙湾村立刻沸腾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弯弯直直的几十支唢呐带着各种音调一齐吹响，十几套锣鼓或清脆或沉重地敲起来。唢呐声、锣鼓声、鞭炮声和人们的呐喊声汇成一片。鞭炮的纸屑在四周飞舞，浓浓的硝烟飞过人群的头顶，如盘旋的巨龙向空中飘去。

“耍龙了！”

“舞狮了！”

十条长龙竞相翻腾，十只武狮争抢舞动，一齐涌向会场大坪。

憋了一年劲的舞手们，将龙舞得翻江倒海、天翻地覆，将狮舞得地动山摇、落地生风。鼓手们威风八面，高高地站在前头，面向舞龙手，敲起了“蛟龙出海”“神龙腾空”等不同节奏的鼓点，舞龙手们的心被鼓点催得紧紧的，像要从心口跳出来。唢呐手神采飞扬，整齐地排在前头，面向舞狮手，吹起了“雄狮出冈”“猛狮啸天”等不同旋律的曲调，舞狮手们被吹得腾腾的，像整个身子都能飞起来。

村民们发出一阵接一阵的叫好声，站在人群前排的阿婆左手拉着玉容右

手拉着舒雅雯，看得如痴如醉，笑得合不拢嘴。

龙湾村的夜晚仍然十分热闹。

村支部简陋的会议室灯火通明，坐满了人。四十多位从全国各地赶回村里过年的农民老板，被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请到了一起，参加“振兴龙湾经济能人座谈会”。

郑若松、许家扬、安逸民、刘东平、张实初等人也参加了座谈会。《双星日报》总编辑梅季先和地区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

邱贵生也来了。他是地区的“财神爷”，又是龙湾村人，自然少不了要请他。邱小鹏最初打电话去请他的时候，他还有些推辞，可一听说郑若松也要参加会议，便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吧，也有几年有回家过年了，顺便回家看看老娘吧。”

大年初一晚上开会，注定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简陋的会议室里，中间两炉煤炭火熊熊烧着，热浪袭人。四周摆着长条凳，摆了些花生、瓜子、香烟和茶水。

会议一开始，邱小鹏让程文生给屋内的每人分发了几张纸。大家拿在手中仔细一看，只见纸上印着“龙湾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发展规划”。

邱小鹏详细介绍了规划内容，为大家描述了龙湾村未来十年的美好前景。当然，也提到了龙湾村不容乐观的现实：因为电力严重不足，造成一年停电一百多次；村里仅有的一条公路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便小车开不进大车转不得身；通信设施落后，电话信号差、音量小，老板们身上带的“大哥大”成了摆设；年久失修的村小学栏杆前不久已腐朽脱落，成为村里人一大心病……

最后，邱小鹏诚恳地说道：“一人拾柴火难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在座的老板们慷慨解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把村里搞好……”

一听说要捐款，屋里的老板们坐不住了，不是埋着头不说话就是一个劲

地抽着烟，有几个还想找个借口离开会场。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而沉闷起来。

邱贵生也不说话，喝了口茶，心里幸灾乐祸起来：邱小鹏啊邱小鹏，做着好好的副书记还不安心，非要学你爹回家做村支书，出尽了风头，可结果还不是没钱寸步难行？等着吧，有你来求我的时候！

邱小鹏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交到了程文生手中，说：“乡亲们，我上大学的时候，县里和乡里共奖励了我八百块，村里人送了几百块的人情，我去北京的那天，还有人悄悄在我家放了个红包，而且这个人还在我每年开学时都寄钱给我了，我记了个数，不多不少，一共寄了一千两百块！”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那几个欲借故离开的人在门口停下了脚步。大家互相望望，小声地打听和议论：“是哪个啊？”

“我很感激每一个好心人！”邱小鹏有些激动了，声音开始慷慨激昂起来，“这些钱我一分都有动用过。老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是个屌工资饭的，有太多的钱，今天，我就把自己这些年存的三千六，加上乡亲们和那个好心人的钱，总共是五千九，都捐了！”

会议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房子都似乎震动了。

郑若松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了一叠钱，也没数，起身把钱交到了程文生面前。

程文生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看了眼邱小鹏。

“不用看了，”郑若松说，“这钱是以我个人名义捐的。”

邱小鹏眼有点湿，对郑若松说道：“郑书记，我代表龙湾村人谢谢您！”对程文生说，“接吧，记好数。”

程文生连忙接过郑若松手里的钱，仔细地数了数，在记事本上写下：“郑若松书记 1672 元”。

程东虎使了一个眼色，程西虎、程南虎跟着程东虎走出了会议室，三兄

弟在走廊上轻声商量着什么。

许家扬、安逸民、刘东平、张实初也默默掏出了口袋里的钱，依次走到了程文生面前。见程文生又要数钱又要记数忙不过来，金美月赶紧上前帮着点数。

邱贵生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里面有三千块——这是他给自己老娘准备的红包。虽然邱贵生着实心疼这钱，可犹豫再三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哪怕是肉痛也要捐出去——能在凡事只讲原则不讲情面的郑若松面前表现一回，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正要起身去捐，邱贵生又坐下了：他邱小鹏都捐了那么多，自己好歹也是个局长，捐少了肯定会被别人看轻了，再说，今晚这风头，自己无论如何得抢过来！

邱贵生又悄悄摸出裤袋里的一个红包，把里面原本准备给女儿的三千块钱取出来，迅速塞进了先前的红包里。定了定神，不紧不慢地走上前，把钱放到了程文生面前。

正埋头计数的程文生见到个鼓鼓的红包，愣住了，抬起头看到是邱贵生，笑了笑，把红包交给了金美月。

金美月看了眼邱贵生，没说话。可当从红包里取出厚厚一叠钱时，心里吃了一惊，不由得又看了眼邱贵生。

金美月诧异的眼神让邱贵生很是舒畅。可他并未满足于此。他转过身，面对郑若松就座的方向，讲起了刚才在肚子里打好草稿的话来：

“今天，地委郑书记从百忙之中赶来参加会议并带头捐款，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我是龙湾村人，龙湾村的水土养育了我，龙湾村的父老乡亲教会了我读书做人，虽然我这些年在外面工作，有太多机会回来，可我是时时刻刻都关心着龙湾村的发展的，现在，借此机会，我捐款六千块！”

会议室再次响起了掌声。邱贵生看到郑若松边鼓掌边赞赏地点着头，心里是既得意又满足，比自己得了六万块钱还高兴：这六千块，值了！

正在此时，后门口的人群骚动起来。前面的人们寻声望过去，只见有些日子没露面的刘力强戴着墨镜，正由人搀扶着走向前来。

邱小鹏急忙跑到刘力强身边，扶过刘力强：“力强哥，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跑这来了？”

刘力强拍了拍邱小鹏的手，轻声说：“小鹏啊，我早有得事了，听说你们在开会，我也是支部成员，哪能不过来啊。”

“好！好！多走动走动也好！”邱小鹏边说边给刘力强让座。

这时，郑若松走到了刘力强身边，握住了刘力的手说：“力强同志，你好啊！”

刘力强曾经听过几次郑若松的报告，听到这浑厚的声音，惊喜地脱口而出：“郑书记，您好！您也来了？”

“可不光我来啰，”郑若松爽朗地笑着说，“许家扬书记、安逸民县长也都来了！”许家扬和安逸民都上前和刘力强握了握手。

邱贵生赶紧抢在刘东平和张实初前面握住了刘力的手。他看着刘力强那副深黑色的墨镜，仿佛两口深不见底的井，心里不免产生了几分怜悯之情，又为金美月感到不值。

“来了这么多的领导，看来我们龙湾村要有大发展了啊！”刘力强兴奋地说道。

“是的。”郑若松有感而发，“龙湾村有你们这么多工作务实的干部，有这么多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的村民，”又手指着四十多个老板，接着说，“还有这么多热心豪爽的大老板们，想不大发展怕是都不行啰！”

郑若松的话引得大伙哈哈大笑。

“既然村里要大发展，那我也得出份力。”刘力强说着，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个大牛皮信封，说，“小鹏，这是我的捐款。”

邱小鹏接过信封，打开一看——竟然是厚厚的一叠百元大钞！

“力强哥，你这是？”邱小鹏呆得说不出话来。

“这里面有八千块钱，是我负伤后县里奖励给我的见义勇为的奖金，现

在捐给村里，算是我的一片小小的心意。”

邱小鹏忙把钱塞回刘力强手里，说：“力强哥，这钱我们不能收。你的伤才刚好，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郑若松也深受感动，劝道：“力强同志，你的精神可嘉，可这钱就不用捐这么多了。这样吧，你捐五百，剩下的钱拿回去，买点滋补品，好好调养下身体，好不好啊？”

“郑书记，我身体有得事了，这钱我还是全捐了吧。”刘力强边说边把钱又推回了邱小鹏手里。

正在两人相持不下时，金美月跨步走上前，一把拿过两人手中的信封，对郑若松说：“郑书记，您放心，力强的身体我保证会照顾得好好的，这钱就按他的意思，全捐了吧！”

所有人都愣住了——这可是金美月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宣示她和刘力强的关系。

郑若松哈哈大笑，开心地说：“八千元，促成一段美好情缘，这钱必须收！你们办喜事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也来讨杯喜酒喝！”

众人哄笑着鼓起了掌，金美月两颊火烧般地红了。

邱贵生阴鸷的脸上微微抽搐了几下，心里暗暗诅咒起来：刘力强，你个傻卵，我跟你前世有怨还是今生有仇？不光抢我的风头，还抢我的女人！

程东虎兄弟看到刚才的一幕，深受感动。程东虎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我……”仿佛有很多的话，但最后只说了一句，“我们三兄弟捐款十万！”

如潮的掌声，震落了窗棂上的残雪。

邱少荣站了起来：“我捐六万！”

邱小莽站了起来：“我捐一万！”

何思翔也站了起来：“我捐两千！”

……

舒雅雯悄悄拉了拉金美月的衣角，塞给金美月一个东西。金美月一看，原来是一叠钱，纳闷地问：“雅雯，你……”

舒雅雯笑着说道：“美月姐，这是我捐的。”

金美月“噗嗤”笑了，把钱交给了程文生：“喏，这还有。”

程文生数了下，刚好六百块，问：“捐款人是哪个？”

“你就写……邱小鹏堂客吧。”金美月笑得弯下了腰。

程文生也笑了起来，在本子上写下了“舒雅雯 600”。舒雅雯红着脸说道：“哎呀，错了！”

程文生看了下，说：“冇错啊，是六百块哩。”

“不是，你没错，”舒雅雯想了想，说，“我还有两千块在银行存折上，还没来得及取哩。”

“你要捐这么多？”程文生吃了一惊。

金美月也劝道：“雅雯，够了，那钱你留着自己用吧，出国读书要花不少钱哩。”

“我还有。”舒雅雯说完，对程文生说道，“文生哥，你就帮我加上去吧！钱我明天取了给你。”

见舒雅雯主意已决，程文生在“600”上用力加了一笔，变成了醒目的“2600”。

他们哪里晓得，这钱是舒雅雯在法国勤工俭学赚来的。

经统计，共筹得捐款一百多万！

邱小鹏想笑，眼泪却先流了下来。

郑若松笑了，眼眶却湿了……



## 年 夜

会一散，邱小鹏和程文生几人打着手电筒，把郑若松、许家扬等人送到了停在马路边的小汽车前。司机们把车子发动后，车灯相继亮了。

许家扬和安逸民走到郑若松面前，握住郑若松的手，像是告别又像是挽留：“郑书记，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陪您到县里住一晚，明早再回？”

郑若松笑着说：“不了。”

话音未落，刘东平走了过来，大大咧咧地说：“我看几位领导都莫走了，都到乡政府去住，我和张乡长陪几位领导在乡里过个年，只是条件差点……”

郑若松仍然笑着说：“都不了。过年嘛，你们也不用陪我了。都回家，该陪父母的陪父母，该陪老婆崽女的就陪老婆崽女。”

刘东平还不罢休：“哎呀，郑书记，这天也晚了，您赶回家恐怕都要半夜三更了……”

郑若松开着玩笑说道：“我呀，来之前就已经跟老婆和孩子请过假了。这两天我就在龙湾村里过春节……”

说完，他对站在一旁的邱小鹏说：“小鹏啊，老规矩，我还去你家住，欢迎不？”

众人一下惊住了，怎么？在村里过春节？就住邱小鹏家？

邱小鹏连忙说：“当然欢迎啰！我阿婆要晓得了，肯定又要跟您拉家常到半夜了。”

郑若松哈哈大笑起来，说：“正好，我还想找大婶聊天哩！”

邱贵生听到郑若松说的话，忙挤上前对郑若松说：“郑书记，您要 and 村民一起过春节，真是好啊！正好我这两天在家住，明天我过来陪您！”

郑若松说：“好了，你也不用陪我了，难得回来一趟，就多陪陪家人吧。”

邱贵生追问道：“郑书记，明天的活动您怎么安排？”

郑若松说：“过年过节嘛，没什么安排，我就在村里随便走走看看。哦，还要跟回来过年的大老板们取取经。如今不是兴‘傍大款’么，这回我也傍傍大款嘛。”

郑若松风趣的话说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双星日报》总编梅季先也走过来，说：“郑书记，我留在村里陪您吧。”

郑若松挥挥手，说：“别陪，别陪。你们记者留下来，准会写个报道拍条新闻片说什么地委副书记与山村农民共度春节之类的，我最怕这个了！”

许家扬、安逸民等深有体会地笑了。

梅季先急着说：“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工作职责，也是一条好新闻呀……”

郑若松收起了笑容，认真地说：“我这回做不速之客，吃住都在人家家里，已经很麻烦人家了。你们再留下来，不是又给人家添麻烦么？”

“再说，我这次和村民过春节，既不是工作也不是视察，哪能算什么好新闻？我知道，你们这些搞新闻的，平时都是早出晚归地忙惯了，闲不下来，这几天就好好陪陪家里人。”

然后，他像“赶客”似的对大家说：“好吧，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回去吧！”

一阵寒风吹来，让人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郑若松见大家都不肯走，便对邱小鹏说：“小鹏啊，看样子我们不走大家都不会走了。走，我们回你家！”

说完，郑若松对许家扬等人挥了挥手，将衣服一裹，转身跟在邱小鹏身后，顶着寒风，向山脚下一处灯光朦胧的人家走去。

待郑若松一走，邱贵生和许家扬等人道了别，急匆匆往家里走。

一进堂屋大门，呢子大衣还没脱，邱贵生就朝里屋喊了一声：“爹，娘！欢欢！”

一家人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节目，抬头一望，娘惊喜地说道：“贵生，你总算回来了！”

没想到，金美月也在。

金美月早在一个月前就答应了欢欢，要和孩子陪爷爷奶奶看新春晚会。晚上开完会后，她把刘力强送回了家，原本还想陪刘力强说会儿话的，刘力强却说有点累想早点睡，让金美月赶紧离开了——他知道今晚是个团圆的日子，欢欢比自己更需要金美月。

“邱局长。”金美月叫了一声，起身倒了杯热茶，放在邱贵生面前，“请喝茶。”

邱贵生望着茶杯口冒起的雾气，心里忍不住叹了口气：自己虽然还是这个家里的人，可和金美月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邱贵生掏出刚才在小汽车上重新封的两个红包，把钱多的红包伸到邱复林面前，说：“爹，过年了，这是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邱复林看了眼红包，说：“一家人还搞这些名堂做么子。”转头对堂客说，“崽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邱贵生把剩下的红包递到孩子面前：“欢欢，这是给你的！”

欢欢正靠着阿婆的膝盖坐着，见到邱贵生，有点畏生，不敢接红包。

阿婆轻轻拍着欢欢的肩膀，说：“欢欢，爸爸给的红包，快接呀！”

邱复林也催促道：“欢欢，你这孩子，见到爸爸怎么不叫啊！”

欢欢仍然怯怯的，回头望着金美月，见金美月点了点头，这才接过红包，轻轻叫了一声：“爸。”

欢欢今年八岁了，在她的记忆中，这位“爸爸”总是出现一下就不见了，

等过了很久又出现一下，然后又是很久都见不到。

邱贵生自从参加工作后，就很少回龙湾村。金美月怀胎十月，邱贵生总共才回了三趟家。金美月即将分娩住进医院时，他正在参加一个研讨班，等他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金美月已经带着孩子回家坐月子了。

开始的几个月，邱贵生一到星期天便赶回家，还总会给孩子带点奶粉。慢慢地，他回家的次数不那么勤了，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和金美月离婚后，张露茹却嫁给了牛奇伟，他便在星沙城里找了个女人结了婚成了家，更是一年到头都难得回来。即便回家也都是急匆匆的，看一眼爹娘和孩子，给点钱，有时连饭都不吃一餐就走了。

见到孩子犹如看陌生人般地望着自己，邱贵生心里酸酸的，轻轻一拉，一把将孩子抱了起来，搂在怀里。

不知是歉疚还是疼爱，邱贵生把欢欢抱起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亲着女儿娇嫩的脸颊、额头，竟然流下了眼泪。

邱贵生的亲昵让欢欢很不习惯，有些抗拒地想挣脱邱贵生的怀抱，可当她看到邱贵生在哭，便不再挣扎了，立即伸出柔嫩的小手，将邱贵生眼角的泪水抹去。这一抹，邱贵生的眼泪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掉了下来。

“爸爸，你怎么了？你别哭，老师说要勇敢点。”孩子稚气的声音安慰道。

“好，爸爸要勇敢，爸爸不哭了。”邱贵生笑着擦干了眼泪。

“乖孙啊，你爸爸那是想你想得哭了呢。”欢欢奶奶笑眯眯地说。

“真的吗？”孩子睁着大眼睛，将信将疑地看着邱贵生。

“真的。”邱贵生说完，愧疚地躲开了女儿的目光。

“爸爸，你想我了，那为什么老是不回家来看我呀。”女儿开始跟爸爸撒起娇来。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金美月连忙说：“欢欢，你爸爸工作忙，没时间回来。”又指着电视说，“快看，电视里那些小朋友跳舞跳得多好啊！”

欢欢最喜欢的就是跳舞，听妈妈这么一说，连忙转过头，聚精会神地看

起电视来。

“唉，看你这是造的什么孽啊。”邱复林狠狠盯了邱贵生一眼，埋怨道——他一直为儿子不听自己劝执意要离婚而耿耿于怀。

“大过年的，说那些做什么子。”堂客急忙打着圆场。

邱贵生没在意，而是感激地看着金美月——他没想到金美月刚才会为自己解围。

夜已很深了。

晚会播完了，金美月起身关上了电视机。正坐在太师椅上打着瞌睡的邱复林听见动静，醒了，睁开眼看了下，说了声“都早点睡吧”就起身回屋了。

邱贵生的娘早已带着欢欢回里屋睡下了。金美月自从做了村支书后，经常要忙到天黑才回家，有时还要去外地开会，一走就是两三天，欢欢就一直都跟阿婆睡了。

“邱局长，你睡我那屋吧，暖和些。”金美月说完，手脚麻利地在堂屋角落的竹躺椅上铺了张床。

“不用了，你睡进去吧，我睡这好得很。”邱贵生说完一屁股坐在临时搭的床上。

金美月也不再坚持，转身就准备回屋。

“哎——”邱贵生又说道。

金美月站住了，回过身看着邱贵生。

“那个……”邱贵生有些吞吞吐吐，“美月，你能陪我说说话么？”

金美月淡淡地说了句“时候不早了”就回房了。

邱贵生怔怔地看着金美月。多么熟悉的背影啊！

银色的夜色下，龙湾村寂静无声。

“美月！”邱贵生鬼使神差走到金美月的房门口，轻轻叫道。

金美月听见了脚步声，也听见了邱贵生轻轻叫她的声音，可她无动于衷。

“美月，你开下门！”邱贵生稍微加大声音叫着，手指轻轻敲着门。

“我睡了！”金美月干脆地说道。

“你开门，我俩说说话。”

“今晚不早了，明天再说吧。”金美月有点不耐烦了。

“我睡不着，美月，你起来开开门……”邱贵生近乎哀求的语气里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金美月无奈，只得起身穿好衣服，开了灯，又开了门。

门一开，邱贵生就闪了进来，走到床头的凳子上坐下，也不说话。

房间的摆设还是两人结婚时的样子。看着熟悉的场景，邱贵生想起了两人过去的恩爱嬉闹，一时百感交集。

金美月站了一会儿，见邱贵生始终默不作声，就在床尾的木沿上坐下了。两人隔着一张床的距离。

长时间的沉默，金美月甚至以为两人会就这么坐到天亮。

过了好一会儿，邱贵生好像没话找话地问：“美月，你过得好吗？”

金美月淡淡回答：“好。”

“你……还恨我吗？”邱贵生鼓起勇气问。

“有么子好恨的。”金美月仍旧淡淡地回答。

面对邱贵生，金美月已经心如止水波澜不惊了。是啊，都说时间是医治伤心最好的良药，都过了这么久，该遗忘的早已遗忘，该放下的也已放下了，更何况，她身边现在已有个更值得爱的人了。

“美月，我……对不起你！”邱贵生声音有些发颤。

“莫说这些了。”金美月平静地说道。

“我常常感到很后悔，当初不该那样对你！”邱贵生犹如一个虔诚的教徒在忏悔。

“你莫再说了。现在你也有了新家庭，你应该好好珍惜。过去的事，就让它们过去吧……”

邱贵生突然走近金美月，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递向金美月。

金美月看了下，那是已经扎好的一万块钱，有些不悦地说：“你这是做什么子？”

邱贵生说：“美月，我……我想补偿你……”

一听到“补偿”，金美月想起了在星沙时邱贵生也是这样口口声声说“补偿”，心里顿时火了，眼睛盯着邱贵生：“补偿？你要补偿我么子？你能补偿得了么？”

邱贵生伸出的手慢慢放下了，讷讷地说：“我晓得我欠你的太多，我会慢慢补偿你……”

金美月坚定地说：“我不要你补偿！你有这份心的话，不如好好孝敬你爹娘，特别是你娘，她一辈子不容易啊……”

邱贵生呆呆地站着，久久没有说话。金美月完全不同于张露茹，也不同于自己现在的妻子，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啊。

过了好久，邱贵生突然问道：“你和力强怎么样了？都几年了，怎么不再成个家呢？”

金美月恼怒地看着邱贵生，发现邱贵生并没有恶意，目光才渐渐温和下来。

刘力强的确一直在追求金美月，可金美月始终有所顾虑：刘力强没受伤的时候，自己一个离了婚还带着个孩子的女人，配不上刘力强；刘力强因公受伤后，又想方设法对自己避而不见。

但金美月早已决定了——一定要嫁给力强，只需再多一点时间来打开他心里的结。

邱贵生盯着金美月刚才因愤怒而剧烈起伏的胸部，回想起金美月那饱满白皙、温热有弹性的乳房，咽了咽口水，说：“这么多年，你不感到寂寞么，你不需要男人？”

金美月惊异地望着邱贵生，有些恼怒，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后背几乎都要贴到墙上了。

这一动，金美月全身的线条都扭动了，丰满的胸脯颤动着，散发出一种

诱人的魔力。

邱贵生猛地扑向前，搂住了金美月。

金美月急忙站起身来，挣开了邱贵生，躲到了房中间，愤怒地瞪着邱贵生。

“美月！”邱贵生直勾勾盯着金美月的胸部。你晚上不是还在女儿面前帮我说好话吗？你不是一直都没有找男人吗？你心里一定还是有我的！

邱贵生头脑一热，大步扑了过去，又把金美月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身子依然那么柔软那么富有弹性啊！

金美月使出浑身的力气挣脱了，眼睛里燃烧着愤怒，“啪——”扬手就狠狠抽了邱贵生一个耳光。

“啪——噼啪——”村子里响起了响亮的鞭炮声。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各家陆续燃放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喧声震天，热闹非凡。

天也被炸亮了。

零柒叁

## 砸 锅

归水河缓缓流过龙湾村。

冬天已经过去，大地渐渐复苏。远处，巍巍大龙山仍是积雪皑皑，但田间的积雪已经融化，屋檐上残留的冰棱不断地滴着水珠。忙碌的春耕春播时节，在不经意中逼近了。



龙湾村开河改道工程进入了冲刺阶段。

年还没过完，工地上已是人声鼎沸、机械轰鸣，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乡政府向周边各村调集前来支援的人，最多时有五六百人，挤得村子里是人头涌涌热闹非凡。

邱小鹏早早就来到了工地。

开河改道工程是地委下文、县里挂牌的重点工程，时不时就有人下来检查督促，连乡书记刘东平都经常坐着那辆满是泥水的北京吉普颠簸在归水河沿线。邱小鹏自然不敢怠慢，他是现场指挥，工地上人员调配、吃喝拉撒等大小事务都归他管。

才走到工地，就听到有人在大喊：出事了，食堂的大铁锅被人砸了！

邱小鹏急忙跑到工地食堂所在的地坪，只见几个人正按住一个后生，后生使劲挣扎着，一边大喊：“放开我，你们这些贪官！”

邱小鹏大声问道：“出么子事了？”

有人提起手上的锅说：“他把食堂的大锅砸了。”

邱小鹏仔细一看，只见那口铁锅已经四分五裂。邱小鹏让人放开了后生，问道：“这锅是你砸的？”

“就是我砸的！”后生凶狠狠地说。

“你为么子砸锅？”

后生气冲冲地说：“我们在工地做得辛辛苦苦，餐餐就吃水煮萝卜……”

“有这种事？”邱小鹏每天也是在工地吃饭，伙食有荤有素，远不像后生说的那么差。

“冇错，这两天都是呷萝卜。”“一块肉都有看到！”“呷得比猪还差！”……十来个围观的工人你一言我一语。

“可这帮贪官，却躲在食堂里大鱼大肉！”后生怒气未消，指着开头按住他的几人骂道。

“哦？你是听别人这么说的，还是亲眼看到了？”邱小鹏觉得事有蹊跷。

“这事能乱说？”后生一口咬定，“我亲眼看见的！”

原来，工地这两天餐餐吃煮萝卜，那汤喝着有肉味，可是没人看到一块肉。工人们一肚子不满，又不知道该跟谁提意见，只好私下骂几句娘发发牢骚。偏偏这个外村来的后生不服气，三两口吃完饭，把碗一扔，趁着中午停工休息就直奔食堂，想要问个究竟。

还没走到食堂，忽然闻到一阵浓郁的肉香味。后生寻着味一找，发现肉香味是从一个临时搭建的小餐厅里飘出来的。后生快步走了进去，只见两张拼在一起的小桌上摆着四个大瓷盆，一盆粉蒸猪肉，一盆干辣椒炒鸡，一盆红烧鱼，还有一盆是萝卜汤——零星几块白萝卜藏在大盆猪筒子骨里，白花很是扎眼。五个村干部模样的人正围坐在一起喝着酒。

后生问道：“这里谁负责的？”

一个坐在上头的老头看了眼后生，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后生灵机一动，说：“我是来送菜的，河里刚打上来的活鱼，要么？”

老头回答说：“要，你放那里，等我们呷完饭再过秤。”

后生就站在一边。只听有人说：“复支书，天天呷这个，腻了，换个口味吧。”

老头大概就是“复支书”了，笑着说：“好吧，明天叫人打两只大龙山野鸡来，那玩意，伴着酒吃，香着哩。”

后生实在忍不住了，冲到桌前，抓起酒瓶往地上猛地一砸，碎玻璃四处迸飞。屋子里顿时满是酒味。

喝酒的几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住了，本能地弹起身后退。

后生一肚子的火气，指着几人骂道：“你们这些贪官，真他娘不是东西！我们在工地上做牛做马，帮你们村搞建设，天天就给我们呷萝卜，你们倒好，大鱼大肉都呷腻了，还要呷么子野鸡，我……我……”

后生气得讲不出话来，看到地上放着一口锅，锅里还有点干辣椒——估计是那盆干辣椒炒鸡剩下的。后生激动地左看右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最

后看到门口垒了几块红砖，一个箭步冲上前，抓起块砖，大声说：“王八蛋，我让你们呷个饱！”说完，狠狠地把手中的砖砸向了地上的锅。

“哐当——”大铁锅瞬间碎裂了。

几个人这时才反应过来，冲上前把后生死死扭住。叫“复支书”的老头气急地说：“他娘的，撒野撒到我这来了！也不看看我是谁！快，把他送公安局去！”又捡起地上开裂的锅，交给其中的一人，说，“把锅带上，这是罪证！”

邱小鹏心里大概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对后生说：“走，你领我去看看。”

后生也猜出了眼前这人肯定是个当官的，听邱小鹏这么说，立马来了精神，迈开大步，领着邱小鹏朝小餐厅走去。围观的人群紧随其后。

见一群人涌了进来，正坐在桌子旁喝着酒的老头站起了身，见到站在最前面的后生，又惊又恼，正要骂时瞥见了后生身后的邱小鹏，脸色一下变了，尴尬地说道：“哟，小鹏，你来了？”

邱小鹏笑了笑，说：“复林叔，支部让你负责搞后勤，你怎么来守食堂了？”

邱复林有些心虚，嘿嘿地笑了，说：“我老了，也不能到工地上出力，只好守在这里了。”

邱小鹏走近方桌，看了看桌上四大盆菜，说：“复林叔，这是你们刚刚呷剩的？”

邱复林强装笑脸，解释说：“隔壁村的几个干部为了工地上跑上跑下，出了大力了……”边说边在人群里找着那几个村干部，殊不知，几人刚才见势不妙，早就趁着混乱溜之大吉了。

邱小鹏强忍着心头的怒火，说：“怎么剩这么多？”

邱复林总算找到机会了，跳起来指着后生说：“还没呷两口，这家伙就不晓得发么子癫，冲进来就摔瓶子，把人都吓跑了！”

说完，还不解气，又指着地上大声说：“还把锅子都砸了，你们看啰。”

邱小鹏顺着邱复林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地上还散落着几块铁片。

这砸锅可是非同小可啊！围观的人群小声议论着。在当地的风俗里，砸人家锅，就跟挖人家祖坟差不多意思了。

后生这时也冷静了下来，耷拉着头。可一想到不能就这么服输了，又理直气壮地说：“哦，我们累得半死连块肉都有得呷，原来全都被你们呷掉了！”

邱复林见自己占了几分理，便以长辈的口吻辩解道：“小鹏呀，天旱三年，饿得死皇帝也饿不死厨子呀！”

邱小鹏急了，说：“复林叔，再怎么有理，也不能只顾着厨子呷得好不管皇帝死活啊。”

邱复林听着有些刺耳，不由得冒起一肚子的火来，又不好发作，只好阴沉着脸说：“小鹏啊，我这不也是为了村里么，这么大的工程，求人家的時候多着呢。”

邱小鹏火了，气冲冲说道：“谁要求人自己去求！”

邱复林觉得邱小鹏简直就是在打自己的脸，一张老脸涨得通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小子一点面子都不给，为了几块肉就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你是个么子东西！毛都有长全，就来教训起老子了？！想当年，就是你爹都不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邱复林正要发作，转念一想，犹豫了：这管后勤毕竟是个肥差啊，有得呷有得喝，轻松自在还能记工时，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事啊。面子又当不得饭呷，莫得么子用？再说了，自己都几十岁的人了，还争那么多面子做么子？

邱复林隐忍着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要是没有外人在场，他肯定会服个软，甚至愿意拉下这张老脸陪着笑说几句好话。可他一看到满屋子的人个个都幸灾乐祸地盯着自己，似乎都在等着看自己的好戏，邱复林就把心一横，决心豁出去了——今天要是输了这口气，以后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骑到自己头上拉屎了，那自己还怎么在村里面走动了？

“那好，你们这点破事，老子不管了！”邱复林狠狠地撂下这句话，转

身就去抓凳子上的外衣。结果膝盖撞到了桌子腿上，疼得邱复林齜着牙骂了句脏话。取了衣服，邱复林气冲冲往门外走。

邱小鹏也意识到刚才的话说得有点过火了，伸手拉住了邱复林的胳膊，挽留道：“复林叔，你莫急着走啰。”

邱复林心里有些得意地冷笑了一下，没搭理邱小鹏，继续往外走。走到门口时，看着围观的人，指桑骂槐地说：“你们有本事，以后可莫去求我崽！”又冲着挡住了路的工人们吼了句：“滚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边麻烦事还没完，那边又出事了。门外突然有人跑进来，见到邱小鹏，气喘吁吁地说：“邱书记，快，有人倒在工地上了！”

邱小鹏一愣，急着说：“在哪里？快带我去！”

乡里派下来驻工地的卫生员已经给躺在石堤上的伤员处理好伤口了。邱小鹏等人跟着来人一路快跑，来到出事地点时，伤者正好醒了——是个五十来岁的干瘦汉子，黝黑的脸上没有一点肉，眼里布满了血丝——邱小鹏立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邱小鹏蹲下身子，握着汉子的手关切地问道：“阿叔，你好些冇？”

汉子仔细一看，认出了邱小鹏，连忙站起身说：“哟，是状元郎啊。我有事，就是刚才不小心被绊了跤。”

“你认得我？”邱小鹏对这人完全没印象。

“怎么会不认得啰？我是龙爪村的治保主任，去年到乡里开会，还听过你的报告哩！”

原来是专程来支援龙湾村河道改造工程的乡亲啊。邱小鹏又不放心地转过头问卫生员：“阿叔么子情况？”

“就是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休息下就好了。”

看着身上满是泥渍、连头发上都是泥水的治保主任，邱小鹏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眼眶有点湿。他有许多话想说却不知如何说起，只好用力握了握治

保主任的手，说：“谢谢你，年都有过完就来帮着我们搞建设，辛苦了！”

治保主任咧着嘴笑了笑，说：“状元郎，你就莫客气了。上次你的那个报告讲得好哩。现在是我们帮你们，等你们富起来了再帮我们，我们村不也就跟着富起来了嘛！”

邱小鹏点头说道：“是是，一起致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说着，拍了拍治保主任的胳膊。

没想到这轻轻一拍，治保主任竟然身子一侧，发出“唉哟”一声痛叫。

邱小鹏见势不妙，急忙撩开治保主任披在身上的棉衣，这才发现治保主任的右肩已是一片血肉模糊，肩膀处的棉毛衫已浸上暗红的血色了。

扶起治保主任，邱小鹏痛心地问：“是抬石头压的吗？”

治保主任点了点头，又说：“不过这两天有抬石头了，和水泥砂浆，不碍事的。”

邱小鹏忙让卫生员处理一下伤口。卫生员拿出医药箱里的棉签和紫药水，但是治保主任的棉毛衫已经和伤口粘在一起了，卫生员只好先用水慢慢清洗，等到把棉毛衫拉起来，才给伤口上了药，敷上纱布。

邱小鹏有些过意不去地看着治保主任，说：“阿叔，谢谢你！我找人送你回家吧。”

治保主任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忙说：“不用不用，这点小伤，哪里要回家！”

“可医生都说了，你要好好休息才行啊。”邱小鹏劝道。

“有得事的，大家还不都这样？大不了我少干点就是。”治保主任满不在乎地说，“早点干完，我们也能早点富起来啊。”

邱小鹏正在为难之际，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阿叔，要不这样，如果你硬要留在工地的话，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么子条件？”治保主任好奇地问。

人家来帮你干活，你还有条件？后生等人也好奇地望着邱小鹏。

“条件就是——”邱小鹏故意停顿了下，看了眼围观的工人，接着说道，

“你来做工地的后勤总管！”

大家都愣住了。这样的条件还是第一次听说哩。

“状元郎啊，要我干体力活还行，可要我做这个……怕是……”治保主任吞吞吐吐地说，“再说了，我也不是你们龙湾村的人，来做这个后勤总管怕是不合适吧。”

“都是来搞建设的，还分么子你们村我们村的！”邱小鹏似乎主意已定，下命令地说，“我是这的总指挥，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

邱小鹏看了眼围观的人群，说道：“乡亲们，让这位龙爪村的治保主任当我们的后勤总管，要得不啊？”

“要得！”众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他当后勤总管你们放不放心啊？”邱小鹏又问。

“放心！”似乎整个工地的人都在喊着。

“看，大家都支持你，你就放心大胆地做吧！”邱小鹏微笑着看着治保主任。

治保主任憨厚地笑了，眼神却是无比的坚毅：“好，我听大家的。我一定管好大家的一日三餐！”

人群中发出一阵欢呼声。

邱小鹏又说道：“不过，你这新官上任，第一件事是收罚款！”

啊？后勤主管收罚款，这不又做回治保主任了吗？

邱小鹏转身对后生说：“你把食堂的锅给砸了，这是你的不对。有锅还怎么做饭菜啊，你说，这锅该不该由你赔啊？”

后生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该！该！我这就去买口锅赔上。”说完就准备跑去买锅。

邱小鹏一把拉住了后生：“你莫老是这么毛毛糙糙的嘛，我话还有说完哩。”

大家又望着邱小鹏——这个后生伢子，总是让人猜不透看不明啊。

“你虽然砸坏了个锅，可是你敢于检举揭发问题，值得表彰。”邱小鹏

举起了手，伸出一根手指，说，“我代表工程指挥部决定，奖励你一口锅！”

人群笑了起来，随即响起了响亮的掌声。

这个意外的奖励让后生愣住了，等反应过来，又挠着头憨憨地笑了。

村口的高音喇叭里放起了花鼓戏——开工的时间到了。

人群慢慢散去，邱小鹏却又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今后大家有么子事，直接来找我啊！”

“好——”

“好——”

仿佛是在给喇叭里的花鼓戏叫好般，此起彼伏的叫好声响遍了龙湾村。

零柒肆

## 两 信

冥冥之中也许真是心有灵犀吧。

在遥远的巴黎，舒雅雯正坐在图书馆那面大圆形的玫瑰窗前，看着那放射状镶嵌着的彩绘玻璃出神——她也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归国在即，或许是近乡情更怯吧，一想到即将见到日思夜想的心上人，她竟然有点既期待又惶恐的纠结了。

舒雅雯打开记事本，准备给邱小鹏写封信——每当她有话想说时，总会把它们写下来，有些会寄给邱小鹏，有些则留在记事本上。

.....





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在想我吗？我很想你。

我知道，你的生活不会有安逸的闲时，不会有自我的松懈，更不会有放任的沉沦！别急着否认，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为了内心的理想而忘我的人！我能想象得到你忙碌的身影和忘情的投入，但我更坚信，你是不会忘记我的，也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我，就像我此刻想着你一样地想着我……

我也知道，你现在正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尽管这几年我远在异国他乡，可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只不过我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变革，也就不可能有你那么真切的感受，但是，我越来越理解你当时的选择，你是对的。

我常常想，北大出了那么多名人，但在你之前，却没有出过一位村支书，一位带领全村人民脱贫致富、建设美好家园的村支书！

在我身边，也有不少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回到乡下，去经营自家的牧场或酒庄、企业，但他们的选择，和你不可同日而语！

小鹏，你应当感到自豪，我也为你自豪！也许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无法理解你的抉择，无法理解你的付出，可你要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而且将会是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一样逐渐理解你、支持你！也请你相信，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多少有些世俗的舒雅雯了。你不是在龙湾村么，可当今世界还叫地球村呢，咱们都是‘村里人’了！

一想到暑假的见面，我就激动得发抖，不知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期待着？

……

过了几天，邱小鹏没收到舒雅雯的信，倒是意外地收到了宋雅玲的来信。

看着信封下方的寄信地址，邱小鹏有些意外。自从最后一次在北京见过宋雅玲后，两人便几乎没有什么联络。更何况，在邱小鹏的印象中，这可是宋雅玲写给他的第一封信。

会有什么事呢？

你或许正纳闷我怎么会给你写信。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第一百五十八次给你写信了，只不过这是第一封寄出的信。

你肯定感到诧异了吧。其实，自从我们毕业分别后，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给你写一封信——或许叫独白更恰当——因为我从来没有寄出过，也没打算让你知道。每隔一段时间，我便会翻出来看看，算是与你做心底的交流，也算是自己求得情感的寄托和慰藉吧。

机关的工作，正如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太多创造。很多时候，我甚至想扔掉现有的生活，离开这个城市，投身到经济建设第一线上。可你也知道，我就是那种不安于现状却又害怕改变、害怕未知的将来的人，所以，我至今都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墨守成规地生活着。

但是，和以前不同，我越来越觉得你的选择是有远见的。你的生活正是我理想中的生活，也许辛苦，也许清贫，甚至还有许多的不如意，可一个有理想，并且能为理想而努力的人终究是幸福的。

通过别的途径，我打听到了你的情况，知道你生活得很充实。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尽管艰苦，你也一定会乐在其中毫无怨言吧。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广阔的天地间，人们才能自由地施展才华。这不正是你梦想的生活吗？

我经常感到后悔，后悔当年自己没有坚定地选择跟你一起回乡。虽然你曾经拒绝了我，可假如我始终陪在你的身边，说不定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吧，谁知道呢？

四年过去了，我仍单身一人。这对一个女孩来说是难堪的，更是残酷的。只不过，这种难堪和残酷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的身边不乏异性出现，有些甚至是很优秀的。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他们来和你比较，以你为标准去衡量他们，于是，我的心就像有面玻璃，把所有的异性都挡在了外面，不让他们走入我的内心世界。

小鹏，我甚至觉得，你才是打开我内心世界的唯一的钥匙。这种想法让我很惶恐，一想到余生或已预知的孤单和落寞，我常常害怕得浑身战栗。讽刺的是，这更让我在情感上依赖你了。

胡言乱语了这么多，希望不会成为你的负担。我并不是要改变你，我甚至连自己都改变不了。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止舒雅雯一个人爱着你。如果我的感情让你感到难堪，你可以拒绝的，就像四年前那样再一次拒绝我吧。不用担心我的，毕竟受过一次伤后，再伤一次不会有那么痛了。

知道你这么多年始终如一地深爱着舒雅雯，也知道她快要回国了，她真幸福！身为一个女人，我羡慕她、嫉妒她。作为你的老同学，我也替你感到开心，也真诚地祝福你们幸福！

最后，送你首歌德的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我爱你，与你无关  
即使是夜晚无尽的思念  
也只属于我自己  
不会带到天明  
也许它只能存在于黑暗

我爱你，与你无关  
就算我此刻站在你的身边  
依然背着我的双眼  
不想让你看见  
就让它只隐藏在风后面  
.....

## 亲家

“明天，一定要去雅雯家拜个年！”邱小鹏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再过两天就正月十五了，过完十五这年就算过完了。

原本老早就该去了的，可前脚陪完郑若松后脚工地就开工了，工程量大工期又紧，邱小鹏一天到晚在工地马不停蹄，忙得焦头烂额，都恨不得睡在工地上了。村民们见了，都交口称赞：这鹏伢子，干活的劲跟他爹不相上下，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无巧不成书，舒厂长却来了龙湾村，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来的。

原来，县里见龙湾村河道改造工程虽然日赶夜赶连轴转，依然有诸多困难难以克服，便向地委打了个报告，报告直接送到了郑若松的办公桌上。郑若松看完报告，当即找来相关人员开会想办法，协调各方力量，当天就给湘源机械厂舒厂长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一早，舒厂长就坐着那辆吉普车，带着四辆载重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入了龙湾村。载重卡车上还分别装了两台挖掘机、两台推土机。

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邱小鹏喜出望外，赶紧上前握住了舒厂长的手——也是未来岳父的手。金美月、程文生等人则热情地招呼着舒厂长随行的技术人员。

“小鹏啊，你们这热闹得很嘛！”舒厂长看到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第一句话就赞叹道。

“舒叔叔，我们正犯着难呢，”邱小鹏心里乐开了花，眉开眼笑地说，“您这真是天兵下凡，来得太及时了！”

“嗯，有了这几台机械，你们就如虎添翼了。”舒厂长豪爽地笑着说，“这工程进度啊也能大幅加快啰！”

“是的！”邱小鹏有点激动地说，“我代表龙湾村的乡亲们感谢您！舒叔叔，您是专家，可要给我们多提点意见。”

邱小鹏说完，就领着舒厂长先去指挥所。

“别这么客气，”舒厂长大大咧咧说道，“你们这可是县里挂牌的重点项目，再说，昨天可是郑书记亲自打电话交代的。”

邱小鹏心里一热：郑书记真是个好人啊。

“再说了，等雅雯回国了，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舒厂长笑着说。

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的脸突然间热得厉害，又想起了什么来，连忙说：“舒叔叔，我早该上门给您和阿姨拜年的，可这工地的事实是在太多……”

“小鹏啊，不要把这些当成负担，你的心意我和你阿姨都收到了。再说，我这不是来了嘛！”舒厂长边说边健步如飞地走着。

看完工地，舒厂长突然对邱小鹏说：“小鹏，到了龙湾村，该去看看亲家。走，正好去跟你阿婆拜个晚年。”

邱小鹏听了，连忙领着未来的岳父往家走，一路上心里美滋滋的。

一进门，阿婆和玉容又惊又喜。阿婆握着这位北方大汉粗壮的手，笑得就像九月盛开的金菊，又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一个劲地说：“坐，坐！”玉容则又是搬凳又是倒茶地忙活开了，笑不停口。

舒厂长坐下后，打量起这座毫不起眼的土砖房来——屋里虽然只有几样农家常见的家具，却也摆放得井井有条，收拾得也干净利落，远比一般的人家要整洁。

“舒厂长，你喝茶啊！”阿婆陪舒厂长坐着，笑眯眯地说道。

“好好！”舒厂长答道，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从衣袋里掏出个红包来，送到了阿婆面前，说道：“阿婆，我这次来得比较匆忙，也有给您老买么子东西，这是我和雅雯妈妈的一点心意，也算给您拜个晚年！”

阿婆连忙推辞，说道：“舒厂长，这……这可使得！”

“是啊，舒厂长，”玉容也说道，“按理说应该是我们上门给你们拜年的。可小鹏这孩子天天守在工地上……”

“小鹏是个好孩子！”舒厂长又把红包送到了阿婆的面前，“我们的这点心意，您可一定要收下，要不回家雅雯她妈又该说我了。”

阿婆只好接过红包，说：“哎，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玉容端上一盘炒熟的花生和一盘红薯片，抱歉地说：“你看，初次进门，有么子好招待的。”

邱小鹏也端上一盆刚洗过的苹果。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舒厂长见到红薯片，来了兴趣，抓起一块，“我最喜欢的就是红薯片了。”说完就塞进嘴里慢慢嚼了起来。

“嗯……这红薯片做得太好了！”舒厂长边嚼边赞道。

“这红薯片是我阿婆自己做的。”邱小鹏说。阿婆做的红薯片可是村子里最好吃的，每年都要做几袋子，因为时不时有村里的小孩上门讨几片吃。

“做了几十年了，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阿婆笑着说。

“是真好吃！每一块都又软又甜……比我吃过的红薯片都要好吃！”舒厂子一连吃了五六块。

“既然舒厂长喜欢，就带点回去吧。”阿婆开心地笑着，又对玉容交代道，“拿里面那些新做的，拿多点！”

玉容点了点头，往娘的屋里走。邱小鹏也跟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提着满满一大袋子走了出来。

“哎呀，拿得太多了！”舒厂长站了起来，说，“小鹏，只要一半就足够了！”

“舒厂长，都拿着吧。我们也有么子拿得出手的東西，再说，这也不是么子值钱的東西。”玉容笑着说道。

“这可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啊！”舒厂长笑着说道，“比街上卖的那些好吃多了。”

“都拿着吧，这东西做起来也不费累。”阿婆也说道。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舒厂长也不再推辞了。

“今年我再给你多做点。”阿婆一直笑呵呵的，说，“能跟你对上亲家，是我们家的福气哟！雅雯那闺女长得漂亮还聪明，你看这都到外国去读书了，真是了不得啰。”

“是啊，雅雯真是个好姑娘，心地也好！”玉容也说道，“一点都不嫌弃我们是农村人。”

“是啰，你看有几个城里的姑娘愿意嫁来农村的？”阿婆有感而发。

“农村的又怎么了？我们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舒厂长真诚地说道，“再说，现在的农村可不是以前的农村了，有些地方的日子过得比城里还要好呢。”

这话说得阿婆眉开眼笑：“难得你当大厂长的这么开通，看得起我们这山沟里……”

舒厂长笑着说：“阿婆，如今是新时代，讲的是婚姻自由，孩子们的事就由他们自己做主吧。再说了，小鹏也是非常优秀的嘛。”

一家人聊得很开心。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阵阵爽朗的笑声飘出窗外，逗得屋檐下的几只麻雀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玉容说：“舒厂长，等雅雯回来了，你挑个好日子，我们就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吧。”

“是啊，早点办了好。”阿婆已经急着抱孙子了，“到时，把两家的亲戚朋友全都请来，把婚事办得热热闹闹的！”

舒厂长笑着说道：“阿婆，小鹏和雅雯都是新时代的青年，新事新办，简单点就行了。”

阿婆说：“那哪行啊。结婚这么大的喜事，可不能委屈了你家姑娘！”

玉容接着说道：“是啊，该热闹还得热闹的，一定要让雅雯风风光光地嫁过来。再说，族长上次也跟我说了，到时候乡里狮子乡里舞，只是舞得不周到的地方你就莫见怪了。”

“哪里哪里，龙湾村的舞狮可是出了名的啊，雅雯回家后都讲了好多次，说好看得不得了哩。”龙湾村的舞狮舒厂长早有耳闻，上次的龙狮大会他因为出差而没能赶上，事后听人说郑若松、许家扬看后都赞不绝口呢。

“那就好，玉容，我们娘俩做好准备，养两头大肥猪，喂几窝鸡，再养两只羊吧，到时候再把乡亲们都叫来呷酒，好好热闹一回！”

“阿婆，简单一点就行了。”舒厂长说道，“这也是雅雯她妈妈的意思。”

“那怎么行呢，这么大的喜事，怎能不热热闹闹的！这事，就听我这个老太婆的吧！”阿婆一副没得商量的语气。

“是啊，舒厂长，这事你就莫管了。”玉容说，“你放心，喜事肯定办得风风光光的，保证让雅雯体体面面地嫁进我们家！”

“是啰，再说，也不能让亲家和乡亲们看轻了！”阿婆笑眯眯地说。

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了，低下了头，没作声。

“嗯，我们家也真是……出息啰！小鹏大学毕业，当了乡里的干部，现在又要娶个留过洋的孙媳妇，真是福气啊。可惜啊，他爹走得早，冇享到这些福……”阿婆说着，忍不住拿袖子抹了抹泪。

“娘，你看你，这么件大喜事，怎么还哭上了。”玉容连忙安慰道。

“是哩，有这么好的爹，小鹏才有这么大的出息啊。”舒厂长也劝道。

“对对！”阿婆破涕为笑，又对玉容说，“玉容，我们娘俩得准备准备，要养几头大肥猪……”

玉容忍不住笑了：“娘，这话你刚刚说过啦。”

阿婆咧着嘴笑了：“你看我，都乐糊涂了！”



## 猜 谜

年还没过完，邱贵生来了龙口乡。

邱贵生是娄止后三番五次才请来的。邱贵生再不来，娄止后都要被龙口中学马校长缠得无处可躲了。

马校长此前曾找到刘东平，请求乡里帮忙购买几台计算机，改善下龙口中学的教学条件。可龙口乡太穷，哪里都等着要钱，就是整个乡政府也只有两台慢得像蜗牛的“老爷机”，刘东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却给马校长出了个主意——去找娄止后，“他在龙口中学读的高中，又在乡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很有感情”。

马校长听了，当天就去找了娄止后。娄止后起初表示事情有点困难，讲了诸多理由。马校长已铁了心绝不能空手而回，先是声情并茂地把学校这样那样的困难说了一遍，说到动情之处都忍不住抹眼泪了，又一口一个“老校友”地叫着，连连夸娄止后“年轻有为，是龙口中学的骄傲，是龙口中学全校师生学习的榜样”。娄止后心里美滋滋的，当即拍着桌子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一口应允“马上就办”，当着马校长的面给县教育局打了个电话。

随后的几天，一到上班时间，马校长就会来乡政府找娄止后。娄止后被逼无奈，只得又跟县教育局打了两次招呼，教育局答应给笔基建经费，不过还得再自筹一笔钱。

自筹一笔钱？马校长一听就不干了，又把学校这样那样的困难声情并茂

地说了一遍。娄止后连忙打断了马校长，表示自己会向上头打个报告要点划拨款。

没安静两天，马校长又来了。开始还只是在娄止后的办公室门口等，后来干脆在乡政府的门口等了。那几天，娄止后早上睡醒睁开眼，一想到比上班还准时地等着自己的马校长，就头疼不已。

恰好这时，邱贵生轮换来龙口乡挂钩扶贫，娄止后仿佛看见了救命稻草，乞丐遇着了财神爷，也顾不了副书记身份，再三请邱贵生到龙口乡“指导工作”。

邱贵生一到，就被一早来到龙口乡的娄止后和刘东平、邱小鹏等人前呼后拥走进了龙口中学。邱小鹏还管着乡里的文教工作，被刘东平特地叫了过来作陪。马校长自然不敢怠慢，领着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几人，又是陪着视察又是汇报情况，忙得不亦乐乎。

邱贵生边走边看，走走停停说说笑笑，不时指指点点讲上几句，俨然一副领导的派头。可一谈到钱的问题，他就缄口不语了：你们这帮人把刀子磨得雪白发亮，还不是要割我的肉放我的血？！

中午照例是宴请。一看圆桌上的火锅，邱贵生就笑了——正是“夏天里的一朵浪”。

开席前，刘东平绘声绘色地把这火锅名字的由来说了一遍，众人赞不绝口。邱贵生一脸满足的笑容，气氛一下子活跃了。

娄止后说：“邱局长既是我们地区年轻有为的‘才子局长’，更是我们龙口乡的骄傲，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啊。邱局长，今天这酒怎么喝？”

邱贵生摇着手说：“都是老熟人，今天就随意吧。”目光扫了邱小鹏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小鹏，你是我们双星的状元郎，见过大世面，你说是不是啊？”——郑若松的欢送会上你可是出够了大风头，今天还能让你再嚣张？

“邱局长，你就莫取笑我了。你还不晓得我，既有理论更有工作经验，就晓得读死书，百无一用。跟邱局长比，差得远哩。”邱小鹏客气地说，“只

是这乡里的文教工作，还得你多关照多支持。”

邱小鹏这席话说得邱贵生由头到脚都舒爽了。

“好说，好说。再说，我也是龙口乡走出去的嘛。”邱贵生说着夹了口菜——这餐饭就算开动了。

酒过三巡，大家意兴盎然。

邱贵生脸色微微发红，情不自禁念了起来：“一行来到酒席边，酒下喉咙四百旋。媚眼歌舞欢世界，热唇吻脸乐夜天。云雾录像皆黄货，浪荡三陪尽白颜。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忘耕田。”一首毛泽东的《七律·庐山》被改得不堪入耳，大家却连声说：“好诗！好诗！”

邱贵生就着酒兴说：“如今这世道，真精彩，就连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恐怕在桃花源里也待不住了，田都不耕了。”众人附和着一齐举杯尽饮。

邱贵生又说：“我给大家换个口味，出几个谜语猜猜？”众人一齐喝起彩来：“好啊！”

邱贵生身子往椅背一靠，说道：“有次我陪人在一家酒楼喝酒，服务员小姐出了三道谜语，大家都猜不出来。”众人愕然。

“第一道：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什么——打一个成语。”邱贵生看了下众人，说，“你们猜猜看。”

有人说：“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头发长见识短。”

有人不同意了：“这说的只是女人呢。我猜是——刚柔相济。男人那东西得硬，女人那东西嘛，得柔。”

又有人说：“要我说——是不是生孩子？”

邱贵生说：“接近了，抓着根本问题了，可这不是成语呀。”

有人忽然叫道：“我晓得了——生搬硬套。”

大家哄笑了起来，邱贵生笑着说：“你那是强奸。”

大家议论了很久，始终猜不出来。邱贵生不紧不慢地说：“当时我们也

猜了很久，谁都猜不着。告诉你们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大家哑口望着，想一想，都暗自笑出声来。

“第二道谜语：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要结婚——打两句俗语。”邱贵生看了眼邱小鹏，说：“小鹏啊，这里你文化最高，你说说看。”

邱小鹏正坐着发呆，这种场面他不习惯，心底里一阵厌烦。见邱贵生指名道姓要自己回答，就红着脸说：“我哪能知道呀……”

邱贵生拍着手说：“对对，你不知道也正常，你还是个黄花崽……这年头，难得。不过，你也得跟上时代哩。”

嬉笑过后，众人一轮胡乱猜测，照样没有猜出来。邱贵生诡秘地对大家说：“答案是——男人想开了，女人想通了。”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最后一道谜语：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要离婚，也是打两句俗语。”

众人猜测一番后，邱贵生忽然盯着马校长，貌似随意说道：“马校长，你是教书育人的一校之长，这个谜语就由你来猜！”

马校长其实已听过这些谜语了，可身为酒桌上唯一的女人，身为一名中学校长，答案让她难以说出口，便起身端着酒杯：“邱局长，这猜谜是你们文化人玩的，我只会死教书，猜不出。这样，我自罚三杯！”正准备一饮而尽，被邱贵生叫住了：

“哎呀，马校长，这谜你要是猜不出，就说明你们学校老师的教学水平还很有限啊，那你们打报告要的教学设备，即使我给了你们，你们怕也是不会用啊。”邱贵生顿了顿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要是这样浪费上面给的机会，这笔钱我还真是不能批了。”

众人鸦雀无声，看了看邱贵生，又看了看马校长。

邱小鹏心里着急，可他完全猜不出谜底。

刘东平想说几句打个圆场，一看邱贵生板着的脸，赶紧把到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

娄止后看热闹般瞧着马校长，说道：“马校长，财神爷我给你请来了，

可要不要得到钱，就看你的本事了。要是钱没要到，可怪不得我啊。”一想到马校长再也不会来乡政府堵自己了，娄止后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马校长知道躲不过了，把心一横，说：“邱局长，我不晓得猜得对不对。”

“哦，说说看！”邱贵生来了兴趣，板着的脸立马笑容满面。

“我猜是——男人捅破了女人的漏洞，女人抓住了男人的把柄。对不？”马校长强颜欢笑。

“厉害厉害！”邱贵生一阵大笑，说，“马校长不光喝酒豪爽，猜起谜来也是巾帼更胜须眉啊！有水平！你们学校的报告，就算批了！”

刘东平连忙起身说：“来，我们敬邱局长一杯，感谢邱局长对我们乡文教工作的大力支持！”

众人纷纷起身敬酒。

邱贵生已有点醉意了，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嘛，应该的。”

邱小鹏抿了口酒，心里一阵反胃，仿佛刚才喝的不是酒，而是一口馊了的汤。

邱贵生有些微醺，脸色白里泛着红，话也多了起来。

他环视了酒桌上的众人一眼，最后落到了邱小鹏身上，不知怎么就指着邱小鹏，微笑着说了起来：“小鹏，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我家喝醉酒的事么？”

邱小鹏一脸纳闷地望着邱贵生。

“不记得也正常，”邱贵生打了个嗝，接着说道，“那个时候，你好像还有上小学。”

“哦，么子事啊？”娄止后坏笑着说道，“让邱局长这么多年都还记着哩。”

“那天好像你爹娘和阿婆出了趟远门，你和你姐就在我家呷的午饭。”邱贵生边笑边回忆道，“中午我们喝了点米酒，然后我爹问我们三个长大以后的理想是什么，我不记得自己跟你姐说的是么子了，不过，你说的倒是一

辈子都记得哩。”说完，邱贵生就自顾自地大笑了起来。

一桌子人也陪着笑了起来。邱小鹏张大着眼睛，急切地问道：“我当时说了么子？”

“你说……哈哈……”邱贵生忍俊不禁，断断续续说道，“你说……你要做爹……哈哈……”说完，拍着桌子笑得前仰后翻。

“做爹？”众人面面相觑。

“他说，”邱贵生指着邱小鹏，看着众人说道，“他说做爹最威风，因为他每天都要听爹的话！”

酒桌上爆发出一阵哄笑声，都说邱小鹏不是普通人。

等到笑声停了下来，邱贵生突然有些伤感起来，轻声说道：“小鹏啊，你爹是个好人，可惜啊……”

说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端起酒杯，说道：“来，我们大家……敬小鹏他爹……一杯！”

一桌子人愣住了。娄止后更是心里吃了一惊，难以置信地看着邱贵生，心想：这邱贵生怕是喝醉了吧，他爹不是跟邱铁汉是死对头吗？突然来这么一手是么子意思？

见到其他人都站了起来，娄止后只好跟着站了起来。大家碰过杯后，把酒洒在了脚边的水泥地上。白酒很快就渗入地下，只剩下一摊浅黑的水渍，像几道伤疤。

邱小鹏眼有些湿了，感激地看了邱贵生一眼。

邱贵生坐下，半眯着眼，话锋一转，感慨起来：“小鹏啊，等你做爹了就晓得了，这人啊，做爹不舒服，做官也不舒服。”

“那做么子才舒服啰？”邱小鹏问道。

“只有做崽才最舒服哩。”邱贵生似乎是在开玩笑，可脸上却没半点笑意。这话有点意思。

娄止后、刘东平等人都已为人父，想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纷纷点头称是。

邱小鹏想起爹为了供他们姐弟俩读书，上山挖山药摘猕猴桃卖钱、低声下气找亲戚借钱凑学费的情形，心里阵阵发酸。

邱贵生的眼也有些湿，他想起了女儿欢欢——自从和金美月离婚后，他回龙湾村的次数越来越少，半年都难得回一次。虽然每次回去都会给女儿带新衣服、新玩具，刻意地和女儿亲亲抱抱，可他还是明显感觉到女儿的眼神里少了些欣喜和亲昵。

刘东平起身，给邱贵生和娄止后的酒杯斟满酒。邱贵生突然说道：“刘书记，除了开始讲的五万块拨款，我再给你加三万。”

刘东平喜出望外，笑着说：“真的么？这可真是……太好了！谢谢邱局长！”

邱贵生甩了甩手，一脸严肃地说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么子条件？莫讲一个，就是十个也有问题！”刘东平豪爽地说道。

“这三万，”邱贵生指着刘东平，交代道，“我是给龙湾村的，乡里不能截留一分钱！”

刘东平愣了下，随即拍着胸口说：“这个请邱局长放心，我正想着划笔财政拨款给龙湾村哩！”

“好。”邱贵生停顿了下，又说道，“这三万块就不要到处说了，心里有数就行了。”

“哎呀，邱局长真是水平高境界更高哩，做好事都不留名！”马校长恭维道。

“名啊利的，都是虚的。”邱贵生淡淡地说了句，心中有些自得。其实，他知道自己最看中的就是个“名声”，也知道这三万块钱的事今晚就会不胫而走，用不了几天，龙湾村就会人尽皆知，肯定可以弥补自己因为闹离婚而失掉的“好名声”。

邱小鹏大受感动，一时激动，站起身，举着酒杯对邱贵生说道：“邱局长，我代表龙湾村村民感谢你，这杯酒我敬你！”

邱贵生看着邱小鹏，微笑着说道：“哎哟，小鹏敬的酒，我自然得喝了！”

一饮而尽，心里洋洋得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邱小鹏红着眼，望了邱贵生一眼，心想：贵生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像个谜哩。

零柒柒

## 典 型

回地区的路上，邱贵生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汽车后座上，似睡似醒。迷迷糊糊中，电话响了。邱贵生侧了侧身，从公文包里摸出“大哥大”电话，接通了电话：“喂——”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喂，请问是我们的邱局长邱大才子吗？”

一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声音，邱贵生瞬间清醒了，人也来了精神——牛奇伟来双星了。

有牛奇伟的地方就热闹。

晚上，邱贵生做东，请牛奇伟吃饭。牛奇伟一进包厢，冲邱贵生挤了挤眼笑了下，就一屁股坐下拨起了手中的“大哥大”。

邱贵生也习以为常了，喝着茶，看着牛奇伟哇啦哇啦讲电话。

不一会儿，包间陆陆续续又进来了六七个人——有两个邱贵生以前见过，剩下的都看着眼生。

牛奇伟把邱贵生和刚进来的几个酒肉朋友介绍认识了。邱贵生是主人，自然是要先隆重介绍的。牛奇伟一口一个“明星局长”地叫着，又是“政治



新星”“风流才子”地一通海夸，引得大家一片惊叹和赞誉声。邱贵生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却也连连摆着手说“过奖过奖”。

接着，牛奇伟又一一介绍了在座的人，邱贵生这才知道来的几人都是地区小有名气的文学创作者。邱贵生在读师范学院及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也曾发表过些散文、随笔，虽然这几年已“弃文从政”，但也算是半个“圈中人”。

都说文人相轻，这话肯定不适用在酒桌上。邱贵生开玩笑地说“今晚的聚会是文艺圈的座谈会，是个笔会”。此言一出，众人连声叫好，牛奇伟也赞道“这个基调定得好”。

笔会不谈文，谈的是各种荤段子和道听途说的风流艳事。邱贵生笑得前仰后翻，喝得红光满面的脸像面镜子般反射着头顶的灯光：这酒喝的，比跟下面那帮土村官要有味多了！

酒足饭饱，作鸟兽散。

邱贵生领着牛奇伟来到事先订好的宾馆。

牛奇伟烧了壶水，就着房间里的茶叶包泡了两杯茶。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天南地北地聊着天。

“你老婆最近怎么样？”邱贵生一副随意的口吻，问出了今晚一直想问的话。张露茹虽然嫁给了牛奇伟，可一直都是邱贵生的梦中情人。

“还不是那样，天天上班，不是这个会那个会，就是这文件那文件的。”牛奇伟没好气地说，一嘴的牢骚味道。

“她好歹是个处长，管着全省那么大一摊子事，够她忙的。”刚说完，邱贵生就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大意，紧张地看了眼牛奇伟。

张露茹现在是行财处的处长。由于工作关系，邱贵生常去省里开会，和张露茹常常见面。两人原本就余情未了，一来二往便干柴烈火水到渠成了。其实，邱贵生对张露茹的情况，了解得比牛奇伟这个做丈夫的还清楚。

“嗨，瞎忙！”牛奇伟粗声粗气地抱怨道，“么子狗屁处长，还不如个处女有意思。”

“哈哈哈哈——”邱贵生见牛奇伟完全没察觉出异样，如释重负地笑了。

“得了吧，你老婆有那么好的家庭背景，现在又当了领导，有了实权，像皇后似的，你还有么子不满的？”

“切！你是不晓得，这女人嘛，就是不能当官，更不能掌权！”

“这就怪了，换上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我的大才子啊，你是坐把金椅子就说金椅好。这男人当官有了权，风光光潇潇洒洒，自然人人羡慕，可女人一旦当了官有了权，哪怕是个芝麻官屁大点的权力，就自以为了不得了，老娘天下第一，压根就不会把自己男人放在眼里了，你说，我还有么子意思？”说完，牛奇伟“呸”地吐了根茶梗。

“男人当官，夫荣妻贵，女人当官，妻贵夫荣嘛。”邱贵生心里觉得好笑，打趣地说道。

“贵个屁，荣个屁！在她身上还能找到妻贵夫荣的感觉？想跟她亲热一下吧还得小心翼翼哄她开心，要是一不小心惹她不高兴了，就屁股一撅背对着你……”

邱贵生喝了口茶，看着牛奇伟怨妇般的脸，想起张露茹和自己幽会时的千般娇媚万般顺从，心里竟有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舒畅。那茶浓得像咖啡般，喝到嘴里一口的涩味，可邱贵生却丝毫不觉得，反而津津有味地咂了咂嘴。

他想起了张露茹和牛奇伟举行婚礼的时候。那时他心怀嫉妒，恨不得叫一帮流氓去婚礼现场大闹一场，又幻想着自己能像电视剧里的男主角般，在婚礼现场把张露茹带走。当然，最后他除了喝了两杯闷酒，就是看着身穿婚纱的张露茹发呆。

新郎新娘过来敬酒时，邱贵生趁着人多嘈杂，凑近张露茹的耳边轻声说了句：“时间会证明，你的选择是错误的。”张露茹听了没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端着酒杯和人碰杯去了。

张露茹这一笑，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般，让邱贵生好几年都无法释怀却又无法破解，都成了他心底最隐秘的一块心病，以至于两人干柴烈火，第一次在宾馆翻云覆雨后，邱贵生轻抚着怀里的张露茹，第一句话就是问起婚礼

上的神秘微笑来。张露茹想了下，答非所问地说：“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哦，真的么，是么子印象？”

“不是你的模样土，而是你阴鸷的眼神。”张露茹手指轻轻地在邱贵生胸口游走着。

阴鸷的眼神？阴鸷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面对邱贵生的追问，张露茹也不说话，温润的手指顺着邱贵生的肚子往下滑，突然一把抓住了邱贵生的命根子，用力一握，邱贵生猝不及防地叫出了声。看着怀里笑得花枝乱颤的张露茹，邱贵生一时情动，胯下那话儿又直挺挺起来，顺势又把张露茹压在身下了……

后来，邱贵生无数次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始终不明白自己的眼神哪里“阴鸷”了。

张露茹，真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啊……

趁着牛奇伟洗澡的时候，邱贵生悄悄拨通电话，叫来一位颇有姿色的小姐，付了小费，交代说“好好服务”，带上门准备走了。

刚跨出门，邱贵生又蹙了回来。小姐轻声问道：“先生，怎么了？”

邱贵生悄声说：“嘘——小声点！”

小姐便不出声了，怔怔看着邱贵生。邱贵生快步走了上去，一把抱住小姐：“来，让我先亲两口。”

小姐欲拒还迎，故作娇羞地闪躲着，任凭邱贵生的嘴在自己脸上狂吻，末了才轻声说：“哎，别舔乱了 my 口红……”

邱贵生意乱情迷了，忍不住伸出手来，在小姐的屁股上乱捏了两把，又顺着水蛇腰摸到了小姐的胸部，多么丰满而柔软的大胸脯！邱贵生尽情揉着，“你这胸脯爱死个人哩……”

小姐推开了邱贵生的手，娇嗔地说道：“你呀，净占我便宜！”

邱贵生正要接着摸，听见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停了，恋恋不舍地用手在

小姐的鼻子上轻轻一刮：“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小姐“噗嗤”一下笑了。

邱贵生回过神，也笑了：“这回就放过你，下回我再单独吃你的点菜。”说完就轻轻带上门，走了。

第二天上午，邱贵生来宾馆找牛奇伟。敲了半天门，牛奇伟才睡眼惺忪地开了门。小姐已经不在了，床上凌乱不堪。

邱贵生一脸坏笑地问：“昨晚舒服么？”

牛奇伟伸了个懒腰，说：“舒服，还是你会来事。”

邱贵生说：“你舒服了，就帮我个小忙吧！”说完，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材料递给牛奇伟。牛奇伟躺在床上接过材料，粗略一翻，原来写的是邱贵生几天前下乡视察工作、慰问“五保户”的事，后面还附了几张邱贵生和老人家握手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老泪纵横，邱贵生则是满脸的同情和关心。

“这不小菜一碟嘛。”牛奇伟不以为意地说道。

“重点是一定要配上照片啊。”邱贵生强调道。

“晓得了晓得了，我办事你放心，保证你满意。”牛奇伟放下材料，问，“中午去哪吃野味啊？”

“我办事你放心，保证你满意。”邱贵生学着牛奇伟的话说道，“你小子真有口福，快起来，野味送上门了！”

十来分钟的车程，邱贵生和牛奇伟就到了目的地。

车还没停稳，就有两个亭亭玉立的礼仪小姐走上前来，拉开车门，一左一右地把邱贵生和牛奇伟领上了楼梯。

牛奇伟抬头一看，只见宏伟高大的欧式大门上挂着五个金色的大字“帝豪大酒店”。跟着礼仪小姐进入大堂，里面更显气派：装修豪华，用料讲究，地板、墙壁、门窗、吊顶，全是欧式皇家风格。

“嗨，好家伙！市里么子时候有了这么豪华的酒店？”牛奇伟悄声地问邱贵生。

“开业不到三个月吧。”邱贵生答道——酒店开业那天，他还是剪彩嘉宾呢，“你呀，是太久没来我这了！”

“要知道你这有这么好的地方，我早就来了。”牛奇伟左看右看，感叹不已，就是在省会，也难找到装修这么气派的酒店啊。

两人正说着，礼仪小姐面带微笑、轻声细语地说道：“先生们，白宫到了。”随即轻轻推开了包厢的大门，把邱贵生、牛奇伟送进了包厢。

包厢名叫“白宫”，顾名思义，里面是照着美国总统办公的房间来布置、摆设的，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

邱贵生进了房间，发现五个人正坐在角落沙发上说话。

邱贵生认识五人中的两位，地区分管党群及扶贫工作的肖副书记和扶贫办的白主任。白主任向邱贵生介绍另外三位，分别是省扶贫办的谭主任、龙处长，还有一位是司机。

谭主任握住邱贵生的手说：“邱局长年轻有为，扶贫支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啊，久仰大名。”

邱贵生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说：“哪里哪里，能拜识谭主任，是在下的荣幸。”

邱贵生又将牛奇伟介绍给几人：“这位是省报的牛奇伟记者。”

龙处长接话道：“牛大记者我们见过的，他可是省报的第一支笔啊！”

这边正在寒暄，那边小姐已备好了烟茶：烟是红亮的大“中华”，一人一包；茶是西湖龙井，未入口就已清香四溢、沁人心脾。

八人按次坐下后，白主任对服务员吩咐道：“上酒水吧。”

不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满满一大盆的整鱼高参汤，给每人面前都装上一碗。千年王八万年龟，据说这玩意清补防癌，是酒席宴上的珍品。

服务员一盘接一盘地上菜，邱贵生手上的汤还没喝完，偌大的转盘圆桌上就已经满满当地摆了八菜一汤，都是些对虾、野兔、野斑鸠等山珍海味。邱贵生看了牛奇伟一眼，牛奇伟笑着冲邱贵生竖了个大拇指。

邱贵生兴致颇高，殷勤地举杯敬酒，重点攻谭主任。正好谭主任也是酒中豪杰，嗜酒如命，人称“酒坛子”，据说喝遍全省无敌手。

中国人喝酒讲究气氛。光喝酒哪能有气氛？

白主任微红着脸说：“谭主任，龙处长，你们可能不知道，邱局长不仅是年轻有为的局长，还是位作家和诗人，最会说笑话……”

谭主任一听，就想起一个作家诗人的故事来，问邱贵生：“邱局长，你是作家，是诗人，请问，你的写作风格是狼狽派的，鸳鸯派的，还是蝴蝶派的？”

邱贵生装作不懂地问道：“我只知道婉约派豪放派，谭主任说的狼狽派、鸳鸯派、蝴蝶派，是什么？”

谭主任笑着说：“咱们成语中不是有‘狼狽为奸’么，那就是‘奸’派，强奸、通奸什么的；还有‘鸳鸯戏水’么，那就是‘戏’派，调戏、戏耍呀什么的；这些都算是传统派的。还有现代派的，就是这蝴蝶派，也称‘爱’派，性呀爱呀什么的。”

邱贵生恭维道：“真叫人大开眼界，看来谭主任对文学颇有研究啊。”

谭主任谦虚地说：“研究就谈不上啰，我只会背诗。”

大家一齐请谭主任来一首。

谭主任颇有兴致地说：“有个现代派诗人，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次他走到一个池塘边，张口就念了一首诗：池塘荷叶飘飘，两只青蛙在摇，粗看好像跳舞，细看却在性交。”

大家哈哈大笑。

邱贵生说：“这诗写得好，有景有情又有趣。”

谭主任点着头说：“邱局长点评得好，要不我们让邱局长也来一首？”

众人连声起哄说好。

邱贵生一眼瞥见墙上挂着的画上有两只蝴蝶在花丛间起舞，略一思索，说道：“那我就献丑了。窗外春光明媚，两只蝴蝶做爱，昆虫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人类？”

大家又一阵哈哈大笑。

谭主任指着邱贵生说：“邱局长，你这又是蝴蝶又是做爱的，就是现代的蝴蝶派诗人嘛，来，敬我们的诗人一杯！”

饭后，肖副书记要开会，先走了。

邱贵生把谭主任等客人领到了三楼打保龄球，又悄悄吩咐周主任准备几个红包。周主任当即叫来了帝豪的总经理，把事一说，总经理二话不说就送来了钱和红包。

打完球，谭主任等人要走了，邱贵生不动声色地将红包塞入他们的口袋，笑盈盈地说：“过年了，给各位领导拜年。”

谭主任、龙处长等连声说：“邱局长实在太客气了。”

周主任把今晚的开支数额告诉了邱贵生，邱贵生说：“如今上下都兴这个，人家兴你不兴，我们的工作还上得去吗？今晚的账，下次找机会报了吧。”

周主任又把组织部四个红包交给邱贵生，邱贵生事先交代这四个红包由他亲自给省委刘副书记、组织部张副部长和地委肖副书记及牛奇伟。

两天后，邱贵生接到了谭主任打来的电话，谭主任表示已把邱贵生的相关材料报给省领导，领导们批示要在全省推广。

三天后，省报以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关于邱贵生的报道，并配发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正是那张邱贵生和“五保”老人握手的彩色照片。

邱贵生成了蜚声全省的典型。

## 减 负

仿佛激战骤止，又仿佛风暴乍歇。

工地消失了。遮天蔽日的尘土消散了，挖掘机、装载机、搅拌机、压路机昼夜轰鸣的喧嚣声停止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散去了，只有那嘹亮的号子声似乎还在天空中回响。

天空下的龙湾村已是焕然一新：四百米新开的河道上细流清清，波光粼粼；三百米的马路平整宽阔，旁边新建的商贸楼白墙青瓦、古香古色。站在大龙山麓的高处望下去，只见村道纵横交织、水渠井井有条、房屋错落有致，河道和街道就像两条飘带，环绕着穿插而过。

好一幅田园山水的美景！

邱小鹏却无心欣赏，反而皱着眉头犯起了愁：龙湾村遇到了新的困难。

首先是资金问题。按村委先前所定的规划，村里一年内要完成产值五千万元，需要投入资金五百多万，除了村里及企业自筹的三百万之外，还需要贷款二百万元。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呢？只有向银行贷款了，可拿什么向银行抵押呢？

其次是基础设施问题。村里的砂石路要尽快修成水泥路，变电站要扩容扩建，自来水厂的建设也刻不容缓。此外，上级的相关政策、工商税务等方面面的优惠措施等，都需要尽快一一落实。

这些现实问题，有些是当初没有想到的，有些即使想到了也没料到会这



么棘手，眼下，哪一样都不能耽搁，个个都是当务之急！邱小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恨自己分身乏术，没有孙悟空拔一撮猴毛用口一吹就能变成一大群猴子的本事。

从中学到大学，从学校到工作，邱小鹏都走得一帆风顺，顺得让他觉得一切似乎是理所当然了。当初主动请缨来龙湾村，其实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更多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凭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大无畏、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理想很美好却也虚幻，现实却是赤裸裸的残酷，邱小鹏深深感到自己的幼稚和考虑问题的不成熟。

邱小鹏此时才真正明白毕业前夕俞东荪老师送给自己的那句话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想到俞老师，他真想立刻飞回校园，向老师讨个锦囊妙计。可时间不等人，远水解不了近渴。

沮丧让邱小鹏第一次感到了心慌：如果爹还在就好了！

邱小鹏又想起程文生的那番话：“万一遇到困难，上不去了，不还有郑书记和上面么？”看来，这回真得“赖”在郑书记身上了！

晚上的支部会上，大家议论纷纷。

“不能再去麻烦郑书记了。”金美月第一个不同意，“郑书记对我们龙湾村已经够支持了，可他是地委副书记，不是我们村的书记，管的也不只我们龙湾村一个，我们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去找他啊。”

“那还能去找哪个呢？”程文生似问似答地说道。

“我看，只有去找贵生了。”邱大午说着，眼睛悄悄瞟了眼坐在斜对面的金美月，“他是地区财政局局长，管着那么多钱，又是我村里人，总不会不支持村里的工作吧？”

金美月没有搭腔，心里说：哼，找他？找了怕也有用！

一直坐着抽闷烟的邱复林一听，把烟斗头重重地在桌子上敲了敲，没好气地说：“你们不是有本事、不求人的吗？我虽然是他老子，可我是不会去的，丢不起那人。哪个缺钱哪个就去要！再说，贵生前不久不是才给村里搞

了三万块钱么，他虽然是村里人，可你们也不能这么呷定老实人了！”说完，邱复林一边往烟斗里装着烟丝一边看了眼邱小鹏，心里冷笑着说：你小子也有今天！当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都看不下去哩！

“找贵生怕也有得用呀。”治保主任赶紧打起了圆场，“人家是地区财政局长，又不是你龙湾村的财政局长，再说，公家的钱就那么容易贷给村里？”

“话也不能这么说。”后面有人接了腔，“现在，就公家的钱好贷，听说有的个体老板一贷就是几百万，就看你有冇有关系了。”

靠关系？那不还是得去找郑书记？邱小鹏苦笑着。

“我看，还是不能光指望上面。”金美月说，“大家想想看，能不能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邱大午说，“你想想，两百万呀，这么大个数目，哪个有那么大能耐？”

“我倒是有个办法，就是不晓得行不行得通。”程文生说道。

大家都望着程文生——这小子脑子灵活，经常能想到些好点子。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莫卖关子了，快点讲啰！”治保主任急了。

程文生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村的建设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我们能不能再给那些在外赚钱的老板们发个请帖，请他们回来看看，顺便让他们再捐一笔钱……”

“不能再伸这个手了。”等程文生说完，邱小鹏就一口否定道，“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已经够大了，当初一百多万的捐款，连个条子都有要就给了。再说，他们赚钱也不容易，如果再向他们伸手要钱，只会让人家觉得我们贪得无厌了。”

会议室鸦雀无声。大家都一筹莫展。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除非财神爷显灵地下挖出宝了。

“这样吧，我明天去乡里找趟刘书记，向他汇报下我们的困难，听听他的意见。”邱小鹏说道。

散会了，已是半夜时分。

邱小鹏闷闷不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望了望天。

月不明，星也不亮。

晚上六点半，松源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刘东平和张实初就匆匆走出县委大会场，上了吉普车出了县城，饭也没吃就往乡里赶。

刘东平坐在副驾驶座，回过头征求了一下张实初的意见后，用“大哥大”打通了乡里的电话，让乡办小马秘书通知在家的党委委员召开会议，研究减负问题。吉普车八点一刻回到了乡政府，两人在食堂胡乱扒了两口师傅热在锅里的饭菜，八点半就进了会议室。

会议主要是传达今天县里会议的精神。先由张实初念了文件，简要阐述县里领导讲话的要点，再三强调了谁违背减负政策就处分谁。

大家小声地交头接耳起来。

刘东平开口讲话了：“同志们，张乡长宣读了中央和省里的文件，传达了会议精神，大家听到了也看到了，这次的会议非常重要，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最近，报纸上、电视上报道了几起影响较大的涉农事件，从中央到县里都很重视，会议是一个接着一个，级级开，文件、批示和通报一个接一个，层层发。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思想到位，人员到位，工作到位，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刘东平再次强调了会议的重要性后，开始讲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上来：“上个月，我们开会把农业税和统筹款落实到了村组和农户，这次要把减负精神一起贯彻下去，也要入村入户，要坚决按政策办事，该收的就不折不扣地收，不该收的一分钱也不能收。”

刘东平突然提高了音量，大声说道：“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乱来捅了篓子，出了乱子，谁就自己负责，呷不了兜着走！”

话音刚落，下面就议论纷纷炸开锅了。有的说“这钱本来就难收齐，再减就莫想能收够钱了”，有的抱怨“乡里穷，底子薄，干部的工资都发了上月愁下月，再减负就是打赤膊脱短裤——卵打精光了”，有人立马油嘴滑舌地说：“这下正好应了那句话，男人裸体风中跑——吊儿郎当。”一屋子人都哈哈笑了起来，几个妇女干部也低着头“吃吃”偷笑。

刘东平没有笑，神情严肃地说：“莫吊儿郎当！明天上午，由党委、政府和人大领导带队，分头下去宣传减负工作的政策。”

第二天一早，刘东平准备带队下村。

这第一站，刘东平想去龙湾村。他是龙口乡的书记，龙湾村又是地委定的现代化新农村试验区试点，前期的建设相当顺利，势头正旺，此次去宣传减负政策之余，也想顺便看看进展如何了。

正要出发时，只见邱小鹏匆匆赶来，刘东平叫住了邱小鹏：“小鹏，你怎么来了？我正准备去你们村，正好，你来了，免得我去了。”说完就领着邱小鹏去了办公室。

“什么事呢？”邱小鹏边走边心里嘀咕。

刘东平一进办公室，还没坐下就说：“县里昨天开了个会，主要是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乡里昨晚就开会传达和学习过了，时间太晚就没叫你。今天要分三路下到各村……”随即，刘东平把会议精神简要说了一下。

“龙湾村交农业税和统筹款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刘东平看着邱小鹏，认真说，“中央的减负政策一定要贯彻，精神一定要传达到组到户，做到家喻户晓，因为这体现了中央对农民的关怀。好了，你回去好好传达，我还赶着去其他村传达。”说完，刘东平就起身准备出发。

“刘书记，我来有事要向你汇报哩。”邱小鹏忙说。

“哦，么子事？”刘东平一听，又坐下了。

邱小鹏把村里面临的情况简要说了一遍。

“哎呀……”刘东平沉吟一会，说，“这事乡里实在有办法。你也晓得

的……”刘东平并非推担子，他把乡里的财政现状跟邱小鹏交了个底，又说道，“这样，你还是先去找找县财政局，把情况反映下，看下有么子解决办法不，怎样？”

邱小鹏只得点了点头说：“好，我这就去。”

两人边说边走，到了吉普车旁，刘东平握住了邱小鹏的手说：“我到时也替你说说，不管怎么样，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

刘东平带队，一行人去了南片的团山村。

得知刘东平的来意，村民们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七嘴八舌地提起意见来。刘东平大声说道：“乡亲们，不要急，你们有意见尽管提，但这样你也讲他也讲，哪个听得清啰。这样吧，大家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村民们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来：“收农业税有意见，皇粮国税自古以来就得交，可统筹款收得有道理。”“是啰，硬是要交，也不能按一亩五十块钱交了。”“五十块太高了，最多只能按三十块一亩交。”“我家有鱼塘养鱼，也有地种果木药材，可每亩田土也要交五块钱的特产税，是不得可以不交啰？”“自家养头猪几只鸡过年杀了吃，怎么还要交么子屠宰税啊！”……

刘东平拿本子一一记下大家的意见，说：“乡亲们，你们的意见我都记下了，我们这次来，就是给你们宣传中央减负的政策！”

一听到减负，村民们立即安静下来了。

刘东平又把相关的政策讲了一遍，并做了解释说明，要大家把农业税、统筹款等合理负担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不合理负担区别开来。

见村民们听得聚精会神，刘东平趁热打铁，又把统筹款的用途做了说明。听到统筹款是用于五保户供养、民兵训练、现役军人家属补助、村干部工资等方面后，村民们纷纷说道“这钱是得交啊”。

中国的农民是淳朴的，讲道理明事理。刘东平有些感动，说道：“乡亲们，谢谢你们的理解。国家也理解你们的困难，这不，出了政策要减轻大家的负

担么。”

“合理的负担要足额上交，但是，不合理的收费大家可以坚决不交，如果哪个找你们的麻烦，我刘东平为你们做主！”

乡亲们个个兴高采烈，眉开眼笑。

这时，乡办小马秘书骑着单车匆匆赶了过来。见到刘东平，小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刘东平说：“你的……电话有信号……我只有……跑来……找你了……”

刘东平纳闷地问道：“莫急，慢慢说，么子事把你急成这样子？”

小马深喘了口气，说：“龙口中学出事了……课都上不成了！”

刘东平的头皮一麻、心里一紧：“怎么回事？”

马秘书惊魂未定地说：“校门被人堵住了，点名要见邱小鹏……”

零  
柒  
玖

## 讨 钱

事情的祸根是邱贵生理下的。

前年，邱贵生在龙口乡挂点扶贫支教，曾示意局里信贷科贷了十万给龙口中学改善办学条件，修了教学楼、教师宿舍和学校围墙。

这原本是件好事，坏就坏在那十万元是用的预算外融通资金。去年的五月，省财政厅和省监察厅联合发文，不许再向外借贷融通资金。邱贵生拿到文件，随手翻了翻，并没放在心上。到了年底，为了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地区按照省里的统一安排，进行了财政大检查，龙口中学的十万自然列入了

限期归还的范围。

龙口中学一下子火烧屁股了，十万块呐，拿什么去还？

以往，教育局看在娄止后的面子上，不但没按比例征收龙口中学的教育附加费，还从其他学校集中上缴的教育附加费里拨一笔钱给他们。债主们就紧紧盯住了这笔划拨款。殊不知，前阵子县里开了减负会，教育附加费一律不再征收了，龙口中学因此少了一笔收入。消息一出，债主们坐不住了，生怕自己的钱打了水漂，不约而同地跑到学校，逼着马校长还钱，还指名道姓要邱小鹏出来说话。马校长哪里拿得出钱？一帮债主情急之下砸烂了一楼教室的玻璃，还堵住了校门，声称要把校门拆了。

刘东平一听，立即让马秘书打电话将情况通报给邱小鹏，再去找乡里的其他领导。谁知，几位领导不是下村就是外出开会，仅找到派出所所长周邦化。

周邦化不愿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苦着脸说：“这事我去了也不解决问题呀。既然他们指名道姓要找邱书记，那就让邱书记来处理吧。”马秘书又打电话给刘东平请示了下，说：“刘书记说辛苦你一趟，开车去把邱书记接来。”周邦化听了，极不情愿地开车去了。

刘东平知道，龙口中学这次出事，原本不该舍近求远找邱小鹏来处理，可乡里其他干部肯定没人愿意接手。

当初，乡里要倾所有财力扶持龙口中学时，张实初和大部分干部都反对，刘东平其实心里也不赞成：乡里底子薄，干部工资都难以保证，搞这样的大动作谈何容易。但邱贵生明确要搞，又有娄止后多次游说，乡里还是硬着头皮同意了。等到安排改建龙口中学的具体工作时，相关的几个干部都是能推则推、不能推则躲，无奈之下，刘东平只有找到了主抓文教工作的邱小鹏。

刘东平当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事恐怕迟早会出问题。

没过多久，周邦化的桑塔纳从龙湾村开回来了，到乡政府接上马秘书，就往龙口中学开去。

在车上，马秘书把具体情况以及刘东平的处理意见跟邱小鹏讲了一遍。

周邦化平时跟邱小鹏关系不错，也欣赏邱小鹏的为人，好心提醒道：“小鹏啊，这事可大可小，你按照刘书记的意见办就行了！”说完看了眼坐在副驾驶的邱小鹏，又说道，“你参加工作有好久，有见过这种场面，你只要记住，千万不要怕，你一怕那些人就会闹得更来劲了。”

邱小鹏冲周邦化点了点头，感激地说：“周所长，谢谢你提醒，我跟他们把道理讲清楚就好了。”

“跟他们讲道理？小鹏啊，他们要是讲道理的人，就不会这么闹了！”周邦化摇着头说。

“那他们总不能一上来就打人吧。”邱小鹏故作轻松地说。

“打人？我看谁他娘的敢！”周邦化大声说道，“有我在，谁动下手试试？”

车快开到中学时，就见几个人一字排开站着堵在校门口前，旁边的围墙已被敲开了一个半米高的洞，几个人抡锤子扔砖头，干得正起劲。两边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周邦化停下车，头伸出车窗，大声吼道：“都住手！你们几个，做么子？！”

砸墙的几人见来的是辆警车，赶紧停了下来，抡锤子的急忙把锤子扔地上了。

堵在校门口的一排人中有人说话了：“我们要见邱小鹏！”——似乎是个领头的。

邱小鹏从车上跳下来，大声喊道：“我就是，有话好好说！你们这是聚众闹事，知道不？”

周邦化也下了车，站到邱小鹏身边，大声说：“聚众闹事可是犯法的，要坐牢的，你们不晓得吗！”

围观的人群也起哄道“抓起来”“送牢房里去”。

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几人一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般不作声了，你望我我望你，过了会儿，那领头的不服气地说：“学校欠了我们钱，我们来讨钱，这总有犯法吧。”





“是啰，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同来讨债的几人也得理不饶人了。

“你们来要钱，当然不犯法，可你们这样子搞，又是堵学校门，又是砸围墙，这性质就大不一样了！”邱小鹏指着被砸开的围墙，义正辞严地说道。

讨债的几人没话说了，却仍不示弱地堵在校门口。

这时，校门开了条缝，马校长侧着身闪了出来，径直走到邱小鹏和周邦化面前，一脸惊恐的神情，声音微微发颤地说道：“哎呀，你们可算来了，再不来，学校怕是都要被他们拆了。”

“马校长，老师和学生们有人受伤吧？”邱小鹏张口就问。

“受伤倒是冇，就是都吓坏了。”马校长还有些惊魂未定。

“冇人受伤就好。”邱小鹏安抚道，又走到讨债的几人跟前，对领头的那人说，“你们来是想要回钱，不是为了把事情搞大的吧？”

“就是为了讨回钱的！”那人也不怯弱。

“那就好办了。”邱小鹏说，“要想解决问题，就跟我商量吧。”

“要得！”

“我们到学校会议室去谈。”邱小鹏跟身边的马秘书轻声交代了几句。马秘书转身走到马校长身边，说了几句话，马校长就领着马秘书快步走进了学校。

“在这之前，”邱小鹏指着被打穿的墙和地上的碎砖块，不容置疑地说，“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由不得你们这样胡搞乱来，你们先把打烂的围墙补上，要不，不光我们冇得谈，公安局还要先追究你们的责任。”

周邦化也走上前来，一脸正色地说：“对，你们看是自己赶紧补好，还是先跟我回去交代下啊。”

讨债的几人原本就感到理亏，一听这话，赶紧说：“我们补，现在就补！”说完，对先前敲砖打墙的几人喊道，“你们几个，赶紧搞点水泥和砖把墙补上！”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走吧，进去谈！”邱小鹏说完，冲周邦化使了个眼色，领着几人进了学校。

周邦化一边示意围观的群众赶紧散了，一边感叹道：这邱小鹏，年纪轻轻的，做事这么麻利，还真是小看了他！

龙口中学会议室里，气氛有些沉闷压抑。

马校长、马秘书及学校几个领导坐一边，讨债的几个人坐另一边，犹如两军对峙开战在即。

邱小鹏在中间坐下，先让马校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说了一下。

“是怎么回事么？”邱小鹏问讨债人。

“冇错，就是这么回事！”讨债人纷纷说道。

邱小鹏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当事人，对整件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让马校长把事情再讲一次，只是想让当事双方确认无误。

“学校已经还了两万三，还欠他们七万七，冇错吧？”邱小鹏问马校长。

“冇错，那两万三的收据还在学校财务室呢。”马校长答道。

邱小鹏在来的车上就听马秘书讲过学校现在确实没钱还，心里忍不住骂起邱贵生来，一边对讨债人说：“你们点名要我来，这么信得过我？”

“当时不是你负责的吗，不找你找哪个？”“谁负责谁还钱！”讨债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领头那人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既然是负责的，就应该还我们钱！给钱就信得过，不给钱哪个都信不过！”

“是啰，我们只认钱不认人！”几人又开始得理不饶人了。

“不是我们不想还你们钱，而是学校现在确实是冇得钱……”没等邱小鹏把话说完，领头那人就急了，“冇钱还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就是，天天来学校门口，看你们还怎么上课！”“反正也要不到钱，我们就来学校呷住了！”“不光拆围墙，还要拆房子！”几人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离谱了。

邱小鹏气得差点拍桌子骂娘了，好不容易才强压住心里的火，好声好气地说：“你们放心，这钱肯定是要还的，但学校现在确实困难，要不你们缓他一两个月，让我们再想办法凑点钱？”



那几人又嚷开了：“又来这一套，都已经拖了好几个月了！”“你一拍屁股走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你！”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总归一句话——要钱！看那架势，今天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邱小鹏耐着性子等几人说完，才说道：“到时候不要你们找我，我去找你们！”

这话说得几人有些纳闷了：欠债的躲都躲不赢，这下倒好，竟然还找起讨债的了，真是大闺女上花轿——头一回！

邱小鹏趁热打铁说道：“这年头，大家赚点钱都不容易，你们要钱也合情合理，可学校是么子地方？看样子，你们也都是有崽有女的，难道你们希望自己的崽女每天在学校看到有人来砸墙闹事么？这样搞还怎么读书？有事好好说，莫拿这些学生伢子出气呀。”

几人听了，慢慢平静下来，不作声了。

“现在就算是拆了围墙、房子，你们也拿不到一分钱嘛，还要被公安局给抓起来法办，那就真是划不来啰。”

那几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领头的那人说道：“好吧，我们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既然你邱书记这么说了，我们就再等两个月。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丑话说在前面，到时如果再还不上钱，可莫怪我们不讲理！”

“好，肯定能还上。再还不上话，我陪你们去找县里，县里不行找地委！”说这话的时候，邱小鹏心里其实也没底。可话已出口，哪有收回来的道理？算了，走一步看一步，见机行事吧。

想来想去，他决定先去找书记刘东平。

刘东平一听情况，脸上就出现难色：“哎呀，这下子真麻烦了……”

“是啊，可拖也不是办法，总得想办法解决呀。”邱小鹏想摸摸刘东平心里的底。

刘东平想了一会，说：“有别的办法，还得去找县里。这事是娄书记牵的线，邱局长也是答应过给钱的。你先去找找他们，过两天我再去。”

## 上 县

既然是娄止后牵的线搭的桥，邱小鹏决定先去找娄止后。

第二天一大早，邱小鹏搭班车到了县城。一下车，饭也没吃，径直向娄止后的办公室走去。

娄止后刚进办公室，先是用大瓷杯泡了杯浓茶，正坐下准备看桌上的文件，邱小鹏就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娄止后一见邱小鹏，忙笑着招呼：“哟，是小鹏啊，来，快进来坐！”

邱小鹏在娄止后对面坐了下来，额头冒着汗气，沁出细密的汗珠子。

娄止后起身给邱小鹏泡了杯茶，开口问：“这么早来找我，肯定是有急事吧。说吧，什么事？”其实，刚才一见到邱小鹏，娄止后就猜到邱小鹏的来意了。

邱小鹏喝了口茶，平息了一口气，说：“娄书记，我是特地来向你汇报龙口中学的事的……”接着就把事情的过程说了一遍。

“哎呀，这事可不好办哟。”娄止后脸露难色，瞟了邱小鹏一眼。

邱小鹏知道娄止后爱听好话，便说：“娄书记，你对龙口中学一直很关心，力排众议，改善了龙口中学的办学条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感激你，个个都说你的好话哩！”

娄止后听了，心里很是舒畅，嘴上却说：“龙口中学这事啊，可完全不是为了我自己啊。小鹏，你也是知道的，我这人一向淡泊名利，对什么好名



声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邱小鹏只得点头称是。

“再说了，为了龙口中学的事，我是费尽了力的，可自己不光一点好处有得，还得罪了不少人啊……唉，不是个个人都能想得那么长远的……” 娄止后说完，扬扬自得地喝了一口浓茶。

“是是，这搞教育不是办厂子，难得见到收益，一般人都会重视的。” 邱小鹏说的也是事实。

“就是说嘛！毕竟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只有你能理解我啊。” 娄止后心里很是得意：嗨，你邱小鹏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仗着读了几年大学，又有郑若松在后面给你撑腰，平时都是牛哄哄、从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得罪人倒是小事，为了工作嘛，” 娄止后说到主题上，诉起苦来，“主要是上上下下还欠了不少人情债，比如邱局长那里……唉，现在倒好，留下一大堆麻烦事！”

邱小鹏趁势说：“是呀，这些麻烦事还只能靠你来解决……”

娄止后马上说：“那我恐怕就无能为力了。我做了介绍当了红娘，撮合了一桩好事，还要让我包着生崽？”

邱小鹏也说起俏皮话：“娄书记，金牌红娘不光要撮合好婚姻，还要包早生贵子儿女双全哩！要不，怎么叫月老下凡啊？”

娄止后哈哈笑了，可一想到这事确实麻烦，仍然不肯答应下来：“小鹏啊，这事我就不好出面了，再怎么说是龙口乡的事，还是要刘书记亲自解决了。”

邱小鹏尽量说着好话：“娄书记，这么大的事，刘书记也只能做工作平息事态，实在有能力解决问题啊。”

娄止后有些不高兴了：“照你这么说，这问题就只能我解决喽？”

“是，除了你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了。” 邱小鹏接着说，“谁不知道你和邱局长关系好啊，只要你跟邱局长打个电话说一下，邱局长把钱批下来，这事就解决了！”

“小鹏啊，你就莫给我戴高帽子了。” 娄止后摇着手，不紧不慢地说道，

“邱局长的钱是那么好批的？再说了，即使要找地区，也轮不到我嘛。”

邱小鹏有些纳闷了：不找你，还能找谁？

娄止后这才意味深长地说：“毕竟我前面还有安县长嘛，要找也是安县长去找吧。”

这话听得邱小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又扯出安县长了？

邱小鹏哪里知道娄止后的心里始终耿耿于怀——代县长一职被安逸民“截和”，他是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气的。

“娄书记啊，”邱小鹏也不理，继续接着说：“当初你极力主张帮龙口中学改善办学条件，邱局长也一口答应解决经费问题，事情干成了，也是你娄书记和邱局长的政绩呀，在龙口乡更是人人称赞！可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那些老板天天到学校吵，不仅乡里刘书记顶不住，你也有得安生啊。”

见娄止后依然不为所动，邱小鹏只得吓吓娄止后了：“再说，那些要账的还说要地区告状，到时候，人家不光只会说你的闲话，恐怕对邱局长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这一说，娄止后心里也没底了，忙说：“你不要说了，小鹏，你的意思我明白。”沉思了一会，又说道，“这样吧，这事我还是去找找邱局长，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只要你娄书记出面了，我相信邱局长会有办法的。”邱小鹏说。

邱小鹏正要起身告辞，娄止后忽然说：“小鹏，你坐下，莫急着走嘛。”

邱小鹏只得又坐下。

“小鹏啊，你回去跟刘书记说一下，一定要做好工作，千万不能让他们再闹，绝不能把事情再闹大了，要不然这影响不好，我们的工作也就有法做了！”

邱小鹏连连点头：“行！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的。”走出门时，他回过头来，不放心地问，“娄书记，两个月能解决了吧？”

娄止后看着邱小鹏，想了想，说：“可以。”



没过两天，刘东平也上县里找娄止后了。

龙口中学的事全靠邱小鹏给他顶了，但刘东平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自从实行减负政策之后，乡里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马上就要连干部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刘东平坐在吉普车上，准备上县里找娄止后，通过他从地区财政局搞点钱。

刘东平见路边有一家叫“好再来”的酒店，门口停着辆黑得发亮的皇冠小汽车，车旁边的大纸板上写着“土鸡 活鱼 正宗大龙山野味”等字，便叫司机把车靠皇冠车停下。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空着手去，多半会空着手回。

车刚停好，就有个年轻的姑娘立刻迎了出来，一边帮忙把车门打开，一边甜甜地招呼着：“欢迎光临！”

姑娘领着刘东平和司机进了酒店。

酒店不大不小，装修也没什么特色。生意似乎不是很好，快到中午了，只有一桌客人在吃饭。

刘东平没打算在这里吃饭——他还想着请娄止后吃中饭，好边吃边谈要钱的事——买了土鸡野味还得往县里赶哩。

刘东平正要说话，就听到有人大声地叫着自己：“刘书记！”

刘东平回头一看，只见那一桌吃饭的人中站起一人，朝自己挥着手。仔细一看，原来是石贵昌。

石贵昌是龙口乡地界上有名的暴发户，以前是个整日游手好闲、到处惹是生非的小混混，前几年承包了一个小煤窑，谁知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已经是乡里最大的煤矿老板了。

石贵昌一脸堆着笑地走上前，握住刘东平的手说：“刚才看着就觉得眼熟，有想到真是我们的刘书记啊！”

刘东平应酬道：“原来是石大老板啊，你好你好！”

石贵昌接着问：“刘书记今天这是？”

刘东平有些不自然地说：“准备去县里一趟，帮人带点土特产。”

石贵昌心知肚明，笑着说：“刘书记，难得在这里遇到你，今天，无论如何要赏脸一块呷个饭！”说完，不由分说就拉刘东平。

刘东平连声推辞：“石老板，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今天真不行，我还要赶到县里去办事哩。”

石贵昌霸起蛮来：“工作要紧，那也得让人呷了饭吧。”

刘东平见脱不了身，只好扯起谎来：“石老板，真不呷了，县里还有领导在等呢。”

石贵昌这才松开了刘东平，说道：“那好，既然刘书记赶时间，我们就下次再约！”

刘东平心里松了口气，说：“好好。”正准备走，又被石贵昌拉住了：“刘书记，这饭不吃了，酒怎么着也得喝一杯再走吧。”

刘东平心里暗暗叫苦。他曾和这石贵昌在饭桌上见过几次，知道这是个霸蛮的人，今天这酒不喝看来是走不了了。

石贵昌腆着小肚子，拉着刘东平走到饭桌前，正在吃饭的三人见状连忙起身陪着笑。石贵昌指着其中一个姿色靓丽的年轻女人介绍道：“这是我公司新近招来的公关主任，叫刘莎。”

刘莎笑着说：“原来您就是刘书记呀！经常听石总提起您，说您对我们公司是照顾有加，是我们公司的大贵人啊！”

刘东平握住刘莎伸出的手，那手软软的像没有骨头般，笑着说道：“刘莎小姐，你太会说话了。”

石贵昌笑着说：“我们刘主任这话可不是拍马屁啊。”随手递了杯酒给刘东平，接着说：“今天巧遇刘书记，原本应该好好喝上一回，顺便向刘书记汇报一下我们公司近期的情况。但是刘书记今天赶时间，我们就敬刘书记一杯，意思一下吧。”

刘东平说道：“哪里哪里，今后乡里有困难，还需要石大老板帮忙哟。”

众人碰过杯后，都将酒一口喝下了。



石贵昌对刘莎使了个眼色，刘莎心领神会，往自己杯子里倒满了酒，说：“刘书记，见到您，我今天吉星高照得遇贵人了，我敬您三杯！”

说完，也不等刘东平说话，一口气连喝了两杯。正要喝第三杯时，被刘东平按住了：“刘主任，你这么客气我怎么好意思，这样吧，我也敬你和石老板一杯！”

几人又是一饮而尽。

石贵昌等人把刘东平送到车旁，看到刘东平那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石贵昌眉头一皱，说道：“哎呀，刘书记，你怎么还是这辆吉普车啊，这车开了有七八年了吧。”

“不止啰！”刘东平笑着说。

“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啊！”说完，石贵昌指着旁边的皇冠车说，“刘书记，要不你开我这辆车？”

刘东平说：“哟，石老板又换车了啊，这车可不便宜啊。”

石贵昌呵呵笑着，说：“你还莫讲，小日本这车还真是舒服，那座椅比家里的沙发还舒服哩。”

“还是石老板会享受！”

“我也就这么点出息了！”石贵昌哈哈笑着说道，“刘书记要是不嫌弃的话，尽管拿去开！”

刘东平摆了摆手，说：“我呀，坐惯了这老吉普了，再说，这车上山下乡的也方便。”

## 风 流

刘东平走进县委大门，沿着那条幽幽林荫道走着。

也是刘东平运气好，走到县政府办公楼就碰着娄止后挟着个包准备出门。娄止后停住脚，说：“我的大书记，么子风又把你吹来了？”刘东平说：“娄书记，你要出差？”娄止后说：“你若迟来一步，我就上地区去了。”刘东平说：“那我就在这里跟你简单汇报几句。”娄止后摇摇头说：“不不，到地区也就几十公里，个把小时就到了。”便把刘东平拉进自己的办公室。

一落座，娄止后就开了腔：“乡书记当上瘾了吧，怎么，有什么好事？”

刘东平包一放，说：“莫提了。县里的减负工作会一开，乡里一系列的连锁问题就跟着出来了。龙口中学冇得教育附加费，还欠款，债主们跑去围攻学校，拆围墙，学校上不成课，搞得人焦头烂额……”接着便想把龙口中学和乡里这几天发生的事给娄止后说说。

娄止后说：“不要说了，这事邱小鹏已跟我说了。你来得很及时，这次我就是上地区争取扶贫帮教资金的。听说邱专员通过关系在省里要来一大笔款子。我正想去挖一把，如果顺利的话，重点给龙口中学倾斜一下。”

刘东平愣愣说：“邱专员？哪个邱专员？”

“邱贵生副专员呗，你不认识？”

“认识，认识，他在我们龙口乡……”

“是嘛，他到龙口乡扶贫支教，我们一起喝过酒嘛。”

“邱局长当副专员了？”刘东平心里嘀咕着，马上又转换口气，“不过，我们还是靠你娄书记关心哩。”

娄止后说：“我也晓得龙口乡的困难，有办法，我这当书记的也只得厚着脸皮去讨钱。”

刘东平说：“娄书记，龙口乡的财政实在困难，现在干部工资都发不出了，你在邱专员那里能不能多要一些？”

娄止后眯眼看着刘东平，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你呀，贪得无厌。”

停了一会，接着说：“东平，不过钱要是搞到手，你们也得懂点味呀……”

刘东平一怔，马上明白过来，说：“娄书记，这你放心！我也不是第一天呷公家饭……”

娄止后却说道：“不是我，是上头。”

刘东平不解地问：“上头？哪个？”

娄止后眨了眨眼，说：“还哪个？邱专员呗！他上省里要钱也是拼了命的，要打点的，总不能让领导自己掏腰包吧？”

刘东平更不解了，说：“上边拨款还要打点？”

娄止后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啊？如今么子时代了，还思想僵化？要与时俱进，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家拨给你十万，你就回给人家一两万不行？不管怎样，还是你得大头嘛，再说，花的也不是你的钱！”

“啊……”刘东平望着娄止后，明白了，“好吧，只要能搞到钱，规矩我们照着做就是了。”

“不过，这事你别跟邱小鹏说，他那人……你知道的。”停了一会儿，娄止后接着说，“你来县里还有别的事吗？”

刘东平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的茶，站起身来，说：“还要去趟林业局，申请砍伐指标，好早点恢复竹木加工厂。”

刘东平前脚刚出门，娄止后就将门带上，“噔噔”追下楼去，对刘东平说道：“我这就去找邱专员，你等着我的消息吧。”说完，钻进车里，司机一踩油门，车就开走了。

邱贵生这行署副专员当得既妥当又不是很妥当。

三十多岁就当上副厅级干部，这在全省也为数不多。邱贵生春风得意，雄心勃勃，颇有几分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和抱负。邱贵生心里当然明白，自己从一个师范院校的文学青年步入仕途，一帆风顺，不是因为自己工作能力有多出众，而是因为碰上了一位赏识自己的好领导——张德明。张德明由星沙市委副书记调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去年又登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宝座。正因为有了这座硬靠山，他邱贵生才能步步高升，成为众人口中的“青年才俊”“明日之星”，风头一时无两。

不过，邱贵生真正视为“命中贵人”的却是张德明的女儿——张露茹。他无数次地思来想去，总得出同一个结论：自己人生的每一次机遇，都是张露茹抛的“橄榄枝”，张露茹就是他的“幸运女神”！

张露茹是邱贵生读师范学院时的同班同学。邱贵生毕业时，靠张露茹向时任星沙市委副书记的父亲推荐，成了她父亲的秘书；后来，又经张露茹再三“美言”到地市挂职，后来又从行署副秘书长的位置跳到了财政局长的宝座；当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各单位、各部门破格提拔年轻大学生干部，张露茹成了省财政厅副厅长之际，邱贵生也顺利地当上了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专员。

邱贵生从不掩饰自己对张露茹的爱意。得知张露茹受父亲影响也崇敬陈寅恪后，他曾手抄了一首陈寅恪夫人唐筼和陈寅恪唱和的诗送给了张露茹：“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文关韵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还曾信誓旦旦宣称自己的爱是陈寅恪所说的“第一等爱情”。张露茹不懂，特意问过父亲，明白了所谓的“第一等爱情”原来是“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和邱贵生期待的相反，张露茹非但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邱贵生幼稚得可笑，不足以托付终身。最终，张露茹嫁给了牛奇伟，这让邱贵生痛苦万分，一度觉得生无可恋此生了了。

邱贵生始终弄不明白的是，张露茹既然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为何却嫁给满身铜臭不学无术的牛奇伟而不选择他？在张露茹和牛奇伟的婚礼上，邱

贵生曾悄悄对张露茹说道：“我将用时间证明，你的选择是错误的！”张露茹后来对他说：“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不是你的模样土得出奇，而是你阴鸷的眼光！”这句话从此便在邱贵生的心头生了根，却又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真意。

没过多久，心灰意冷的邱贵生找了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女人结了婚。在婚礼上，张露茹也悄悄对邱贵生说：“我将用事实证明，你的选择又是错误的！”邱贵生回敬道：“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不是你的模样美得出奇，而是你骨子里的那股傲气！”

邱贵生和张露茹就像一团麻，剪不断，理还乱。

邱贵生被张露茹一个电话召到了省城。

金帝大酒店地处城郊，鸟语花香环境清幽。

走进套房，邱贵生极力克制住自己那种心急火燎的感觉，脸上摆出一副矜持的表情，站在窗前欣赏着窗外的后园景色。

后园有一个小水池，池子里几株莲花随风摇摆，周围开满了虞美人花。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让人心旷神怡，又使人心如火焚。

邱贵生长吁了口气，缓缓走向里屋。刚推开门，他就停下了脚步，差点叫出声。

张露茹穿着睡袍坐在圆形大床的床沿上，一双热乎乎的丹凤眼如火烧般蹿着火苗。见到邱贵生看得呆了，她得意地轻笑起来，换了一个坐姿，睡袍的下面恰到好处地露出羊脂般圆润的小腿。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邱贵生压抑着内心的狂喜，向外屋张望了两眼，把门轻轻关上，拧上反锁。

“我比你先到五分钟。”张露茹说完，拨了拨刚做的卷发。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省城那么多人认识你，你也敢来？”

张露茹站了起来，慢慢走到邱贵生跟前，用一个吻堵住了他的嘴。邱贵

生贪婪地吮吸着张露茹的嘴唇，两只手也不安分地抚摸起来。张露茹却推开了邱贵生，笑着说道：“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邱贵生讪讪地说道：“男人官做得越大胆子就越小，女人官做得越大胆子就越大。”

“那你是说我的官做得太大了啰？”张露茹说完，又一次堵住了邱贵生的嘴。

邱贵生担心张露茹再次脱开身，便将张露茹紧紧抱在怀里。张露茹紧紧贴在邱贵生的胸前，身子像蛇一般扭来扭去，想说话又出不了声，只好将舌尖送给邱贵生。

邱贵生再也无法控制了，他开始手忙脚乱地脱衣服，但是，张露茹却拦住了他。

张露茹娇斥道：“急什么！到浴室里去。”

浴室里蒸腾着热气，宽大的浴缸里放满了热水。浴缸旁有称体重的磅秤，一张做工精美的小圆桌两旁，各放着一把花梨木做的舒适躺椅。圆桌上摆着一束茶红色的玫瑰。

邱贵生和张露茹躺在浴缸里，热水刚好没过两人的胸口。邱贵生也不说话，呆呆地看着张露茹。

任何女人都不能和张露茹相比！他想起了自己青年时代写过的艳情小说《邱三郎的故事》，想起了那故事中的皇妃，想起自己写那皇妃沐浴的情景……

“你真美，比皇妃还美！”

“净说好听的，我都快老了，还能说美？”

“你老么？一点都没有，还是一朵出水芙蓉哩。”

“你这贫嘴，油嘴滑舌的。”

她美人鱼似的滑入水中，泡沫沾上了她的皮肤，闪闪发亮。他抱住她，免得滑倒，于是她慢慢地躺在了他的身旁，他伸出一只胳膊将她搂住。

“牛奇伟没在家么？”邱贵生忽然问道。



“你怎么问起他来？”张露茹惊疑地仰看着邱贵生。

“露茹，我想问你，你当时为什么选择牛奇伟？”困在心中多年的这个疑团终于有机会问出口了。

张露茹也很直率，并不遮遮掩掩，说道：“因为他当时值得我选他，他有钱，他潇洒，他敢爱敢恨，像个男子汉。”

“但是，他缺乏内涵。”邱贵生并非有意贬他。

“是的，他缺乏内涵，所以没有潜力，没有发展前途，没有开发价值。但是你知道么，一个人光有内涵有什么用，内涵一定要开发，开发才有价值，潜力一定要发挥，发挥才有意义。就像你，如果不是有人开发你，让你发挥潜力，你能有今天？”

这话也送到了邱贵生的要害处，他讷讷说道：“露茹，我这辈子忘不了你，下辈子也忘不了你！”

张露茹不以为意地笑了，说道：“这就是你的长处，别人有潜能，要么发挥不出来，要么能发挥的吧，十分潜能也只发挥了五分六分，而你能把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六七分却能发挥十分！”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

“你说呢？”

水有些凉了，张露茹伸手拧开热水龙头，淙淙水声像山间溪水般响起。邱贵生又想起了她以前说的那句话，便问：

“你当时说我的眼光很阴鸷，真有那么阴鸷么？”

张露茹一听笑了，说：“你啊，几年前的一句话，居然耿耿于怀，你不想想，这就是你眼光阴鸷的原因嘛！”

邱贵生说：“你看人厉害，真能入木三分，说明你的眼光更阴鸷。”

张露茹说：“我的眼光并不阴鸷，不过，我现在倒喜欢你这阴鸷的眼光。”

“为什么？”

“因为这眼光也像狼的眼光，你就是一匹狼，贪婪的狼！”

“是的，我是狼，一匹贪色的狼！”

“不，你不光贪色，还贪钱，贪权！”

“你就是色，就是钱，就是权！我现在就要咬你、吃你！吃你，咬你……”  
云雨过后，两人躺在床上说话。

邱贵生突然说道：“露茹，你给了我色，你爸给了我权，可我还缺钱。有钱我才好办事，我的六七分潜能才能发挥出十分！”

“我不是在指标范围外给了你们几十万么？”张露茹皱了皱眉头说道。

“那哪里够啊，能不能再多给一点？”

“你真是贪得无厌！我提醒你，你别把自己的后路也给贪了！”

零捌贰

## 憋气

602

几天后，娄止后来了龙口乡，到龙口中学检查工作。

娄止后给学校带来十二万元扶贫帮教款。这是个好消息，邱小鹏急匆匆赶到龙口中学。

听完马校长的汇报，离开餐时间还有个把小时，邱小鹏和刘东平就陪着娄止后在学校里走走看看。和十几年前相比，学校已经焕然一新，同记忆中的印象对不上号了。娄止后情不自禁感慨道：“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真是往事如烟啊……”

“是啊，”邱小鹏颇有同感，“以前的教学楼都拆了哩。”他脑中想起了当年和娄止后打架的情形，还有那个阳光活泼、总爱捉弄他的舒雅雯。

“想不到，这么个小学校，还出了个北大的高才生。”娄止后笑着说道。



“我算什么，你娄书记才是真正为龙口中学增了光啊！”邱小鹏客气地说道。

“那是，娄书记为人处世真是有话说，你看，一听说学校急需钱，二话没说就来了……”刘东平说道。

“嗨，应该的，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娄止后淡淡地说道。

校园不大，一圈逛下来，半小时都不到，三人又回到了校务办公室。

刘东平想起马校长几次托自己找人题写校名的事，灵机一动，何不趁此机会让娄止后来题写？现在写招牌题匾名，一是名人书法，二是书法名人，娄止后虽不是什么书法名人，但他是县委副书记，在县里也算得上一个名人了，而且，还能顺理成章地给他一笔润笔费，既讨好了娄止后，又向马校长交了差，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谁知，娄止后一听，忙推辞说：“我就莫出丑了吧。”

“娄书记，你就莫谦虚了。”马校长满脸是笑地说道，“你又是龙口中学的老校友，这个字你来写再合适不过了！”

一说到“老校友”，娄止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说道：“我倒是有个好的人选。”

大家一听，都望着娄止后。

娄止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们为什么不去找邱贵生呢？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行署副专员，前途不可限量，可你们不晓得吧，他的书法在地区那是赫赫有名的。他也是龙口中学出去的，对学校不是一直都很关心照顾么？这校名啊，理应让他来写！”

马校长听了，自然是十分高兴，却又为难地说道：“邱专员那么忙，怕是有时间写吧？”

“这个你放心，”娄止后微微笑着说道，“我跟贵生熟，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送走姜止后，刘东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刚坐下，刘东平就让马秘书把乡长张实初找来，两人就在办公室边喝着茶边谈事情。这时，马秘书领着两位村民走了进来，说是要找邱小鹏的。

刘东平问道：“你们是要找邱小鹏副书记么？”

两位村民连连回答说：“是哩，是哩。”

刘东平说：“他已不在乡里了，到龙湾村当支书去了。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一个村民看了看刘东平和张实初，怯怯地说道：“我们想向邱书记反映些情况。”

刘东平一听，让两人坐下，说道：“我是刘东平，龙口乡的书记。”又指着张实初介绍道，“这位是张实初乡长。你们有什么情况，跟我们反映是一样的。”

原来，这两人姓胡，是龙爪村的外姓村民，要反映的是村里的龙家三兄弟。

龙家三兄弟的老大叫龙腾云，老二叫龙腾江，最小的叫龙腾海。三兄弟仗着有钱有势，胆大妄为，四里八乡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在乡里横行霸道，四处惹是生非，连同本村族人也对他们敬畏三分。胡家兄弟在国道旁边有六亩上好的耕地，被龙家三兄弟看上了，找上了门。胡家兄弟是外姓，势单力薄，自然不敢反抗，面对龙家三兄弟开出的少得可怜的租金，也只能忍气吞声同意了。

龙家三兄弟就在耕地上开了个窑厂做砖，又勒令附近几个村的人只能买他们的高价红砖，如若不从，少则拦车抢砖，重则下黑手伤人，生意自然是红红火火。可砖厂开了快两年，龙家三兄弟不但不给租金，还将上门讨钱的胡家兄弟狠狠打了一顿。两兄弟咽不下这口气，从组里告到村里，又从村里告到乡里，没谁肯出面，听说副书记邱小鹏办事公正，便找到乡政府来了。

刘东平并不知道龙家兄弟与县里某些领导的瓜葛，听了胡家兄弟的诉说，气得拍着桌子说道：“这么搞还得了？有得王法了！”又对胡家兄弟说道，“这样，你们先回去，我们马上派人下去调查清楚，如果情况属实，一定会为你

们做主的。”

等胡家兄弟走了，刘东平说道：“这事一定要尽早处理，正好借这个机会，给那些地痞村霸点颜色看看！”

张实初却有些担心，说：“这龙家三兄弟敢这么闹，怕是有么子人在背后撑腰哩。”

“三个地痞无赖，后面能有么子人？”刘东平气势十足地说道，“就算后面有人撑腰，难不成我们还怕了？”

上午九点多，乡长张实初带着企业办主任和税务所长就到了龙爪村。

三兄弟没把张实初几个人放在眼里，对占用胡家耕地不给租金、反把胡家人打伤一事没有否认，老大龙腾云还嬉皮笑脸地说道：“张乡长，这么大的一个乡，大事都管不过来，还管这些芝麻小事？”

张实初忍着气，说道：“这不是小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

龙腾云厚着脸说道：“张乡长，这话说得好！可我们也是人民群众啊，你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利益嘛。”

张乡长好言说道：“是，可你们既然租了人家的耕地，就得按说好的来，把租金给人家嘛。”

老二龙腾江莽撞地冒出一句：“这几亩田原来就是我们龙家的祖业，凭么子给他们外姓人租金！”

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张实初气愤不过，教训道：“怎能这么说？这耕地是村里分给人家的，有凭有据，你说不给就不给了？！还有冇有王法？”

三兄弟一听，气势汹汹地把张实初围了起来，龙腾江恶狠狠地说：“姓张的，你当你的乡长，我们的事你少管！”

张实初也不是吃素的，挺着胸膛说道：“你们既然还晓得我是乡长，那么龙爪村的事我想管就管，除非龙爪村不归龙口乡！”

龙家最小的龙腾海突然耍起横来，歪着头，扯起嗓子吼着：“你个小小的乡长算条卵，我们还怕你？”

张实初当时就气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同行的企业办主任见龙

家三兄弟太不像话，就站到前面，大声说道：“你们也太放肆了，现在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企业办主任是个北方汉子，生得虎背熊腰五大三粗，龙腾云见了，心里有些怯了，便把口气放平缓，说道：“我们也有说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么。张乡长，就算是国民党，也得让老百姓过日子吧，怎么到了你这里，就不许老百姓烧砖盖房子了？”

企业办主任直冲冲说道：“你少乱扯！烧砖盖房子得办手续，把你们的手续拿来看看！”

龙腾云装傻说道：“我们在自己祖公田里烧砖，就是在自己灶里煮饭，不晓得要办什么手续。”

税务所长也站了出来，说道：“当然要办手续！在田里开窑烧砖，要办交耕地占用税，砖卖出后还要交营业税。”

龙腾云说：“现在上面提出减轻农民负担，你乡长却带领干部们下来要这个税那个税，你们这样做符合上面的政策吗？”

税务所长又好气又好笑，说道：“负担归负担，税归税，我们按政策办事！你们现在补交税款还来得及，要不然，可以办你们个偷税抗税的罪，那就不是钱的事情了！”说着，就从公文包里掏税票，结果税票还没掏出来，龙腾海就举着块砖坯向税务所长头上挥了过去。税务所长眼疾手快，赶紧往旁一扭身，砖坯还是狠狠地砸在他的小腿上。只听见税务所长“哎哟”一声，拉起裤腿一看，只见小腿上一块肉被砸得青紫，肿了起来。

企业办主任见状，就想上前抓住龙腾海。龙家三兄弟也不示弱，迎着企业办主任顶了上来。张实初见势不妙，拦住了企业办主任，对龙家三兄弟狠狠说道：“你们……等着瞧！”说完，和企业办主任一起，扶着走路都一跛一跛的税务所长回到了车上。

龙家三兄弟见了，得意扬扬地怪叫着起哄，龙腾海还气焰嚣张地喊道：“有种莫走啊，老子等着你们！不来就是王八蛋！”



听张实初说完事情的经过，刘东平气得拳头攥得紧紧的，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他娘的，这还了得！简直无法无天了！”当即就叫张实初去通知周邦化，带上派出所所有干警，准备去龙爪村把三兄弟抓来再说。

但当张实初刚走出门时，刘东平又把他叫了回来，摇着头说：“等等吧，暂时不要派出所出面为好。”

张实初不明白，问道：“怎么哩？”

刘东平轻声说道：“龙家三兄弟打伤了税务干部，肯定已有防备，我们这样去抓人，搞不好人有抓住，还会扯出新的麻烦。”

张实初窝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说道：“那这事就这么算了？”

刘东平叹了口气，耐心说道：“肯定不能呷这种哑巴亏！莫着急，先让他们得意个几天，等我们拿出个稳妥点的办法再收拾他们！”

刘东平的心里憋着一口气。

邱小鹏心里也憋着一口气。

自从找刘东平商量贷款的事后，邱小鹏就跑到县里找到娄止后，把龙口中学欠债封门的事汇报了，村里贷款的事也不好再说，就径直走到县财政局。

邱小鹏北大毕业后在县里待过一段时间，财政局的人多半认识邱小鹏，对这位村支书也还客气。听说村里建设要贷款，股长说：“你们想贷好多啰？”

邱小鹏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缺口是两百万。”

股长一听，吓住了：“啊，这么多？我们这里哪能贷这么多？”

邱小鹏问：“那你最多能贷多少？”

股长想了想，伸出一手掌，晃了晃：“这个数。”

邱小鹏顺口一说：“五百万？”

股长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你还真把我们这当银行了啊，最多五十万。”

邱小鹏急了：“能不能再多一点？我这是大项目呀。”

股长说：“我晓得你是大项目，也晓得你们村是县里许书记的点，是地

委郑书记的点，才答应贷给你五十万，要不，村里到县里贷款一概不给。”

邱小鹏左磨右磨，股长最后才松了口：撑死了一百万。

一百万就一百万吧，一百万也能解决不少问题。

还是出了问题。

今天，邱小鹏再次来到财政局办贷款的事。股长一见他，脸色就变了，打招呼时露出一脸尴尬的笑。待邱小鹏落座，股长收住尴尬的笑容，说：“你的贷款泡汤了。”

“怎么回事？”

“唉，莫问了……反正泡汤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好说呀……莫问了吧。”

“我这是等钱办事呀，一百万贷款一下泡汤了，我怎么能不问呢？你总得让我弄个明白。”

“唉，领导不同意。”

“领导不同意？哪个领导不同意？你们局长不同意？”

“不是，是……县里领导。”

“县里领导？哪个？”

股长到底还是把实话说了。原来，把龙湾村的一百万贷款挤掉的，正是县委副书记娄止后。石贵昌的煤窑要扩建，急需资金，他找到娄止后要贷款，娄止后就找到财政局长，财政局长推到财政股长，娄止后强下指令，把龙湾村的一百万贷给了石贵昌。

邱小鹏听了一肚子火，二话没说，气冲冲地走出了财政局的大门。

邱小鹏径直走到松源县委机关，走进娄止后的办公室，叫了一声：“娄书记。”

娄止后正在看报纸，抬起头来见到是邱小鹏，心里一惊，脸上却挤出笑容：

“呀，小鹏，来坐，坐！”

邱小鹏在娄止后对面坐下，定定神，平静地说：

“娄书记，我给你提个意见。”

娄止后怔了：“给我提意见？”

“是的。我以一个基层干部的名义，向你提意见。”

“好啊，么子意见？这么严重呀？”娄止后笑了，自工作以来，还没有一个下级敢这么面对面向他“提意见”。

“你把财政局贷给龙湾村的一百万贷款，指令给石贵昌……”

“唔……有这事？”娄止后装傻充愣说道。

“有这事，你忘了么？”

“哦……是的……是有这事。不过……”

“娄书记，作为一个县级领导，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作为一个县级领导，我怎么不能这么做呢？”娄止后心里冒起了火，可还是强忍着脾气，好言说道，“石贵昌要贷款，他找到我，我找了财政局领导，请他们支持。石贵昌可是全县有名的个体经营户，这几年为县里的经济发展做了贡献，现在县里号召大家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我这样做，错了吗？”

“你支持石贵昌有错，可你不能挤掉龙湾村的贷款呀，龙湾村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缺资金，贷款如救火啊！”

“晓得，也不晓得。你们贷款有向我汇报。对了，你们是县委许书记的点，也是地委郑书记的点，据我了解，你们也有向他们汇报呀。”

“是的，我们有向他们汇报，是怕增加他们的负担，么子都依赖他们。”邱小鹏越说越激动，脱口而出道，“可我真有想到，你作为一个县级领导，竟会拆我们基层的台。”

“你是怎么说话的！”娄止后厉声说道。

“说错了吗？”

“你晓不晓得你在跟谁说话？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的身份！”

“我怎么不晓得？是，你是领导，可我也能提出批评意见吧……”

“你住口！”

“我话还有说完，我还要说……”

“你给我出去！太不像话了！” 娄止后用力拍着桌子，桌上的茶杯都震动了。

“我不出去，我就要说！而且，我还要向许书记说，向地委郑书记钟书记说……”

邱小鹏说完就往门外走。

一见邱小鹏来真格的了，娄止后怕了，连忙叫住他：“小鹏，你回来！”

邱小鹏回过头来：“怎么？你还要我说吗？”

“不，你过来坐，你听我说。” 娄止后招着手，示意他坐回刚才的座位。

邱小鹏复又坐下，平静地望着娄止后。

“小鹏，我刚才太冲动了……其实我们两个都不必动气嘛，都是为了工作，是不是？”

邱小鹏没有回话，喘着粗气。

“因为我们是同学，是校友。我晓得，过去在学校的时候，为了一钵饭，我们打了一架……”

“我现在重申，那钵饭不是我偷的。”

“是的，那钵饭的确不是你偷的，后来我搞清楚了。不过，为了那钵饭，我们就产生了疙瘩，你心里记恨我，不过我可……”

“娄书记，那些事不必说了。”

“不，我要说，既然已经说开，我就告诉你，后来，我到你们村里收贷款，为一万块钱贷款，我们所里一个老同志抵扣了地区拨给你们村里的一万块钱，我当时不晓得，我把那老同志狠狠批评了一顿，把一万块钱现金亲自送到你们村里；再后来你父亲为办茶厂来贷款，我又毫不犹豫地给他贷了五万块钱。我这样做，可有记恨你吧？”

“娄书记，在关键时刻你帮我们解了难，帮了忙，我感谢你。可是娄书记，对我来说，龙湾村贷款的事，是公事，是大事，是急事啊！”



这时，县委办秘书送上一个文件，请娄止后审阅。娄止后用目光扫视一遍，脸上现出惊疑的神色，那是一个会议通知：地委决定，郑若松副书记下周到龙湾村召开现场办公会，请地区和松源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许家扬在通知上端批示“请逸民县长、各位副书记、常委、副县长和有关部办委局负责同志阅”。

娄止后心里一惊，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邱小鹏，问道：

“小鹏，龙湾村的事你向郑书记汇报过？”

“汇报过。郑书记指示我们定期向他汇报。他说地委钟书记也很关注龙湾村的新农村建设，特意请郑书记多关心支持。”

娄止后越听心里越发凉，冷汗直冒，越发后悔自己抢走这一百万贷款，暗骂自己愚不可及，简直是自己葬送前程。他赶紧追问了一句：

“贷款的事向他汇报过？”

“汇报过。”

娄止后这时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大耳光：

“石贵昌……贷款的事也汇报过？”

“冇冇，这件事我今天才晓得。”

娄止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鹏，这件事请你先不要向郑书记、许书记汇报……”

“为什么？”

“这事因我而起，就让我来了结——一百万贷款我负责落实。另外，你不是还缺一百万吗？我也尽力帮你争取！”

邱小鹏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搞得有些回不过神来：“两百万贷款，你都帮我们解决？”

娄止后咬了咬牙，一口答应：“没问题！我一定竭尽全力！也让地委钟书记、郑书记知道，不光他们关注你们，我也全力支持！下次请你转告两位领导，请他们放心！”

邱小鹏终于明白了娄止后的用意，马上表态：“没问题，有机会我一定

转告你对我们的支持！真是太谢谢你了，娄书记！”

邱小鹏站起身来，走出娄止后的办公室。

娄止后看着邱小鹏走出门口，心里恨恨说道：“冤家路窄……走着看吧！”

零  
捌  
叁

## 下 水

邱贵生当上副专员后，分管工业企业、财贸、金融等方面的工作。

新官上任三把火。邱贵生意气风发，想着自己为官一任总得做几件事，就利用自己过去在省城的一些关系，为双星的地方和企业跑项目、跑资金，才几个月的时间，先后弄来了六千多万元的资金和贷款，赢得了上下的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邱贵生开始膨胀，藏在心中的“钱”和“色”两匹狼蹿了出来，压抑多年的个人欲望开始释放，觉得多年前向往的奢华生活就要变成现实了。

将邱贵生拉下水的，是石贵昌。

煤炭是松源的支柱产业。尤其是这几年，煤炭价格一路上涨，利润非常可观，老百姓都知道“挖煤就是挖乌金”，有了个煤矿就等于有了座金山，因此，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也不管有钱没钱，哪怕是借高息贷款，争破头也要抢着开家煤矿。但开采煤炭毕竟风险较大，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发生，搞得各级领导压力都很大，因此，大大小小的煤矿都要应付各种检查，说不定哪天就被封停了。

石贵昌的煤矿是松源煤矿行业的骨干企业，经过多方打听，通过娄止后从中牵线搭桥，终于搭上了分管工业的邱贵生，为自己的煤矿买了一份“保险”。

石贵昌从部队退伍后，带着“演习标兵”的证书回到了龙爪村。先是跟着程东虎兄弟走南闯北，赚了点钱后就回到了龙爪村，从别人手中盘下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小煤窑，起早贪黑干了两年，赚了一些辛苦钱。别看石贵昌个子瘦瘦小小的，胆子却大得很，随后贷款了二十多万，买下了旁边一家规模比自家矿大不少的煤厂，被人戏称“猫把老虎呷了”。随后几年，逐渐成了远近有名的暴发户，先是成为松源的“致富明星”，现在已是双星地区颇有名气的大款。

搭上邱贵生的第二天，石贵昌就跑到地区行署，找到邱贵生，话没说两句就说要请吃饭。邱贵生见是娄止后介绍来的，也就随口答应了。酒足饭饱后，石贵昌壮着胆子，提出到邱贵生住处看一看。邱贵生酒喝得正舒服，也没反对。

石贵昌跟着去了邱贵生的家，这是一套四室两厅的厅级领导住房，室内装饰和摆设普普通通，甚至有点简陋——客厅只有台十九寸的小彩电。

石贵昌看了一圈，装作感慨不已地说道：“哎呀，邱专员，一看你这家，就知道你是个清正廉洁的好领导啊。”

“我不喜欢看电视，回到家就是躺在床上看书……”邱贵生一本正经地说道。

“要不怎么都说你是有名的大才子哩！”石贵昌竖着大拇指，说道，“现在这年头，像邱专员这么儒雅博学的领导可真是少见啊！”

这话说得邱贵生心里轻飘飘的，笑了笑也不说话。

“不过，现在这电视也是越来越重要了。”石贵昌看了眼邱贵生的脸色，接着说，“好多的电视剧都成为大家谈论的热门哩。”

“嗯，你说得对！”邱贵生点了点头，说道，“很多电视剧都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就像《渴望》《星星知我心》等，都是

很好的嘛。”

“就是这个意思！”石贵昌笑了笑，奉承说，“还是邱专员水平高，一下就抓住了本质！”

“而且，身为领导干部，能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收看《新闻联播》么？”

石贵昌立即心领神会，笑着说：“对！我看你的卧室冇得电视，要不，我来帮你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吧。”

“业余生活？”邱贵生没听明白。

“就是放台电视机，再配上录像机之类的，可以看看最新的电影放松下。”

邱贵生推辞：“不，这样影响不好。”

石贵昌说：“哪有么子好不好的嘍？再说，我私人花钱，又冇用公家一分钱，有么子关系？”

邱贵生顺水推舟说道：“要石老板私人花钱，那怎么好意思？要不，你搞完我算钱给你吧。”

石贵昌说：“这有么子不好意思的，谁叫我们还是校友哩？能为你这位最出色的老校友服务，是我的荣幸！”

当天下午，石贵昌就到商场买了一台松下二十九寸大彩电和“爱多”VCD影碟机，花了两万多块，让人直接送到了邱贵生的住处。

邱贵生很是满意，打了个电话给石贵昌，寒暄了几句，至于钱的事，一句都没提。

既然做了一回“婊子”，也就不在乎第二回“接客”了。

得知邱贵生要去美国参加“世界稀土大会”，石贵昌又一次开车来双星，在帝豪大酒店请邱贵生吃饭。饭后，石贵昌又安排邱贵生去打保龄球，见邱贵生玩得开心，石贵昌趁机提出求一幅字，邱贵生一口应承下来。第二天晚上，石贵昌轻车熟路地来到邱贵生住处，并投其所好地带来一套高档的“文房四宝”。

“写什么好呢？”邱贵生站到垫着书画专用毛毡的老板桌前，提起笔，

沉思着说。

“邱专员的书法一字千金，随便写都值钱。”石贵昌阿谀道。

看着石贵昌那张泛着油光颇有几分滑稽的脸，邱贵生心里念叨着“石贵昌”的名字，忽然眼睛一亮，说：“你姓石，又开煤矿挖煤，挖煤就是挖金子，就送你四个字——点石成金！”

“好！好！邱专员才思敏捷，出口成金！”石贵昌连忙喝彩，说道，“记得读书的时候，全校就数您的文章写得最好。”

邱贵生饱蘸一笔“一得阁”香墨，运足气息，四个字一气呵成，又写下自己的名字，重重地盖上印章。

石贵昌连忙从黑色皮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邱贵生：“这是润笔费。正好您要去看美国，这一万美金给您零用。”

邱贵生心里“咯噔”一下，心里算了下，差不多是六万多块钱。邱贵生从来没有一次收过这么多钱，心里竟然隐隐有些怕，推辞说：“这怎么行，太多了！”

“您的字一字千金，四个字加上名字和章，就是这个数。”

不等邱贵生说话，石贵昌接着说：“这钱在美国也算不了什么。”

邱贵生有些心动，却还是犹豫着没有接。

“哎呀，我的老同学！”石贵昌一把将钱塞到了邱贵生的手里，豪爽地说道，“您就拿着吧，省得您还要去换美元！”

邱贵生看着手里鼓鼓囊囊的信封，觉得这信封仿佛沾满了胶水，又像有一种神奇的磁性，怎么甩都甩不掉，便笑着说：“那好吧，我从美国回来再还给你！”

对金钱的欲望和天知地知的侥幸心理，邱贵生收下了这一万美金。

石贵昌回到家，把邱贵生的字精心装裱，装上玻璃框，挂在了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成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和企业的“门面”，每逢有人来检查，他总会不厌其烦地介绍这幅“墨宝”。

邱贵生从美国飞回星沙，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去见了张露茹。刚见面，邱贵生出其不意地给了张露茹一个惊喜——一个精致洋气的小挎包。

“哇，这包太漂亮了！”张露茹高兴地背上挎包，在镜子前照来照去。

“这包再好，也要背在你身上才漂亮啊。”邱贵生赞赏道。

“没想到，你的眼光还挺好。”看样子，张露茹很满意。

能不好吗，世界名牌，花了几千块哩！邱贵生想起还有些肉痛。

张露茹心情大好，扑到邱贵生身上，说道：“我很喜欢，谢谢你！”

“你就这么谢我啊。”邱贵生假装失望地说了句。

“好好，你辛苦了。”张露茹眉目含情地送上了双唇。

邱贵生心里别提多美了，贪婪地吻着，双手在张露茹身上游走，心里感慨：这钱真是个好东西啊，有了钱，连女神都要低头了。

从星沙回地区的路上，邱贵生给石贵昌打了个电话，要他晚上到家里呷个便饭。石贵昌连声说好，挂断电话就骂起娘来：他娘的，一万美金就换来一餐饭！

当晚，夜色还没黑，石贵昌就敲响了邱贵生家的门。家里就邱贵生一人。

见饭桌上已经摆了几样菜，石贵昌便将带来的一只烧鸡和一只酱板鸭也放了上去，邱贵生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陈年的茅台，拧开盖子，一股酒香就飘了出来。石贵昌接过酒瓶，给邱贵生和自己的酒杯倒满酒，坐着等邱贵生动筷。

“本来想在外面喝的，”邱贵生说道，“不过，外面的饭菜呷多了也有么子意思，还不如在家喝，自在。”

“对，对！”石贵昌忙说道，“能在邱专员家呷饭，这可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啊。”

“不说这个了，来，喝酒！”邱贵生和石贵昌轻轻碰了杯，两人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邱贵生的话也多了起来，对石贵昌说：“贵昌哇，你是个聪明人，那我问你，到底什么人才是聪明人呢？”



石贵昌被问住了，脑子一转，说道：“像邱专员这样的，就是聪明人了！”

邱贵生笑了，说道：“聪明人啊，其实就是比别人先看一步的人。”

石贵昌糊涂了，呆呆地看着邱贵生。

邱贵生接着说：“多数人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些人发不了财；你我就不同，走一步先看一步，这就是过人之处，就是聪明人。”

石贵昌没明白邱贵生的意思，只是“哦哦”应着，说道：“是的，是的。”

两人又喝了杯酒，邱贵生继续说道：“当然，还有大聪明人，走一步看三步；还有绝顶聪明的人，走一步能看五步看十步。有些人只要一看，就晓得自己前面要走的路，还能晓得路的尽头是什么，因此一步一步地走好每一步路，那是圣人；有些人不用看，只用想，能晓得自己走过的路和该要走的路，并且懂得该怎么走的道理，那是哲人。这是常人都不能及的。还有，据说有的人不用看，不用想，就能明白一切的，那是神；还有不仅晓得人的今生，就连前生和后世都能一清二楚的，那就是仙了……”

石贵昌仍然只是“哦哦”应着，心里却更加不明白了：和这些文化人喝酒真是累，理论一套一套的。不过，他对邱贵生倒是多了几分佩服。

邱贵生也不理石贵昌，自顾自地说道：“当然，神和仙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就有必要去想它，也无法去学，你说是吗？”

石贵昌连连应道：“是的，是的。”

邱贵生说道：“现在，我们就先学做大聪明人，然后再做绝顶聪明的人……”

石贵昌插了句嘴：“学大聪明人？就是走一步看三步？”

邱贵生笑着说：“是吧，算你聪明！”

“那要怎么走一步看三步？”石贵昌问道。

“所谓走一步看三步，就是要看清前面的形势，总结起来就是看三势。”

“看三势？”

“一是政治形势，这是每个聪明人都应当看的……”

石贵昌想，搞政治的喜欢谈政治！不过他还是认真听下去。邱贵生抿了

一口酒说：

“你不要以为我搞政治的人喜欢谈政治！做经济的人特别是做大生意的人也要懂得政治啊，马克思的学说不就是政治经济学么，离了政治怎么行？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生意人更应当看重政治，这是第一步！”

石贵昌心里一怔，这邱贵生真厉害，仿佛能洞察别人的心思，他撕了一只鸡腿送到邱贵生面前，说：“是的，是的，你这就叫高人一筹！”

邱贵生没有理会他的阿谀，继续说：“当前的政治形势是么子？就是国家允许和鼓励少数人先富，这是大政策，也是大形势。你要晓得，任何一个社会，成为少数人就是多数人的梦想，你要想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就得认清这个大形势。”

石贵昌对邱贵生越发佩服起来，连连说：“是的，是的！”

“第二步就是看经济形势。当前的经济形势是么子？国家总是扶大并小，国家扶植大型企业，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吞并难以生存的中小企业，提倡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逐步扩大生产，办成企业集团。这就是适者生存，你要生存就要强大，也就是农村里那句俗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石贵昌更是佩服了，说：“说得真好啊，邱专员！”

“还有，第三步就是看自身的优势。关键是要看清它，要发挥它！”

“那我有么子优势？”石贵昌问道。

“看看，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不过认识自己也不容易。我看你的优势就是你聪明，你有钱，你拥有一个企业，这就是资本。我们这个社会是资本社会，你要赚大钱，有得资本哪成！”

“是呀，有得资本简直一事无成！”石贵昌说，“可是，光有现在这些资本也不能赚大钱呀。”

“是的，这就看你怎么发挥它的效益了，要做到一本万利。”邱贵生故意卖起关子。

“怎么才能一本万利？”石贵昌急急问道。

“我说，你有了自己的资本和优势，还得利用别人的资本和优势。”



“利用别人的资本和优势？”

“是呀，比如说我，我邱贵生就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资本，我是副专员，有地位，有权力，懂政策，这就是资本，就是优势，你就可以利用嘛。”

“我可不敢利用你。”石贵昌连忙说道。

“你不是已经利用了么？我听说你把我写给你的字挂在办公室，还大肆宣扬。”

石贵昌一听，心里一惊，急忙解释道：“有有有有，我只是跟几个好朋友说过。”

“说了也有关系。”邱贵生一副无所谓の口气，“你这就是合理利用我嘛，只不过，利用得还不够。”

“还不够？”

“嗯，你利用我的政治优势和权力优势，就可以变成经济优势和经济资本，而我呢，也让我的优势化为经济效益，这就是互惠互利嘛，你懂不？”邱贵生看了眼石贵昌。

“我懂，我懂！”石贵昌连连点头。

“你懂个屁！至少你还有全懂，有懂透！”邱贵生把酒杯往桌上重重地一放，发出清脆的响声。

石贵昌呛了一口酒，呆呆地看着，蒙了。

“我告诉你！”邱贵生说，“眼下，你走这一步，就得看三步，搞清这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自身优势，玩一个大动作……”

“么子大动作？”石贵昌急忙问道。

“把你的那些小公司搞成一个集团公司！”

石贵昌又久久看着邱贵生，心里嘀咕着：现在，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搞集团，这样搞的好处在哪里？挖煤的公司也能搞成集团？

邱贵生呷了口菜，开始给石贵昌分析起来：

“这就叫整合资源。公司还是那公司，资源还是那资源，但一旦变成集团，牌子一换，品牌就高了，名声就大了，要贷款么子的也就容易多了，这叫一

本万利；还有，你有了集团，就可以做大做强，哪样赚钱你就做哪样，这就叫一通百通……”

“哦，有这么多好处，怪不得到处都在搞集团哩。”

“嗨，还有更大的好处呢。”

“更大的好处？”

“嗯，那才是最重要的！你想嘛，你搞成集团，当上这个协会会长那个理事会理事长啦，七七八八的民团组织也会请你去挂个名，你的知名度就高了嘛，到时候我再帮你活动活动，给你也搞个么子政协委员的做做，不是最大的好处么！”

石贵昌被邱贵生说得激动不已，一想到自己当上政协委员的神气样，就心花怒放起来，感动地说道：“邱专员，小弟真是佩服你！感谢你给小弟指点迷津……”

邱贵生淡淡地说道：“那是的，这番话我对别人是不会说的，谁叫我们是老同学呢？”

石贵昌举起酒杯，对邱贵生说道：“邱专员，以后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只要你说一声，小弟决无二话！生死关头，小弟也愿意赴汤蹈火，肝脑涂地！”

邱贵生满意地笑了，说道：“莫生啊死啊的，我俩一起做个大聪明人吧。”

零  
捌  
肆

## 主意

看完“开展税法宣传、抓好税收征管”的通知，刘东平忽然有了新的主意。

当晚的党委会上，刘东平让张实初传达了宣传税法的通知精神，然后让大家谈谈认识，各自发表意见。讨论来讨论去，都是些牢骚话，刘东平便大概说了下自己的主意。

刘东平最后说道：“这样吧，拿几天时间做一下准备，近期以二〇七国道为主线，把乡里一百多号人马和吉普车摩托车都调动起来，搞一次规模较大的税法宣传行动，着力促进一下今年的税收。”

刘东平话是点到为止，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他没说明，就是要趁这次税法宣传的机会抓几个龙家三兄弟那样的典型。

税法宣传队伍来到龙家三兄弟开砖窑的地方。

龙家三兄弟听到外面的动静，从窑后面的工棚里钻了出来，还没意识到今天就是冲着他们来的，站在一边看热闹。直到周邦化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开窑纳没纳税，要他们拿税票出来接受检查，他们才慌了神。

老大龙腾云壮着胆，不管周邦化说什么，只有一句话：“我们是在自己的田里烧砖，要纳么子税？”

周邦化这回底气十足，高声说：“我问你，你们烧砖占有占田？烧的砖卖不卖出去？”

龙腾云正要说话，老二龙腾江忙说：“我们占的是自家的田，烧的砖是自家修屋用的，又不出卖。”

这时，刘东平走了上来，说：“你们在这里烧了四五年砖，难道你们要造皇宫，用得了那么多砖？”

龙腾云脑子一壮，嬉皮笑脸地说：“那么多亲戚朋友也要，砖都不够用哩。”

“强词夺理！”刘东平把手一挥，税务所秦所长就走上前来，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货单，摊到龙腾云面前说：“你看看这上面是不是你们的名字？”

三兄弟还要抵赖，刘东平大声说道：“你们少啰嗦，把税款和罚金交上！”

这时，老三龙腾海忍不住了，指着刘东平叫道：“要钱冇得，要卵有一条！”

刘东平气不打一处来，点着龙腾海的鼻子，狠狠地说：“龙腾海，你给我听着，你们强占民田欺压百姓，还有处理你们；你们又偷税抗税，打伤税务干部，今天我要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

龙腾海伸手顺势拿起一块砖坯，正要扔，刘东平喝道：“给我绑了！”话音刚落，周邦化身子半蹲，一个扫堂腿就将龙腾海撂翻在地，接着，一副锃亮的手铐就铐住了他的双手。龙腾云和龙腾江急了，上前准备抢人，几个民警早已冲过来，把三人团团围在中间。

抓了龙腾海，龙爪村炸了锅。

刘东平的日子不得安宁。

这几天，刘东平接到不少县里打来的电话，其中不乏很有身份的角色，劝刘东平不要做得太过火，甚至是直接要刘东平赶紧放人。一个村里的砖窑主出了点事，县里竟有那么多人打招呼，这可是刘东平始料不及的。刘东平口头上答应着，放下电话就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信邪，大不了丢掉这顶乌纱帽！”

然而还有更让他预料不到的。

这天半夜，刘东平睡得正熟，突然“哐哐哐”三声脆响，把他从梦中惊醒。拉亮电灯一瞧，窗户上开了三个黑洞，靠窗的书桌上满是碎玻璃，地上多了三块大石头。刘东平火冒三丈，从床上翻起来，拉开门，冲出去大声吼道：“有种的就跟我面对面干，砸窗户算条卵！”

窗外黑沉沉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呼呼作响的风声。

刘东平悻悻地准备回屋，却见门上插着一把杀猪刀，刀尖下有一张纸。刘东平把刀和纸拿进屋，只见纸条上写着：姓刘的，当心你的狗头！

第二天，刘东平将杀猪刀和纸拿给周邦化看了看，周邦化皱着眉头，有些担心说：“刘书记，这些亡命之徒，说得出就做得出的，你要不要避一避？”

刘东平满不在乎地说道：“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正好说明他们心虚，有么子可怕的！”

不过，他心里非常明白，好戏还在后头。

这都几天了，县委副书记娄止后为什么还没露面？难道他就这么沉得住气？正纳闷时，有人找上门来了——来人不是娄止后，而是窑山上的石贵昌。

石贵昌这次是一个人来的，见到刘东平，也不绕弯子了，直截了当地说：“刘书记，我可是代表娄书记来的，龙家三兄弟的事还请你给点面子。”

刘东平故作惊讶地说：“石老板呀，你把我都弄糊涂了，又是娄书记又是龙家兄弟的，到底怎么回事啰？”石贵昌也不隐瞒，干脆把话挑明了，说出了娄止后和龙家兄弟的私交……

石贵昌走后，刘东平把周邦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放人吧！”

周邦化很惊讶，盯住刘东平说：“这么快就放人，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刘东平很是生气，吼道：“老百姓有么子不好交代？你要他圆他就圆，你要他扁他就扁，还不好交代？”

周邦化还是不明白，刘东平放低了声音说：“我问你，你抓龙腾海的目的么子？”

周邦化脱口而出：“维护纳税环境，完成税收任务呀。”

刘东平说：“要是完不成税收呢？”

周邦化说：“有钱发工资，上面还会追究责任。”

刘东平说：“现在你抓了人，税收上去了，可上面还是要追究你，怎么办？”

周邦化不知说什么好了。

刘东平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的工作不就一个目的，千方百计圆满完成任务么？完成任务为了么子？就是不让上面追究责任嘛。好了，不多说了，你先把人放了吧。”

龙腾海就这样放了，全乡上下一片哗然，各种风言风语都有。

刘东平对此不理不睬，把周邦化叫到屋里，悄悄说：

“现在你要做的事，就是抓紧把龙腾海三兄弟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材料

整理出来。”

周邦化心里还堵着口气，懒洋洋说道：“人都放了，还整么子材料啰？”

刘东平笑了下，说：“以退为进，你不明白么？”

周邦化一听，疑惑地看了眼刘东平，又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刘东平附在周邦化的耳边：“今天晚上，把人秘密抓起来。”

周邦化喊了三个最贴心的干警，穿了便服，趁黑潜入龙爪村。

龙家三兄弟此时正在家里举杯庆贺。

三兄弟碰了杯，龙腾海说：“打虎亲兄弟，这次多亏大哥二哥，这杯酒我干了！”

龙腾云连忙拦着说：“老三，莫急着喝。这次你能平安无事放出来，是娄书记和石老板的面子。”

“娄书记？”龙腾海糊涂了。

“可不是么。”龙腾江也说，“我跟大哥哪有这能耐啰。”

“多亏娄书记和石老板出面，给刘东平那不怕死的施加了压力，他才放你出来的。”

龙腾海听明白了，说道：“这么说，娄书记和石老板是我的大恩人了。”

龙腾云牛气地说：“刘东平自不量力，还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一个小乡党委书记，在乡里威风惯了，可到了娄书记面前，他算条卵？”

三兄弟就这样一边喝酒，一边胡吹海侃，闹到夜深才各自回屋。

周邦化几个早守在龙腾海屋里了。龙腾海迷迷糊糊刚上床，他们就神不知鬼不觉摸过去，用毛巾一塞嘴，龙腾海还来不及出声，就被几人从床上提起来用麻袋一罩，扛了就带走了。

石贵昌再一次找到刘东平，朝他要人。刘东平矢口否认，称自己毫不知情。石贵昌认定十有八九是刘东平搞的鬼，可又没有什么证据，只好怅然回到了窑山。

不过，石贵昌并没有就此放手，当天下午就去县里找了娄止后。

第二天上午，娄止后给龙口乡打了两次电话找刘东平。

刘东平当时正和周邦化躲在乡政府附近一个废弃多年的旧仓库里，对龙腾海进行审讯，得知娄止后找自己，跟周邦化交代了几句，上车就往县城赶。一路上，刘东平心里想：娄止后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地找自己，除了龙腾海的事，还能有其他事？

刘东平到的时候，娄止后正在给窗台上的那盆矮竹浇水，办公桌上还摊着一副尚未装裱的行书，刘东平不用看署名和印章也认得出是邱贵生的作品。

这时，窗台那边传来娄止后的声音：“东平，邱专员的字怎么样？”

刘东平回答：“娄书记，我对书法是一窍不通，不过邱专员的字还是很有名气的。”

娄止后说：“你喜欢？要不我要他给你写幅字？”

刘东平说：“邱专员那么大的领导，我一个小小的乡书记，哪敢奢望？”

娄止后说：“你不敢说，我去给你说，我向他要幅字，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的！”

娄止后的言外之意，刘东平一下就听明白了。

娄止后看了眼刘东平，放下手中的水壶，意味深长地说：“我娄某除了有点小面子，还会看人哩。我看中的人不会错，比如你们几个乡党委书记，我还是看准了的，有错吧？”

刘东平知道娄止后在敲山震虎，但他把什么都想开了，也就不在乎了，随口回答说：“当然，领导目光敏锐，看人不会错的。”

娄止后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县里最近可能会进行班子调整，新的人选嘛，我想就在你们几个乡书记里物色。东平啊，你有资格，有能力，在县机关干过，又在乡里基层干过，你的基本条件不错，我手上这一票自然是归你的，可你自己也得努力把握机遇哦！”

不等刘东平接话，娄止后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当乡镇领导的，最烦的就是下面那些麻纱事，有一件事处理不好，就会引起一连串的麻烦。你是

聪明人，现在这个紧要关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心里要有数啊，别因小失大，到时后悔了，哭都没地方了。”

从娄止后的办公室出来没多久，刘东平的“大哥大”响了，周邦化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地说道：“刘书记，你快回来……出大事了！”

“么子事？”刘东平心里一惊。

“龙腾海被人劫走了……”

龙腾海秘密被抓，石贵昌朝刘东平要人未果后，就给龙腾云、龙腾江出了个主意：死死盯住刘东平。

龙家兄弟从砖厂叫了几个哥们儿，暗中将刘东平盯住，很快就获得了机会。

上午，刘东平从乡政府旁边那废弃多年的旧仓库走出来、登上吉普车后，几个人就紧紧围住了那个废旧仓库，透过门缝见到了反手被绑的龙腾海。不一会儿，收到消息的龙腾江便领着十多个人，风风火火赶到废旧仓库，冲开仓库木门，架着龙腾海一窝蜂走了。

石贵昌的黑色皇冠车开到了龙家兄弟的家门口。

一进屋，龙家兄弟就围了过来，老大龙腾云说：“石老板，你真是诸葛亮再世啊，料事如神……”接着，龙家兄弟你一言我一语，把救龙腾海出来的经过讲了一遍。

石贵昌听了，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大声说：“还有这事？！这刘东平太可恶了，骗了我不说，连娄书记都不放在眼里！”

“听说他只听许家扬和安逸民的。”龙腾云说。

“屁！他么子人的话都不听，只听他自己的！白天放晚上又抓，就是他刘东平的主意，摆明就是要搞你们兄弟的路子！”石贵昌添油加醋说道。

“刘东平这王八蛋，我一定宰了他！”龙腾海恨恨骂道。

石贵昌赶忙制止他：“莫乱来，你一个人搞得赢他？”



龙腾海咬着牙说：“不搞死他，也要把他搞成残废，大不了和他拼了，一命抵一命！”

石贵昌听了，心里冷笑起来：果然是帮没脑子的蠢货！

“莫说蠢话！”石贵昌喝道，然后对他们三兄弟说，“人多力量大，晓得不啰？”

龙腾江连忙说：“那就我们三兄弟一齐去！”

“不行！么子事都得有个理由，不能蛮干！”石贵昌大声说。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任人家骑到我们兄弟头上拉屎拉尿？”龙腾海脸都憋红了。

“石老板，你点子多，你说怎么办吧，我们三兄弟都听你的！”龙腾云气呼呼地说道。

见火烧得差不多了，石贵昌阴笑了一下，一只手握成拳头，说，“要发动村民，借助村民的力量！”

“别人跟他刘东平无冤无仇的，怎么会去？”三兄弟定定地盯着石贵昌。

“这事我跟娄书记汇报了，娄书记说了，刘东平不单私自抓人，还搞滥用私刑，是犯法的！”

“真犯法了？”三兄弟眼里放光。

“娄书记说的还有假？”石贵昌看了三兄弟一眼，决心放最后的一把火，说：“刘东平犯了法，你们到乡政府去闹呀，公开闹呀，把事闹大嘛！”

第二天一早，刘东平的破吉普离开县城，正往回龙口乡政府的路上赶。

龙口乡政府机关乱成了一锅粥，上百村民蜂拥着冲进了机关大门。

凶神恶煞的龙腾江，手舞一根扁担，旋风似的率先冲到乡政府办公楼下。

乡干部们想去关大门，马上被随后奔涌而来的人流冲开了。

机关的大门挤破了。大门边的围墙推倒了。进门的大道堵塞了。

乡政府附近也涌来了许多人。看热闹的、趁机起哄的、居心不良的、幸灾乐祸的、懵懵懂懂想探个究竟的，纷纷涌进了原先的龙家地主大宅、大革

命时期的农民协会机关、后来的人民公社、现在的乡政府。

“把刘东平交出来！刘东平你滚出来！”

龙腾江像疯了似的，双手挥舞着扁担，逢人就劈，乡干部这时已远远地避开。领导不在，这种场面不是他们所能收拾的。

“哐嗒，哐嗒，砰砰噼噼叭叭……”办公楼底层的门窗玻璃被击碎了。

机关大门两侧，有人在搬凳子、搭梯子、提桶子、挥刷子、贴对子，一副对仗倒也整齐的联语马上贴了出来：“私自抓人审讯迫害百姓性命，公开强行收税加重农民负担。”横联为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坏坏坏”。

“砸烂乡政府！砸烂乡政府！”有几个人带头大喊。

“乡亲们！村民们！”乡长张实初这时心急火燎地从大门外挤过人群进到院子里来，然后登上一个高台，双手卷成话筒，大声喊道，“有话好好说，有事说得清，有理讲得明，不要冲击政府机关，这是违法的。请大家不要围观，等会儿政法战线的同志们就要来了，请大家散开！”

现场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但人们仍然没有散去。

“嘟嘟！嘟嘟！”门外开来的吉普车使劲地按着喇叭。

人群纷纷闪开一条路。

“是刘东平的车！刘东平，你滚出来！”龙腾江冲到车前，发疯似的喊道。

“大家请散开，散开！”又一辆装着高音喇叭，车顶亮着红灯的警车呼啸着犁开人群，停在前一辆车屁股后。车上跳下来几个全副武装的干警。刘东平从车窗钻出来，拿着话筒向群众大声讲话：“大家要尽快散开，这种冲击政府机关的行为是违法的，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请大家散开，散开！”

龙腾江猛地挤开人群，冲到车前，举起长长的扁担猛地砸了下去，车的挡风玻璃就碎成蛛网状了。

“你干么子！”刘东平指着龙腾江，高声命令身后的派出所干警，“抓住他！”几人上前就扭住了龙腾江。

见兄弟被抓，龙腾云急红了眼，煽动道：“公安乱抓人了，我们要抢人！”

“谁违法破坏社会稳定，毁坏公共财产，就依法处理谁！”见人群即将失控，刘东平握着话筒高喊，“大家不要起哄看把戏，政府会严肃处理的，大家快回去！”

不知是抓人产生了震慑作用，还是刘东平的话戳穿了龙腾云的阴谋，人群停了下来，慢慢开始散去。

机关院内留下一片狼藉。

龙口事件发生后，松源县委迅速做出决定。

刘东平被免去龙口乡党委书记职务。

张实初调任县农业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邱小鹏代理龙口乡党委书记。

邱小鹏忧心忡忡，隐隐感到，风浪仍然没有平息。

零  
捌  
伍

## 密 谋

龙腾江当场被抓后，公安机关就把他带走了。龙腾云、龙腾海在家急成热锅上的蚂蚁。刘东平虽被免职，可老二龙腾江也被抓走了，得赶紧想办法把龙腾江救出来。

龙腾海急急说道：“石老板这次给我们兄弟出了馊主意！”

龙腾云连忙说：“不能这么说，有得他帮忙，你现在还在里面哩。”

龙腾海讪讪地问大哥：“那现在怎么办？”

龙腾云说：“看来，只好去找娄书记了，求他亲自出面。”

石贵昌的车“咔”的一声停在窑洞门口，他是特地赶来的。

兄弟二人把想法一说，石贵昌忙说：“千万不能去找娄书记，在这当口上不能把他搬出来，更不能让他出面！”

龙腾海冲口说道：“为么子？”

龙腾云也急忙说道：“本来也不想麻烦娄书记的，可不找他，腾江怎能救出来？”

石贵昌口气有些强硬，说：“那就让腾江在里面待段时间吧，在里面有呷有睡的，不碍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找娄书记，他是我们的靠山，靠山就得稳如泰山！你们懂吧？”

两兄弟一听，以为石老板和娄书记都不管龙腾江的死活了，急得站了起来。

石贵昌示意两人坐下，沉默了好一会儿，石贵昌突然说道：“现在恐怕只有一个办法了。”

后面的话却突然打住，故意卖关子似的。

“么子办法？”两兄弟急急问道。

“逼宫！”石贵昌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两字。

“逼宫？么子逼宫？”龙腾云龙腾海同时问道。

“把事情捅到地区去，捅到省里去，实在不行，就捅到北京去！只要引起上面的重视就好办了，上面说要办，县里哪个敢不办？！”

“办法是好，可……”龙腾云吞吞吐吐说道，“这点事说小不小，可说大也不大，怎么能捅到省里捅到北京去啰？”

“是哩，靠我们两兄弟去告状，恐怕要告到猴年马月了。”龙腾海苦着脸说。

“你们真是木脑壳！”石贵昌看不上眼地说道，“谁要你们去告状？现在告状的人那么多，上面顾得过来么？只要把事情闹大，有了影响，上面就会管，会哭的崽有人疼，懂么？”



兄弟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似乎明白了什么。

石贵昌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放到了桌子上，说：“这是我从娄书记那里搞来的，你们看看，上面有办法。”

纸是前不久县委书记、县长和其他四位副书记联名写给乡镇党委书记的信。两兄弟看完后，龙腾云指着信说：“这信上说了七不准，有三不准说得很清楚，不准干部强行到农民家里收钱收粮收物，不准动用警力警械，不准打骂绑架关押农民。他刘东平不是刚好违反了这三不准么？！”

龙腾海摆了摆手，说：“这纸上的东西，顶个屁？你有么子办法？”

龙腾云拍着桌子说：“我们不能去治他，可上面能治他！我们去找娄书记！”

石贵昌急忙说：“怎么又要去找娄书记！除了娄书记，不是还有县委书记、县长么？”

龙腾海说：“县委书记和县长管个屁用，天高皇帝远，他们一不知事，二不知情！再说，现在的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个都不想管！”

“所以我们要逼得他们不管不行！”石贵昌狡黠的目光里放着冷光。

龙腾云说：“你的意思，是再组织一次大的群众闹事，闹到县里去，是啵？”

石贵昌严肃地说：“不是我的意思，不要把我扯进去。另外，也不是群众闹事，是群众游行，闹事是违法的，游行是合法的。懂么？”

龙腾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龙腾海却说：“上次去乡政府闹事，不但有搞到刘东平么子，还把二哥搞进去了。”

石贵昌说：“我再再说一遍，不叫闹事，叫游行！上次去闹事，不是把刘东平、张实初闹走了嘛。这次去，肯定能把腾江搞出来！”

龙腾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今天邱小鹏来找过我……”

“邱小鹏，那个代理书记？”石贵昌惊奇地问道。

“是啊。”龙腾云说道。

“他找你做么子？”石贵昌急忙问。没想到有人抢在了前头。

“也有么子事，”龙腾云满不在乎地说，“就是说帮我们做工作让腾江早点放出来……”

说到邱小鹏，龙腾云颇为赞赏地说：“还莫说，这代理书记虽然年纪轻轻，可不比刘东平、张实初，人家不靠打官腔来吓人，而是讲道理哩……”

“你莫听他的。”石贵昌一下急了，“要不你们会呷大亏！”

“会呷大亏？”龙腾海愣头愣脑问。

“他一个代理书记，谁知道能当几天？再说，他现在来说软话，不正好说明怕你们了么？”

石贵昌说得有几分道理，龙腾云兄弟不出声了。

“说不定是缓兵之计。”石贵昌胸有成竹地说，“这邱小鹏可是在北京念过书的，是名牌大学生，莫看年纪小，鬼点子可多着呢，玩阴的你们能是他的对手？”

“那我们怎么办？”龙腾云显然被吓住了，慌忙问道。

“先下手为强！”石贵昌斩钉截铁地说道，“现在你们只有一个办法——决不低头，而要抬头——龙要抬头！”

三个人就围绕着上县城大游行商议了好半天，达成了五点共识：一，组织三到五千人上县里大游行，形成规模声势；二，提前向县公安局送达游行申请书，争取合法地位；三，成立“龙口乡减轻农民负担协会”，做到师出有名；四，发动外村外乡的人参加，显示广泛的群众性；五，向村里每家每户集资十元，组织活动经费。

最后，石贵昌轻声说道：“为了支持你们兄弟，我给两万块钱当经费。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这事得你们自己拿准，不能把我牵扯进去，尤其是绝对不能打着我和娄书记的名号。”

两兄弟听后，没说话，只点了点头。

石贵昌不放心，带着恐吓的口吻威胁道：“就是将来真出了么子事，也

不能出卖我！要不连个救你们的人都有了！”转而，又故作轻松地交代道，“你们放心，就算你们有麻烦了，只要我在外面，肯定不会丢下你们兄弟、不会见死不救的，一定让娄书记把你们救出来！”

兄弟俩感动不已，信誓旦旦地说：“石老板，你放心，要是我们出卖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石贵昌从窑洞门口出来时，天色已晚。

月明星稀，石贵昌做贼似的左看右看，见路上空无一人，急忙钻进车里，一溜烟开走了……

龙口乡减轻农民负担协会成立了。

办砖窑厂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冒出来办什么减负协会呢？龙家兄弟直言不讳：“过去农民穷怕了，只想拼命赚钱，有了钱才晓得，光有钱不行，还得学会保护自己啊！”他们还动员别的农户加入自己的减负协会，说：“我们龙家兄弟如今不算穷了，在村里也不弱吧？可怎么样呢，人家还不是想抓你就抓你！减负协会一成立，大家团结一心，谁敢碰你呀？”

龙家兄弟在自己家里秘密召集会议，选举“龙口乡减轻农民负担协会理事会”成员，研究集资计划，确定行动方案。当然会长、副会长还是龙腾云、龙腾海，就连被关押着的龙腾江也挂了个副会长的名。其次是四处串联，在全县范围内煽动游行。他们还制定了完整的闹事方案，包括组织体系、联系网络、行动方案、前赴后继方案、后事处理方案，等等。龙腾云说：“为了农民减负，出点事怕么子，死几个人怕么子！要死人有我们兄弟冲在前！”

龙家兄弟秘密召集龙口乡十几个村召开“减负联络员”会议时，唯独龙湾村没人参加。

龙腾云对此十分恼火。他说：“我们的协会既然叫龙口乡减轻农民负担协会，那么龙口乡的每个村都必须有人参加，龙湾村为么子有人来？”

负责联络龙湾村的龙腾海说：“我两次去龙湾村找我同学，人家不是出

外做生意去了，就是在忙着搞茶厂。我悄悄地找到两个亲戚，说了我们的意图，他们却说搞致富都忙不过来，有空搞减负哩！”

龙腾云说：“减负与致富并有矛盾呀，减负为了致富，致富必须减负，这个道理也不懂？”

龙腾海说：“道理归道理，而且这是我们的道理，他们不接受。总之，你再怎么跟他们咸咸淡淡地说，他们就是不进油盐。”

龙腾云生气了，说：“莫说了，我得亲自去一趟，我不信龙湾村就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有人就说：“算了吧，何必在乎它一个村？冇得张屠户，不吃冇毛猪？龙湾村不来人，我们照样红红火火地干！”

龙腾云语气缓了些，说：“你们不懂呀，这龙湾村是地区、县里和乡里的点，早已名声在外，如果龙湾村也有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影响可不一般啊，说明我们的事业合乎民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会后，龙腾云独自去了龙湾村。

当龙腾云走进西虎家时，程西虎正在工地上忙碌着。三虎集团的搪铝制品厂在邱小鹏的四处活动下已由国家计委立项，准备与全国同行的龙头企业京都保温瓶厂联营，要建成南方最大的搪铝制品厂。大哥东虎抓总跑外，老二西虎在村里具体负责建厂工作。听说龙腾云来了，程西虎就从厂里回家了。

“龙老板！”西虎一进门就热情叫道，他和龙腾云是初中同学。

“程老板！”龙腾云一把握住了程西虎的手。

两人坐了下来，寒暄几句后，龙腾云直入主题，讲得头头是道，说得苦口婆心。程西虎听着听着，脸色由热情渐渐变得平静，最后，有些冷淡地说：

“龙老板，我可以答应买你们砖窑厂的红砖，但我不能买你们么子协会的账！”

“老同学，一点面子也不给？”

“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



“只要你挂个名，不要你做事出力，行啵？”

“不行！我的名虽然不够响，也不能乱挂。”

“好吧，就算我白来一趟。”

“老同学，我还得奉劝一句，好好做生意，莫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好，再见！”龙腾云说完，起身就气呼呼地走了。

程西虎看着老同学走远，苦笑着摇了摇头，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邱小鹏。

龙腾云不甘心，又来到曹时运家。

曹时运和龙腾云曾是初中同学，两人关系极好，一直称兄道弟。曹时运正和几个朋友在家玩牌，见到龙腾云上门，曹时运高兴得起身相迎，把牌局收了。

“时运老兄，难怪有人说你是典型的农民意识——小富即安！”龙腾云未落座就说开了。

“哦？你也这么说我？”曹时运笑着问道。

“外面闹闹腾腾，你却在家安享清福？”

“我在外闹腾了十来年，虽说赚了钱，可风风雨雨，辛辛苦苦，累呀！回家了，还不享享清福？”

“老兄，福不能享太早了，你想享福，别人可不要你享福，今天收上交粮，明天催税收钱，后天又逼集资款，你就觉得心安？”

“这算么子，皇粮国税，自古要交，得理就心安。比如你做生意，输输赢赢，出出进进，不也心安么？”

“如今当个农民不容易，负担太重，我就总觉得心里不安……”

接着，龙腾云又把刚才对程西虎讲的一套，滔滔不绝讲给了曹时运。

曹时运耐着性子听完，直言不讳地对龙腾云说道：“兄弟，我是小富即安，你这连小富不安都不止，你是小富即闹呀！”

龙腾云说：“不闹怎么心安？闹好了才心安！”

曹时运推心置腹地说道：“你想有想过，你这一闹可是跟老虎玩游戏，

等你玩大了，看热闹的人多，救你命的人少哇。”

龙腾云说：“真要到那个时候了，你老兄也只看热闹，不来救我？”

曹时运说：“实话告诉你，我宁愿在家里打牌，也懒得去看你们的热闹！”

这时，邱小鹏匆匆走了进来。

曹时运和龙腾云抬头看了邱小鹏一眼，打了声招呼。邱小鹏从两人的神色中已经猜出了两人谈话的结果。曹时运不好当着龙腾云的面说什么，龙腾云也不能在邱小鹏面前再宣讲他的“减负”理论了，那不是班门弄斧了么！

邱小鹏却像没事人一样，笑着问龙腾云：“龙老板，你来龙湾村有何贵干？”

龙腾云干笑着答道：“有事，就是来找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扯扯谈。”

“不是专程来推销你们砖窑厂的红砖吧？”

“不是。”

“那就是来推销你们么子减负协会的啰？”

“啊？你怎么晓得？”龙腾云猛地一惊，说完才知道自己失言了。

“我怎么会不晓得啰？你们龙家兄弟组织那么多人围攻乡政府，哪个不晓得？我虽然是龙湾村的支书，可同时也兼着龙口乡副书记哩，听说最近你们组织了一个龙口乡减负协会，搞得轰轰烈烈的，我怎么能不晓得呀？”

“邱支书……邱书记，我们组织减负协会，合理合法，也是根据上面的政策来搞的，有么子不好么？”

“减负是好，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负，农民群众也盼望减负，各级政府也确实在为农民做减负工作，可你们自己搞起来的那个减负协会，是个非法组织！你们真能为农民减负么？你们拿么子为农民减负？”

“我们主要是监督政府执行减负政策，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加重农民负担。”龙腾云按照石贵昌教的背了起来。

“龙老板，恕我直言，你们的监督政府就是围攻政府？你们的减轻负担就是自己向农民摊派？你们这样做，不是帮农民减轻负担，而是加重农民

的负担，也加重政府的负担，还加重社会的负担，因为这样影响社会的安定祥和！”

“你，你……”龙腾云张口结舌，“你这是乱扣政治帽子！”

“我可不敢当！”邱小鹏义正辞严，“告诉你，龙老板，我们龙湾村欢迎你来做生意，但不欢迎你来推销你的那些减负歪理！”

龙腾云张口结舌，憋红着脸，连招呼都没和曹时运打，悻悻地离开了龙湾村。

零捌陆

## 会场

傍晚时分，正是家家户户做饭、呷饭的时间，村头有段日子没响过的广播放起了花鼓戏《张先生讨学钱》，大伙就知道有事要通知了，都竖起了耳朵听。唱了五六分钟花鼓戏后，程文生堂客那熟悉的河南话在广播里面喊：

“各位村民请注意，明天上午十点，在小学操场开村民大会！”

通知喊了三次后，“啪”的一声就关上了。花鼓戏没听过瘾的老人和堂客们发起了牢骚：这个程文生堂客，每次一讲完就关广播，就不能多放下花鼓戏么？！

第二天，陆陆续续来到小学操场的村民们发现台上放了张八仙桌，有眼尖的一眼就认出了正是曹时运家的。

那桌子由红木制成，四面雕花，包浆厚实，台面平整光滑，都能照见人



影。它原是云德老爷家用来压座正堂、摆放香炉和祖先牌位的，土改时分给了曹时运他爷爷。曹家一直视为宝贝，每天都要用布擦拭一两回，日子一久，连四条腿都被擦得油光发亮。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曹时运他爹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唯独舍不得这张桌子，饿得只剩半条命了都没卖。村民们都笑曹时运他爹傻，“桌子虽好，还能当饭呷？”可他却认死理，说这八仙桌是“旺财之物”，大家都笑笑，谁也没当真。谁曾想，当年的玩笑话竟然应验了。这些年，曹时运在外面发了点财，回村里建了房，买了车，人们更加羡慕他家那张八仙桌。

曹时运喜欢打麻将，尤其喜欢在自家的八仙桌上打。挟起一张牌，轻轻地一叩，一推，牌就滑了出去，那响声脆脆的，柔柔的——够爽！而且，曹时运在这八仙桌上手气一直不错，赢多输少，经常是一家吃三家。同样是赢多输少的邱复林在曹时运家打了几次麻将，都是输得脸色铁青地回了家，自此以后再也不要曹时运家打牌了。话虽如此，邱复林却对那八仙桌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无奈曹时运不是好糊弄的庄稼汉，邱复林也只得心痒痒干瞪眼。

今天怎么把桌子搬到会场了？难道邱小鹏也要借它来显显光、压压台？试问龙湾村，谁家还有第二张这样的八仙大桌？

当邱小鹏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锯子，出现在小学操场时，村民们好奇地议论纷纷：咦！鹏伢子拿把锯子来开会？有好把戏看！

邱小鹏笑着和村民们打着招呼，像个胸有方圆的木匠般走到台上，轻轻把锯子搁在桌子脚边。

程文生见人到得差不多了，拍着手掌喊道：“开会啦！”

邱小鹏站在八仙桌旁，一讲话就开门见山：“乡亲们，今天开这个村民大会，主要有三件事——”

台下的村民们齐刷刷地望着台上。邱小鹏站在八仙桌正前方，平静地说：

“第一件事，讲政治……”

讲政治？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讲政治？村民们愣愣地看着邱小鹏，小声地议论着。邱小鹏不是喜欢讲脱贫讲致富么，今天怎么想起讲政治了？

“是的，我们龙湾村发展了，脱贫了，乡亲们也开始富裕了，但我们还要大发展，要更上一层楼，这本身就是政治啊……”

人们静静地听着。

“最近，有些地方在搞么子减轻农民负担之类的活动，还成立了协会，还有人到我们龙湾村里来做联络工作……”

人们交头接耳议论起来，看来不少人都被人做过工作了。

“我说……”等大家的议论声停下后，邱小鹏接着说，“减轻农民负担，党和国家一直都很关心，也很重视，中央也早就发了文件。乡政府的领导也重点在抓这件事，还用得着那些人自己成立么子协会吗？冇得党和政府的支持，你减么子负，协么子会？！相信乡亲们也听说了，前不久，还有人冲击乡政府，砸门窗，砸车子，还打人……这算么子减负？！”

“太不像话了！”有人高声说道。

“是啊。好在我们龙湾村人觉悟高，冇人听他们的，更冇人参与。就在昨天，还有人找程西虎和曹时运搞联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我们办厂赚钱都忙不过来哩，哪个有闲心理他们啊。”程西虎大声说道，人们哄笑起来。

“好，你们做得很好！”邱小鹏也笑了起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面讲第二件事，就是办企业……”

说到办企业，大家都来了兴趣，会场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都认真地望着邱小鹏。

“这些年，我们村里办了些企业，像邱小莽的果园和种养场，程东虎的铝塑厂，村里也办起了茶厂，这些都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乡亲们慢慢富了起来，但是企业要想做大，是需要发展的，需要扩大的……”

人们兴奋起来了。

“企业的发展和扩大，是需要条件的。”邱小鹏环顾了四周，继续说，“这

些条件，包括技术条件、人才条件、物流条件，等等，通俗地讲，就是需要先进的设备，有能耐的人才，等等……”

邱小鹏不急不忙地说着，课本上那些高深、难懂的专业知识和术语，都被他讲得浅显易懂，台下的人频繁地点着头表示认同。

邱小鹏喝了一大口口水。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毕竟是北京名牌大学出来的，讲的都在理啊。”有人忍不住称赞起来。

“下面，我来说说第三件事——讲文明。”邱小鹏停了一下。

人们还在议论着扩大企业的事，沉浸在对将来幸福美满生活的憧憬中，并没有留意邱小鹏刚才说的话。

邱小鹏也不急，提高了音量，坚定地说：“这第三件事，其实就是——禁赌！”

会场瞬间就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嘴巴都像被人捂住了一般。

“前些年，我们龙湾村一直害着两个病，一个钱病，一个赌病。要想医好这两个病，只有两个药方：钱病靠挣，赌病靠禁。我刚才说了，这些年龙湾村脱贫了，富裕了，这钱病算是治好了，可这赌病却越来越重了！有些乡亲有钱了就想着赌几把玩一下，从古至今，十赌九输，我们龙湾村哪个是靠赌发家的？有得吧，只有因为赌而败家的！”

“好，说得好！”有人喊了起来。

邱小鹏简单讲了前段时间抓赌的情况后，说道：

“现在，村里决定，前段抓赌没收的钱，一分不少退还。”

“退还？”人们被弄糊涂了，纷纷议论开了，“要禁赌还退还？”

“对，退还！”邱小鹏大声说，“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保证今后不再赌，上台来签个《戒赌责任书》，就在这张八仙桌上，当着乡亲们的面签。”

会场又安静下来，慢慢有人小声议论、交头接耳。有人忽然站了起来，走上台，当众签下《戒赌责任书》。程文生按数把钱退还，那人没有接钱：“这钱当作戒赌的押金吧！”台下有人鼓起了掌……

平常好赌的村民一个个都上台签了字，几个不愿上台的也被堂客赶着上

了台，引起众人的一阵哄笑。邱复林却始终没有上台，闭着眼睛坐在台下，好像睡着了一般，心里却冷笑着说：跟他爹一样，就晓得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名堂，要搞随你搞个饱，老子眼不见为净！

邱小鹏还是站着，指着身边的八仙桌：“这张八仙桌，是我们龙湾村里最好的一张桌子，恐怕有七八十年了吧。过去老人们用它摆放香炉，祭奠先祖；用它摆放酒饭，接待上宾。可如今，它的主人用它来赌钱，真是作践了啊！莫看它不会说话，冇得思想，可是主人不知过，它却知道错。前不久，它给我托了个梦，它要我告诉它的主人，不要再在它身上作践！还对我说，不是有人斩手指戒赌吗，那是见红，它不要主人斩手指，情愿让他用锯子锯去它的一角，这是见白——给它留个清白，也给主人留个清白！”

邱小鹏举起锯子，在人群中找到了曹时运，大声喊道：“时运大哥，上台来，锯！”

曹时运正听得有几分动情，一听邱小鹏说“锯”，突然清醒了：“小鹏，开么子玩笑？”

“不是开玩笑！你锯了，就是支持戒赌。”

“我刚才不是签了《戒赌责任书》么？”

“那是纸上的东西，这才是真家伙，见红见白。”

全会场的人，一个个瞪着惊愕的眼睛，惊异不已：邱小鹏怎么来这一手？曹时运怎么上得台？要是不听从邱小鹏你怎么好下台？

邱小鹏心里早就有数。

曹时运的堂客心里也颤开了：男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些好赌，让她安不了神，在家怕他赌，出了门更怕他赌，今朝当着众人面，羞他一下，让他铁心戒了赌，今后好安心安意过日子，这可是千金难买！小鹏一片好心，锯个桌子算什么！不痛能改掉老毛病？便当着众人的面，劝起自己男人来：“时运，锯吧。”

曹时运木然站着，一动不动，愣愣地看着邱小鹏，好像不认识这位相识了二十多年、平时一脸和善的“小鹏伢子”。他先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哼声里充满了冷淡和无所谓；后来看到邱小鹏那严肃的神色和举动，才尝到一点滋味：那滋味，酸甜苦辣咸香涩，调成了一杯“七味羹”，直往肚里灌，喉咙似乎被堵住，叫人喝不下、吐不出，出不了声。

“锯吧！”“锯呀！”身边的人鼓励道。

邱小鹏表情平静，没有催促，只是默默地等着。他没有介意曹时运有些敌意的目光。今天可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开这一刀的，不开这一刀就要烂下去了，赌性不改，发展下去只会劳民伤财，倾家荡产不说，说不定还会蹲了牢房。

这时，程西虎开腔了：“时运哥，你是聪明人，怎么心里就转不过弯来？小鹏是为你们好，你就锯吧！”

邱小鹏递过锯子，曹时运手臂缓缓抬了一下，仍然没有接。

“我来锯！”人群里猛然站出一个人来。大家一看，原来是程茂田。那霜染似的小平头在会场里晃动，两三步就走上台，登上台一声喊：“时运，你上来！西虎、南虎，你们也都上台来！”

曹时运是程茂田的表侄，父母早亡，是程茂田一手拉扯大的，后来又跟着程东虎兄弟一块外出做生意，这才挣了钱，过上了安乐日子。

三个小伙子一齐站在程茂田身边。

程茂田一字一板说：“程家和曹家几辈人有出过赌汉，到这代出了你曹时运这个赌棍，只怪我管教不严，愧对你爹娘的在天之灵。你们三兄弟都听着，以后谁也不许赌钱！今天，我来锯这台角，以后哪个再赌，我就锯断他的手！”

曹时运双膝重重跪下，声音颤抖地喊道：“姑父！我来锯吧！”

看到八仙桌一点点被锯开，邱复林心里莫名地扯着作痛了，似乎那锯子也一下下在拉扯着他的心：这么好的东西，说锯就锯了，造孽啊！

邱复林差一点就要冲上台，说什么也要把桌子盘下来了。可会场突然响起的掌声像一道雷声，惊醒了邱复林。他眯着眼，冷冷地想：唉，锯了也好，



反正老子也得不到！曹时运啊，你真是个败家崽！赢了老子那么多把牌，没了这张八仙桌，你的财运也就到头了，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老子面前嚣张！

村民大会后的第二天，邱小鹏就去了曹时运家。

曹时运堂客开的门，见是邱小鹏，忙引进屋，热情地倒着茶。

“曹老板哩，出去了？”邱小鹏问道。

“他能到哪里去啊。”曹时运堂客指了指里屋，笑着说，“冇得麻将打了，在床上躺着哩。”说完朝里屋喊了句，“时运啊，快点出来，小鹏来了！”

过了几分钟，曹时运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拖着双鞋子出来了，见到邱小鹏也没有往日的热情，只是淡淡地说：“邱支书，你来了。”

堂客看不过眼，说了句：“你做什么子啊，是睡多了脑壳发晕了吧。”

“曹老板这是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哩。”邱小鹏笑着说道，喝了口茶。

“怕是生个哈宝（方言，意为傻子）气！”曹时运堂客是个直性子，说起话来直来直去的，“只要他真能把赌戒了，莫说是张八仙桌，就是把这房子拆了我也愿意哩！”

曹时运瞪了堂客一眼。

堂客可不怕，又跟邱小鹏说：“小鹏啊，你要是早点锯桌子就好了。”

曹时运气不过，粗声说道：“莫啰嗦了，去搞饭啊，要饿死我么？！”

女人翻了个白眼，走开了。

曹时运客气地问邱小鹏：“邱支书，要不一起呷点？”

“不了，我等下还要去找刘东平说点事。”

“那你找我有么子事？”曹时运看了眼邱小鹏，问道。

“有两件事。”邱小鹏喜欢开门见山，“第一件，是感谢你昨天在村民大会上起的表率作用。”

一听这话，曹时运的脸色马上又阴沉了下去，一副不痛快的样子说道：“么子表率作用啰，让大家笑话了。”

“事先冇跟你商量，这事我确实做得不妥。我一回家，我娘和阿婆都批评我了。”邱小鹏诚恳地说道，“但村里赌钱的风气实在是太严重了，你曹

老板有钱，打打牌也有大问题，可其他人呢，好不容易才呷饱饭，有两个闲钱了，就全花在赌桌上了，急人啊。”

曹时运听了，没作声，不过脸色没开始那么难看了。

“就说你曹老板吧，辛辛苦苦赚了点钱，撑起这个家业不容易啊。”邱小鹏说完，看了眼曹时运。曹时运依旧没说话，轻叹了口气。

“可老话说得好，金山银山敌不过坐吃山空啊，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么子不搞点别的事做呢？”邱小鹏顿了下，接着说，“你看人家邱小莽，贷款搞果园和养殖场；再看东虎西虎兄弟，上千万身家的大老板了，照样走南闯北忙不赢哩。”

邱小鹏这话说到曹时运的痛处了。

曹时运也算龙湾村的一条好汉。在外闯荡了几年，呷尽了苦，跟着程东虎赚了百多万元。回到村里，开头也想办个企业，可他一没有技术，二又找不到有把握的合适项目，便一直拖了下来。去年，他花钱买了两亩地，建起了一栋小洋楼，就靠着放贷、打牌过起了消闲日子。

曹时运无奈地说：“我能做么子呢？冇得好项目，万一亏了怎么办？我赚这点钱不易得啊。”

“肯定有得亏！”邱小鹏胸有成竹地说道，“我都帮你想好了。”

曹时运瞪大着双眼望着邱小鹏：这个鹏伢子，年纪轻轻的，口气这么大！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邱小鹏笑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材料，递给曹时运：

“我这有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你仔细看看。”

曹时运连忙接过报告，看了眼封皮，说：“铝材压延厂？”

“对！”邱小鹏兴致勃勃地说，“这是个好项目，你可利用土地和闲置资产搞起来。”

曹时运将信将疑地看了眼邱小鹏，见邱小鹏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开始有了兴致，忙翻看起来。

自从担任村支书后，邱小鹏就一直在思考着。像曹时运这种有闲钱没门道的人，得让他有事做，要为他们寻找和选择好项目，这样才能赚更多的钱，把村子真正搞红火。

邱小鹏听说，早些年县轻工局想引进一套铝材加工项目，但因投资过大等多方原因，最后不了了之。邱小鹏反复研究后，觉得可以把项目引进龙湾村。

村里不但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龙湾村工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产业配套迫在眉睫。单就铝制品工业一项，龙湾村每年需耗费的铝制材达千吨以上，铝材全从外地进货，光运费就好几十万元！

“办这个厂的最大好处是产品不愁销售。我已和东虎大老板谈过，只要产品合格，他的铝制品厂可以长期使用你的产品。”

曹时运眼里放出惊喜的目光，神色有些感动。

邱小鹏接着说：“当然，你的铝材压延厂办起来后，对东虎他们也有好处，至少他们可以节省许多从外地进货的费用，避免许多麻烦。同时，使龙湾村工业小区也提升档次，做到原材料基地与市场对接，形成铝制品工业高效运转的产业链，我们龙湾村就成为全地区最大的铝制品生产基地。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是呀，何乐而不为？

“厂子办起来要好多钱啰？”

曹时运此刻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大概要一千多万吧。”

“一千万！”曹时运一听，瞬间就像被霜打的茄子般蔫了，底气不足地说道，“邱支书，你这不是拿我开心么。我哪有那么多钱？”

邱小鹏说：“资金问题我也考虑过。我们就先办个小的，以后再逐步扩大。小的话首期投资只需五百万元，年产两千吨压延铝材，产值可达四千万元以上。”

曹时运又来了兴趣，说：“这当然好。不过不瞒你说，我手头资金最多

只能拿出两百多万，还是差了一大截呢。”

邱小鹏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你领头，出三百万做大股东，我帮你找到了两位小老板，他们愿意每人出资一百万，这样一来，你的厂不就能办成了？”

曹时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兴奋地说：“真的？”

邱小鹏说道：“真的，我还能骗你曹老板？”

“那就这么说定了！”曹时运急得站了起来，说，“我这就去找人借钱，一定凑够三百万！”

“莫这么急！”邱小鹏笑着说，“我先帮你和另外两个老板约个时间，具体问题你们到时再好好谈。”

“好！”曹时运坚定地说道，又笑着对邱小鹏说，“邱支书，到时候还要麻烦你陪我一起去谈啊，这方面你在行！”

“好，到时我陪你去！”

“那太好了！有你在，我就放心了！”曹时运高兴得拍了下手掌。

“么子事你就放心了？”曹时运堂客端着大海碗的饭菜出来了，见到男人乐得眉开眼笑的，问道。

“你不懂的。”曹时运笑呵呵地对堂客说，“反正啊，以后我是绝对不会再赌钱了，你就放心吧！”

从曹时运家出来，邱小鹏找到刘东平，把曹时运的情况一说，刘东平高兴地说：“这办法好，抓好一个曹时运，就抓好了一批曹时运这样的人。”

接着，邱小鹏把龙腾云来龙湾村的事大概说了下。

“龙腾云到你们村搞串联？他想干么子？”刘东平问。

“他们不是组织了一个么子减负协会嘛，到我们村里做工作，动员村里人参加协会。”

“他找了几家？”

“我晓得的是走了两三家，这两三家有的是龙腾云的同学，有的和他的

砖厂有生意往来，不过，这几家的工作都有做好……”

“有做好？是他有做好，还是你有做好？”

“龙湾村的人现在都在忙致富，忙建设，谁个有闲工夫去搞他那个事！”

“这就好。不过，小鹏啊，你现在是龙口乡代理书记，我可要提醒你，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做好工作，龙湾村的人就不要去参加他那个协会！”

“是的，我也在想，这事不能小看，龙腾云他们恐怕还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他们这帮人绝不是真的想为农民减负，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对！是不是马上把情况向县里报告？”

刘东平拿起电话，拨通了县委书记许家扬的号码，突然想到自己已经被免职了，就把话筒递给了邱小鹏，说：“你现在就报告吧。”

零  
捌  
柒

## 游 行

647

在邱小鹏打电话之前，县里已经得到了消息，而且，龙家兄弟的减负协会已经向县公安局送了份《集会游行申请书》。

这是公然向政府叫板！

情况紧急，许家扬和安逸民商量后，决定召开临时常委会议。半小时后，与会人员匆忙赶到会场，会议开得太突然，大家的神色颇为紧张。

许家扬首先将汇总上来的情况通报了一遍，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人人都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是啊，这可是件大事，而且还是件事关政治的大事！

搞政治的人最怕出政治问题。和平年代出现这样的事，简直让人有些措手不及，它牵涉到稳定的大局，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涉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绝不能低估其政治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在座每一个人的“乌纱帽”！

当然，问题虽然已经出现苗头，但毕竟尚处于早期，眼下的关键是防患于未然。各种可能都要想到，各种办法都要摆出来，各种后果都要分析到，怎么化解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呢？

批准游行么？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遏制游行，化解游行，使游行“流产”。那就把协会的几个组织者抓起来？这只会火上加油，激化矛盾，使问题扩大化。用金钱收买做经济让步？这不是政府所为，显得我们的政府太软弱，也容易造成对方得寸进尺。

那就只剩华山一条道了——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办法不一定有效，但似乎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硬着头皮也要试一试啊。即使没有效，好歹也能争取点时间。

在座的毕竟都是身经百事、经验丰富的老将、少帅或新星，大家的发言都有板有眼，头头是道。

见大家都说完了，一直沉默不语的娄止后咳了两声：“下面我也来说两句。”

大家都看着娄止后。

娄止后不紧不慢说道：“上次的龙口事件，就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影响很不好嘛，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游行，这事态就更严重了。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还搞什么游行？简直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们要充分估计这个事的严重性，如果真让他们搞起来，那影响就大了！那局面就不好收拾喽！当然，处理这事又要慎重，既要引起高度重视，又不能激化矛盾，要尽量做好工作，化解矛盾……”

娄止后这话说等于没说，实在不像是从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嘴里说出的。不过大家也并不感到意外，娄止后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无论说话做事，永远都是左右逢源、模棱两可，让人拿不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娄止后却对自己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很是满意。官场险要，要韬光养晦，小心祸从口出，可在适当的时候又必须说上几句话表个态度，要不人家真不把你放在眼里了。这不就是孔子推崇的“中庸之道”吗？就凭着这种“中庸之道”，自己才能官运亨通，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在这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松源县城，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在开会之前，娄止后就得到风声，早想好了该如何表态。一方面，他是希望游行不要发生的，这样自己的工作才能平安无事；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来那么点小小的冲击，让名字排在他前面的许家扬折腾折腾，最好是再犯那么点错误。

最后，许家扬拍板做了决定，说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釜底抽薪，三管齐下。”

会议议定三条措施：第一，立即释放龙腾江，冲击龙口乡政府的事以后再处理；第二，成立工作组，主管农村和政法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王大阳任工作组组长。同时从县直机关抽调几名干部，对龙口乡的农民负担做彻底清理，该减的减，该免的免，该退的退，要取信于民，稳定大家的情绪；第三，挨家挨户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千方百计化解矛盾。

会一散，松源县委县政府就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很快就派了个十人的清理工作组，对龙口乡农民负担做彻底清理，当年应该清退的各种收费都已基本退还给群众。

邱小鹏陪县里领导先后几次与龙腾云等人谈话，面对面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反复阐明党和政府的减负政策、决心和诚意。这期间，娄止后也下过乡，到别的乡镇了解情况、做工作。可他始终没有去过龙口乡，更没有下过龙爪村。

龙腾云几兄弟始终没有找过他，这让娄止后很满意。看来这石贵昌办事还靠得住。

说曹操曹操到，石贵昌找上门了。

“龙腾云兄弟最近怎么样？”

“缩了。”石贵昌说。

娄止后并不在意，沉吟一会，说：“这做人啊，得学乌龟，该缩头时缩头，他们兄弟也该收敛一点了。”

“县里派了那么多人去谈话，像国民党进村搜地下党似的，龙腾云他们还敢动？”石贵昌说完，看了眼娄止后，又轻声说道，“不过，地下党是杀不完的。”

“不要乱说话！”娄止后有些恼了，眉头皱了起来。

石贵昌不恼，反而笑了：“娄书记，莫紧张，冇人听见。再说，我这只是打个比方。”然后，压低声音悄悄说，“龙腾云他们目前正坚持地下斗争。”

“啊？”娄止后一惊，“坚持地下斗争？”

“是呀，农民减负协会还有散，工作组的人马白天在村里做工作，他们就晚上开会呗。娄书记，他们的本事大得很，反正，农民减负合理合法，冇得事的！”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是娄止后最关心的问题。

“还是那两个字：逼宫。准备了这么久，不到县里闹一闹，他们能收场？”

娄止后没出声，心里想：是呀，闹一闹也好，要不然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娄止后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要讲究策略，要看清形势，要抓准矛头，要把握分寸！”

石贵昌“嗯”地应了声，点了点头，可心里对娄止后说的“四要”并不完全明白，似懂非懂，正想问得明白些，转念一想，娄止后不就是这么说话的吗？再问也是问不出个屁来的。

娄止后突然拉过石贵昌，凑到石贵昌耳边，说道：“记住，这事决不能把我扯进去！”声音很轻，语气却是少见的强硬。

“不会！我跟他们说过了，无论何时都不能提到您，一定要保护您！”石贵昌连忙说道。

“我不需要他们保护，你只需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扯进去。”娄止后再次强调道。



“好！您放心！我这就去跟他们再交代一次。”

天刚黑，石贵昌又去了一趟龙爪村，把娄止后的意思转告给了龙腾云兄弟。

事情正如石贵昌所说的，尽管县里乡里做了大量工作，对为首者龙腾云等人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耐心细致的谈话，县乡两级政府又在“减负”等方面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龙腾云等人表面上偃旗息鼓、息事宁人了，暗地里却在秘密策划进一步行动。

龙腾云有些为难地说：“事到如今，我们已经骑虎难下了啊，真不搞了？”

“不，一定要搞，不能退缩！现在说不搞了，那不是前功尽弃了么？”石贵昌说道，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娄书记说的‘四个要’我们也得认真考虑……”

“娄书记说的‘四个要’到底是要么子啰？”龙腾海问道。

“好像是要看清形势，还有要抓住矛盾……”石贵昌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支支吾吾了半天，不耐烦地说，“反正就是些大道理。”

“哦。”龙腾海有些失望地应道。

“反正娄书记有说不要你们搞！”石贵昌斩钉截铁地说。丢块石头都能听个“咕咚”声，他那两万块钱总不能打了水漂啊。

“怎么搞，我们已经想好了。”龙腾云说，“我们对事不对人，打的旗子是减轻农民负担，这总不会有错吧？至于搞到个么子程度，只能到时看下形势再说，反正啊，我们只搞游行，又不是示威，怕么子！”

“对，你们不要怕！”石贵昌接口说，“你们又不是要造反夺权，怕个卵啊！再说，你们都是农民，政府不会为难你们的。”

刚说完，石贵昌又说道：“不过，娄书记再三说了，这事绝对不能扯到娄书记，当然，也不能扯到我！”

“不会，绝对不会！”龙腾云信誓旦旦地说道，“这事不管搞成么子样子，都不会扯到娄书记，也不会扯到你石老板！”

“嗯，这就好！”石贵昌松了口气。

“不过，”龙腾云又说道，石贵昌一下又紧张起来了，“到时候如果我们三兄弟真要出了么子事的话，你石老板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

“这是自然！”石贵昌打着哈哈说道，“我们现在可是坐的同一条船啊。”

暴风雨之前总是风平浪静。

龙家兄弟向县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后的第七天，当太阳从大龙山顶升起的时候，龙口乡一如平常的平静而祥和。所有人都以为危机已过去，殊不知暗流正在涌动。

像往常一样，一辆辆大卡车、拖拉机、摩托车平静自然地开出了龙口乡，开上了二〇七国道线，开上了通往县城的大马路。马路上车流有序，来往穿梭。县城里也和往日一样，人如流水车如龙，一派热闹繁华景象。一排排店铺人流涌动，一堆堆摊贩人头攒动，一辆辆豪华大巴、中巴停在路口，乘务员用手拍打车门，高声邀客……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进城的三个路口广场几乎同时挤满了车辆和人群。大客车上装满了人，大卡车上站满了人，手扶拖拉机上塞满了人，摩托车后座也坐着两三个人。三路人马同时向县政府方向进发。

十一点四十分，三路人马在松源广场汇合，迅速形成整齐的双排队列，十辆小车在前领道，接着是十辆大客车，接着是十辆大卡车，接着是十辆手扶拖拉机，最后是几十辆摩托车压阵。小车的车牌号上贴着小幅标语，大客车的车身上围着大幅标语，大卡车的两侧挂着长幅标语，拖拉机和摩托车上插着小旗子式的标语。标语上写着“维护农民权益！”“还我农民自由！”“决不容许公安机关随意抓人！”“农民要求减负合法，公安随意抓人犯法！”“减负才能致富！”“坚决要求清还集资款！”“将斗争进行到底！”……浩浩荡荡向松树山里的县委、县政府开去。

县城立刻沸腾了。

这条汽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人民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成一种游行节奏。车上开始有人领呼口号，喊声响成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趣地观看这多年不遇的场景。的确，自“文革”结束后，人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群众性游行活动，只在郑若松当县委书记时见到热闹的夸富亮富大游行，不过那是喜气洋洋的亮富，而这是群情激愤的示威！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交通警察措手不及，木鸡一般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地开过繁华街道，直接来到了县委、县政府大门口。

游行车队上纷纷跳下一拨又一拨人。

县委、县政府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机关的大门关着。上千人涌向大门口，吵吵嚷嚷，乱成一团。有人对前来做工作的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高呼：“你们快开门，不然就打死你们！”紧接着部分人开始用砖头、石块从门外袭击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还摘下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块牌子，砸得粉碎。同时，砸碎机关传达室和信访接待室的门窗、玻璃，试图以暴力冲破机关大门。在此情况下，县委、县政府继续用高音喇叭对游行群众和围观者现场喊话，进一步进行疏导、教育、劝阻、警告，但闹事者们对此置之不理。

邱小鹏得到消息，急忙从龙湾村往县里赶。赶到县政府门口时，身上的衣服被汗浸透了，头上热汗直冒，正要喊话，忽见一块砖头朝门里飞了进去，砸在一位手无寸铁的干警身上。邱小鹏急忙走到门边，对着骚乱的人群大声喊道：“乡亲们，大家听我说……”

声音很快被各种口号声淹没了。

邱小鹏急了，爬上了县政府的铁门，声嘶力竭地喊道：“乡亲们，大家不要围在县政府门口，先回去吧……”

人群忽然静了下来，大家齐刷刷看着邱小鹏。这时，有人高喊道：“回去？凭么子让我们回去？政府不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回去！”

“你娘的！你算么子！滚！”有人吼道，随即一块砖头飞了过来，砸在

了铁门上，发出刺耳的撞击声。

邱小鹏顾不上害怕，继续喊道：“乡亲们，我是龙口乡副书记邱小鹏，你们有么子意见，可以和我说……”

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你算个屁！叫县长书记出来！”

好几块砖头飞了过来，不偏不倚都落在邱小鹏的身上，有两块还砸在了他的头上，额角上沁出殷红的血。邱小鹏躲闪不及，往后一仰，倒在地上。

“打死他！打死他！”有人趁机煽动，大声吼道。几人围住倒在地上的邱小鹏，拳打脚踢，像一群失控的野兽般。邱小鹏本能地蜷缩成一团，任凭拳头和脚雨点般踢打在自己身上。听着人群发出的各种高叫声、口号声，邱小鹏竟然感觉不到身体的疼痛了，这时，一只脚狠狠地踩在了他的头上，邱小鹏两眼一黑，昏了过去。

五六名干警见势不妙，急忙分开人群，扶起邱小鹏，架着他就往县政府里面撤。

喊叫声一浪高过一浪，砖头、石块一块一块飞进了县政府。

“哐咚！哐咚！叭叭！叭叭！”传达室和信访接待室的门窗全部被砸碎，接着，有人又将紧邻机关大门的福祥酒家、行政事务办保管室、机关劳动服务公司、理发店的门窗、桌椅砸碎。有人爬上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二楼平顶，用水泥板、砖头从上向下猛砸公安政法干警和机关干部。另有部分人从机关围墙多处翻墙而入，四面夹攻。

在整个过程中，松源电视台有名摄像记者偷偷扒在顶楼暗室的窗口上，录下了整个场景。

局面完全失去了控制。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天摇地动，人也变成了野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又像回到了原始社会……

## 偶 遇

邱小鹏醒来的时候，头像裂开般疼痛，身上也像压了座大龙山般难受，想换个姿势，谁知身体才扭动了一下，周身都痛了起来。突如其来的锥心之痛难以忍受，邱小鹏情不自禁“啊”的一声，叫了起来。

“小鹏，你醒了么？”耳边有个熟悉的声音急切地问道，邱小鹏听出是姐姐邱小燕，轻声叫了声：“姐。”

“姐在这呢。”邱小燕的脸出现在邱小鹏眼前，憔悴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终于醒了？难道我很久没醒么？

邱小鹏转动眼睛观察了下所处的地方，很快明白了——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怎么会医院呢？邱小鹏左想右想，终于想起那个人如豺豹嗜血般狰狞恐怖的场面来了。

“骚乱结束了么？”这是邱小鹏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嗯。”邱小燕又急又气，“你就莫管那些了，先关心下自己吧。”

“我有得事哩。”

“都躺医院了，还逞强！”邱小燕往弟弟嘴里塞了片苹果，说，“你都昏迷了一晚上……”

话还没说完，邱小燕的眼睛又湿了，忙背过身擦去眼泪，说：“医生说

你轻微脑震荡，要留院观察两天。”

“还要留院……”邱小鹏正要抱怨，见到姐姐红着的双眼，不愿姐姐再担心，忙改口说道，“冇和娘和阿婆说吧？”

“你放心吧，冇说哩。”邱小燕又急又气地瞪了弟弟一眼，说，“我说你只是冇呷饭晕倒了，冇我在，要她们都莫过来了。”

病房里温馨平静，外面却风起云涌。

松源县城的群体事件发生在五月十三日，被称做“5·13事件”。骚乱当天下午就得以平息，但消息却第一时间经由省委上报到了北京，相关领导迅速在新华社关于“5·13事件”的内参上分别做出重要批示：责令省委省政府立刻作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事态进展情况上报。

从省委到地委，再到县委，分别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难挨的不眠之夜！

很快，双星地委做出决定并报省委同意，改组松源县委，许家扬和安逸民分别被免去县委书记和县长职务，暂调地委和行署机关再另行安排；地委副书记郑若松兼任松源县委书记。

对以上的人事变动，邱小鹏没有过多地关注和研究，甚至连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没有琢磨。他心里想得更多的，是两天后的北京之行。说实话，上面接下来会如何追究和处理自己，邱小鹏心里也有些惴惴不安，可自己也无能为力，而北京之行是早已定下来了，眼下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邱小鹏再次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他躺坐在铺位上，望着窗外发起了呆。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贪婪地看着窗外景色的乡巴佬了，几年的基层生活，也让他的容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胡子粗了，皱纹多了，脸色黑了，看上去已带着几分沧桑了，唯独那眼神，一如当年的坚定和明亮。

火车的速度比当年快了不少，在山间河面隧道里飞驰而过。

邱小鹏想起第一次坐火车时紧紧跟在舒雅雯后面的窘样，情不自禁笑了起来。又想起了查票时被列车员误会和取笑、舒雅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场景，想起了步行去看天安门和升国旗的那个清晨，想起了新生文艺汇演的掌声和轰动，想起了八达岭长城上的迎风朗诵和墙缝里的小纸条，想起了未名湖畔的拥抱和亲吻……

摇摇晃晃的火车就像童年时的摇篮，邱小鹏沉沉地睡着了。

金色的朝霞，照着朱红色的城墙、深黄色的琉璃瓦，也照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幕墙玻璃，历史与现代竟然如此完美、和谐地共处，让邱小鹏感叹不已：龙湾村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和谐发展呢？

邱小鹏回过神来，和房间里的程东虎等人商量着下午去京都保温瓶工业公司的事。

第一次联合，就该出手不凡。对内，选择了龙湾村的龙头企业——宏宇搪铝有限责任公司；对外，瞄准了国内最大的保温瓶生产企业——京都保温瓶工业公司。

“和我们合作？”在京都保温瓶工业公司会议室，总经理助理以为自己听错了，满脸狐疑地扫视了邱小鹏、程东虎等人一眼，用略带不屑的口吻说：

“你们知道我们公司是最大的保温瓶生产企业吗？不是我吹牛，我们的产品一直都是市场的热销货，一到冬天更是供不应求。”

“这些我们都知道，”邱小鹏不卑不亢地说，“所以我们才专程来谈合作。”

“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你们合作呢？”

“因为合作可以让我们双赢。”邱小鹏言简意赅地说道。

总经理助理听了，想了想，语气变得平和起来：“那你说说，你们一个村办小厂，有什么优势和条件跟我们合作？”

邱小鹏是有备而来的，不急不忙地说了起来：

“我们有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估算了下，年销量可达四千万只；有靠近原材料市场和工价低廉的生产基地，改造后年生产量可达一亿只，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保温瓶生产厂家。此外，我们有全国最优惠的扶持政策，不要你们一分钱的投资，只需要你们的生产技术和注册商标，就可以帮你们打开南方的市场，使贵厂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

说完，邱小鹏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报告，递到了总经理助理面前：“这是我们做的一份可行性报告，麻烦你转交给你们领导，请老总在百忙之中过目。”

助理起身接过报告，翻了翻，微笑着说道：“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行，我一定转交给我们老总！”

“太谢谢了！”邱小鹏伸出了手，“那就静候佳音了！”

在街边小店吃了碗炸酱面后，邱小鹏和程东虎回到了宾馆，有说有笑地聊起了天。正说得热闹，程东虎的“大哥大”响了起来。接完电话，程东虎一脸兴奋地说道：“小鹏，保温瓶厂的老总约我们明天下午见面！”

“好啊。”

“嗯，看来这事有戏！”程东虎乐得直搓手。

邱小鹏微微笑了，这个结果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女秘书领着邱小鹏等人来到豪华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正坐在老板椅上，见到邱小鹏等人，拿起桌上的眼镜戴上，露出职业的微笑，指了指旁边的长沙发，说道：“请坐。”

女秘书倒了几杯热茶，茶水冒着氤氲的香气。中年男人扬了扬手中的报告，问道：“这份报告是你们自己写的？”

“是，报告是他写的。”程东虎指着邱小鹏说，又补充了一句，“他是我们村的支书。”

“你们一个村办企业，竟能写出这样的报告？”中年男人有些不相信。



“哦，我们村支书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程东虎连忙解释道。

“啊？”中年男人的脸上现出惊异的神色，然后转脸问邱小鹏：“你学的什么专业？”

“经济管理。”邱小鹏微笑着答道。

“难怪！”中年男人赞赏地说道，“不错，不错！”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好像不久前报纸上有过一篇报道，写的是一个北大毕业生回家乡做村支书的事，难道说的就是你？”

“就是他！”程东虎急忙应道，心想，那篇报道才八百来字，这位老总竟然还记得，真不简单！

“你们村真不简单！村支书是北大高才生，村里能办出大的企业，而且还敢和我们搞联合，有胆有识！”

程东虎一听，心里乐开了：总经理都这么说了，看来，这合作的事十有八九了！

谁知中年男人话题一转，说：“不瞒你们说，现在想与我们搞联合的厂家已经不下二十家，我们都没有答应。但看了你们的可行性报告后，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合作还是有可能的。今天约你们过来，也说明了我们的诚意嘛！”

“谢谢！”邱小鹏和程东虎异口同声地说道。

“这样，我这也有份报告，”中年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说道，“这是我们昨天开会时草拟的一份合作协议，你们拿去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先签一份合作意向书，行吧？”

“行！”

“那时间呢，您看什么时候方便？”邱小鹏问道。

“初步定在下星期一上午十点，如何？”

“没问题！”

正当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身穿西装、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总经理见了，连忙从老板椅上站起身，恭敬地叫了声：“马董！”又向

邱小鹏和程东虎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的马董事长。”

邱小鹏抬头看了看马董，呆住了，随即眉毛一扬，跳了起来，惊喜地叫道：“马老师！怎么是您？！”

程东虎愣了，总经理更是目瞪口呆。

原来，眼前的马董正是当年请邱小鹏做家教的马老师！

马董笑着看着邱小鹏，说：“小鹏，我就知道是你！”

邱小鹏一脸的不解。

“昨天他们把你们的可行性报告送上来，我一看到你的名字，真是吓了一跳，还以为谁和你同名同姓呢。”马董笑了起来，随和地说道，“不过，看完报告，我认定就是你了。”

“嘿嘿。”邱小鹏有些不好意思，用手挠着头，突然问道，“马老师，您怎么来这当董事长了啊？”

“哦，现在不是流行‘下海’么，我早走了一步，五年前我办了停薪留职，离开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来这里担任总经理，结果一不留神，就当上了董事长。”马董开起了玩笑，把在场的几人都逗笑了。

“那小燕呢，现在怎么样？”邱小鹏连忙问道，马小燕是他第一次做家教辅导的学生，只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成绩就已经名列前茅，自然也用不着家教了。虽然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马小燕却视邱小鹏为哥们儿了，有什么心事都跟邱小鹏说，有时也求着邱小鹏帮忙出主意。邱小鹏毕业离校前，马小燕还专门跑到邱小鹏宿舍，请他去家里吃了餐饭，可惜那天马老师正好不在家。

“她呀，”一说到女儿，马董得意地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哇！”邱小鹏不由得张大了嘴，“哥伦比亚大学！小燕真厉害！”

“当年要不是你帮她辅导，她哪有现在的出息啊。”马董诚恳地说道，“小燕时常在信里说起你对她的影响，说你是改变她人生的人。哎，让我这个做父亲的都嫉妒了啊。”

“马董您言重了。我也没做什么，小燕本来就很聪明。”

“你就别叫我马董了，听着别扭。”马董笑着说，“你还是叫我马老师吧，亲切，还显得我年轻！”

“好，马老师！”邱小鹏笑了起来。

“哎——”马董突然说道，“我不是让你毕业分配时来找我的吗，一直没见你来啊。”

“谢谢您，小燕当年也跟我说了。”邱小鹏礼貌地说道，“不过，我当时已经决定回家乡工作了，所以就没来打扰你们了。”

说到这，马董颇为感慨地说道：“小鹏，想不到你这样的北大高才生会回到农村去，更想不到，我们今天还能偶遇，还能合作！缘分啊！”

邱小鹏也兴奋地说道：“真是的哩。”

程东虎和总经理都笑着称是。

邱小鹏接着说道：“马老师，有时间欢迎您到我们村里去看看，虽是粗茶淡饭，但山清水秀，就当去呼吸下新鲜空气吧！”

“好，我一定去！”马董看了看邱小鹏和程东虎，说，“不过，我还要带上一个人。”

邱小鹏和程东虎纳闷了：还要带上一个人？

“还要带上小燕啊，”马董笑着解释道，“当年，听小鹏讲了很多龙湾村的趣事后，一到放寒暑假，小燕就吵着闹着，非要跟小鹏回龙湾村。”

程东虎连忙说道：“那就一块儿来，住他十天半个月！”

“嗯，我是真想过几天五柳先生的日子啊，”马董说得兴起，情不自禁念起了陶渊明的诗句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马老师，”邱小鹏笑着说，“到了龙湾村，就变成‘悠然见龙山’啰。”

## 动 摇

合作意向书签订的当晚，邱小鹏就坐上了回双星的火车，同行的还有程东虎。

程东虎原本要去新疆考察项目的，可此次合作的有些细节还拿不准，想听听邱小鹏的意见，加之自己这次出来也有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回家看看，难免牵挂家里的老爹老娘和堂客，当然，还有日思夜想的宝贝儿子，心里一盘算，索性让副手和秘书先去新疆探探路，把事情交代完后，跟着邱小鹏上了回家的火车。

两人刚到村口，就被坐在石桥上的程文生截住了：“邱支书，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了半天哩。”

“文生，出了么子事？”

“对你的处理意见下来了。”

邱小鹏的心猛地被人扯了一下。

在北京的时候，和京都保温瓶工业公司的合作谈判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无暇顾及其他，邱小鹏也就没多想这事，除此之外，他其实是有些侥幸心理的：龙湾村没一个人参加游行示威。作为龙湾村的村支书，他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过失，自然也不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领

导的眼睛也总不能是瞎的吧。

邱小鹏被免去了龙口乡代理书记的职务。

一听这个消息，邱小鹏还没说话，程东虎就急起来了，高声说道：“这狗屁处理意见是哪个王八蛋下的？他娘的，还讲不讲道理了？！”

旁边聊着天的村民都向程东虎看了过来，邱小鹏连忙示意程东虎小点声。

“怕么子？谁来我都这么说！”程东虎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急匆匆地说，“村子里有得一个人去参加游行，你上县里制止还负了伤，不表扬就算了，还要处分你，真是……”程东虎一时想不到恰当的词，憋得脸都有些红了。

邱小鹏竟然笑了起来，反倒安抚起程东虎来：“东虎哥，你莫激动，只是免了我的代理书记，村支书有免哩。”

“免了个大的，留着个小的，”程东虎冷笑了一下，说道，“他们怎么不干脆把你的村支书也撤了？看哪个敢来当龙湾村的村支书！”

“东虎哥，这是组织的意见，不是哪个人的意见。”邱小鹏解释道。

“骗鬼的哩，还不是领导说了算？”程东虎说着，突然发现了新大陆般，兴奋地对邱小鹏说道，“小鹏，要不，你干脆连村支书也莫当了，跟我一起干吧。”

邱小鹏被程东虎的话弄糊涂了。

“小鹏，你看嘛，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学的又是经济管理，来当这个村支书本来就是浪费哩。”程东虎说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再说了，我这公司也确实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啊，你就当过来帮下我吧，要得不？你放心，等你哪天找到更好的去处了，哥绝对不拖你的后腿！”

“东虎哥，我……”

不等邱小鹏说话，程东虎又接着说道：“莫想了，你来就是副总经理，公司的经营都归你管！要是你还不满意的话，我这个总经理都可以让你来做！”

都说“得意时朋友认识了你，失意时你认识了朋友”，程东虎的一番话让邱小鹏大为感动，眼眶不由得有些湿了，声音哽咽地说道：“东虎哥，谢谢你！”

不过，我还想接着当我的村支书。”

“还要当？这种官当着还有么子意思啰？”程东虎实在理解不了。

邱小鹏没说话，眼睛望向了大龙山——父亲正长眠于郁郁葱葱的半山腰。是啊，为了什么呢？或许，是为了一个承诺吧。

程东虎有句话说对了，对邱小鹏的处理意见确实主要是某个领导的意思——娄止后。

松源县委在研究“5·13事件”的处理问题时，娄止后明确提出：“必须严肃处理！中央、省委和地委有明确的处理意见，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贯彻落实，首先，就是要处理龙口乡党委的相关负责人！”

大家都没意识到娄止后矛头所指的是邱小鹏，以为他又是在和稀泥，有人便随口提出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是不是等新任县委书记郑若松同志到任后再说？”

没想到，一向“中庸”的娄止后竟然来真的了，敲着桌子说道：“不能等，要尽快处理，决不能拖！”

娄止后突然间态度如此强硬，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面面相觑，等意识到许家扬书记和安逸民县长都已经离开松源了才恍然大悟：县委现在是娄止后排第一了。

娄止后看了看坐在座的，一锤定音了：“免去邱小鹏龙口乡代理书记的职务。”

大家都没出声。风口浪尖，还是小心为妙，明哲保身才是官场之道啊。龙口乡闹出这么严重的群体事件，中央都晓得了，还做了批示，你邱小鹏作为龙口乡的代理书记，难辞其咎啊，难道要县委来背这个锅？再说了，反正邱小鹏也只是个代理书记，而且代理的时间也不长，没了这个代理书记，不是还有个龙湾村书记么？

娄止后的意见就成了县委的意见。

这个处分对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意味着什么，掌管多年干部工作的娄止后心知肚明，他在心里冷笑着：

邱小鹏，要你在老子面前嚣张，到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午饭全家人都吃得不开心。

虽然玉容做了儿子最爱的肉末酸豆角，可每次光这个菜就能吃三大碗饭的邱小鹏显然没什么胃口，胡乱吃完一碗饭后，放下筷子，闷闷不乐地回了里屋。阿婆看了玉容一眼，叹了口气，心疼地说道：“唉，连他爹都有受过这种委屈哩。”

正在这时，门口有人喊道：“阿婆，伯母！”

娘俩望着门外，呆住了，异口同声说道：“雅雯？”

舒雅雯笑着走进了堂屋，礼貌地问着好：“阿婆，伯母，你们好！”

阿婆乐得眉开眼笑，直说：“好！好！”玉容反应快，连忙转头朝里屋喊道：“小鹏，快出来！快点！”

邱小鹏闻声跑了出来，嘴里嘟囔着：“么子事啊？”看到堂屋里的舒雅雯时，愣住了，傻傻地杵在原地，等反应过来才无比欣喜地说：“雅雯！你……你怎么回来了？么子时候到的？怎么也不提前说声，我好去接你啊！”

阿婆笑着说：“你这伢子，问个冇停，先让雅雯坐下来，歇两分钟啰。”

邱小鹏这才上前接过舒雅雯手上的拉杆箱，说：“快坐！”

舒雅雯看着邱小鹏，笑嘻嘻地说：“这次，我还给你带了个财神来哩！”说完，朝门外说道，“马艾尔先生，请进！”

话音刚落，从门外走进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高约一米八五，中等体型，浅棕色的卷发，棕色的瞳孔，大头宽额，鼻子又高又直，大大的鼻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张脸宽。

阿婆和玉容是第一次见外国人，冷不丁被吓了一跳，像看怪物一般上下打量着马艾尔。马艾尔倒也不介意，微微笑着说道：“你们——大家好！”

“哎呀，他也讲中国话哩。”阿婆更加诧异了。

“阿婆，马艾尔先生从小就会说中国话的。”舒雅雯笑着解释道。

“但是——讲得不好。”马艾尔一本正经地说道。

屋里人都笑了起来。阿婆说：“你讲得好，我们都听得懂哩。”

邱小鹏这时忙招呼道：“马……”又记不起名字了，情急之下说，“马先生，欢迎你，请坐！”

舒雅雯轻声说道：“是马艾尔先生。”

阿婆跟着念了念，说道：“这名字实在怪，怎么都叫不顺。”

舒雅雯解释道：“阿婆，马艾尔是法语，是‘王子’或者‘英雄’的意思。”

“那我们就叫他英雄先生呗。”阿婆见到舒雅雯，心情大好，说起话来幽默十足。

“这个——名字好，我喜欢。”马艾尔冲阿婆竖起了大拇指，笑着说，“以后，请叫我——英雄先生。”

得知舒雅雯和马艾尔还没吃饭，玉容急忙去厨房准备起来，邱小鹏和舒雅雯也跟着到厨房要帮忙，都被玉容推了出来。

邱小鹏给马艾尔先生倒了杯茶，用的是村茶厂的精装茶叶。马艾尔先生先是端起茶杯闻了闻，又放在嘴边吹了吹，喝上一小口，含了会才咽下肚——一看就是个行家里手。

“嗯，确实是——好茶。”马艾尔点了点头，称赞道。

“马艾尔先生也爱喝茶？”邱小鹏有些意外，外国人不是都喝咖啡的么？

“马艾尔先生不光爱喝茶，还很懂茶哩。”舒雅雯说道，“他这次就是为了龙湾村的茶叶来的。”

“哦？真的？”邱小鹏立马来了兴趣。

“是的，没错。”马艾尔先生说道。

“那好办，你要是真喜欢，我送你几盒带回法国去！”邱小鹏爽快地说道。

“No, No, 几盒不够，”马艾尔先生摇了摇头，说道，“我要——全部的——茶叶。”





全部？！这玩笑可不怎么好笑。

舒雅雯哈哈笑了起来，对邱小鹏说：“忘了跟你说了，马艾尔先生是法国有名的茶叶商，他的家族经营茶叶贸易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邱小鹏呆住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想起舒雅雯开头说的话，问舒雅雯：“他就是你所说的财神？”

“对啊！”舒雅雯开起了玩笑，“说吧，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啊？”

邱小鹏可没心情开玩笑，认真地问：“马艾尔先生真想买我们的茶叶？法国人喝得惯中国茶？”

“在法国，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诗意——的饮品。”马艾尔一本正经地说道，“而且，我们国家的女性，特别喜欢，喝普洱，她们把普洱，称为，‘减肥茶’。”

“是的哩。”阿婆忍不住说道，“你看嘛，村里的堂客，冇得一个胖的！”又觉得不对，补充道，“除了文生堂客，她是光喝水都胖。”

这话把邱小鹏和舒雅雯逗得哈哈大笑。马艾尔听得莫名其妙，问：“堂客是什么东西？”

三人都忍俊不禁。邱小鹏边笑边解释道：“堂客就是指已婚的妇女。”

“哦，我明白了！”马艾尔恍然大悟，指着阿婆说：“阿婆，你就是，老堂客。”

阿婆笑得前仰后翻，眼泪都笑出来了，抹了抹眼睛，说：“英雄先生，你的中国话是哪个教的？”

“我的父亲。”马艾尔颇为得意地说，“他四十多年前，就来过中国，把普洱茶带回了法国。我的中国话，是父亲小时候教的。”

阿婆听着觉得不顺耳，纠正道：“讲错了，是你小时候父亲教的，不是父亲小时候教的哩。”

马艾尔想了想，一头雾水地说：“不是一样的吗？”

阿婆知道一时半会是讲不清楚了，敷衍道：“随便吧，我们听得懂就行。”

正说着，玉容变戏法般端出了两菜一汤，还特意给马艾尔下了一海碗的

荷包蛋肉丝面。

马艾尔一坐下，就用筷子生疏地夹起几根面条送进了嘴里，嚼了嚼，瞪大了眼睛，用夸张的表情说道：“味道太美了，chouette！”

大家都没听懂，看着舒雅雯，舒雅雯笑着说：“马艾尔先生是说太棒了。”

邱小鹏原本就没吃饱，见马艾尔和舒雅雯吃得不亦乐乎，胃口大开，说道：“这么好呷？看得我都饿了，那我也来一碗饭吧！”

吃饭的时候，邱小鹏得知马艾尔这次千里迢迢到中国，就是冲着龙湾村的茶叶来的，连合同都已经带过来了。只要考察完村茶厂没问题，就能签下一份大合同。

邱小鹏偷偷问舒雅雯合同有多大，舒雅雯凑到邱小鹏的耳边轻轻说了个数，邱小鹏又惊又喜，看了看舒雅雯和马艾尔，傻傻地笑了——这消息来得太是时候了！

村茶厂的新生产线投入生产已经有段时间了，无论是产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飞跃。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原材料的供应不足，一是产品的销售遇阻。前者还好办，邱小鹏已经将周边几个村的茶叶都收购了过来，但后者却一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成了邱小鹏的一块心病。马艾尔先生这一来，一口气就要签下村茶厂三分之二的年产量，既解决了产品销售的燃眉之急，又打开了此前都不敢去想的海外市场，怎能不叫人兴奋啊！

邱小鹏看了看吃得正香的马艾尔，心里想：如果国外也有财神的话，应该就是马艾尔这样子的吧。

“雅雯，你是怎么认识马艾尔先生的？”邱小鹏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都有些不真实了。

“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学院搞了个文化交流活动，每个留学生都要展示家乡的文化特征，还邀请了当地的许多政要和名流。我偷了个懒，把

你上次寄给我的那箱茶叶泡成茶给大家品尝，结果，马艾尔先生一喝就不走了，你猜马艾尔先生喝了几杯？”

“一般也就三四杯吧。”

“一连喝了六杯！”舒雅雯想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起来，“把我准备的开水都喝光了。”

“啊，喝了那么多啊。”邱小鹏也笑了起来。

“嗯，马艾尔先生当时就问了很多茶叶的情况，一听是山里产的茶叶，非要让我陪他来龙湾村考察。本来，我是想让你来定时间，”舒雅雯看了邱小鹏一眼，另有深意地说，“谁知道你……”

邱小鹏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尴尬地笑了，心里却乐开了花。

真是因祸得福啊！

快吃完饭的时候，邱小鹏给曹时运打了个电话，请他整理出一间客房——曹时运家房子多，就把二楼一整层都改成了招待所，村里如果有上面的领导来视察或指导工作，要过夜的话都是住曹时运家。

吃完饭，邱小鹏和舒雅雯把马艾尔送到了曹时运家，约好了第二天去茶厂考察的时间。两人和马艾尔道别后，慢慢地沿着河边往回走。

月亮在云层间忽隐忽现，偷偷观察着人世间的秘密。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上封信里不是说要暑假才回来么？”邱小鹏把舒雅雯的手轻轻握在手心。

“你说呢？”

“是陪马艾尔先生来考察？”邱小鹏觉得气氛有些沉闷，开起了玩笑，“如果明天一切顺利，你就真是给我带了个财神来哩。”

“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舒雅雯却没有笑，神色有些严肃。邱小鹏当然知道舒雅雯指的是什么，可他不愿意提起，索性不出声了。

“如果不是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你是不是一直不打算跟我说？”舒雅

雯甩开了邱小鹏的手。

“消息都传到法国了？”邱小鹏惊讶地说道，想了想，又觉得很正常，喃喃自语道，“真是坏事传千里啊，一点风吹草动就大做文章……”

“这么严重的事情，还是一点风吹草动？”舒雅雯很少和邱小鹏发生争执，可这一次，她没法不激动。当她从法国同学手中接过报纸，看完那篇全文充斥着“示威”“抗议”“暴动”“流血冲突”“拘捕”“血腥镇压”等字眼的新闻报道时，她的心跳就像失控的列车般越来越快。她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披头散发冲到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处，哆哆嗦嗦地塞进硬币，哆哆嗦嗦地拨通了龙湾村村委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又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也是无人接听。突然之间，她就断了和亲人之间的所有联系……那一夜，她是在泪水和担惊受怕中熬过去的。

“你别信那些西方媒体写的东西，他们就喜欢添油加醋耸人听闻。”邱小鹏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批判道，“我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说得更夸张，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发生了战争呢，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都不晓得那些记者的新闻学是怎么学的，基本的客观公正都做不到。”

过了会儿，邱小鹏又自顾自地说道：“其实也可以理解，舆论宣传从来都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我现在跟你说的不是这个！”舒雅雯回过头，生硬地说道。

“你别急，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邱小鹏两手握住舒雅雯的两臂，说，“那只不过是几个地痞流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罢了，当天就被平息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是么，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吧。”舒雅雯挣开了邱小鹏，“你被打得受伤住院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我住院的消息的？”邱小鹏问道。

“这个你别管了！”舒雅雯答应过邱小燕不告诉他，“你知不知道我在法国有多么担心你！你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怎么办啊……”

舒雅雯越说越激动，忍不住哭了起来。

邱小鹏看见舒雅雯在抽泣，心疼不已，一把将舒雅雯拥在了怀里，紧紧抱着，在舒雅雯的耳边轻轻地说道：“好了，别伤心了，对不起，让你为我担心了……”

舒雅雯彻底卸下了所有的故作坚强和隐忍，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孩子一样，在邱小鹏的肩上大哭了起来。

月亮躲进了厚厚的云层，夜色下的龙湾村朦朦胧胧，虚幻得像是一个梦境。

“什么！他们还把你的代理书记免掉了？！”舒雅雯失声叫道。

“嘘——”邱小鹏示意舒雅雯小声点，指了指厨房，娘正在里面弄早餐。

“他们凭什么这么对你？让你一个人背黑锅？”舒雅雯气不打一处来，“人善被人欺，你就是太老实了！”

“免了就免了呗，”邱小鹏满不在乎地说道，“反正我也不想当那个代理书记。”

“不是我说你，”舒雅雯说道，“你这样性格的人，根本就不适合从政！”

“当个村支书就叫从政了啊？”邱小鹏笑了笑，说道，“那从政也太容易了吧。”

“我不跟你争这个。”舒雅雯没好气地说道，“那我问你，你是打算一辈子都当这个村支书吗？”

这个问题把邱小鹏问住了，“嗯嗯啊啊”了半天，没说话。

“小鹏，你想过以后吗？”舒雅雯一连问道，“我明年也要毕业了，我们就要结婚了，你考虑过我们俩的将来吗？难道你要我毕业了也来龙湾村陪你？”

邱小鹏被问得哑口无言。舒雅雯所说的，并不是她一时意气用事发的小脾气，而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邱小鹏决定先听听舒雅雯的想法，轻声问道：“雅雯，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想法很简单，要么我就回国工作，要么就是继续留在法国。”

“回国的的工作有眉目了吗？”

“上个月有个国家部委的中法合作项目来我们学校要人，老师推荐了我，他们看了我的材料，我也通过了他们的面试，让我一毕业就去报到。”

“我本来想写信告诉你的，还没来得及动笔，就回来了。”舒雅雯怕邱小鹏误会，连忙解释。

“真好！祝贺你！”邱小鹏由衷地说道。

“好么？那样的话……我就必须留在北京了。”舒雅雯皱起了眉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忧郁。

邱小鹏下意识地想逃避这个话题，忙问：“你刚才说继续留在法国？”

“嗯。”舒雅雯点了点头，说，“马艾尔先生将我推荐给了TF1，哦，就是法国电视一台。”

“我知道，是法国的主流媒体，在法国具有很高的收视率，颇有影响力。”邱小鹏说道。

“咦，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舒雅雯好奇地问道。

“还不是因为你在法国么。”邱小鹏憨厚地说道。

舒雅雯听了，心里甜蜜蜜的，满含爱意地看了邱小鹏一眼，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邱小鹏低下了头，支支吾吾说道：“雅雯，我……我还没想好……”

英雄也有气短时啊。

见到心上人如此为难，舒雅雯有些不忍，后悔自己在难得的相处时光问这些沉闷的问题。她想了想，说道：“要不，你跟我去法国吧！”

“去法国？”邱小鹏抬起头，愣愣地看着舒雅雯。

“是啊，你不是总在信里说想去法国看看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吗？不是还说此生一定要去看下巴黎公社墙吗？”

邱小鹏脸上有些动心的神色。

“在这当个村支书，说句不好听的，是在浪费你的才华与青春。你应该去一个更适合你的舞台，以你的聪明才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定能创造



出更大的成就。”舒雅雯这话听着觉得耳熟，邱小鹏想起程东虎也说过这样的话。

“再说了，你在这累死累活的，根本就没人懂得你的价值，说撤免就撤免了，我都替你觉得心酸和不值！”舒雅雯依旧耿耿于怀，抱怨道，“而且，人身安全都没法保证，还被人打得脑震荡要住院。”

“小鹏，当初大学毕业时你决定回来工作，我虽然不赞成，可还是支持你的。”舒雅雯决定把这些年压在心底的话都说出来，“我知道你回来是受你父亲的影响，我能理解，毕竟只有你才能完成你父亲没完成的心愿。”

邱小鹏默不作声，一脸的凝重。

“可小鹏，你看下现在的龙湾村，和我高三那年暑假第一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建设得这么好，村民们的生活也好了，你已经实现了你父亲的心愿，你的任务也完成了。”

邱小鹏感激地看了眼舒雅雯，这样的肯定对他来说胜过一切荣誉。

“小鹏，跟我走吧，龙湾村没有你了，不管谁来做这个村支书，只要他按照现在的轨迹发展下去，不会有问题的。再说，你总不能在这里当一辈子村支书吧？而我不能没有你了啊……”

邱小鹏感动得眼泛泪光，握住了舒雅雯的手说：“要是我跟你走，能干什么呢？”

“如果去北京，就凭你北大经济管理的金字招牌，还怕找不到好单位？再说了，你还有那么多老师和同学在北京啊。”舒雅雯说得头头是道，邱小鹏无法反驳，他的脑海里想到了俞东荪老师、马董事长、宋雅玲、称兄道弟的几个室友……

“要是你愿意去法国，更好办了。”舒雅雯笑嘻嘻地说，“别的不说，马艾尔先生就对你很感兴趣！他还说了，他认识很多家族企业的领袖和商界精英，只要你愿意，保证给你找个好工作！”

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只需邱小鹏一个决定。

“小鹏，你知道的，我喜欢巴黎，我已经习惯了那儿的生活。可你知道

吗，当我在法国感到孤单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你能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啊。”舒雅雯有些伤感起来，憧憬地说道，“我曾无数次幻想过，你和我手牵手穿过幽静的街巷，回到属于我们的甜蜜小屋里，一起做饭，一起看书，一起看塞纳河的夕阳……”

邱小鹏何尝不是同样无数次幻想过这样的场景呢？他感到浑身都是力量，一种无法遏抑的激情油然而生，他几乎要冲动地脱口而出：“雅雯，我跟你走！”

这时，村里响起了熟悉的谣曲，顺四癫子那沙哑的声音在阳光普照的龙湾村飘荡：

好地出好人，好人有好报。  
好年得好运，好事传好名。  
地好看收成，人好看心腑。  
族好看先辈，家好看儿孙。

……

当邱小鹏领着马艾尔走在去往茶厂的路上时，整个龙湾村都轰动了。

第一次见到棕发棕眼的外国人，村民们都感到无比的稀奇，纷纷站在堂屋门口瞧热闹，几个调皮的孩子甚至围在马艾尔的身边，前后左右地追着看。

邱小鹏觉得有些失礼，尴尬地对马艾尔说道：“真对不起，村民们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感到好奇。”

“哦，我——明白。”马艾尔似乎并没有介意，反而笑着对围住自己的小孩子们说：“嗨，你们好！”

小孩子们犹如发现了巨大的秘密一般，哄地散开了。

马艾尔感到纳闷，问邱小鹏：“他们，怎么都，跑了？我吓到，他们了，吗？”



邱小鹏笑着摇了摇头，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好求助地望了舒雅雯一眼。舒雅雯这才说道：“他们是觉得很新奇。”

“新奇？”马艾尔更加纳闷了，“我长得，很奇怪？”

“不不，”舒雅雯忍不住笑了，“他们新奇的是你这个外国人竟然也说中国话。”

仔细考察过村茶厂的原材料、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后，马艾尔又详细听取了邱小鹏和金美月的介绍，当即在采购合同上签了字，并指示法国的公司财务将第一笔预订金打了过来。

邱小鹏高兴地握着马艾尔的手，再三表示了感谢。金美月则急忙叫上茶厂相关干部开会去了。

所有人都很开心，除了一整天都心事重重的舒雅雯：  
明天就要离开龙湾村了，邱小鹏到底是走还是留？

吃完晚饭，马艾尔说要趁着月色去河边欣赏一下“中国的夜景”。

邱小鹏提出陪他一块儿去，马艾尔连忙说：“No, No,”指了指舒雅雯，“这个，女孩，需要你。”说完，就朝河边走去。

堂屋里，就剩下邱小鹏和舒雅雯了。

月明星稀，月色异常的清亮。

远处，家家户户的灯光或明或暗，忽隐忽现，反倒更像是天上的星星点点了。

“你想好了吗？”舒雅雯轻声问道。

邱小鹏转过头，看着舒雅雯，她眼里流露出的殷切眼神，在夜色下清晰可见。

“雅雯，我……”邱小鹏不知如何开口。

“你不用说了。”舒雅雯低下了头，声音里尽是失望。

“我想……”邱小鹏挠着头，支支吾吾说道，“你……”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见到邱小鹏为难的样子，舒雅雯又失望又心疼。

“不，我要说。”邱小鹏下定了决心要把事情说清楚，逃避可不是勇者所为，“你说得对，村子里这几年确实慢慢在变好，但一切都还是刚开始，真正关键的时候还没来，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是，村子永远都比我重要。”舒雅雯依旧低头看着地上，情绪有些激动起来，“当初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一起留在北京，结果为了村子，你说回来就回来了，你跟我商量过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邱小鹏没说话，他能说什么呢？

“现在，村子有钱了，你却受到处分了，你还要守在这里？”舒雅雯有些生气了，“你到底还要我等你等到什么时候？！”

“雅雯，对不起，我知道……”邱小鹏试图安慰心爱的人。

“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舒雅雯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她越想越觉得委屈，几乎要哭出来了，“你就知道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雅雯，我……”邱小鹏拉起了舒雅雯的手，轻声说道，“你能再给我一年时间吗？”

舒雅雯转过头，看着邱小鹏，说道：“再给一年？”

“嗯。村里接下来还有几个大的合作项目要谈，茶厂也需要扩张，村里的危旧房屋急需改造，养老院也得尽快选址做规划……”邱小鹏停顿了下，接着说道，“事情太多，我真走不开。”

“照你这么说，村子就离不开你了？”

“村子当然可以离了我，是我……离不开村子。”邱小鹏有些不安地看了眼舒雅雯，“至少现在是离不开。”

没等舒雅雯说话，邱小鹏又接着说道，“而且，我刚受了处分，如果这个时候离开，那不是太窝囊了吗？人家会怎么说？”

“你还会管别人怎么说？”舒雅雯含糊地嘟囔道——邱小鹏可不是一个

在乎别人非议的人。

“我当然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可我不能受一点委屈就撂挑子走人，不能做个临阵脱逃的逃兵！”邱小鹏看着舒雅雯，说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站起来重新开始，这不是你以前跟我说的吗？”

舒雅雯想起来了，这话确实是自己说的。那还是高一的时候，邱小鹏信心十足地代表松源一中去地区参加数理化竞赛，结果发挥失常，只拿回了个安慰性质的优秀奖，为此，他还难过了好长时间。多亏了舒雅雯这句话，邱小鹏才重新振作起来，并在高二高三的竞赛中连夺总分第一。

“求求你了，就再等我一年，好么？”邱小鹏轻轻摇着舒雅雯的手，像个讨要玩具的孩子般。

舒雅雯没说话，可心里却笑了。实际上，她刚才冷静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毕竟，对于邱小鹏，她心里除了爱，还有同样多的理解。

“好的，当然！”有人说道。

邱小鹏和舒雅雯回头一看，原来是马艾尔，似乎已经站在身后有一会儿了。

“雅雯，你应该，答应他。”马艾尔笑着说道，“小鹏是个，骑士，值得你，等待！”

邱小鹏笑了，站起身，走到舒雅雯的面前，单腿跪下，骑士般拉着舒雅雯的指尖，有模有样地说道：“我的公主，请你再等我一年吧！”

堂屋前响起欢快的笑声。

阿婆走到大门口，招呼道：“雅雯，英雄先生，回来呷甜酒哩！”

马艾尔一边往家里走，一边说道：“小鹏才是，真的，英雄先生！”

## 安 定

在众人的议论和猜测中，郑若松又回到曾经工作了八年的松源。

非常时期，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连锁反应，让人浮想联翩。有人说郑若松这回该大动干戈，松源县委政府和各乡镇的班子该大换血了；有人说郑若松过去主要是抓经济建设，这回该抓政治斗争了；有人说那些闹事的人围攻县委机关时，松源电视台偷拍了一盘录像带，郑若松这回该按录像带上的场景，抓一大批闹事分子进监狱了。

“5·13事件”虽然已经定性，相关的领导也已追究过责任了，可每一个人都清楚，要想事情完全解决，还是得等郑若松。

郑若松心里明白，维护松源社会稳定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他一到任，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进，就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和省里的有关批示，该抓的抓，该放的放，负有直接责任的干部相应处理，一一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当然，对邱小鹏免去代理书记的处分也撤销了。

松源县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改善，流言瞬间灰飞烟灭，各种蠢蠢欲动的暗流也平息了。

街道铺面被冲洗和擦拭过了，水泥马路被清扫和冲刷过了，砖头、石块和碎玻璃渣早被垃圾车运走了，被损坏的店铺、门窗、围墙已修缮一新。店铺开门营业，机关照常上班，马路上人来人往车辆如织，挑着蔬菜、水果、肉食和各种货物的农民进城出城，好不热闹。

蓼田古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热闹。

郑若松没有被眼前焕然一新的局面所陶醉。

这天下午，郑若松和秘书悄悄来到县西头一家生意冷清的茶馆，找了间二楼靠窗的包间。见有客人上门，服务小妹热情地推荐着龙井、普洱等南北名茶，郑若松笑着说：“这些都不要了，就上县茶厂的新茶吧。”

“哎呀，那个怕是没有了。”小妹皱着眉头说道。

秘书一听，以为茶馆是嫌本地茶便宜才故意说没有的，问道：“这么大的茶馆，连本地茶都没有？”

“大哥，本地茶是有，不过不是你们要的县茶厂的。”小妹连忙解释道。

“哦？”郑若松觉得新奇。喝了几十年的本地茶，不都是县茶厂生产的么？便饶有兴趣地问：“那你们的本地茶是什么？”

“云雾茶。”小妹笑着回答道。

郑若松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可一时却想不起在哪听过了，侧着头问道：“哪里产的？”

“龙湾村。”小妹接着介绍起来，“这家的茶叶比县茶厂的好喝多了，客人们都喜欢，而且还有几种不同的口味，有原味的，清香的，还有……”

郑若松一听“龙湾村”就笑了，没等服务员小妹介绍完，说道：“就来壶原味的茶吧。”

等小妹走开后，郑若松对秘书交代道：“就这里了，打电话吧。”

没几分钟，小妹把刚冲好的茶送了上来。透亮的玻璃杯里，茶叶条索纤细、匀整，卷曲似螺，白毫显露，色泽银绿隐翠光润，叶底鲜绿明亮，冒起的热气里有着浓浓的茶香。郑若松看着大小相差无几的茶叶慢慢沉至杯底，这才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含在嘴里品了品，再一口吞下，只觉得滋味甘醇爽口，从口到胃都清鲜回甜。

“好茶！”郑若松赞道，“想不到龙湾村也能生产出这么好的茶叶！”

他想起自己当年还参加过龙湾村茶厂新生产线的启动典礼，想起了任劳任怨的邱铁汉，想起了大学毕业回乡搞建设的邱小鹏……

这时，秘书轻声说道：“郑书记，人来了。”

郑若松顺着窗子望下去，只见空阔的马路上，一个人正行色匆匆地往茶馆走来，转头对秘书交代道：“你下去一下吧。”

没两分钟，那人走了进来，见到郑若松，忙喊道：“郑书记！”

郑若松点了点头，指了指对面的座位说道：“过来坐。”秘书在外面把门关上了。

来人正是刘东平。

接到郑若松秘书的电话、得知郑若松要见自己时，刘东平并没有太意外，他知道郑若松迟早都会找自己的，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谁能比刘东平更清楚“5·13事件”的前因后果呢？

在郑若松面前，刘东平没有隐瞒，和盘托出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情况，包括自己指使周邦化第二次秘密抓捕龙腾海关押审讯所引起的祸端，也一五一十说了，当然，龙家兄弟和石贵昌与娄止后副书记之间的瓜葛，也如实汇报了。

郑若松最后问道：“这些情况你跟别的人说过么？”

“有。龙家兄弟闹事前的情况我向许家扬书记和安逸民县长汇报过，其他情况有向任何人讲过。”

“好。这些情况很重要，暂时不要跟别人说。”

“嗯，我听你的。”

郑若松见完刘东平后，马不停蹄赶到双星地委找钟石林书记单独做了汇报。钟石林听了后，深思片刻，问郑若松：

“你有什么意见？”

“我建议将娄止后同志挪动一下。这对娄止后本人也有好处，他在松源

工作了十多年，从一般干部到县委副书记，在当地有一张关系网，干部和群众反映的意见也较多。”

“嗯，你说的有道理。”钟石林点了点头，说，“地委也收到了下面一些同志的反映。”

“对他进行易地调动，实际上是保护和爱护干部的措施，当然，首先是对松源的稳定有好处。”

“那这样吧，将娄止后调新丰县任副书记，将新丰县委副书记卢平良调松源任副书记，代理县长，过段时间待条件成熟，就让卢平良接县委书记，你还是回地区来，怎么样？”

“这样安排好，我完全赞同。”

“当然，这只是我和你商量的意见。还要与其他几位副书记和地委委员们开会商议一下。”

不久后，娄止后去了新丰，卢平良来了松源。

郑若松又一次来到了龙湾村。

正是山花烂漫的时节。和煦的阳光洒满田畴，也洒在新楼林立、厂房遍布的归水河新滩上。新滩上，村里几家企业正加足马力满负荷运行，烟囱热气腾腾，机车隆隆作响，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河这边却是另一幅景象，石桥两侧坐满了老人们，一边悠闲地晒着太阳，一边聊天说笑着，孩子们则在桥上唱歌嬉戏，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

今日的龙湾村，已经初具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新农村的雏形了。

郑若松这次来，是因为龙湾村又搞出了一个大新闻——村茶厂兼并了县茶厂。

小虾米竟然把鱼给吃了，这在双星地区也是第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各种议论。郑若松觉得这是一个宣传和推广的好机会，便带了一个人来——《双星日报》总编辑梅季先。

邱小鹏一听要采访自己，急忙找理由推辞起来。郑若松早就料到了，故作严肃地说：“这是工作需要，也是工作任务，必须配合！”

邱小鹏这才笑着说：“保证完成任务！”

临走时，郑若松轻声问：“小鹏啊，为什么龙湾村没有一个村民参加减负协会，也没一个村民参与‘5·13事件’？”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这趟来龙湾村也是想听听村民和邱小鹏的想法。

邱小鹏想都没想，说道：“郑书记，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心思去干那些事。我们想的都是如何致富，村民们心里也有一本账，只有诚实劳动才能致富，也只有通过致富才能过上好日子哩。”

郑若松满意地拍了拍邱小鹏的肩膀，说：“小鹏，你说得有道理，说得好！”

邱小鹏一连接了三个电话后，摊开双手笑了笑，起身给梅季先面前的杯子里添了点开水，深有感慨地说道：“如今做点事真难哩。”

“还有你觉得难的事啊？”梅季先此前写过几篇龙湾村的报道，采访过几次邱小鹏，也算是老朋友了。

“还不少哩。”邱小鹏笑着说道，“你看吧，许多企业连工资都发不了，可人家经理和厂长还当得美滋滋的。你找他谈收购的事吧，刚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好像我就应该去求他一样。”

“要不我写篇报道，替你吹一吹？”梅季先开着玩笑。

邱小鹏一听，急了，忙摆着手说：“梅总编，你就放过我吧，你要真替我吹了，我准会睡不着觉的。”

邱小鹏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认真的。他想起了邱少荣眼里的鬼见愁——牛奇伟牛大记者来。

梅季先收起了笑容，说：“小鹏，没想到你这村支书比我当报社老总还牛呀！管着一个村，还管着一个企业集团，像那么回事……”

邱小鹏说：“这算什么事呀，梅总编，你是办报的，你看《人民日报》上





都登了，浙江农民陈金山一连买下六家国营企业！那才叫牛哩！当今社会，这个‘农民’二字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啦……”

梅季先感慨地说道：“如今的农民已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不过，我的大支书，你说农民经营企业真的行吗？”

邱小鹏眉毛一扬，自信地说道：“有什么不行的，中国的农民历来就有惊人的创造力！你看嘛，现在这场震动世界的伟大改革，不就是由农民开始的么？我到苏南华星村参观过，也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看过，看到了一个同样的现象。”

“哦，什么现象？”梅季先掏出了采访本和笔，记了起来。

“那些地方的农民过去都很穷，可是他们都会玩。玩什么呢，玩企业。”

“企业还能玩？”梅季先纳闷了。

“我开始也和你一样的想法。”邱小鹏笑了，不紧不慢地说道，“他们开头都是从小的玩起，慢慢就玩大的，越玩越大，越玩越富……而且，玩的不再局限于服务业和轻工业，人家都开始玩重工业了！”

邱小鹏有些激动起来，用拳头敲了下桌子，继续说道：“当时，我就在想，这些祖祖辈辈以农为生的农民，玩重工业这把戏能玩得来吗？厂子办多了，企业办大了，管理变难了，没得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行不通的，更加不是凭蛮力硬干蛮干就能行的。

“种地玩的是锄头，不想干了还能偷下懒，大不了少收个几十斤。可重工业就不一样了，一个厂少说几千万，你甩得掉吗？所以，他们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上规模！”

梅季先说：“上规模？过去不是说船小好掉头吗？”

邱小鹏说：“是的，船小好掉头，可船大不怕浪啊！就说华星村吧，我大三的时候去考察过，几个月前又去了一次，和几年前相比，变化可说是日新月异啊。

“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村，比我们龙湾村大不了多少，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也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但他们是农民的佼佼者，

胆大心细。不是船太小吗？那就往大船上靠！二十多个企业的承包人四处出击寻龙头，找靠山，把自己往大船上绑，往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大船上绑，简直是在往大船上焊，焊成一体。这样，产品有销路，原料有来路，还有什么可怕的？剩下的就是集中精力搞管理了……”

梅季先一边点着头，一边在采访本上快速地做着记录。

说到管理，邱小鹏的话就更多了：“过去，你们报纸宣传管理方面的经验，总是找城市的工厂、企业方面的典型。其实不然，中国农村有它独特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不要把他们做马列主义者看待，他们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些刚刚放下裤筒、身上还带着泥土的农民，他们没有进过什么管理学院，但他们的话就是有道理。所以，那些与办得好的农民企业搞上联营关系的国有企业，有得谁真正为工厂的管理操过心，他们在自己的大工厂里最头痛的事，在这里碰不着。”

梅季先显然被感染了，说起了在前几天碰到的一件事。那天，梅季先到地区一家中型国有企业采访，在宾馆里，那位企业厂长卷起衣袖给他看，手臂上被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当厂长时处理了一名严重违犯厂纪厂规的工人，这名工人的爱人不服气，在大街上抓住厂长就打开了。

梅季先摇着头说道：“我实在不晓得怎么去安慰这位厂长了。他有党性和原则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好厂长，可还是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打。国营企业的工人不好惹啊！你砸了他的饭碗，他不打你？他才不管什么法不法，不呷你那一套……”

“所以啊，”邱小鹏说道，“上次有位国营企业的领导在参观完我们茶厂后，唏嘘不已，建议我们好好总结宣传一下管理方面的经验。我说这不能宣传，因为恰好这方面国营企业学不到，也做不到。”

梅季先抬起头，不解地看着邱小鹏。

“简单地说，归根到底还是机制问题。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铁饭碗，多干多拿钱，少干饿肚皮，不干或者干不好的话，对不起，请你走人。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耐得住寂寞的是深山里的树，经得起贫穷的是山村里的人。

农民没有吃不了的苦，就是怕穷，因此会一门心思地埋头苦干……正是这些任劳任怨的劳动力，在支撑着乡村企业变大变强！”

梅季先没有说话，也不想妄加评说。

这时，电话又响了，电话是代理县长卢平良打来的，了解县茶厂被收购后的整改情况。

邱小鹏说：“卢县长，你放心，有你和郑书记的全力支持，这块骨头我们啃定了。县茶厂原来的职工，我一个也不会推给县里。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野心呢，如果县里同意，还想把松源印刷厂和松源皱纹纸厂也并过来。”

电话那头的卢县长在说着什么，邱小鹏边听边“嗯”“是”地答着，最后，邱小鹏笑着说道：“好，有了卢县长这话，我明天就去找张副县长。”

放下电话，邱小鹏笑嘻嘻对梅季先说道：“梅大总编，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么？”

“我刚才说的什么话？”梅季先糊涂了。

“你开始不是说要替我吹吹吗？”

“当然算数啊！”梅季先也笑了起来，“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啊。”

“那就好！”说完，邱小鹏站起身，说道，“梅总编，我陪你去厂里看看，你可真得为我们好好吹一吹。不过，你可千万别写我个人！”

程东虎在家住了几天就不安分了，心已经飞去北疆那片广袤的土地。

“收购新疆搪铝制品厂的事差不多该落实了。”程东虎看了看坐在身边的程南虎，笑着问道，“我打电话问过西虎的意见。南虎，你怎么想？”

程南虎这几年一直跟在兄长身边走南闯北，对做生意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便说：“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新疆是个大市场，眼下正缺轻工业产品，关键是如何操作……”

程东虎赞许地看着程南虎，几年的时间，当年那个毛头愣小伙已经成熟了。

“新疆搪铝制品厂连续五年亏损，主要是体制问题，当然啰，也有经营管理问题，我们只需花一千多万就能够拿下，实际上，只要交八百万的定金就可以了。”

“对。”程东虎接着说道，“销售应该也不成问题。内向新疆，外向周边国家。除此之外，我们村和龙口乡不是还有一支庞大的销售队伍在全国各地么，我上次问过少荣和几个老板了，他们都对搪铝制品很有兴趣……我看，目前必须抓紧操作，抢占先机！”

说到邱少荣，程南虎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听说与搪铝制品厂毗邻的塑料制品厂也待拍卖，这个厂小些，价格也便宜些，我们是买搪铝厂还是买塑料厂？我认为，塑料制品厂更有把握些，别的不说，销售都是现成的哩……”

程东虎说：“饭只能一口一口吃，仗只能一个一个打。再说，少荣他们都说了，塑料制品利润太低，而且市场差不多已经饱和了。我看，搪铝制品厂是颗金豆子，必须尽早买到手，免得夜长梦多。”

程南虎想了想，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说道：“那就买搪铝厂吧！”

程东虎又问道，“你看哪个去合适？”

程南虎笑了笑，说：“这是笔大买卖，大哥你得亲自出马！”

程东虎也笑了，说：“我就晓得你会把球踢给我。”想了想，又说，“好吧，你留下，另外，我还要邀请小鹏和我们一块儿去。”

程南虎惊讶地看着程东虎：“怎么要小鹏一块儿去？”

程东虎笑了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了，他也答应了。再说，

小鹏这人你还不了解吗，这几年可是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啊。这么大的事，有他在，我也心里安稳些！”

“哪天走？”程南虎问道。

“后天就走，我已经和小鹏说好了。而且，下月初新疆要搞赛马大会，我们也可以一边谈一边玩。”

程南虎惊讶地说道：“大哥，你也有心思去玩？我还以为你只晓得做生意哩。”

程东虎笑了，说道：“小鹏说过，玩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听说赛马会上热甫副主席将出席剪彩，还将开展叼羊比赛，我们把古丽娅也带去，我还想去叼只新疆肥羊回来哩。”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绿野碧空。银色的河流如一条洁白的飘带，蜿蜒有致地飘落于这油画般的美景中。一场小雨刚刚收住，阳光格外的明丽，远处横空一道绚丽的彩虹。大地一派盎然生机。野花、野蘑菇、野草莓、金龟子、布谷鸟，这景色亮丽如一片锦缎，清新似一挂葡萄。

草原上奔驰着一辆日本三菱越野吉普车。热甫副主席坐在副驾驶上，开车的是他的秘书帕米娜，程东虎、邱小鹏和古丽娅坐在车后排。古丽娅今天是一身帅小伙的打扮。

邱小鹏看着窗外辽阔的草原，感慨地说：“新疆这地方太美了！”

“不光风景美，人也很豪放，看看帕米娜，一个女孩子，开起车来就像是在骑马。”程东虎由衷地赞叹道。

热甫副主席笑了笑，说：“我们草原上长大的人就是这样，长期与马背打交道，彪悍、豪爽、勇往直前。不像你们南方人，长期与山啊水啊的打交道，性格果敢、灵活、随机应变。”

“热主席不愧是儒官，一开口就这么有见地。”程东虎说道。

“汉南可是个好地方啊。”热甫回头看了眼程东虎和邱小鹏，“早听说汉南人有三不怕：会吃辣椒，不怕辣；会打仗，不怕死；会做生意，不怕难。

汉南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名人，厉害！”

“热主席，你怎么对汉南这么了解？”邱小鹏好奇地问道。

“我很佩服汉南人，聪明、能干、会干大事。就说你邱小鹏吧，一个村支书，竟然是北大高才生！”说完，转过脸对程东虎说，“还有你们三虎集团，听说是你们家三兄弟办的，在全国各地干得红红火火，你东虎来我们新疆也是玩得溜啊……”

邱小鹏哈哈笑了：“热主席在给我们明天的谈判定调子呢。”

热甫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汉南汉子当成厉害的对手：“调子已经定了，不就是赛马和叼羊嘛。帕米娜，客人们远道来草原，一定得让他们吃饱喝足，玩个痛快！”注意到古丽娅一直没出声，问道：“哎，这小姑娘怎么不说话？”

“山里姑娘，没见过什么世面。”程东虎抢着说，古丽娅听了，低着头笑了。

大草原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赛马会是大草原具有现代风情的民族盛会。宽敞的帐篷内摆设了奶茶、烧米、烤馕、黄油、牛奶、羊肉串、牛肉串、甜米饭、手抓肉，还有葡萄、苹果、哈密瓜等多种水果。女招待把一盘盘鲜亮喷香的烤羊肉端了上来，帐篷里气氛温馨而热烈。热甫朝帕米娜看了看，抬了抬下巴。帕米娜站了起来，倒了满满一大碗白酒，款款地递给程东虎。程东虎也站了起来，接过，将酒碗放在座位跟前。

帕米娜自己倒了一杯，说：“欢迎你来到大草原，我代热主席先敬一杯！”说着便一口喝下。

程东虎举起酒碗，说声：“谢谢！”也一饮而尽。

帕米娜不说话，接着在他面前起舞。人们随着舞步敲起手鼓唱起歌：

尊贵的客人远方来，  
来到新疆你乐开怀；  
我们新疆好地方，

辽阔富饶让你不想回……

程东虎不会跳舞，一时竟手足无措，窘得光会笑。

热甫大声喊道：“程老板，歌舞助兴，你得喝酒！”

程东虎高高举起酒碗，又喝下一大碗，招待小姐马上又满上。程东虎将酒往下递，一个一个往下传。人们接着唱：

远方的客人你可好？  
来到新疆你会说好；  
我们新疆亚克西，  
欢乐幸福让你开心笑……

程东虎开心地笑了，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坐在身旁的邱小鹏和古丽娅也笑了，跟着鼓起掌来。

歌声突然停住，酒碗又一次落到了程东虎手里。程东虎吃惊地笑了笑。

热甫大声劝酒：“程老板，这可是咱们新疆草原的规矩，喝！”

邱小鹏虽然不会喝酒，可担心程东虎会喝醉而耽误签约的事，想从程东虎手里接过酒碗。热甫连连喊道：“不行，不行！”众人也跟着起哄。帕米娜又走到程东虎面前起舞劝酒。

程东虎不得不喝，满满的一碗酒又喝了下去。

“好！”热甫带头鼓起了掌。

人们的歌声又一次唱了起来：

我们的客人是朋友，  
来到新疆你爱喝酒；  
新疆的美酒葡萄酿，  
醇香可口让你喝个够……

酒碗转到程东虎手上时，歌声再次停下来。人们哈哈大笑，帕米娜笑着第三次在程东虎面前跳起舞来。

“喝，喝！”

“热主席，你们的歌舞怎么这么好呢？”

“哎，这是看家本领，新疆人能歌善舞嘛。”

程东虎二话不说，豪爽地将手上的酒一饮而尽。

“好！来——把酒满上！”热甫把手一挥，下令道。

程东虎一脸苦笑：“热主席，我服了你，看来我不是你对手！”

看看程东虎这副样子，热甫来劲了，显出大草原汉子豪爽的秉性：“哎呀，好吧，你喝一半，我喝全碗，这样可以了吧！”

程东虎也来劲了：“不行不行，热主席有雅量，可我程东虎不能窝囊！”

热甫扬手说：“好气魄！程老板，请吧。”

程东虎握住热甫的手：“这样吧，真要喝，我们拉平吧，我先喝了三碗，热主席也喝三碗，我们再一起喝。”

热甫久久看看程东虎。程东虎装出一副醉了的样子，站在桌前等待热甫。

“倒酒！”

热甫猛然端起酒碗，一连喝下三大碗，帐篷里骤然响起掌声来。热甫豪气上涌，看着程东虎。

程东虎把心一横，端起酒碗，咕咚咕咚把酒喝了，最后一口呛了一下，眯着眼，摆手示意不能再喝了。

热甫哈哈大笑，四大碗酒下肚，满脸微红，直喘长气。

帕米娜又满满地倒上两大碗酒。

这时，古丽娅站了起来，端起酒说：“我也来敬热主席！”

热甫看了眼古丽娅，正要说话，帕米娜走到古丽娅面前，说：“都是女人，我来陪你喝！”

“好！”古丽娅说，“怎么喝？”





“你敬我三碗，我敬你也是三碗！”帕米娜笑着说道。

邱小鹏一听，想到连喝六碗酒，头皮都有些发麻了，不禁为古丽娅担心起来。转头看了眼程东虎，没想到，程东虎没事人一样，跟着众人笑着叫起好来。

在大家的叫好声中，古丽娅和帕米娜把六碗酒一饮而尽。两人面不改色，仿佛刚才喝的是水一般，看来，两人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

“好！”热甫大声喝着彩，兴致高昂。

古丽娅回到座位上刚坐下，邱小鹏关心地问道：“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才喝这点酒。”古丽娅笑着说道，一副轻描淡写的表情。

程东虎这时清醒了许多，说：“热主席，刚才都是你们敬我，现在我借贵方宝地，也借花献佛，我敬你！”

热甫意外地看着程东虎：“哎呀，你看，你挺能喝的嘛，真人不露相！”

程东虎笑笑说：“舍命陪君子，今天我程东虎能陪热主席喝倒在这大草原上，值得！”

人们起哄：“值得，值得！喝，喝！”

热甫笑了起来：“好！我就知道你们汉南人厉害，不仅能吃辣椒、能打仗、能做生意，还很能喝酒，而且后发制人，佩服！来，满上，咱俩连喝三碗，一醉方休！”

帕米娜笑着又连倒了三大碗酒。

程东虎傻眼了，原来热甫完全没有醉，装醉只是为了让程东虎下台。

热甫扬扬得意：“程老板，可是你说的。”人们大笑，鼓掌，欢呼。

程东虎有些激动：“热主席，见到你我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热主席，你好酒量，胸怀更宽阔呀！”

热甫听了，很高兴，笑着说：“哈哈……来，喝酒！”

程东虎心一横：“好！喝倒了热主席别见笑……不过，热主席，喝下三碗酒，总得有个说法吧？”

“什么说法？你说吧。”热甫很爽快地说。

“如果我喝了，你得答应把搪铝制品厂卖给我！”程东虎趁着酒兴说道。

“这还不好说，搪铝制品厂正等着拍卖呢，我答应你，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卖给你！”

程东虎一听，举起酒碗：“好！干！”

走出帐篷，邱小鹏搀扶着半醉的程东虎，说道：“东虎哥，真有你的，这酒关算是闯过了！”

程东虎似醉非醉，含糊不清地说了句：“厂子是我的了！”

第二天，蓝天如洗，绿草无垠，人如潮涌。一年一度的赛马大会就要开始了。

赛马大会观礼台上，身穿哈萨克族服饰的邱小鹏、程东虎满面春风，和有关领导及当地知名人士坐在贵宾席上。邱小鹏左看右看，还在纳闷：赛马都快开始了，怎么还不见古丽娅？

各路骑手牵马来到赛场。邱小鹏惊讶地发现古丽娅竟然也在里面，手牵一匹白马，英姿飒爽。

赛马会女主持人向人们介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本届赛马会的奖品全部由三虎集团赞助，冠军的奖品是一辆桑塔纳轿车，亚军是八万元人民币，季军是五万元人民币。”

话音刚落，一辆披红挂彩的红色桑塔纳缓缓地驶到观礼台下。

台下一片欢呼。

主持人接着说道：“三虎集团董事长程东虎先生也派了一位‘三虎骑手’参加赛马大赛，还将参加“叼羊”和“姑娘追”表演，让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台下又一片欢呼。

古丽娅身姿矫健地飞身上马，向人群挥手。

热甫对身边的程东虎开起了玩笑：“你们汉南人太厉害了，赞助了银子，还要拿一些回去？”

“热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那位‘三虎骑手’不就是昨天喝酒的那位姑娘嘛，她不是你的秘书吗？”

“是呀，我们今后要在贵方的土地上立脚，贵方举办这么盛大的活动，我们自然也得积极参与呀。”

“看架势是一个赛马老手吧？”热甫说道。

“哪里，重在参与嘛，助助兴而已。”

热甫摇摇头，说道：“你可蒙不住我，一看那上马的姿态，加上那匹大白马，就知道是个老手，要不，我们再赌三碗酒？”

程东虎想了想，说：“热主席，你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她一个姑娘家还不容易对付吗？”

这话里另有含意。

热甫似乎明白了，看着程东虎，笑了。

骑手们排在起跑线上准备就位了。

发令枪一响，数十匹骏马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观礼台上，程东虎举起了望远镜。“三虎骑手”渐渐超越了一个个骑手，跑到第五。

热甫突然问：“程老板，我们中国是自行车大国是不是？”

程东虎看了眼热甫，没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热甫继续往下说：“可是在世界自行车比赛中却比不出好成绩，你刚才是不是这个意思？”

程东虎连连否认：“不不不，我哪敢这么说？”

说话之间，古丽娅已跑到了第三位。

人们一片欢呼，呐喊助威。“加油！”和“凯——那！”声此起彼伏，喊声如潮水般涌动。古丽娅成功地超过了第二名，和第一名并驾齐驱，最后，

仅落后半个马身位，获得第二。

场上一片欢呼，排山倒海。热甫鼓完掌后，问正在鼓掌的程东虎：“那个姑娘本可以跑第一，她究竟是干什么的？”

程东虎笑着说道：“她是赛马协会的，也是新疆人哩。”

“哦，叫什么名字？”

“古丽娅，维吾尔族姑娘。”

“程老板，你耍滑头！”

热甫开怀大笑，那种新疆人特有的豪放大笑。

双方的正式谈判在一家宾馆的小型会议室进行。

甲方是热甫、经委副主任等人，乙方则是程东虎、邱小鹏和古丽娅，谈判代表是邱小鹏。

经委副主任首先介绍搪铝制品厂的情况：“搪铝制品厂创建于1972年，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工厂现有职工869人，占地186亩，拥有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1678万元……”

热甫打断了他的话：“这些情况，文件材料上都写得很清楚了。你就谈谈需要变更、商洽的地方，还有什么附加条件。”

经委副主任说：“附加条件主要是一条：安置部分工人。作为破产厂家，按拍卖法本来不应提出这个问题，全部工人应由拍卖方安置好才能拍卖，但是根据厂里目前的实际情况，全厂八百多人，光靠发放安置费打发，把他们一下子推向社会，担心影响社会稳定，增加党委政府的压力……”

热甫打断说：“这不能叫安置工人，工人本来应由拍卖方安置，是要求买方考虑部分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对吧？”

程东虎和邱小鹏对视了一下，看来热甫也做了许多功课。

“对的，是要求考虑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经委副主任答道。

“要求安排多少工人再就业？”

“具体数字没有提，我想能不能考虑30%左右？”



热甫把目光转向程东虎，程东虎示意了邱小鹏一下。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邱小鹏说，“我们下决心买下这个厂只有一个目的，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当然这种经济发展中包括我们买方的利益，有近期利益，更有长远利益。要发展经济，自然需要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个安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我们不能给当地政府增加压力，带来麻烦。

“我们买下这个厂的目的就是要办好这个厂，让它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技术含量，扩大生产，扩大经营，提高效益。这就需要人才，需要足够的人力资源，目前我们不可能从国外和外省外地招一些人来，也不能从汉南那里带一支队伍来，只可能从本地解决……”

热甫脸上露出微笑，经委副主任等人更是喜形于色。

“至于具体安排的人数嘛，”邱小鹏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眼热甫，继续说，“大概40%左右，多数技术人员我们要了，不过我们也有个条件：必须重新招聘，要经过考核，双方愿意，签订劳务合同……”

热甫果断地做了结论：“坦率地说，我很赞成三虎集团的发展思路和商务态度。贵公司率先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突破区域性市场，决意买断搪铝制品厂，这是我区首家拍卖的国营企业，三虎集团带了一个好头。作为一级政府拍卖一个企业必须考虑两条：一是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好处；二是对地方安定团结没有害处。三虎集团已经表明了态度，我原则上同意与三虎集团建立买卖关系，也同意三虎集团安排厂里工人再就业的意见。”

邱小鹏趁热打铁：“热主席，合同的附加协议由你们来起草，还是我们起草？”

热甫微微一笑：“程老板，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

程东虎也笑着说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热甫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毛主席说的。又是你们汉南人！”

大家都笑了起来。

热甫又说道：“想必你们已做好了合同草稿吧！”

程东虎笑着说：“对，晚上我就交给您。”

“好！我们会让律师先看看，还要报请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一下，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周我们在乌鲁木齐签约！”

程东虎乐了，站了起来：“那就一言为定了！签约后，我一定把您和诸位请到我的湘粤大酒楼，请你们也尝尝我们汉南的好酒！”

众人一路笑着走出宾馆会议室。

第二天，吃完早点回到宾馆，程东虎顺手打开电视机，新闻正播昨天的赛马大会。邱小鹏低头整理完文件，放进公文包，对程东虎说：“走，找热主席去！”

这是昨天晚上两人商定好的：打铁要趁热。

刚到上班时间，程东虎、邱小鹏和古丽娅一行三人，就来到热甫主席临时的办公室，将起草好的文件交给帕米娜：“这是安排搪铝厂工人再就业的协议书，请你交给热主席。”

帕米娜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昨天夜里自治区来电话，热主席今天一大早就回去了。”

程东虎十分敏感：“热主席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帕米娜恢复了平静，笑着说道：“热主席后天要回来参加赛马会的闭幕式。临走时他让我陪你们在草原多玩几天，看看天山牧场……”

程东虎一怔，有种不妙的预感，对帕米娜说：“你能不能给我派辆车？”

帕米娜为难地说：“今天派不出车。”

程东虎笑着问：“那我们怎么出去玩呀？”

帕米娜也笑了起来：“有车，但是没司机。”

程东虎干脆地说道：“有车就好办！”

汽车一路疾驰，在乌鲁木齐宾馆门口停了下来。热甫副主席经常在这里参加活动。

程东虎让古丽娅留在车上，自己和邱小鹏跳下车，直奔服务前台，问起热甫副主席。总台小姐露出了职业的微笑，说道：“对不起，我们不能透露。”

邱小鹏灵机一动，拿出公文包里的文件，说道：“我们和热甫主席约好了的，是来签合同的，你看，合同都带来了。”

总台小姐看了眼合同，依旧微笑地说道：“热主席刚下楼，去宾馆就餐了。”

程东虎和邱小鹏急忙找到宾馆餐厅，站在门口等着。

正是中午时分，透过包厢的玻璃门，隐约听见热甫和人谈着话。正谈到拍卖搪铝制品厂的问题，也谈到了塑料制品厂的拍卖。

“热主席，能不能换一下，把塑料厂卖给三虎集团，把搪铝制品厂卖给我们？怎么说我们搞搪铝品生产也有经验些嘛。”听声音是个女人。

“这事恐怕不行了。开头跟你们谈，可你们出不起价，而且又不接受下岗工人……”

“价格我们可以接受。不过，工人的安排确实是个难题啊。”女人为难地说道。

“那也不行。人家三虎集团给的条件很优惠啊。”

“价格方面好说，我们还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的。”

“我说黎总，我们政府部门做事讲究诚信，不能出尔反尔，你说呢？”

“那是，那是，不过热主席，生意场上公平竞争，什么事既讲原则也讲灵活，我们是地方企业，于情于理也应该照顾一下的，你说呢？”女人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口气。

“能照顾的我们自然会照顾，不过，这回恐怕你们只能收购塑料制品厂了。”

“热主席，如果只是塑料厂，我们刘董事长恐怕兴趣不是很大。”女人亮出了底牌。

“黎总，就只能请你转告你们刘董事长，我也无能为力了啊。”

程东虎和邱小鹏在餐厅外等得心急如焚，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听听里

面的动静。

不能再等了！程东虎敲响了餐厅包间的门。

门开了，见到程东虎和邱小鹏突然出现，热甫和被称为“黎总”的女人都愣了。

热甫一脸惊讶，有些尴尬地说道：“程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程东虎笑咪咪地说：“热主席，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昨天不是通知我，今天来这里谈拍卖的事吗？”

热甫一愣，顺势下了台阶，笑着说道：“哎呀，程老板，我怎么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呢？来来，你们认识一下。”

程东虎说：“不用介绍了，我和黎总打过交道。”

黎总笑着和程东虎握了握手，那笑容含意很丰富。

程东虎主动说：“黎总，听说你们也想收购搪铝制品厂？”

黎总矜持地点了点头：“我们刘董事长有这想法……”

“那好啊！”程东虎爽快地说，“热主席，那就把搪铝厂卖给他们吧，我正不想买了呢。”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邱小鹏也惊讶地看了程东虎一眼。

程东虎看了邱小鹏一眼，邱小鹏心有灵犀，一下就明白了，笑着和程东虎点了点头。

“昨天我们答应40%的工人留厂就业，可回去后反复算了算，觉得不行啊，包袱太大！而且，据说搪铝厂的工人要求安排60%以上，要不他们就要封门，还要到政府静坐，我一个外地人，能怎么办啊！黎总和刘董事长是本地人，或许能有办法对付？你说是吧，热主席？”

热甫没有说话，看了看程东虎，又看了看黎总。

程东虎继续说：“我们就收购塑料厂吧，厂子小，人员小，包袱小些，而且我对塑料品生产和销售都有优势……”

热甫仍没吱声，盯着程东虎，实在是拿不准程东虎究竟是什么想法。

黎总也没说话，心里在盘算着。



邱小鹏这时插话说：“要不，黎总你把两间厂都买下来？两家厂正好靠得也近，买下后可以两厂合并再重组，既生产搪铝制品又生产塑料制品，不是更好吗？”

热甫惊异地看着邱小鹏，不自然地笑了笑：“来，先喝酒！”

黎总举起酒杯，与热甫碰了杯，又与程东虎和邱小鹏一碰：“喝！”

三人一饮而尽，邱小鹏也破例喝了一小杯。

服务小姐给几人满上酒，黎总举起酒杯：“来，再干一杯！”当她和程东虎碰杯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草原人是狼，你程老板是虎，饿狼斗不过猛虎啊！”

送走黎总后，程东虎握着热甫的手说：“我们把搪铝厂和塑料厂一块儿买下了！”

热甫笑着说道：“黎总说得没错，你还真是只猛虎！”

天色欲黑又白，柳秀莉朝果园走去，一条小黑狗跟在身后。穿过小段竹丛，小黑狗突然停住了，随即飞奔冲了出去——果园已经到了。

何思翔刚巡查完果园，正在凉棚里擦拭着身上的汗，听见外面有动静，

走出凉棚查看。只见一道黑影蹿了过来，何思翔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条小黑狗正围着自己脚打转，小尾巴讨好地摇个不停。何思翔仔细一看，认出了小黑狗，喜出望外，连忙朝竹丛张望着。

没两分钟，一位身材窈窕的女子，身穿青色连衣裙，轻盈地朝果园走来，犹如从林间飘来的仙女。“秀莉！”何思翔情不自禁叫出了声，迈着大步迎上前。

“思翔！”柳秀莉站住了，笑着看着眼前的男人。

柳秀莉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使何思翔有点晕眩，手足无措地只是笑。柳秀莉被何思翔的窘样逗笑了，大大方方地拉住了他的手。

何思翔反倒不好意思起来，脸色微红了，说：“你回来了？”

“嗯，刚到的家。”柳秀莉深情地看着何思翔说道。

“你来果园做么子？”何思翔知道柳秀莉怕黑，天黑以后从来不敢来果园。

“我不该来么？”柳秀莉知道何思翔是关心自己，决定小小捉弄他一下，故意装作生气地说道。

“不，不，”何思翔急忙解释起来，“天都黑了，我怕你会害怕哩。”

“这不还有黑吗？”柳秀莉心满意足地笑了，说，“再说，不是有小黑陪着我么。”

两人低头找着小黑狗，小狗已不见了——早已跑进果园跳着捕蝴蝶和飞虫玩去了。

柳秀莉在凉棚里临时搭的竹床边坐下，看了眼简陋的凉棚，心疼地说：“我就不明白，你一个技术员，怎么变成守夜的长工了呢？”

何思翔说：“是我自己要求来的，住这里自由。”

柳秀莉突然郑重地说道：“思翔，我想好了，不去双星了。”

“噢？”何思翔喜形于色，开心地笑了，又问道，“城里不好么，怎么要回来呢？”

城里的生活一直是柳秀莉向往的，三个月前，她兴高采烈地离开家，去了星沙。

柳秀莉读书时成绩很好，可初中一毕业就被她爹连拉带拽地领回家了。为了这事，邱铁汉当年还特地上柳秀莉家，苦口婆心地劝柳秀莉的爹娘继续供她读书。可在她爹看来，家里需要的是能挣钱养家的劳动力，而不是什么读书人，更何况，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迟早还不是要嫁人的？再供读书也是在帮别人家供哩！

邱铁汉把道理翻来覆去讲了又讲，口水都说干了，最终让柳秀莉重新回到学校，可一到高二，她爹死活都不让她接着读了。

柳秀莉心里一直觉得委屈，想反抗却又无能为力，始终耿耿于怀。和村里其他的女孩不同，每天的日常劳动后，她不喜欢去村头的石桥上听堂客们讲各家的八卦消息，而是在自己房间里看小说和杂志，尤其是《大众电影》，封面上电影明星们美丽的妆容、时髦的发型以及洋气的服装，都让她艳羡不已，图片上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的城市生活也让她心生向往。

因此，三个月前，当邱贵生回村见到柳秀莉，半开玩笑地说要带她去星沙时，柳秀莉高兴得当晚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第二天一大早，就缠着爹磨，死活要跟着邱贵生上星沙。她那固执的爹见程东虎家、邱少荣家都发达了，连邱小莽家都富了起来，早已对自己当初的固执感到后悔，加之女大不由爹，再三交代了一些事后，点头同意了。

邱贵生将柳秀莉带到星沙后，给自己常去的一家豪华餐馆的老板打了个电话。餐馆老板自然不敢得罪，一口应允下来。见到有着一张漂亮脸蛋和一副窈窕身材的柳秀莉，餐馆老板以为是邱贵生看上的相好，自然不敢怠慢，安排了一个轻松的收银员助理的职位给柳秀莉，其实就是相当于白出了一份工钱。

“喂，”柳秀莉望着何思翔，有些不满地说道：“你为么子一点也不关心我这段时间都干了么子事？”

何思翔干巴巴地笑了一下。他当然很想问，可柳秀莉才干了三个月就回

来了，怕自己问了会让她不高兴。

柳秀莉白了一眼何思翔，自顾自地说开了：

“你也晓得的，我一直想去城里看下。果场的事实在是不好耍，又累人……”柳秀莉看了一眼何思翔，接着说道，“不过，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又犹豫起来了。你晓得是为什么子么？”

她停了下来，眼睛盯着何思翔。

何思翔窘了，半天才低声说道：“我晓得。”

“你当时怎么不留我哩？”柳秀莉娇嗔地说道，“要是你叫我留下来，我说不定就不会去星沙了。”

何思翔听到这话，心里突然热了一下，温柔地说道：“当时小莽和香妹不是都留了你吗？”

真是个榆木脑袋！柳秀莉气冲冲说道：“他们是他们，你是你！再说了，窝在农村，一辈子也难得有个进城的机会，更莫说城里户口了……”

柳秀莉想了一会儿，很有感触地说道：“还莫讲，城里的生活真是完全不一样哩，工资高，好耍的地方也多，那公园比我们村都要大，里面还能划船哩……”

城里那么好，你怎么又回来了呢？何思翔纳闷了。

“不过，”柳秀莉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慢慢地，我又不喜欢城里了……”

“怎么了？”

“城里虽好，也不是自己的啊。像我这样打工的，跟个流浪汉一样，心里有个着落，时间长了就想家了。”

何思翔不知为何叹息了一声。

柳秀莉忙说：“你叹么子气啰！我又不是在跟你诉苦，更不是要你同情！”

不等何思翔说话，柳秀莉又自个儿说下去：“当人们一听到我是农村户口时，都会叹口气，好像我多可怜一样！那种声音听多了，哪怕人家是好心，我也受不了啦……我就想，既然自己是个农民，为什么子偏要在城里面忍气吞声啊？我就不能回来干出一番事业？”

柳秀莉越说越激动了：“你看人家小鹏，名牌大学毕业生，北京城都不稀罕，回来不也是干得好好的？书上说的好，命运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你说，是不是？”

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何思翔心里去了！他感觉自己长久在心中萌动的某种情绪，被眼前这个姑娘说了出来。一种遇到知音的喜悦让他分外激动，结结巴巴说道：“你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早就这样认为……”

见到平时说话有条有理、滔滔不绝的何思翔词不达意，柳秀莉捂着嘴笑了起来。她理解他，也喜欢他这种显得诚实和纯洁的笨拙。

柳秀莉决定回村，其实还另有原因。

邱贵生将她安排在豪华餐馆后，隔三差五都会过来吃饭，虽然都是别人请客，可每次一餐饭都成百上千，还是让柳秀莉对邱贵生另眼相看，觉得他不再是以前的贵生哥了。

邱贵生每次吃完饭，都会找机会和柳秀莉说上几句话，嘘寒问暖的，让柳秀莉很感动。不过慢慢地，她感觉到邱贵生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坦荡，明明感觉到他在盯着自己，可柳秀莉一看过去，邱贵生的目光就闪躲开了。

上个星期天，邱贵生打电话到饭店找柳秀莉：“秀莉，晚上请你呷饭。你来星沙这么久，我还有请你呷餐饭哩。”

“贵生哥，不用这么客气，太麻烦了。”

“就这么定了，下午我来接你。”邱贵生一副领导的派头。

不等柳秀莉说话，邱贵生又说道：“你们经理那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不用再跟他说了。”

下午五点多，邱贵生开着车出现在柳秀莉的面前。车子开到一家茂林修竹、环境清幽的宾馆，犹如世外桃源。

邱贵生没让门口的礼仪小姐带路，自己领着柳秀莉，左拐右拐来到一个

门口挂着“碧荷”牌子的小包厢里，熟门熟路的，一看就是这里的常客。

“坐吧。”一进门，邱贵生就摆着手说道。

包厢里就两个面对面的座位。柳秀莉知道这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情侣包厢”，心里觉得有些怪异，可想到吃饭的就她和邱贵生两个人，也就没多想了，在邱贵生对面的座位坐下了。

服务小姐敲了敲门：“请问，可以点餐了吗？”

“可以。”邱贵生看着柳秀莉，说：“吃么子，你点吧。”

柳秀莉忙回答：“我随意，你点吧。”

“喝么子酒？”

“不会喝酒哩。”柳秀莉笑了：这贵生哥，搞得这么客气做么子啰。

“好，女士不喝酒，就来两杯鲜奶，美容。”

接着，手指就在菜单上这个那个地指指点点，服务员每次都把菜名念了一次好让邱贵生确认。

这些菜名柳秀莉连听都没听说过，猜测都很贵，便说：“贵生哥，够了，多了也呷不了。”

“呷不了，兜着走。”邱贵生笑了起来，“放心吧，不会让你兜着走的！”

吃饭的时候，邱贵生又问了问柳秀莉的一些近况，还说要帮柳秀莉换个更体面的工作，工资也会比现在多得多。

柳秀莉感激地看着邱贵生，说：“多谢贵生哥！”可一想到自己一没文凭二没城里户口，便笑着问道，“贵生哥，换工作怕是很难吧？”

邱贵生笑了，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再难不还是我一句话的事？莫说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城里的户口，我也搞得定！”

柳秀莉被邱贵生的气势震住了，一脸诧异地看着邱贵生。

见到柳秀莉崇敬地看着自己，邱贵生觉得心里说不出的爽快。这种崇敬的眼神，他从来没在张露茹的眼里看到过。

吃完饭，邱贵生用温热的白毛巾擦了擦嘴，又抹了抹手，说道：“这里

的环境还不错吧，以后你要是来了么子亲戚朋友的，可以到这里来呷饭睡觉。”

柳秀莉惊讶地说：“这么贵的地方，我可消费不起呀！”

邱贵生手一挥，爽快地说：“你放心，不要你花钱，有人买单。”

听到“买单”，柳秀莉想到自己刚来时的一件趣事。

店里的客人吃完饭，来收银台结账。收银员临时走开了，只剩下柳秀莉。

“美女，买单！”客人用手支在收银台上，粗声说道。

买单？柳秀莉没听懂，问道：“请问你要买么子？是烟还是酒？”

客人愣住了，盯着柳秀莉看了好一会儿，笑得前仰后合，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脸都笑红了，说：“你新来的？买单都不懂？买单就是结账啦！”

柳秀莉想到自己当时的窘态，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

邱贵生看到柳秀莉莞尔一笑风情万种，眼里射出了两道光。

休息了一会儿后，邱贵生把柳秀莉领到了顶楼最东头的门口，掏出钥匙开了门，绅士地摆了摆手：“请进。”

柳秀莉怯怯地走了进去。眼前的房间，豪华气派，看得她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天啦！”柳秀莉叫出声来，“这是宫殿吧？”

邱贵生被逗笑了，淡淡说道：“这叫总统套房，是他们这里最好的。”停顿了一下，问道，“怎么样，喜欢吗？”

“喜欢！”柳秀莉实话实说。

“喜欢就好。”邱贵生反手把门关上了，说，“坐吧，先喝杯茶，看看电视，晚点再吃夜宵。”

“吃夜宵？”柳秀莉有些疑惑。

邱贵生却没回答，而是说道：“秀莉啊，如果你喜欢，这套房子就归你了，你可以长期住在这里。”

“长期住这里？”柳秀莉更加疑惑了，人也本能地警觉起来。

邱贵生贪婪地盯着柳秀莉起伏的胸部，忽然一把抓住了柳秀莉的手，声音有些发颤：“秀莉，我喜欢你！这里就是你的宫殿，你就做我的妃子吧！”

柳秀莉已经明白了邱贵生的意图，使劲把手抽了出来：“你要我做你的情人？”

“是的是的！”邱贵生连忙说道，“你不用去上班，不用去做事，我养着你……”

柳秀莉很气愤，冷笑着说：“像养猫养狗似的，把我养在这里？”

“不，如果你不喜欢这里，我们就到外面去租一套别墅……不，我要给你买套别墅……”

“我不要！”柳秀莉斩钉截铁地说道，脸涨得通红。

柳秀莉通红的脸却让邱贵生更加兴奋，似乎看到了希望般，睁大眼睛说道：“那你要么子？你要么子我都能给你！”

“我么子都不要！”柳秀莉高声说道。

“我可以给你找份好工作，还可以给你城里户口……”邱贵生讨价还价地说道。

柳秀莉见邱贵生失去了理智，换了口气说道：“贵生哥，我们是一个村的，不是兄妹也是亲戚呀！你现在当了领导，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今后要生活，你叫我怎么见人啊……”

邱贵生急忙说：“你要生活？那我也可以给你呀，我可以跟你结婚，做你的丈夫，还可以跟你生个崽……”

柳秀莉大声说道：“贵生哥！你已经有了家庭，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这会毁了你的家庭和前途！”

邱贵生就像个红了眼的赌徒般，大声说道：“为了你，我可以离婚，我也可以不要么子前程，我……要你！”

说完，邱贵生往前一扑，一把将柳秀莉紧紧抱住，嘴在柳秀莉的脖子上亲着，一只手在柳秀莉的屁股上抚摸着，又顺着细腰向胸部摸去。



柳秀莉愤怒了，使劲挣开邱贵生的怀抱，甩手就是一掌，狠狠地打在了邱贵生的脸上，“啪——”，响亮的耳光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邱贵生被打蒙了，摸着作痛的脸颊，呆呆地望着柳秀莉。

柳秀莉气得说不出话来，死死地瞪着邱贵生，走到门边，猛地拉开门，跑出了房间。

邱贵生这才回过神来，追了出来，叫道：“秀莉，你先莫走……”

柳秀莉已经走了，楼梯间只有“噔噔噔”快速下楼的脚步声。

邱贵生顾不得脸上火辣辣的疼，想到自己偷腥不成反惹一身骚，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娘的！”使劲一脚，将床尾的小方凳踢得远远的。

余怒未消，邱贵生突然想到，万一柳秀莉回村后将这件事一讲，那自己的名声不就臭了吗？以后还怎么有脸回龙湾村啊？苦心经营的好名声不就毁于一旦了么？

邱贵生越想越后怕，后背的衬衫都被冷汗浸湿了。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冷冷地笑了：

你柳秀莉还是个黄花闺女，这种事会说出来？怕是不想做人了！

月色朦胧，村中灯火闪烁，仿若天上人间。

“呃，天黑了，我送你回去吧。”何思翔说完，就走出了凉棚。

“思翔，你想过离开这片果园吗？”柳秀莉突然问道。

何思翔转过身，看着柳秀莉的眼睛，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在夜色中闪着亮光。何思翔几乎要叫了出来——这双眼睛太厉害了，似乎能洞察一切——包括他隐藏在心里的想法！

何思翔好几次想离开这片果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邱小莽。

邱小莽虽然被乡里称为“农村致富带头人”，但骨子里仍是个农民，做什么事都首先想着能不能赚钱，能赚钱时却又畏首畏尾的，但凡有一点风险都不愿尝试。虽然将果园放手交给何思翔打理，却始终怀有戒心，对何思翔的建议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不太当一回事。时间一久，何思翔也有些心灰意冷了。而且，邱小莽为人斤斤计较，何思翔住到凉棚里整夜守着果园，他却当作没看见，连香妹都看不过去了，邱小莽这才给何思翔加了工资。何思翔本来也没想让邱小莽加工资，随口问了句“加了多少钱”，邱小莽不得了的模样伸出一根手指，何思翔高兴地说：“一百块？”邱小莽撇了撇嘴，一副你想得美的模样，说：“十块！”

然而，真要离开的时候，又有些舍不得。

几年工夫，果园在他的规划和打理下，已经初具规模，产量和效益连年增长，成为全县最好的果园之一。而且，他已和这片果园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不仅仅因为自己在这片土地洒下了汗水，还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片曾经荒废的果园已成了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寄托着他的希望和雄心壮志。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眼前的这个女孩。

柳秀莉已经看出了何思翔的心思，不待他回答，鼓励道：“思翔，离开这片果园吧！”

“离开这里，我能去哪里呢？”何思翔犹豫着。

“我们俩在龙湾村新办一个果场！”柳秀莉斩钉截铁地说道。

何思翔吃了一惊，问道：“新办一个果场？”

“嗯。”柳秀莉指着东面的那片荒山，说道，“我看过了，那片荒山有

三四百亩。”

何思翔怔怔地望着柳秀莉所指的方向。夜色下，看到的只是朦朦胧胧的一片，可何思翔却觉得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那片荒山也是自己看中的地方。每个傍晚，他都会望着那处荒山，无数次幻想过要将它建成理想的果园。

“你不是一直想搞个现代化的果园吗，三四百亩地够你施展了。”柳秀莉笑着说道。她相信凭何思翔的能力，现代化的果园一定能成功，用不了几年，她就是果园的老板娘了。柳秀莉这一想，脸倏地红了，好在夜色做了最好的掩护。

“好是好，可是……”何思翔顾虑重重。

“还可是么子？”柳秀莉有些不耐烦了，说道，“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难道是跟邱小莽学的？”

何思翔苦笑了一下。是啊，难道柳秀莉说错了吗？现在的自己，和自己一直想离开的邱小莽有么子区别呢？

“好了，就这么定了！”柳秀莉已经一副当家做主的女主人口气了。

“嗯。”何思翔总算是同意了。

还没等柳秀莉高兴起来，何思翔又说道：“不过，我得先去见个人。”

“见哪个？”柳秀莉好奇地问。

“我的老同学，邱小鹏。”何思翔说道。

“好，现在就去！”柳秀莉一把抓住了何思翔的手，拉着就往山下走，“我陪你去！”

小黑狗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汪汪”地叫着追了上来。

邱小鹏正和邱少荣坐在堂屋里聊天，见到何思翔和柳秀莉上门，起身迎了出来：“思翔，秀莉，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坐。”

邱少荣见了，开起了玩笑：“你们俩是有么子喜庆事要宣布吧？”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何思翔和柳秀莉窘得脸都红了，柳秀莉白了邱少荣一眼，牙尖嘴利地说：“要有也是你邱大老板先啊。”

邱小鹏笑呵呵地说：“秀莉，你不是到星沙去了吗，怎么就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都不去了。”柳秀莉干脆利落地说道。

“回来好啊。”邱小鹏原本就不赞成柳秀莉去星沙。

“小鹏，不说我了。”柳秀莉心里着急，开门见山说道，“今天来找你，是有件事要听听你的意见。”

“哦？”邱小鹏让两人进屋坐下，说，“么子事，说来听听。”

柳秀莉却不说了，看了眼何思翔。

何思翔这才说道：“小鹏，我们俩想承包东面那块荒山。”

邱小鹏一愣，随即高兴地说：“思翔，这是个好事儿呀。”

“那片荒山怕有三四百亩吧？”何思翔问道。

“是呀，总共三百六十多亩。”邱小鹏看着何思翔，笑着说道，“你是想开发成果园吧。”

何思翔和柳秀莉吃了一惊，对视了一眼，何思翔说道：“嗯，既有规模，又实行现代管理，建一个现代化果园。”

“思翔，我们想到一块儿了。”邱小鹏喜出望外，“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思路。最近村里研究，要在龙湾村扩大种养规模，再建个水果基地，那片荒山就列入了果园开发计划，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土地条件和自身的优势发展农业产业。”

这话戳中了柳秀莉的心事，拍着手说道：“小鹏，你这话说得太好了！”

“那还用说？”邱少荣说道，“小鹏的能力大家都是看得见的，连郑若松书记都说小鹏有水平哩。”

何思翔接口说：“是哩，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农村，农村也确实大有希望！”

邱小鹏说：“思翔，你把这片荒山开发好，按照你的思路搞，把它建成一个现代化果园，在龙湾村搞出一个好样板来！”

何思翔见邱小鹏这么支持他，受到了鼓舞，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小鹏，我想了很久，我要创办果园，它不应当重复邱小莽果场那种模式，而应当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它既不是我何思翔个人的私有果场，事实上我也有这种资本和能力，也不是我和秀莉两个人的‘夫妻店’……”何思翔停了下来，看了柳秀莉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

邱小鹏正听得入神，没有在意，问道：“怎么不说了？你说的全新模式是？”

“哦，我和秀莉商量过，办一家股份制果园，实行市场运作，也就是说这是一家农贸果品公司，产供销‘一条龙’……”

邱小鹏点了点头，对身边的邱少荣说：“嗯，少荣哥，思翔这是新思路哩！”接着问道，“思翔，你打算怎么具体实施呢？”

“我想首先在村里吸收股东，十块钱一股，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吸纳资金，而是取得村民的关注与支持。如果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的村民入股，那事情就好办了！”何思翔兴奋地说着。

“嗯，是个好点子！我想，做做工作，估计会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村民入股，钱不多，不就十块钱么？”邱小鹏高兴地说。

“当然，光靠这些小股东还不行，还要一些有实力、有能力的人做大股东才行，有钱，开发就是一句空话！”何思翔似乎已经考虑多时了。

柳秀莉忙说道：“钱不成问题，我大姐夫二姐夫以前就让我劝思翔自己出来单干，他们一定会支持的。”她口中的大姐夫二姐夫正是邱大午和程东虎。

柳秀莉转身对邱小鹏说：“小鹏，你是村支书，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吧？”

邱小鹏笑着说：“你这妹子，好厉害的。我当然支持啦。不过，思翔啊，我这里还坐了个现成的大老板哩！”

“呀？邱老板也感兴趣？”何思翔惊讶地问。

“就看何技术员，不，何老板是否同意拉着我一起发财了？”邱少荣笑着说。

“欢迎都来不及哩。”何思翔高兴地说。

“哎呀，这小鹏家真是风水宝地啊。”邱少荣莫名其妙来了这么一句。大家都纳闷地看着他。

“我坐着喝茶都有赚钱的好事找上来啊。”邱少荣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你就多来我家坐坐啊。”邱小鹏也开起了玩笑。

“那要得！”邱少荣来了精神，用左手拍了拍桌子，说，“要不我干脆就搬到你家住算了！”

“哈哈！”几人放声大笑起来。

笑过，何思翔忽然皱了下眉头，一脸凝重地说：“小鹏，我不是龙湾村人，有资格来承包这片荒山么？”

邱小鹏爽朗一笑：“嗨！当然有资格啊！别的不说，你看少荣，不是照样到处做生意，还在星沙承包了个工厂哩！你要开发那片荒山，我们求之不得，还能不给？”

柳秀莉说：“小鹏，你这么一说，思翔就放心了，要不，他老担心自己还不是龙湾村人哩。”

听柳秀莉这么一说，邱少荣又开起了玩笑：“我刚才不是说了嘛，你俩早点把喜事办了，思翔不就名正言顺地成了龙湾村人了？”

邱小鹏也哈哈大笑起来，说道：“这个主意好！”

与此同时，郑若松正在办公室里，梳理着自己的思绪。

他决定在龙湾村召开一次现场会，把松源乡镇书记、乡镇长和县直部办委局的负责人召集到龙湾村，请龙湾村的干部、群众用事实和亲身经历给大家上一堂课。谈减负，谈致富，谈稳定，谈发展，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

会议的名称叫什么好呢？

考虑良久，郑若松把秘书叫了过来，交代说：“立即起草通知，会议名称就叫‘稳定发展现场会’……”

郑若松在龙湾村召开的稳定发展现场会很成功。

梅季先组织记者到龙湾村采写的系列报道也很成功。

一时间，龙湾村成了人民群众称赞的对象，也引起了省里的注意。

周明正副省长陪省委书记任高阳一道来了双星，还带了一个考察团。

钟石林陪领导和考察团成员吃过早餐，一同上了中巴车，径直向龙湾村开去。九点刚过，一行人便到了龙湾村。

任高阳透过车上的玻璃窗，瞭望窗外巍巍群山起伏的山线和村中平坦如砥的水泥路面，高兴地说：“想不到这偏僻山村，还有这么好的马路啊。”

钟石林介绍道：“任书记，这山村现在可不偏僻啦，村里每天都有大客车开往星沙、星洲，还有去广州的呢。”

邱小鹏已站在车外迎候，钟石林介绍说：“这就是北大毕业的村支书，龙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邱小鹏。”任高阳看了眼邱小鹏，赞赏地点了点头，招手说：“小邱，我们不下车了，你上来，先领我们去参观。”

邱小鹏听了，上了车，任高阳拉他在自己旁边坐下。

车队开到四百米新开的河道旁，大家下了车，在河堤上走着。

邱小鹏边走边向各位领导介绍，走到一个石阶码头，任高阳看到河里成群的白鹅和河鸭在嬉游，停下了脚步，对大家说道：

“有人说，农村田土包干到户后，水利和公益事业都是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没有人再干公益事业和水利建设了。你们看，龙湾村的这条河，不是责任制之后的公益事业和水利建设么？它不仅解决了水患之忧，而且让出了老河道的大片土地来建工贸街。这才是真正的公益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老百姓们也欢迎，何乐而不为呢？”

一行人又来到八百米长的工贸新街。大家走走停停看看，对漂亮整齐的街道称赞不已。随后，邱小鹏领着大家走进工贸街东侧的宏宇搪铝公司，程东虎早已站在门口迎候。

邱小鹏作了介绍后，任书记笑着说：“你就是‘龙湾三虎’中的领头虎？听说‘龙湾三虎’闯市场闯出了大名堂呀！”

邱小鹏说：“三虎集团在江城、哈尔滨、乌鲁木齐都有自己的工厂和市场，在龙湾村办的这家宏宇搪铝制品厂是双星地区最大的民营企业，保温瓶厂还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保温瓶生产厂家。”

程东虎把任高阳一行领进厂房内，一叠叠、一排排琳琅满目的搪铝制品就像百花斗艳，把厂区装扮得春意盎然。包装车间，一箱箱成品通过龙湾人自己的销售网络直接涌入全国各地市场。程东虎介绍说：“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宏宇公司的搪铝制品占据了当地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邱小鹏补充介绍道：“宏宇搪铝厂是龙湾村二十八家工业企业中上规模上档次的一家，有自己的生产品牌，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有自己的销售网络，企业的效益好。其他二十几家企业，效益也都不错，最少的一年也要盈利二三十万元。”

任高阳听了，惊讶地说道：“想不到龙湾村这个小山村里，真是藏龙卧虎呀，不得了！”

陪在一旁的钟石林高兴地笑着说：“任书记一路参观，对龙湾村一连说了几个‘想不到’，这可是对龙湾村的高度评价啊！”

周明正也笑了，接着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眉眼笑，想不到哩。”

马不停蹄看了几个地方，时间还不到十一点。

任高阳兴致颇高，很随和地对邱小鹏说：“小鹏啊，时间还早，领我们到你们村部办公室坐坐，再谈谈情况。”

邱小鹏不好意思地说：“任书记，我们村部没有办公室。”

任高阳又是一番惊讶，村里办了那么多工厂，建了那么多商铺门店，村民建了那么多漂亮的小洋楼，村里连办公楼也没有？

邱小鹏解释道：“原来的老村部办公室在村小学一间土砖教室里，村小学改建后，村部办公室就没了。”



任高阳纳闷了，问道：“那你们怎么办公？难道不开村委会的吗？”说话的语气有些严肃起来。

邱小鹏见了，任书记怕是误会自己在村里搞“一言堂”了，急忙说道：“任书记，我们现在开会都是临时借用学校的教室哩。其实，村里办公一般都是有什么事就去厂子里或者地里头。我们当村干部的，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什么地方都可以开会，什么地方都可以商量工作。”

任高阳这才放下心，爽朗地笑了，又高兴地说出了一个“想不到”：“想不到你这个村支书年纪轻轻的，竟有这么大的胸怀——天地为公，四海为家！”

在宏宇搪铝公司豪华的会议室里，任高阳听取了邱小鹏的口头汇报。邱小鹏也没念材料，全凭一个脑一张嘴，把村里的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一遍。

任高阳听得很高兴，最后，做了总结讲话：

“龙湾村走出了一条中国中南部地区农村的希望之路、致富之路，邱小鹏走出了一条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独特的创业之路、成才之路。”

在返程的路上，任高阳找来随行采访的省报记者，交代道：

“龙湾村可作为推进农村改革的重大典型进行深入报道，报纸要拿出较多的版面，用较长的时间集中连续刊发龙湾村改革发展的历程和成功经验。现在全国农村改革出现了很多重大典型，对他们的改革发展道路，人们习惯于称为发展模式，比如安徽凤阳的‘小岗模式’、江苏苏南的‘华星模式’、北京房山的‘窦店模式’、广东顺德的‘顺德模式’等，我不敢轻易把龙湾村的发展道路称为‘龙湾模式’，但龙湾村的确是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随行记者在采访本上飞速记录着。

任高阳接着说道：“这里既无地理优势，又无资源优势，也无外资优势，但龙湾村人却干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对广大农村，特别是我们省内大部分农

村具有普遍意义，我就把它叫作‘龙湾现象’。你们可在连续报道之后，开辟一个专栏，开展‘龙湾现象’大讨论，进一步引导全省农村的深化改革与发展。”

“另外，”任高阳最后说道，“要把邱小鹏这个典型推出去，在全省打响，争取在全国打响！”

零  
玖  
肆

## 暗 访

“要把邱小鹏这个典型争取在全国打响！”

任高阳书记这句话传到邱贵生耳朵里，邱贵生就坐不住了。

邱贵生觉得自己才是龙湾村里的“人物”：通过自己努力，成为穷山沟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时机缘巧合做了领导秘书，摇身一变成了梦寐以求的城里人，之后官运亨通，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地区行署副专员，用大家的话说是“前途无量”！

“前途”有了，“钱途”也跟着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邱贵生就再为钱发过愁了。以前读书的时候，他总觉得王衍把钱称作“阿堵物”是沽名钓誉的假清高，慢慢地，竟然能理解王衍了：钱这个东西，缺的时候觉得它比爹娘都要亲，等到有钱的时候，觉得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村里人都很羡慕邱贵生，说“先人的坟山选得好”，又说邱贵生“出生的时候天有异象”“八字命里自带天乙文昌诸贵人”。邱贵生本不信这些，



觉得靠风水运程等不如靠领导实际，甚至狂妄地自我认为：老子就是贵人！

有一次，牛奇伟让邱贵生陪他去见一名老者，“据说看相神准”。邱贵生想“既来之则安之”，便也请老者帮自己看了看。老者全程没说话，两只满是老茧的手在邱贵生的脸上摸来摸去，眉毛鼻子耳朵下巴全摸遍了，连后脑壳都摸了，接着又抓起邱贵生两只手看了看，手一挥，让邱贵生在门外等。过了几分钟，老者差一个后生出来，将一张折好的黄纸条交给邱贵生，邱贵生接过纸条后，那后生却不走开，站在原地看着邱贵生。

牛奇伟连忙让邱贵生拿出一千块钱交给那后生，后生接过钱，双手合十作揖后就走开了。邱贵生赶紧展开纸条，只见上面用毛笔写了两行字“不见财官刑煞并 身行旺地贵无伦”。邱贵生不明白，正想进去问个究竟，被牛奇伟拉住了：“问的话还得给一千块香油钱。”邱贵生大吃一惊，转身就走，边走边开起了牛奇伟的玩笑：“牛大记者，都是写字的，这老头十四个字一千块，你呢，一千个字有十四块么？”

牛奇伟也不示弱，笑着说道：“我的大才子，你们都是讲话的，听老头讲话还要给钱，听你们讲话，倒给钱都不想听哩！”

虽说风水轮流转，可这转得也太快了。这才几年，村里人张口闭口都是他邱小鹏了，邱贵生忽然间乏人提起。邱小鹏的突然“走红”，让邱贵生有些眼红，不过他很快就看开了：与其得那些虚幻的“好名声”，不如“金钱”和“女人”来得实在。没料到，连省委一把手任高阳都知道了邱小鹏，还说要“把邱小鹏这个典型在全国打响”，这就让邱贵生无法再淡然处之了——这样的好事，凭什么落在了邱小鹏的头上？要轮也应该是他邱贵生在前面的啊！

可邱贵生有什么办法呢？发话的可是省委书记，不是龙口乡的书记，更不是龙湾村的书记！

邱贵生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甚至连对女神张露茹，他都失去了兴趣。

办法还是有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嘛，关键要搜集资料，抓着你邱小鹏

一点把柄。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也好办，无中生有呗！写封匿名信，一张邮票两毛钱，够你查他大半年！

邱贵生找来一个他觉得可以信得过的人，轻声交代道：“你去趟龙湾村，找到原来的党支部书记邱复林，你让他……”

“知道了。”那人也轻声说道。

“记住做得隐蔽。”邱贵生叮嘱道，“千万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

“您放心，我一定办好！”

这人当天就悄悄去了龙湾村……

邱小鹏的日子也不安宁。

此刻，他站在小学的教室里，望着屋外迷迷蒙蒙的大龙山出神。晨雾团团絮絮，在山间飘动，大龙山若隐若现，失去了它的巍峨雄姿。

教室的门响了，把邱小鹏拉回了现实。随即，门开了，何思翔和邱少荣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进来，快，来坐。”邱小鹏热情地把两人引到教室的凳子上坐下，诙谐地说道：“看两位老板的样子，已准备得万无一失，随时就要开荒了吧？”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邱少荣说道，“我跟何总商量过了，我占股五分之二，何总筹集五分之二股份所需的资金，余下的，就只能靠你这个支书发动村民了。”

“才给我们五分之一的股份啊，太少了，不够分啊。”邱小鹏笑着说道，“我们已经开过村支两委会了，班子成员正在宣传发动村民，听说大家都很踊跃，抢着报名哩。”

“这果园的风险小，一旦形成规模，效益肯定不比茶厂差哩。”何思翔说道。

“好！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和气势。”邱小鹏擦了擦手掌，问道，“你们怎么分工呀？”

“我是董事长，不过只是个挂名的。”邱少荣说，“开发、技术、经营

都归思翔管。我就当个甩手掌柜，等着分红哩。”

“当然，如果有么子事，也要我们共同商定。”何思翔补充道。

“那就好！”邱小鹏高兴地说道，“那我就祝你们发财啰！你们早发财，村民就能早日拿到分红了！”

“只是……”何思翔却犹豫起来，鼓足勇气终于说道，“我担心邱小莽……我们搞新果园，好像抢了他的饭碗似的。自从我辞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了。”

“嗯，我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邱小鹏交代道，“思翔，你就顾好新果园的筹备吧，尽量早日动工。”

“邱小鹏在吗？”门外有人说道，话音刚落，门就被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花格衬衣和紧身牛仔裤的人走了进来，凸起的肚皮上顶着个相机，戴着一副大蛤蟆太阳镜，挡住了大半张脸，看不清长相。

来人看了眼教室里的三人，认出了邱小鹏，走到邱小鹏的面前，说道：“哎呀，邱支书，你可让我一番好找！”听说话的语气，似乎和邱小鹏相识。

“你是？”邱小鹏还是没有认出来人。

“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来人边说边摘下眼镜。

一看到那双三角眼，虽然只在张露茹的沙龙上见过一面，可邱小鹏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来人是牛奇伟。

“哦，牛大记者，你找我有什么事？”邱小鹏问道。

牛奇伟也不客气，径直走到邱小鹏旁边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下。没说来找邱小鹏有什么事，见到邱少荣也在，一脸惊讶，问道：“怎么，邱老板也在？”

“是哩，我也是龙湾村人。”邱少荣站起身，上前和牛奇伟握手。

牛奇伟也没起身，坐着伸出手和邱少荣握了握。

“牛记者，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龙湾村了？”邱少荣笑着问道。

牛奇伟没搭理邱少荣，转头对邱小鹏说：“邱支书，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啊。”

“不敢当……”邱小鹏客气地回答。

“呀，你们龙湾村真是出人才哩。”牛奇伟那双三角眼眯成了一条缝，说道，“你一个北大高才生，自愿到这么落后闭塞的山村当支书，本身就不简单。听说你还干出了很多成绩，连省委领导都惊动了哩。我一方面是受你们地区领导的邀请，另一方面也是慕名而来，准备把你的优秀事迹在全省好好宣传宣传。”

“这样啊，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邱小鹏淡淡地说道，“我没什么值得宣传的，而且，我也不想宣传。”

牛奇伟脸色“唰”地变了。

邱小鹏冷淡的态度让他大感意外。他干记者这么多年，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干部邱小鹏还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多好的宣传自己的机会啊！竟然有人不稀罕？！他牛奇伟无论到哪里采访，别人都是客客气气、求之若渴的，就是一些省里的单位，要请他牛奇伟写篇报道，也不容易啊。

在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面前碰了钉子，牛奇伟恨不得拂袖而去，但想到邱小鹏也没怎么得罪他，更主要的是，这稿子如果写不出来，既无法向地区领导交差，也会被邱少荣看轻，以后怕是不能再拿他“开刀”了，牛奇伟只得尴尬地坐在那里，把墨镜戴上又取下。

正当这时，又有人莽撞地推门进来，原来是邱小莽。

见到邱少荣、何思翔也在，还有一个穿着打扮洋气的“领导”，邱小莽讪笑着说道：“哦，你们在开会，那我晚点再来……”说着，转身就准备走。

“小莽哥！”邱小鹏正为这尴尬的场面感到烦躁，见到邱小莽就像见到救星一样，连忙叫住了邱小莽，“我们刚才还谈到你，快进来坐，我也正想找你哩。”

“找我？”邱小莽狐疑地看着邱小鹏，又看了眼何思翔。何思翔笑着和邱小莽点头示意。

“对，想找你好好聊一聊。”邱小鹏热情地说，“你办果场、养殖场，为龙湾村带了个好头。思翔想向你学习。你们今后是同行，不，也许还会成



为一家人。你可得帮他们一把呀。”

“我帮他们？我还愁哩。”邱小莽一脸苦相。

“你有么子好愁的啰？”邱小鹏笑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愁资金？你家大业大，钱肯定不成问题；愁管理？你更是一把好手，果园和养殖场都搞得井井有条；愁技术？也许有一点，但思翔可以帮你啊。”

“他自己都要搞果园了，还能帮我？”邱小莽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怎么不能帮你了？”邱小鹏站了起来，说道，“你们两家果园都是承包村里的，要真讲起来，你的优势还要强些。你是个体的，整个果园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而少荣、思翔他们呢，是股份制的，好多事办起来有你那样干脆利落。至于市场销售，有句俗语怎么说来着？不怕货多，就怕货少，有货在手，你还怕有人要？再说了，今后你们还可以联营，有劲一块儿使，这就叫集约化经营模式，也叫集团公司。”

邱小莽紧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嘴上却仍然疑惑地说：“话是有错，只是少荣、思翔他们真肯帮我？”

“小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都是龙湾村人，你就放心吧。”邱少荣说完伸出了左手，邱小莽忙伸出手握住。

何思翔也伸出手，压在邱小莽、邱少荣的手上，说道：“放心，今后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保证辰时喊辰时到！”

“我谢谢你们！”邱小莽动情地说，“那我们都好好干吧！”

“对，好好干！”邱小鹏也受到了感染，把自己的双手也放了上去，说道，“我们都好好干，一定要争口气！”

“省里来的记者在哪里？”门外又响起了一个声音，好像是邱复林的。

四人回头朝牛奇伟刚才坐的位子看去，座位上早没人了，桌子上那副遗落下的大蛤蟆墨镜反着光，格外显眼。

## 推 荐

地委书记钟石林刚进办公室，秘书就送来了一封信。

“什么信？”钟石林随口问道。

“是封匿名的检举信。”

“检举谁的？”钟石林每个月都要收到不少检举信，多数都直接批转给纪委了。

“检举龙湾村支书邱小鹏。”秘书说完，不安地看了眼钟石林。邱小鹏是钟石林树起来的先进典型，连省委任高阳书记都给予了高度肯定，还要“在全国都打响”，有人在这个时候寄来对邱小鹏的检举信，事关重大。

“哦？”钟石林抬起了头，脸上露出凝重的神情，说道，“拿来给我看看。”

秘书把信放在钟石林的办公桌上，见钟石林没有别的吩咐便走出了办公室，把门轻轻带上了。

钟石林坐在办公桌前，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随手抽出信纸，认真看了起来。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称呼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很稚嫩，像小学生的字，正文却是打印的。钟石林一看就明白了，这种信肯定不止一封，大概会像发广告单似的，说不定这地委机关里大大小小领导都会收到一封。钟石林摇了摇头，但还是耐着性子看了下去：





钟书记：

您好！

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向您气奋（愤）地反映一件事情：最近《双星日报》记者梅季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春，为时代灿烂》，这篇文章所写的事实都是假的，是别人的，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邱小鹏是北大毕业生不假，邱小鹏来龙湾村当支书不假，可他来龙湾村当支书是为了“度（镀）金”，是为了别（攫）取名玉（誉）。他在龙湾村做了些什么呢？当然龙湾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是假的，但龙湾村的建设并不是邱小鹏的功劳，他只是挂了个名，没做具体事，那些事都是龙湾村人流血流汗干出来的，都是龙湾村人在外打工做生意扎（挣）了钱的大老板，用血汗钱推（堆）出来的！邱小鹏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大老板的钱买了一辆高级小轿（轿）车，他就天天坐着这辆小轿（轿）车去外游山玩水，去长沙、去上海、去北京……反正满天飞！吃好的，住好的，要了国家补助，还要村里补助……您说，这样的人还是好支书，还是好党员吗？据说地区打算要推存（荐）他去北京参加“全国十佳杰出青年”评选！这怎么行呢？以前，领导提拔他当了龙口乡代理书记，他没当好，搞得龙口乡的人上县城油（游）行，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悟（误）。

尊敬的领导，请您明查（察）秋豪（毫），不要重用一个人坏人！另外，居（据）可考（靠）消息，邱小鹏为了宣传自己，还通过手段敲榨（诈）龙湾在星沙的老板，给省里一个姓牛的记者送了四万块钱。

一个知情的人民群众

×月×日

看完匿名信，钟石林冷冷地一笑：无稽之谈！

作为地委书记，这样的匿名信他再熟悉不过了，通篇都是“据说”“据可靠消息”，却少有时间地点等真凭实据——多半又是封混淆视听、无中生有的“造谣信”！

钟石林更相信他自己的认知。他曾亲自到龙湾村去认真看过，也和当地的村民聊过家常，从焕然一新的山村新貌和村民们发自肺腑的交口称赞中，他亲眼看到和切身感受到龙湾村近几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了解了邱小鹏为龙湾村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但同时，钟石林也告诉自己不能大意，不管信里检举的内容是造谣还是真有其事，都必须引起重视。虽然自己收到的检举信大多数最后都被证实是造谣，但也有少数确实揭露了一些真实的问题，而且一些还是严重的问题。为了慎重起见，他拿起检举信又看了一遍。

看完后，钟石林依然认为这信是无稽之谈。可令他疑虑的是，写信人虽然自称“知情的人民群众”，信却写得并不通顺，字里行间也有着太多的错别字，有些错别字错得太明显和低级，就算是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也不可能不会错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写信的人是故意这么写的！

尽管如此，信里要表达的意思却显得老辣和凌厉。

而且，信里提到了“要推荐邱小鹏参加全国十佳青年的评选”，这件事目前还仅仅只是几个主要领导的想法，地委都还没有正式开会研究，更没有对外公开，一个普通的“人民群众”又从何得知呢？

另外，信末指名道姓地说到了“姓牛的记者”，这个好办，查一下就真相大白了。

钟石林真正在意的，不是信里针对邱小鹏的几项检举，而是躲藏在这封信背后的那个人！

秘书又送进来几份文件，中间夹着一封“钟石林书记亲收”的信，下方的寄信人地址是“松源县龙口乡龙湾村”。见是龙湾村寄来的，钟石林忙将信打开，抽出了两张薄薄的信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字。

这次不是匿名信了，因为信的最后清清楚楚地写着“龙湾村原支部书记邱复林”。钟石林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前面的内容和那封匿名信写的差不多，后面的内容就不同了，大概说了下他和邱铁汉、邱小鹏父子之间的矛盾，

又说道作为一个“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龙湾村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村干部”，是“不怕邱小鹏的打击报复”之类的。

钟石林一眼扫过，将信放在桌上。这一回，钟石林没有冷笑，沉思了一会儿，伸手按通了秘书室的电话键，秘书闻声走了进来。

“小贺，你去办件事。”钟石林一脸严肃。

“什么事？”

“你拿着这两封信，现在就去龙湾村，针对信里所反映的情况调查一下，回来直接向我汇报。”说完，钟石林把两封信都交给了秘书。

秘书转身就走，到门口时，又被钟石林叫住了：

“注意保密！”

地委决定第二天上午召开常委会议。钟石林要办公室通知正在松源的郑若松回来开会，郑若松是地委副书记兼松源县委书记，地委的重要会议他必须参加。

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主要是研究人事问题，对一些县市和地委行署部办委局班子进行调整。人事调整研究完，钟石林说道：“还有个事跟大家通个气，全国正组织评选十佳青年，地委决定推荐邱小鹏参评，省委任书记也有这个意思，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静默了一会儿，主管党群工作的肖副书记说道：“这是个好事儿，邱小鹏这个青年也确实不错，不过，最近社会上对他有些不同的议论，我那里就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反映的情况和梅季先那篇文章写的完全不同……”

“那匿名信我也收到了，一看就是无中生有，可以不去理它！”有人说道。

“匿名信我也收到了。”郑若松说道。郑若松长期在松源工作，对龙湾村和邱小鹏的情况应该最清楚，在座的都看着郑若松，等着听他的意见。

“我觉得写这匿名信的人是花了心思的。我在龙湾村挂点这么多年，对龙湾村的情况还是了解的。邱小鹏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那些优秀事迹我就不说了，报纸上都作了报道，我只想说，如果我们对这样的好青年

不推荐、不宣传，那不仅是我们地区的损失，更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

大家看起来都赞同郑若松的发言，议论纷纷。

这时，钟石林说道：“看来，那匿名信果然是给我们在座的发传单哩。不过，我还收到了一封写了实名的信，信的内容和匿名信几乎是一样的。”

大家都有些惊讶。

“那信是谁写的？”郑若松问道。

“是龙湾村原支部书记邱复林写的。”钟石林将信拿出来给大家传阅。

等大家看完信后，钟石林说道：“昨天看完信后，我就派小贺去了龙湾村，他找到了邱复林同志，找到了程东虎老板，还碰巧遇上了从星沙回村的邱少荣老板，对两封信上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

钟石林停了下来，一脸凝重地看了看在地委委员们，接着说道：

“匿名信和邱复林反映的‘买车’、到处吃喝游玩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至于邱复林支委被撤的问题，是因为他年龄到了，由乡党委批准免去的。另外，关于送钱的事，邱老板确实给过记者两万块钱，不过，据邱老板讲，这是我们地区某位领导让他这么做的，说是要宣传邱小鹏，邱小鹏本人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另外，小贺说，邱小鹏明确拒绝了那次采访。”

大家听了，都是一脸轻松。钟石林又说道：“省里的记者我们无权处理，这事要不要向上反映，大家怎么看？”

大家交头接耳，有的说不要上报，别把事搞复杂了；有的说要反映，宣传部门的不正之风越演越烈，也该整治一下了。不过，大家心里更关心的是钟书记口中的“地区某位领导”是谁呢？这么关心邱小鹏，该不会是郑若松吧？

郑若松却坚定地说：“我同意向省委宣传部通报，这种有偿新闻的现象必须制止。既然具体情况钟书记已经了解了，我的意见是两个材料都上报。如果邱小鹏评上了，不仅是一种荣誉，对我们双星地区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钟书记赞同地点点头，大家也就一致通过了。

散会后，钟石林把郑若松叫住，说道：“松源那边的局面已经安定，工作也都走上了正轨，你抓紧把有关工作处理一下，尽快回地委来，你主管的那一大摊子工作必须理顺了，松源就让卢平良同志接手。”

郑若松点头答应了，又慎重说道：“钟书记，有件事我想单独向你汇报。”

“什么事？”

“是关于邱贵生副专员的……”

“我下午还要去省里汇报，等你从松源回来，我再约你，怎么样？”

“好的。”

下午，邱贵生给邱小鹏打了个电话：“小鹏，祝贺你！地委已经决定，推荐你参加全国十佳青年评选，这可是一件大喜事！”

邱小鹏客气地说道：“谢谢领导们这么看重我，不过，只是送去参评，还不晓得能不能评上哩。”

邱贵生说：“小鹏，你不错的，一定能评上！”

“那可不一定，全国优秀青年那么多，再说，我也有做出么子突出的成绩……”

邱贵生说道：“你一个北大毕业生，能下农村当支部书记，这本身就不简单嘛！而且，龙湾村在你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邱小鹏说：“不不，那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并有做么子。”

“你放心，肯定能评上！”邱贵生说得言不由衷。

“随便吧，”邱小鹏已经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应付地说道，“就是评上了，也不是么子了不得的大事，我不还是个村支书么。”

“怎么能随便呢！”邱贵生一副领导的口吻说道，“小鹏呀，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你一定不要小看这个事！你晓不晓得，到目前为止，莫说双星地区，就是整个汉南省，还有人得过全国十佳杰出青年哩，你要是评上了，就填补了我省历史的空白！了不得呀！”

不等邱小鹏说话，邱贵生老成地指点起来：“小鹏啊，既然机会来了，

就要紧紧抓住！当今这社会，你是晓得的，关系很重要。”

邱小鹏不明白邱贵生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没出声。

见邱小鹏没反应，邱贵生只好把话挑明了：“你在北大读过书，北京有么子熟人么，认识么子要害人物么？”

邱小鹏苦笑着说道：“我只是一个穷学生，哪认识么子要害人物呀？”

邱贵生想了想，说：“不认识也不要紧，你就在这边做做工作。村里不是有几个大老板么？他们发财你是出了力的，现在是他们回报你的时候了！你跟他们说说，要他们每人出个三五万的，你拿着这些钱就上北京，去找评委，去送礼嘛……”

邱小鹏立即说：“不不，哪能这样？这不行的……”

邱贵生说：“有么子不行的！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跟他们说。其实我应该支持你的，不过我的钱都是公款……”

邱小鹏赶忙说：“不不不，不能这么搞，这么搞就太……”邱小鹏停了下来，想着该怎么说才不让邱贵生尴尬。

邱贵生却接口说道：“那就太庸俗了，是吗？不是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死脑筋！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循环利益关系嘛！现在让他们花点钱，帮下你，等你评上了十佳青年，有了地位，又有了影响，就可以更大地回报他们嘛！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邱小鹏实在忍不住了，说：“邱专员，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想这样做，如果这样才能当上十佳青年，那我宁可不要那个虚荣……”

邱贵生听出了邱小鹏不高兴了，说道：“那好吧，既然这样，就算我操空心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邱贵生并不是操空心，而是在有意试探邱小鹏。

对邱小鹏评选十佳青年，邱贵生是不可能热心帮忙的，甚至还求老天保佑让邱小鹏落选。通过这个电话，他断定邱小鹏是没希望的，天天守在村子里不出去活动活动，在北京又不认识什么厉害人物，“十佳青年”的桂冠还

能自己飞到龙湾村来？

邱贵生冷冷笑了：邱小鹏，现在你是风光了，到时，哼，就等着看笑话吧。

正当这时，牛奇伟找上门了，一进来就发了一通牢骚。

“这个邱小鹏，太他妈狂妄了，简直目中无人！”

“怎么啦？”邱贵生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辛辛苦苦跑去采访他，他倒牛起来了，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还说不接受采访！”想到自己所受的奚落，牛奇伟火冒三丈，“他妈的，装么子鬼清高！”

“连你省报的牛大记者都不理？莫非他知道了你是去调查他的？”

“怎么可能？我开头确实是一番好意……”

邱贵生有些失望，略一沉思，问道：“那你找过地委的领导吗？”

“找过。”牛奇伟把脚架在了茶几上，懒洋洋地说道，“可地委的领导都是一片赞扬之声。”

“都是赞扬声？”邱贵生不相信了，“一句不好的话都没有？”

“对的。而且，地委已经把邱小鹏上报全国十佳杰出青年的评选了。”牛奇伟余怒未消，狠狠地说道，“就他那个屌样，还能当上十佳青年？”

“是嘛。”见机会来了，邱贵生怂恿说，“你牛大记者就不想搞搞他的路子？”

牛奇伟正准备发作，突然盯着邱贵生看了一会儿，淡淡地说道：“其实，仔细一想，这邱小鹏倒还是有点水平的，是个人物。”

牛奇伟太了解邱贵生了，看穿了邱贵生在拿自己当枪使。

邱贵生诧异了：“噢，你怎么还说起他的好话了？”

牛奇伟直言不讳：“从记者的角度来说，他的那番作为，的确不是常人可比的。”

邱贵生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道：“他那是在做秀哩。”

“做秀？”牛奇伟斜眼看了下邱贵生，说道，“别的不说，人家北大毕

业能回农村当村支书，这也是为了做秀？”

邱贵生愣住了，呆呆望着牛奇伟：“你怎么……”

“这秀谁敢做？”牛奇伟有些看不起邱贵生，“我敢说，我是做不出来，你邱贵生也做不出来。”

“我不要做那样的秀！”邱贵生也来了气，自己好歹也是个行署副专员！

牛奇伟也不再客气，直直地说道：“我承认，我牛奇伟不如他邱小鹏，可你邱贵生就更不如人家了。因为你不仅坏，还害人！”

邱贵生气愤地拍了下桌子，站起来盯着牛奇伟：“你！”

“丁零零，丁零零……”村办的电话响了。

由于前来参观学习、观摩取经的团体太多，到村办要从学校进进出出，已经严重影响师生们上课了，邱小鹏便向程东虎开口，想在搪铝公司借间办公室。程东虎一听，非要把公司最豪华的会议室让给村委，被邱小鹏婉言谢绝了，最后，邱小鹏选了间一楼把头的小办公室，作为临时的村办。

一大早谁来电话？

邱小鹏拿起电话，那头有人问：“邱小鹏在吗？”

“我是，”邱小鹏说道，“请问你是那位？”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了？”

“哎呀，是刘书记啊，你好你好！”听出来是刘东平，邱小鹏非常高兴，“找我有么子事啊？”

邱小鹏想了想，两人有段时间没见过面了。

“小鹏，我这消息可是第一个告诉你呀。”刘东平说道，听上去心情很好。

邱小鹏忙问道：“呀，刘书记，么子好消息？”

“告诉你，我就要调离龙口乡啦！”

邱小鹏完全没料到，一惊：“啊？老领导，你去哪高升？”

刘东平平静地说：“石头乡。”

邱小鹏顿时乐不起来了。



石头乡是省里远近闻名的贫困乡，地处大龙山半山腰，自然环境比龙口乡差多了，那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所以才叫石头乡。

邱小鹏想起自己刚来龙口乡时，乡政府小马秘书对石头乡的评价：“连条像样点的公路都没有，就一条机耕道，不能进汽车，只能进手扶拖拉机。”

邱小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应付说：“真去那里？”

“组织上已经安排了，”刘东平说，“而且，是我自己要求去的。”

邱小鹏一听，肃然起敬，感触地说道：“真是个好书记啊！”

刘东平笑着说：“难道我在龙口乡就不是个好书记？”

邱小鹏认真地说道：“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呀，您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才是党的好干部，群众的好书记啊！”

刘东平笑着说道：“小鹏啊，你就莫给我戴高帽子了，你可是个不愿给别人戴高帽子的人。”

邱小鹏有些感动了，声音有些发颤地说：“刘书记，今天我是发自内心地给您戴回高帽子，您就勉强当回‘戴高乐’吧。”

电话里传出响亮的笑声：“哈哈，你这家伙！”

邱小鹏问道：“什么时候走？我去送送您。”

“等会儿就出发了！”刘东平豪爽地说道，“小鹏，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过些天，我要带人来向你们取经哩！”

“太好了！”邱小鹏喜出望外，“到时候，我陪您喝上两杯！”

“哟，难得啊，竟然主动说要喝酒了。”想起邱小鹏初来乍到时见到酒就发愁的样子，刘东平忍不住笑了。

“不是您说的吗，”邱小鹏学着刘东平的语气，有板有眼地说道，“到乡里当干部，喝酒可是基本功啊。”

“几年前的事了，你还记得啊。”刘东平哈哈大笑，心里突然莫名伤感起来了。

“记得！而且，这酒我只跟您喝！”

## 落 马

出大事了——邱贵生被抓了！

一个年轻有为的地区副专员落马了，一颗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陨落了。邱贵生也成了全省第一个被抓的地级领导干部。

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双星地区引起巨大的反响，龙湾村更是炸开了锅。人们一见面就互相打听：“这是怎么回事？”

事发突然，连政治敏感异于常人的邱贵生，事前都没有嗅出一丁点儿危险的气味。

十月上旬，为了“让世界了解汉南，让汉南走向世界”，汉南省在香港的展览中心举办了一次商品展销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各地州市都设立了自己的展区，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当地的自然人文，少数民族人民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展示着特有的风土人情。开馆后，各地州市还将依次举行各自的分馆活动。

按照安排，两天后便轮到双星地区。

邱贵生这时已经得知他即将调回星沙，任省经委的副主任，但他还是提出按原来的计划，由他以双星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身份来主持双星的开馆式，以此给他在双星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邱贵生随团如期抵达香港，意气风发地主持了开馆仪式，并接受了香港

和汉南多家电视媒体的采访。当晚，邱贵生接受访谈的画面就出现在了省市的电视新闻里。电视里的邱贵生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谈笑间尽显风流神采。

开馆式结束后，在双星地区举办的午宴上，邱贵生对工作人员说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代表双星地区参与工作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以后有什么事，欢迎你们上省城来找我。”言语间都是告别的味道。

第二天上午，邱贵生参加完双星地区与香港亚太公司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后，就不知去向了。

其实，邱贵生之所以坚持要来主持开馆式，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机去趟南川——有个女人在那等他。

金钱和女色大抵是所有堕落者无法跨越的两条深沟，邱贵生也没能跨过。他觉得，人之所以要拼命往上爬，无非就是为了钱，而拼命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吃喝拉撒，不就是为了讨女人欢心吗？

早在中学时候，邱贵生就恋上了班上最漂亮的女孩金美月，上大学后他又遇到了心目中的女神张露茹。但张露茹对他总是若即若离时冷时热，时间一久，女神也无法熄灭邱贵生如火山爆发的男性荷尔蒙，自从跟着牛奇伟出入过风月场后，邱贵生便一次又一次地在记不住模样的小姐身上寻求刺激。跟金美月离婚后，他对再婚的妻子既不满意，也不满足。当上双星地区财政局长和行署副专员后，结识了几位颇有实力的大老板，老板们嗅出了邱贵生身上的腥味，投其所好，常常给他送钱和美女。

渐渐地，邱贵生对金钱和美色就像吸鸦片一样上了瘾，无法自拔了。

而刘莎则让邱贵生彻底沉沦了。

刘莎原来是石贵昌的秘书。

大半年前，石贵昌和刘莎陪邱贵生去了澳门游玩。在金碧辉煌、灯红酒绿的赌场，邱贵生玩得很尽兴，不知不觉间就把石贵昌给他的两万美金输了

个精光。邱贵生有些懊悔，石贵昌却像没事人一样，对邱贵生说道：“小事！出来不就是为了玩吗？只要老同学你玩开心了，两万美金算么子？！”

邱贵生颇为感动，拍了拍石贵昌的胳膊说：“老同学……兄弟！”

这是邱贵生第一次称石贵昌为“兄弟”，石贵昌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深长地笑了。

当晚，石贵昌找来一位来自南川的小姐，让她陪邱贵生明目张胆地双宿双行。吃晚饭的时候，石贵昌见邱贵生的视线老在刘莎身上打转，便凑到邱贵生的耳边，轻声提出交换性伙伴。邱贵生猛然心动，想想都觉得刺激，不过，他还是故作正经，笑嘻嘻说道：“这样不好吧，我怎能夺你所爱？”

“咱俩谁和谁？”石贵昌早看穿了邱贵生的那点小心思，笑着说道，“要是邱专员喜欢，那是刘莎的福分哟！”

“唉，还叫我邱专员？”邱贵生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叫兄弟！”

“对对对，兄弟！”石贵昌眉开眼笑地说，“那就更不用见外了。”

邱贵生心里早已心急火燎了，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

石贵昌见水到渠成，忙冲刘莎使了个眼色，对邱贵生说：“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这话正合邱贵生心意，他笑嘻嘻地站起身，无比自然地拉起了刘莎的小手，对石贵昌说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当晚，刘莎使尽了浑身解数，让邱贵生彻底臣服了。

邱贵生对刘莎也是出手阔绰，很舍得下血本。

当刘莎依偎在邱贵生耳边，说宾馆长包房没有家的感觉时，累得筋疲力尽的邱贵生不加思索地说：“我送你一套。”第二天，他就让商业储运公司在市区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高档公寓，并置齐了全套家具。邱贵生象征性地出了五万块钱，余下的十来万说“先欠着”。当然，在刘莎搬入新房的当晚，储运公司的老板就上门贺喜了，还送了两个五万块的红包。

半年后，储运公司看中了一块地皮，可价钱死活谈不下来。邱贵生

亲自出马，一番交涉后，储运公司如愿以低价拿到了地皮，一下就节省了一百八十万元。当晚，公司老板又上刘莎家了，把这套房子送给了邱贵生，还给了邱贵生一张银行卡，说里面是百分之五的“信息费”。

邱贵生把这套住宅送给了刘莎。当晚，刘莎穿上了性感的真丝睡衣，看得邱贵生血脉偾张、饥渴难耐。刘莎双眼直勾勾地望着邱贵生，假装一个趔趄，身体一弯，再站起的时候，睡衣的肩带滑了下来。邱贵生轻叫了一声，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把欲拒还迎的刘莎压倒在身下……

邱贵生的脑子里，已经完全想不起金美月了，就连张露茹，都只是短暂地想起来。

接下来，邱贵生又断断续续地给刘莎买了珠宝首饰、高档服装，当然，他最热衷的是购买各种情趣内衣。

有一次，他无精打采地陪老婆逛商城。老婆看中了一套大红色的最新款内衣，想着晚上给邱贵生一个惊喜，就准备买下来。邱贵生看了一眼，那内衣布料少得可怜，心里就幻想出穿在刘莎身上的样子。

当售货员说大红色的只有一套时，邱贵生心里急了，没好气地说道：“老夫老妻了，搞这么花哨的颜色做什么！”老婆便说换成米黄色的，邱贵生看了下价钱，又不高兴了：“这么点布料要这么贵？！难道是金子做的？随便买件就行了。”

老婆当场就不高兴了。邱贵生见大庭广众的，怕被熟人撞见，连忙陪着笑，轻声哄道：“老婆，我们感情深，不用花这冤枉钱，你穿么子都好看。”

老婆白了邱贵生一眼，“噗嗤”一下笑了，说道：“你啊，就是靠张嘴！”

邱贵生见老婆气消了，嬉皮笑脸说道：“你当初肯嫁给我，还不是看上了我这张嘴？”

老婆娇嗔地打了下邱贵生，没好气地说道：“是哩，还不是当初年纪小，被你这张嘴给骗了？”

吃过晚饭，心不在焉的邱贵生借口要去办公室看材料，出了门。一下楼，就直奔商场的内衣专柜而去，指着那套红色的内衣说：“这套我买了。”

售货员还记得邱贵生，笑着说：“是要给老婆一个惊喜吗？”

邱贵生笑了笑，没说话。付了钱，提起袋子就走，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刘莎的住处。刘莎见到邱贵生，不解地问：“不是说今晚不过来了么？”

邱贵生也不作答，拿出内衣，说：“给你新买的，穿上给我看看。”

刘莎看了眼大红色内衣，心知肚明，给了邱贵生一个媚眼，笑着说道：“死样。”

春节过后，邱贵生积极活动调回省城的事，很快就有了眉目，刘莎也提出要跟着搬往省城。邱贵生想了想，说：“你去南川吧。”

南川是特区，刘莎正想过一种特殊的生活，便满心欢喜地答应了。邱贵生除了为刘莎联系工作外，还几次与刘莎一同去南川看房，最后，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给刘莎买了套面积不大的房子，用的是石贵昌给的三十万港币。

这次邱贵生在香港的活动一结束，就急不可耐地跑到南川，住进了当初给刘莎买的房子里。

邱贵生一离开香港，香港当局有关人士和香港双星籍的老板们就来回访双星代表团，可是左找右找，都没见到团长邱贵生，工作人员急得心急如焚。

与邱贵生同来的行署何秘书长问邱贵生的秘书：“邱专员到哪里去了？”

邱贵生的秘书也是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呀！”邱贵生经常不打招呼私自外出，他也不敢过问。

人在香港失去联系，何秘书长也十分紧张，当即指示工作人员不停地拨打邱贵生的电话。到了晚上，电话总算通了。邱贵生在电话里对何秘书长说：“我现在在机场，要赶回去办点私事。但没买到回星沙的机票，只好绕道上海了。”

“是否让秘书和你一起去？”何秘书长问。

邱贵生一口回绝：“算了，不用。”

何秘书长正准备说话，邱贵生说了句：“要登机了，晚点再说！”

随后，电话就挂断了。

何秘书长当即将此事报告给了钟石林。钟石林当时正在省里开会，听完何秘书长的汇报，当场指示说：“跟他保持联系。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挂断电话后，钟石林感到问题非同小可，便在会后向任高阳书记做了简要汇报。任高阳听了，一脸严肃，想了想，让秘书用电话指示汉南驻上海办事处，立即派人到上海机场去接邱贵生。

可是，哪里接得到邱贵生啰？！

任高阳警觉起来，派人去查找香港机场当日的出港人员名单，结果再次令人大吃一惊：名单中根本就没有邱贵生！

与此同时，邱贵生的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一名副专员突然神秘失联，且种种迹象颇令人猜疑：香港位置特殊，他是被劫持、遇害还是要出逃？

这一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双星地委和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

省委书记任高阳亲自过问，向有关单位下达了任务。钟石林连夜赶回了双星，从晚上九点直到次日凌晨四点，一直守在办公室部署工作，要求有关部门刻不容缓，立即组织查找。

这期间，钟石林曾拨通了邱贵生的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上海，还说准备明天回星沙。而有关方面一查电话信号，却表明他人在南川。

原来，邱贵生是持“陈鲁周”的假身份证从香港抵达南川的。当晚，与他私交甚好的南川市经委领导热情款待了邱贵生。邱贵生兴致颇高，开怀畅饮，结果喝得醉醺醺的。

回到刘莎住处，邱贵生便踉跄地进了房间，倒头趴在了床上。这时，门

铃响了，邱贵生挣扎着起身，开门一看，真是刘莎！

刘莎闪身进门，将门反锁，从小挎包里掏出两盒“伟哥”，交到了邱贵生手上：“喏，石老板给你的。”

邱贵生接过一看，笑了：“他……人呢？”

“回双星了。”

“这……滑头……生怕让他……买单……”

“你又喝醉了！”刘莎扶邱贵生在床边坐下。

邱贵生真醉了。刚躺下，电话响了。邱贵生一接通，电话里传来钟石林的声音，邱贵生没听清钟石林说什么，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便把电话挂断了。

没一分钟，电话又响了起来，急促的铃声让邱贵生吓了一跳，他烦躁地拿起电话，也没看是谁打来的，直接就把电话关机了。

刘莎扶住邱贵生，帮他脱了衣裤，又将自己的衣裤脱下，就扶他进了卫生间，拧开水龙头，调好水温，与邱贵生一同冲澡。

洗完澡，邱贵生与刘莎相拥着出来。刘莎打开一盒“伟哥”，取出一颗，塞进邱贵生嘴里，又倒上半杯温开水，递到邱贵生嘴边。邱贵生吃过“伟哥”，一会儿，便觉血液冲腾，他把刘莎放倒在床上，两人进行着疯狂的“肉搏”，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末日真的来了。

干完事，邱贵生精疲力竭，整个人像虚脱般，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喃喃自语说：“有力了，完了……”说完便呼呼入睡。

微弱的鼾声像极了哀鸣声。

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了昏睡的邱贵生。

开始，邱贵生摸不着头脑，有些慌乱，见到警察，还以为是扫黄抓嫖，尴尬地指着刘莎说：“她是我女朋友。”等到弄明白警察找他的真正原因时，



邱贵生很快就定下神来，一脸坦然地说：“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我不过是借这个机会来南川办点私事，能出什么事呢？”

警察检查了邱贵生的随身物品，发现他的手提箱里有几样东西：一张假身份证，照片是邱贵生的，姓名却是“陈鲁周”；两部尚未使用的摩托罗拉电话；三沓一万元崭新的人民币；四盒美国进口“伟哥”，其中一盒已开封。

邱贵生被带回了南川市。

晚上九点，邱贵生被移送到星沙。

坐在警车里，邱贵生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想到自己或许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夜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和绝望。

凄清的月光透过铁窗，如凉水一样照在监舍。

邱贵生躺在坚硬的床上，辗转反侧。住进这里已经快半个月了，没有一晚能睡个囫囵觉。他睁着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的月色——深秋的月色真亮啊。可看着看着，邱贵生又觉得这月色不是亮，而是惨白：没错，就是惨白！连它都在嘲笑自己这惨淡的下场！

邱贵生有些恼了，生气地转过头，看着监舍隐约可见的天花板和白墙。

一个把小时后，邱贵生架不住阵阵袭来的睡意，沉重的眼皮一闭，把眼前这个模糊不清的世界彻底拉黑了。

短暂的放风后，邱贵生躺在床上，形如枯槁，面如死灰。

“邱贵生，有人来看你！”狱警隔着铁门的小窗喊道。

邱贵生吓了一跳，从床上弹了起来，杵着没动。

“邱贵生！”狱警敲着铁门，不耐烦地喊道。

“到！”邱贵生站得笔直地应道。

“快出来，有人来看你！”

有人来看我？邱贵生一边往门口走，一边猜测着：会是谁呢？

自从进了监狱，除了来了几拨警察问讯、核实有关情况外，就只有老婆来过两次，第一次还红着眼说了几句话，第二次则是面无表情地给邱贵生看了张离婚协议书，邱贵生没吭声，扫了眼离婚协议书，只见老婆已经签好名了——看来，已经没有再商量的余地。

中间写了些什么，邱贵生已经不在乎了。还有什么好看的？他名下的全部财产都被冻结，藏在银行的巨额赃款已被追缴，受贿得来的几套房产也已被查封，就连家里墙上的几张名家书画都被检察机关取走扣押了。简单点说，他邱贵生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为了崽，你还是签了吧。”老婆终于开口了。

想到崽，还有留在龙湾村的女儿，邱贵生早已死水一潭的心突然一热，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邱贵生用囚衣的粗布袖子擦去了泪水，把心一横，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笔一扔，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

老婆？哦，应该叫前妻，是不会来的，她已经带着崽住回娘家了。老爹老娘？也是不会来的了，宣判那天老爹就哭着说“就当冇生过你这个崽”。石昌贵？说不定和自己一样，在某个地方呷牢饭。刘莎？房子、珠宝都被查封了，估计又找了个大老板吧。牛奇伟？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哩。张露茹？呵呵。同事？他们躲都来不及。朋友？

朋友？邱贵生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没一个“朋友”。  
正想着，会见室到了。邱贵生见到来人时，愣住了——  
怎么会是邱小鹏？！

邱贵生在邱小鹏的对面坐下，脸侧向一边。

“贵生哥。”邱小鹏说道。

听见邱小鹏叫自己“哥”，邱贵生有些意外。上一次听邱小鹏叫自己“贵生哥”，好像还是在他大学第一年的寒假，带着他去张露茹家参加沙龙的那个晚上吧。

邱贵生看了邱小鹏一眼，算是打过招呼了。

“贵生哥，我早就想来看你了。”邱小鹏轻声说了句。

邱贵生听了，心里莫名地烦躁起来，冷冷地盯着邱小鹏：来看我？怕是来看我笑话的吧！来证明你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是炫耀你现在有多么春风得意？

邱贵生被激怒了，恨不得一拳打在邱小鹏那令人厌恶的脸上。可他不敢，反而冷静了下来：自己现在坐在这里，难道不是个失败者么？

邱贵生也不说话，等着邱小鹏说话。邱小鹏不是最喜欢讲原则、讲大道理的吗？这么好的机会，他终于可以在自己的面前尽情地指手画脚，犹如先知般百般嘲讽了。而且，最后肯定还会说些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屁话吧。

“贵生哥，我给你带了几本书，交给刚才那个警察了，他们会转交给你。”邱小鹏说道，“里面有套《倚天屠龙记》，还有两本《福尔摩斯探案集》，也不晓得你喜欢不。”

邱贵生有些意外，低声说了句：“好，谢谢。”

见邱贵生终于出声了，邱小鹏笑了起来，说道：“想看么子书啰？我下次来的时候带给你。”

“随便，你看着办吧。”

监狱的生活极度乏味，除了出操和放风，邱贵生都是躺在床上无所事事。有书看，至少能打发时间。

邱贵生自小就喜欢看书，读大学时，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参加工作头两年，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的，他都买了书，一到星期天，就去图书批发市场，挑挑看看，直到市场拉卷闸门才回家。可自从当了财政局局长后，应酬接连不断，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年都买不了两本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只剩下看文件看电视了，到最后，干脆连文件和电视都懒得看了。

“哦，忘了告诉你了，”邱小鹏笑着说道，“复林叔和阿婶说，下次跟我一起来看你哩！”

邱贵生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着邱小鹏说：“是……真的么？”

“嗯。”邱小鹏点了点头。

邱贵生激动不已，原本一潭死水的内心突然间波涛汹涌，嘴角微微抖动，不放心地问道：“我爹真这么说？”

“哎呀，这还能骗你不成？”邱小鹏认真地说道。

“他们不是说……”邱贵生始终无法忘记宣判那天爹说的狠话。

“嗨，复林叔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他那天是气不过才会那么说的，”邱小鹏感慨起来，“那天回到家，复林叔就几天都有出过门了。我去看他时，他的头发全白了，人也瘦得不像个样子……”

邱贵生忍不住哭了起来。

“父子哪有隔夜仇啰，”邱小鹏安慰道，“我来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要你不要担心家里，好好照顾自己。你就放心吧。”

这时，狱警喊了句：“时间到！”

邱贵生起身往回走，刚走两步，回过身，对邱小鹏深深鞠了一躬，说道：“小鹏，我对不住你……”

邱小鹏没说话，笑着挥了挥手。

邱贵生还想说什么，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其实，邱小鹏已经猜到了，邱贵生想问又没问出口的，大概是金美月吧。

半个月后，邱贵生又来到了会见室。一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立刻如同雷击一般，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金美月竟然也会来看他！

“你……怎么来了？”一坐下，邱贵生就问道。

“欢欢要我来看看你的。”金美月看着邱贵生，问道，“你还记得你有个女儿么？”

邱贵生不敢直视金美月的视线，低下了头，问道：“欢欢还好吗？”

“很好。”金美月冷眼看着邱贵生，说，“这么多年，除了给钱，你管过女儿吗？你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的时候，你想起过给女儿做餐饭菜吗？当你收那些钱的时候，你想过女儿有个坐牢的爹会被人看不起吗？”

金美月越说越激动，脸也涨红了，似乎要把这些年所受的苦与气全发泄出来。

邱贵生的脸痛苦地扭曲了，哽咽着说道：“莫说了……”

这一刻，金美月突然觉得眼前这个蜷缩的男人变得完全陌生了。

大半年不见，邱贵生明显苍老了许多，两鬓的头发白了一大半，脸色又干又黄，眼里没有一点的生气。那个才华横溢、勤奋有为、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青年才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萎靡不振、意志消沉、垂头丧气的半老之人。

金美月有些怜悯地看着邱贵生，刚才的怒气也消了大半。

“欢欢要我告诉你，她很想你。”金美月语气平淡地说道。

邱贵生抬起了头，红着眼说：“告诉欢欢，爸爸对不起她，不配做她的爸爸……”

“莫说哈宝话，”金美月皱着眉头，说，“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欢欢还等着你出去呢。”

“我还能够出去么？”邱贵生苦笑着说道，“进了这里，就等于死了。”

“你现在死了么？！”金美月重重地说道，“死在这里面你觉得光荣吗？死了大家就会原谅你了？！”她实在是看不惯邱贵生这副仿佛看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样子，好像错的不是他，而是所有人都负了他。

邱贵生错愕地看着金美月。

“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欢欢自然会等你出去的。”金美月说道，眼神避开了邱贵生的目光。

邱贵生突然问道：“刘力强怎么样了？”

金美月一下想起了当初邱贵生拿刘力强来羞辱自己的事，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好得很。”但很快就意识到邱贵生这次并无恶意，换了个语气说道，“除了帮着处理茶厂的事外，开始写诗了。”

写诗？邱贵生觉得有些意外，盲人怎么写诗？又觉得不便多问，便含糊地说道：“那很好。”

金美月看邱贵生支支吾吾的样子，主动说道：“我们准备过完年就去扯证了。”

邱贵生看着金美月，一时间百感交集，却又无从说起，只得继续含糊地说：“那很好。”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金美月说：“娘给你带了毛衣毛裤，说天气冻了，要你注意身体。包里还有几张照片，是女儿自己选的，说你要是想她了就看下照片。”

邱贵生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银色的月光照进了铁窗。

邱贵生就着月色，看着女儿的照片，一次次地抚摸着照片上女儿那天真烂漫的笑脸，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深绿色的床单，就像是一摊黑色的血……把照片整齐地压在了枕头下后，邱贵生躺在床上发呆。

月光悄悄地挪动着，照在了他的脸上。

这月光让他想起了龙湾村的月色。那么清亮，那么洁净，却又是那么遥远、朦胧……他似乎又听到了顺四癫子那沙哑的声音在轻声哼唱着谣曲：

人生如梦又如谜，娘肚出来就知饥；  
饥想食来寒想衣，衣食丰盈想娇妻；  
娶得娇妻生了子，又想发财富后裔；  
富了腰包肥了身，还想当官得名利；  
当得官来切莫贪，终是南柯一梦西！  
……

邱贵生昏昏睡了，睡了入狱后的第一个安稳觉。

零玖捌

## 高 人

顺四癫子的新房子里响起了阵阵爽朗的笑声。

顺四癫子回到龙湾村后，一直住在老家山坳一处破旧的板房里。政策落实的时候，县文化馆恢复了他的公职身份，由于顺四已到年龄，就按退休处理，除一次补齐了中间数十年的工资外，还按月将退休工资存入他的存折里。顺四自此衣食无忧，每月还有一笔为数不少的退休金，摇身一变，成了村民们眼中的“城里人”。大家都说顺四年轻时呷够了苦，到老了时来运转，“老

天爷终究是公平的”。

按政策，顺四是可以在县城里分套房子安养晚年的。可顺四过惯了村里宁静朴实的日子，依旧住在破板房里，种点地，养点鸡，自劳自食。除了偶尔在村里闲转，就是躲在家里挥毫泼墨，作画吟诗，日子过得倒也自得其乐，病情因此也好了一大半。

但板房年久失修，一到刮风下雨就漏风漏雨，顺四也顾不上其他，只知道抱着他的笔墨纸砚，站在没漏水的门角落躲雨。邱小鹏几次动员他搬到村小学暂住，都被他拒绝了。

一开春，邱小鹏就领着程茂田、邱大午和几个后生，来到顺四家，屋前屋后又是量尺又是划线地忙开了。顺四见了，觉得奇怪，就出来问邱小鹏：“小鹏，你们这是做什么子？”

“顺四阿公，请你搬新房子哩！”邱小鹏笑着说。

“你这个伢子，怎么老讲不听咧！”顺四有些不耐烦地说道，“都说了不搬了啰，学校我住不惯。”

“顺四癫子，你这就错怪小鹏了啊。”程茂田看不过眼了，直白地说道，“小鹏是要把你这破板房换成水泥房哩。”

“啊？”顺四说道，“这板房不是我的啊？”他以为这是要赶他走。

“顺四阿公，你就放心，”邱小鹏安慰道，“换成水泥房也是你的，想住好久你就住好久！”

“那自然好。”顺四又想起了什么，不放心地说道，“可我的户口在县里，不是龙湾村人哩。”

“哪个讲的？”邱小鹏说道，“阿公，我读书的时候你每个学期都寄钱给我……”

“那些钱你不是有用过，都以我的名义捐了么？”顺四其实一点都不糊涂。



“你都说是捐了，”邱小鹏拉起了顺四的手，动情地说，“村里哪次搞建设你有捐款？你的那些退休工资怕大都捐给村里了吧。”

“我拿那钱也有得么子用。”顺四憨憨地说道。

“阿公，村里的建设也有你出的一份力，你就是我们龙湾村的人！”

程茂田和邱大午都点头称是：“小鹏这话说得在理哩。”

顺四这才放下心，笑眯眯地看着几人忙前忙后，忽然又发现了问题：“哎，小鹏啊，怎么这地界划这么大啊？你到底要起个好大的房子啰？”

程茂田等人都笑了起来。

邱大午说道：“顺四，村里计划在你这屋的旁边再起栋水泥房。”

“还起一栋做么子，不是浪费么？”

“是这样的，”邱小鹏解释道，“那栋是用来做敬老院的。”

“敬老院？”顺四问道。

“是。村里现在是有钱了，可还是有几个老人家日子不好过啊。他们也是龙湾村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为村里出过力做过贡献的，特别是老英雄，现在老了，我们总不能过河拆桥不管人家了吧。”

“哦，你说的是梁普堂、李家嫂子他们几个吧。”顺四想了想，说道。

“对，只要有得后人照顾的老人家都可以住进来。”邱小鹏说，“村里会请人来洗衣做饭，还会定期帮大家检查身体。”

“还有啊，等敬老院建好了，小鹏说还要带我们这些老家伙去北京旅游哩！”程茂田笑呵呵地说道。

“真去？去看毛主席？”邱大午也是刚听说，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对，去看你最爱的毛主席！”程茂田笑着对邱大午说。

邱大午高兴得直搓手。

“那天安门去看不？”邱大午突然问道。

“去！”邱小鹏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看天安门的情形，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心愿，坚定地說道，“还要去看升国旗！”

“小鹏，你这可是做了件行善积德的大好事哩！”顺四竖起了大拇指赞

赏地说道。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邱小鹏笑着说道，“是全村人的功劳，也有阿公你的哩！”

顺四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说：“早知道……嗨，这破房子早就该拆了。”

“可不是么，”程茂田笑着说道，“村里到处都搞得漂漂亮亮的，就你这个破板房碍眼得很，每次有人来参观，我都恨不得拿些木板子把你这房子挡上。”

这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顺四笑着说道：“快点把养老院起好，我就有人说话扯淡了。”

邱小鹏想起了一件事，对顺四说：“阿公，有个事恐怕只能麻烦你了。”

“么子事？”

“敬老院要挂块牌子，只有辛苦你来写了。”

“这有么子辛苦的啰！”顺四自豪地说道，“要写么子字？我好先练它几个月！”

顺四善书画，名声在外，经常有附近的文人墨客专程来切磋交流，都是松源及周边有些名气的文化人。大家以书画会友，时间一久，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时不时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心得，清谈艺术。

顺四的新房建好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前来道贺。

顺四的小楼成了龙湾村的一道风景。

门窗全用木材构建，窗户还别出心裁地做成了外方内圆的花窗，既通风透光又显得古香古色。不消说，自然是出自程茂田的手工。

门前挖了一口小塘，左边开了个菜园子，种了些辣椒、豆角等家常菜。后山全是树，一年到头四季青绿。



夕阳透过花窗，照在了楠木做成的明式书桌上。

顺四立在桌前，润了润手中的毛笔，躬身运气，在宣纸上游龙走凤起来。不一会儿，几条栩栩如生的青鱼便跃然纸上，这条摇着头，那条摆着尾，仿佛在纸上搅起了层层涟漪……

几位和顺四年纪相仿的画友围了上来，见到顺四的画，连连称妙。小楼里传出阵阵欢声笑语。这时，一人说道：

“顺四，你这小楼可有名字？你手书一匾，悬于堂上，岂不妙哉？”

文人墨客自古追求雅趣，常给自己的居室取个“居”“斋”“轩”“庐”什么的，借名人之手或自题一匾额，表白主人的心志爱好。顺四也想给小楼取个雅名，来了兴致，停了手中的笔。他不想书什么匾额挂着，觉得那样太张扬；他作画也不喜欢落个“山人”“村人”什么的，而是硬邦邦地直书“顺四造”。

“各位可有好主意？”顺四问道。

一人沉思片刻，说道：“聚贤楼可好？”

顺四想了想，觉得不好。自称为“贤”，可是会貶笑大方的。再说，自己一介山野村夫，无德无能，何以“聚贤”？为免坏了大家的兴致，他只是憨憨地笑着说道：“不妥，不妥。”

“叫聚贤斋不如叫聚墨轩，更符合老先生的志趣爱好。”说话的是《双星日报》总编辑梅季先，顺四卖画助学的事迹最先是由他报道的。

顺四仍憨憨笑着：“不妥，不妥。”

与顺四早年相识的刘义光说道：“不如就叫嘘云楼，返老还童，几少年豪气！”

“嘘云”是顺四的本名。据说，他出生的头天晚上，他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龙盘在屋上向她嘘气，父亲便以龙能“嘘气成云”之意，给他取名“嘘云”。

“要得，要得！”大家一片附和声。

顺四立起身，有些动心，又想了想，憨憨笑着说道：“不妥，不妥。”

这时，一位笔名“尔雅”的作家说话了：“顺四，我就服了你那股子憨劲：人憨、画憨、字憨。我看，这楼就叫‘憨三居’或‘憨三堂’，‘憨三堂’虽俗点，叫起来更响亮，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嘛！”

有人连连点头，有人击掌叫绝。

顺四对尔雅的评价很满意，到底不愧是作家，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他又觉得“憨三堂”有点“狂”劲，自我标榜“憨”，而且“憨三”，那“憨”味就荡然无存了，便仍憨憨笑着：“不妥，不妥。”

曾和顺四在干校呆了半年的曲艺作家突然冒出一句：

“我看，什么也不叫，就叫‘佛境居’，人生难得一静居，静居难求一佛境！”

此人叫舒佛，名号“佛”，瘦骨伶仃，秃顶，仅两鬓留有两撮头发，仿佛某个仙风道骨的高僧。

大家面面相觑，见舒佛人如其名，取的楼名也是一股子佛家味道，都笑了。

顺四也笑了：佛学高深，意境无穷，造画也难得出那种意境啊。千百年来，以佛入画的大家也就一个王维。

接过舒佛的话题，刘义光说道：“我们搞艺术的，最想追求一种好的环境，画画也最讲究一种好的意境，人生最难得的，就是有一种好的心境。”

这话正合顺四的心，连连点头：“是的，是的。”

有人便提议道：“就叫‘三境庐’吧。”

顺四想了想，还是有些不太满意，便说：“不妥，不妥。”

这时，顺四想起了那个难以忘怀的夜晚。

那是他在北京举办画展时，与中央美院钱长元先生谈近四个小时的那个夜晚。钱先生向顺四介绍了一幅新文人画，题曰《死不了》，画面粗笔勾一破脸盆，里面栽了一种植物，学名“太阳花”，俗称“死不了”。

钱先生说它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你重视也罢，不重视也罢，就是死不了。它能尽自己一点力，装点这个世界。

从北京回来后，顺四就栽了一盆“死不了”，茎粗叶厚，青翠如玉，煞

是好看。小楼建好后，顺四特意将那盆“死不了”移到了画桌前的花窗上，痴痴地看得入了迷。

一抹夕阳斜射进来，把“死不了”的影子映在乳白色的宣纸上，形成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顺四灵机一动，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刷刷地在纸上涂出几笔，然后横扫竖划，左点右点，一株厚重憨劲的“死不了”便茁壮旺盛地长在纸上，在夕阳的光照中开出几朵灿灿的小花……

从运笔到收笔，不过一刻钟。几人为顺四的笔墨、神韵、意境、心境而惊叹，喝起彩来。顺四显然很激动，拿起印章，在落款处狠狠地钤下一个印，他又去摸那摞闲章，选来选去却没有适合的，一个意念在他脑中突然蹦了出来，他大声说道：“有了！”

众人不明所以，面面相觑，问道：“么子有了？”

“这楼就叫‘死不了’！”

几人惊讶不已，死不了？哪有人叫这名的？

顺四也不管，颇为满意地说道：“我也不挂匾，只刻一方印，就用‘死不了’！”

晚上，顺四留几个老朋友在家吃饭。

几人围坐在圆桌前，就着桌上的几道家常菜，小口抿着村里酿的米酒，怀古念今，喟叹人生。

刘义光夹了一口菜，忽然想到了什么，边嚼边说：“我听说这村曾有过一个奇人。”

舒佛说道：“这种小村里能有奇人？有么子奇的？”

“这个人还真是有些奇。”刘义光说完就打住不说了。

这话一出，果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都停了下来。

刘义光这才慢悠悠地接着说：“这个人可不简单，我听完就想起《红楼梦》

里的空空道人……”

“哦？”尔雅也来了兴趣。

“最奇的，就是那人经常念的两句话。”刘义光又卖了个关子。

“哪两句话？”尔雅问道。

刘义光却又不往下说了，话头一转，神神秘秘地说道：“更奇的是，那人念这两句话的时候，总会应验，总会有大事发生！”

“哦？还真有这等奇事？”几人都顾不上喝酒吃菜，兴致盎然地看着刘义光。

“是的，第一次说完的时候，有多久‘四人帮’就倒台了。”刘义光吃了粒花生米。

果然有些空空道人的味道！尔雅忙问道：“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嘛，好像喊完有多久就实行包产到户了。”

尔雅先要接着问，舒佛忍不住插嘴说道：“到底是哪两句话，你倒是先说啊。”

刘义光压着嗓门，正准备学说那两句话，顺四喊出沙哑而悠长的两句话来：“世道要变了——要出大事了——”

在座的一听，细细一想，都哄笑起来：“果然有点稀奇！”

刘义光也笑了，说：“对，就是这么说的。”

话音刚落，他意识到了什么，收起了笑容，看着顺四说：“难道你就是那个……”

顺四不置可否地笑了，拿起一根筷子，一边敲着酒杯，一边哼唱起他自编的谣曲：

说老人老了，老从头上老。  
年少黑发丝，年老白发毛。  
莫道黑夜变白昼，光阴催人老。

说老人老了，老从皮上老，  
年少嫩皮肉，年老枯树条。  
莫道白露变青霜，风霜催人老。

说老人老了，老从精气老，  
年少精气盛，年老精气少。  
自古人争一口气，死也莫服老！

……

敲击声清脆响亮，歌声苍老含混，蕴含着人世沧桑，轻悠悠地飘散在夜色之中……

几人边听边揣摩着顺四的唱词，等到顺四唱完了一会儿才回过神，唏嘘不已：“高，真是高！”

零玖玖

## 春 暖

今年立春特别早。

惊蛰一过，天气一下子就转暖了。逶迤延绵、青山叠翠的大龙山上，杜鹃花全开了，紫的、白的、红的、粉的，迎风怒放，竞相斗艳。

春天是龙湾村最美的季节，春风吹拂，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生气盎然。

春风也带来了好消息——邱小鹏评上了全国十佳杰出青年。

消息传到龙湾村，村子里沸腾了，邱小鹏家站满了前来道贺的乡亲们。阿婆和玉容招呼着客人，乐得合不拢嘴，邱小燕和金美月进进出出地帮着斟茶倒水——这情景，比邱小鹏考上大学那年还要热闹啊。

门口一阵骚动，玉容听到动静出门一看，原来是族长邱老先生由人搀扶着来了。“哎呀，老族长，您怎么也来了！”玉容连忙上前扶过了邱老先生，“快请进屋坐！”

“听说小鹏当上了全国十佳杰出青年，我也来道个喜！”邱老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邱老先生年事已高，两年前得了场病，在家卧养了大半年，瘦了一大圈，精神和体力也都差了，这两年已很少出门走动了。

“唉哟！”阿婆一见是邱老先生，连忙从太师椅上起身，扶过他坐下，“么子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啊。”

“嘿嘿，我们邱家好福气，后人来得好啊！”邱老先生坐下就笑着说道。

“是啰，您老就威风了！”坐一旁的程茂田接过话，“但这光彩可不只是你们邱家的，也是我们龙湾村的啊。”

“对！对！是村里的！”邱老先生点着头，喝了口玉容上的茶，心情愉悦，声音都高了几分，“小鹏这伢子，真是了不得啊！”

“那可不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共才评了十个，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当上的。”程茂田由衷地称赞道。虽然几个儿子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他程家在龙口乡也是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可程茂田的心里一直有个无法言说的遗憾：家里有出过一个读书人啊！

“都是乡亲们讲得好哩。”玉容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比蜜还要甜。

“嗯，还是我们村的风水好！”阿婆也是心里乐开了花。

“风水是好，可依我看哪，更是小鹏这伢子的八字好！”程茂田说，心里依旧耿耿于怀：风水好，那怎么我家三个都读不出书来？都是命啊。“小鹏这八字啊，肯定带了文昌贵人和天官贵人！”

一屋子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都对都对，不过这最重要的，”邱老先生抬手指了指阿婆，又指了指



玉容，声音略显沙哑地说，“还是你们教育得好啊，只可惜铁汉贤侄走得太早……”

大家都默不作声了。

“咦，怎么冇看到鹏仔子啊？”邱老先生见状，赶紧岔开话题，“是不是怕丑躲起来了？”

众人被邱老先生的话逗得笑了。见到久未露面的邱老先生能说能笑，一直隐隐担心的村民们总算放了心。

“他呀，去了乡里了，那里的事总做不完。”阿婆笑着说道，心里面却是又甜又酸。

好事成双。

第二天，邱小鹏收到了舒雅雯的信。

“这应该是她在巴黎写的最后一封信吧。”邱小鹏看着信封上娟秀的、熟悉的字，心里充满了温暖。他这次没有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而是轻轻地抚摸着信封，仿佛正抚摸着舒雅雯那握着笔的温柔的手。

……

来巴黎实在太久了，四年就像漫长的十年，不，更像是四十年。你相信吗，你的身影总是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有时陪着我穿过花园一般的美丽校园，有时陪着我坐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看书抄笔记，有时又陪着我躺在郁郁葱葱的草地上，看着大海一般蔚蓝的天空和各种形状的白云随风飘过……

小鹏，每到这时，我总想更靠近你一些，想紧紧抓住你的手、依偎在你的怀里，听你轻声说着发生的每一件开心的或是难过的事。可每次意识到所有的甜蜜都只是自己无中生有的幻想时，我都忍不住嘲笑起自己了。

好在分离马上就要结束了。

说到回家，我曾设想过无数种我们见面的情形。别笑话我，长久的分离、遥远的相守让我不知不觉也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喜欢幻想的人。或许，是

这座“浪漫之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改变着我吧。

你说会来机场接我，我是开心的，可我希望我们再见面的地方，不是充满着各种分离的机场，而是未名湖畔——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俩在未名湖畔拥抱的时候，时间正好是下午三点五十五分。我们也浪漫一下，就在那个时间，就在那两棵洋槐树下见吧……

小鹏，你还记得么，大一时我俩爬长城，我将一张小纸片塞在砖缝里，你曾经多次问我纸片上写的是什麼。现在那纸片一定还在那里，只是我不确定还能不能找到。见面之后，我们再登一次长城吧，如果能找到那张纸条，我一定给你看——那是我心里的秘密！

……

绿色的火车穿过连绵起伏、河汉纵横的南方，飞驰在一马平川、苍茫无垠的北方平原上。

邱小鹏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想起了那个前往北京的秋天来。

舒雅雯当时就靠窗坐在卧铺，两人回忆起中学时的各种趣事，天南地北说笑着。两颗年轻的心来不及忧伤和惶恐，有的只是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的期待和憧憬。舒雅雯有时会望着窗外出神，宛如一座雕塑般静静地坐着。邱小鹏觉得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可他不敢盯着舒雅雯看，只好看着窗玻璃上忽隐忽现的影子——多么美的一张脸啊：大而明亮的眼睛，精致高挺的鼻梁，微微翘起的鼻尖，紧闭的双唇泛着红润的光泽。

看到玻璃上的舒雅雯转过了头，邱小鹏不敢直视舒雅雯的目光，急忙低下了头，耳朵隐隐发烫。

一想到自己当年的窘样，邱小鹏情不自禁地笑了。

八年的时间，快乐的时光，伤心的往事，幸福的瞬间，痛苦的相思……往事就像窗外倏忽而过的景色般飞逝了。

不知不觉之中，广播声响起，北京到了。

五月的南方已是“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北方却还是“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昼暖夜凉。

全国十佳杰出青年表彰大会后的几天里，十位杰出青年分成几批，前往几个高校进行事迹报告演讲。巧合的是，邱小鹏去的正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报告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偌大的礼堂里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这些天之骄子们都争相要一睹“杰出青年”的风采，尤其这个“杰出青年”还是校友。

邱小鹏站在演讲台后，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那一刻，他忽然想起几年前那个安静地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的自己来。

雅雯，要是你在现场，该有多好啊。

邱小鹏定了定神，慢慢说道：

“八年前，就在这个报告厅，我站着听完了人生中第一场学术报告。北大四年，我在这里听过许多场报告，见过许多学术精英、商界领袖、文坛新星，甚至还有外国政要，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也算见过些世面。”

“哈哈——”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邱小鹏也笑了，人也变得轻松起来：

“众所周知，北大历史悠久，出过许许多多的名人大家，有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企业家，等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每个北大学子都胸怀雄心壮志，身负强烈的时代使命感，我也一样。说实话，选择回农村当村支书，和我最初的职业设想相差甚远，可是我始终没有感到后悔，因为在这个不起眼的岗位上，我更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也很荣幸，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个村支部书记，说句玩笑话，也算是填补了学校的一个空白吧。”

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还夹杂着口哨声。有人突然喊道：“好样的！”

“我出生在一个特别贫困的小山村。我的父亲，曾经就是那个村的村支书……”

邱小鹏略带汉南口音的声音在礼堂回响。后排的角落里，特地提前回国

的舒雅雯静静地坐着，想起往事，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在持续的掌声中，泪水夺眶而出……

有志者事竟成，快意少年终为成大事之人。

坐在回宾馆驻地的车上，邱小鹏兴奋得一刻都闭不上眼。同学们的热情和反响超乎预料，见到有这么多人理解和支持自己，邱小鹏仿佛浑身都是无穷的力量。

可即使是力量之神，也无法让时间过得更快一点。

一想到明天下午的三点五十五分，邱小鹏竟然激动得有点发抖了。

下车走进宾馆，邱小鹏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宋雅玲。

“邱小鹏！”一见到邱小鹏，宋雅玲就笑着起身打招呼。

“宋雅玲！你怎么……”邱小鹏深感意外。

“怎么，当上了十佳青年，来见你一面都要预约啦？”宋雅玲开着玩笑。

“哪里哪里，你就别取笑我了。”邱小鹏有点发窘。

“老同学，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宋雅玲假装生气地说，“来了北京也不打电话给我，难道我会吃了你不成？”

“哪能啊！这两天不是开会就是演讲，”邱小鹏解释道，“再说，你上班事情也多，就没打扰了。”

“好吧，原谅你了。不过，你当上杰出青年了，今晚得请我吃饭！”宋雅玲笑着说。

“晚上我们有会议聚餐，要不，我现在请你喝茶？”

“行，只要是你请客，喝什么都行！”

邱小鹏和同行的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下，就和宋雅玲走出了宾馆。

和南方阳光的肆无忌惮不同，北方的太阳含蓄而收敛，晒在身上暖暖的。

没走多远，路边正好有家小小的茶楼，深色木头搭建的大门看起来古朴又不失雅致，门上挂了块匾，上书“佳茗茶室”。

“这个名字取得真好。”邱小鹏赞叹道。

“那也不如你的福气好啊。”宋雅玲笑着说。

“哦？”

“你看吧，现在你是既有香茗品，又有佳人陪。”宋雅玲说完，自己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两人选了张靠窗的小桌坐下，点了壶君山毛尖。不一会儿，紫砂茶壶里就飘出了淡淡的茶香。邱小鹏浅浅喝了口茶，香高味浓，回味甘爽。

宋雅玲一坐下就问这问那的，邱小鹏都有点答不过来。见宋雅玲有说有笑，原本还觉得有点尴尬的邱小鹏也不再拘谨了。

“我前阵子收到舒雅雯的回信了。”宋雅玲突然漫不经心地说。

邱小鹏差点给呛住了。宋雅玲写信给舒雅雯了？她在信里写了什么？舒雅雯会不会因此而误会？宋雅玲写信给自己的事还一直没跟舒雅雯说呢。

看到邱小鹏紧张的神情，宋雅玲哈哈笑了起来：“看你紧张的，放心吧，我和雅雯虽然曾经是情敌，可早就成朋友了。”

邱小鹏尴尬地喝了口茶。

“再说，我现在也不是非你不嫁了！”

邱小鹏瞪大眼睛望着宋雅玲。

“怎么，你不相信？”宋雅玲被邱小鹏看得不自在了。

“我当然信。”邱小鹏认真地说，“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一定能遇到真心爱你的人的。”

“我也没想到那个人这么快就出现了。”宋雅玲说完，竟然有些脸红了。

“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邱小鹏急切地打听起来。

“他……怎么说呢？”宋雅玲欲言又止，似乎下定了决心般说道，“其实，你也认识。”

“啊？”邱小鹏好奇地问道，“真的吗？是谁？快说来听听。”

“嗯。”宋雅玲却有些羞涩起来，说道，“要不你先猜猜？”

“好，给提示吧！”邱小鹏喜欢猜谜和推理。

“他是男的。”宋雅玲说完，自己都觉得可笑，捂着嘴笑了。

“这不废话吗！”邱小鹏白了一眼，说，“这个不算，重新来！”  
在这个猜谜的游戏里，只能有三个提示。

“第一个，他是北大的。”宋雅玲伸出了一根手指。

范围太大，等于没说，邱小鹏催道：“快，第二个提示！”

“第二个，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宋雅玲伸出了两根手指。  
听到哈佛大学，邱小鹏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恩师俞东荪。

来北京之前他就想去看望下俞老师的，可不巧的是，俞老师正好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全球经济论坛了。

难道真是俞老师？

怎么可能！邱小鹏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在是荒唐可笑。俞老师比邱小鹏和宋雅玲大了十一二岁，就算抛开年龄吧，邱小鹏记得俞老师可是结了婚的。对，自己还看到过照片呢，是个气质很像张露茹的女人。

“最后一个啰。听好了——”宋雅玲慢慢伸出了第三个手指。看着邱小鹏毫无头绪的样子，她决定降低难度，一字一句地说道，“他是你最钦佩的人。”

宋雅玲完全是把答案说了出来啊。

邱小鹏愣住了。

半晌，他才反应过来，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说道：“真是俞老师？”

宋雅玲红着脸，点了点头。

“不可能吧。这……这也太……”邱小鹏有点蒙了。

“这也太什么？”宋雅玲问道。

邱小鹏看了看宋雅玲，直觉告诉他，宋雅玲是认真的。

“你真的和俞老师在一起了？”邱小鹏很认真地问道。

“是的。是我主动的。”宋雅玲看了眼邱小鹏，说道，“我知道，你是觉得我和俞老师年龄差距有点大，但是我不在乎，而且，我喜欢成熟稳重、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人，一般的小伙子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

听这话的意思，宋雅玲已经认定俞老师就是她的“白马王子”了。

“不不。”邱小鹏急忙说道，“只要两人是真心相爱的，年龄不是问题。”

“你真这么想？”宋雅玲笑着问道。

“嗯，”邱小鹏坦诚地说道，“我记得被誉为‘倾城之恋’的梁实秋与韩菁清相差二十八岁，孙中山和宋庆龄相差二十七岁……”

“对！”宋雅玲抢着说道，“大哲学家杜威和恋人甚至相差四十五岁哩！”

邱小鹏看了眼宋雅玲，他一直以为宋雅玲是个说话做事都循规蹈矩的人，这一刻才发觉她也有着令人钦佩的勇气。

这种勇气也在舒雅雯的身上闪耀着，在金美月身上，在邱小燕身上，在柳秀莉的身上……邱小鹏心想，或许这就是爱的伟大吧，他由衷地说道：“所以，你们的相爱也是伟大的！”

“我可不要伟大。”宋雅玲嗔笑着说道，“平凡人生，我只要平淡的爱情。”

见到宋雅玲一副幸福的样子，邱小鹏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觉得应该告诉宋雅玲，便说道：“你知道俞老师是有老婆的吗？”

“哈哈……”宋雅玲看了邱小鹏一眼，大笑起来。

“是真的，我还看到过照片！”邱小鹏急着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谢谢你！”宋雅玲认真地说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个。”

“那你……”邱小鹏不安地看着宋雅玲。

“不过，你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宋雅玲捂着嘴笑了会儿，说道，“我们毕业的第二年，俞老师就离婚了。”

“啊？”邱小鹏真是第一次听说。

“俞老师的老婆，哦，应该叫前妻，毕业后就留在了美国，还帮俞老师联系了一份高薪的工作，但俞老师不愿意去美国，所以两人就和平分手了。”

“这样啊。”邱小鹏说道，心里对俞老师的敬意又多了几分。

美好的爱情终于有了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一个是自己敬重的老师，一个是自己形同哥们儿的知己，邱小鹏由衷地说道：“真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

“谢谢！”宋雅玲眼里闪过一道狡黠的光，“等我真和俞老师结婚了，

你就不能直呼我的名字了。”

“那叫什么？”邱小鹏纳闷了。

“得叫我——师母！”说完，宋雅玲自己先笑了起来。

“是，师母！”

茶馆里响起了青春洋溢的欢笑声。

“哎！”宋雅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雅雯不是昨天回国了么？”

邱小鹏一脸惊讶，睁大眼睛说道：“你记错了，今天回国。”

宋雅玲想了想，说道：“你不去机场接她？”

“她说不要我去。”邱小鹏老实说道。

“怎么？你们……”宋雅玲被弄糊涂了。

“哦，我们有个约定。”邱小鹏说完，忍不住笑了起来。

初夏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邱小鹏脸上，如夏花般灿烂。

壹  
零  
零

## 晨 光

夏天天亮得早。

邱小鹏牵着舒雅雯的手，慢慢走在老山冲水库的大坝上，向水库边的山坳走去。

清晨的气温有些微凉，树木也恢复了生机，随风轻摆。

见邱小鹏一路都没怎么说话，舒雅雯纳闷地问：“你怎么都不说话？”





邱小鹏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舒雅雯，依旧没说话，只是咧着嘴笑。

“你到底在笑什么啊？”舒雅雯忍不住上下打量了自己一遍，假装生气地说道，“都笑了一路了，难道我看起来很可笑吗？”

“不不！”邱小鹏连忙说道。

“那你……”看样子，舒雅雯知道自己大概也问不出个究竟来，也就不再追问了，说道，“大清早的，你要带我去哪？”

邱小鹏笑着说了句“马上就到了”，牵着舒雅雯往山上走。

走了一小会儿，两人来到一座坟前。说是坟，其实只是一堆拱起的土堆，没有墓碑，只立了块木板，上面有几个早已褪色的隶书字：邱铁汉之墓。

邱小鹏弯腰拔去了坟墓旁的几丛杂草，拍掉手上的碎草梗，“扑通”跪在了坟前。

“爹，雅雯从法国回来了，昨天就跟我回了龙湾村，我带她来看看你。”

“爹，我晓得你也很喜欢雅雯，我还记得姐成亲那天，你曾跟我说，如果能有个雅雯这样的儿媳妇就好了，老了就等着享清福了……”

邱小鹏的声音有些哽咽起来，舒雅雯把手轻轻搭在了邱小鹏的肩上。

“爹，你知道吗，我和雅雯就要结婚了！邱老阿公说这个月初八是个好日子，婚事就定在当天……我记得姐的婚事也是初八……”

舒雅雯在邱小鹏身边跪下了，轻声说道：“邱叔叔，谢谢您，把小鹏培养得这么优秀。您放心，我一定会陪在小鹏的身边，好好对小鹏的……我也会好好孝敬娘和阿婆的……”

邱小鹏微笑地看着舒雅雯，眼里泪光闪动。

这时，邱小鹏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布袋。舒雅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邱小鹏大学时候一直放在枕头下的小布袋，里面装着邱铁汉坟头的土。

邱小鹏解开绳子，把土倒在了坟前。一阵微风吹过，邱小鹏的泪水滴落在地上，浸散开来。

一道阳光猛地照射下来。



太阳已从大龙山后跳了出来，热辣辣的阳光瞬间就把龙湾村晒得发热了。邱小鹏拉起舒雅雯，轻揽着舒雅雯的肩，看着山脚下的龙湾村。

就像灯光一亮大戏就开场，龙湾村突然间热闹了起来，鸡鸣狗叫，炊烟袅袅。两条宽敞的水泥路穿过龙湾村，道路两旁是整齐有序、白墙红瓦的新楼房，纵横交错的村道串起了方的田地和圆的池塘。

远处，归水河横卧在龙湾村前面，河水波光粼粼泛着金光，像一条静静地向东蜿蜒前行的金色长龙。

归水河的对面，是一条狭长的文化长廊，两侧种植的花草茂盛，红绿交相辉映。

更远处，是一片新修的厂房和仓库。厂房鳞次栉比，中间被深色的仓库依次隔开，远远看去就像是钢琴的黑白琴键。

“真美啊！”舒雅雯由衷赞叹道。

“比法国的田园景色还美吗？”邱小鹏只在信里见过舒雅雯用文字描绘的那个异国他乡的农村。

“嗯，是不一样的美。”舒雅雯轻声说道，“我去过法国北部的乡村。四月底五月初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宽阔的绿色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油菜花，放眼望去，天地之间就是由绿色、黄色和蓝色的色块拼凑成的……嗯，就和印象派画家画的一样美。”

“肯定很美的。”邱小鹏从小喜欢看地里油菜花盛开时的美景，可惜总是觉得不够壮观，看得不过瘾。

“虽然我见到的法国乡村也是以农业为主，但他们的美更像是大自然淳朴天然的美。”舒雅雯看着眼前的景色有感而发，“不像这里，除了有自然之美，更多的是人们改造大自然形成的美。”

确实，眼前的田园美景，是她在法国见不到的，也是她朝思暮想的，不禁感叹道：“好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是啊，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邱小鹏也感叹道。虽然眼前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大都亲身经历过，可这么置身事外地惬意欣赏，他也是第一次。

一股热血在邱小鹏的胸腔涌动。

人活一世，靠的全是身上的热血。更何况，他邱小鹏的身上，流的不仅是邱铁汉的血，还有舒雅雯的血。

邱小鹏情不自禁地把舒雅雯紧紧搂在了怀里。

顺四在敬老院前的水泥坪里慢慢踱着步。敬老院的大门上方，挂着块木匾，上书四个高古朴拙、气势浑宏的隶书大字“天地人和”。顺四眯着眼，盯着木匾仔细看了又看，点着头，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雾气慢慢散去。太阳慢慢升起。霞光沐浴天地山河。

见到眼前的美景，顺四兴之所至，又唱起了谣曲。声音愈发的沙哑，穿过了氤氲中的龙湾村：

人生在世， 难求“顺”字。

顺得天时， 顺世顺时；

顺得地利， 顺势顺利；

顺得人和， 顺心顺气。

天地人和， 成就大事。

.....

谣曲依旧，龙湾村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龙湾村了。

1992 年春至 2002 年冬准备

2003 年 3 月至 2006 年 2 月初稿于娄底

2006 年 3 月至 2008 年 4 月四稿于娄底

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7 月五稿于北京

2008 年 9 月至 2008 年 10 月六稿于娄底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2 月七稿于广州

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八稿于娄底

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九稿于广州

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十稿于广州、北京

2017年2月至2017年4月十一稿于广州

2017年5月至8月十二稿于广州

2018年1月定稿于广州

